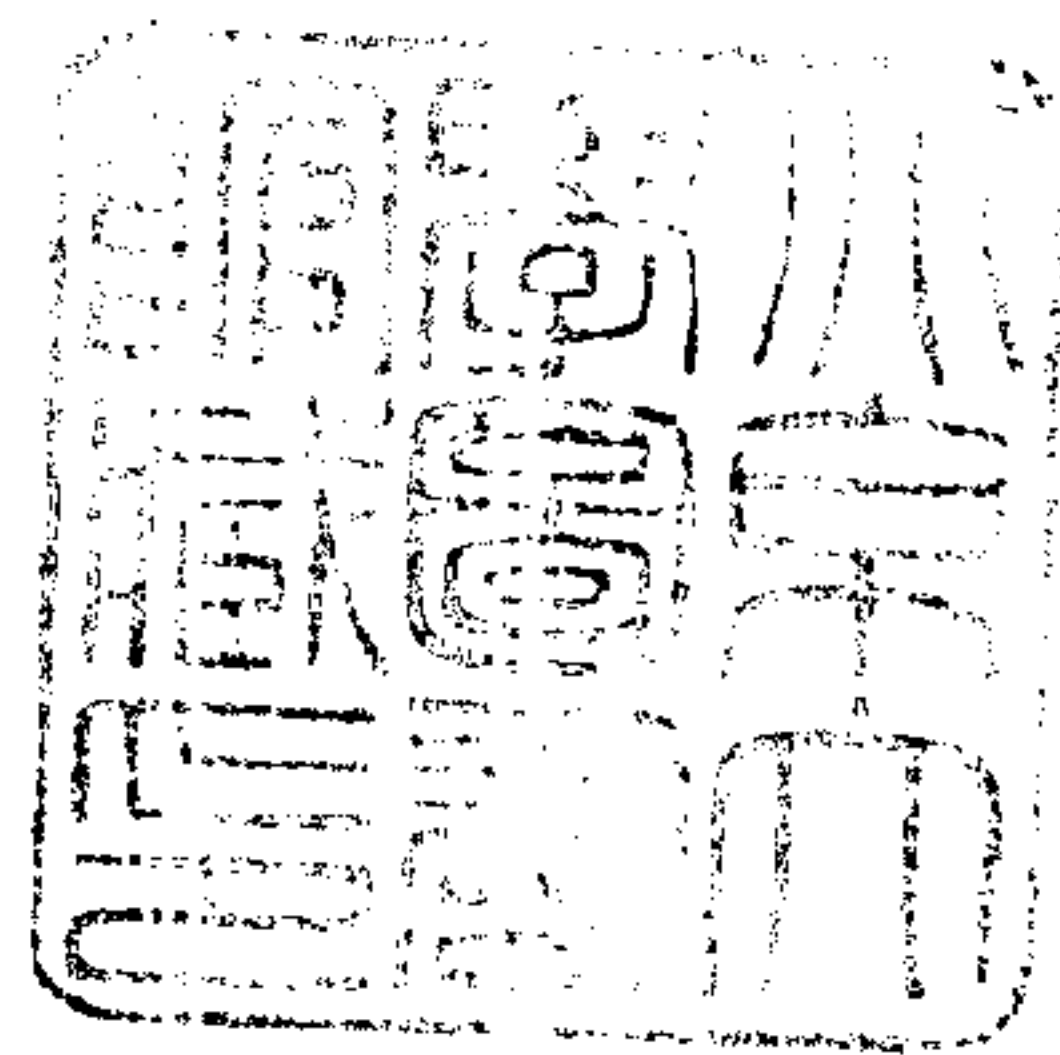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七五・子部・雜家類

花當閣叢談八卷〔明〕徐復祚撰……………一

玉堂薈記四卷〔清〕楊士聰撰……………一六七

玉劍尊聞十卷〔清〕梁維樞撰……………二二三

客舍偶聞一卷〔清〕彭孫貽撰……………四一一

天香閣隨筆二卷〔清〕李介撰……………四三九

今世說八卷〔清〕王暉撰……………四七九

明語林十四卷補遺一卷〔清〕吳肅公撰……………五四七

花當閣叢談

花當閣叢談卷一目錄

官制

訛字

大臣久任

幅員

九邊

邊費

都察院

寶璽

印章

牙牌

四夷館

副副將軍

殉葬

鐵券

司牲所

乾明門

花當閣叢談卷一目錄

內官

女職

宮變

搗鼓

鹽法

賦法

戶口

鈔關

衣制

先師廟

高墻

大禮議

南都宮殿門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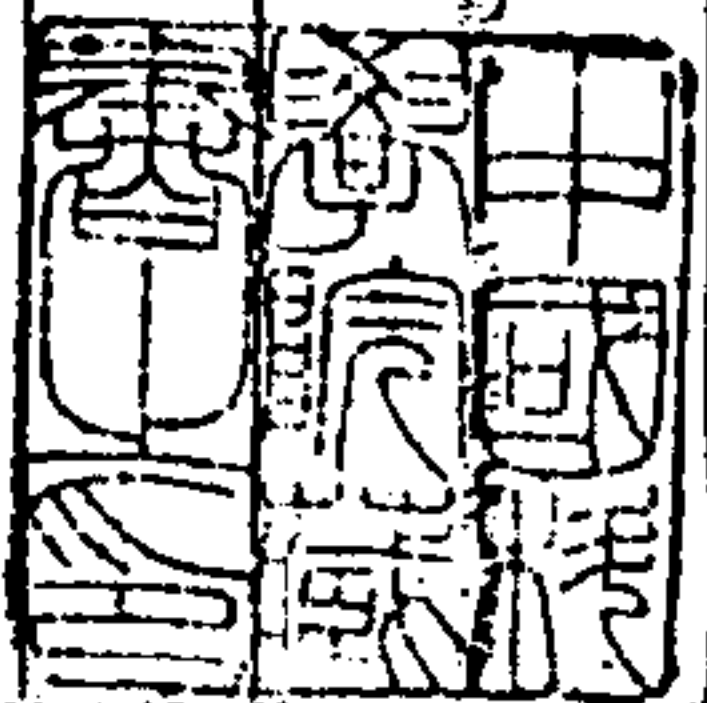
御藥

貢魚

梳粧臺

郡縣同名

密揭



司禮監	搜廩
物價	冕旒
文武官品階勳祿	賜筵食品
久任	禁刑口
娼盜	衍聖公下程
酒樓	食鴛
西內老佛	北征詳節
全寅	南內
巡遊考詳節	田經歷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目錄	
王知事	姚布政
婁妃	李劉相配
錢寧	江彬
劉瑾	張文冕

花當閣叢談卷一 一名邨老委談

海上徐復祚陽初

邨老曰此二冊稍及朝典非無以也邨中時有酒社每會諸社長輒有所徵引且多俚鄙不根之語余老健忘不能一二記臆因取諸家叢說摘其有資於談議者筆記之以備遺忘以省應對或謂以為留心世務則失之遠矣

官制

內閣九卿國初原無拘出身之例成弘間入閣必由翰林吏部左右堂必用翰林一人禮部非翰林不用兵部正堂必由巡撫左右堂必南北各一人都察院正堂必由御史至世廟間局面稍變矣霍韜曰漢朝賢相俱由郡守宋制宰相亦須歷州郡欲其知閭閻困苦與練達人情也我朝若薛瑄則由御史李賢則由主事入閣皆為一特名臣今楊一清亦由巡撫轉吏部入閣是誠立賢無方善能變通者也然世廟張夏諸公則又由大禮而入也按洪武中丞相胡惟庸誅後遂罷丞相不設而分任六卿嚴為禁革內閣止置大學士以備顧問官僅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五品不預政柄而遷轉由於吏部互相鈐制其防甚密自三楊入閣乃以少師尚書兼大學士官尊於六卿口銜天憲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矣故中外皆稱為宰相云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玉箸篆惟封上詔草題奏揭帖用之不下諸司下諸司用翰林院印永宣以前翰林不拘進士出身若方孝孺楊士奇胡儼輩俱非進士至天順間用李賢議特重進士科而翰林非一甲及庶吉士不得預矣然史館之中修撰編修檢討吉士俱自稱為太史氏特有史官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二

字不傳况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多不錄王鏊罪言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後世雖具員而無專職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集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其情偽或奪於衆不

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訛字

內外章奏呈進發內官查對若檢出一訛字賞銀五錢其後張江陵柄政亦發中書查對檢出字訛者賞亦如之

大臣久任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三
蹇義為吏書夏原吉戶書皆二十七年黃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九年胡濙禮書二十二年周忱巡撫江南二十二年

幅員

按寰宇通志我朝幅員狹於漢廣於北宋而與唐等天下道里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太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

九邊

九邊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復設鞏夏甘肅朔州皆文武大臣鎮守提督又以山西鎮巡按偏頭三關陝西鎮巡按固原共為九鎮弘治間設總制於固原嘉靖間設專督於三關權任差異而邊防則一

邊費

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二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

花蘭閣叢談 卷一

四

六石零寧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石零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邨老曰本朝防邊如此與漢唐驅出境外者絕不同

都察院

唐御史大夫即今左右都御史中丞即今左右僉都御史唐有三院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今惟稱察院祖宗設都御史六員六部之職各有攸司而都察院惟所見

聞不繫職司皆得糾察其屬十三道監察御史盡然十三道各分掌其布政司事而兩京則南隸貴州北隸雲南御史之職在糾劾百司照刷文卷問擬刑名巡按郡縣朝廷耳目之任也 漕運之有都御史自王竑始兩廣之有總督文臣自王翱始鄖陽之有撫治自原傑始江南之有巡撫自周忱始汀漳撫臣之提督軍務自王守仁始陝西之有鎮守都御史自陳縝始巡撫侍郎之兼都御史自耿九疇始

寶璽

花蘭閣叢談 卷一

五

寶璽十有四曰奉天之寶鎮萬國祀天地用之曰皇帝之寶冊封賜勞用之曰皇帝信寶徵召軍旅用之曰天子之寶祭享鬼神用之曰天子行寶封賜蠻夷用之曰天子寶調發番兵用之曰制誥之寶詔命用之曰敕命之寶敕命用之曰廣運之寶黃選勘籍用之曰御前之寶進御座從車駕用之曰皇帝尊親之寶答賜宗人用之曰敬天勤民之寶訓迪有司用之凡用寶捧寶收寶洗寶尚寶司官與印綬監內官俱

印章

諸司印九疊篆御史印八疊文淵閣印玉箸文將軍掛印柳葉文

牙牌

在內文武朝臣各懸牙牌其號五口勳曰親曰文曰武曰樂以察朝參若借人或借於人均坐罪

四夷館

館凡八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以翰林一人掌之曰提督四夷館少卿

副副將軍

人知有副將軍不知有副副將軍洪武初以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文忠勝為左右副將軍愈和左右副副將軍北伐是也後以參將代副副將軍

殉葬

洪武三十一年七月太祖崩於西宮宮人殉葬者若干人張鳳李衡趙福張弼汪濱孫瑞王斌楊忠林良李成張敏劉政皆殉葬宮人之家以為錦衣衛千百戶等官有差世世承襲

鐵券

鐵券高廣有差等凡七等公三等候三等伯一等其制如瓦外刻歷履恩數之詳以紀其功中鐫免罪減錄之數以防其過每副剖而為二分為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

司牲所

所中養羊三百六十餘隻每隻日飼黑豆八合草一斤收羊軍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

乾明門

乾明門養貓十二隻日飼猪肉四斤七兩肝一副刺蝟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七

五個日飼猪肉十兩羊二百四十七隻日支菜豆二石四斗三升黃豆三升二合西華門狗五十三隻御馬監狗二百一十二隻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隻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隻日支羊肉十四斤西華門加盧鴿子房日支菜豆粟穀等項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計之共用猪羊肉并皮骨三萬五千九百餘斤肝三百六十副菜豆粟穀等項四千四百八十餘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幾倍嘉靖初量減西苑豹房蓄文豹一隻役勇士二百四十人歲廩二

千八百餘石又佔地十頃歲租七白金此皆供內臣侵牟影射之資又內馬監蓄馬甚多馬料甚豐其弊尤甚每至有餓死者

邨老曰此見湧幢小品中然余在京師常從張少齋

內相名飲間談及其言正不止此即鳥房所支每年

豆粟六萬石文豹久無有不知二百四十勇士亦設

否然郡中一機戶名彭禹其子日買熟豕蹄飼御貓

又某子甲以人參煮秫米粥飼馬又何怪乎國家之

虛費也

在清開讀談 卷一

內官

內官凡五等曰監曰門曰司曰局曰庫分掌掖庭之事

凡監十一曰神宮監掌灑掃曰尚寶監掌玉寶敕符

將軍印信曰陵神宮監掌灑掃并栽種等事曰尚膳監

掌供養及玉膳并宮內食用之物及催督光祿寺造辦

宮內筵宴茶飯曰尚衣監掌御用冠冕袍服履舄鞞鞮

等曰司設監掌御用車輦牀被褥帳幔曰內官監掌成

造婚禮妝奩冠舄織扇被褥帳幔儀仗并內官內使帖

黃一應造作宮內器用首飾食米土庫架閣文書鹽倉

八

冰窖曰司禮監掌冠婚喪祭一應禮儀制帛及御前勅

台賞賜筆墨裱褙書畫管長隨當差內使人等出門馬

牌等事曰御馬監掌御馬并各處進貢及典牧所關收

馬驢曰印綬監掌誥券帖黃印信選簿圖畫勘合符驗

曰直殿監掌灑掃殿庭樓閣廊廡每監各有大監少監

左右監丞典簿長隨奉御等名品自正四遞減至正六

凡門四奉天門午門端門承天門掌晨昏啟閉關防

出入各有門正門副正從四品 凡司二曰鐘鼓司掌

奉先殿祭樂御樂并宮內筵宴樂更漏早朝鼓曰惜薪

在清開讀談 卷一

司掌宮內柴炭各有司正司副正從五品 凡局六曰

兵仗局掌御用兵器并造刀甲等及宮內所用梳篦剔

牙針剪等曰內織染局掌染造上用并宮內一應段匹

曰針工局掌成造一應婚禮衣服并內官衣服曰巾帽

局掌內官紗帽鞞鞮及賞賜巾帽等曰司苑局掌宮內

菜蔬并種田田酒醋麵局掌宮內食用酒醋麵糖等各

有大副使正從五品 凡庫三曰內承運庫掌段匹金

銀珠玉象牙等物并同司鑰庫管鈔曰司鑰庫掌內各

衙內鎖鑰并收藏鈔曰內府供應庫掌上用香米并內

九

用香燭油米及內官飯食果木等各有大副使正從五品 東宮典璽局掌寶璽翰林等物典藥局掌監同御醫修合藥餌典膳局掌監造膳食典服局掌冠冕帽裘袍常服珮帶靴履等典兵局掌甲冑戈矛弓矢刀劍典乘局掌車馬各有局郎丞正從五品 又有都知監銀作局公主府中使司司正司副雜職

邨老曰按成周之制以冢宰統閤寺西漢之制以丞相監宮中宋人循周漢之遺亦以宦家屬宰相樞密故內侍任守忠有罪韓魏公得以檄召而議貶近習

花當閣叢談 卷一

梁彥俊言僕射葉顒得以逮至政事堂而叱責之他可知矣三代而下制置閹宦之法莫良於宋故終宋之世宦官鮮專政亂國之禍視漢唐大不侔矣

女職

洪武五年定六局一司局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功司曰宮正俱正六品尚宮總司紀司言司簿司閤尚儀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尚服總司冠司衣司仗司飾尚食總司饌司醢司藥司供尚寢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尚功總司製司珍司采司計凡二十四司官正掌

戒今責罰之事

官變

世皇二十一年冬十月上幸曹妃宮妃寢宮婢楊金英等共謀行弒俟上寢熟以組縊之而誤為死結謀得不遂監官張金蓮知狀亟走白后后曳裾馳至為解項組上得蘇病不能語后命收金英等十餘人併曹妃磔於市時事起倉卒妃實不知上深憫其冤族金英等家

擲鼓

禁鼓一千二百三十聲為一通二千六百九十聲為三

花當閣叢談 卷一

通在外更鼓三百三十擲為一通千擲為三通

鹽法

天下各鹽運兩淮課居其半而浙次之長蘆又次之兩淮課幾二百萬可當漕運米直全數福場無巡御以行無遠地河東場無運官以出有專所廣場兼之故巡運俱無清理鹽法都臺止一員統治長蘆淮浙

賦法

蘇州府一州七縣額田九萬頃歲徵糧二百七十萬帶耗共稅糧三百五十萬淮安府兩州九縣額田十八萬

頃歲征糧三十六萬較農田之廣祇淮安加蘇州一倍
歲糧之徵輸蘇州加淮安十倍又松江惟三縣歲輸稅
糧一百二十萬餘北直隸八府一十八州一百二十七
縣歲輸稅糧亦一百二十萬以松江三縣當一百三十
五州縣輕重懸絕如此蘇松之民何辜而獨受其困哉
戶口

淮以北土無定畝以一望為頃故每多欺隱田糧江以
南戶無實丁以系產為戶故多脫漏戶丁洪武初年甫
脫戰爭人民凋殘戶一千六百五萬有奇口六千五百

花蘭叢談 卷一

十三

四萬有奇宏治時承平日久戶口宜蕃息乃戶減國初
一百五十四萬口減七百一十六萬此其故何也周忱
戶口論曰或投倚於勢豪之門或招誘於僧道之途冒
名為匠則在南京者應天府不知其名在北京者順天
府罔稽其籍繫家於舟則四水汪洋莫可踪跡戶口日
耗職此由也

鈔關

鈔關臨清河西務許墅九江淮安揚州杭州金沙州內
惟河西務杭州金沙州稅貨餘止稅船料河西務入京

門戶杭州出閩廣總道金沙州出雲貴總道雲貴貨餉
故金沙州近無部差惟臨清稅貨亦稅船

衣制

高皇見朝臣衣服多取便易乃定衣制凡官員衣服寬
窄隨身文官自領至裔去地一寸袖長至手復回至肘
袖椿廣一尺袖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文職同耆民生員
亦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
武職官去地五寸袖長過手七寸袖椿廣一尺袖口僅
出拳軍人去地七寸袖長手五寸袖椿七寸袖口僅出

花蘭叢談 卷一

十三

拳頰示天下乃今婦人之衣如文官去地寸許裙與衣
等而男子之制迥殊古昔袖之廣幾於全足帛男女盡
然殊不耐觀

先師廟

孔廟自洪武至正德末稱大成至聖文宣王嘉靖九年
始改為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為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子稱先賢改大成殿為
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

高牆

鳳陽有高牆宗室有罪者悉安置其中建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英宗復位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皆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造房屋給薪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然庶人雖出黜駭不能名六畜未幾卒自是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絕

大誥

花當閣叢談 卷一

十四

今罪人爰書照出內有大誥減等一款云云高皇帝製大誥三篇序末云一切官民諸色人戶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者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然至於今但有減等而無加等

大禮議

嘉靖入繼大統閣學楊廷和禮書毛澄會同府部翰林利道上議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稱孝宗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王妃爲皇叔母大理寺辦事進士張璁後改名上疏其略曰朝議尊聖考爲皇叔

父聖母爲皇叔母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言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孝宗誠不可忘使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今聖考往矣稱以皇叔父幽冥之中固不得而知但迎養聖母稱以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故謂繼統武宗而尊崇其親則可謂繼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而子立也後反覆辨論不下數十次卒從璁議尊皇考爲獻皇帝然遜不敢祔宗廟別爲世廟祀禮如宗廟既尊稱睿宗始祔太廟享祫如列聖而撤世廟之禮

南都宮殿門闕

闕門曰午門翼以樓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午門內曰奉天門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內正殿曰奉天殿受朝賀所也殿之左右有門左曰中左門右曰中右門兩廡之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之後曰華蓋殿華蓋之後曰謹身殿殿後則後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之間有門左曰左順門右曰右順門左順門之東爲東華門內有殿曰文華殿東宮觀事之所也右順門之

西為西華門內有殿曰武英殿齋戒時所居也北京宮殿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八十楹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十八年九月成以前仍御舊宮建文時作省躬殿在乾清坤寧二宮門側為退朝燕息之所

御藥

御藥烹二劑為一服候熟分為二器御藥先嘗次院判次內官其一器以進御聞死聖大故御醫擬罪未知然

花簪鬢叢談 卷一

否

貢魚

葛原六海門縣人魁梧豪俠以布衣詣闕下獻鱸魚百尾時國初法嚴眾為危之則笑曰爾不上食父母耶君猶親也庸何傷及至高皇帝大悅問之曰魚美何如蒲伏前頓首對曰魚美但臣未進不敢嘗耳又大悅命大臣賜酒食仍選一尾還之曰勞汝勞汝其後歲貢魚九十九尾著為令

梳妝臺

梳妝臺者相傳起於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甚時女直方臣於遼邊多所需索因請此山自行輦取女直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即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

郡縣同名

今天下府以太平名者二南直隸州以通名者二順天府 廣西府以趙名者二真定府 大理府縣以太平名者三寧國府 平陽府 隆慶府以永寧名者三隆慶府 南府 吉安府

花簪鬢叢談 卷一

府

以新城名者四保定府 濟南府 杭州府 建昌府其他二名相同者不可枚舉只以陝西一省而言徽州寧州蘭州咸寧山陽華亭安化石泉之名皆與他處相犯至於安定不但瓊州有此縣名而本省鞏昌延安兩府亦並有之稱謂相及殊不便

密揭

閣中凡有密奏及奉諭登答者皆稱為揭帖其規制視諸司題式差狹而短字如指大以文淵閣印緘封進御左右近侍莫得窺也諸凡軍國要機朝廷大政上意之

所欲出而事理未安政體之所宜行而睿衷未發諸司待命而未報言官力諍而難回者關臣爲之從中調劑就事匡維其妙用全在此揭

司禮監

國制司禮監九人其掌印者一如首揆歲納二十四監銀各三萬兩約有七十萬之數其八人則季輪一人管事凡內之傳宣外之奏請屬焉是君相之情所由灌輸也二人應直例於吏禮戶兵四部居間二事事約千金宰相以此餌之實借以通官府消息故有所執奏陳請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九

皆意

搜廊

朝制每日申刻則內使二人錦衣二人各執黃旗巡穿內庭名曰搜廊

物價

洪武中禮部欽奉聖旨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骨之類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須要一百十文隨物貴賤每加十文賣物之人照依時價取十文利息時膳羞

甚約親王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卽免或免支牛乳御膳亦甚儉唯奉先殿日進二膳

冕旒

古冕十有二旒旒十二玉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宋時冕中貴人呼爲平天冠共用北珠一百四十五顆麻珠四千五百九十顆調珠八千六百四顆則冕可謂至重今制凡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袍

文武官品階勳祿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九

洪武二十五年十一月上以中外文武百官職名沿革品秩崇卑勳階陞轉俸祿損益歷年滋久屢有不同無以示成憲于後世乃命儒臣重定其官品階勳祿之制以示天下惟醫學陰陽僧道官俱不給祿

太師太傅太保少師少傅少保宗人令左右宗正左右宗人左右都督正一階初授特進榮祿大夫陞授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右柱國祿月支米八十七石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都督同知品從一階初授榮祿大夫陞授光祿大夫勳柱國祿月支米七十四

石 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尚書左右都御史
 品正二階初授資善大夫陞授資政大夫加授資善大夫
 夫勳正治上卿 都督僉事正留守都指揮使品正二
 階初授驃騎將軍陞授金吾將軍加授龍虎將軍上
 護軍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六十一石 衍聖公真人
 俱品正二無勳祿 左右布政使品從二階初授中奉
 大夫陞授通奉大夫加授正奉大夫勳正治卿 都指
 揮同知品從二階初授鎮國將軍加授奉國將軍陞授
 定國將軍勳護軍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四十八石

花鬪叢談 卷一

三

太子賓客侍郎副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太常卿詹事
 府尹按察使品正三階初授嘉議大夫陞授通議大夫
 加授正議大夫勳資治尹 副留守都指揮僉事指揮
 使品正三階初授昭勇將軍陞授昭毅將軍加授昭武
 將軍勳上輕車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三十五石
 光祿卿太僕卿行太僕卿苑馬卿參政都轉運鹽使
 品從三階初授亞中大夫陞授中大夫加授大中大夫
 勳資治少尹 留守指揮同知衛指揮同知宣慰使品
 從二階初授懷遠將軍陞授定遠將軍加授安遠將軍

勳輕騎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二十六石宣慰使
 係土官無祿餘倣此 僉都御史通政大理太常太僕
 少卿少詹事鴻臚卿京府丞按察副使行太僕少卿苑
 馬少卿知府品正四階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
 加授中議大夫勳贊治尹 指揮僉事宜慰同知品正
 四階初授明威將軍陞授宣威將軍加授廣威將軍勳
 上騎都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二十四石 國子監
 祭酒布政司參議鹽運同知品從四階初授朝列大夫
 陞授朝議大夫加授朝請大夫勳贊治少尹祿月支米

花鬪叢談 卷一

三

二十石 宣慰司副使宣撫司宣撫品從四階初授宣
 武將軍陞授顯武將軍加授信武將軍勳祿無 殿大
 學士閣坊大學士翰林學士庶子通政司參議大理寺
 丞尚寶卿光祿少卿部郎中欽天監正太醫院使京府
 治中宗人府經歷上林苑監正按察僉事府同知王府
 長史品正五階初授奉議大夫陞授奉政大夫勳修正
 庶尹 儀衛正正千戶宣慰同知品正五階初授武德
 將軍陞授武節將軍勳驍騎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
 十六石 侍讀學士侍講學士諭德洗馬尚寶鴻臚少

卿員外郎五府經歷知州鹽運使鹽課提舉品從五階初授奉訓大夫陞授奉直大夫勳協正庶尹 衛鎮撫副千戶儀衛副招討司招討宣撫司副使安撫司安撫品從五階初授武略將軍陞授武毅將軍勳飛騎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一十四石 大理寺正詹事丞中允侍讀侍講司業太常寺丞尚寶司丞太僕寺行太僕寺丞主事太醫院判都察院經歷京知縣府通判上林院監副欽天監副五官正兵馬指揮留守司都司經歷斷事典仗審理正品正六階初授承直郎陞授承德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三

郎勳無 百戶長官副招討宣撫僉事安撫同知品正六階初授昭信校尉陞授承信校尉勳雲騎尉祿以上文武俱月支米十石 神樂觀提點僧善世正一品正六無勳祿 贊善司直郎修撰光祿寺丞署正鴻臚寺丞大理寺副京府推官布政司經歷理問鹽運判官州同知鹽課司提舉市舶河渠副提舉品從六階儒初授承務郎陞授儒林郎吏出身宣德郎勳無祿月支米八石 都給事中監察御史編修評事行人司正五府都察院都事通政司經歷太常博士典簿兵馬副指揮營

繕所正京縣丞府推官知縣按察司經歷留守司都司都事副斷事審理副安撫僉事蠻夷長官品正七階儒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吏出身宣義郎勳無祿月支米七石五斗 檢討左右給事中中書舍人行入司副光祿典簿署丞詹事太僕主簿京府經歷靈臺郎祠祭署奉祀州判官布政司都事副理問鹽課司副提舉衛鹽運司宣慰招討司經歷蠻夷副長官品從七階初授從仕郎陞授徵仕郎祿月支米七石 國子監丞五經博士行人部照磨通政司知事京縣主簿欽天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三

監主簿保章正御醫協律郎典牧所提領營繕所副大通關寶鈔龍江司提舉衛知事宣慰都事府經歷縣丞鹽同提舉按察知事王府典寶奉祀良醫典膳正紀善講經至靈元符崇真官靈官品正八階初授迪功郎陞授修職郎祿月支米六石六斗 清紀郎翰林典籍國子助教典簿博士光祿錄事監事鴻臚寺主簿京府運司知事掣壺正祠祭署祀丞布政司照磨王府典膳副奉祀副典寶副良醫副宣慰經歷神樂觀崇真官副靈官左右覺義元義品從八階初授迪功佐郎陞授修

職佐郎祿月支米六石 校書侍書國子學正部檢校
 鴻臚署丞五官監候司歷營膳所丞典牧所會同館文
 思院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十字庫顏料皮作鞍轡
 寶源等局織染所京府織染局各大使龍江寶鈔副提
 舉府知事縣主簿長史司主簿典儀正典樂牧監正茶
 馬大使贊禮郎奉饗宣撫安撫司知事品正九階初授
 將仕郎陞授登仕郎祿月支米五石五斗 待詔司諫
 通事舍人正字詹事府錄事司務學錄典籍鳴贊序班
 司晨漏刻博士司牧大使牧監副園長太醫院提舉司
 監課司州所吏目軍儲御馬都督府門倉軍器等局大
 使承運寶鈔廣運廣積贓罰十字庫副使典牧所會同
 館文思院副使廣盈太倉銀太僕寺京府庫都稅宣課
 柴炭司大使顏料皮作鞍轡寶源局織染所京府織染
 副使草場大使孔顏孟子孫教授按察司檢校府宣撫
 司照磨典儀府副教授伴讀都司運司府京衛宣撫尉
 司學教授司庫司府雜造織染局稅課司大使司獄巡
 檢茶馬副使正術正科都綱都紀太常司樂教坊司韶
 舞司樂品從九階初授將仕郎陞授登仕佐郎祿月

卷一

五

支米五石 孔目掌饌學正教諭訓導兵馬斷事長官
 司吏目司牲司牧副使府檢校典史軍器局柴炭司副
 使遞運所大使驛丞河泊所開墾官關大使牧監錄事
 郡長提控案牘都督府御馬軍儲門倉副使廣盈庫都
 課都稅稅課司副使茶鹽課司司府州縣衛所倉場大
 使副鹽運司府衛提舉司所州縣庫大使副使司府州
 軍器織染雜造局副使茶運批驗所巾帽針工局慶遠
 裕民司竹副使司庫副使宣德倉司竹鐵冶河州遼陽
 青州府樂安稅課司大使鹽倉稅課鈔紙印鈔鑄印抽
 分竹木惠民局水銀硃砂場局生藥庫長史司倉庫大
 使副使縣雜造局副使典科訓科典術訓術副都綱都
 紀僧正道正僧會道會以上俱未入品階祿月支米三
 石
 邨老曰我朝祿數薄甚矣然尚有折銀折絹折銀每
 石七錢折絹則二十兩不能一兩於是仰事俯育且
 不足不得不假借於皂隸銀矣 正統以前每兼一官
 官三四止從高等或以勞 績助祿加秋則為特恩
 賜筵食品

卷一

五

賜筵食品有寶粧茶食饗糖糴稅大銀錠小銀錠大饅頭小饅頭肉湯粉湯像生小花果子油酥花頭鸞鴛飯馬牛猪羊肉飯棒子骨羊背皮黑白餅甘露餅大油餅小點心鳳鷄鳳鴨燒燻按酒果菜魚鮓燻魚菓子麻葉笑屬果糕軟按酒等

久任

漢之守令多久任者至長子長孫或十餘年或二十餘年我朝永樂宣德正統間法令近古其最久者若陝西鳳翔府知府扈暹至三十年寧州知州劉綱至三十二年然後去故是時官無苟且之政民鮮送故迎新之費吏絕因緣盜匿之弊上安下恬太平之極扈真定元氏人劉河南鈞州人廉平之政人到於今稱之

禁刑日

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釋氏謂之十齋日唐武德二年詔自今以後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及每月十齋日並不得行刑永為常式大明律云若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杖八十其犯十惡之罪應死及強盜者

雖決不待時若於禁刑日而決者笞四十禁刑日即前十齋日也

娼盜

律云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警跡者令其人戴狗皮帽每月朔望赴所司查點仍夜夜地方火夫逐更詰察在否其門立小緯楔高二尺許署曰竊盜之家令出入匍匐於中凡遇儒學行鄉飲酒禮時令其長跪階下宴畢方放回別處之典可謂嚴矣又國初之制伶人常戴綠頭巾腰繫紅裙膊足穿布毛猪皮鞋不容街中走止於道旁左右行樂婦布皂冠不許金銀首飾身穿皂背子不許錦繡衣服亦所以抑淫賤也今不知此制矣

衍聖公下程

衍聖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後用羊一隻鴨二隻酒六飯麵二十斤茶鹽醬各二斤油燭十枝其初欽賜後改禮部又改順天府今仍之

酒樓

樓作於洪武二十七年在江東諸門之外今民設酒肆

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

食鷺

食品以鷺為重故祖制御史不許食鷺今則視為常味日進數頭矣唐制御史不許食肉

西內老佛

老佛即建文皇帝也正統五年十二月思恩州知州岑瑛遇一老僧不避道從者呵之曰我建文皇帝也金川失守大內火起五豎潛由地道以出雲遊四方以度歲

花關叢談 卷一

天

月胡濙名訪張邈邈寔為我願送我骸骨歸瑛大駭聞於巡按御史奏之乘傳到京有司皆以王禮見及至京號為老佛然尚未辨真偽以尚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之審視之老佛見亮即呼其名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片肉於地汝伏地飭食之何謂不是聞楊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居老佛於西內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途次賦詩云滄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主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

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北征詳節

正統十四年己巳七月北虜也先大舉入寇大同兵失利城堡多陷警報時至太監王振勸駕親征百官伏闕懇留不聽十七日丙戌駕發京師命郕王居守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率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風雨聲息愈急井源宋瑛等敗報踵至羣臣請駐蹕振怒悉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寇佯避誘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

花關叢談 卷一

天

朱勇勝行聽命戶丘書王佐鄭瑄守老營先行矯旨罰跪至暮而仆欽天監正彭德清以天支止行振不聽學士曹瑄曰臣子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罩御營雷雨大作人畜驚懼振惡之而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太監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議從紫荊關入振邀上過其蔚州里第既又恐損稼復轉從宣府行過鷄鳴山虜追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入鷄兒嶺虜分兩翼夾攻殺之

殆盡鄺楚請車駕疾驅入關嚴兵爲殿振怒曰豎儒安知兵事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四面合圍渴極掘井深二丈不得水虜分道入撓我師不得行壬戌虜詐退振令移營虜驟逼之遂大潰上蒙塵輔佐盈而下隨駕官數百員皆死焉馬騾二十餘萬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虜所得

全寅

寅山西安邑人少警學京房易占多奇中正統間客遊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三

大同上皇旣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賀龍君象也四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旣而上皇復辟年月日時無一謬云

南內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時儲嗣未定內外憂懼石

亨知帝病甚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軹張輓左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上皇復位遂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于皇太后許焉十六日旣暮軹輓等會于有貞宅時有邊報北虜欲寇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爲名納兵入內誰曰不可軹首肯之有貞復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有失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遂往會亨收掌門鑰開門納兵時已漏下四鼓天色晦冥亨軹等惶

花當閣叢談

卷一

三

感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俯伏合詞請陛下卽位遂共掖登輿有貞前導忽星月開朗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以姓名對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羣臣約是日入候景帝出視朝頃之南城呼譟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上皇復位矣羣臣遂入賀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

巡遊考詳節

正德間邊將江彬許泰劉暉等皆有寵於上賜姓朱氏

號外四家與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而彬尤寵每導上
出宮遊戲近郭至十二年五月癸未上微行至石經山
石經山寺朱寧所建也窮極壯麗邀上幸焉數日乃還
八月甲辰朔上微服從德勝門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
者辛未上度居庸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
縱出者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幸宣府營建鎮國
府第時時夜出見高門大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
富民賂彬以求免久之軍士樵蘇不繼燬民屋廬以供
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十二月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

花蘭叢談 卷一

五

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還閏十二月有旨戒諭京
城九門守門官勿放朝官出城丁亥立春迎春於宣府
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婦女數百共載婦
女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相觸而墮上大笑以
爲樂十三年正月庚戌上復幸南海子辛亥還官以所
獵獐鹿賜羣臣辛酉復如宣府二月己卯太皇太后崩
越三日壬午上至自宣府乃發喪六月庚辰太皇太后
梓宮發引癸未至山陵遣駙馬都尉崔元等分告長獻
景裕茂泰諸陵上忽馳馬至山下陪祭官皆驚駭散上

飲於帳殿遂宿焉七月己亥傳旨近年以來邊患未寧
屢害地方且承平日久誠恐地方兵戎廢弛其遼東宣
府大同延綏陝西寧夏甘肅尤爲要害今特命總督軍
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上別名也統率六軍隨布人馬
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敕與之使其必掃餘孽靖安
民物至於河南山東山西南北直隸倘有小寇亦各給
與敕書使率各路人馬剿削羣臣泣諫不納丙午由東
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度居庸歷懷來
等堡遂駐蹕宣府初彬導上治行宮於宣府糜費不可

花蘭叢談 卷一

五

勝計越歲乃成復葺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收婦
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
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遠出及再度
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上厭大內初以豹
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八月乙酉上至大同先
是鎮守太監馬錫以總兵葉椿第爲獻遂爲總督府居
焉又奪都指揮關山指揮楊俊宅置店店所改爲酒肆
榜曰官食車駕所至諸佞幸多先掠良家子女以充幸
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十月戊辰渡黃河十一月

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納欽女旋幸山西十二月
戊子駐蹕太原先是幸偏頭關取太原晉府樂工楊騰
妻劉良女嬖之及是復召見大得幸十四年正月戊辰
發太原壬申至宣府往返數千里皆輕騎戎裝冒風雪
以行有司供輦却弗御二月壬午還京文武百官具絲
帳數十綵聯數千不敢稱尊號惟稱威武大將軍亦不
敢稱臣大學士廷和奉觴儲執壺注酒冕奉果紀奉金
花迎於德勝門外無何上復手敕禮部總督軍務威武
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南北兩直山東泰安州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等處尊奉聖像祈福安民羣臣具疏懇諫不納遂發京
師六月丙子宸濠反殺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庚辰南
贛都御史王守仁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之甲辰反
書聞廷臣議命將征之得旨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
征勦鎮守撫按等官悉聽節制丁巳王守仁獲宸濠於
樵舍并獲其世子郡王將軍并偽國師軍師元帥參贊
尚書等官屬李士實劉養正數百人丁亥上在涿州留
太監張忠私第九月壬辰朔駐蹕保定府張宴後堂戊

戌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從進宴草略上視之笑曰慢
我何甚亦竟不怒及宴都御史王珣獻觴步緩上目之
神周因休珣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宏趨進
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為珣也江彬從旁叱之冀并罪兩
人上不為動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斂得罪者鑑令出
所有以獻復取償於有司珣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忿
爭鑑泣訴於上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辱汝
也鑑語塞而退初上之南征也與劉氏有約劉贈以一
簪且以為信過盧溝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得及至臨

花當閣叢談 卷一

清使使召劉劉以無信辭上乃乘單舸晨夜疾歸至張
家灣與劉俱載而南道遇湖廣參議林文繼入其舟奪
其妾乃行十月壬午發臨清丙申至徐州御龍舟乙巳
至清江浦幸太監張陽第集漁人捕魚為樂時朱彬尤
橫縱旗牌官拷縛郡縣長吏通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
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
為屈卽窘辱之又遣官校四出矯旨索民家鷹犬珍寶
古器無得免者甲寅上至淮安却侍衛步入城幸顧仕
隆第己未至寶應縣漁范光湖十二月辛酉至揚州太

監吳經前選民居壯麗者為總督府矯旨刷處女姘婦因取其金無金者悉送入府命神周搜括泰州鷹犬戊寅大閱諸妓女於揚州撫按官具宴却之命折價以進癸未漁於儀真之新開明日幸民黃昌家謁太監張雄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遂渡江丙戌至南京丁酉迎春於南京備諸雜戲如宣府六月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閏八月癸巳受江西俘丁酉發龍江壬寅漁於江口遂如瓜洲避雨民家夕宿望江樓次日濟江登金山遂如鎮江

花間談 卷一

美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又明日飲於其第樂作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為易數字一清有所獻上大悅及駕還凡五幸焉又幸故大學士靳貴第時樞在堂上臨撫嗟悼命所從番僧為誦經薦福庚戌發鎮江復宿望江樓癸丑至揚州仍寓總督府壬午發揚州庚申至寶應復漁於范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貢物於太守蔣瑤不得以鐵索繫之辛卯駐蹕淮安都御史叢蔭總兵官顧仕隆等進賀功金花紅綵帳上戎服簪花鼓吹入城宿故尚書金濂第丙寅至清江浦復

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上自汎小舟漁於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掖之出自是遂不豫十日庚寅至天津庚戌至通州十二月己丑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虜伯彬奏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掌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壽指示方略擒宸濠逆黨乞明正其罪奉旨褒諭賞廕是日賜宸濠死甲午上還京文武百官迎於正陽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外閱視良久乃入以親征凱旋遣官告祭天

花間談 卷一

美

地宗廟社稷

田經歷

田經歷名尤溪人正德間以掾受衛經歷性剛毅武廟南巡逆彬檄諸衛進遼金二史無以應擬釀軍士食糧以賄彬濡獨不從即上記言書籍宜問諸學官衛所不過軍器若文冊而已無從取辦彬大怒將逮訊太監張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國子監乃索諸海濱耶眾大譁笑聲徹御幄武皇訊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虜此箭射不著當罰水二碗諸內侍爭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踉蹌出

自此喪氣

王知事

王知事名寧夏人吏員為保定知事武皇南巡過保定
伍巡撫名視謙符素洪於飲上呼與拈鬪賭大觥不勝
愠連罰符數觥潦倒匍匐階前上大笑藁直前奏曰符
老不任罰臣藁請代上叩而問曰汝小官能勝幾許對
曰不敵天子遠過撫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賜者三執壺
者將復注上曰此不要採他這鬻子會賺我酒吃著扶
巡撫去符出謝曰今日微君幾殆後欲薦之辭曰是薦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美

酒也觀聽不雅人且議我

姚布政

鎮為山東布政武皇南巡朝見偉其狀獨中官不喜御
駕黑龍舟被觸上驚問為誰中官曰姚布政上笑曰是
美髯者耶釋不問是日鎮駐驛中是不知次日有以告
者始入謝上曰偶觸何傷去去

婁妃

寧庶人如婁氏上饒人素賢庶人有禽獸行其父康王
屢欲殺之以婁能內助冀其改悔既嗣益驕蹇淫虐縱

伶人入內庭與諸姬亂獨避畏婁不敢犯以非禮及殺

孫名許名婁泣諫庶人怒曰妃居深宮何自知之密捕

時在旁內侍十餘人皆斬之緘送其首於婁婁發之大

驚自後不復敢言及兵敗濠泣訣婁曰不用吾言以至

於此尚何道遂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王陽明名守名以

妻婁為囑居囹圄中每飯必別具饌祀之言及輒歎曰

紉以聽婦言而亡孤以不聽婦言而亡冥冥之中負此

賢妃宸濠自世子外不請名蓋有異志他日欲自賜名

也故官中止以行敘曰某哥某哥既敗其第三子尚幼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美

投于水得浮木攀之為漁家所收尋流落民間名曰朱

學嘉靖十五年自言於霍邱縣送至京發入高牆

李劉相配

宸濠之反以李士實為太師配李韓公也以劉養正為

軍師配劉青田也

錢寧

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太監錢能鎮

守雲南時養以為子冒錢姓為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

合能時結納逆瑾寧因得見毅皇帝大被寵幸賜國姓

冒功為錦衣千戶瑾逆謀露寧以計免等陞都督掌衛事典詔獄恣肆無忌請於禁內建豹房日誘上畋遊娛樂招權納賄偽旨傳陞各邊將官所得金珠以數百萬計時宸濠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日伺朝廷動靜泄之濠濠謀令世子赴闕為立儲地寧為畫計及濠反乃捕寧下獄雜治獄未具會毅皇崩世廟即位刑部會鞫以聞命磔於市籍沒家產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酒器

花蘭叢談

卷一

呈

四百二十副胡椒三千五百擔蘇木七十扛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祖母祿佛一座重數斤匿題奏本四十餘件什物莊房不計其數

邨老曰胡侍野談曰祖母祿即元人所謂助木刺也出同回地面其色深綠其價極貴而大者猶罕得聞成化間官裏以銀數千兩買得重四五兩者一塊以為希世之寶錢寧私藏乃有祖母祿佛重至數斤又藉廖鵬得貂皮裘六十件皆內帑所無異哉寧每投刺於人自稱皇庶子

江彬

彬萬全都司蔚州衛指揮使也性黠悍然寔無他材略正德壬申以大同游擊隨總兵官入討畿內盜賊事寧乃要結錢寧入豹房時毅皇好武彬因時時談兵事高自稱許遂有寵賜國姓與毅皇同臥起或時搏虎為樂又取遼陽宣大延綏四鎮兵入內教場操練都人號為外四家彬復自立西官廳自為提督益樹黨援引邊將神周李琮等同入豹房朋奸熾誘導駕駐宣府與建宮殿號為家裏封彬平虜伯自是乘輿屢出經大同抵榆

花蘭叢談

卷一

呈

林且駸駸議南遷每出毅皇自稱威武大將軍彬即稱威武副將軍及宸濠反彬因請親征彬扈行以勁卒自衛駕離都城甫一日江西以捷聞彬勸上縱濠入鄱湖俟駕至再擒奏捷比至南京復欲導幸蘇浙湖湘廷臣所上章疏一切匿不聞及毅皇寢疾豹房彬猶改團營為威武團練營自提督兵馬中外惶懼謂彬必反會毅皇崩慈壽皇太后亟命執彬下獄法司鞫問反形已具請亟誅肅皇命磔於市其黨神周李琮子勳杰鰲熙及家屬江和許宜等皆斬藉其家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

千兩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金銀湯盃四百餘錦繡珠玉珍寶莊房不可勝計阻抑邊情本一百三十六件

劉瑾

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其姓鷙悍陰狡有口辨殺皇后位與青宮舊關馬永成谷大用等號爲八黨亦曰八虎日導犬馬鷹兔舞唱角觥漸棄故舊罔親萬幾外廷攻之甚急上意頗動瑾伏地泣訴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無忌者司

花當閣叢談

卷一

聖

禮監無人也有則唯上所欲耳於是立命瑾掌司禮監時上希親政且厭苦言者瑾每構雜藝上前俟其玩弄乃多取各司章奏請省決上每曰吾用爾何爲乃一一煩朕耶亟持去曰是數次後瑾不復奏事無大小瑾輒持回私第與孫聰張文冕輩僞換旨付外施行多或累數百言任其恣睢往往有不可解者諸司事無巨細必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通政司者謂之白本由是大權一歸於瑾天下不復知有朝廷矣又日求官僚細過深文以督責之小有觸犯輒中以危禍散遣

官校遠近偵察使人皆自救不給莫敢進言變易選法任情黜陟賄薄隨卽革罷加賄又輒用之或徑自傳奉或別本帶批受宸濠賄復其護衛以成其亂勲戚以下

因事私謁者率叩頭爲一拜禮瑾受之麾叱如僕隸惶怖不敢仰視屢起大獄枷三品以下官民間稍有違禁卽舉家收捕置之重典且立連坐法一家有犯左右鄰悉坐有傍河而居無鄰右者以河外居民坐之故官校一出所過皆賂之重足屏息惟恐得禍又信術士俞日明等言以姪孫二漢當大貴遂有不軌之謀私造僞

花當閣叢談

卷一

聖

璽以利刃藏扇靶中時挾入宮蓄謀不測至是爲張永所發法司鞫問反形已具乃命殉於市凌遲三日行刑之日仇家爭以銀一錢易一彎肉生噉之海內聞之踴躍相賀藉其家得平天冠一頂袞龍袍四件蟒衣四百七十襲八爪金龍盔甲三十副金甲一副金鈎三千金絲碧玉帶五條白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玉印一顆玉琴一張寶石二斗牙牌二櫃穿宮牌五百面金銀湯盃五百件金二十四萬錠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二十五千萬兩零銀一百五十八萬

三千六百兩匿諸司奏本 件餘物不可勝計瑾初專政欲盡除軋已者一日伺間言於上調張永於南京自未下即日逐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永入永覺之直趨至御前訴已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台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及永平寧夏還與楊一清定謀誅瑾永獻俘畢與素所厚官侍張雄張忠等乘間共訴於上言瑾不法十七事反形已具宜早擒之上猶豫間永等曰少遲奴輩皆齏粉矣陛下獨安所之乎上始命禁兵逮瑾永等勸上親至

花當閣叢談 卷一

四

瑾第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寢熟禁兵排闥入瑾驚起曰事可疑矣趨出戶遂被執繫於菜廠猶未有意誅之也明日科道列上瑾罪始命會多官鞠訊於午門外刑部尚書何鑑或曰劉璟畏瑾噤不能出一語諸公卿旁列亦稍稍退却獨駙馬蔡震折斥之瑾曰汝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前拷掠之是日微震幾不能成獄

韓苑洛雜識云正德三年六月早朝拜伏既起御階上有無名揭帖一本皆言劉瑾事上命錦衣衛查既而劉

瑾傳旨令百官奉天門下跪候發落辰刻命堂上官起出已刻瑾立門東翰林院官面東跪訴內監待翰林官素厚豈肯如此瑾令起出御史甯梟訴曰御史等官素知法度豈敢如此此乃新進士所為瑾曰新進士與他有何相干爾每把朝廷事件件都壞了略加處置就都怨恨太祖法度爾每不會見豈不聞知瑾令百官皆起照舊站立看有揭帖處是何官太監黃偉曰凡朝四品以上各照班次以下皆雜立丟帖之人豈肯復立於此處虧了人瑾令復跪又點武士令各官家搜稿黃又曰

花當閣叢談 卷一

四

他幹此事雖妻子亦不得知豈肯留稿時天暑日烈通無片雲微風僵者數人命拽出黃公忿曰你帖子說的都為國為民事挺身出來死了也是好男子枉累別人瑾怒曰在外匿名帖子尚該死罪御前如此是何為國為民好男子如何不明白具奏言畢竟入留太監李榮監之李曰你每倒一倒眾內使擲下冰瓜甚多李曰你們取食之少頃瑾出李曰你們却跪着來了來了瑾見甚怒復入既而傳出李榮私宅閒住黃偉南京閒住申刻旨出都拿送錦衣衛追究進士陸仲昏迷擡至錦衣

衛監中不能容丟放院內是夜不知何時身故都人洵
 洵皆罷市初各官拿送錦衣時途中賣飯者皆爭以飯
 遞送各官不索價明日瑾微聞帖子乃內人所為命軍
 官丟下乃命各堂上官將各官領出辦事 劉景祥者
 瑾兄也為後軍都督府同知先瑾未敗卒賜祭葬加等
 公卿弔賻恐後車馬填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葬又
 往設祭重制錢帛謂之齋靈瑾敗之夕密旨封瑾門曳
 出景祥柩棄於道傍既而追削其官焚其屍聞者快之
 初京師里巷私語籍籍謂八月十五日傾朝送葬瑾已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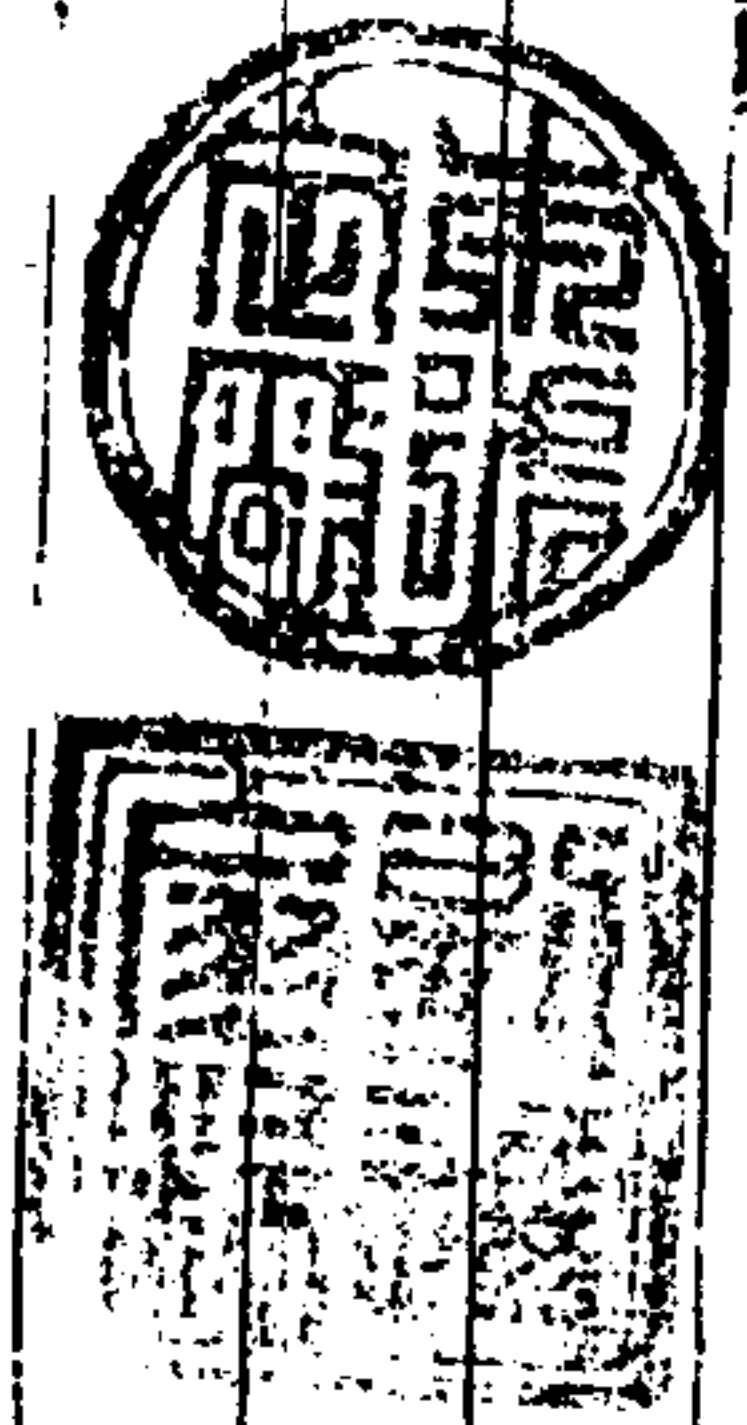
密與二二同惡定計欲為變是時夜禁甚嚴犯者至死
 星出後寂然無鷄犬聲有中夜竊聽者聞甲兵鈔然相
 繼避卒飛騎交絡於道黃紙黑索喧囂如沸咸謂肘掖
 不測之變而不知瑾固已被擒矣蓋先景祥葬期兩日
 云

張文冕

張文冕華亭人初為縣學生被黜潛至京師投劉瑾門
 下遂用事冒軍功授錦衣衛千戶瑾傳旨意多出其手
 交通賄賂氣焰傾一時至是瑾敗并誅妻妾送浣衣局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畢

花當閣叢談 卷一 畢



花當閣叢談卷二目錄

李宗伯 陳僉事

邵王墳 唐荆川書

韓都督 蕭尉

夏閣老 王環

嚴閣老 分宜逸事

趙文華 鄢懋卿 以下原缺

談相 徐閣老

華亭逸事 逸事二

花當閣叢談卷二目錄

高閣老 嚴閣老

張閣老 江陵逸事

七九五 海都堂

黃運同 高淮

播酋獻俘 醒神子

花當閣叢談卷二

李宗伯

世宗偶以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豐城李大宗伯名對曰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

煥物有龍淵太阿上嘉其敏括

陳僉事

僉事名字克中善談諧有中官阮巨或曰阮巨奉命至廣

徵虎豹謂從阮飲求虎皮以歸明日草奏之言阮多用

肥虎宴客而以瘠者充貢使斃諸途阮大恐置酒謝阮

花當閣叢談卷二

酣謂阮曰聞子非闕者近娶妻妾然否阮請閱諸室謔

見羣雛知為金珠伴問何物曰酒也謔笑曰吾正來索

酒遂令人昇去阮哀祈得留其半

邵王墳

杭州有邵王墳孝惠皇太后邵氏弟喜封伯欽賜為其

父造墳極壯麗費可十餘萬太后少知書有容色杭州

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後一指揮聘之已上

馬迎矣墜而死其父充漕卒攜至京成化中選入掖庭

居別院未得進常賦詩曰宮漏沈沈滴絳河繡鞋無奈

怯春羅會將舊恨題紅葉惹得新愁上翠蛾雨過玉階
秋氣冷風搖金鎖夜聲多幾年不見君王面咫尺蓬萊
柰若何詩成微吟憲宗步月過院問而異之遂召幸生
興王是爲廢宗憲皇帝墳爲世皇所賜今子孫貧貨石
築十錦塘蕩無存矣

唐荆川答學中鄉賢事書

鄉賢之祀闕閭巷萬口公論闕國家彰輝大典非勢位
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魯國之
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不當太牢於一樓樓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二

削迹伐樹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三桓之有力皆
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烝矣孔子之作春
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叔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
矣故曰稱天以諫之稱天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
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豪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
也僕不能自謀而能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又曰鄉賢
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員餽餼
之徒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庵以吉水鄉祠駁雜
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官牆奉其主

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
鄉黨自好者未死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者爲伍死而
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答學中書因漫記其說於後
邨老曰近聞松江陸伯達名先生亦有奉主歸祀
一事人爭賢之先生尚書 公之主壘也第
年進士爲行人告終養 年以孝聞鄉里今之鄉
賢濫極矣一紗帽死輒一主入學宮誠如荆川先生
所云不足爲重輕也

韓都督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三

韓公名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察其有異縛斬
之左右曰此生員也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卒斬之而
軍威大振韓果於誅殺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
以人皮爲茵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後殺
上設一人首觀以筋取二目噉之曰他禽獸目皆不可
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坐每擒人至輒命斬之更不回首
視流血滿庭略無變色語御史曰此輩與禽獸不異斬
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邨老曰余王父勦江右花圍洞賊一事與韓公略同

洞賊聚有數百而陶洪李陸四姓為首故名花園洞
介進賢臨川東鄉間叢山峻谷林木茂密環繞有若
城垣素為奸宄巢穴白晝窺城劫庫為首者衣紅乘
轎公昇到門其劫掠民財淫汙子女及拒殺官兵積
有年矣環洞居民悉行竄避百里之間蕩無人跡前
撫臺莫敢誰何倡為勦不如撫之議由是巢穴愈固
黨夥益多且令心腹分布各衙門以為耳目凡庶人
在官者半是其黨甚有不肖庠士與為姻媾少有動
靜彼輒先知王父行部至撫州有庠士數輩攔稟言

花園洞叢談 卷二

四

地方所最苦者無如花園洞劇賊今日所宜最先者
無如勦此賊也王父心知其為賊探也作應之曰此
事最大必須題請但該府錢糧未辦官兵未集甲兵
未利胡輕言勦也况前院既有撫議不若招之使為
良民便庠士退乃密召臨川知縣黎邦珍語之曰若
知庠士賊乎吾恐機事不密致生得失姑以言安其
心此事非爾不能辦典史丁景芳頗有膽可備使令
但唯速行可出其不意攻勦既急勢必奔軼竄逃清
泥其陸藪也以營兵陳仁海一哨守之鄱湖其水窟

也以把總胡裕一哨守之密授方略揚以防守為名
乃以十月二十八日分哨進攻距庠士稟時纔六日
耳諸賊既得庠士之言深以為快守備盡撤方擊牛
醜酒窮日高會以故燒伐林木開鑿山嶺臺不知覺
及兵至洞門諸賊尚徒手銜盃即有起而格鬪者亦
皆醉不能握挺百餘賊一朝悉就擒其有稍黠而
逸出者走清泥走鄱湖不三日而縛至事聞下兵部
譚尚書倫覆奏言花園洞賊徒據險糾眾白晝殺人
窺城劫庫莫敢誰何若不及早殄除勢日滋蔓又將

花園洞叢談 卷二

五

如昔年東鄉徐仰四之變行劫拒捕直至調集狼兵
方克蕩平而湖東列郡為之騷動今徐某審固機宜
調集官兵將此數十年盤據之賊不動聲色不費斗
糧一鼓成擒曲突之功何可泯也於是王父獲金幣
之錫是役也人以為惟斷惟速故底於成或又謂賞
不當功云

蕭尉

蕭景暉晉江人以掾授長洲尉時織造太監張志聰恣
睢橫索長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聰怒誣令撓御造龍

衣執而倒曳之車後景腆聞之領所部弓兵追奪直前
手批志聰落其帽市民觀者盡爲景腆張氣梯屋飛瓦
擲志聰志聰抱頭竄竟奪令歸志聰還訴世皇有旨械
下詔獄時令已先擢入爲工部主事亦與景腆並下鎮
撫司拷訊廷臣壯其誼會疏救之令落五職景腆仍調
尉吳巡撫名廷舉爲景腆立仗義英風之碑於長洲縣門
孫騰鳳解元舉進士萬歷甲申乙酉間爲吾郡同知會
囑吾邑篆不徇請托綽有祖風

邨老曰蕭公署印在乙酉年余應京兆試有太倉葉

花當閣叢談

卷二

六

棍乘機許余賄買科場屢問不能結時五月也事屬

蕭公八首問曰試官爲誰今賄誰棍噤不能對事遂

白闔邑誦神明

夏閣老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夏閣老名詒八字也江西星士王

玉章於少年時批其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至三

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斤閣老繼

室蘇氏乃廣陵人蘇綱之女尚有一少女適曾尚書名銑

綱出入兩家傳尚書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

負與御史艾朴通賄作奸爲衆所嫉分宜遂發其陰事

致大辟焉臨刑世皇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燦燦無

他異遂下殊筆傳旨行刑擁衾而臥旨方出陰雲四合

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京師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

洲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既死嚴氏益橫京師人又

爲之語曰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常將

冷眼觀螭螭看你橫行得幾時方桂洲爲諸生時教諭

陳鏐固縣人奇而厚遇焉桂洲驟貴鏐之子子文登進

士累官至憲副桂洲屢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博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七

士遺命也

王環

王環滄洲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有膂力善騎射曾尚

書石塘名鏡僕也曾被逮泣謂其下曰死自吾分顧吾妻

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平環泣跪曰無憂環力能

致之歸會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環乃以小車載蘇夫

人及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日則具湯粥夜則露宿邨舍

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不顧而去

嚴閣老

嵩江西袁州府分宜人世廟初見璵言等以言禮驟貴乃主興獻帝稱宗附廟議遂隆眷過自學詩宗茂斥繼盛鍊死時來狎傳葉茂而朝野兢兢搖手以言為謹嵩又專伺上意巧為迎合結諸奄人微伺大內動靜密白之朝夕數十至嵩隨其巨細裹金錢勞之諸奄人德嵩由是上之寢溲食息皆得預聞而為之地矣上好元祀言者紛紛嵩獨從與之屢撰青詞供奉壇殿上賜以香葉巾輒帛履從諸貴人拜起嵩唯唯不敢違以故龍眷不衰殺僂大臣賄賂山積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士術

世蕃開叢談 卷二

八

人引入禁中子世蕃以父任歷官工部左侍郎貪恣狼復無所不至以中書舍人羅龍文為心膂斷養嚴年為羽翼鸞官剝民肆行無忌上亦微知之念嵩不發會有術者藍道行以乩仙術進上事必咨之一日命中使持片楮焚於鼎密書云世蕃惡毒上帝何不殛之道行潛匿御札以別楮焚之詭作仙筆報云世蕃罪惡貫盈固宜殛之以在輦轂下恐震驚皇帝欲俟外遣僂為華粉耳上心益動亟欲遣逐而無由會有御史鄒應龍疏劾世蕃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爵賞廣致賂遺并及其

子鵠鴻家奴年中書龍文年即士大夫競事媚奉號曰鶴山先生者也得旨罷高任世蕃等戍邊遠年錮於獄既而世蕃龍文怨望謀逆為巡江御史林潤疏劾上曰逆情既的世蕃龍文即時處斬其盜用官銀財貨家產盡沒入官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併伊孫見任文武職官俱削籍為民當役嵩既被逐身負奇珍踉蹌道路為人搜奪親戚友生不敢收視栖宿養濟院乞食不得饑餓以死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詔敕翰器等項共二百四十

世蕃開叢談 卷二

九

一件金共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金鑲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壞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箇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金鑲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

一五...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三〇

貓睛六顆祖母祿二件金鑲珠寶首飾共一百五十九
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
六分內有貓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
壽永喜心字等名件金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
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
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貓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
八錢三分金鑲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
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金鑲珠玉寶
簪共二百零九件共重九十四兩八錢四分金玉鑲嵌
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錢雜
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
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金鑲珠玉寶石帽頂
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金鑲玉寶條環
二百八件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
五龍玩月福壽康寧等名色貓睛二十顆內墨貓睛一
顆負月大珠不計金鑲嵌珠寶條鈎六十八件共重二
百二十五兩七錢五分內貓睛二顆連前首飾等項共
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通

花當閣叢談

卷二

十一

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 萬二千九百六十九
兩八錢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銀
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
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銀嵌寶首飾事
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連前銀
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
一兩二錢通共淨銀銀器共重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兩
一錢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
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匱晉永和鎮宅世寶
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
花玉等名番字玉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巖競秀
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玉帶二百零二件金鑲玳
瑁犀角瑪瑙銀珊瑚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金
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貓睛二顆金鑲珠珊瑚
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
兩七錢金銀鑲牙筋二千六百八十二雙金鑲雙龍龍
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鑲龍卵酒瓮二個
連座未鑲龍卵一枚共龍卵五個珍珠冠頭箍等項內

花當閣叢談

卷二

十一

有五鳳三鳳冠共六十二頂件共重三百六兩二錢珍珠琥珀寶石共重二百六十兩五錢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玻璃瑪瑙骨窰柴窰嘉峪石斗龍鬚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象牙籤八十五根洪熙宣德古刺水熊膽空青蓄微露共十三罐盆礦砂三百八十五兩硃砂二百五十斤六兩檀沈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十兩奇南香二塊沈香山四座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

花蘭叢談 卷二

三

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絹七百四十三匹羅六百四十七匹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細八百一十四匹改機二百七十四匹絨五百九十二匹內有西洋鐵色褐六匹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七匹綾一十一匹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葛五十七匹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紬改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洒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絲綿四百八十七斤刻絲畫補四十副什金銀鈔

扇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成通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鐘清流激玉玉壺冰蒼龍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鍾玉琮瑋寒玉秋月春雪調古冰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流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都丞文具六副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大理石螺鈿瑁瑁牀一十七張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六千九百九十四

花蘭叢談 卷二

三

斤零二兩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鈔二細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十三本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文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立本職貢圖杏壇圖越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變價細絹布匹二萬七千二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七兩六錢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

兩零七分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把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變價銅錫器二項共估價銀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三十五乘共銀七十兩卓椅厨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盤盆家火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瓦蠟膠藤通估銀一千二百二十五兩九錢五分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花當閣叢談

卷二

四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釐連先報通共銀二千二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五爪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金四百八十三兩一錢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二十四兩金鑲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兩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牙笏三十七根牙牌三面牙筋四百三十一雙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有雕刻香十間金絲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地一百五十餘畝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五

卹老曰籍中龍卵貓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闕直者越王宮殿圖仁和丁氏物文會等圖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易者清明上海圖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纔得其原本卒破

數十家其禍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彪善傳神可稱絕伎余及見之

分宜逸事

分宜相在位一士人候門久不得見因求空地澆溺一僮兒見之即提其耳大詬士人遂謝求解識者走視之則一寺卿也又一監司求見世蕃彷彿移時一蒼頭方坐便房令人理髮監司求為一通蒼頭不應監司以土金奉之蒼頭即擲於鑷工以示不屑其人駭懼謀之相知益金若干以進蒼頭方首肯令得一見其所奉世蕃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七

父子者又不知幾何矣

東樓狎黠善以數御物一日與客坐適有餘氣客即拂鼻問何異香東樓佯驚曰失氣不臭者病在臟腑吾其殆矣以鈞客語客少頃又拂鼻曰却也微有氣息東樓大笑以告所親蓋亦輕之也

趙文華

分宜相在位江右士大夫往往號之為父其後外省亦稍有效之者趙文華其最也文華浙江慈谿人號蓉江既以父分宜故位至尚書得上寵眷乃稍欲結知人主

不稟其命一日密進藥酒方言授之仙飲可不死獨臣

與嵩知之上曰嵩有此方不奏文華奏我分宜聞之大懼且恨立召文華問之曰若何所獻對曰無有分宜取進酒疏示之文華長跪頓首分宜怒叱之不起呼左右拽出命門者毋敢為文華通當時分宜一睨毗者立族矣文華日夜憂懼不知所出從世蕃乞哀世蕃憐之為白夫人夫人以其兒也殊不忍其骸骸一日相君洗沐諸義子皆來起居置酒堂上相君夫人座義子及世蕃列侍惟文華不得入乃曲路左右伏於軒楹之間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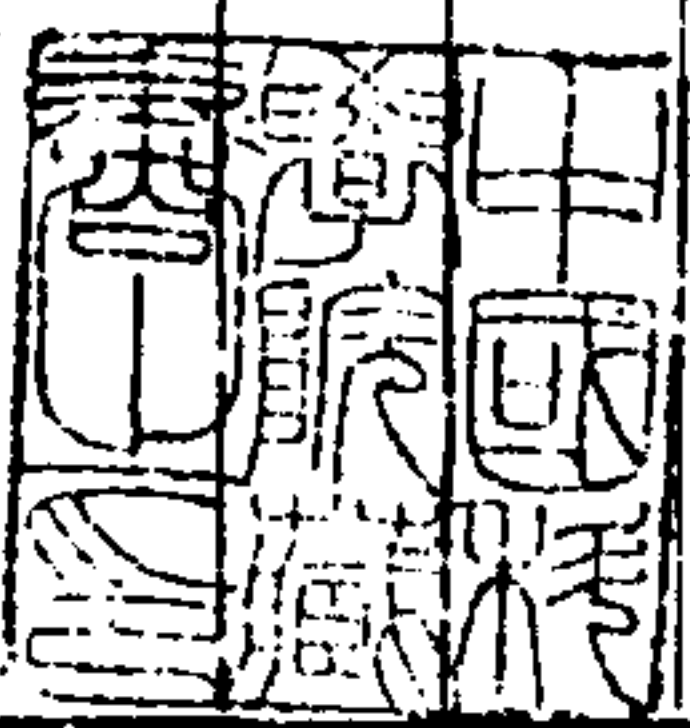
花當閣叢談

卷二

七

夫人曰今日一家皆在目中何少文華相君嘻曰阿奴負人那得在此夫人因宛轉暴白相君色微和文華遽走入伏席前涕泣相君不得已遂留侍飲盡歡而出居無幾西苑造新閣促工文華應之緩上一日登高望西長安街有高臺問曰誰氏第也一瑞曰趙尚書新宅也一瑞曰工部木半作文華宅渠亦何暇為上新閣上蓋恨之自是逐文華

花當閣叢談卷二





花當閣叢談卷三目錄

嚴中丞

王光庵

王憲長

蔣少參

劉忠宣

徐文貞

張莊簡

張莊懿

劉封公

陳少保

姚少師

魚開封

房提學

吳都憲

陳布政

陳體方

花當閣叢談卷三目錄

顧阿英

陸道判

柴五溪

柳布衣

朱應舉

張第

潘時用

桑先生

祝京兆

唐解元

蔣廷貴

許文學

張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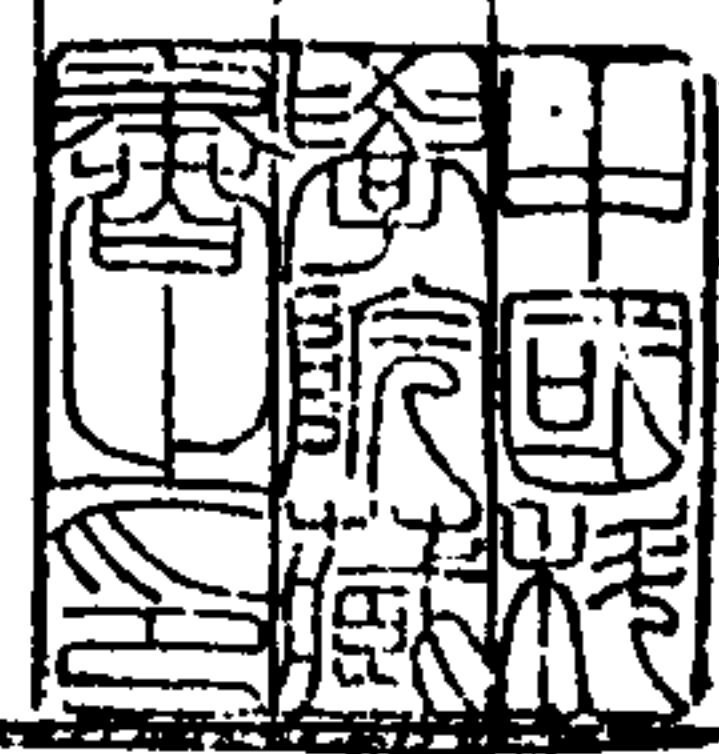
徐文長

沈布衣

馮太守

陸參政

錢侍御



牟俸

錢尚書

彭尚書

鄢懋卿

屠太宰

乞食張二郎

閻道人

沈布衣

醋交

莫山人

彭先生

錢先生

胡元瑞

花當閣叢談卷三目錄

花當閣叢談卷三

嚴中丞

中丞吳人名德明洪武中拜左僉都御史視察以疾

上怒謫戍南丹刺字於面後得代歸吳居樂橋布衣

帽有時傭作日齊民職也然無識之者宣德末年有西

軍以征調過吳奪民間食貨中丞適路過奮手毆之西

軍號訴於直指李立逮至直指坐堂上詰之曰何暴苦

吾軍中丞跪陳曰軍暴苦吾民何嘗暴苦軍且老子

亦曾勾當臺中夫豈不曉三尺而悍然若此亦不忍吾

民為之魚肉耳直指問何年在臺勾當何職中丞云老

子於洪武時曾為臺長今都察院堂板榜所稱嚴德明

者是也直指大驚急就階持起延入後堂問舊事欵洽

竟日次日往訪則中丞五更起擔一囊走遠邨避去徒

空屋兩間無從查矣久之復歸樂橋有同里繆御史名讓

延李教授名綺飲倩中丞陪中丞衣甚垢皂帽已敝用雜

布補綴綺易之僂上坐但與主人翁酬酢談笑都不及

中丞久益厭之乃問曰老人家犯何法而致文面殊不

雅觀中丞曰以疾請告不意觸上怒耳綺始訝其言曰

然則亦曾仕宦乎中丞乃述前事未竟而綺驚起下拜



請罪因避下坐中丞曰先時國法慘如秋荼吳中仕者無一人得保首領若德明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稱曰聖恩聖恩

王光庵

王仲光先生名廣長洲人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屬世鼎革

刑用重典乃自晦為清狂不娶不仕其貌故已癯又以

藥熬面鬚兩角髻短服行歌道旁故舊有訪之者輒箕

踞捫虱不相酬對以益自廢姚少師名廣歸訪騎從塞

路仲光不啟門傳謝少師恐驚老母若能徒步角巾則

鄙人不敢為泄柳少師如其言乃入之少師以金及粟

壽母受粟反金姚太守名善亦常微服再三訪之始延接

稍稍露其奇太守大歎賞其質主成禮而去極遂於醫

然富貴人召輒不往里巷貧人及方外士招之亟納履

與金不論多寡俱不受性至孝年七十先母卒且死抱

母不舍呼孃孃者數而後絕死後忽還家曳履拄杖呼

孃孃不置母曰我無恙曰兒魂魄不能舍母也久之哭

始已所著醫方說甚奇我蘇之得其傳者則有吳江盛

始已所著醫方說甚奇我蘇之得其傳者則有吳江盛

花當閣叢談卷三

啟東名先生少從光庵學醫盡得其術永樂中治中貴

人盡奇驗聞於上召對稱旨授太醫院御醫東宮良姊

娠而過期啟東診之曰此血疾也以娠治不治東宮恚

曰寅肉足食乎乃欲敗吾子上為用啟東藥而繫啟東

以埃明日疾大已乃赦出仍賜金幣直數千緡宣宗朝

先生尤重以御醫掌院事上常幸內直房而先生與同

官奕弗及屏上命之終局且授韻俾賦奕詩上倚和焉

周文襄名故善先生餉米百石啟東却之貽以詩有魚

龍江海夢雀鼠稻梁謀語文襄終身媿之後居長洲子

孫多大官而業醫者尤顯名有少和先生者忘其名治

病有神效然有奇癖尤惡貴勢人薰灼富貴者延之輒

引避遍索之不得或不索時自來即索得矣而偶不欲

往終不赴十九醉酒樓狹邪間所得藥資輒隨手付所

媿不知多寡直指某行部至檄長洲令致公令遣吏諭

意先生曰爾七尺寄吾三指而檄召盛先生耶給吏入

坐堂中而已從後門逝矣長洲令不得已乃以其子後

和亦忘其名應召時後和名亦諫既見直指言公先已

赴南中某公召不在直詣笑而不問兩先生與余最善

花當閣叢談 卷三

每至虞輒留余齋數日去光庵之派流傳天台有王良

民者得其術治疾靡不效客有贈之金者一環以上必

不受一環以下受而旋施之貧人江右有富豪以數百

金來聘公曰吾安用是阿堵為第飛書千里可念也買

舟往至其家以夜未便診視夢神語之曰主人不良人

也疾徵汝醫汝今施藥彼疾必瘳是濟惡也違且有譴

至次日公自念曰我以醫業彼以醫召況來自千里其

能不施劑哉且夢也何足憑竟藥之疾果瘳謝以千金

不納密跡其人則巨盜也辭歸墮車折鼻人以王氏之

醫通於鬼神是皆光庵先生傳派也同時有處州胡梅

坡者術亦高而為人甚鄙萬歷初凌大司馬洋山名雲

成以薛夫人病延至蘇至則夫人已死氣不絕如縷姑

令診之診畢植右五指向司馬曰五百司馬不解其意

曰有說乎胡曰五百開箱司馬喜曰然則尚可生乎即

五百笑足多也梅坡又植其左五指曰五百處方司馬

笑諾之乃修二劑啟其齒灌之飯頃而甦凌氏稱為胡

仙人然以治他人不盡效也或謂酬金不滿其欲遂不

效容有之一富人患風口角忽左斜謁治之許謝十環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不可增至五十鏹乃付一劑其人甚怒欲不服妻強之服畢即臥起而口角正矣始以為神再求一劑梅坡笑曰汝本患左斜今正之足矣再求一劑欲向右耶其人曰恐病根未除君去復發耳梅坡又笑曰五十鏹便欲除根姑留風水脚令君日後思我胡仙人也其為人太率如此

邨老曰醫寄死生古人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為其濟人同耳褚澄殷浩非不貴偶乃其視病曾不遺斷養卒奈何屑屑阿堵哉是醫也而市矣故睹胡君而不能不追想王盛諸先生也

花蘭叢談 卷三

五

王憲長

王憲長名英崑山人事高帝為監察御史以慤勤職事當上意常手書敦厚王英賜之後以憲長歸嘗子行至河岸而輕蕩子值而偶觸之遂擠憲長於水憲長振衣起至家家人怪問衣何故濕曰偶失足耳竟不言其事

蔣少參

蔣用和少參名性松人為給事中以使過家常駕一小艇入郡獨攜村僕二人遇潮落水鬪船不得進遣一僕

上岸牽挽給事坐舟尾持櫂過一糞舟過偶觸之其人以為驚給事笠更呵罵之二僕厲聲言曰此是蔣給事何得無禮公叱曰毋妄言此處那得蔣給事促家人速牽船去給事又嘗泊船江濤一使客船繼至給事舊識也過船共奕適有女子對船洗虎子使客怒令隸縛之給事力為勸得解其女恥被縛既得解便投河死給事又使人力救之良久蘇語使者曰方困頓中依稀似有人耳語我為囑蔣給事明日且未可行次日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號旗云江濤劉節使遂不敢解維是日船開者皆覆溺

花蘭叢談 卷三

六

劉忠宣

劉尚書名大舟行水畔一青衫人指其名大罵尚書若不聞戒家人勿與較其人隨舟罵五里倦始返未幾一主政行經其處前青衫人復罵主政如罵尚書主政怒咈之不數日死及死始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或問尚書曰亦知其為宗室故不較耶尚書曰余備位卿貳彼呼我名是知我矣而故詈之非病心不至此何從知其宗室也

徐文貞

徐相國名階曾視浙學政一士子用顏苦孔之亘相國直之其人前自陳此揚子雲語相國曰本道科第早未曾傍及領教矣又考袁元峰名燁下等袁以直指拔入闈得雋明年大魁天下相國每自憾失士已復視江右學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奏廁臥床不廢閱卷兩目幾盲或諷之曰公太勞矣相國曰恐此中又有一袁元峰也

張莊簡

張莊簡名詒官保張時敏名悅華亭人視江右學政始去糊名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莊簡少時嘗遊嘉禾有生甚傲與莊簡論文不合遽起目攝之曰汝松人惡知文而斷斷及莊簡視學其人尚在庠莊簡手其卷曰吾意子殊異乃政平平耳何傲晚若是生叩頭乞罪莊簡曰吾偶憶前事豈介介也置之次等仍以卷示諸生曰當平皆歡服

張莊懿

官保張廷器名鑒華亭人以御史按山東行部至臨清謁文廟酒家懸旆在門墜落其冠墮地干振吏失色莊懿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七

不為意取冠着之至使院州守琅璫其人進莊懿笑曰寧有意哉但此是通衢後須高其旆可耳及為刑部尚書散衙歸有醉漢奪其前導棍隸欲執之莊懿曰醉也勿較其人次日醒持棍至叩頭請死范懿曰還我棍幸甚慰遣之

劉封公

劉封公名子欽謨吳縣人欽謨初為學博士小試第一一人以為賀封公曰須得鄉試如此方可喜及試南都果擢第一方十九歲人又來賀且喜郎君已作解元封公徐曰知會試如何顏色自若不異平時及試禮部復第二人賀者又至封公舉手曰小兒折福過分略無喜容

陳少保

陳僖敏公名鑑字有戒吳縣人以左都御史鎮陝長厚得更民心每行部下車則澍雨立降陝人稱曰陳公洗塵兩人有疾病誓為少保肩擔子輒得愈每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擔少保笑弗却也

姚少師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八

恭靖公廣孝長之相城人余友孫文學亦相城人嘗示
 余恭靖公像秀而冠翼善紅袍象簡儼然一胖大和尚
 也其佐太宗帷幄功幾與劉誠意埒邨老不載載其逸
 事二少師既歸寺一日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
 人適長洲丞唱導來少師行飯自若丞怒答之十少師
 受答不自道丞使緹置後隨行或言於丞曰此少師也
 丞大驚伏地請罪少師徐曰且送郡獄明日出之謂太
 守曰秀才官人不識事體野僧行道何足怒而遽答之
 吾昨日聊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又少師有姊少撫少師

花前叢談

卷三

九

魚開封

頗有恩既貴歸特往見姊不肯出至再至三家人懇懇
 之曰少師貴人且執禮恭豈宜終拒姊不得已出立堂
 中少師望見之卽下拜拜至三姊遂抽身入云不要拜
 許多那兒做和尚不了的是好人少師恬然受之

魚侃常熟人知開封府苟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供惟
 脫粟鮑魚菘菜而已既歸家益貧妻子不免饑寒而節
 操愈勵臺使者有所餽遺不受既病久困床褥妾以一
 甌粥噉之輒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寃多

時同邑有錢斯者仕至布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為
 之語曰富不愛錢斯貧不愛錢魚侃

或問魚錢二公孰難邨老曰以理論富不愛錢較易
 然常人之情貧者祈富富者祈鉅終身役役至死不
 休奚論貧富哉且今之以昧敗者寧盡棄人子也是
 固不可以優劣論要難以責之今人矣

房提學

花前叢談

卷三

十

萬歷乙丙間江南提學御史為德清房寰恣睢隳戾賄
 賂公行其親家蔡舉人及二子星來館于閭門外半塘
 僧寺招搖于市親鸞關節童生進學貳伯秀才幫糧百
 科舉半百以至詞訟求勝者視其事之大小而低昂焉
 久之而傳播四方南中臺省頗有偵之者寰甚恐乃密
 令二子歸而取其與事諸人嚴刑拷訊欲以解釋解審
 之時為五月是日雷雨大作從辰至申朴聲與雷聲俱
 震血水共雨水交流死杖下者不知凡幾人矣而吾邑
 有湯姓者愈窘而其言愈鑿鑿謂是公子親為何乃委
 罪于無辜縱欲塗人之耳目不慮彌彰于見聞寰大怒
 必欲置之死五刑慘毒血肉狼籍見者心隱咸謂必無

生理然亦竟不死豈非天乎時三吳士子人人嚙齒痛恨乃作倭房公賦以嘲之後遂入彈章而震敗後詢德清人謂其家資富埒於程卓賦曰沙汰畢督學一文運元倭房出橫行一十三府擾亂天日科舉纔罷而歲考直抵丹陽四府溶溶禍入官牆起錢神樓開銅臭閣滿載裝回狼吞鳥啄且逞威勢張牙露角耽耽焉逐逐焉垂涎吐瀉真有似乎精魂失落驚起風波暴若祖龍厥腹虛空昧若何虹日無眸子誰識西東日長沈醉酒色融融倏然發怒令人慘懷一日之內一人之身而變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十一

詐不齊百金補廩鎮江李孫斗金入洋無錫周秦親家鄰友爲過財人米麥熒熒亂罔點也枷鎖擾擾假公道也湖流漲膩苞苴行也批攤橫斜門子醉也雷霆乍驚試案出也人人駭憂漫不知其所謂也孔方先容雖媿亦妍十目所視而莫掩焉有不可得聞者遺臭萬年此倭之行藏類市井之行藏不畏天地之精英故其隔年預託親人渡水陟山訪儒生之富貧貧緣其間不分玉石真才銷鑠怨氣纏迤道路聞之莫不歎惜嗟乎皇上之心作養人才之心也倭縱貪婪亦當念國家奈何取

財盡緇銖棄士如泥沙使豪傑之士一朝爲失色之庸夫雲錦之章霎時爲吞聲之啞啞案首賊私多於倉廩之粟粒家書包票等於官店之帛縷德清光棍遍於直隸之城郭厥子受賂出於官庭之招語使旁觀之人深可鄙而可怒倭房之心方益驕固諉海公陷徐舉日本烈炬延燒南土嗚呼戕士類者倭房也可殺也護倭房者何人也亦可殺也嗟夫使朝廷聽好人則足以拒倭倭不爲督學之人則自秀才士夫以及君誰得而被禍也科道不能明言而野史言之野史言之而遠播之是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十二

使野史之言而強於國史也

吳都憲

都憲名字敏德常熟人少爲士時素負氣剛介章御史名於都憲差後然亦負氣有膽略各以豪邁自雄不相下金山有東嶽神祠塑都諸獄狀甚猙獰又爲關振設伏地下人不知躡之則有羣偶鬼萃而搶焉殿堂間寂卽白晝非挈伴侶不敢獨入二公相約以月黑天陰之時獨往以散餅爲驗每鬼前必留一餅約既定章私先往匿神帳中吳持餅詣鬼前每至一鬼輒云與汝一

箇散至章所匿處章伸手出捉吳手吳云勿忙也與汝一箇殊無驚異巡按雲南時儀從簡約雖出遠道亦止肩輿侍衛不過十數人一日過山崗有虎自林中突出侍衛舍而奔逸虎方遶帳咆哮先生乃引手下帳坐不動虎環帳數匝去於是從者遙見之則又徐徐來集復擁衛以行先生無言也明日前途官廉其事執囚諸役待罪庭下先生笑曰人各愛性命此不當得罪悉縱舍之

邨老曰思庵先生斥去驛婦事甚奇第傳者不一其

花蘭叢談 卷三

三

詞乃其巡歷歸朝詩誦之使人凜其廉介詩曰一肩行李去朝天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沈在碧波間常聞于忠肅公入觀有詩云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間閭說短長可謂前後一轍矣夫廉介之人每不足於寬厚文恪先生寬厚如此乃其清節砥礪又若彼我懷伊人蓋不勝斗山之仰焉近來諸公不務培刻則峻崖岸睹前輩亦興景行之念否

陳布政

布政陳手兼名吳縣人幼讀書有巨蛇似龍者窺其牕左公不為動讀書自若一夕盜踰垣入徐語之曰吾室無長物僅一衣一衾耳任取去吾善秘必不宣諸人也讀故自若明日家長者詰公衾衣何在公徐曰夜半落盜手矣為刑部郎時王元美名世嘗過公留飲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答以無有甌中酒幾何則罄久矣相與大笑乃偕過鄰舍郎飲及歸里里中豪椎牛饗公或謝病不赴問過所從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粗備諧笑為娛其於酒戶僅上中醉即隗我坐睡不問孰主

花蘭叢談 卷三

古

陳體方

吳中有一妓黃秀雲最好詩時陳體方以詩名吳中秀雲謬謂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聘財必乏能以詩百首贈我乎體方信之為賦至六十餘篇而歿情致清婉傳誦詞林然妓實黠慧利于多得詩以自張耳非有意嫁之也人多笑其老耄被給而體方每詫于人以為奇遇焉

顧阿英

崑山顧阿英在元末以豪爽自命有亭館三十六處處

處華整一時名士如楊廉夫鄭德明張伯雨倪元鎮皆其客也尤密爲素約于立釋良琦有二妓曰小瓊花南枝秀每會必出以侑觴後遭喪亂散財削髮爲在家僧又繪一像題其上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少年豪俠處五陵裘馬洛陽街

陸道判

元時富人陸德原貨甲天下爲甫里書院山長亦有文藻一時名流咸與之遊處暮年感時事忽以家業盡付所善友二人二人疑駭未信德原曰吾媿不能以善遺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五

若乃以財遺若以財遺若是以禍遺若也然善持之多施而少悛則禍輕而身安二人方辭遂陸出門矣去爲黃冠師居陳湖上開瑞雲觀居之改名宗靜又援例爲道判時稱爲陸道判其故宅今爲竹堂寺二人其一卽沈萬三秀也其一姓萬亦巨富名不傳

柴五溪

崑山又有柴五溪父奇爲應天府尹五溪藉世資有心計起家至鉅萬以母死之京奏乞卹典還至潤州忽緘書數通付其家人先歸曰吾朝謁太和山便歸耳比歸

發緘乃遍謝姻黨語且與其妻訣家蓄金萬兩田萬頃

書數千卷令盡散內外族人時柴有子七人而妻之祖父周尚書父大理丞兩家門閥方盛衆咸迂怪之急走人之太和則業已剪髮爲頭陀師楚子李家人強之再三歸不顧則歲遺金布問無恙五溪受布歸所主道士而揮其金囑勿再來已入伏牛山二十年復返武當訪范鬚髻適靖江王以金施范范納之五溪遂掉頭去曰彼尚須人參養者何足把臂入林耶去之泰岱居二十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六

年人有見之者八十餘矣而神甚王
邨老曰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今天下林林總總之衆所爲蒿目焦心朝夕牙籌至死而不休者有不爲此阿堵物者耶乃三先生者誰迫之而棄素封耽元寂視高北斗之金若兔棄之若敝屣非明達高潔蟬蛻塵垢灼然見富不如貧胡能不少生係戀也龐居士而後僅見此耳嘗記萬曆甲辰郡城北寺一僧號冰如富至鉅萬人盡垂涎而未有曠也然此僧素倨傲一日有兩無賴老儒過訪有所少乞貨冰如不但拒其請且待之偃蹇坐

未久輒入不復出兩老儒歸而謀之惡少某惡少曰
 何難我二三兄弟明日到彼等一事端痛推此禿以
 謝君可也始意亦不過辱之以泄忿耳非有意於掠
 其藏金也明日呼集二十餘人適有里中富民某施
 四十金為修寺費方在卓秤兌羣不逞見金便攫人
 既眾勢不可遏遂出呼里民千人入凡其藏金以至
 什物喧掠四日夜不休那遣一簿往按眾擊簿敗
 面去後雖繩以三尺遣配數人而冰如則困頓饑寒
 死信乎此阿堵也散則為德聚則為愆散則為福聚
 則為禍散則為達聚則為愚豈但土庶然哉鹿臺鉅
 橋瓊林大盈天子且不能保陸道判所云多施而少
 愆豈非千古至言歟

柳布衣

柳御史名彥 吳人入京無貨富翁陸坦金五十緡不
 立券家無知者惟子仲益知之御史行戒仲益曰俟稍
 有積俸當還陸翁金後御史沒於官家甚貧仲益力治
 生絲積粒聚家業稍復距御史卒時已四十餘年坦亦
 卒三十年矣仲益具五十緡及牲帛拜坦墓納金坦子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七

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是知之先君為清白
 吏負人責豈其所安耶券在心不在紙也投金於几而
 去

邨老曰馮元成先生嘗歎此事以為不可及其言曰
 自余束髮而見三吳之俗也仕者一據華廡則程卓
 之鐘雲集下者獻高者餽豈復計子母乃貴人亦外
 府視之非唯不知償亦且不知德若柳御史貸金事
 諄諄戒其子以必償乃其子又當破家亡命之餘絲
 積粒聚以必償於四十年後父子篤於信義不欺其
 志真末流砥柱哉

朱應舉

吳縣富民朱應舉居陽山雙瞽然性特奇狠有僧某田
 與應舉鄰謀欲得之而僧不售一日應舉篡取僧歸逼
 書契僧不從乃以木罌坐僧其中而令家僮亂捶之立
 斃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里中譁傳欲訟官應舉懼就
 訟師某問計訟師曰待眾人訟何如使其徒訟可從中
 弄機權也應舉悅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
 請三學博飲而用賄於徒使其牒所書口所言皆曰朱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六

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以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卽反坐固甘心矣應舉如其言及赴審應舉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陽山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喚學吏一問可知也吳縣尹爲任曰然喚吏至果是日三博士飲於朱乃坐僧誣僧已受賄不深辨後袁司理名可覆審米之衆口始坐朱罪

邨老曰甚矣吳人之健訟也俗旣健訟故訟師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狀元最低者曰大麥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九

然不但狀元以此道獲厚利成家業卽大麥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瞻俯仰從無有落莫饑餓死者則吳人之健訟可想矣然多是衣冠子弟爲之余識一張狀元崑山人忘其名每與籌計一事輒指天畫地真有懸河建瓴之勢可令死者生者死壽張變幻時陰時陽百出不窮何媿狀元名號哉乃其初亦曾爲博士弟子也馮元成先生家書房庭中立一石臺名施食臺每日以米一升給童子置臺上飼烏雀童子則匿其米少以數粒佈臺上俟雀集輒掩而食之

先生大怒欲拊之曰我之立臺哀鳥乏食耳豈爲爾掩雀地耶余適在坐笑謂之曰蒼帝作字素王立言亦哀民之蚩蚩耳何嘗爲訟師計而文學輩竊以作狀資何怪童子哉先生笑而釋之

張第

張文學名家在邑西慧日寺之南有家人張第萬歷壬子病疫死其妻經紀其屍遷之別室鍵戶而入丐棺於文學適召客飲妻徘徊堂側良久昏黑未有間且暫歸則已失第之屍別室之戶亦開妻大駭訊之合宅俱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三

不知訊之街鄰有見之曰適見其投東去未知其死然未問其何所往也蓋東街有李奎者亦張氏僕與第平日最昵曾貸第錢二千至是第往叩其門奎出問其來故曰索所欠耳奎以未便辭第曰有急需隨所有先付我李遂以錢五百付之第出門又投東去至一鬻鞋家復叩其門鬻鞋者亦素識第問來何事第曰買鞋耳乃乘燭遍照諸鞋定其一出袖中錢五百作定仍押字識屬令勿易餘錢天明早擡至我家找足勿晏又索收票出門投東去妻初聞街鄰之言異之念其平日所最厚

考無如李奎則投奎問奎曰曾至我何知其死然出余門見其投東行妻復投東直抵邑之大東門覓至四鼓無所睹所持燭盡乃歸至慧日寺前暗中似有物習其足捫之乃一人攔臥寺門意必夫再生也呼之不應蹶之不動遙睹前街隱隱有火光妻識其家乃磨腐者往乞火仍挾其媪來相佐至則果其夫也而依然死屍也與鄰媪言其故相共驚異俄而天明則驚轉者以轉至矣相與言夜來之狀且索收票探其袖簌簌有聲出之票也乃成殮

菴閣叢談 卷三

五

邨老曰以余所睹記生死異事極多然未有異於此一事者人死其魂氣無不之故有嘯梁有瞰室亦有憑人作祟者然未聞體魄猶然行動語言也體魄猶然行動語言則與生人何異將以索錢買轉者魂耶而儼然人也將遂以為生人耶又胡至寺門而輒死也是不可解矣厥後文學家五年間長子死母死妻死祖父母死一生子婢子母同死七喪相繼未幾而文學亦被仇陷家遂零落雖或人事所召然怪事亦何可有也

潘時用

蘇臨頓里居人潘時用機戶也掘地得藏金無算後時用死以分其二子潘奎潘璧兩母出也璧年尚穉奎乘其病投毒餅餌中殺璧奎盡掩其有奎後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城性頗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為國子生姜司成名覽牒曰何名潘城為增一璧字奎聞之甚不樂蓋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得遂假貸劉氏金誘其僕來責償仍激怒其父而毆之死奎坐償說者以為璧城璧再生也奎以兄殺弟璧城遂

菴閣叢談 卷三

五

以子殺父天道好還可畏哉

桑先生

桑民懌名悅常熟人家貧無所蓄書從肆中驚得讀過輒焚弃之敢為大言不自量時詮次古人以孟軻自况原遷而下弗論也而更非薄韓愈氏曰此小兒號噉何傳問翰林文今為誰曰虛無人舉天下亦惟悅其次祝允明又次羅圮悅髻椎而補博士弟子部使者按水利下邑悅前謁之書刺江南才人桑悅博士弟子業不當刺又厚自譽使者大駭已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

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卽索筆請書亡誤使者大悅服折節交悅矣十九舉鄉試再試禮部奇其文至閱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得非江南桑生耶大狂士斥不取時邱濬爲尚書慕悅名召令具賓主已出已文令觀給曰某先輩誤悅心知之曰公謂悅爲逐穢也耶奈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生試更爲之歸誤以奏濬稱善已令進他文濬未嘗不稱善也悅名在乙榜請謝不爲官俟後試而時竟以悅狂抑弗許調邑博士悅爲博士踰歲而按察視學者別邱濬濬曰吾故人桑悅幸無

荏蘭叢談

卷三

三

以屬吏視也按察旣行部抵邑不見悅顧問長吏悅今安在豈有志乎長吏素恨悅皆曰無恙自負不肯迎耳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且雨淫傳舍圯守妻子亡暇何候若按察久待不至更兩吏促之悅益怒曰若真無耳者卽按察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爲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矣按察欲遂收悅緣濬不果三日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亡賢於悅奈何以面皮相恐寥廓天下士哉

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耳因脫帽竟出按察度亡何乃下留之他日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故事博士侍左右立意日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筋力爲禮亦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御史聞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頤子有是乎曰悅所談元妙何匡鼎敢望卽鼎在亦解頤公幸賜清燕畢頃刻之長御史壯之令坐講少休悅除鞵跣而爬足垢御史不能禁令出尋復薦之遷長沙倅再調柳州悅寔惡州荒落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

荏蘭叢談

卷三

三

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安耳爲柳州歲餘父喪歸服除遂不起居家益任誕褐衣楚製往來郡邑間

祝京兆

祝希哲名允長洲人生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常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俠少年好慕之多齋金游允明甚洽舉鄉薦從春官試下第是時海內漸熟允明名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輒以疾辭不見然允明多醉妓館中掩之雖累紙可得而家故給以不問童奴作業又捐業

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或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計無所出酒窳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嘗有黑貂裘甚美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日昨蒼頭言始識不市而忘故之篋何益後拜廣中邑令歸所請受囊中裝可千金歸日張酒呼故狎遊宴歌呼為壽不兩年都盡矣允明好負逋責出則羣萃而訶諍者至接踵竟弗顧去

唐解元

荏苒叢談卷三

唐伯虎名寅吳人與里中生張夢晉善張才大不及唐而放誕過之恒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獨不耶一日游虎邱會數賈飲山上亭且詠靈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間具何當論詩我且戲之時更衣為丐者上丐賈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奈何賈大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賈不測始令賈張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羅陰下賈陰使人伺之無見也大駭以為神仙云張度賈遠則止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絕

伯虎舉鄉試第一坐事免家以好酒益落

蔣廷貴

蔣廷貴第進士三甲例授縣令特告就北方之樂亭同年劉以賢謂曰何不就南方得便道展親亦人子幸事答曰進士除知縣何面目見鄉里其父維清亟欲以京職為榮封地聞子作縣大失所望遂致心疾發狂見人輒云尹天官說一年便陞御史人以為笑邨老曰維清君可謂執泥矣若今人子成進士明日便入府縣講分上矣何假榮封哉

荏苒叢談卷三

許文學

吾邑許文學名應博學能文不但本邑庠士推為祭酒即闔郡九學亦罔不推尊之時郡司理為江右龍名繩公愛之甚每相晤必以鼎甲期之呼為許修撰謂必狀元也癸酉試學臺以第一赴京兆試司理亦取入校文時文學館於吳江某氏司理亦知之乃走急足密械一書送至吳江文學適於是日腹痛欲死急買舟歸常熟急足夜至叩門言龍翁有書送許相公必欲面呈某氏子慧心人也意必有關節乃給之曰許相公有病臥不

能起付我轉達且噉以青蚨得書果關節也某氏子固能文司理得其卷以為許也取冠本房及得許卷惡其文塗抹盈卷大署險怪惡劣等語及拆卷知所取者非許也遍索許卷則塗抹不可洗矣某氏子竟魁其經許終身不復振守貢又不得以鬱死

邨老曰此與東坡李方叔事頗相類成化辛丑一事亦相類餘姚王珣館劉博野相公名珣家將廷試博野令其子送東於珣曰三宗七制諸許事亦可出乎珣偶出不在有鄉里王華訪珣直入其館見案間此東

花當閣叢談

卷三

急歸操筆成文該瞻典雅遂冠場狀元及第

張成

張成徐州人短小精悍善走日可行五百里若緩步亦與人同但造意遠行則不可及然既行又不能自止或負牆抱樹乃止凡封奏羽報則使之夜則于圓籠中縮足而睡近崑山人顧大愚亦然云有符咒甲馬拴於兩股日亦可三四百里今聞其符咒書為人竊去不能走矣

徐文長

少保胡梅林名宗憲總督浙江勢嚴重文武將吏庭見懼

誅責前必蛇行無敢仰視山陰秀才徐文長名渭別號天

池又常稱為田水月性豪恣善古文詞以撰白鹿表受

知於少保聘致幕府筭書記文長與少保約能具賓主

禮渭來不能不來也來則非時輒得出入少保諾乃葛

衣烏幘長揖據坐慨論天下事旁若無人一日與羣少

年昵飲市中幕府有急需召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之

偵者得狀報曰徐秀才方大醉矍矍不可致也少保稱

善又嘗飲酒樓有數健兒亦來飲不肯留錢相詆諆之

花當閣叢談

卷三

健兒痛毆其人文長密以數字馳報少保立縛斬麾下

少保既憐文長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思為之地諸簾

官入謁少保屬之曰徐渭天下才宜亟收之時少保權

震天下所出口無不欲爭得以媚者偶一今晚謁少保

忘不與語及試卷適屬令事將竣諸人乃大索獲之則

彈擿遍紙矣及老貧甚粥手自給郡守丞以下求與見

者皆不得嘗有詣者伺便排戶半入文長手拒扉口自

應曰某不在人以是多怪恨之少保曾遺洮戎十許匹

遂大製衣被下及相衣既而遇乏一日都盡人操金請

詩文書繪者值其稍裕多方不可得當其窘隨手輒應
所受物人人題識必償已乃以給費不即餒餓不用也
有書數千卷後斥賣殆盡幃莞破弊不能易遂籍藁寢
音朗如唳鶴常中夜呼嘯有羣鶴應焉

邨老曰余常讀文長四聲猿雜劇其漁陽三搥有為
之作也意氣豪俠如其為人誠然傑作然尚在元人
籓籬間餘三聲柳絮猶稱彼善其二聲及其書繪俱
可無作詩文自有一種奇逸誠然薛方山先生名應
所謂鬼語長吉之流袁中郎名宏便謂有明一人此

在官閣叢談

卷三

五

有激之言非公論也若評在雅宜徵仲之上余不能
知文長無命大類邨老其為人益老益貧益狂益嘔
強又大類邨老若其厄於棘園則嘉靖中一人絕相
似京山人周延祚以選貢廷試第三人進呈世廟得
其卷稱善顧永嘉相公曰是宜第一及拆號上大喜
曰吾鄉人也湖廣生例入南監永嘉特留北比秋試
屬柄文者曰此生上所眷注謹視之於是眾擬以為
解一二場已定矣迨三場病發不能進竟不獲雋常
語人曰昔云君相可以造命若余之命則君相所不

能造者嗚呼人生其如命何哉唐人曰朱衣騎馬是
何人天胡可問也

沈布衣

啟南先生名周長洲相城人自號石田晚更號白石翁短
小而哲眉目娟秀如畫其為學經史子集稗官釋老靡
不淹浹詩出白香山蘇眉山兼情事雅俗興至豐嘗
不能休文徵仲極稱之又言丹青之學尤為出羣納萬
里於胸次造羣變於筆端可謂前無古人既有名當世
郡邑欲跡之輒稱病不應與吳文定名寬王文恪名李太

在官閣叢談

卷三

三

僕名善文定至其家即謁公母出飲書室公以肉雋奉
母餘饒進文定觴味聯榻明晨一葉同載至城以為常
郡守汪濬俗吏也不識公偶立儀門欲圖有惡公者謂
濬曰畫師沈周可令槃礴汪使吏召之公挾一點染身
為指示日衣緇布服冠耆老巾坐土牛下守出則跪於
傍畢事乃去未幾守以計入都謁相國李南陽名東致
饋李却之曰我不以阿堵自潤所需沈啟南畫耳因問
啟南安否守茫然不知所對已謁文定少宰復問如李
守復茫然不知所對曰如沈君門下不知耶真一款事

然沈君未嘗不知門下也出公手書皆述守善政不啻

口出守大媿親回急以小艇造鄉訪之公先期匿跡去

矣其後屢顧始得一見守欲以賢良舉辭不應三原王

尚書名恕撫吳求見公不可遂造其廬却小隊里許外角

巾趨宅公迎門外跪而請曰部民不敢慕勢然亦不敢

廢禮三原辭其謁攜手至廳事因載至城與語日夜不

休問以時政得失則曰此非野人所知既從撫院出有

司或物色掉臂去之曰是媒王公也惡乎可公雖受三

原知然絕不進一詩一畫三原亦未索及每入城必潛

在卷三

窮巷或蕭寺索畫者必先貧下販夫牧豎或賈作求題

亦亟應郡守召之必再三謝不得已必庭謁及入後堂

南坐不少斜或以居間請必面斥曰周豈市人而子市

我哉文恪捐相印歸方抵家使人問公公已病革取片

楮題云勇退歸來說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門前車馬

應如許那有心情問病翁文恪見詩即趨至與訣公語

曰泉下修文郎林間大學士可作他年一故事一笑而

瞑病革詩曰了得人間事便休魂隨仙夢到瀛洲清風

明月人三個芳草斜陽土一邱夢短夢長俱是夢愁多

愁少總為愁放開身子安閒睡那管乾坤幾萬秋

馮太守

衡州太守馮正伯名冠邑人少善彈琵琶歌金元曲五上

公車未常挾策惟挾琵琶記而已

邨老曰余友秦四麟為博士弟子亦善歌金元曲無

論酒間輿到輒引曼聲即獨處一室而嗚嗚不絕口

學使者行部至矣所挾而人行箚者唯琵琶西廂二

傳或規之君不虞試耶公笑曰吾患曲不善耳奚患

文不佳也其風流如此

花當閣叢談

陸參政

陸孟昭參政名泉為人磊落慷慨與人交有終始居常謂

人生寄也即家亦寄安能有所別擇而碌碌為子孫作

巢穴故不謀生產而所至即官舍或傲居必小飾齋室

蒔花竹時戒內子儲名醞甘果珍錯以待不時之需客

過必留無所擇留則咄嗟立辦至下夜而猶未已其遇

元夕張燈合樂帳飲雖侯家不過也

邨老曰今之冠側注者有不巢穴子孫者乎有不傳

舍官廨而飾齋蒔花竹者乎有儲名醞甘果不擇過

客輒留者乎設有之邨老願為之執鞭矣

錢侍御

汝載御史名邑人性倜儻才復贍麗既罷御史歸縱情

詩酒以虞山奇絕處久湮沒土石中乃於山巔最峻絕

處闢開一門以其崑崙突兀不滅於蜀道也名之曰劍

門初樓三楹其上大書一聯句云無邊風月供嘲笑有

主江山屬翦裁吹毛輩不解詩旨割裂其詞意遂以有

主之江山不宜屬之翦裁摘以為嫌至入御史白簡家

侈富僮奴數千指不能繩束之多行不義波及主人田

花萼閣叢談 卷三

園居第歌僮舞女綺紈玩器藏金鉅萬之貲為市井無

賴乘勢劫奪一朝而盡五子飄零如喪家狗公年八十

五寄死吳閭又六十餘年而吾家有比部君之事俱指

紳之大變也

邨老曰王貺之名嘉先生余業師也為侍御公姪婿

其言侍御公事甚詳蓋其家有一奴名周祐陳添者

侍御公子宁寵之怙勢橫行毒害閭里無所不至鄉

里畏之如虎其行劫事亦未必無但侍御性好書籍

每挾冊獨坐則寢溲食息似可盡廢故受毒者每進

白侍御輒當其挾冊時不問曲直第領之而已故不

知者以侍御故縱之而寔毫不知也適江陰有劫庫

事逮捕其嚴跡至二奴家見其家藏有錠金曰此庫

物也逮去子宁猶欲曲庇之侍御不能禁故併逮宁

而及侍御然謂侍御不能繩束家人及子則有之乃

摘其榜對無邊有主云云而曰是且謀不軌也豈不

冤哉余所得於業師之言如此業師篤行君子豈浪

言者余七八歲時猶及見侍御時已寄食吳閭長而

鶴立白鬚飄然先員外指示余輩曰此公大有學問

花萼閣叢談 卷三

惜行誼不端故雖登甲第踐華膺而卒栖栖若此士

先器識哉孰意六十年後而遂有比部君事也大抵

信任匪人亦相放云侍御後人甚不振余所詩文交

者第五子也初名審後改審言詩甚蒼古酒德亦佳

但貧甚居先祠中憔悴以死無子至今過其祠不勝

山陽之感云

邨老又曰余庚戌除夕有哭兒作云除夕多悲感思

君倍鬱陶用入嗟往失受諫豈今朝骨肉安全未門

庭事正饒魂依總帷下風雪共蕭蕭 一官能自愛

八議豈無情祖亦存餘澤兄何負此名黃麻非賜死
白刃遠輕生家聞從茲隕明朝但哭聲

邨老又曰文士之見厄於世主楊修沈約鮑昭薛道
衡輩固自不乏然不過忌其形己之短耳臣子與君
父爭見才技其中禍不無所自然未有摘其無心之
語指為有托之辭深文巧詆索瘢洗垢橫被惡名必
欲甘心之如錢侍御無邊有主云云者昔蘇子瞻無
鹽諸咏李定舒亶輩指為謗訕朝政而咏檜一詩王
珪直以為不臣欲服上刑非朱裕陵神聖寧有免法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五

吁可畏哉近王弇州作卮言作別集湯臨川作紫簫
記亦紛紛不免於豬嘴關乃知古人制作必藏名山
大川有以也余小子何足比數然亦每以作詞見嫉
於人夫余所作者詞曲金元小伎耳上之不能博高
名次復不能圖顯利拾文人唾棄之餘供酒間詭浪
之具不過無聊之計假此以磨歲月耳何關世事安
所 而亦煩李定諸人毒吻耶庚戌成紅梨後遂
燒却筆研既而閱楚紀當肅皇帝幸楚胡孝思宗為
一律紀事其落句云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

不磨刻之石後以他事坐罷家居者數載矣嘗朴一
貪令王聯其人為戶部主事以不職免殺人下獄當
死乃指穆天湘竹為怨望咒詛奏之捕下獄論死
思時將八十矣了不怖懼取錦衣獄中柱械之類八
為詩紀之名制獄八景眾爭咎掣其筆曰君正坐詩
至此耳尚何吾伊為孝思澹然吟不輟曰坐詩當死
今不作詩得免死耶人服孝思意氣因思死生禍福
不宰之譴慝亦寧關乎口語固自有天公主之迺復
理鉛槧為投梭記謝幼輿折齒事又作梧桐雨記玉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五

環馬鬼事而紛紛復如故未幾其人死遂絕無議者
牟俸
凡官吏充軍者例止及本身牟俸為外臺時具奏必欲
逮補使人警懼朝廷從之成化十五年倅巡撫南畿獲
重罪謫戍五開衛以死勾其子補伍子泣訴於兵曹乞
免曹某曰此尊公所奏例也其子語塞

邨老曰立法自斃俸之受報何異商君哉北齊時有
張思和者斷獄無問輕重貴賤皆枷鎖桎梏備極楚
毒人號活羅刹其妻四五孕臨產即悶絕求死生男

女皆項着肉鎖手足並有肉杻束縛連絳墮地便死
思和卒坐法誅唐路巖用事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
殛剔取喉骨驗其果死後巖坐罪徙賜死剔取喉骨

又漢梁統上書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後統忽

夢神人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

欲以刑法毒民將來使爾子爾孫當被刑法死後統

子松疎皆以非命死至冀竟滅其宗統議未允而天

譴莫貸至罹赤族人之不仁念慮一萌皆天所惡可

不懼哉梅福有言存人所以自存也危人所以自危

也豈不信然

邨老又曰余兄伯昌官刑部時手註大明律例欲刻

板行世余每勸之曰律之條甚活而今死比之仁人

之死致生之意安所委曲以行其不忍乎且夫以咎

繇之德而子孫必刑而後王天道好還可不畏與不

聽及板行而兄以不良死其死也寔不麗法人以為

註律之報云

錢尚書

松江錢尚書治第多役鄉人而磚甃亦責供焉一日有

老傭後至尚書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

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耳磚亦取自舊

冢中無足怪者

彭尚書

彭幸庵名澤尚書蘭州人蜀賊藍鄙作亂公總制諸軍討

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夢中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

覺夫人問曰適來何夢公曰夢在西川督軍殺賊勢如

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感然曰公往年勦

賊多有枉死鋒鋷者公之息嗣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

寐尚不忘戰耶公亦感然與夫人相對泣下

邨老曰昔聞凌尚書亦以征羅旁多殺晚得心疾云

鄒懋卿

副都鄒懋卿豐城人也以相嵩義子論戍郴州桂陽衛

籍其家久之赦歸年八十餘治壙於某山開穴得巨石

去石則窈然故壙也有碑書云錫挂山頭成聖果杯淨

海上更西行天然龍相歸真妙一朵蓮花與德卿相傳

此馬和尚墓而德卿則鄒字先是人以懋卿貌類和尚

馬豈其前身耶

五四

花蘭叢談 卷二

花蘭叢談 卷二

花蘭叢談 卷二

花蘭叢談 卷二

花蘭叢談 卷二

屠太宰

裴惠公辭謝政歸營第宅規畫已定前有老嫗敗屋兩楹適當門址屢使人從容譬說欲券之嫗堅不從既得吉矣公於丙夜從一小奚往扣門嫗問誰小奚曰尚書在此嫗曰此不過欲得吾屋耳此吾死所也券則須遷將安置此憚憚寡老婦公曰汝第起與汝商之汝意不過憚徙耳今券不汝徙第去敗屋而更新之聽汝居不限以年令汝子以屋贖稍為生殖俟別有家也而後議徙不亦可乎嫗曰如是幸甚但須明載券中耳公乃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五

出袖金二錠洋其直付之果授子販鬻有生息久之告公辭去公止之曰此可相安不汝厭也嫗曰賴公之賜天亦助之已立業娶婦矣擇日當徙不可留矣公曰嫗幸得所如去舊鄰何與以飯食惆悵而遣之

邨老曰此事雖不逮蘇文忠公還券然亦今人所難尤為吳中人所難今有吏部尚書府第前乃容一寡老婦借居者乎即主人不言門幹狼僕亦必多方遺逐之矣聞江陵相公在位欲買鄰居蓋定其人死守不肯去有荊州府同知某者私為款曲其人倍道與

之歸券江陵同知遂得陞荊州知府

乞食張二郎

二郎松人善泅水伏水中能月餘不食或曰能就水中攫魚以噉又躡健不懼死出應方雙江太守募令為哨探數泅水入賊巢得真耗且時時斬倭首以獻於是府庫實之然性不喜財曰此害人物揮手去之請籍襲百戶郡縣加以章服不受授以宰亦不受惟願乞食於市夜則臥神廟門下嬉嬉有餘樂既數年方公復擁

花當閣叢談

卷三

甲

旄撫江南訪之得於某寺金剛足下召令領犒金仍笑不受犒以酒食欣然醉飽去

邨老曰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二郎之識其在韓彭之上歟小則為二郎大則為子房同一轍也雖然二郎必隱君子自溷乞食者乎

閩道人

閩道人者不知何許人也名希言別號亦希言其投刺人稱希言人與之書亦稱希言頂一髻不巾櫛粗布夾衫有裙襦而無袒服履而不襪為人疎眉目豐輔重頰

色正紫肌肉充膈腰腹十圍叩之如鐵彭彭然得如來之一相曰馬藏秤之重可三百斤行步健迅鮮少壯不啻也盛暑輒裸而暴日中不汗窮冬間鑿冰而浴又令人精渴缶中浴之出使自乾嗅之殊不覺膈膜以故所至皆異之目為道人以其不巾櫛也又目之曰蓬頭也為閭頭陀而諸慕道者咸以奢呼矣道人亦不辭或不起拜之亦不起然未嘗以傲色加貴游而求伸於不知己用是辱自遠喜飲酒量不過三四升酣暢自適則歌道情曲以娛坐者食能兼人不擇葷素第嗜素而安

荅問叢談卷三

三

粥人奉之幘則幘奉之衣則衣予之金錢則亦置袖中轉盼即付之何人手不顧也出則童子噪而從之往往手甘果為餉故從者益眾其諸相與夸詡道人不知也問道人百歲乎曰亦百歲耳問且二百歲乎曰亦且二百歲耳問元時嘗為某路總管乎曰亦某路總管耳或曰道人不過六十耳何誑我為曰是誑爾也言六十者當又曰道人豈六十歲人也曰即非六十歲人竟無以測也然道人絕不為人道其所繇得叩之以延年沖舉之術亦不應惟勸人行陰騭廣施予勿淫勿殺勿憂勿

恙勿多思而已

沈布衣

沈布衣名昭字文昭記覽該博而放言自廢人目為沈落拓或問今之有學問者多貧賤無福何也文昭曰有學問便是福

醋交

何東園名淵為温州太守雅敬虞徵士原璩虞管兩徵文廟徵一日乘小艇以中夜訪徵士廬坐久索飲云無酒話不長村落中無從覓公復笑雖酸醋亦可乃出新醃一餅

荅問叢談卷三

三

共酌劇談竟夕而別時稱何處醋交

莫山人

莫山人名叔明字公遠一名更生字延年吳之長洲人少孤貧喜為詩詩務清遠專詣其自許以岑參常建之流長慶而後弗論也臺使者聞而致之學官郡大夫即其旁隙地以授山人俾芟蒿萊數椽栖焉而久之有違色於里中豪豪構郡謂山人侵學宮壞郡詰山人左驗不能對即徙出會故通政錢唐周興叔愛山人詩山人遂從之錢唐數與其賢長者游尋渡江謁故相呂公

於紹興與相酬倡山人生數奇蔡司封莫憲副間以義
故要山人許授室山人當行治裝而司封死憲副坐劾
罷去裝又為盜竊亡何與叔亦暴病死以故山人益大
困而其自憲為詩益甚後遊燕燕中稱詩俠數而山人
用齒長恒踞上坐而論詩又鮮所許可衆背誹山人至
拮其累語行酒山人意殊不屑也王弇州戲謂吾鄉有
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曰
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山人笑不答

邨老曰昔夏侯相國名未遇時伶俜風塵蹇驢無故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三

墮井每入朝市之門舍逆旅之館主人多有齟齬時
人號曰不利市秀才若山人者亦可稱曰不利市山
人而邨老則不利市邨老矣後讀異苑及獨異志復
得二不利市人併識於後劉某甲在朱方人不敢與
語語者輒遭禍難或本身死或家罹異禍唯一士謂
無此理偶值屯塞人耳劉聞之忻然而往自言被謗
君能見明答云世人雷同何足恤須與火發資蓄服
玩蕩盡於是世號為鴟鷂脫遇諸途皆閉車走馬掩
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人驚散過于見

鬼盧嬰不知何許人客居淮南氣質文學俱好淮南
人呼為盧三郎但奇蹇若訪友其友必遭橫禍或小
兒墮井幼女人火既久有驗人皆捐之時元伯和為
郡守始至愛其材氣特開中堂設宴衆客咸集食次
伯和戲問左右曰小兒墮井乎小女人火乎曰否笑
謂坐客曰君不自勝耳劇飲方歡軍吏圍宅擒伯和
棄市節度使陳少游甚異之見其才貌謂曰此人一
舉非摩天不盡其才即厚以金帛寵薦之行至潼關
西望烟塵有東馳者曰朱泚作亂上幸奉天矣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三

彭先生

先生名字孔嘉嗜讀書而不喜舉子業精法書宗右軍
黃庭魯公家廟率更九成行體翩翩眉山郡守王公南
充察孝廉上學臺真定楊公為下博士師幣徵入庠而
歲廩之孔嘉曰是升斗乃天子所活士以俟異日用者
吾安得食之卒不請廩

錢先生

先生名字叔寶文待詔弟子也待詔恂恂君子而顧多
藝能詩書若畫靡所不工而以畫著名者獨叔寶叔寶

故無家乃愈不為家徒四壁立待詔過而題其楣曰懸磬志貧也乃自號曰磬室人遂稱為磬室先生子允治能詩

胡元瑞

元瑞名應麟常自號少室山人已而慕其鄉人皇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仙而謫者也遂呼之曰石羊生

花當閣叢談卷三

花當閣叢談

卷三

五

花當閣叢談卷四目錄

陳布衣

張檜谷

沈布衣

張士良

錢經歷

沁雪石

蔣知縣

拾錢

湖南丁

學前程

莫城李

趙錦

桑先生

孫先生

管士恒

程司空

花當閣叢談卷四目錄

湯廉憲

王參政

周奉常

王主事

王石溪

陸海觀

喬尚書

胡太守

姜副使

鶴嶽

兩奇術

塾師相調

王化

陸侍郎

財必有主

治姦御史

王大痴

董大參

孝丐

福建士人

紀夢

魏釗

孫少宰

瞿學憲

王爾元

三張

二文

花當閣叢談

卷四目錄

花當閣叢談卷四

陳布衣

邑人陳祥夫

名天麟

孤狷不與俗偶隱居教授絕不與人

通鄰人罕見其面所居通市廛其左有坊門右有小橋

足跡不及者二十餘年嘗有鄰家攜酒就之既醉把臂

閒話不覺竟至橋外愕然日竟至此乎酒之悞人如此

張檜谷

檜谷

名文元

亦邑人負奇崛盛氣槩師事蔡九遠

宏洽好品隲人物其論近代詞垣宗工不直取何李而

花當閣叢談

卷四

所注意者獨武功康德涵

名海

北地崔子鐘

近則粵黃泰泉

佐所與游從者皆一時輕世傲物之士每睹邸報

見時事有不可輒彈指唾罵及見里中新貴人有結駟

連騎而恣蒼頭擾其粉榆者往往裂眦罵之尤罵其佞

之者輕佻趨附之士竊笑之以爲迂怪而公自若也先

生長子伯高

名嵩善詩隱居不仕亦有先生風

沈布衣

沈先生

名冕忘其字號石邱亦邑人教授生徒嘗以兩廣寇平咏一詩有句云萬里蠻烟開象郡三秋月色淨羊

城時同邑趙少宰名用尚為孝廉深賞之後少宰就館試適命此題即以沈句應主司大稱賞擢為館元先生子名號梓邱亦善詩世有隱德

張士良

張士良亦邑人所居近海擅魚鹽萑苻之利有僮奴四十餘人並強悍善擊刺所擊海盜無算氣勢粗豪大有俠氣嘗入吳闔閭羅幘幘主以其不宜幘也故昂其價語微侵之士良遽問爾幘有幾幘主具以所有對士良盡取焚裂於衢酬其直而去

花賞開叢談 卷四

錢經歷

曄亦邑人忘其字輕財任俠負氣而好勝常入京過人於徐州邸中夜半聞啜泣聲曄訪之乃會試孝廉也中途遇盜衣囊一空不能前耳曄解贈三十金及衣幘之類所以周之者甚備其人至京得第選為御史巡按蘇松時曄以貲授浙江都司經歷謁之舟中御史留之相對食飲盡驩知府楊貢迎醵首錢不為遜避守大怒廣撫其不法事逮曄及其兄昌分禁司獄鎮撫二司具本奏請必欲殺之昌亦有智數名於獄藏火中寫奏楊

詞後出以相示所不同者二三字耳命幹僕齋本去乃先楊本三日進得旨逮京問時天大寒各裸露午門候駕諸貴瑄出競解貂裘覆二錢楊則僵凍間有以足蹴之者駕既出二錢疊疊分疏楊際不能出一語遂各褫職歸籍時天順末年事也

邨老曰錢君逆旅傾蓋而遂能遇孝廉之貧可謂俠矣獨其與楊許奏時御史何在獨不能為之左右乎一亦忍心人也若楊守以意氣小嫌而遂欲擠人於死鄙哉不足言矣雖然吾聞之長老錢君是有不法事

花賞開叢談 卷四

云

邨老又曰吾聞錢氏家廟後另有一室供十三牌位春秋祀之蓋祀其起家十三紀綱僕云惜歲久不能舉其名然有三事足錄不忍使之泯泯遂錄之一人名某即上楊守本者也楊本先三日行矣僕倍道及之仍用計遲其齋本人乃得先楊三日進比歸復於主人足下所穿草屨尚未易也足屨不可出以刀割之始出一人名某昌僕也生平嗜酒未見其醒昌遇之殊平平及昌歸後每忽忽歎無以為生醉者忽語

昌曰須錢乎無憂也昌知而斥其妄若又醉胡語耶
醉者對非妄則引入一密室室貯一櫃械勝甚固啟
之中有藏金三千餘兩主人詰所從來曰當發難時
主人以此金給某營某事某以口舌往事幸濟而金
寔未動故櫃守之至今及驗之囊腐而封題宛然主
人曰若以口舌代金則此金若金也我烏得攘之請
中分之不可勞以十一復不可曰小人無福主人必
欲相勞苦則請日給良醞三升畢狗馬餘年足矣昌
笑而許之一人名某睡僕也見主歸無聊往上海兩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四

月遇王府裝花百餘艦無敢接賣者僕則具主人名
東迎之主艦者素聞睡名大喜曰即日發舟矣歸以
告睡睡曰遇難以來字荒圯卽器皿亦無一備奈
何僕曰某已於某家貸得銀若干第修屋宇備器用
以俟僕又遍走蘇常近縣賣花行家各帶貲本又往
迎花船至才三日而花價足矣客去後發花入利不
知其幾家乃漸復
邨老又曰淳安徐氏阿寄得李溫陵馮元岳諸公爲
之立傳而其名遂傳余媿不文不能爲二人傳聊識

其事如此

沁雪石

沁雪石原趙松雪家故物也松雪寶二石一名垂雲今
在松江某大家沁雪質純黑遇雨潤則白色隱起如雪
故名不知何時乃入吾常熟縣治後堂會縣尹某愛之
病命女巫治之錢昌時掌邑賦賦囑巫令稱石爲祟尹
命牽出之於是爲錢氏物石初無下盤或云在陳湖陸
氏錢往求諸陸雅敬錢曰盤失久矣家有一石亦宜
盤不索值而歸之比載過湖索解而沈爲標識其處別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以巨索縻之出番視則又一石盤也探前石乃在旁水
深不可牽而止昌旣不得則與石俱臥門左一日晚石
之下端與所出盤頗相合蓋石有兩足一足方而巨當
其中旁一足三角而小所出盤二穴亦如之於是起而
合焉不差尺寸人以爲延津之合云

邨老曰石今在余從兄廷庸家王弇州先生有一事
極相類弇州有一銅水滴青綠翡翠商周間物也弇
州寶愛之獨少一蓋每以爲恨一日攜過青洋江命
童子就江取水悞墮下亟命泅水求之先得一蓋方

訝以為異再泐而水滴出是其蓋云石在吾族隆初家因家第

初歸于錢氏置之藏書樓前不久而樓火并石亦燼古愚附記

蔣知縣

蔣無礙亦邑人以進士知某縣致仕歸性強挺不信鬼神及陰陽禁忌一切鬼祟之事每方煞所向輒令改作不顧家亦竟無他虞至年踰七十有弟住青思巷兩家相隔醋庫橋天未明有事就商於弟過橋輒有七小兒攔道而言曰汝一生不吾信今竟何如言迄不見未幾得疾卒無礙善醫有女嫁錢世芳一日女病驚舟迎其

慈蘭叢談

卷四

六

父以夜至服之而未藥也出臥前堂夏月蔽以紗帷月色正明未睡間有女子入自中門須臾至榻前久立不去詰之不應熟視之似遍身血汗者因詰之曰汝冤鬼耶吾女殺汝耶果然明當不藥而去矣言已遂無所視明日擁篲童子至叩之具言數日前虐殺一婢如其狀乃托以他故歸女竟卒

拾錢

邑人連抑武先生名鑠安陸知縣所記拾錢事甚奇因錄之嘉靖戊子歲將赴南都邑人趙良同章安肅名陳心椿

陳信可名諫早赴某廟問卜趙良前蹴一物錚然北城疾

引手捫之得一囊錢數之二十一文咸曰此青錢中選

徵也吾輩謹識之是歲吾邑趙德光名承中第二十一

名後一科辛卯章宗肅中亦二十一名又一科為甲午

陳信可中亦二十一名後四科心椿子廷裸名中亦二

十一名夫拾錢偶然耳若無足為據者而四人分中四

科其名次俱符錢數又若益齋則寓光於姓而兩亭則

先兆於父詎不異哉

邨老曰余嘗攻之邑乘諸公所中名次與科分俱無

慈蘭叢談

卷四

七

差獨廷裸陳先生名亦同二十一然是丙午非丁酉先大司空亦以是年中吾邑得雋者九人第二名為龍山查先生縣令書二匾懸於學官一曰八龍齊奮一曰單鳳高飛其謂單鳳者意指查也而次年捷南官者唯先大司空一人蓋司空別號鳳竹竟成單鳳之識云

湖南丁

邑湖南丁氏有名霖者家富而恠族子主政南湖先生名奉字時在庠名甚譎而貧霖不少恤既而南湖中鄉

舉報捷者夜至霖未及知內子以其平日之故試遣僕借鸞酒以觀其意僕既叩門而人問知爲南房借物厲聲叱曰中夜叩門何不達也且秀才家夜需此物不貧何待僕且下階乃噉語曰正爲秀才家貧無以勞報捷人耳霖聞之不覺離坐起挽手曰果然乎何不早言敕家人速付去勿遲人傳以爲笑

邨老曰此與無錫華解元事極相類解元名鑰隱屏習業人罕知者又不善治生產以故家落而官逋甚多其伯某家巨富而不仁與鑰居鄰比鑰謀廢其居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八

以完官逋伯不欲及售之他人則又多方沮之會科舉將就京兆試則以所居質少資斧不可又使人以官逋掣之不聽去期迫矣詣諸族衆請解以前後堂廳折券與之期科舉後卽日拆卸方許之既終試報捷之日集二百許人約曰無捷耗卽行動手旁午忽有騎自南馳至問之曰報解元捷也伯聞之惶恐既不可徒回則命二百許人令拔鑰居庭草飭墻壁戶牖躬自來督早至暮回凡又二日煥然一新嗚呼小人之無恥類如此我徐亦有一事相類聞有記之者

姑秘之以存雅道

學前程

嘉靖十九年吾邑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卽昏不省人事次日天明始甦詢其所以曰我隨門神併各處土祇散疫某家因孝疫不及某某家行善亦減數至兇惡者多及之數亦不等奚浦錢氏乃至四十二人後一一如其言

邨老曰夷堅志敘錢唐田汝成作也其言曰治亂之局不握于人則握于天天有常運人有常經天亂其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九

運則善惡倒植人亂其經則賞罰無章天亂則人治之於是乎爵于朝僇于市播于大誥而鑄于刑書人亂則天治之於是乎翼于無形呵于無聲錫奪其基貨而延縮其壽天是惟天人交輔以持世故彝倫所以長存而乾坤所以不毀也人之爲治也顯而易見天之爲治也幽而難明略其易見而表其難明此夷堅志之所以作也余每喜誦之故以下二則俱錄善惡報應不爽者雖吉士不必以是勵行而凶人庶幾少有悛心且用以自警焉第邨老見聞不能出里閭

故僅僅識其邑事不能廣及

莫城李

邑西南數里有地名莫城相傳為莫耶鑄劍之所天順間有李某者為人無賴起滅詞訟飛詭錢糧陰毒禍物一方苦之生一子名毓穎秀警敏年二十卽中鄉試新其門扁曰英俊衆嫉之祝曰人家小鳥入門便當禳怪今鷹隼進門怪何可禳也俄復中會試衆憤愈甚斫竹銳其末舉以戳天曰天乎無眼長惡固如是耶又踰年選授行人出使父親往迎之及臨清聞其子死於灣因

花蘭叢談 卷四

十一

驚悸得疾數日亦死於是兩喪無力歸僕人竟從火化歸其骨此方之民於是舉手籲天曰天自具眼第我輩自急性耳其戳天者為素食三年以識過

趙錦

錦亦邑人事母素悖母不堪其虐自言欲覓死以禍之錦不為意於是母倩人市一棺停所居樓多買紙錢布棺外及樓之四角乃縱火自納於棺并其家燼焉鄰居共忿讎而訴之官擬重辟繫獄越四年讞獄使者至以為疑將出之不果而旋以病死出其屍棺殮寄東寺浮

層下棺甫至忽大雷雨震擊其所眾往視之雷斧從錦棺入洞厥胸焉夫錦以悖逆不良死若足以示懲矣乃復霆擊于既死如服上刑天之誅不孝一何嚴哉

桑先生

先生名琳邑人忘其字號鶴溪憚民先生父也性恬澹讀書好古耽吟咏蚤歲喪偶不復娶寒燈冷榻凝然獨坐結廬虞山下山光湖色日映几席開視其中葦蘆茶鼎蒲團塵尾種種瀟灑有客過從則打漁鼓吹紫竹笑語相應出入於青松白石間大都白玉蟾之流也

花蘭叢談 卷四

十一

孫先生

先生名七字齊之邑人年十三游膠庠才華煜煜皇甫汙兄弟黃省曾父子俱折行輩為交迨長益好游賢豪間才名益籍甚經術騷賦家靡不願交齊之任俠結客尊酒論文坐中常滿然力不能給先世所蓄古器龜鼎名賢書畫時入質庫以佐酒資居恒有郊島之歎然不游大人以自潤與蜀人張佳胤相得驩甚張鎮浙念公貧欲得一過為重客齊之僅一往絕無所關說有茶癖又有潔癖孫氏又有名柚者亦有才情常取司馬長卿

以琴心挑文君事作傳奇名琴心記亦俊逸可喜

邨老曰余不及見桑先生然故老談潛德必首先生

余聞之不勝景星卿雲之思若孫先生則與先君子

交特厚余猶得時時侍杯茗先生風流雅致裘帽翩

翩望而知非塵寰中人性喜奕品不甚高然黏子輒

竟日不厭勝負兩忘嘗與余明之明德從伯賭勝從

伯出一文待詔書扇先生一古鏡價可十倍扇及局

竟從伯負矣迺先取扇袖之次又袖鏡握數子撒以

亂局而大呼曰余勝矣余勝矣先生但笑不言旁觀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三

者曰公寔勝奈何任其攫取先生笑曰彼既欲之第

不言耳言則脫贈之耳何以爽為且吾媿其出袖之

非情也人服其雅度一日與友人對坐日晚矣尚未

炊厨人以無米告先生夷然曰尚早俄一童子攜一

壺榼至則其戚以扁食餉也先生欣然啟榼與友人

分噉之曰人生饑飽亦自有數適若戚戚此物亦當

至但覺亂人思無益耳有貧族就先生貸銀三錢探

之室中無有則解其所衣紬衫與之曰姑質之其人

未即取則又曰衫實做質恐不登售之可也余內伯

張幼子初名獻作快士賦以自擬先生以書規之累

數百言大要言君日磬折土牛傍嗅大人鞞鼻吾見

刺促勞苦未見其快也此書余好誦之今不載集中

乃知先生著作散佚者多矣袖其從子也與余善性

龐豪不修曲謹喜飲喜構蒲居藤溪蕭然一室無僮

右儲而好客不衰其所著琴心記極有佳句第頭腦

太亂脚色大多大傷體裁不便於登場曲亦時有未

叶以故反不若梁長名辰魚浣沙之傳然較之宣城

之嵌寶揀金臨川之字現句鬼則大有運庭矣每欲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三

取而改訂之有志焉而未逮也

管士恒

士恒邑人名一辛卯赴試南都於小教場關聖籤得

訣云前三三與後三三初不解後揭榜中第二蓋士恒

行三又中第二則前三三矣是年士恒三十四歲非後

三三平嘉靖癸卯沈子善就北試求前門關聖籤得報

云況有持謀天水翁初亦不解發解後始知主考為秦

鳴 秦姓屬天水郡副考為浦應麟房考為浦南金皆

水傍

邨老曰人世功名其年紀名數與考官姓字俱已前定彼非分妄觀者欲何為哉

程司空

吾邑程大司空名宗少時夢入一處有人道服拖帶而坐旁夾侍兩童子司空前拜其人手挽之曰子吾鄉人吾子先輩異日當相見於此覺而識之後歷官總憲距夢時越四十餘年矣巡邊至邨延過范文正公祠入謁之見文正像設道服拖帶兩童子夾侍宛然夢中所見公為詩以紀其事

花崗叢談 卷四

湯廉憲

廉憲名繼文號守齋亦邑人為書生時夢已門首一坊牌扁曰扶輿清淑謂是吉兆已而膺鄉薦登甲科擢武選主事以為夢有徵矣後三十餘載歷職湖廣廉使以事抵衡州衙門前乃有大坊牌題扶輿清淑四字一如夢中為之嘖然居二日而疾作不數日卒

邨老曰吾聞王文成年十五時嘗夢游南寧拜伏波廟作詩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鬣毛幡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詩尚不磨磨而識之及後擒展

濠丙戌奉命平田州駐南寧五月始得拜伏波祠下宛如夢中因識以詩曰四十年前夢裏詩此行天定豈人為南征敢荷風雲陣所遇須同時兩師尚喜遠人知向望却憐無術救瘡痍從來勝算歸廊廟恥說干戈定四夷

王參政

王銘庵名元勳三子其伯與季均與仲不睦即塾師亦不相往來一日伯家失盜越仲居而又劫其季既以為疑而仲家數年前延一浙師兼善醫從一僕名某至

花崗叢談 卷四

是盜遺藥一囊比劫而出自數其類則聞有塾師僕名於是信以為其人盜魁也行文所在逮其人來官為嚴訊遂自誣服叩其黨與則曰烏合不能有所指也眾皆疑其誣而卒不可辨未踰月則有江北盜事發供稱前月劫常熟王參政家見在某物某物皆其家得也執事者行文來取人領贓於是始知其受誣銘庵乃親詣府獄泣請之歸禮之踰月贈以百金而去

邨老曰若元勳先生者可謂不遠之復矣嘗聞嘉靖某年邑庫中亦嘗失銀主者急欲得摘姦伏名不為

廣詢遽以一錢姓者當之錢膏梁子也不勝刑誣服家賠銀四百兩充鐵嶺衛鎔鐵錮其手索而去竟死于道居半歲盜庫者置房畜妾偏愛爲其妻抱訴方知其誣主者尚未遷轉略不爲悔但曰余當時亦無私夫治民折獄必公必明明以成其公不緣諸明而徒委諸公則土木偶人皆可以臨民乎元勳尚有贈金何兢報仇事甚奇載邑乘

周奉常

奉常亦邑人本姓馬名紹榮字宗勉邑大姓周氏佃夫也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六

周氏夜夢有龍繞其庭柱明日宗勉從其父來輪租則循柱左右以嬉周憶夢異之視其貌甚娟秀試從其父索伴諸子讀父欣然從焉性極穎敏且善書周遂列之子行年二十中天順壬午科鄉試將北上周出一囊授之曰此直若干金勿輕售啟之乃古墨一挺重二斤魚紋鱗皴真奇物也既而下第然每試輒攜入行箚中迨成化初復下第朝廷忽有選人修英廟實錄命劉文安公名主其事於是黃緣求進者甚衆皆不能得宗勉願無媒則試以墨爲贊文安見之大喜首以應命與周浩

李應禎等同入中書不解其故久之文安語宗勉曰余先君寶墨二笏一失在江南久矣乃今從子得之子與墨其各有遺乎紹榮始知其故復與永嘉姜立綱俱以書名官至太常少卿

王主事

主事亦邑人名良翰致政家居有南門王某者寢疾已踰年矣一日昏曠中見二人自外入至榻前出懷中牒示之曰官要汝索視之則首一名王良翰也次卽南門王某又某人不識俄頃甦爲家人道其事分必死家人慰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七

之曰夢何足據王曰試探主事何如時良翰以同年某來邑牽舟往拜已解維矣探者以復王王稍安居半日許則聞路人譁曰王主事與某僉事相遇啜茶間卒中風而踣不復語今昇輜歸矣頃又譁傳曰王主事死矣王某亦於是夜死

邨老曰余有一夢甚奇亦甚類邑人呂方平名遠者方伯復庵公名之耳孫其姊或余室善書刻素遊大人門並無疾患余忽夜夢有兩青衣來傳命曰王召似在大江之濱卽有一舟至青衣推余登舟語舟子曰

速發復耳語余曰勿懾慎毋開眼開則舟且覆舟隘極僅可容身余守其戒閉目端坐但聞耳邊漣漣聲頃之舟子呼曰至矣可張目登岸旋覺此身已在岸兩青衣笑迎曰幸甚守吾戒倘不謹一濡足便沈溺矣余隨之往則見前有大殿端嚴如王者居余與青衣屏息俟於庭聞殿上鐘聲青衣曰可升殿矣復指引從東廊逶迤而上其南面坐者儼然王者威儀也前一道士伏而奏章須臾道士起偃而立余乃前跪王者若有言然不聞其何語道士諾之引余手從西

花簞閣叢談 卷四

十六

廊下余私詰道士此何意道士曰命導汝從此出但前尚有官司利害勿高聲勿嬉笑旋至一衙門侍衛甚衆道士曰此勾攝所也頃聞內傳呼曰榜出矣則見曳出黃布長可十丈許書有一二百許人名第一名則上字朦朧不能辨下一遠字第二名王吉下註云俱北門人道士促余曰去去此是汝歸路矣乃是一大衙門前臨官道門基甚峻下瞰可三十餘丈回顧道士已不見矣方傍徨無計則見前青衣在下呼曰汝但躍而下吾當接汝余一躍已在其肩乃度余

得石橋前指一大宅曰此非汝家乎余遂覺時天啟改元十一月之朔夜也遍身汗浹透茵席然不解其故晨起與老妻呂氏言之呂氏愕然曰吾弟名遠且居北門黃布所書得無是乎余笑曰夢何足憑且又朦朧一字知爲阿誰妾終介介則走一人入城省之得方平手報曰邇來幸甚無恙居數日其家遣蒼頭具舟來邀余則方平病亟矣十四日至其家方平已不能言諸來訪者甚衆余遍問識有王吉姓名人否至一友曰此吾家擔水人也何以問及余不言其故

花簞閣叢談 卷四

十九

第問其人無恙乎則曰無恙余終以夢爲疑至十五日午後其友復來省匆遽言曰異哉公昨問王吉夜來腹脹死矣余吐舌不能收始言夢中所見促其家治後事五鼓而方平卒吉主人亦居北門嗚呼孰謂鬼神幽遠哉

王石溪

石溪名舜淵字以工部主政管稅寧藩之變太監畢真鎮杭聚餉造兵逆謀頗著杭人憂之直指張縉雖每事先機察覺然膽力稍薄以石溪有謀勇深倚仗之若左右

手一日真設宴請二公情頗叵測張欲勿往石溪曰此正機會不可失命土兵及市人百餘徒手以從真見徒兵且少不虞也及門則衷甲而露刃者且千餘人羅布門左右石溪笑謂真曰太監設此將為寧藩備乎真倉卒應曰然然則當設城上耳真未及對石溪揮手曰老公命汝輩且往城上徒兵復擠之立解真出不意唯變色無如之何既中酒石溪目張曰公有事盍先行張遽起去石溪連呼大觥與真痛飲既酣乃左手把真袂右手拔其刀戲舞而出其惡黨瞪目聳息不敢動真氣大

花當閣叢談 卷四

索

陸海觀

吳閩人陸海觀名南有詩文名陸吏部水村之被逮也南弔以詩曰子規啼罷鷓鴣啼何事先生不見機雲夢已收韓信去鱸魚正待季鷹歸功名自此分成敗史筆憑誰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自爭飛最為人傳誦會試不第歸至某闕主政索船稅南遺之詩曰獻策金門惜未收歸心日夜水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不道君王也稅愁主政得詩追而禮之贈遺甚厚其號海

觀也壯年緣夢而得晚而分教青田廨後有門扇鏽久矣相傳不利於開南至必欲開既破門入則有小石牌願臥叢菁中拂視之則海觀二字也居數日得疾卒

喬尚書

白巖尚書名守當武廟南巡為南京兵部尚書嬖臣彬怙寵漸謀不軌嘗假旨索九關匙鑰京師惶懼然憚公不敢發也一日忽語公曰我北人素閑武藝計南人柔脆必不敢當公曰不然吾所練兵技勇多踰北人江固不信求較技公許之陰收部內武勇絕倫者若干人戒曰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任彼呼一人則某人應次又呼則某某應不必真其人也明日臨演武場以兵冊授彬曰任汝呼之彬呼一人出黑而矮邊軍無不掩口彬呼一軍出則長且大可信南兵咆哮之狀似可平吞活剝者交甫合南兵忽上稟曰軍中無戲倘有不測當奈何彬大聲曰兩無所坐乃舉鎗相併不數合邊軍被截喉而死彬色變故佯笑曰此人鎗非所長用違其長故至此又各呼一人出彬令手搏數合後復為南兵擠倒彬氣索白巖手卮酒進曰且飲酒自是彬謀大沮

胡太守

可泉太守名續宗字孝思初蒞蘇郡惡僧特甚小犯輒得

重懲一日為諸生道故曰余有一友中鄉舉一日邀余

於途曰某寺僧吾德之期我他日過飯今適暇子能同

之乎於是又拉一友凡三人同往寺在城外二里許頗

荒寂僧迎之大喜治殺酒勸酬備至向晚友人飲興方

酣余二人不勝逃席歸及夜至二鼓友人負傷而叩余

門曰余逃生至此問其說曰余飲間偶游衍不覺入其

密室窺之有二婦人焉僧因是致疑迭勸子酒求歸不

可求止不可余覺其狀不善則慰之曰師毋疑我我終

不敗乃事僧不應強酒愈酷余無如之何則與更互痛

飲若飲水然愈飲愈醒彼六僧者以次潦倒或顛或臥

唯一老僧不飲醒然也睨其傍有鐵如意亟持之以盥

僧腦僧遂仆復亂擊數下踉蹌奔逸至此天既明余遂

同友人入訴之官遣人搜捕則諸僧尚不可起而老僧

者碎首死矣併得二婦人於是諸僧皆死杖下因曰此

輩無行大都如此余每見之輒思前事怒不可遏也

姜副使

夢賓名龍太倉人中鄉舉歲初場四鼓卷未完巡場御史

某褻衣至前曰何遲也使滿場人守爾姜忽厲聲曰干

汝何事御史怒榜之十命拽出揉其卷而投之地且曰

使來科便中亦快馬不可及矣出至外門府尹坐睡方

甦就而懇之尹遽起姜尾入則有一隸方為理其卷尹

取視其破卷冒舉手曰高中必矣今寫完命楷膽以入

其年遂得傳既而連中會試選為南御史有人以其事

語監場甚媿悔懇同道御史為解同道詣姜語次問曰

聞君在科場曾受辱然乎曰然讎之乎曰當時曲在我

何敢讎曰然則某道長是也入道許久不一投刺何謂

不讎姜乃曰非君幾重得罪即日與同道往謁某御史

留飯款曲歡然飯後同出復有他謁姜故遲其馬二御

史揖之前姜鞭馬輒先之顧而曰余今日得快馬及君

矣某御史有慚色

鶴獄

寧庶人寵鶴縣以銀牌標指揮千戶之號一日有鶴頸

縣指揮牌者飛出市里為民犬咋傷死庶人命府官置

詞送撫按令民償鶴指揮之命撫按不知所處批發所

屬皆辭不敢聞某縣令有能聲遂以委之明日以狀申
撫按批牘尾云鶴頸有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罪不在
人況指揮而名鶴非積於軍功以人而償畜無聞於憲
典合以鶴償償入獐犬正法撫按大喜以奏寧王王亦
詞塞

兩奇術

吾邑王大參即銘官某地時遇久旱祈禱不應或云木
商某有奇術則遣隸呼之其人曰爲民請命而倨召我
乎大參異其言乃具刺往其人始來問曰雨可得乎曰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可何時可得曰欲遲遲得欲速速得欲立致立致問所
需則請潔一室婦人首飾一具上下衣一襲設酒二席
多具紙筆朱墨餘非所需也陳旣訖隨作一符命一隸
曰往某方見年少婦人納符其懷彼當隨爾而至已而
果然婦人來裝以衣飾相對飲酒別無他少頃又作一
符曰雷至後必怒擊一人汝急以符壓其身須臾風雲
驟起雷電交作震死庭中一隸如法以符壓之大雨如
傾雲霧盈尺三時始霽死者隨亦得甦就室視之其人
則已遁去惟婦兀坐如痴喚之乃醒問前事不知也大

參常語人此爲月字法昔有人行之犯良家婦曾搆死
獄余欲從授其術懲是而止道士徐月林亦煉月字法
其作用殊不同

吾邑楊尖朱氏有女嫁無錫華氏華子旣娟秀朱媛亦
美麗咸謂佳偶然旣婚之後輒不相能寢則各被而覆
適或相值各回首不相矚也兩家父母憂之甚華門客
偶談次及蘇城某道士爲人所禱拜章事甚異華卽具
舟檝往延之旣至語之故道士曰無憂當令計日合耳
迺令絮一室距其家可二三里道士局其中三日而章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醮畢出語主人曰某日某時當合第不可多使人知至
時知者覘之生忽自書房束身入婦所婦見生來隨亦
起身相迎皆平日所未睹也生坐於床撫婦肩曰天寒
何不厚藉婦笑曰正欲觀茵褥見汝來未及耳自是遂
得請老或扣道士云北斗中有神專司人間情慾事余
曾遇異人傳其術

塾師相調 成化間事

無錫華氏延一浙師旣久相狎師極黠慧機警主人數
用語言設局械侮之輒不得勝偶月夜出游衆戲作假

官吏告許紛然乘間撻師十師雖恚然是杯酒間戲無可奈何第曰此須有報哄笑而散師後解館歸以事易名遂得聯中選入道差某省巡按距其時已數年矣華家居忽常州府承察院憲牌要無錫華某華數人解京口驛問衆皆驚駭莫測其故哭送就道至則御史坐舟中諸華伏船頭御史大聲叱曰汝輩在家豪橫有之乎衆不敢仰視亦不敢置對第低聲曰無有御史復曰華某會作假官某作假吏某為皂隸擅撻鄉民何曰無之衆復曰某等俱守法良民豈敢為此御史曰記得某

花營叢談

卷四

美

年月下撻塾師師曰此須有報乎衆方知是舊師故調之也跳起作浙語罵曰天殺的險怖我死御史笑曰無恐已遣牌本縣慰藉矣於是留款數日復迂道登堂拜其母鳴縣令顧視其家而別

王化

山東解元王化發解時年甚少不矜細行綢繆二娼遂不娶久之不為人齒乃挈二娼直抵杭州藉之為衣食杭劇郡也守日夜迎賓水次逮夜方歸有子年十七八日私出衙與娼狎夜必歸曰欲了師父課程耳化令且

帶題來為之代作居踰月師異其筆大進以呈諸守曰某且媿為師矣守索視之信呼面試之子既凡筆又荒落之久不能下一詞詰其來自勢不可隱具言之守乃逮化及二娼至異其狀叩以來歷化請屏人言曰某山東王化正德八年解元也守矍然罵曰畜生何至是則曰為昵二娼遂忘羞恥守乃立遞二娼去即日新其衣冠置之師席令誨其子不聽出入又一年赴會試得第選為御史巡鹽浙江每赴席當筵輒狎歌童或為按拍其不矜細行卒不改云

花營叢談

卷四

美

邨老曰此事今有傳奇但甚不足觀且以為郡人唐解元子畏事世遂不知有王化余得之運抑武先生所記當不謬

陸侍郎

松江陸儼山

名淵字子淵謚文裕

以禮侍致政歸買房一區拆歸

改造日往坐一大家之門以課工其家寡婦生一子延師讀書師數遇陸必拱揖既數遇謂其徒曰長者在門宜供一茶母不可曰貴要不可近也師再三強之不得已供一茶居數日工未訖也師又強其徒供一飯母愈

不可徒重違師意以私鑰置飯延陸喜從之飲爲盡
歡瞥見並廳一樓甚峻整請觀之樓寔美材陸心動與
門下客商之乃首以曖昧錢糧逮其子及叔致之於獄
脅取其樓母忿死子與叔皆庾死師以干連恚悔死明
年陸被病夢攝入一衙門殿上如王者左右廡列數司
引之入左司不受曰非吾事也引入右司主者亦下堂
來迎坐定曰君知此來乎樓主寔訟君須與三四人講
而前陸惶遽曰返若樓可乎主者笑曰其人死矣返之
何受且君此中已壞不可補也曰請緩期可乎主者曰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天

可期以某日當至此陸乃甦呼諸子前具語所見因悔
曰吾寔錯用心嗟何及也寢疾踰旬以所期之日卒
邨老曰鄙哉師之見也其言長者在門宜供一茶謂
一茶可以結長者之歡乎旣而請具飯謂一飯足以
果長者之腹乎彼徒見大冠如箕聲勢赫奕平日欲
一見不可得今旣見矣胡可失不致慙懣也其欲供
茶飯也豈爲主人地哉蓋曰我而識一侍郎尊官便
可以借光輝誇閭里對朋舊曰我曾陪陸侍郎宴飲
對妻孥曰我曾結陸侍郎交知甚至居間請託俱可

借陸侍郎名色以哄詐鄉愚孰意侍郎之眼常在烏
紗之上侍郎之飲食者不在茶飯而在腦髓也引狼
入室喪身亡家非自取而何智哉母氏之言貴要不
可近也雖然獨陸侍郎乎哉凡帶烏紗者方寸間俱
有五嶽彼其視富室若外府也視閭閻脂膏若盜肉
也爲獬豸爲土伯謂可子孫世世享無窮者封殖未
竟身入森羅譬之藏蜴囊虺以自毒害彼雖自以爲
智吾則謂愚不可及矣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邨老又曰陸文裕先生文章行誼朝野仰之如威鳳
祥麟爲章文懿公名門下士最器重不應有此余此
記亦得之連抑武手抄云
財必有主

陸文裕公有別宅素多怪異拋擲瓦礫奇聲異像人無
敢居賢亦不售有葛行人以使事歸謀置宅儼山謂曰
此有空居歸我少價餘俟官賞償足葛喜從之入居之
夕朦朧未睡間輒有聲至其寢榻前呼其名曰葛某汝
許何在使我久俟葛應曰有事來遲汝今何在曰在某
東偏某壁下葛識之明發使人穴其地得藏金數千怪

遂屏息 又一人辛勤力作積銀十錠埋之床下時出而玩弄之一夕夢有白衣人告曰若非吾主吾今辭汝歸某大家矣覺而索所埋銀無有也明日詣大家告主人問有無主人笑曰焉有是理入問其妾早起索鞋於床下乃得銀十錠不知所從來也主人異其事謂家人曰為我製十餅如每日給工匠點心樣密以匾銀釀其中賞其人冀少解其悶其人不知餅中固有銀也持之去道渴甚欲買一瓜而無錢則出餅易瓜噉之去賣瓜者亦復不知餅中有銀也計曰某大家匠人須此轉往

花蘭叢談 卷四

三

賣之當倍瓜價入門遇主人問所從得餅告之故主人固心知之與錢二十袖餅入銀宛在焉

邨老曰余讀安城劉調父名元卿賢奕編記一事云杜

陵韋元方外兄裴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卒

于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于隴右出關遠門數十

里抵偏店將憩逢武吏躍馬而來乃裴璞也驚喜拜

曰君去人間乃得武職耶何從吏之赴赴也裴曰吾

為陰官職轄武士故多武飾元方曰何官曰隴右三

川掠剩使職司人剩財而掠之韋曰何謂剩財裴曰

數外之財即謂之剩故掠之曰安知其剩而掠之裴曰人生一飲一酌無非前定況財寶乎陰司所籍其數有限獲而踰籍陰吏狀來乃掠之或令虛耗或罹橫事爾言訖不見余每見人得不意之財往往禍隨其後或病或訟必竭之而後已豈亦掠剩使者之故歟茲事有無姑不論獨掠剩使名號甚奇特為拈出

治姦御史

有御史受命出巡妻乃與近寺僧姦御史歸廉知之弗發也異日給其婦他出留一女童給使嚴訊之具得其

花蘭叢談 卷四

三

往來之實則磨金屑以踈婦歸令女童面質之婦辭寒

甘就死飲之而卒明日以暴疾聞殮屍盛飾于堂金銀

錦綺爛如也召其僧至曰吾鄉法用僧入殮於是悉令

其手料理入棺僧既去則禿其冠飾裸而入焉灰釘畢

即令人舁往其僧舍語之曰姑停頓家人至即載歸踰

月往取時已密遣人以刀割棺之四周矣於是舁棺者

審視曰棺有隙得無被盜乎以復御史御史疏聞於上

發棺則裸屍也闔寺僧伏法無脫者醜既不揚忿亦得

雪人皆服御史之智世廟時事也御史失其名或曰亦

邑人

王大痴

大痴名

姚三老者上元人貲甲間右常買別墅中

有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也一日大痴來遊酌池上酒

酣大痴曰公得此費直幾何曰千金大痴曰二十年前

老夫曾鴈咏於此主人告我費且萬金公何得之易也

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

曰公當效刻石平泉戒子孫異日無可奈何不宜賤售

邨老曰甚矣大痴之善詠諧也然寔足以警世聞類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川有姚尚書神道碑規制引鉅頗類顏魯公所書茅

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者欲割三分之一鏤墓表

畏州守難之懇祈百端州守曰姚尚書子孫微矣莫

有主者便割三分之二無不可侍郎喜過望或問守

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

守曰吾意欲使後人割侍郎之碑猶得中分耳

董大參

大參名楚人為蓬州守行時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

能諒一切生計不敢少覲第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後事

可為計也公曰唯既致政諸子問請於公曰往者兒請

為後事計者如何公曰吾聞之杉不如柏子曰今所具

者柏耶公莞爾曰吾茲載有柏子在種之可耳

孝丐

吳門有貴人月夜過橋聞其下有歌唱聲觀之則丐兒

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仍曼聲

歌唱以侑之貴人訝詰其故丐兒曰儂有母以儂養不

得歡聊歌唱以發其一粲耳貴人嗟嘆良久歸轉相傳

語稱異後時時偵之見其所以娛母不一自是諸貴人

花當閣叢談

卷四

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丐兒

福建士人

士人李姓忘其名赴會試道經衢州路傍店主姓翁者

夢土地與言明日李秀才來黃甲人也宜善待之詰朝

而士人至款之甚隆士人問故曰此中土地甚靈昨來

預報公此去當登第士人大喜夜思我去作官獨妻不

稱夫人且謀易之士人去土地復見夢主人曰上帝以

此人處心不善便欲易妻今不第矣士人下第歸復詣

主人具以寔告士人惆悵而歸

邨老曰余聞許知可應舉不第一夕夢白衣人曰汝無陰德所以不第可學醫吾助汝智慧知可如其言醫術果精病者不問貴賤診候與藥不受其直所活不可勝計復赴春闈復夢前白衣云施藥功大陳樓間處殿上呼臚喚六作五知可果以第六名登第因上一名不祿遂升第五其上姓陳下姓樓也 又唐

岳州刺史李倭興元中舉進士連不第次年有故人國子祭酒言與春官包結擬特拔之故事榜前一日例以名問執政初五更倭將候祭酒至門未開立馬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門首傍有一吏若外郡之公差坐於門側俄附倭耳曰某乃冥吏之送進士名者因出示倭無名垂泣曰苦心筆研二十餘年今復無成奈何曰君成名在一年之外今欲求之亦非難但於本祿耗半且多屯剝倭曰得名足矣客曰於此取同姓者去其名易君名可耳復授倭自注有李夷簡名欲指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祿重未易動也又其次有李温者名客曰可矣乃去温字注倭字客遂持去明日春官懷其榜將赴中書祭酒揖問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迫於權右難副

雅命祭酒曰平生交契今日絕矣春官遽曰見責如此寧得罪於權右耳請等榜指名填之祭酒見李夷簡便欲指去春官急曰此人宰相處分不可去他唯命聞至李温曰可矣及出榜倭名果在指處倭筮仕之後追救貶降不歇於道才得岳州刺史無幾卒

紀夢

連抑武先生手抄曰嘉靖辛酉七月甲寅之早約四更分夢中口誦王荆公儉字謎云兄弟四人兩人小兩人大人立三人坐家中縱有一二口便遇荒年也好過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五

誦之數過且稱其善不置傍一人曰某亦有一字謎君試猜之遂誦曰一小人六箇嘴一半橫一半豎一半在平地一半在深水予思之不能解其人曰此臨字也予因問平地深水之說曰卦名不曰地澤臨乎覺而味之真可與荆公儉字謎作對但不知作何解耳因詩以識之三商睡穩未曾醒過午頽然夢更清忽若有人臨字解儉謎端可敵王荆

邨老曰余聞之秦季公曰此甚不祥夢也國有喪官長聚哭曰哭臨抑武以辛酉得夢至次年壬戌而卒

夢神蓋示之先兆歟余讀西蜀趙長元名台脈望曰

事有前定之數人有前知之理凡已選所作所爲而

夜夢紛然重重見之此因也識神所爲也謂之夢凡

未來隔年隔月隔日之事而夜夢先兆後來一一應

驗此境也元神所爲也謂之照學人但養此能照之

本體久久徹天徹地光明遍照爲聖爲僊爲佛次之

爲賢爲真人爲菩薩所謂窮理盡性至命盡心知性

知天格物致知至誠盡知胥此也豈奇怪恢偉之事

耶今人如意之事則躍然喜不如意卽戚然悲皆謂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三

之日用不知斯言甚有理爲之紀數夢於後以見事

有前定云 淳熙中汪玉山起知貢舉將就道念一

布衣友以書約會于富陽蕭寺密語之曰程文冒子

中用三古字以爲驗玉山既知貢舉搜卷果有用三

古字者徑置前列及拆號非其友也數日友人來見

玉山怒責之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得就

試何敢泄漏未幾以古字得舉者來謁因問之對曰

某來就試假宿于富陽寺中與寺僧步廡下見一棺

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殞于此十年不葬是

夕夢女子謂某曰此去頭場冒子可用三古字必登

高科幸無忘朽骨遂用其言果叨前列玉山驚嘆蓋

蕭寺有停柩玉山與友約於柩榜見夢女子卽柩中

物也 謝良佐上蔡人初及第時歲前夢入內廷不

見神宗而太子泣及釋褐時上晏駕哲宗卽位嘗云

如此等事直不把來草草看却萬事真寔有命人力

計較不得 廖德明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懷刺候

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乃宣教郎廖某遂覺後

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三

止此不欲行親友相勉爲質之文公文公因指案上

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劍不能爲琴故

其成毀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固有朝爲跽而

暮爲舜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

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德

明官至正郎 曾崇範妻某氏凡許嫁其夫輒死一

夕夢曰田頭有鹿跡田尾有日灸乃汝夫也後嫁崇

範始悟

魏劍

荊州府推官魏劍廣東人常往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晚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之應得其力遲明偵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謁款甚勤因留宿焉執手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日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數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之極上帝已盡削其應有爵秩并年壽亦不永矣惜哉少卿深用歎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等陞戶部主事繼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一年遽卒于京邸家亦凋落

孫少宰

孫少宰名繼字以德甲戌赴南宮試夜夢臥庭中天上

星隕如雨盡集其身果狀元及第

瞿學憲

瞿學憲名汝生時父文懿公夢人饋一大星故字曰星

卿

王爾元

王爾元名世辛丑春試余適在京二月二十五日往訪

於邸中爾元飲余酒談次見其慘然不樂詰其故爾元曰弟此番又絕望矣昨夢有人明謂余曰君不中矣詰其長洲所中何人曰止夏十九一人耳余曰有是人乎爾元曰同儕有夏曙寔然行七非十九余曰不然他人中胡得報君當是夢神廋詞戲君耳君必中二百十九名爾元曰請問其說余曰進士三百名則第十九名爲上十九一百十九爲中十九二百十九非下十九乎當是上下之下非夏商之夏來朝放榜果中二百十九名

三張

花當閣叢談 卷四

三張吳人也長伯起名

伯起名燕

及八法以文徵仲

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恒

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

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

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

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

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

季叔

古詩文辭

出乃兼有之每伯起

及八法以文徵仲

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迓把臂促膝盡爾汝之分且恒

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

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新聲天

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

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

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

不入公府雖兩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旌日及門
去未嘗以一刻報也吳人以此重之王弇州常稱伯起
才無所不際騁其靡麗可以蹈籍六季而鼓吹三都騁
其辨可以走儀秦役犀首騁其弔詭可以與莊列鄒慎
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烟花蓋實錄云
伯起善度曲自晨至夕日鳴鳴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
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
記父中郎子趙氏觀者填門夷然不屑意也 幼于少
於兄伯起七歲白皙娟好每出市人連袂瞻盼屬之曰

花當閣叢談 卷四

早

誰家璧兒十七以詩贊見文待詔待詔方與其客陸禮
部名師飲輟食而讀謂禮部曰吾與若俱不及也輒延
入觴之陸君遂折行與幼于稱詩若皇甫按察名彭處
士名黃處士水名姬劉按察名鳳尤相得唱酬無虛夕尋游
太學兩司成引以為上客不敢抗師禮然每試輒蹶因
弟叔貽之天遂厭棄盡謝其故冠裳幅巾短褐輕舸筍
輿縱遊吳越諸名勝建牙握節之使邦君大夫與搢紳
逢掖之賢豪長者耳幼于名無不延頤願結幼于有所
造請坐未定輒命酒酒至則賦賦罷則談談劇則卜夜

稍不跡方以內黛粉蛾螻肩隨之矣蓋咸以何點擬幼
于幼于又自謂通隱也築室石湖塢中貌點兄弟像而
祠之性好客擊鯨飲醇之懽亡虛日以故環所居顧家
橋里巷車騎冠蓋委積前後不絕守令傾耳而待幼于
所關說無不唯命人亦以是病之兄弟所 重於二千
石然與伯起性行絕不同伯起常曰余視幼于分雖兄
而寔不逮弟余土木形骸而幼于美如冠玉余拙於言
詞而幼于口若決溜余通歲出外不一兩日而幼于通
歲里居不一兩日余視公府若羊腸而幼于狎若

花當閣叢談 卷四

早

卽此而兩公之品較然矣晚節益弔詭自放榜其門曰
仙人容易見逸士最難尋邵直指梅墩名陸行部至贈以
一扁後以壤曲水園故幾至追奪况某某居間免未六
十介弇州作生誌自以為曠達冠赤色幘服方袖袍腰
有大經復取門聯仙人二語書兩垂帶而題其後經曰
寬博家有蒼頭曰阿玩年四十餘矣虬髯蝟髮忽令改
裝岐其髻而曲盤之作兩了出則令持一鋪隨後學伯
倫死便埋我又一老醜婦年六十餘亦以自隨謁客投
刺則用之語人曰此吾家媪童也或時憑其肩或挽其

頸連袂，跣歌於五父之衢。故每出則觀者如堵，亦有隨其所至而踵之者。拍手笑，噱填街塞巷，了無忤色。嘗作一面具，狎若鬼客，有謁之者，語稍不當，意寒暄未竟，輒入內，着面具，手兩木斧，跳舞而出。取胡床對客坐，須臾脫去，復與理前說，笑談自若。又不當意，復起入內，如前裝出，俟其去乃已。里有醫張濂水，名馬天池，名應亦玩世不恭士也。與幼于競為迂誕。一日，幼于造張，搗牲醴庶羞而往，張曰：「烏用此為？」幼子曰：「莫若耳與其死而莫若吾與若俱不知為何人，不如生而莫若猶得具。」

花蘭叢談 卷四

聖

賓主也。於是延張南嚮坐而已。北嚮立拈香拜起，畢奠酒三讀祭文，號哭我老友三涕泗被面，又拜起焚帛畢，大聲挽歌，礎露而出。主賓不交一言。明日張奠幼于亦如之。張又作一柙置書室中，夜則臥其內。語家人曰：「瞑則加以灰釘馬，尤誕妄。」一日巾衫僕從肩輿赴病者之請，比歸至中途，見有羣丐方聚元妙觀山門飲馬，遽下輿攬其食食之，撥其酒飲之。羣丐以馬相公也，欲起避。馬曰：「勿敗吾興，挽留之。」拇拳歡呼從者曰：「相公不雅馬，曰有是乎？」乃脫去巾衫，曼聲長引肴核，既盡始散去。觀

者千萬人，恬不為怪。幼于後竟不長死。叔貽少於幼于九歲，生而貌微，寢然穎敏，甚七歲聽歌者按節而句之，殊敏。又能為漁陽摻疾，徐輕重，靡不赴節。縱辯折客，客無敢抗。十三工屬文，十七為郡諸生。遂偕伯氏領鄉薦。一時才名籍傾吳中。三試春官，三不利。而其最後司試，得其文稱善，且見錄用，小不及格，罷歸而取其巾服及書筒焚之於庭。識者知匪吉兆，遂以其明年感末疾卒。僅二十三歲。叔貽始游伯仲間，習博士家言。伯仲皆善詩，則亦善詩。吹埤和篴，洋洋盈耳。有三張集，伯氏善

花蘭叢談 卷四

聖

書則亦善書。又時時作猗蘭藜葆怪石，出其表其為人。醞籍開敏，善談笑，多藝能，好潔復好整，常映日自照。去家十餘武，樊圃疏地，雜蒔花竹，築精舍讀書其中。即所謂曲水園也。佳客過從，竟日夕不厭。與客周旋，毋論賤貧，有所勾請立應。而所簡脫多達官富家子。邨老曰：「叔貽余內父也。伯起常謂余昔在甲子秋試時，余屢躓場屋，心頗厭倦。八月初八夜，臥號房，默禱曰：「此吾背城借一，時也。願得一夢決之。」尋夢偕叔貽入一公廨，虛無所視，但見堂上懸一神像，冠進賢冠，

緋袍懸牙牌而目微眇余與叔貽焚香拜之若人間
弔慰者然覺甚惡之既放榜愚兄弟兩人幸得同中
謂是夢不應矣及參見主司是年副考為孫淳齋名世
勞以疾卒子闡設其柩於至公堂之西余輩參正考

後京兆引入西堂則柩前懸一像緋袍目眇

儼然夢中所見也余與叔貽相顧訝之按孫世芳
宣府人其舅某因北虜入寇父母妻子家資罄於兵
火乃走京師謁孫孫不為禮令就食逆旅明日復謁
闈者不為通舅性悻直因數孫平昔負其家鞠撫恩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四

怒罵不已與之食不食四日立死於城墻下死之明
日孫見其形於沐盆中器物衣服悉顛倒擾亂不可
禁乃呼道士術遣之稍安靜二年餘孫之南京為副
考試官出張家灣復見其舅乃驚病臥舟中入南闈
竟死

二文

文壽承名彭待詔徵明子也少承家善正行書草書學素
師頗青於藍唯待詔亦自以為不及為南京國子博士
家貧俸薄無以自給每晨起輒書數紙令蒼頭奴出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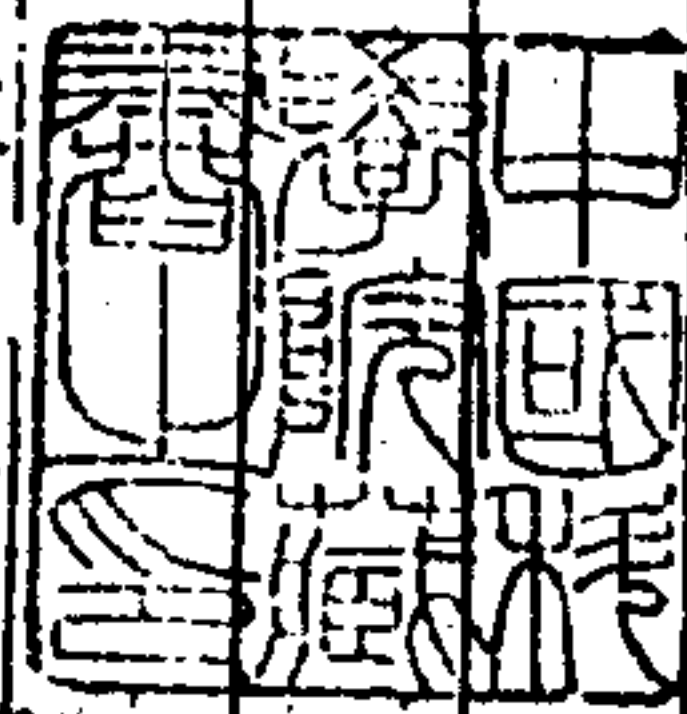
須臾而米鹽醯醢悉入矣日以為常弟休承名嘉彭之
介弟也生時待詔夢神人謂曰錫爾嘉兒故名休承有
印曰夢錫余以嘉名書不如兄畫得待詔一體王弁州
謂擬父則子視兄則弟

花當閣叢談卷四

花當閣叢談

卷四

墨



花當閣叢談卷五目錄

蔣御史

選宮女

呂秀才

李通判

楊知州

龍異

書乙未事

金潮

金憲副

顧尙書

焦布衣

趙處士

二丐

召覘

戚編修

于忠肅

花當閣叢談卷五目錄

馮副使

獅子

妖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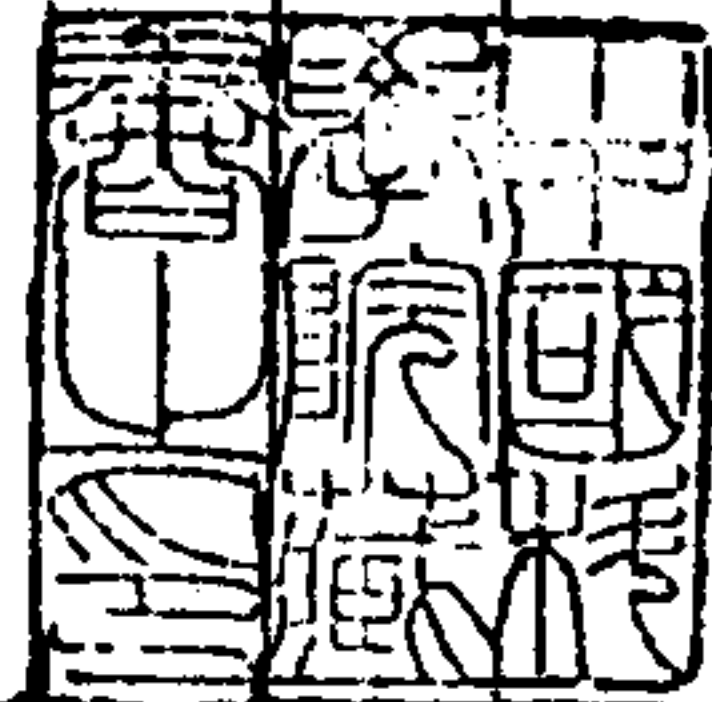
神仙太守

集福菴

陸遠

沈同和

書癸卯事



花當閣叢談卷五

蔣御史

蔣御史子脩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



方夜屬草燈下有鬼聲子脩自念此疏一上且獲奇禍

彼鳴者得非吾先靈覆念後嗣欲尼吾事乎因起視曰

倘是我先人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脩

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

亦均於不孝矣即死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

坐逮被杖創甚而卒天下傷之

花當閣叢談卷五

邨老曰此事見陸粲庚巳編今人訛傳為楊忠愍公

事非也或楊亦有此報未可知

邨老又曰常聞御史初自某縣令行取至輦下於時

一同取者凡十有七人悉集宗人府前候吏部投文其

中一人偶行遊廊下看諸國初板榜不覺入深比投

文則十六人者皆入而其人遲不及也入者各得授

科道其人獨沉困數月方得授某部主事眾共以命

數來慰其人亦自以為命也而安之未踰年劉瑾用

事弄權科道官交章論入瑾怒取旨俱被重罰或遷

或謫御史逕死杖下獨授主事者蒞官無險馴至高
品則一時之得失真同宋人之白犢哉

選宮女

天啟元年民間訛傳朝廷命內臣刷取各省女子充宮
娥一時民間爭相婚配各務苟合不問良賤唯以得夫
為幸有司知而不禁閱兩月始定先是民間有謠言云
萬歷四十九女子賤如狗神宗於四十八年已嘗天光
宗即位不踰月崩今上即位改元恰四十九年也追憶
隆慶二年曾有此偶賈田藝衡留青日札載此甚詳與
花當閣叢談卷五

今日光景前後若一因錄之

田藝衡曰隆慶二年正月元日大風走石飛沙天地
昏黑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
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
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秀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
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
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
惟恐天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于里鼎沸無間
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為大幸雖山谷村

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偶一大將官抵
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慌驚走日朝使太監至矣倉
忙激變幾至於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猶不能
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偽悔恨嗟嘆之聲
則又盈於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搖惑此甚可笑也
此風直播於江西閩廣極於邊海而止又何其遠也
一富家僱雇一錫工在家造鐵器至半夜有女不得
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急起急起可成親
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搓摩兩眼則堂前燈

花當閣叢談卷五

燭輝煌主翁之女已豔粧待聘矣大出不意又一家
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
門內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
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
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
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
曰奈何奈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為副室也
於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
入京於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民家母女二

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
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未嫁至此不
得已母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別而去此又大好笑事
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飢頭風大小女兒嫁老公又
有人為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
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語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
丁丑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隸粗為
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
人家男女年十二三已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

花當閣叢談卷五

四

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吻合時吳
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
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嫦娥不嫁人又有人集
古句云翡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其君今
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綠陰余則改之曰白日荒張
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明日池
塘遍綠陰蓋與為風命令之象又為少女風自火出
故元曰先火而災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
眾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呂秀才

嘉靖二年邑庠生呂玉家五渠村一日入城值微雨其
家前庭有廢屋基忽雲中二舟各長丈餘墮廢基上行
舟人皆長二丈餘紅帽雜色襦袴手持篙往來行甚疾
玉家塾中書生十餘人悉驚趨視之舟人引手前掩書
生口一時口鼻皆黑噤不能語俄見舟中有一人擁衛
如尊官結束如居士與一僧同起居久之雲擁舟起而
呂氏有祖墓在牆外里許舟復墮其中舟既去書生日
鼻亦悉如故然越五日玉以暴疾死

花當閣叢談卷五

五

李通判

李通判名天順壬午舉人宅故多怪一日會客滿堂方
行酒忽眾客巾帽一時皆自脫上附梁棟左右飄蕩如
飛鳥時楊弘載知州亦在座拱手祝曰若何神也而以
冠裳為戲乎祝已巾帽仍復本人如故又一日邑人楊
潤雨中遣使至其家置傘於門外而言事於堂上語畢
出取傘則已失傘矣遍求之不得更歲餘其家一故櫃
封識已數年偶發之傘在焉然不能出斷其柄始能出
之

楊知州

楊東溪名景泰甲戌進士少為諸生嘗齋詔至福山巡司例有款贈銀五兩而同行者又二生則皆學中霸儒也盡取之止以款筵食品送楊公公不平其地濱江公獨步江于濯手口有恨詞而二人者徐躡聽之從後遽推楊公入水公兩手下拒入沙土中持一物起視之乃銀一錠也此銀久為波浪洗嚙光潤瑩白傳玩可愛稱之亦正五兩人其駭異

邨老曰余友袁都督名世忠身長八尺人以其長也且

花當閣叢談

卷五

六

多膂力號之曰托天家貧無行落拓好賭日寄食於人一富家子以白金六兩托完稅限竟持入賭場一擲而盡追比者急如火富家子亦遣人多方物色之袁既極乃解其所衣白袷就肆中沽酒飲極醉意欲雉死於邑西山之清風亭無人處甫出肆門搜於巷口見地中有一囊污溝中以足蹴之頗重拾取視之乃白金一錠持往秤之正得六兩旋用完稅後以武進士第二名官至都督僉事

龍異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龍見於邑之西北一白龍目如雙炬玉光閃爍前有二黑龍差小若前導者由大墅橋東入於海所經民居牛馬柱礎確磨之屬悉飛蕩空中行人舟楫俱掀至半空而墮墮下者自言如在夢中初不自知也有僧結一佛堂在水之南僧偶出雨霽僧歸而佛堂徙於水北壁落如故而封鑰宛然

書乙未事

延陵秦方伯名譽雲間喬憲長名懋太倉王尚書名世貞當

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時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七

而元美仲子士驥耀弟燈懋敬子一琦俱自負貴介又王能文章秦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目中無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好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時時投刺富人大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為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口咄咄曰爾為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

在得金姑為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常佩劍出入以為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蘇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為叛事聞巡撫朱鑑塘檄有司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為妖言然鞠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及秦大辟王成喬配已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為冤竟成疑獄久繫元美家有所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頤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猶寡人稱人曰卿等以為常然直戲耳士驢每攜忠酒樓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聞閩乍聞者輒亦曰彼且天子自為以是并為王罪至收之囹圄之中此其情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秦王等自恃高門大閥交遊匪類以至於此

花叢閣叢書

卷五

八

金潮

金潮者蘇市人也曾割股愈父疾久之父以他疾亡潮泣血廬墓三年已奉其母居吳市沽酒為業酒甚美豪稍羸則為賈睦州令其妻當釀以奉母妻性悍與姑不相中乃佯疾而委活事於姑姑亦畏婦悍不能辭也曰

花叢閣叢書

卷五

九

坐釀頭婦乃得與武康人私慮姑覺陰謀去其姑武康人曰某鄰有為子擇保母者曾托我若能計誘之即以輕舸送往可也婦許之武康人舟至婦使人給姑曰若子出賈某州有訟事被繫欲得母為解令我以舟來婦佯哭曰我年少有姿不應從男子行因出囊金一錠令姑速往姑心急其子輒下船榜人速發姑叩所往不應姑甚疑明抵一村家風景門戶頓殊吳中始知為婦所弄頓足叫號欲死舟師慰之曰某主翁不過欲屈媪作保母某家耳某家溫厚當不失所人生良難即死徒快逆婦腸耳媪感悟拭淚就某家撫二兒主母亦甚憐媪歲時衣食不乏且脫惡婦之手竟忘家矣媪既去居久之子客歸問母所在婦詬之曰好兒子娘向別人討耶子大號泣問諸鄰曰某日扁舟似從吳江路上去矣其子乃不解裝即從吳江至睦州佯作募緣道人徧諸村落經年不得號泣欲死夜夢有人語之曰若母在武康山中某家既寤即往行三日過一村見一媪就石搗衣疑其狀貌不覺心動諦視之則母也相持痛哭母語以故且曰婦在吾必不歸百年後累汝一盂麥飯南灑耳

予曰母但良食我至家處此婦即來載母耳至家畧不言故與婦語笑無間但托言有陰疾不內宿一日謂婦曰汝欲燒香天竺值我方暇過三日不得矣其妻歡然東裝明日攬衣下船居一日抵一山中妻始覺謂夫曰此豈天竺道耶夫給之曰此間道也已夫上岸謂妻曰我先起置葦疏岸上多惡少年勿得露面婦人許諾至主人門主人他出矣有郎弱冠少年謂之曰尊君所置老媪實下人母今病不能役願以少而美者易之少年欣然曰少而美者得就見乎潮曰可幸出我母於門以

花當閣叢談 卷五

十

便相易少年許之已至舟中攜婦到門婦見姑即長跪伏罪潮語之曰汝當留此善事後人少年亦見婦人顏態喜不自勝曰暫留若室以待嚴君命若先奉母歸可也潮乃攜母至家自恨出賈致母受辱絕足不出門朝夕上食甚謹踰旬月更娶一婦與姑甚相適

金憲副

濱崖先生名應龍郡人謝憲副歸閉門著述不通守相家居數年有司莫識其面久且忘其名姓郡守王道行至謁之三不與見再往必欲一見公曰是不可為泄柳矣

乃開戶入守守坐久主人不出問其故曰貸衣冠耳守大笑顧侍者解去己衣曰烏用冠服為哉憲副乃便服出與談竟日並不及私人兩賢之年近八十家壁立手不停揮日食惟糕一二片或腐湯一盞經月不知肉味與張伯起兄弟交寓兩家園亭或經年不歸以粗糲進則食之間盛饌則不嘗也臨沒語其子曰我平生雖貧未嘗輕貸人一金惟借張幼子名書一篋亟還之

花當閣叢談 卷五

十一

邨老曰余嘗於內伯兩張家得侍先生先生頎而哲布衣芒屨敝幘半油漬然望之若蒼松若翠竹凝然穆然飄飄塵墟外人也今之登進士冠側注而營營逐逐俯仰當世甘為夏畦而不報顏者豈心甘哉取物自潤遊乎其內若犬馬之仰沫不得不依人以自汗下金先生真威鳳祥麟無求無欲名可得聞人不可得而見者哉六十年來吾未見其儔矣

顧尚書

華玉尚書名璘吳縣人國初以匠作徵隸工部因占籍為上元人致中丞事家居無事縱遊山水於屋室後築息園內有載酒亭以待問字者東有小軒曰促膝諸故人

至解帶密室茗椀鱸香談農圃醫藥事恒移日晷久之
文譽籍甚四方士輻輳戶屢常滿不三日即張筵令教
坊樂工以箏簫佐觴高論雄辯音吐如鐘四筵驚聽莫
不豁然若披霧開雲每發一談樂聲中闕談竟樂輒復

作人以為風流豪也丁酉再起以副都御史撫湖廣行
部所至首試諸生時張公居正方年十四公擢之冠錫
以金帶曰若他日圍玉不止此第以我所服相贈見我
心耳又曰他日作相無富貴心無富貴氣則賢相矣仍
以白金數錠周其父曰善視此子已升工部尚書大學

花間叢談 卷五

三

士嵩素慕公設酒邀款陳席中堂自居北面左偏公竟
坐不請主人相對已行酒公持盃曰太寒更進酒公又
曰太熱主人執禮愈恭而公指顧揮霍自如居旬日嵩
復延公先於曲室小坐中懸一畫乃吳小山所圖唐人
月明千里公曰此贗筆也真蹟藏我鄉倪某侍賓問可
買否公曰倪甚峻嶒寧以珍玩媚貴人出登席優劇滿
庭盛粧以待公命從人勞金一錠即令麾之去曰此輩
喧聒可厭嵩父子大沮喪已談次嵩言姑蘇文徵仲往
自言未嘗一出河上及余過蘇特往造亦竟不報謁此

待他人則可待不肯則恐未安公曰此所以為文徵仲
若他人不謁而獨謁門下惡成其為徵仲嵩默然公素
落拓高視濶步遇時貴人傲然不屑意及遇素交後進
曲躬罄折無不得其歡心

焦布衣

焦白淮南人寓吳中倜儻有奇氣隱海上以詩自適家
貧甚採橡實自食有富家子以數幣求學詩白不受富
家子強投之候其去竟委之道上又有邵布衣亦淮南
人

花間叢談 卷五

三

趙處士

趙樞生字彥材郡人按察副使伯京先生子十歲即應
有司試文藻翩翩既而以諸生應都試見扞取士呵辱
諸生太息曰待士也賤若此吾寧被髮入山耳安能受
有司塗炭耶遂謝去博士家言曰嗒焉坐一室室無他
設僅一几一榻及黃庭榜嚴數卷而已終日閉戶不接
俗客惟支頤吟咏所衣布衾歲久敝則緝之不勝緝則
疊藥下垂蹙蹙草屨足趾時出外不顧也日不食肉亦
不用庖者支釜屋下躬取醬醯專厥手巧藥之析然果

腹窗前蓬蒿高丈餘不令人剪曰吾以當佳卉名草也
故人親戚有所稱貸傾囊相給了無吝惜當其匱乏無
以應客則慘慘不樂諸郎君識其意屢以阿堵續之公
旋手施與不為毫髮計留常嘆曰我日用僅亦仄十文
雖黃金高北斗何需哉惟是以拯危救殆亦一樂事也
有子宦光字凡夫

二丐

蔡乞兒丐燕市三十年垢面露體糟糠不厭忽得遺金
百兩懸書於市以訪失金者或認焉問其數不合拒之
花當閣叢談 卷五

有強欲奪者蔡曰吾頭可斷金不可得埋之越數月不
得主未嘗取視一日過橋有夫婦為伍伯所拘相號泣
詢之曰負富室子錢踰百鬻產鬻女猶未足今且詣官
蔡曰是固我熟識者吾為若居間乃走謂富人曰公生
計甚厚奈何侵窮民設二人遽朝露無論王法天道謂
何伊負百緡耳請寬其三十緡餘則我代償可也富人
諾之遂往埋所取償如數富人媿曰若行德而使我放
利何以戴目稱丈夫受其母錢五十金貸其息夫婦泣
謝去蔡問夫婦汝女鬻幾何曰五金如數贖其女以還

餘十五金市木棉與其儕均分身不多銖兩 又有焦
存兒民家女也生而瞽年十九主者棄之丐於市夜棲
鋪舍羣乞欲犯之以死拒曰薄命鄰死心不死也敢更
犯淫以辱父母耶中貴曾朝閱之擇一瞽兒配焉從夫
習唱齊丐於市踰年夫死中貴為葬之使再耦存兒痛
哭曰吾學夫唱以乞食忍以其唱其他人食乎竟不嫁
曾給之舍與一跛媪共居聞男子聲輒避匿終其身

召乩

召乩之術作者甚多然其傳授亦各不同余少時亦深
好之茅道人曾授一書大率用魁魁等七星作符焚之
爐中仙即隨運而至不至則書催符一紙焚於地上以
足踢之無不立降有所祈請隨問輒答然未有神於近
年所遇范陽生者陽生名復邵人自言文正公之裔為人
恂恂藹藹可愛亦能詩其術以煉乩為主香燭素供俱
不用止焚一符於乩端問者不用通其款曲向乩默禱
乩即自答雖其驗否未必然所問事百無一謬也應召
者多是唐李長吉詩嘯韻即成精思奇韻絕似長吉口
吻嚴道澈以長律謁之用先天元仙絃五韻手書而封

識至則置於爐旁詢曰大仙知所封者何事曰五十六
字詩也復詢曰既知為詩能步韻相答乎曰可運筆如
飛道澈忽自念曰落句舛韻不安默改二句作絃韻凡
已作過六句忽停筆曰舛韻果欠安余請先舛而後絃
其神異如此一友人問之曰公既為李先生其投濁諸
作尚記憶否何不傳播於世以示永永曰可筆不停運
凡三晝夜可得數百首每至天暝時輒云暫別明日早
來余所鈔者其散失之餘也全本在姪倩張 家又
有思字韻百首亦多奇句行走馬天廐逃出火龍鼻渾身

蘇蘭叢談 卷五

七

祝融一塊色金鞭挂却珊瑚鈎玉勒斜拖雲母石長嘶
高風天地老踏死平原翡翠草偶臥崑崙第一坡誤被
胡兒珠索倒夜光售與長安家八寶玲瓏驕日斜狂風
刮地連山暗不見疎林聽老鴉鄭公子美
人吹管行芙蓉笑開筭
尖玉吹破瀟湘一片竹鳳凰叫雲落綺筵月哭秋荒驚
鳥宿滿座桃花醉起舞踏破庭中象皮鼓簾櫳半月水
晶珠鮫綃帳底青珍苦君莫
醉君再莫醉前途恐睡我有
青鋒試與君教人鬼哭亂蒿墩白狼河水腸應斷青塚
魂銷幾度聞虞姬別
垓下歌垓城下九里山楚歌淒斷美人顏

奈何奈何天奈何半鈎月出紅銷羅悠悠魂魄歸何地
前路長亭芳草枯笑出提長劍步出門日色西行天昏
昏老鴉點枯樹明月挂疎村大嘯玉洞倒立山飛黃猿
流水響衣袂仙人對我言丈夫箇箇為青紫不向深閨
拭淚痕有人從湖中來攜數種蘭惟青者為最
絕於是諸葛混諸君各賦賀亦賦四章瀟湘一
片石不道于竿竹秋月碧如水浸出草頭玉 九畹香
飄月清容媚春風佳人休得佩碧透玉玲瓏 建水飛
蝴蝶湘山吳杜鵑芳神莫將笑清風香晚烟 一種君
山草持來上國香翠開朱樹月清襲綠紗窗古大
梁行鄴城

蘇蘭叢談 卷五

七

下漳水悠魏公子于金裘與月寒溝秋復秋東流不見
信陵君亂山啼鳥空林笑落日塵橫幾度春平康美
人歌巷
悠悠榆樹秋秋月上青樓門前車馬來少年下馬開
簾聽管絃輕將雲母屏生烟坐點梁州序一篇曲聲飄
入子規天味之未終春可憐滿斟楊柳醉娟娟洞房秋
水珊瑚船翠鎖琅玕眉黛妍桃花散處綠香筵君不見
古來傾國亡家者都入氤氳一種仙長夜
歎兔子長生雞
人死短檠無光綠窗裏霜風成羣走庭下頻頻扣門弄
空水夢清夢淺不知處巫峽瀟湘千萬里淚泊鴛鴦枕

上魂心碎靈犀向誰語綿綿此夜恨無期誰道時光疾

如駛玉兔秋江萬里芙蓉屋夜深逃出廣寒音韻韻銜

來宮裏香晶帶落杵頭玉罷織嫦娥心碎碌走向君

山化湘竹神州九點烟霧生太陰真人夜號哭長安走

馬誰家子驚塵踏向新豐裏曲江桃花醉落霞樂遊原

望漢劉家弘農甲第連雲起太尉文章空歲華東風掠

紫燕飛入昭陽殿傷心賦月團莫待羅衣換故故長安

二八女三三五五等芳去碧水灘頭多古墳金尊綠蟻

澆路人夕陽縮却枯松樹車馬東歸各自分答韓黃口

花當閣叢談卷五

飯不饑被衣知華美春風朝忽吹移我門前李高車苔

草痕幽居花鳥死忽沐冉東皇開窗誦書起長劍崑崙

一片月扶桑萬道光天中舞長河斫落星斗芒飛雲片

片解乾坤亦驚荒北邙山下野鬼鬧啾啾不敢啼高堂

崆峒何必能人倚羞殺莫邪爐內霜宿許黃金花下明

月綠一曲秋水美人竹愧死芙蓉淚眼銷夜深不敢清

江宿晚涼南林逗秋雨葉底咽高蟬輕羅撲螢火飛入

紅蓼天九疑扁舟西向九疑烟兩岸桃花泣杜鵑好似

武陵山裏去碧雲紅雨散瑤天眾云開大仙歸天作白

余且謔賦氤氳堆裏丹鳳闕虛無殿外白玉樓紅乳素

鸞鳴呦呦仙班風韻香霓旒丁丁瓊珮西池頭寒光奪

目姮娥羞粉黛雲英色自浮長河雪浪空中流太白真

人顏貌愁冰壺虛閣冷清秋瑤空飛花九月幽姑射山

梅飄飄點瀟洲銀屏風下粉繡毬藍田採得萬片耀飛

構拿將胎月作簾鉤 醇醴醞宴空篋梨花楊花瓊花

風颼颼羊脂象肚嫩且修龍肝鳳髓事事由交梨火棗

元圃求霜桔雪藕天池留黃金巨牟三唱酬鈞天律呂

聲悠悠侍女扇開龍燭休將軍鉞起錦袍收鶴翔鸞翻

花當閣叢談卷五

揮外游騎夫車使花下倚擁臂拍扇默然佇兩眸時當

去去問天候須臾辭駕登雲乘霧或攀虬歸宮歸洞或

登舟人問不知幾番滄海遷成邱聊吟章句樂聖舟柳

詩春色依依魂夢綠向人牽恨情難續可憐雙燕語東

風無奈飛花堤畔哭 開簾風雨淅銀燭中夜牽情樹

底綠千縈萬縷繫愁腸短嘆長吁夢中續 東風一夜

吹紅燭柳眼窺人淚珠綠幾番牽恨到章臺回首掩袖

眉翠蹙 湖上依稀春恨獨翠眉半鎖青雲綠幾回愁

緒泣東風偏惹玉孫游未足 玉門關外絲絲續音塵

隔斷天涯廣塞鴈銜將鏡裏霜愁心日向高樓哭 長
 條誰折春光綠美人睡起心思哭秋為關情感物華千
 迴萬轉絲絲續 一曲漁歌山水綠漁村處處春風熟
 牧童斜臥夕陽橫笛裏淒淒過南谷 春園晝暖聞書
 讀枝上啼鶯聲斷續閉門靜閉日無聞青草池塘牽夢
 足 似欲垂絲繫黃犢綠藏啼鳥春江曲日送征人揚
 子船天涯游子心難續 昨夜未央宮裏宿幾被飛絲
 驚夢熟試將蓮炬照青青長條已向他人束

花間集卷五

五

邨老曰常聞有召召者既降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
 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武英雄千古一人客曰公乃
 武安王耶復書曰諾客曰聞公之靈書不入吳何以
 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汗雨零青龍偃月血風腥曉
 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亡最有靈又有洞賓降壇者
 詩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為佳侶清風兩
 袖膽氣騰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瑤華醉斟玉髓乾
 坤收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天秋傲着殘棋山月起
 未書曰調踏莎行客請作西湖賦即運筆如飛筆不
 停綴有云攀碧落之兩峯臥白雲於三竺六橋水流

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按魚與俱鹿獨宿皆三字一韻客有戲之

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

書云聞苑蓬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

真消息碧漢青天月一輪客曰非藏何仙姑三字耶

復書曰然曰然客出一句曰日月為明分晝夜求之

屬對箕即應曰此拘於字難對聊對一句曰女生台

姓別陰陽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書曰仙

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妤自許逢周穆

按婉妤西王母名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鍊蒼蠅

花間集卷五

五

白壁未常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夫犬豕人又
 何孟春餘冬序錄云正德庚辰有方士者挾巫史之
 術遨遊江湖人扣以未然事輒召古名仙運乩賦詩
 以答隨所限韻敏若夙構是年秋至吳吳中諸生梁
 廷用往問答曰吾回道人也君乞白岩詩吾當邀李
 謫仙同賦用十六韻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
 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仙雄
 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霓虹望吞
 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

河通乳泉挂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
玉虛子凌風出沒游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
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
襟磔柯誰磨確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
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
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諱貽此公天然意趣自相合
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
拂雲看劍重會滄溟東王弇州史乘考誤云此方士
者王姓無錫人余猶及見之一禿叟老翁也呼百龍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三

可頃刻而就蓋借鬼僊售其術耳梁廷用後名宏字
裕夫亦余中表戚二人實相與謬爲之以欺白岩公
也若余所見范君則似實有一詩鬼應召者不然何
以得人意念間事且范君縱能詩諸作亦非其所辦

成編修

編修名
瀾餘姚人字文湍以編修服闋上東渡錢塘江風
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
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
無懼吾知之矣推窗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

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諭矣皆散公命舟
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
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
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
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邱文莊公夫人白
南海浮江而上過鄱陽湖夜夢達官呵擁入舟曰吾乃
翰林編修戚瀾也昔與邱先生同官義不容絕特報耳
三日後有風濤之險隻航片櫓無存可亟遷於岸夫人
驚覺如其言移止寺中未幾江中果有風濤衆舟盡溺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三

至京夫人白其事於文莊公公以聞於朝遣官諭祭文
莊又爲文祭之云於乎文湍剛勁之質豪放之氣高義
激切直上薄乎雲天巨眼空濶每下視乎塵世凡衆人
之嗜欲舉不足以動其中一時之交游少足以當其意
時發驚筵之辯臧否罔不稱情間若罵坐之狂毀譽皆
有所試醉言無異於醒面折不違於背僕也於君若有
宿契始落落以難合終惓惓而交勵奈何命與心違中
道而逝老我後死於十二禩孰知其冥之中猶有舊交
之誼老妻北來舟次江滢夢中彷彿如見報以風濤將

至預告以期始知趨避既而果然幸免顛躓於乎人傳
君之為神洩胥濤而享祀即今所遇而驗之無乃秉司
乎江湖之事由其生也不盡用於明時故其死也見錄
於上帝於乎友道之廢也久矣曰友曰朋如兄如弟指
金石以為盟刑鷄犬而設誓頭角稍殊情態頓異雲泥
隔則易交勢位判則相忌對面如九疑之峯跬步有千
丈之勢半臂纔分遇諸塗則掩面而過宿醒未醒踰其
闕則騰口以刺過門不入室反為操戈之舉落弄不援
手忍拋下石之計親於其身也逞恤况仇儷乎生為人

花蘭叢談 卷五

也尚然况下世乎於乎文湍生死無二心始終同一致
不忝為聰明正直之神真可謂英邁特傑之士緬想舊
游稠人廣會一飯百十鐘揮毫數千字故以平生之素
好用答故人之陰惠詩以寫不盡之情酒以侑有從之
淚具別帶以焚燎就宿草以湔醑靈神如在來鑒於是
不鄙世人之凡言特歆御醞之醇味詩曰幽顯殊途隔
死生九原猶有故人情曼卿真作芙蓉主太白常留翰
苑名念我冥冥來入夢哀君惻惻每吞聲朝回坐對黃
封酒悵歎雞壇有舊盟

于忠肅

忠肅公名為諸生時忽窗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
中即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身其人大驚悲
躍而去乃鬼也扇是蕉葉一片

邨老曰西樵野記言景泰間總兵石亨西征振旅而
旋舟次綏德河中天光已暝亨獨處舟中扣舷而歌
忽聞一女子泝流啼哭連呼救人者三亨命軍士亟
拯之視其容貌妍絕女泣曰妾姓桂芳華其名也初
許同里尹氏適來尹家衰替父母逼妾改醮妾苦不

花蘭叢談 卷五

從故捐生赴水亨詰之曰汝欲歸寧抑欲為我之副
室乎女曰歸寧非所願願為公相箕箒妾耳亨納之
裁剪補綴烹飪燔幕妙絕無伍亨甚愛幸凡相親愛
者輒令出見芳華亦無難色是年冬兵部尚書于公
謙至其第亨欲誇寵于公令芳華出見之華竟不出
亨命婢督行者相踵于道芳華竟不出于公辭歸亨
大怒拔劍欲斬之芳華走入壁中語曰邪不勝正理
固然也妾本非世人實一古桂久竊日月精華故成
人類耳今于公棟梁之材社稷之器安敢輕詣獨不

聞武三思愛妾不見狄梁公之事乎妾於此永別矣
言罷杳然王弇州以為此實武三思事傳會于公耳

馮副使

馮定郡人成化中以副使齎捧赴京朝罷還至宗人府
府中一井甚大定怒下馬趨至井傍顧瞰棋揖若有所
問答者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解帶置地滿身而入急
救之死矣

邨老曰此絕類李赤廁鬼事又平南人張輝廣西解
元景泰元年為香山教諭忽見官舍中有衣紅人出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五

而招之輝素有胆氣呵之走上蓮花峯而沒次日會
飲縣堂與縣爭坐交毆歸而投井死

獅子

張伯起內伯為余言嘉靖乙丑會試至京師一內相引
入蟲蟻房看獅子黃色酷似金毛狗尾端茸毛大如斗
豢之者夷人也名曰獅蠻所居之阱渾鐵作柱復以鐵
索二條絕其項左右鑱之內相命其放出則先將大鐵
椿長可六七尺圍徑尺末有二大圈以椿釘入地中止
餘二圈在上然後牽鐵索出扣於圈上兩獅蠻左右掣

之不令動內相曰取綵毬來一蠻取兩毬至以五色線

結成大如斗蠻先自戲舞獅見之伏地注目不動若欲

起而攫之者旋即擲與則以兩足捧之喜不可當玩弄

不置內相曰欲見其噉物乎則顧從者取一坐犬來犬

未至數十武即倉皇驚仆洩便俱下獅亦似有覺者掀

去毬作猙獰狀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簸簸震動蠻亦大

忙促來稟曰活生口不可至前恐觸其怒須速令人斃

犬及死犬至擲與獅舒前兩足擊之吹氣一口犬毛自

散落若秋風之捲敗葉犬亦軟如敗絮若無骨者伯起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五

訝問其故內相曰凡物見獅則骨先自酥故其食也亦

連骨而食虎則不然遇毛物必用舌舐去毛而後食食

亦去骨此獅之所以食虎豹而君百獸也余辛丑在京

亦曾入蟲蟻房時獅虎皆無唯一熊絕似焦色大尾犬

問其所食曰日供一羊或馬牛猪肉二三十斤問何以

無獅曰缺久矣自嘉靖至今無有貢者想伯起所見即

嘉靖時者也

蘇合香即獅子糞其筋為絃鼓之則眾絃皆絕其尾為拂子則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妖術

萬歷 年夏秋間吳中忽傳有妖狐能夜入人家迷
惑人至死又善淫人婦飛走變幻莫測其自來又有鐵
足蝴蝶黑夜飛來抓人遭之者遍體粉碎血淋漓無復
完膚於是晝夜鳴金擊竹喊聲逐趕無分鄉市貴賤遇
夜雖盛暑必瑾其戶牖不敢輕啟旋有賣符者買貼門
戶云可祛除由是深山窮谷門皆貼符聞世廟時曾有
此蓋妖人馬道士所為馬道士者愚民所稱馬祖師者
是也道士將謀不軌幻術惑眾其說特盛於蘇而湖州
士民尤深崇信田藝蘅曰馬道士之術雖仕宦大夫顯

花間叢談 卷五

五

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貴賤迥別或有
影帶貂璫幘頭紗帽紫蓋諸色種種奇怪者亦有帶平
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籍預定官爵大小高下
大率如所見之形羣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
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白巾為記先二日有鄔
彩者發其謀於主簿田本潤曰於知縣蔣弘德合謀緝
捕賊首蔣鵬將潮越城逸去集於烏鎮雙林燒劫民舍
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
蔡懋恩李敏督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

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
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
遺棄家產田地反為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其獲
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日禍變綿延有不可憂
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耶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
馬道人能剪紙為兵念咒即能布陣夜入人家男婦睡
時多為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
書符作籠籠籠籠四字雖邊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
人云亦被其擾也

花間叢談 卷五

五

神仙太守

華亭張太守東海名 人品詩字成化間一時之望致政
歸既早子皆成名無一事累心蘇州別駕周德中以為
神仙太守而張常制十絕以答之見其無仙并跋朱子
托名鄒訥為戲耳其詩曰歸休太守似神仙布被蒙頭
日夜眠却怪門前來熱客馬蹄踏破紫芝烟古今何處
有神仙鶴駕鸞驄總浪傳莫信空同鄒道士力圭刀口
亦徒然歐陽自號無仙子卓識真知冠古今弱水蓬萊
在何處愚夫白骨紫苔深又一長短句曰東海先生歸

也南安太守新除一挑行李兩船書被人笑道痴愚書也書寒不堪穿儼不堪煮收拾許多何用處况而今自髮蒼顏坐黃堂之署乘五馬之車那得工夫再看渠又將載到南安去古人糟粕誰味真朕枉說道黃卷中時與聖賢相對語

集福菴

蘇城集福菴在吳尚書名所居之北施知川名之西宏治中詔毀淫祠有司欲為尚書後園尚書曰僧菴吾世鄰也不忍其毀忍作吾園耶有司復欲為施公別業施

菴名菴談卷五

三

曰何不送原博尚書而送吾有司述尚書言施曰我獨不能為吳先生耶故諸淫祠毀而菴獨存嘉靖初又有詔毀伍太守名用價承佃矣毛貞甫名都御史亦價佃之一則曰近吾家也一則曰地舊吾家施也竟成訟奪且毛與伍新結姻婭時人追思往事因為謠曰昔日吳與施官送猶遜辭今日毛與伍訐告到官府

邨老曰郎仁寶七修類稿曰杭有棘卿夏某陰謀深險鄰有園池頗勝心竊欲之乃自撰文為碑中斷之密沉於池久之爭訴於官夏謂某年余家有碑記亭

館之勝中世荒蕪此碑已落於池中亦可驗也竭池得碑讀之儼然夏氏物也竟歸之鄰坐誣罔夫仁寶之意以棘卿為陰險極矣余則以為未甚也若吾鄉紗帽肯容鄰有園亭乎彼直計陷之攫取之耳烏用碑文亦烏用告訐哉

陸遠

萬歷壬午科南畿解元陸大成有疎族叔名遠者每對人名呼解元曰大成舍姪恐人不知其為解元叔耳王弇州先生戲之曰汝無名呼汝姪萬一汝姪亦呼汝遠

菴談卷五

三

家叔當何如聞者絕倒

邨老曰此等人在在不乏吾鄉有一周姓人始與某御史往來見人輒曰我御史如何云云人遂呼為周道長未幾御史卒則出入一給諫家見人則又曰我給諫如何云云人又稱為周掌科恬不知怪又聞浙有劉泰者與夏少卿名往來人有問其姓字者答曰夏少卿之好友同時有沈循與錢都憲名往來人詢其名曰錢都憲是我表兄都不言已之姓名有好事者為之詩曰沈循只說錢都憲劉泰常稱夏少卿不

知尊父為何物令子緣何沒姓名

沈同和

萬歷丙辰會試天下舉人大學士方從哲為總裁取中沈同和為會元第六名為趙鳴陽俱吳江人同和字知樂河南太素巡撫名季子也與余曾有杯酒交蓋裘馬自矜豪橫縱恣目不識丁人也余居海上三家郵聲聞既逸性又不喜談時事故至三月盡始知同和作會元不覺吐舌不能收曰有是哉天下有不識字會元乎歎後鄭五作宰相天下事可知矣然不知斯時臺省已交

花蘭叢談

卷五

三

章論劾矣并及總裁與房考韓都給事名光祐得旨覆試

同和終日不成一字竟至曳白法司鞫問始知同和與鳴陽係兒女親賄貼同號同和文鳴陽所作然文固佳非有賄買主司情弊復得旨同和充 衛軍鳴陽運

炭人皆快同和之摘發而深惜鳴陽之廢棄終身云

邨老曰余自丙子至今五十年來目擊科場之壞曰

甚一日善哉高禮部名柱之言曰我朝二百餘年公道

賴有科場一事自權相作俑公道悉壞勢之所極不

能亟反士子以僥倖為能主司以文場為市利在則

從利勢在則從勢錄其子以及人之子因其親以及

人之親遂至上下相同名義掃地雖明憲在前國法

在上而犯者接踵相繼致使富室有力者曳白可以

衣紫寒皎無援者倚馬不得登龍此忠臣義士所以

扼腕而不平也夫所謂權相者指江陵相公也而不

知作俑不自江陵也江陵特甚耳高廟時學士劉三

吾紀善白思蹈以物議而遭邊奔市然以多取南人

耳非狗權要行媚也至景皇帝七年丙子大學士陳

循王文以子瑛倫等不中直言考官劉儼忽畧之故

花蘭叢談

卷五

三

上命覆試以循文輔導有年特准其子明年會試天

順元年薛瑄主會試最號嚴整然有以俚語相戲者

所謂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沒主張問仁既已

無顏子告祭如何有太王皆指摘題目之誤也至謂

總兵令姪獨軒昂則指石亨從子俊後坐亨敗除名

及以怨謗劾於市弘治十二年己未李西涯名東陽程

篁墩名敏政主試篁墩所問策秘人罕知者其故所昵

門生徐經居平日得窺之泄之同年唐解元寅由是

舉答無遺寅在士見其矜得上第為省中所論經寅

俱充吏正德三年戊辰焦芳子黃中劉宇子仁俱以
逆瑾黨得第瑾敗二人爲民是科院瑣後瑾以片紙
書五十人姓名欲登第主司不敢拒唯唯而已瑾曰
先生輩忠奪賢者路耶即廣科額五十人皆上第辛
未新都相公名廷和子楊慎狀元及第嘉靖二十三年
甲辰少傅鑾二子汝儉汝孝俱登第有崔奇勳者汝
儉等師焦清汝儉端也俱得同中爲省中所參上下
其章令部院從公參看鑾具疏自理上怒曰二子縱
有軾轍之才豈可分明並用恣肆放肆其嚴究分別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三

情罪輕重及獄上上以跡弊明顯大壞祖宗取士之
制遂勅鑾儉孝奇勳清俱爲民副總裁江汝璧及前
鄉試主考秦鳴夏浦應麒雖阿取輔臣之子實非賄
故俱杖六十革職閑住不敘辛酉吳情主應天試情
無錫人邑之預薦者十有一人自是南人不主南試
著爲令萬歷元年癸酉少師張居正子嗣文中湖廣
式萬歷四年丙子大學士張居正次子嗣修中順天
式次輔呂調陽子興周中廣西式三輔張四維子嘉
徵中山西式楊大司馬成子大潤中應天式明年丁

丑會試嗣修興周復中式等廷試嗣修榜眼及第是
歲讀卷官初擬宋希堯第一而嗣修在二甲第二上
拆卷得之特擢嗣修榜眼且謂居正曰朕無以報先
生功當看先生子孫後始知慈壽及瑞保意也七年
己卯首輔居正子懋修中湖廣式明年庚辰懋修與
其兄敬修次輔四維子嘉徵復俱中式敬修即嗣廷
試賜懋修狀元蕭良有榜眼王廷謨探花及第懋修
有兄敬修良有有弟良譽廷謨有弟廷諭同榜進士
或曰首輔戲之也十年壬午新首輔少師四維子甲

花當閣叢談 卷五

三

徵中山西式第二太宰王國光子 亦中山西式
次輔太子太保申時行子用懋中順天式第六名次
子用嘉中浙江式時外議籍籍謂楚解元必居正子
會居正卒不果而復中少宰王象子之衡南京亦中
象子之鼎居正所幸也或曰居正婚也鼎習禮一時
同號禮記八人得中者六吾邑一人與焉於是南省
疏論居正前私其子嗣修懋修敬修登第而併及象
二子又論及監試主考等官有旨以居正象權奸俱
勒爲民而不究試事相傳懋修中狀元時傳臚之日

江陵自閭中歸方飲酒歡甚忽傳兵部送緊急塘報
開函內有簡云侍生公論拜賀老牛舐犢愛子誰無
野鳥為鸞欺君特甚蓋全用刺秦檜語及是科江陵
卒有人作詩曰狀元榜眼盡歸張豈是文星照楚鄉
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甲申御史丁此
呂道論高啟愚主應天已卯鄉試題舜亦以命禹為
阿附故太師張居正有勸進受禪之意為大不敬得
旨免究矣吏部參論此呂謫外遂奪啟愚官削籍還
里并收其三代誥命監場御史林應訓張一鯤以其

花蘭叢談 卷五

三

為王篆子道地貼號亦勒為民乙酉吏部尚書楊魏
子 中山東式東閣大學士王家屏子濬初中山
西解元十六年戊子大學士王錫爵子衡中順天解
元五魁皆出大學而第二人張文柱第三人董其昌
第四人鄭國望皆一時同會名士國望彙止五篇李
鴻論語中有一因字屠大壯以創作瓶以闢作壁又
茅一桂等共六人俱為禮部郎中高桂所參并及王
衡謂衡係輔臣子素號多才豈不能致身青雲之上
而人之疑信且半也乞將此七人一同覆試大學士

中亦懇請及覆上俱准會試李鴻申元輔塔吳人呼
為快活李大郎及以文中用因字被論又稱為李阿
因蓋吳人呼女為因也然實因字之誤耳二十九年
辛丑二月初九初場畢次日軍士入掃號房於某號
地上拾得卷子十三枚俱已踐汗俱係蘇州卷跋訊
之乃舉人王綱賄囑收卷胥役令其過蘇卷輒入
號房以資採用出場時忙促失於帶出以致遺棄在
地鞠實枷示斥為民人猶以為罰不蔽罪綱雲南人
久居南京三十七年己酉趙 主試 中韓敬

花蘭叢談 卷五

三

第八名先是 試應屬湯寶尹寶尹恐妨次年會
場乃讓趙趙德其讓湯以敬為囑趙遂徇之三十八
年庚戌韓敬中會元是年湯果入場而敬卷則分別
房湯搜得之亟嘆賞以為佳絕然已有直處乃特詣
主司以為必當會元主司謂卷亦可中湯乃大言曰
此卷非韓敬不能辦敬為江南第一才子寧不中不
可不元以彼其才即百寶尹無當也主司尚猶豫湯
遂以去就死生爭之竟躋為元及榜出士論譁然乃
益為之道地而敬居然狀元矣聞之傳言湯與宣城

梅氏評訟時敬出二千金為之解紛得寢其事湯感之切誓以元相報云

邨老又曰科場之弊人皆以內簾甚於外簾不知內簾之弊在上外簾之弊在下在上者不過字眼賣文兩端弊尚有限在下者收卷謄錄彌封對讀諸處隳隳改竄及傳遞等弊有不可窮詰如所謂活切頭蜂採蜜蛇脫殼仙人睜目等名所謂活切頭者以甲卷之面移作乙卷移花接木是也所謂蜂採蜜者預選一文理精通之人充作謄錄生未入場前先將黑墨

舊聞叢談 卷五

並偷印卷子暗埋謄錄房中地上候某甲卷到則集眾美以謄入仍用黑筆寫一墨卷而原卷則付之火所謂蛇脫殼者不甚知其法大意欲多納一卷至於仙人睜目則名可得而聞法不可得而知矣然味其語意必是無跡可尋者耳嗚呼弊竇若此守株待兔者其可幾乎

書癸卯事

萬歷三十一年癸卯月 日府試童生郡守周公一梧山西襄邑人也其為人剛狠多慾郡人呼為周慾

剛言申根以慾故不剛而周則慾且剛也是日吾常與太倉同試兩學諸生護送子弟肩摩趾錯填塞街巷周部署無法門既啟一擁而入譁聲鼎沸周令唱名序進則前列者或尚未入而在門以內者或非唱所及也譁益振周始取干撤卒扶之不止又令五百呵止亂筆之又不止乃屬吾邑令君譚公名昌執一名昌生以示威適一生方巾在側揮扇談笑執去乃孫汝炬也榜之十譁少定乃散卷出題門亦掩矣汝炬既被榜自念不直在已亦嘿嘿退去矣而有霸儒邵濂者向以私事干譚公惡

舊聞叢談 卷五

其執法欲乘此釋恨乃大呼於門曰縣令殺秀才諸君未可退也一呼而集者幾百人濂乃取一紙大書揚院門及諸通衢曰青衿被殺通學共憤願從諸同袍擊殺青衿者由是府三學諸君紛紛後先蟻集幾數百矣始而擊門門者入自周曰是必告考者聽之當自退未幾扶門入鼓譟登堂周尚指揮五百捍之印吏前白曰盍少避人衆鋒不可犯周始起入後堂羣少年尾而拳毆之賴印吏背掖不甚傷止斷其腰帶絕其兩裾院址故倚城則又從城上拋擲瓶礮亂下如雨周匿跡濶中始

得免夜半乘昏微服歸衙是役也濂意在譚公而譚公平日則人人所愛而敬者故得不犯而快心於周亦以其平日欲剛之故云事聞停勒一科并逮訊孫汝炬朱曾唯等數生而霸儒濂故無恙

邨老曰濂此舉不過挾眾以快其私耳然釀禍甚鉅甚慘亦甚久周守去位不足惜以譚公之仁慈愷惻真萬民父母近代所希觀者亦竟以劣調去闔邑紳縻不惜之至於就逮諸君輕者配重者遣貧而無給者不勝撻撻者往往庾死請室歷數年而不解嗚呼

花當閣叢談 卷五

罕

呼果何罪而令至此耶

邨老又曰自古官人曷嘗以世故斥哉伊陟之入相也以象賢也丁公之掌兵也以世美也我朝設科以來豈無公卿之子以才見收者乎然而乳臭執袴之夫門襲高華勢多憑倚遂不復知素王何人毛錐何物是故為瑛倫儉孝敬懋者多而為慎若衡者不一二見也即費文憲子懋賢謝文正子丕陳少傅子于陞亦並不挂物議自舒鰲何洛文中江陵之子而輔臣遂成故事嗚呼均屋之士白首呶唔不得一第而

乳臭執綺之夫咄嗟而冠仄注據要津揚揚意得朱其輪華其轂日馳擊於長安邸第中恬不為怪詎非科目之羞纓弁之玷乎哉雖然徇情縱法猶可言也常見山東已卯以敬大臣命題已為士林所唾罵而南場題則舜命禹矣此何意哉信乎吮癩舐痔即弒父與君之人也

邨老又曰聞周守被箠時親見攘臂一生鬚而長大白哲并編其狐裘香爐錦茵而出故當時追捕之令首及鬚鬚長大白哲人有一生如其貌逮死獄中而

花當閣叢談 卷五

罕

竊物生以割鬚賂學訓得免余戲謂友人曰昔有一郡牧欲得人須作筆耨者至墻戶不敢履街中間有出者必以拳謹護其領下稍解嚴已為人竊去矣乃朱全忠誅宦官濫及無須人無數然則人領下應有須耶無須耶附此一笑

花當閣叢談卷五

花當閣叢談卷六目錄

劉大瓢

茅道人

徐石林

楊風子

義盜

李磨虞

馮子

俞先生

龍人

陳奉常

異乳

去餅緣

雲南巡按

兩椽史

吳冢宰

楊文謔

花當閣叢談卷六目錄

魏文靖

文太史

劉尚書

吳少宰

楊尚書

錢武選

屠牛之報

花當閣叢談卷六

劉大瓢

劉大瓢者眉山人無名無字身掛一瓢可貯米二三升每飯輒欲滿佐以秤肉須臾噉盡不滿不食酒亦然以故人呼為劉大瓢萬歷甲戌王父為南工侍大瓢與大宗伯對山林公濂善知大瓢在江陰劉應谷尚書允濟家特往延之屢反而後至至則林公以憂去王父延至衙齋自言年百十八歲矣兩目盡瞽身長七尺餘腹垂至膝飄鬚禿頂雙臂如鐵性甚躁聲如洪鐘小不如意

花當閣叢談卷六

輒大聲詬厲早不食午食必盡瓢酒瓢飯肉亦稱是獨不喜食魚揖遜坐起不須人掖每食畢坐踞胡床呼一二童子任意亂捶腰腹已則齁齁睡去捶停齁亦止則起舞於庭庭有兩石座約可重六七十觔雙手挽之旋走旋舞或放聲大歌亦有拍節已乃入靜室鍵戶獨坐從臆隙窺之則見其端巖如木偶即戶外嘈雜喧嘩若不聞也諸童子欲亂之取磚投入亦屹不動迨至晚邀之晚飯則出不邀不出也出則復噉肉飲酒然不期滿瓢矣謔浪笑傲談吐如流夜不臥坐至天明叩其功用

笑而不答王父獨與寢食者三閱月終無所言王父亦時行引導法臨別就正之第曰路頭不正不如不走時華亭童幼海傳策為禮侍請假歸延之同行大瓢不欲往問其故曰董君慘礫不仁禍必不遠董又致書王父苦延之終不往次早天未明而大瓢行矣王父以為赴董召也乃董使又在門遣人於平日往來諸處物色之並無從覓居數日學使者謝虬峯廷傑從皖城入京見之於江東門云往河南去矣董歸未幾遭禍丁丑至吳時王父在浙不相聞庚辰復來王父已致政歸時年已

花簫閣叢談 卷六

二

百二十四歲矣其飲噉形狀初不減白下時酒間喜談說閻直事又言少年會祀事直多感直青眼語留月餘忽謂王父曰余欲歸矣王父曰老師楚鶴閑雲家何在而云歸大瓢笑曰悞矣悞矣赴劉尚書耳王父又苦留之又半月餘堅欲行乃別王父曰師行來月初當造劉公與師相會時九月初也大瓢曰無須來來亦不得會明年歲暮與君周旋於玉女祠前也王父異其言然不解所謂是月二十六日劉尚書使至言大瓢於二十二日逝矣逝時身畔出一囊組繡龍文絕奇巧不似人間

物中藏金豆數十顆語劉曰以此葬吾君山之旁有餘則以四顆寄徐尚書作別仍以大瓢殉我始悟向所謂欲歸與來亦不會云云蓋言欲逝也金豆繡囊或是闍直所與獨玉女祠前云云不知所謂至次年辛巳十一月王父捐館舍始悟會期不遠明年歲暮與君周旋也其云玉女祠者祠在西華山西為殺方或微示遐舉之意乎若爾則大瓢蓋前知者矣丁酉年余有事江陰特往君山尋其葬處不可得問之主人亦絕不知悵悵而返

茅道人

花簫閣叢談 卷六

三

茅道人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其姓氏人問道入何名何姓曰我無名無姓向會修道茅山人呼我為茅道人年可八十許人問道入幾歲曰不知曰五十耶亦曰五十曰不止八十九十耶亦曰八十九十身幹甚偉丹唇細目白鬚飄然大類純陽祖師亦以萬歷甲子至白下諸大老爭致之道人飲量甚洪至斗不醉性喜食鱗蛤蟹可二三十匡蛤不記其數善彭錢術亦善尸羅戲酒間輒作劇取壁間土咀噴之滿座塵飛復取水一啜塵頭收滿室細雨飛洒惟筵上獨無又取瓦礫擊碎如指大

捧而吞之須臾吐出盡成團碁黑白子復取團碁再吞之復成瓦礫又剪一士女粘壁端舉酒飲之立盡而士女頰亦赤夏曰正飲間苦蠅亂擾或語曰亦有遣蠅法乎曰是不難乃取紙畫一大團粘壁須臾蠅千百紛集團內釘不能動一似被凍者宴畢則起放之諸蠅似醉而醒一一飛去又臥室中鼠甚多冠履時被嚙毀道人曰亦惡之乎余曰然則取紙畫一鼠狀令榜之西衙空室又畫一貓寫蚊汝守六十日六字榜臥室由是鼠遂絕六十日後復如前矣又善召鬼每於夜間行法不但

花當閣叢談

卷六

四

作聲時於梁間夜行猙獰特甚有童子張俸年十八家人張成之子頗有膽謂道人曰此幻耳非真鬼若能召我孰識鬼始信真法道人叱俸開一靜室已入室中良久出仍闔其扉道人持劍立扉外頃聞四邊聲甚急室中窗呀然盡開道人叱曰可啟扉扉既啟室中洞然光明如晝見有牛頭二人長頂屋梁以鎖鍊牽二鬼至則俸之父母成與其妻也俸不勝駭愕倒地口吐涎沫但呼仙人救命道人叱曰牛頭使者可為我攜此強漢牛頭似欲移步狀俸但叩頭乞命額盡破鼻血破面眾其

乞哀道人笑曰戲耳復用劍叱曰可且去叱罷光遂斂窗亦鍵如故居數日俸心術之乃好謂道人曰某欲傳師一法特具壺酒為敬可就飲乎實毒酒也道人心知其有毒謬曰可俸乃以斗酒巨螯進道人手持酒語之曰我有一劇為汝試之而後飲時地上偶有蟻數百千團聚道人口咄咄祝曰此酒若佳汝飲之而各自歸穴若有毒汝飲而死業有所歸非吾罪也乃用指甲挑酒滴許一灑數百千蟻翕然伏地而死道人笑曰吾固知有毒也汝心不良吾從此逝矣俸面青背墻立不敢吐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五

一語道人遂辭王父去不知所之既去俸每夜夢有鬼掉其髮擊其頭甚至搗去被幪折倒臥牀如此者五月俸竟病恹死

徐石林

道士徐石林本吾族人子居江陰已而遷西徐市數歲出家蘇州盤門內子胥廟為道士年二十雲遊至京師出入藍道行門下道行誅遂入廣信龍虎山張真人府居二十餘年遇異人授鍊月字法能預言人禍福休咎以萬歷甲申歸吳仍居子胥廟與內伯張伯起善吳人

亦爭致之時余內人方患癩疾延之祈禳石林先來潔一室奉平日所供月亭像居其中扇縫甚嚴約一月滿擇一水定日來啓至期果來先以牲醴香花果品致獻畢乃仗劍禹步默誦咒語屏人鍵戶伏几下約凡門戶近靜室者悉封鎖之勿得有一人聲響即履聲亦盡屏犯必有禍尤忌雞犬聲事畢我從內出纔可開門一如其約時方朝晡至暮乃啟門出燈頷言曰病甚矣奈何目前幸且無事恐難久也余輩共秉虔拜懇之乃曰尙有一法可幸延萬一第爲之亦不易感諸公義重我當

菴蘭叢談 卷六

六

無辭然須得一極誠實童子守火恐難其人余入內謀之岳母岳母指一使女曰此女名重陽年十四平日最誠實不苟可備使令於是復奉月亭像扇靜室約七日外遇水值日卽來至期又至其法以磁瓶一洗極淨先書符於內以錢三十六文供月亭前每取一文輒跪嘿誦咒語一遍朱書二字於背字不可辨書畢吸東方氣一口隨錢投入瓶投完取黃紙書病人生年月日法官亦具生年月日一併投瓶而以桃木作楔楔之先令童女用香湯淨其身易新布衣頭挽雙髻髮繫亦易

新者令童女捧瓶前行而已仗劍隨之大聲誦天蓬咒入廚房以瓶置中竈熱灰護之兩旁竈日夜不住舉火令其暖氣常入不欲熾亦不可冷童女謹守中竈前勿令人動瓶食息寢洩俱不可離如此者四十九日滿則我自來發看臨別又再三叮嚀切不可動瓶時三月十五日又謂予曰別君欲往江陰故居端陽日當來相候啟瓶居半月忽皇遽而來曰敗矣敗矣瓶動矣余不信曰別君半月無日不往偵伺見此女端然坐守方謂其誠實稱任使石林曰此可欺君不可欺吾敢取來瓶口

菴蘭叢談 卷六

七

如故桃楔亦如故此女錚錚辨語吾日夕看守誰敢動石林不顧啟之數其錢已少二十四文止存十二文蓋此女宵來竊之也石林歎曰惜哉然是君夫人定數不可強若滿四十九日而錢不動亦無銷鎔當得年如錢數今則一紀外不可知矣時丙子年二十一果三十三歲丙申年亡剛一紀云萬歷十八年吳中自四月至五月將盡不雨郡守石侯崑玉焦心祈禱卒無雨或言於石侯此非徐石林不可然其人道高非可以尺一召石侯遂備禮親往迎請石侯不肯見述之廁而爲同侶所

泄不得已出見謂石侯曰此天災流行雨恐不可得徒費禱耳石侯曰地坼苗枯三日內不雨民立禱矣縱禱而不應奈何坐視乎且謂民牧何也石林嘆曰三災福貧道禍矣然以明公誠誼不可辭可先結壇於元妙觀貧道五更上壇問所須曰無有止用鼓數十架置壇四旁瓦百片置壇上而已石侯別去石林造伯起言別伯起問別何往石林曰今歲吳中之旱實係天災貧道感賢郡侯親顧義不可辭貧道禱必有雨第恐干天之怒不可復活伯起曰然則如何曰某明日登壇後日必雨

花當閣叢談 卷六

八

後日爲貧道本命日所雨必呵斥諸神名諱雨至後貧道必無幸矣知君義重敢以身後事相託我死望以柳車一具就子胥廟前空地焚化拾骨置一瓶中付廟中道士看守兩年後真人府當有人至付歸可也其月幸尊像供奉多年始留公靜室府中人至一併付之死生之託無負吾言石林平日不飲酒是夜索酒飲至四鼓曰可登壇矣元妙觀去君家不百武可送我挽伯起手行纔至觀門而石侯至行香畢赤日旋起纖雲盡屏石林就壇上焚符三通亦播鼓三通俄頃四邊雲起罩日

雷聲隱隱石林大呼曰播鼓數十架鼓一時齊發石林就壇取片瓦擲空中每擲一瓦輒得一雷鼓聲與雷聲瓦碎聲爭奮自辰至酉觀者人人股慄而雨終不得是夜石林不下壇露立至天明石侯又至石林拱手曰恭喜雨至矣可以答賢侯躬顧之誠矣言畢拜伏壇上須臾霹靂四起大雨如注從辰至申可三尺許石林尚伏壇上不少動雨止方起顧其形神不復似人矣步至階級前方欲舉步下而失足一墜立死壇下衆其扶之不動矣石侯聞之掩淚歎曰賢哉以一人之命全三吳之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九

命也出俸金二錠買棺斂伯起請停其柩於元妙觀三日受合郡紳衿士庶吊拜畢然後如其戒收其骨付子胥廟道士收供至次年真人府果有人來請然不知其死也遂同月幸像付歸士大夫俱有挽詩俟另錄入

楊風子

鄭人楊少坡忘其名善唐舉術萬歷辛丑張肆於京師長安西街爲人落拓無威儀常衣敝衣曳無跟履蹶躓造人家故京師人稱爲楊風子是年廷試過向未殿唱外譁傳太倉王辰玉狀元雖王亦有所聞自以爲狀

元也楊適過余邸余偶問狀元王公乎楊曰否那得兩
狀元狀元為華亭張公以誠王公父子榜眼也予戲之
曰莫風若無耳耶不聞外人傳語耶我今報汝若見王
公莫作是言楊曰我已與王公言之矣渠贈我一扇言
驗後持此索謝余索扇展玩乃題詩二句云楊君許我
為榜眼未卜何人作狀元余笑語之曰此詩微示不足
汝意臚唱後何面目見之次日放榜張果狀元王榜眼
聞之進呈時王實狀元為齋捧官王國楨亦華亭人與
張甥舅故為顯易道路之言如此未必然也獨楊在京
不甚知名何以奇中如此

菴閣叢談卷六

十

義盜

京師鐵匠術術錢洪六者家頗殷實為人兇狡素稱無
賴人多畏之與趙雀兒鄰居雀兒亦富室子年少風流
自喜走馬彈丸洪六每恃強詐賴時常詬詈一日六自
外醉歸甫及門而雀兒亦馳馬來六惡其不避也乘醉
罵之雀兒亦罵遂相毆打六妻聞闖出視之見其夫醉
甚勢甚兇惡迺拆開雀兒走歸六惡其妻之拆開也遂
疑與雀兒有私毒毆其妻至更餘方睡妻不勝其忿潛

至客座中繼焉方其毆妻時有盜某者已潛門隙以未
寢不敢動至是規無聲響乃闖入客座暗中經其妻繼
處過適相挺撞捫之人也盜忽起不忍心大聲疾呼曰
堂中有人繼死呼至再三六方從醉夢中醒來索妻不
得適秉燭出急解其懸抱之入房盜不得入仍至門隙
潛焉竊聽其內妻已救醒而燈火熒熒仍伏不敢動迨
四鼓始寂然又復闖入客座又相挺撞妻再繼矣盜又
惻然疾呼如前六未醒盜見壁後一垂簷使女年可十
三四秉燭出應盜遂踉蹌出門去天明而六方醒妻已

菴閣叢談卷六

十一

死不可救矣六念雀兒富可噉昨又相毆打遂以強奸
致死告逮雀兒不勝筆楚一訊誣伏謂乘六出外赴宴
入室求奸其妻未就而六歸見致相鬪毆妻愧繼死獄
既具刑有日矣盜乃出自首言此事惟吾目擊雀兒實
冤按獄御史康詢其詳盜曰某無籍實有穿窬之行是
日日就晡潛六門首窺路徑見雀兒馳馬來就馬上摔
下亂打及街鼓初動進伏六門左聽毆妻甚狠至二鼓
而妻繼其呼救者即某也四鼓復繼而復呼者亦某也
何得有雀兒奸淫事哉御史以為雀兒所賄囑也痛責

之而盜執愈堅且曰某不識雀兒面亦與六無仇行盜何事而可用賄賈實不忍無辜就辟耳御史心動詰之曰汝先次呼而出救者誰曰洪六也詰六汝出救乎曰然何不究呼汝者曰其時急於救人不暇索及呼者復詰六曰第二次呼何不索曰第二次不聞復有呼者天明始知妻縊救無及矣乃詰盜曰第二次可曾見六出否盜曰未見止一垂髻使女從壁後秉燭出某恐爲所見遂踉蹌去御史詰使女何名今何在六曰本家並無垂髻使女問之鄰佑俱曰無御史益以盜受賄妄言而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三

盜之執乃愈堅御史心益動于是屬城兵馬親至其家搜緝使女兵馬至逐一搜驗並無其人乃詰盜垂髻者何狀衣何色睹於何地盜言倉猝未諦其狀長可四尺許衣青手持燈燭出此壁後兵馬沉吟熟視壁後地稍坼問地何以坼六色動答又支離乃令人發開才尺許而伏屍見焉果一垂髻女子衣青狀貌如生嚴鞫六此爲何人六始吐此女名丑兒乃其妻家者妻之母使來看女六悅其姿就炕上欲姦之女不從痛責之再用燭筌釘入陰戶而死筌猶在旁凡六年矣今始見形因係

妻家女故鄰佑俱不知也既得情事至御史御史嘆曰巧哉天之報兇人也蓋假此女以明其殺妻耳異哉爾之爲盜也亦天假爾以明雀兒不殺人耳乃釋雀兒盜坐謀而未成并釋之

李賡虞

李景春者羽林左衛千戶子爲李賡虞景春告老賡虞應襲已投牒本兵矣賡虞年才十八美如冠玉京師人稱爲玉人有齊倫者羽林左衛軍也挾一狡童楊五兒辛丑清明日倫以肴酒挾五兒出遊至昭靈廟廟在舊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三

太倉前賡虞是日候見戶部楊王政楊方在倉點米未卽出故賡虞亦就廟中坐待倫雖係賡虞管轄實未相識雖賡虞亦不知其爲鈐下卒也倫與五兒正歡飲譔笑賡虞入偷惡其來攪亂正欲起叱之忽覩賡虞狀貌嬌美異常不覺心動乃延之同坐賡虞亦不辭坐定舉酒酌賡虞并問何姓曰李賡虞亦詢其姓及居址倫未答五兒曰此是齊大爺倫欲恐喝賡虞乃曰某居宛平縣前見充羽林左衛旗手若不識我耶若論我齊大爺威勢不但地方鄰佑怕我卽本衛指揮使我亦賓主相

往爾我相呼千百戶直奴隸耳向年白晝打死人白占娼婦馮皎兒在家問刑衙門俱不敢問賡虞曰亦識李千戶否倫曰李景春耶這老子最怕我如今告老不到衙門來矣言已忽詢賡虞名字來歷賡虞不言固問給之曰我亦本衙經歷勾當倫以為必門役也大肆褻侮百般虐戲欲就求合賡虞怒欲起則驚挽之不聽起時倫已大醉揶揄言曰從我則已不從我莫怪賡虞見其勢惡出至庭欲覓便走倫乃倨坐令五兒來捉五兒挺不動口喃喃曰沒來頭倫大怒起毆五兒纔一拳而五

花蘭叢談 卷六

西

兒倒地立死倫以其詐復再亂捶賡虞得乘間踰墻亦不及候見楊公趨歸倫觀五兒實已死用酒沃之不醒計無所出揆至昏暮拖往廟後大井邊擠之下五兒無父止有母家貧甚為人餽洗為活次日倫呼至家謂之曰五兒昨日不合挺撞我我已打死今與汝銀一兩可搬到我家來住吃安樂茶飯若有聲言須知齊大爺不怕人也母已昏耄又懼倫勢諾諾不敢發一言事遂寢賡虞候部札襲替歲暮始給乃以次年燈節後到任公座日衙卒例當參謁當是時倫但知景春老而襲職不

知新千戶乃舊所調李氏子也及入參始愕然然參甫畢賡虞即喚倫詰楊五兒何在倫曰不知賡虞曰若不記去年清明日昭靈廟中事乎馮皎兒何在白晝打死者何人倫語塞但叩頭乞哀於是悉送法司轉呈御史出五兒於井而正倫罪如律

馮子

吾里中有馮氏子父號豫所不知其名塾師也馮子年八歲父授之書曰二行百遍不能成誦成誦矣明日問之茫然也十歲尚不識一丁親友共勸其父勿復苦之

花蘭叢談 卷六

五

忽一日父出一對課眾學子曰山遠知天濶眾學子不能對馮子忽自言曰溪乾覽岸高父異之然謂是偶然得之耳即問曰若能再對乎馮子曰能兒非昔日阿蒙向昏昏今了了矣父復出曰曉霜紅橘袖隨口應曰秋兩老兼葭父曰若既了了能誦十歲以前所讀書乎則通前徹後悉誦不遺一字父大異之誇之親友有不信者羣面試之如封砌曉霜寒則對捲簾秋月徹樹色經霜古對梅花帶雪清霜清江有蟹對風冷樹無蟬隨口輒應不假思索若宿構者一友曰能被乎曰能友曰學

而時習之父曰尙未讀馮子曰兒於羣學子讀時已熟識之矣乃破曰學無停機當法天無停運衆方驚訝子又曰兒不但能時制兼能詩古文詞是日大風卽以狂風命題吟曰忽聽園林號吼俄驚濤浪奔馳囊籥空中鼓盪塵寰萬有披靡於是里中譁然謂馮子聖童也由是課以羣書不教而能誦叩以奧義不講而自徹時義之精卽老宿不能過咸謂科第可俯拾矣暇則遇事輒咏雖不成詩然出自十二歲童子亦自奇出自目不識可童子尤奇馮氏所廬居去吾居不三里日欲往叩之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五

老足怯步不果然往來者多傳說嘆咤以爲異此泰昌庚申事也明年爲天啟辛酉學使者至縣開童子試予謂馮氏子當必有異拔矣已竟弗錄余深訝之與友人談次詢其故友人執手言曰異哉若知馮氏子乎向者乃一鬼附之故能爲詩爲文今其鬼已辭去居然一冥頑不靈物舉十歲以前所誦者悉忘之矣余以爲天地間寧有此異事歷詢之果然今其兒故在獨所謂了了者復昏昏矣

邨老曰永樂間一事亦甚奇周尙山者廬陵人入京

求仕不得都御史劉觀延爲館賓於同鄉諸老往還甚習宣德三年物故居數月忽附魂於修撰尹鳳岐之次子曰吾周尙山欲求見諸故舊可邀致之問欲見誰則首周忱餘某某尹不得已邀之於是文襄偕何御史文淵程中書南雲吏部鄭侍郎之弟某四人同往尹子閉目面壁臥口喃喃不絕何執牙牌叱之曰何人在此作關乎微笑朗吟曰諸公衰衰是朝臣不信陰陽與鬼神劉觀家中曾識面而今問我是何人指文襄曰長史先生王佐才連朝相請不輕來無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七

限胸中不樂事要與從容說一回又曰向年曾著尙山文爛若春空五彩雲人在泉宮時展翫天葩端的吐奇芬旣而曰深辱雄文無可言謝文襄曰令嗣已惠四布曰此土物何足以謝吟曰蠶子來京帶土宜四端粗布表相知如何可濟雄文筆地下難忘一寸私又曰王抑菴直行狀我楊東里十奇誌銘我諸故舊或挽詩或哀些共成一冊感之不忘敢求一序文襄曰地下須此何爲曰九泉之下也是眉目譬如老尹得誥命卽在地下誇耀於人復吟曰尹公誥命得

焚黃地下逢人炫寵光詩序寫來焚與我九泉之下也煌煌忽呼何繡衣曰鳳陽墨何故爽信何曰昔鳳陽同先生已作乃作色曰斯時我尚未死吟曰道地元霜出鳳陽君會許我助文房今朝忽發欺心語巡按同時始臥牀挽南雲手曰南雲內翰鳳池仙筆上生花正妙年我自沉淪君獨奮人生窮達總由天又謂鄭侍郎弟云縉紳知己滿朝端總是相思會面難此位郎君不相識風姿絕似鄭天官忽謂尹鳳岐曰吾來此借令子欲會諸公耳何不利於君而作文譴

花蘭叢談 卷六

六

之尹謝無有乃朗誦曰既不念我同學又不念我同鄉吾與爾乎何負乃與吾兒見殃此非譴我而何尹作此文尚未脫槩乃大駭咋舌不敢辨文襄曰君是鬼耶曰我平日不信鬼今乃及我方信世間有鬼且人者日之光鬼者月之光日光能及物月光不能及物文襄曰何謂能及物曰一件濕衣服晒於日則乾晒於月則不乾又問曰何為有靈有不靈曰月有晦朔望故鬼有靈感寂滅言訖大呼曰我去矣我去矣尹子遂醒

俞先生

先生名允文字仲蔚一字質父崑山人自幼好為古文詞十五為馬鞍山賦名籍籍雖為郡諸生然以古文詞構藝不合時制試輒少利遂移書學使者胡植請以諸生老田里然貧甚突烟時斷其配梁以為言先生獨夷然問曰不能三食乎則姑兩食乃至不兩食則又姑一食得麥飯少藜菜佐之若梁肉先生益刻精於學諸體詩益宏麗臨池亦益工駿駿度歐柳而上行筆則右軍父子八分則自謂得西嶽碑體然善病病多頭風暑月

花蘭叢談 卷六

五

恒御璫稍及冬加以狐帽客至隱几而對之焚香啜茗竟日談笑無凡語所酬應尺札頃刻數函無凡筆去亦無所報謁其最後藝益高名益重請以文請者不虛月以詩請者不虛日以草隸請者不虛刻住往得意去而里中子狎習先生實他嗜顧奇不食酒頗奈食甘間於島渚間淘一卷石或袖甘果薦之亦輒獲數行以相矜重時行部使者徐中行首造廬定交於是王郡守道行張中丞佳允繼之借學使者吳君遵旌其廬曰高士曰真逸御史邵君陞王君某俱稱詔賚束帛膠米楚王

以志楚聘李守以志吳聘羔鴈相接悉謝不赴獨王蔡
政淑果以三吳水利造質為成一編書而已崑山令王
君用章程君達高先生行每過輒談笑移刻然欲伺先
生以問不得也程侯嘆曰古所謂徵君真先生其人哉
以故先生沒為禮祭復賻之至議舉而祀於學官

龍人

天啓三年邑東門人市一龍歸煮鍋中忽唧唧作聲始
猶不以為異細聽之則似人言莫殺我莫殺我其人不
顧煮愈急須臾聲止龍亦糜矣剖之於肋下得一人焉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五

長寸許巨口高鼻粗眉大眼落腮儼然一波斯胡也頭
上有髮髮縮鬚腹有臍手足俱十指股有毛有勢亦有
囊獨情煮死不能言耳城中一時傳哄士大夫家爭取
傳看凡月餘不敗村老居海上聞之特買舟至城則已
為郡人好事者取去矣余壻張文學親見之為言如此
不知何異煮龍人亦無別故嘗讀東方朔神異經北荒
中小人長一寸然是彼國形體然也又聞嘉靖時衢中
商人胡秀攜一商人至郡長可一尺亦男子眉目鬚髮
種種皆備盛以朱紅烏籠藉以茅草飼以水米口中時

聞唧唧聲不能辨言語仍設一榻倦則睡焉後予於學
諭李本石維柱席間談及云亦曾見之本石又言曾至
大同偶邊牆頽倒得瓦棺五百餘俱長尺許復戲謂余
曰何小人之多也

陳奉常

陳師召音莆田人於世故細碎悶悶不辨事無可否輒
曰也罷人稱為也罷先生常出訪人與人請所往曰且
去既又請復又曰且去與人竟昇之歸師召亦不知已
之門也入見其妻驚曰汝何在是然不弔聞賜喪抗闈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五

直西厭侃侃無屈撓王弇州所謂人固有不可必者也
邨老曰吾聞仁和有沈解元名繼先亦多憤憤見人
家軒上彎椽曰山中那有許多彎木聞鶯聲曰說何
話又有崑山周解元汝勵亦然夜半口渴急呼家人
曰腹餒家人曰夜半無物止有腊肉取噉之復大呼
曰愈噉愈餒盛夏擁夾被臥家人曰熱甚何為擁此
周曰汝不知易繫則太熱一日往謁王弇州家人悞
昇至王荆石相公家坐定忽語相公曰尊公極刑人
人稱冤相公掩口而入然兩解元之文至今猶膾炙

人口此又不可知者也吾邑有沈汝為者為黃巖知縣至日點各役門子唱名語之曰低唱有不到者曰每名罰銀五分次日又點則令門子高唱無不畢集乃曰今日罰到者家居常取藏錢曝之日中知有單雙而不識數每為家人所竊然能勦巨惡王湯此亦不可知者也

異乳

吾里中民家張氏一乳生三男吾族子一乳生三女今皆無恙天啓初年事也

花間叢談 卷六

去餅絲

里中張氏某家本寒微得藏金而致富此老身歷艱苦頗儉嗇而子遂豪侈喜狎邪捕博出則鮮衣怒馬每食必羅列滿案稍不愜口停箸不下一日與余會於叢林叢林僧出新麥餅相噉張但食其中裂餅緣投之狗余深不平原非深交不敢言也等聞侍食瞿學憲復作是態大為學憲所斥不覺快甚

邨老曰諺有之人無天壽祿盡則亡故房閩州以食膾亡李崖州相以饋羊隄飲啄有定不可屑越也余

母家安氏無錫人家巨富號安百萬最豪於食常於宅旁另築一庄專養牲以供膳子嘗常蓄數千頭日宰三四頭以充饌他物稱是或夜半索及不暇宰則解一支以應命食畢而驚猶宛轉不絕後諸舅競用奢侈敗余食腸甚狹自太牢外無所不食亦復不能吃素客有勸余吃素者余曰予不吃佛素但吃吾夫子素昔在祖父時家處富貴雞豕魚鼈逢着便吃此吃素富貴之素也今日貧寒鯨魚蝦殼甘於金盞玉餚此吃貧賤之素也定不効他人以麵筋豆腐所來

花間叢談 卷六

生福陰下地獄種子客大笑曰此老直是為饕口解嘲又一客曰爾不聞京師徐爵事乎爵先以事遣某衛後潛入京翁緣王駙馬薦入巨璫馮保家性黠慧保甚悅之諸所票擬悉出其手以故私門如市賄賂山積一夕夢一神人入其室長三四寸呼爵謂曰爾祿盡矣爵懼拜問是何人曰吾即君身中神耳爵因哀祈免死神曰吾查爾食籍中所存殊無幾或吃素尚可延爵自是斷肉與酒日誦彌陀寶號施棺掩骼然朝貴以佳肴美醢延致爵者爭欲得一下箸為快

謂妖夢何足憑於是御酒肉如故未幾而難作妻孥
流徙素之致福不素之應禍如此余曰不然爵罪人
也而握朝權罪通天矣獲罪於天豈區區斷酒去肉
可倖免乎即其不終斷酒去肉便是天矣故吾以暴
殄為可惡者謂福不可不惜也以素之不必吃者以
福之不可強求也

雲南巡按

某御史巡按雲南行部至某縣宿院中中夜不能寢若
負芒刺起秉燭坐似有人質質而前叱之曰汝何人敢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一

入深密地應曰某非人為君守財神也待君久矣御史
曰金何在神指座下去磚而金見標曰千金御史曰我
為御史可將此物行耶神曰第與我鄉貫票帖當為君
送歸如言寫帖焚之神忽不見將復命同年某主事以
貧丐助居間一地方官薦舉御史可其請主事曰謝禮
五百銀請以二百銀為壽御史始拒卒受之及歸家以
牲醴禱前神夜復見其質質來啟其金止八百銀御史
曰向者千銀而今止八百何也神曰日者某主事所饋
此數也悚然謝之

兩掾

有兩掾一姓葉一姓王俱慈谿人同謁選於吏部葉得
山西太原府倉官王以父死計至不及選乃與偕歸至
衛河葉疾作死葉故王掾妹倩也乃謀之葉之子曰若
父死矣牒無所用之我偽為汝父持牒赴任誰能辨其
非真所得賞貨分而有之如何葉之子喜遂同赴官所
人果莫識其偽也此考滿則得中金七百有奇乃中分
之王掾私喜以吾之官故在也而先獲三百多金既服
滿又謁選吏部乃復得前太原府倉官遂不敢赴弃其

花當閣叢談

卷六

一

牒而歸

吳家宰

吳公名琳致家宰政歸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
至公旁舍見一農人方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
有吳尚書家何在公斂手對曰身是吳琳使還白狀上
益重之

楊文懿

公名守陳以洗馬乞假省親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
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曰洗幾馬

公漫應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史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尚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跪而起居丞乃匍伏階下百狀乞憐公笑而不校

邨老曰宋王文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家人欲試之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曰吾偶不喜羹一日又墨其飯公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怨於公曰庖肉為羹人所私食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盡一斤固當飽令其半為羹人所瘦

蘇蘭叢談卷六

公曰此後人料肉一斤半可耳其寬厚不發人過類如此

魏文靖

公名驥浙蕭山人官吏部侍郎奉命往南都時官舍止攜一蒼頭乃舉歷年所積俸資召同鄉子官刑部郎者付之其人請封鑰公佛然曰後生何待先輩薄乎其人不敢復言時曹郎有子婚從官舍如其輕重款式以偽銀易之比公竣事歸出前銀令工碎之則偽也工私於蒼頭曰昔有某官舍人常為此物出余手將母是乎蒼

頭以告公戒之慎無洩彼將不安矣已刑曹郎出守辰州其事稍露及入覲攜其俸入盡數以償公駭曰誤矣奈何以不明之跡加人乎余銀具在未有以偽易者迄不受

文太史

太史初名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別號衡山人稱為衡山先生太史平生無二色足不履狎邪年五十餘即絕房慾目不視窈窕逢妓必匿去有錢同愛者美才華有俠氣與太史最善同愛每讌集必呼妓而太史

蘇蘭叢談卷六

絕惡妓若燕猶然相與一世終不失歡太史一日散步街衢同愛隱使妓撓之太史厲色而過有妓從後墜落太史巾太史不瞻顧露頂行街中里許至竹堂僧舍令人索冠於家著之然後去同愛又約太史遊石湖匿妓舟尾不令知候太史登舟坐定呼妓出太史倉皇求去同愛命榜人速發太史第瞋目不與言同愛乃令人泊舟太史亟登岸馳去太史嘗謂不見同愛令人想殺一見同愛令人氣殺同愛亦謂不見太史令人敬殺一見太史令人悶殺其神味相契乃如此又絕不與優人狎

有令優人以婦人服進太史酒太史斥之去遂終身不復觀劇

劉尚書

工部尚書劉元瑞麟挂冠歸家貧甚好樓居力不能構文太史寫層樓圖遺焉懸之壁扁曰神樓家無輿出則布衣芒屨蹶蹶行里中一日過故人所先有某宦在坐見尚書藍縷短褐待之揮霍自若談次偶及孝廟時外戚張延齡驕橫臺諫攻之上怒其激遽治甚急時非某公抗氣申救禍且叵測尚書亟趨出某宦問此為誰故人曰此即抗氣申救人也是為劉尚書某宦頰赤汗下吐舌半晌不能言因故人造謝尚書畧不為意

吳少宰

少宰吳原博寬致政歸有布衣邢屣草屋居市少宰重其操往候之叩門量曰吾方躬爨無五尺應門奈何少宰曰姑徐徐借鄰家胡牀坐門良久候其食已方進謁相與清談抵暮去

楊尚書

禮部楊尚書仲舉名高仁厚絕俗致政歸時戴笠乘驢

在來山中鄰人作室簷溜落其屋家人不能平尚書曰溜何害晴多雨少鄰人老得子尚書恐所乘驢鳴驚之即驚驢徒步一日出有狂生從後詈之尚書若不聞人曰此詈君也尚書曰烏知非他人狂生乃呼名而詈人曰今斥名辱極矣君何不答尚書曰烏知非同姓名者其寬厚類如此

錢武選

軒輊錢先生某性至孝其封公名表為仇錢敕所構成遼左家產蕩然先生親樵負以供封公朝夕及往遼左

花當閣叢談 卷六

先生復負戴傍徨萬里足盡繭備嘗艱險至元菟董千戶延為師常萬戶天錫奇之妻以女既而得選隸鐵嶺衛學博士弟子七試皆第一先生嘗夢星隕如雨以衣盛之得百星覺而私自解曰家且星散得我而復聚乎封公於戊申除夕亦夢至一處見几上置兩燈一燈明一燈暗覺而不樂呼先生語之曰我與爾不得同歸矣我夢一燈明一燈暗明者昭昭之象是為爾暗者昏昏之象其我乎先生曰不然此有借作酉一燈想借作戌一燈也果以明歲己酉領順天鄉薦庚戌第進士先生

於閨閫內酷為譏防常夫人後不知凡幾娶矣及在刑部時入視獄囚夫人與妾在舍值風烈稍觸損其所緘識薄蹄夫人及其妾皆皇遽投繯死又一婢亦自裁世廟聞使人廉其事無他狀又以先生公事在曹置不問其後御姬媵益寡恩當者咸踟躕爭自兢兢最後聘某氏某氏之母知其酷也不欲允謀之女女曰無妨但須具挺杖往耳既入室頗不受繩或罵詈即反之先生怒起欲毆之某氏操挺杖前擊先生敗其面先生不得已托郊行約友人篡取之去至今傳以為笑柄云

菴園叢談 卷六

三

屠牛之報

余王父每勸人勿食牛所至官下輒以為戒至刻圖名曰禁牛八善播之交知或以為未節也而笑之癸亥夏偶讀稽神錄廣陵朱氏夏夜殺牛事以為異而坐客談屠牛得惡報不食牛得善報甚夥不能悉載以余所睹記而極異者無若湯屠蓋吾邑四十年前以屠牛為生者止兩家一居南關外忘其姓一則姓湯居南關內與余家鄰近蓋三世業此所屠者不啻幾百頭矣人呼為湯牛頭亦曰湯剝皮云祖父孫七口聚活孫名應元充

邑門役萬歷十六年戊子吳中疫癘盛行先是元日夜三更後應元已寢忽聞街中呵道聲甚厲意甚疑之謂必河下有使客邑侯出拜耳然日中何無聞也已復念曰何有使客元日來至且何不天明往拜乃乘夜出乎亟披衣起從門隙窺則見燈火甚繁儀衛甚設然非平日衙門中人無一識面者始疑其為陰司不敢啟門出但屏氣窺之則見節道中有枷杻者有鎖項者紛紛不記其數後一大轎坐兩官人一衣紅一衣綠昇者十五六人至應元門畧停從人來稟曰此家七口衣紅者問

菴園叢談 卷六

三

曰何生曰屠牛隨取一簿登記乃出南關去應元常往來余家次日偶來言及毛聳髮豎曰予家必有大禍矣奈何公向勸我改業勿屠牛非我不能從祖父不肯耳余曰何不以此昨暮所見言之曰今早已言之矣彼固以我為不誠也余曰汝但自弗屠未必不獲善報曰有是言乎余曰向見宣室志中載一事武林郡賈人朱峴有女為夜叉攝去置浮屠中其夜叉宿浮圖上則見本形將曉下浮圖行里中取飲食則變人形一日既下女竊視之見其遇一白衣人辟易不敢近及暮歸女詰之曰

何故避白衣人夜叉曰此人自小不食太牢故不得近問其故夜叉曰牛耕田爲生人之本故不食者上帝佑之女默祝曰兒若得見父母願終身不食牛纔祝畢夜叉跳起曰何爲有異志我今不得近子矣遂下浮圖去應元拱手曰若如此不但願改業願終身不食太牢迨五月應元之祖及祖母父母一日同病疫同作牛聲或時躍起自相抵觸大類牛狀三日同死則應元及一弟一妹又病矣死者縱橫臥室中無與斂病者呻吟展轉床蓐莫與扶持又七日而弟妹相繼死止存應元一人

儒閣叢談 卷六

三

又兀兀若醉若癡不省人事鄰人雖有相善者以此疾易於傳染悉閉門避去余遣一老蒼頭護視之先贈公方施轉掩骼丐得六轉又向應元熟識人乞惠始能經理其六人之喪又遷應元於樓上是夜更餘應元從昏曠中忽聽樓梯閣閣有聲見一人入長丈餘面如銀盤大耳細目身衣青儼然神也入樓來異香滿室就牀捫應元面而去自此遂省人事踰月而愈今尙存遂改業而南關外屠牛某者亦以是月死疫矣甲辰春余侍馮憲長元成名時可號元岳先生偶言及此先生曰余家

亦累世不食牛卽今三四代來竝無一人犯疫婢妾輩俱然又有同年胡罔卿子仁名宥號金峰偶於城西見屠牛將解牛牛哀鳴殷鯀罔卿市而豢之塚間且數年矣後罔卿卒於滇訃至日牛輒不食而死又趙清爲齊河尹曾以勘事過邑之洪店有盜王山殺人於王臻宅旁衆証執臻臻不勝掠遂証服清還過洪店有一牛犇向清跪悲鳴若有所訴清問誰氏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王臻其有冤乎抵邑卽辨釋王臻父子尋鞫大盜王山卽得其殺人狀山款服曰誠然牛爲臻訴矣更何詞

儒閣叢談 卷六

三

齊河人作義牛記先是有兩宦居間一事趙公張目不應及以牛故釋王臻兩宦相謂曰趙公遇我不如牛公聞之曰牛無私若有私若行誠不如牛時傳以爲口實由此言之食牛豈但得惡報哉乃其義亦自不宜食耳邨老曰偶覽潘士藻蘭然堂集復得屠牛二事并誌之某子甲與乙遊鎮陽一日屠人將解牛方礪刃其牛垂淚跪其前乙偶見之語屠人曰姑舍之馳告甲甲卽出囊中金界乙贖其牛市人聚而環視之一人曰牛信有知誰活汝汝能作謝狀乎牛卽環視跪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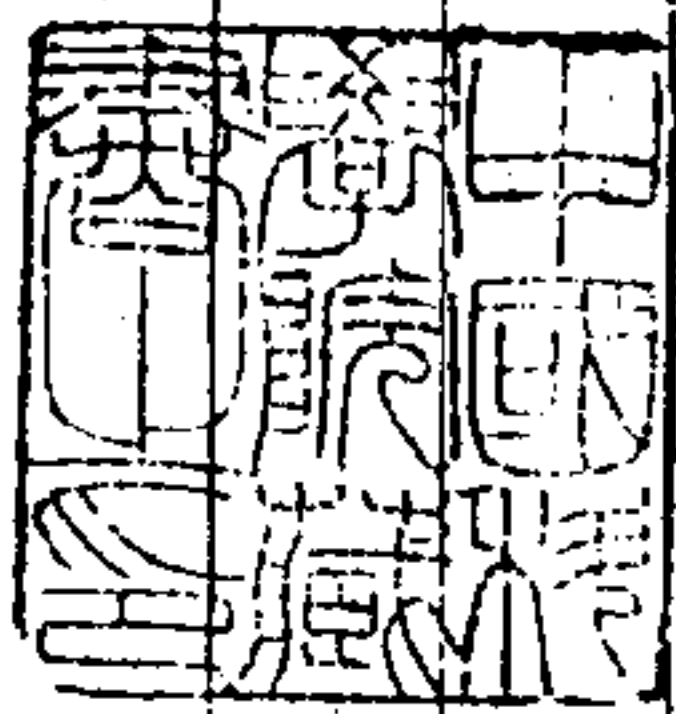
前一日誰報甲汝得生能謝報者乎牛復跪乙前愈驚嘆異之頃余甲中屠牛牛殼鮓跪屠人屠人憐而釋之轉賣溪之東復將解之方鼓刀欲屠牛殼鮓跪如前狀屠人竟殺之是夕醢牛火燎其肆嗟亦異哉邨老又曰閻然堂集所記事多不核此屠牛二事不妨收之以勸善此老素有許丞之疾其所就書非由目擊耳聞不過取他人所記雜探之以成帙耳余內伯張伯起其人品最高然多吳人儂薄好奇習氣故其筆氣若談輅等書有止圖屬對精切之病士藻在

花當閣叢談卷六

往撫拾其剩吐何哉

邨老又曰或問余所謂止圖屬對精切者何解昔有人以詩謁一鉅公開口便云舍弟江南死家兒塞北亡鉅公曰豈意君家有此凶悞其人曰實未有此但圖屬對精切耳聞者捧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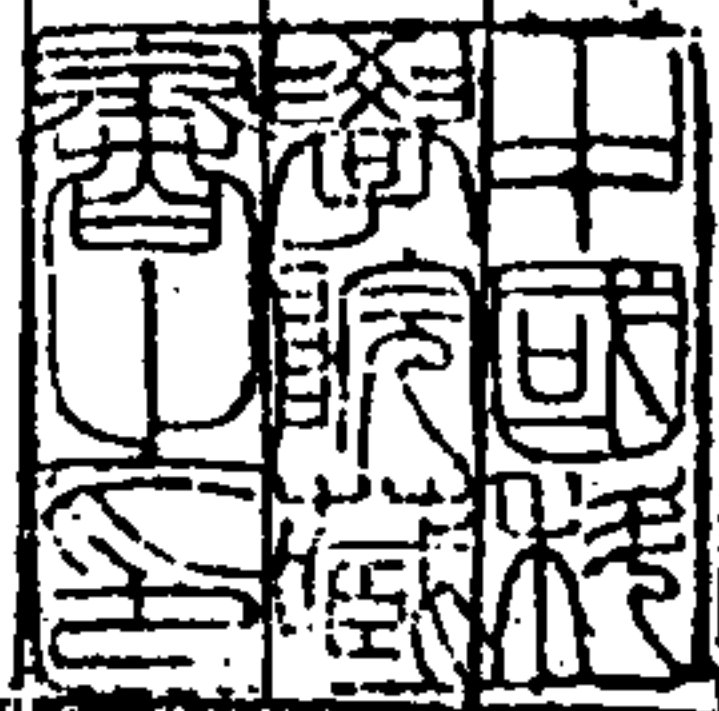
花當閣叢談卷六終



花當閣叢談卷七目錄

- | | |
|---------|------|
| 羅布衣 | 二陸 |
| 于文定 | 丹臺記 |
| 平湖金 | 換字 |
| 俞山人 | 歸先生 |
| 貴人持齋 | 于少保 |
| 和盜詩 | 舟州僕 |
| 荆川與胡賢棺券 | 馮僕 |
| 鵠糧 | 徐方伯 |
| 程鄭二生 | 年號 |
| 呂尙書 | 金主事 |
| 馬會元 | 王通判 |
| 湯都督 | 戚少保 |
| 徐把摠 | 劉吳兩公 |
| 吳明卿 | 張副使 |
| 蔡儒 | 甌舫 |
| 諸葛銅鼓 | 王忠肅 |
| 湯會元 | 慈幼局 |

花當閣叢談卷七目錄



正政

姓名謬

縣官

五方之音

藥異名

員帽

蟻子官

林虞謝

陳給事

王知府

韓襄毅

王御史

印司憲

纏足

徐府丞

兩宗伯

張經歷

劉滋

花當閣叢談 卷七目錄

拆字

多子

陸妓

花當閣叢談卷七

羅布衣

羅宗讓名素閩人學問淵博無所不窺不樂仕進水滸

京尹聞其名聘入棘園亦辭不赴退而躬畊于野時稱

曰布衣學士

三陸

陸去邪名彭治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陸子敬名伯齊

名皆松江人人稱為前後四陸子敬常謂去邪曰君談

詩果思無邪否去邪應聲曰君讀禮還須毋不敬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于文定

侯總戎名一歸家買田于文定公名慎行作中皆瀦水不

可耕訟于官文定公作啟戲之伏以龍韜虎畧方圖秉

耒之耕雀角風牙邊速穿墉之訟堪為俸腹未足介懷

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變威宣九塞拂衣玉帳欽壤

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為問舍求田之計本覓禾麻之

野翻成煙水之鄉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飛鷺閑

閑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已懸壻於橐中尚較耕

于隴上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孤舟可掉

王將軍之武庫東矢何充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聊陳奉慰之辭且釋作中之愧

丹臺記

蔣熹字仰仁長洲人母為徐武功名貞女幼孤穎悟特甚十一善屬文十七而卒當未卒時嘗夢上帝召為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婿劉灼入其齋得所為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葦慌惚見道流三人入房頃刻間失其一即免身常以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二

為異徵及卒後母甚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墮淚母又夢熹來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熹曰兒死從首上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三日而蘇既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踞於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雜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踞請曰當去輿徒步頃刻間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着地至一城黃衣又踞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

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莫非當年蔣熹耶蓋余為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叱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三

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余因叩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為故人受罪姑假以兩旬俾治後事其母為子孫計命黃衣送之出已出門復呼入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視何以傳警世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者咸下車與敘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臥於牀心惡之黃衣推之使附乃

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遂長往矣此條余已載別卷中即拆樓事
今復得此於朱平涵先生湧幢小品
乃知前事不謬故不厭重出詳錄之

平湖金

平湖金員字汝規為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煒煌則以為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被其妻以為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

花當閣叢談

卷七

囊篋運糧米心竊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為賊

邨老曰三吳風俗最尚禱神人有疾病不走醫而走巫覡巫覡之名不一若道婆若尼姑若尸娘看香娘看水碗娘卦婆卜婆皆覡之別名也巫則有所謂童子者每一木居士上居士輒有一童子凡疾病或失脫人家請得一居士則童子隨之而往代居士以言禍福童子執杖跳舞若醉若狂時而叱咤時而嬉笑醜態百出見之欲嘔而愚夫愚婦方事之若真神有所言無不奉為著蔡吾邑范西虞太守名素正直

不惑邪淫凡所謂巫覡輩屏不容入宅一日其夫人

失去金飾數事俟太守他出請得金元七總管神歸童子方執麵桿作態太守突入大聲叱之曰汝何人童子倉皇捧桿前跪曰小人是金元七總管太守曰金元七總管神也何踞稱小人童子曰老爺不知小人乃是總管別號太守曰毋多言且喫我十棒顧家人笞之每一棒下輒號呼曰小人今後不敢然此輩不過以廉恥博酒食其小者也若夫女覡出入士大夫之家構奇禍亂閨門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人家老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五

婦衰敗無所事乃結會念佛白蓮教名曰念佛婆成羣傾國老幼美惡無不入會淫僧潑道拜為乾娘而淫婦潑妻又拜僧道為師為父自稱曰弟子晝夜奸宿淫樂其丈夫子孫亦有奉佛入夥不以為恥大家婦女雖不出家而持齋把素袖藏念珠口誦佛號裝供神像儼然寺院婦人無子誘云某僧能幹可度一佛種如磨磨過氣之法即元之所為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勝誅耶亦有引誘少年師尼與丈夫淫樂者誠所謂歡喜佛矣降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

足粧飾為假師姑到處哄誘念佛婦人淫媾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

邨老又曰吳中又尚賽神凡神所棲舍具威儀簫鼓雜戲迎之曰會優伶伎樂粉墨綺縞角觝魚龍之屬續紛陸離靡不畢陳香風花靄迤邐日夕翺翔去來雲屯鳥散此則會之大畧也會有松花會猛將會關王會觀音會松花猛將二會余幼時猶及見然惟早蝗則舉關王會則獨盛於崑山觀音會亦間一行之今郡中最尚曰五方賢聖會王百穀名釋吳社編序

花當閣叢談 卷七

六

曰五方賢聖之名考古祀典圖經皆不載或以為五行之神余意吳為澤國地濱五湖當是五湖之神或又以為五龍亦此意也搜神紀則謂神皆有姓氏及爵土封號其說不經又謂司主民間疾疫故吳中是會必以五月行蓋祖其說頃見五方之外肖像為一緇一黃經曰勸善黃曰匡阜是蛇而足矣神之首曰至尊余謂至尊者人君之號惟龍有君象宜當之又其居為黃屋朱軒僭擬乘輿若舍夫神龍而彼花竹之妖魅川壑之精靈尸之未有不膺帝罰者也夫

社之設所以祈年穀被災禳洽黨閭樂太平而已吳風淫靡喜訛尚怪輕人道而重鬼神舍醫藥而崇巫覡毀宗廟而建淫祠黜祖禰而尊野厲嗚呼弊也久矣每春夏之交妄言神降於是游手逐末亡賴不逞之徒張皇其事亂市井之聽或稱狂之見朱門縷紱之士白首耄耋之老艸莽鋪筮之夫建牙震虎之客紅顏窈窕之媛無不驚心奪志移聲動色金錢玉帛川委雲輸百戲羅列威儀雜遝啟僭竊之心滋奸慝之行長爭鬪之風決奢淫之漸潰三尺之防廢四民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七

之業嗟乎是社之流生禍也昔郭代公戮豕烏氏之妖亡西門豹沉巫河伯之害息今之長民者不是之聞豈所謂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與不然是或一道也吾儕小人不可知也已

換字

昔常怪宋景文震霆宵寐等語取艱澀字文易解語以為可笑不足法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如計無所之則曰俚之龜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不知

古稱殊死乃斬首分爲二也奉母曰奉妣不知妣之云
指已死者此類但可欺初學小兒耳壬子科浙江鄉試
錄一論五策皆如此極可笑

俞山人

山人字羨長名安刻類函百卷其書頗行然世廟時原
有此書乃鄭山人名若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書成而
鄭卒於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但不知此書曾刊行否
今俞板惡甚

歸先生

花當閣叢談 卷七

震川先生名有博學善古文辭然於世務若無所解而
聽訟尤非所長令長興有鄉豪與媳奸爲僕所見揮刀
殺之知事不可掩旋殺一婢提二首赴告曰婢僕通奸
獲之奸所冀脫已罪偶大雨沮城外是夕先生夢有神
告以殺死本未先生晨坐堂上其人攜二首入未及言
先生大呼曰賊賊汝奸媳殺人如是如是遂服罪衆咸
以爲神先是先生爲政務以德化不用敲朴而長興民
尊頗不受繩每有差遣度無所乾沒者輒不行互相推
諉譁諍於堂先生取朱筆飽蘸大聲曰若不走卽洒汗

汝衣矣及斷是獄自後無敢慢者

貴人持齋

一大貴人奉六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
淡色素品和之貴人甘甚詫於人曰奉齋何不佳而人
乃嗜葷貴人之姪亦一日飯素亦以味薄責厨人凡十
餘易皆不稱坐客笑曰若求佳味須用開齋其人一笑
而止

邨老曰吾觀御史臺記則天時禁屠殺頗切婁師德
爲御史大夫因使至邨厨人進肉師德曰敕禁屠殺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何爲有此厨人曰豺咬殺羊師德曰大解事豺食之
又進鱸復問何爲又有此厨人復曰豺咬殺魚師德
大叱之智短漢何不道是獺厨人卽云是獺師德亦
爲薦之必此等厨人方好供應大貴人余本不如齋
亦不喜人茹齋尤惡人名茹齋而實不如齋尤最惡人
口茹齋而心食人之心肝臟腑所謂佛口蛇心者也
余少時讀書古里村一隣叟年八十矣家頗溫茹齋
每夜分輒起誦佛號木魚聲閣閣至曉方止寒暑亡
間余一日往省之見其方曝日結網余曰老人家何

苦為此叟曰吾見捕魚諸孫亦捕魚每網缺取足於老子故日不給也余曰半夜敲木魚誦佛號者叟乎叟既好善何為結網罪業不小叟曰正為要結網故魁早誦佛號千聲以五百消業五百種福余戲之曰倘彌陀佛以六百或七八百消業所種福止一二百當奈何叟曰余回向時日日與菩薩言過豈賴我又一蘇媪茹齋惡不可言每至人家風波當地起有姑媳者搆其姑媳或兄弟妯娌靡不搆之不至勃谿詬誶不止又善偷見物輒取以故人畏之若蛇蝎一日

花間叢談 卷七

十一

余規之曰若茹素不畏地獄閻羅老子耶媪笑曰不妨吾善誦楞嚴咒若不聞風捲楞嚴咒罪業登時宥乎此等人均所謂佛口蛇心者也然此媪之罪抑又重於網叟多多許矣

于少保

于墳祈夢異靈人人能言聞太倉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為朝事余一生清苦認真不作虧心事而見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

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蓋海商漂至巡兵執以為盜眾皆憐之請于太倉往解不應又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死太倉矜名節於此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為救然力可為而不為則神固已存案作罪過矣

和盜詩

泰和鄧學詩性至孝元季母子俱為盜所獲盜魁知其儒者哀之與酒食口占一詩命之和約和免死盜詩曰頭戴血淋漓負母沿家走遇我慈悲人與汝一杯酒我

花間叢談 卷七

十一

亦有佳兒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賢未知天從否應口和曰鐵馬從西來滿城人驚走我母年七十兩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懸絲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報否寇喜道之出城得遠去學詩後以薦為校職考終邨老曰此盜可應舉做官吾鄉不乏此物知詩者能有幾人雖然做官正不必能詩也

弇州僕

王弇州書室中一老僕能解公意公欲取某書某卷某葉某字一脫聲即檢出待用若有夙因

荆川與胡質棺券

書備胡質龍游人父兄故書賈買少乏資不能買而以善雖書往來諸書肆及主人家余不自揆善取左氏歷代諸史及諸大家文字所謂汗牛塞棟者稍刪次之以從簡約既批閱點竄竟則以付質使裁焉始或篇而離之或句而離之甚者或字而離之其既也篇而聯之句而聯之又字而聯之或聯而復離離而復聯錯綜經緯要於各歸其類而止蓋其事甚清且碎非待他書備往往束手雖士人細心讀書者亦多不能為此質于文義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三

不甚解曉而獨能為此蓋其天資使然余之于書不能及古人蠶絲牛毛之萬一而質所為則蠶絲牛毛之事也嗟乎書契之不能還於結繩書契又繁而不能還於簡也固也然余所以編書之意遠矣非質則余事無與成然質非余則其精技亦無所用豈亦所謂各致其能也哉質平生無他嗜而獨好酒備書所得錢無少多皆盡於酒所備書家不問備錢必問酒能厭否質無妻與子備書數十年居身無一壘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復知也其顯若此宜其天竅之亦有所發也余年近五十元

元如病僧益知捐書之樂視向所謂披閱點竄若營我者蓋始以為甘而味之也甚深今則覺其苦而絕之也必過其勢然也余既不復一有所披閱點竄質雖尚以備書糊口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虛閑而無所用然則古所謂不能自為才者獨士之遇世然哉此余與質之相與始終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復有所披閱點竄世事又已一切無所與則置二杉棺以待長休質無妻與子無一錢之蓄死而有棺無棺不可知念其為我從事久矣亦以一棺昇之而書此以為之券云嗚呼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三

百餘年後其書或行於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論其故所刪次之人則余之勤因以不沒而質乃無以自見是余專質之功也余之書此亦以還功於質也雖然余既以披閱點竄為營而豈欲後人又以披閱點竄知余也哉然則質之碌碌勤苦從事於割截離合而一付之無何有之鄉也與一醉亦無以異也其亦何憾之有

馮僕

馮南江名有僕馮勤其父備者也素多病日者謂其短

造甚憂之問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為備不能積德惟勤灑掃惜字紙乃可延耳備乃備箕帚福歷所居村巷凡有穢惡悉為掃除見一字則取置于筒至暮焚之歲以為常壽至九十七無疾而終

鵠糧

張司令元時人亡其名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名往迎之鐵崖謂其不知書弗應司令乃延鮑恂為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席間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盤露鐵崖題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即應聲曰楊柳頭邊鐵笛

花間叢談 卷七

五

風蓋楊又號鐵笛道人故也鐵崖撫掌笑曰技能文其主可知矣辭去時司令出米滿載送之云是鵠糧鐵崖素愛鵠不能卻隨訪顧阿瑛召阿瑛之隣人貧者分給之而去

徐方伯

徐子與名申好客尤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介蔡子木先生薦之子與蔡作書盛言客自喜可喜狀以家人將之恐客之窺書而求易也子與得之大歡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贈以詩曰自信金聲能擲地

誰知玉貌不如人客猶得意傳示為重

程鄭二生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鄭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陽令鄭貧甚貸錢訪之至則大出條約禁鄉人不與相見鄭乃告乞數支作回路費亦不與在途不勝狼狽後鄭中二甲除差直隸公幹程以事調獲鹿丞又被告贓鄭前來按郡程乃遠迎敘舊引蘇章二天等語鄭笑而不荅至晚命戲子演戲宴程鄭私喚戲子具言前事戲子領命因扮二虎一虎先銜一羊自食旁有餓虎踞地

花間叢談 卷七

五

視之虎怒吼銜羊而去他日餓虎得一鹿前虎尤餓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銜羊不採揪今朝獲鹿敢來求縱然掬盡湘江水難洗當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歸

年號

天啟三年蘇城浚河於顧家橋北得一船頭尾悉爛止存中三船於內得錢無數約有四五螺文曰天啟通寶余曾見其一大於今之時錢而不及崇寧十之三輪廓豐厚青綠堆滿不知前代何年物也記之以俟博洽君

子聞之正德改元時當國者為劉文靖名謝文正遷名克

書馬鈞陽名文考監生出宰相須用讀書人以嘲之正

德為西夏李遵頊所建也今觀此錢則天啟亦前有犯

之者邪無從考也若乃永樂則張重華王則偽建天順

乃元出帝舊號不知當時何不詳考

呂尚書

曹祥大倉人為新昌令有呂生名光父豪於鄉祥扶之

卒為善士後光洵為御史按太倉謁祥祥已忘前事光

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

花當閣叢談 卷七

後蓋戴恩十餘年如一日矣留竟夕談乃去且厚贖之

光洵官至尚書有名

金主事

金誠字誠之籍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揮使麻張最亡賴

繫之詎曰若軍餘乃故褒博儒生裝耶覩其衣使薙草

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冀顯揚今虧體辱親矣

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泣不敢言行賄乃免

未幾誠領解首登進士第為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至

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堂官脫其罪張造誠

誠執禮如平時張感泣以女妻其子

馮會元

開之名夢先生湖人築精舍於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

矣并買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飲惟茗清香

與衲子為伍不甚教子每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多費

物力供師友之奉真痴人開之善謔與賀吏部伯蘭名

然善賀矜莊自律每相會開之故以謔語挑之賀大怒

愈怒愈謔賀亦無如之何至拂衣去且怒且罵開之惟

笑而已

花當閣叢談 卷七

邨老曰朱祭酒平涵名國評二公以開之能遊戲三

昧而賀不逮遠甚又云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馮

蓋逍遙地行僊也

王通判

王見溪名之邑人為貴陽通判運木渡黃河其最大者

二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為文祭之乃起復見夢

曰吾三千年為羣木領袖今乃逐逐隨其後終當別去

必欲相煩應天子命非以巨舟載不可如其言拽而登

舟舉纜一呼如躍舟行甚疾絕無阻塞

湯都督

湯沂東都督名克 戮海寇王良刺其皮鞵為鼓號人皮

鼓今在鎮江北固山聞其聲比牛皮鼓不甚揚世廟時事

戚少保

元敬少保名繼光 山東萊州人逐賊至閩海夜半見赤光

起波際使善沒者探之乃一古鏡猶也重可二百斤純綠透瑩少保有中散之伎因合閩中鏡絲髻手煉之凡百餘火以其半為刀八又重煉其半百餘火為劍三

花賞叢談 卷七

六

俱作青色爛爛中夜有光射眼不滅純鈎于莫云

邨老曰余讀舟州寶劍十歌得其序若此因憶先尚

書曾監少保軍勦流賊曾以一刀相贈後萬歷戊子

少保至吳先員外遣余往候少保首問此刀曰此希

世之珍也豈即此手煉者歟其三劍一以自佩一贈

汪伯玉司馬名道 一贈舟州亦見詩序中刀後落少

弟象州手少弟死無子遂不復知所往豈成龍飛去

乎少保又贈一軟鍊刀可作腰圍縱之復直亦在少

弟處

徐把總

徐把總名正守狼山於江中得一鏡矛形製古朴不類近

時物其款識數字漫不知為何等語一日置之舟前颶風偶作海潮突湧隣舟皆簸蕩上下不能駐足獨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又置一舟無不然者

劉吳兩公

劉太守名鈺 沔陽人每行必以雙榭自隨吳尚書名吳江

人亦如之尚書後以郭勛事觸聖怒勒歸卒於利國驛

花賞叢談 卷七

九

卽用以歿

吳明卿

明卿名國倫 自作生穴旁為祠題其柱曰陶元亮屬自祭

之文知生知死劉伯倫荷隨行之鍤且醉且醒年七十

四自為誌銘而卒

張副使

副使名嘉孚 渭南人將卒謂其子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

卽有一部遺文但蓄幾文錢死卽有一篇志文吾恥之

否德不辱名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于石足矣

不遵吾言以不孝論

蔡儒

邑秀才蔡儒者狂士也稍知屬文而過自許可一口道前輩馮姓者於途馮蓋久餽而待貢者年老行遲蔡從後趨而前過之馮欲揖不顧而去馮呼之曰蔡子汝全未全未何目中無人也蔡回顧曰馮老快哉快哉何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主

尻中能言也人盡薄之未幾儒考劣被黜竟以鬱死昔唐陳通方少年登王播榜第播時年五十餘通方戲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日暮途遠以登第為贈官

船舫

某子甲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監司謂水中造房侵占豪霸為地方害監司北人大怒謂水中可造房何事不為繩之急其人累訴不能白一儒生為草狀曰南方水鄉家有船舫即如北方旱鄉家有馬房監司悟獄解

諸葛銅鼓

余業師薛希之名志為廣西天河尹帶一銅鼓歸形製

與常銅鼓同差小而音響洪遠曰此諸葛銅鼓也及攷之諸葛銅鼓有奇文異狀雕螭刻虬間綴蝦蟆其數皆四而今皆無有當是贗物凡破蠻必稱獲諸葛銅鼓蓋蠻中以銅鼓為至寶其有剝蝕而聲響者為上上易牛千頭次者七八百頭藏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為寨主藝藝如鼓不作銅聲

王忠肅

忠肅公名素不善諧謔一日見一巨僚目送一美姝既去復回顧忠肅云此人甚有力巨僚曰公何以知之應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主

云若非有力公之頭何以被他掣轉去王文恪公方及第臚唱畢忠肅適故報至舉朝嗟嘆一大僚曰失一王翽得一王整又何憾焉

湯會元

會元湯霍林名賓乙未會試前一夕有舉子夢見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試試題一紙有晉元帝恭嘿思道七字翻飛不定與易水生爭逐之為彼先得及入會場第一題是司馬牛問仁章所謂晉元帝者姓司馬元帝牛金所生合為司馬牛恭嘿思道是訖言會元湯霍林

則易水生也又丁丑科會試有召僊者問今歲場中何題書曰下論又問下論何章曰子貢又問子貢何章曰天機不敢泄又問會元何人曰非一非三非驢非犢當時不能解及開之名夢作會元開之馮姓始知前二句乃馮字試題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慈幼局

萬歷十六年戊子吳下大旱米石一兩六錢餓莩載道鬻男女亡售主則生棄之鬻鬻道左呼號之聲處處不絕未幾而斃五六月尤多至填街塞巷穢氣四達因思

花崗園叢談

卷七

五

宋世於郡縣立慈幼局凡貧家子多欲厭棄不育者許其抱至局書生年月日局置乳媪餵鞠他人家或無子女却來局取養之歲稔子女多入慈幼局道無拋棄者此法良善不知今時可放而行之否

正政

正月之正作平讀因避呂政也不知何以自漢至今不改古稱臨文不諱今則文辭詩歌皆從平正之作政右軍自避家諱也不知今人何以盡從政凡用正字多改政字此何避乎又或以為二字古通用可笑又太守之

守廷評之評不知古何以作去聲尚書之尚不知今何以作平聲或曰尚字避上音容有之

姓名謬

顏氏家訓曰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族姓衣服飲食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已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人為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時者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水傍立字而有名疑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顏公之言如此近見吾邑一大老姓蕭兄弟五

花崗園叢談

卷七

五

人以宮商角徵羽為名而中貫以應字是則以蕭為蕭矣又南劍一少卿蕭九成名部蕭是蒿草何能應五音乎又一友號淹博不欲言其名一日於酒中問余極是何木余曰但聞極是屋脊之棟有最甚之義故四隅稱四極實不聞是木名此友曰豈有從木傍而非木者余曰然則棊榻杵杷楹柱榻稅盡是木乎友大不以為然

邨老曰吾聞成化間有吏建言時事某給事惡之以激厲風俗之厲脫寫力為大不敬叅送法司問罪不知厲本古字漢書凡稱風厲勉厲皆不從力此吏亦

不能自明又一給事閱兵部題本以妓不從女呼吏
笞之翌旦有不平者令受笞吏執韻書以進乃赧顏
慰遣之此皆不識古字故也近日邨中一塾師從余
借說死而書劉向作柳向余戲蒼以一絕云漢家龍
種豈凡庸說苑文成似鼎鐘若使更生為木卯宗元
何不認華宗是蓋道聽途說知有劉向未究劉桡何
字而強作解事曰吾胸中有說苑書也孟勞豈不為
公子顛項豈不誠專翽也哉又姪本妻兄弟之女稱
古者諸侯之女嫁於諸侯以姊妹從左傳所謂姪其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五

從姑是已今人稱兄弟之子為姪不知誤自何時近
來又以姪字從女不雅改作侄字不知姪字直一切
與秩帙音同侄敕栗切與秩音同又訓半也堅也
與兄弟之子何與狄梁公諫武后姑姪母子孰親不
聞從立人傍然稱姪之誤從來久矣今隨俗稱呼則
可施之文不若稱從子族子為當乃姪字斷不當從
立人古今字多有不同然俱有自來如臯字許重叔
說文云臯字白下從本亦非本亦非半東觀漢記馬
援上書云成臯縣印為白下半丞印四下半尉印白

下人人下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罰字古從刀謂持刀罰

人元命包改從寸寸法也 對古從口漢文以多言

非誠去口從土 疊字古從三日言決罪三日得宜

新莽以三日大盛改三田 軍陳為陣始於王羲之

形景之影始於葛稚川 隋本隨隋文帝以周齊

不遑寧處去走存隋 尚書攷異馬乘王首開元文

字子在母懷 刀下用音摧兩點下用音鹿今作丹

字非 口在天上為吳黃頭小人為恭二在天下為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五

酉天保為一大人口八十曉舒仲為予舍西土五中
人董為千里草趙為小月走亨為二月了卓為十日
卜李為十八子昌為二日運為軍走隆化為降死三
刀為州破田為丑此皆象形取義非字書偏傍之法
也故謂為圖緯云 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畛則
亦有田地則土乙力梁武署貞為與上人魏武署合
為人一口此又以字戲也昔人謂王右軍不識偏傍
今以訛傳訛甚有止讀偏傍者可勝數哉

縣官

里中一富翁輸貲得冠帶親朋輩饋金錢往賀向余乞一文余文中有縣官不愛名器以羅天下逸才句一里中兒強解事謂余此翁實走人京師從吏部乞得劄付非尋常縣尹所給義民比柰何以縣官辱之余欣然為改朝廷云此兒咤於人徐君大鹵莽非我幾成輕薄得罪某翁按前漢東平王傳今暑熱縣官年少注謂不敢指斥成帝故謂之縣官又霍禹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又卜式傳會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注皆謂指天子

花賞閣叢談

卷七

五

邨老曰今人文字多有相仍襲用而不得其訓故聊摘一二筆之以備遺忘已見舟州厄言及漢雋者不錄如耀靈日也 望舒月御也 封姨與二俱風神滕六雪神青腰玉女霜也 鬱華奔日之僊一名鬱儀結隣奔月之僊 羲娥義謂日娥謂月也 少海前星俱太子青宮春宮東宮太子宫也 倩嬌客婿也 僚婿友婿同門婿今謂之聯衿 冰叟妻父也 藁砧夫細君妻也 貽厥友于子孫兄弟歇後語也 宅相甥也 玉樓兩肩銀海目也 靈堅真神

也字玉璽 尊章舅姑也 長喙參軍猶也亦名烏金 犇主簿羊也又僧作蒸豚詩謂羊為瓊根 北虜謂牛為古旃 韓盧宋鵠良犬也 白望青曹駿狗也 伊尼鹿也 虞吏虎也 當路狼也 夜光香燭照夜青並螢也 春鉏鷺其行若春亦名碧繼翁 催歸子規也亦名姊歸喚起春鳥 鈎輶格磔鷓鴣聲 芻尼野鵲也 郭索蠓也亦名無腸公子 魚婢小魚也 赤鱗公鯉也 歸昌長離鷺鷥並鳳名 主簿蟲蝎也 紅叱撥猫也亦馬名 白鳥

花賞閣叢談

卷七

五

蚊也 沙蟲蝦也 蜻蛉蟋蟀也 孔昇翁大蜂也 金衣公子鶯也 綠衣使者鸚鵡也 孫供奉猴也 石眉蟲猿也 元衣督郵龜也亦名清江使者 河北從事獮也 河伯小吏烏賊魚也 赤弁丈人蜻蜒也 蝶之大者曰鳳子車 糝香將軍油蒸校尉鮒也音市演切與鱒同俗作鱒非 河祗脯乾魚也 寒具亦名餠饌即今環餅南方謂之線餅 籠餅饅頭也 鑽籬菜雞也水梭花魚也並僧家謎語又謂酒為般若湯見東坡志林 漢詔以鹽為食

肴之將 蔗飴沙糖也蔗亦名飴蔗亦名都蔗 青

州從事清酒平原督郵濁酒又謂中聖中賢中如字

歡伯釣詩釣掃愁筵俱酒號麴米春亦酒名酒名甚多

另錄 苞蘆魚鮓也 羊我氏謂今經義也 羽檄

書亦可稱羽毛書 牛腰卷名 蒼官柏青土竹也

湖目蓮花也 荔奴龍眼也寫作離支亦可 絳

衣仙子海山仙人並離支 石阿醋石榴也 九列

君柳神也 木芍藥牡丹也 療愁花忘憂草並蕝

也 銷恨花千葉桃也 毛穎管城子中書君毛元

花當閣叢談 卷七

銳毛錐子尖頭奴並名筆亦名不律 陶泓石虛中

即墨侯並名研 陳元易元光松滋侯並名墨亦名

喻糜 楮先生楮知白好時侯並名紙亦名側理

壽光侯敬元穎鏡也亦曰容成侯 莫難便面屏面

並扇名亦曰箒 忘歸金僕姑並箭名 青萍純鈞

湛盧豪曹魚腸巨闕龍泉太阿工市紫雷液星青冥

龍藻屬鏤步光孟勞並劍名 青犢漏影並刀名

渠荅甲也 木上坐杖也 大黃弩繁弱弓也 銀

鑿落金叵羅飲器也 革華皮屨也亦名下邳侯

水車飛鳥皆競渡舟名 倉琅根宮門銅環 服匿

藏酒號 蠶婆琵琶也 軍持淨餅也 不借草屨

也 鉢塞數珠也 裋褐之裋音豎今多作短 祛

袖口袂袖也 白接離襦衫或曰巾名半臂背搭也

田衣袈裟也 襜褕蓑衣也

五方之音

聖人在天子之位能使天下書同文不能使天下言同

音故自政謝結繩教與書契天粟晝零市妖夜哭由來

久矣母論庖倉所製萬世遵行即吳孫休創八字以名

花當閣叢談 卷七

其子靈商翼舜節盃莖乃灣迄航賢莽舉褒擁八音

唐武則天製十八字璽西塋(乙)囿○匹爾忘爾爾率击

爾爾璽璽乃照天地日月星君臣人戴年正載國初

誥授聖十八音南漢劉巖自製龔音儼雖不行於今時

想當時文移章表中自應遵奉故書同文即非聖人凡

在天子位者均能約束之使無異若夫五方之音即聖

人勢不得不窮今天下音韻之謬者無如閩人即其呼

父為郎罷已可笑矣而二音復無正字正如梵咒中二

合三合之類而收之以鼻音又用土語讀書唱曲聽之

真同燕雀競噪令人不復可譯唯有睜目捧腹而已粵人亦然至蘇語王黃不辨已見笑於北人不知黃為胡光切王為吳光切胡則華姑切吳則王姑切特幾希間耳不甚謬也其最謬者則三山與珊同叶侵青與親同叶蓋因吳人全是齒音亦復不辨開口閉口且無入聲故庚青每犯真文侵尋寒山每犯監咸桓歡先天每犯廉纖也然未常無字如閩人之但有聲也若松江以水為矢以猪為支益又甚矣至於四方音韻其不正者尤多如北直山東以步為布以謝為卸以鄭為正以道為

花蘭閣談 卷七

三

到以屋為烏以陸為路以錄為慮以閣為果無入聲韻故也入聲內則以緝為妻以葉為夜以甲為賈無閉口字故也此則與吾蘇無閉口無入聲同特其音稍勝收之喉頰間耳河南人以河南為渴音可南以妻弟為七帝山西人以聰為村無東字韻江西湖廣四川人以情為秦以姓為信無清字韻歛睦發三郡以蘭為郎以心為星以親為青以人為仍無寒文侵三字韻又如去字山西人為庫山東人為趣去聲陝西人為氣南京人為可去聲湖廣人為處又山西人以坐為判以青為妻陝西人以

鹽為年以咬為婁台溫人以張敞為樂捨長年為樂寧之類皆因韻學不明反切各異清濁殊方喉舌齒唇牙五音混雜故也要而言之我吳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宛清揚北音宜將軍鐵板歌大江東去故北曲硬挺直截今學士大夫凡為文章騷賦銘誄詩詞所斤斤奉若三尺不敢一字相假者非沈約四聲韻乎其金元詞曲傳奇樂府始宗周德清中原音韻特作詞人與歌工集之耳學士大夫不知也然二公之韻大有可商約之始為四聲韻也自詫為靈均以來未始有觀挾天

花蘭閣談 卷七

三

地之祕旨可稱入神然在當時已見斤於梁武受駁於陸厥後至隋劉臻過陸法言論及聲韻大要謂吳楚則傷輕淺燕趙則傷重濁秦隴則上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然有音切即寓於字義中者如之乎切諸也而已切耳也如是切爾也何不切蓋也不可切也至於閩里鄙語亦有以音切為呼者如突鸞為團屈陸為曲鶻崙為渾鶻盧為壺武煦為大音代咳洛為殼凡此非有師學授受也天然自成莫知所以約所謂入神殆此類耶然祁連為天故天山為祁連穹廬為居故名所居為穹

庸卽胡人且然矣烏用詫爲入神也元周德清痛恨其訛欲以中土台音勝之而中土之音固自勝也蓋洛邑天下之中帝王都會德清參較方俗考覈古今故其製爲中原音韻稍爲折衷或者以三聲奪四聲病之然大江以北並無入聲悉叶入平上去三聲在在然也德清之駁沈約也卽約復起恐無以答謂靴在戈韻車邪遮嗟却在靴不叶車車却叶麻元暄鴛言蹇焉不叶先却叶昆溫門孫翻不叶寒山却叶魂痕其音何以相着灰不叶揮杯不叶裨梅不叶糜雷不叶羸必呼梅爲埋雷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三

爲來方與哈臺叶如此呼吸非鳩舌而何然此特大畧耳約之病實不止此如東冬一聲也何分爲二弁州謂同戎弓中等其音濁故屬陽屬東宗松攻逢等其音清故屬陰屬冬不知東爲多龍切同爲徒龍切其清濁陰陽較然胡得以同入東且東冬二字俱多龍切安所別乎況何韻無陰陽卽如三江內江邦陰矣龐幢非陽乎又何以不分也卽空同先生亦謂宜分愚不能得其說最可笑者凡帆二字入十五咸閉口韻與衫嚴同叶此則卽鳩其舌恐亦不能翻調矣明興高帝召儒臣宋濂

等論之音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拆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皆當改正後纂集成書大約依三衢毛居正論凡獨用併爲通用者如微之與脂魚之與虞欣之與諄青之與清覃之與咸尾之與旨語之與虞隱之與軫迴之與靜感之與賺未之與去御之與遇焮之與稗徑之與勁勸之與陷迄之與術錫之與昔合之與洽是也有一韻拆而爲二麻字韻自奢字以下馬字韻自寫字以下禡字韻自籍字以下是也又有以中原雅聲正考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三

如冬鍾第二韻俱併入東韻江第三入陽韻挑出元字等入先韻翻字殘字等入刪韻之類是也其字畫大以說文爲正今偏傍點畫舛錯者並依毛晃正之如又支母母及及羨美之類是也高帝初立法甚嚴犯者不赦然今偏傍點畫之類唯題奏本用之他不盡然也音韻唯御製用之他不能盡然也大率吾輩爲唐律絕句自應用唐韻爲古體自應用古韻若夫作曲則斷斷當從中原音韻一入沈約四聲如前所拈出數處不但歌者棘喉聽者亦自逆耳試觀元人馬關王鄭諸公雜劇有

是病否或曰若然則新篁池閣當作池果唱乎恐笑破
人口也曰不然以閣字輕出而後收之以果此在凡入
聲皆然不但一閣字觸類可通此唯吾友秦季公知之
近唯松陵沈平輿若張伯起則純是庚青零丁齒音矣

藥異名

天狗人參也天猪菖蒲也天牛雌黃也天羊雄黃也天鼠
防風也日精雲母也地髓地黃也道人頭蒼耳茱萸別
名秋子古人謂木為山精兔縷兔絲也胡王使者羌活
也甘草市語名國老假君子牽牛也含丸使者花椒也

花鬪叢談

卷七

五

九日三宮吳茱萸也時美中蒔蘿也魏去疾阿魏也骨
鯁元君草薺也野父白頭翁也玉虛飯龍腦也黑龍衣
鼈甲也沙田髓黃精也無聲虎大黃也草兵巴頭也琥
珀孫松脂也一寸樓臺蜂窠也八月珠茴香也吉祥杵
桔梗也丑寶牛黃也化米先生神麴也混沌螟蛉寄生
草也丹山魂雄黃青要女空青

員帽

部使者王化按浙一舉人冠員帽入謁王問曰此冠起
自何時舉人曰起自大人乘轎之年王大慚反加禮焉

邨老曰員帽之製聞祖宗以昇辟公車者長途遮陽
之用想即唐之席帽宋之重戴乃春元輩欲以自別
於生員監生取以為本等冠服三十年前吾邑春元
盡皆用之郡城獨不然無論用違其制亦殊不雅觀
今則吾邑亦用儒巾矣若夫外官三品用幃轎餘悉
乘馬祖制也今之遵制者唯一典史矣

蟻子官

京師唯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不引避宋栗菴太宰
轉長安街一老嫗面衣不避隸者誤以為男子也呵而

花鬪叢談

卷七

五

引之下嫗露而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餘年
這些見了千千万萬希罕你這蟻子官隸人無如之何
亟前行嫗亦加鞭去太宰到部笑語同僚口今日晦氣
空受了老婦人一場大罵同僚問故語以狀復大笑曰
這嫗眼孔大一吏部尚書則當得蟻子聽者俱失笑
邨老曰吾邑一富室以貲受闔幕歸令縫人製袍服
恐其不如式也諄諄告語曰領當如何襪當如何去
而復來一日之間十數叮嚀顧復既成取補令緩語
之曰若亦識此乎縫人曰識此鷺鷥七品服也闔幕

曰若何便能識豈亦曾製此耶逢人曰瞿會元余主顧也見會元初授編修歸會服此後學士則為製白鵬服今侍郎為製孔雀服殊燦爛也故能識闕幕捫

舌去

林虞謝好奇

林銖子克相聞人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不過臨時檢玉篇中不常見者填入耳日稍久或指以問銖銖亦不識也武林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邵武謝申字耳伯作文學獎宗師一字不可解且不可句人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之好奇如此何異山魃山怪哉

陳給事

給事名永樂時為給事奏事聲震朝宇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為大聲秀才已復忤旨上命為坎瘞之請瘞者云吾今夕乃為大變所苦請其故則罵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瘞人當如甕可令速死瘞者從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釋還故官

王知府

王知府名昌邑人洪武初為寧波知府堂飯用魚肉命

理之號埋羹太守有給事來謁具茶給事為客居間公大呼撤去給事慚而退又號撤茶太守

韓襄毅

襄毅名郡人巡撫江西每對庠士稱說詩書庠士易之曰巡撫千字文秀才安得稱說詩書公聞之檄學使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為論問餘成歲為策諸生皆不能詳公曰我輩做秀才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如何連千字文也不讀士皆媿服

王御史

花當閣叢談

卷七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萬祚嚴州人巡江至我蘇吾邑有女巫妖婦惑眾土人禽以獻其罪甚確王覽牒怒大怒坐土人誣各與杖數十時盛暑斃者十餘人王回京忽視羣鬼撲之捕頰叫曰這是我不是我流血立死

卹老曰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邑有一椽孔舞文殺人甚眾後入京以飛過海遼北地某縣尉方飲公堂酒散入衙履墻卽跪下口稱饒命家人出掖問故曰某某在此皆其平日故殺姓名也立刻

死又成引開獄吏曹子文每承上官風旨或受仇家賄囑欲死其因謬先以疾申不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如此者非一人也一日與眾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子文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某人某官所命某人某家所囑非我罪也語竟而死又里中一庠士亦以承望風旨殺一族人未幾生一人面瘡於左股唧唧作聲似人言語欲噉肉以少薄肉覆瘡口痛少上去肉復痛後數日肉亦痛矣始呼天既呼父母痛愈加忽作念曰豈某兄果乎痛輒止復又曰此某人

存身叢談 卷七

指也痛又作於是連呼某兄某兄饒我饒我日夜不停聲徹於外如此者月餘而死此余所親親聞者

邱司寇

月峯名名為人極怪異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方巡撫名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直之後居鄉力却上官饋遺而多負國稅有縣令惡其矯積所却餽遺數十百金請於兩臺以抵通稅邱大慚

纏足

客有徵及纏足事者余不能知其所自始姑應之曰纏足上古無聞俗傳自妲己始謂妲己乃雉精足猶未變故裂帛纏之然無所證據不足信齊末東昏侯為潘妃鑿金為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南唐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鈿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此即今之弓足也則弓足始窅娘矣然趙飛燕能為掌上舞子建賦洛神曰凌波微步綠珠香塵無跡曰步微曰掌上無跡則纖細可想豈

存身叢談 卷七

摸擬今之尺二天然腳乎且以今之尺二天然腳行金蓮上縱十丈花如船藕不知堪容幾蹄昔吳宮有響屣廊以槓梓板藉地西子躡屣而行則有聲若今尺二之屣其聲之厲當作何如胡足傳也故愚以為纖足即非始於妲己亦決不始於窅娘及讀新都楊用修跋漢雜事祕辛中一段有云余常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祕辛中約縑迫祿收東徵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博洽如用修亦無定見何況我輩乎一日讀田子衡留青日札其詠雙行纏有句云非之蓮花

芽縮知音美自然絲竹不如肉不覺噴飯此獠邨鄙殺
風景若是急取杜牧之詩及王磐詞讀之始滌喉中之
穢杜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裏輕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帚王詞清江引咏睡鞋云猩
紅軟鞋三寸整不著地偏乾淨樽前換晚粧燈下勾春
興幾回把醉人兒輕撥醒

徐府丞

南京徐府丞文江郡人初名申錫後申文定王文肅入
相忽去錫字止名申爲省中所參謂兼時行之雙姓避
錫爵之偏名蓋文定初姓徐而文肅則名錫爵也府丞
巧於仕宦故省中以此嘲之

兩宗伯

瑞州敖宗伯名統與吳宗伯名山嫗家居相近敖豪於飲吳
方初度具冠服過觴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句欲敖
對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應聲曰寒朝
最愛頭腦酒京師凡冬日客到以肉及雜味置大甌中
注熱酒觴客名曰頭腦酒蓋以辟風寒也吳人謂之遮
頭酒

張經歷

閩人張萬里字廣陵嗜酒遇飲輒狂肆罵坐醉吐街市
中且行且吐羣犬隨之張目叱曰勿爭吾且盡吐所有
與汝市人大噓敏於文久不第後得官經歷

劉滋

濮陽人劉滋少爲庠士家貧無以自活然有心計去逐
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家藏白銀皆鑄大顆顆四
十斤有劇盜韓某者使其黨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
財耳指示其藏所曰任自取賊見大顆喜儘力攜之人

花當閣叢談

卷七

星

不過二顆既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復命於
韓韓曰此人殺乎曰未曰吾輩無噍類矣亟命復往殺
之劉已匿無所得韓曰敗矣攜兩三顆遁去既明鄉人
暗劉劉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
如故獨失韓所攜

邨老曰吾里中有邱老四者賊魁也其伎倆堪與韓
匹其徒甚衆有庠士從之遊者余識其人不欲言其
名然已載之爰書矣一日令其黨劫海上一巨室既
得一二千金歸衆各自誇詡其能邱曰請各言其出

入發篋之狀對次庠士拍手笑言曰若等徒豪舉何如我快暢彼有美姝我得而奸之邱嘯蹙曰噫敗此役者必汝矣吾不願分汝贏矣遂去不復顧未幾而事發庠士獨受禽爰書之醜至今猶在人口邱著一書名眩篋祕訣甚奇余得閱於庠士戲語之曰此暴客陰符經也後聞此老賊在江陰夜則聚夥行劫晝則佯為雙瞽為人推命三年而人不識卒以考終

拆字

京師一術士姓趙名吉江右撫州人善謝石拆字術人

花當閣叢談 卷七

有所叩隨意書一字則隨字解拆吉凶甚驗名甚諱余偕邑中兩春元往叩之時辛丑會場纔畢兩春元一姓陳一姓張俱問前程事余則欲得家報耳入其門趙方課一童子讀學庸見我輩去叱童子去收書置几上余指示之曰此兩春元俱大才赴罷會場中固其所必然所不知者名次耳陳春元即指其書籤上庸字趙曰庸字上半為庚庚者更也更者化也今庚不成更何能化乎且公登第便當用世以不成之庚壓於用上正恐無所用耳莫怪直言次至張春元亦指書籤曰大字趙嘖

蹙不言張曰但據理直言何必忌韓趙曰依此大字公亦尚須有待余曰試言其故曰移大字上一直置下中成一不字故沉吟也兩春元大笑次至余寫貝字曰欲得家信耳趙曰尚遠以貝字上目字橫轉則為四字其四月初八乎然四八成三十二三月二十外當有信余深信其言歸即書而粘之壁後三月且盡家信茫然時從兄廷珍初第觀工部政過余酒中見壁間所識方共訝家信之難到忽一人突入乃兄家紀綱名祥者也相對一笑余問家信云在蔣侍御船我于德州從陸先行

花當閣叢談 卷七

計其程來月初旬必當抵灣至初八余不待問至先往灣中候之蔣船初十始到則在天津馬堂處擔閣兩日也兩春元亦下第後於郡人楊春元玉蒼名大座中談及楊亦聞其名欲往叩楊時留京就選應得有司而李大家宰對子名戴與楊之尊人大司馬震涯公名成有舊已擬湖州司理缺矣玉蒼書一湖字曰就選得此地否趙曰水中撈月豈能就乎且君十口在水月之間水月陰象也當必有不妥之耗君不應久留此矣玉蒼又書一柄字問曰此人在家安否蓋時已聞長郎有病故問也

趙曰移木傍右一點置左顯是病字玉蒼又書一席字
問曰卽病無大妨礙乎趙曰此麻巾也兆甚凶玉蒼不
樂起甫欲出門而一人闌入余識其爲常州薛延州徐
儀制嶧陽名希客也時嶧陽偶有小痾使之來問薛書
一徐字趙曰衆人倚一木不吉孰甚焉薛慍見於色大
聲咤曰小小風寒耳便不起耶趙呵之曰母怒當爲君
再繳一字則書孟字趙前賀曰幸甚無大害薛曰君言
展轉惑人法也拂衣去不留謝錢旣去語余輩曰此人
性急不與實言移子一畫置皿上則上爲了下爲血其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人血已了矣不死何待嶧陽果三日不汗死玉蒼家問
至則長郎病劇矣不及選而歸其餘所聞甚多奇中後
以占右營佐擊孫光前病惡其直以妄言禍福喉內刑
廠監逮之遞歸江右光前承運庫太監孫順姪也未幾
亦死

多子

自古稱多男者漢中山靖王勝有男女一百人張蒼四
十二男子馮行已兒息二十二入宋淮南程幹妻茅氏
連八年孿生十六子我朝慶成王一百子近時林公宰

辛丑進士閩人曾尹常之無錫生五子五子各生五子
共二十五人二十五人生七十人而女不與林尚未滿
七十四代得百人奇甚又有船婦八乳生十六子
邨老曰我觀畫墁錄載張馮兩公多男之故云耆開
窗直廡舍先以馬合縱婢隔觀之從而爲之罔不成
孕行已每五更以湯沃其下部日出方罷無他術其
言甚異姑錄以資笑

陸妓

吳閩潼梓門有妓姓陸頗有姿性亦慧黠名籍籍儕偶

花當閣叢談 卷七

中一時縉紳士夫悉與妮每召客爭致之非陸不歡也
後病瘵其假母初亦稍爲醫治湯藥旣浸洩門前冷落
遂厭惡之病益亟度不復有生理乃不俟其絕藁而置
之城址不復顧已三日矣有丐者日棹一舟行丐河許
適過城下見藁中蠕蠕動啟視之則陸也氣尚屬抱之
入舟詢其故始不能言沃以湯糜漸能言語丐者曰吾
以瘵疾見棄假母若能憐我置我舟中順則埋之城下
卽九泉不忘若德幸而生則願終身事若丐如言納之
舟中日以所丐得者飼之不半載而瘵愈乃日坐舟尾

佐丐操舟若夫婦然往來閩閩間有年少某子甲故陸所歡也一日張燕河下客未集丐舟適就求食某子甲顧見陸大驚呼曰若非陸氏姬乎聞汝死久矣胡猶在也

也得非異物耶陸曰見人也勿疑甲曰爾何以至此此豈爾所居陸絮泣訴其母弃丐收之故須臾而客畢集見陸驚喜無不幸其生存者邀之過舟不應令人督促之乃曰諸君貴人奈何令丐婦行酒客曰爾故舊歡非丐婦也陸曰昔娼則娼今丐則丐昔衣食於娼今衣食於丐諸君憐兒則幸以殘盃餘瀝餉我舟中恩人足矣

花簪叢談 卷七

吳

汝死我丐生我丐實我天忍背之乎仍語丐曰有我在不患無十二金母墮彼火坑計中也急棹去某子甲令人跡之則見其泊舟無人處浙米炊飯炊熟取饌酒少鮭菜置丐前歡然與之對食此天赦三年事也于王阿成所目覩者

邨老曰余記陸妓事而不覺淚簌簌下也余少時為人齟齬訐訟十年不解兩遇深文吏羅致幾不免後得三公立解三公者一為茶陵陳尚書楚石名一為仁和江都憲續石名一為吾邑翁稽勳兆和名愈三

花簪叢談 卷七

吳

公於余有二天恩而余涓埃未有以報徒懷耿耿寸心蓋江陳兩公身在日月之際稽勳則天吾儕小人安所施其犬馬也然不勝媿此妓矣

又曰或疑漂母一飯韓王孫報以千金以為施輕而報重設施有過於一飯者又當如何余曰不然一飯施於飽飫饜足之時則誠輕施於得生失死之際不啻重矣千金施於尋常溫飽之家則誠重誠難施於三齊王分茅胙土之後可以生人可以殺人可以貧人可以富人之日不啻輕且易矣雖然烏可責之今

人哉客有謂信陵君曰事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公
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毋
忘嗚呼使天下盡如客言則中山狼傳可以無作而
張安貧兒惡用鑿臂哉

周公瑕

周公瑕名天吳人善書少為文徵仲獎賞感之甚設像

中堂歲時祀如祀先與五百穀名穉張伯起名鳳相左

見即避去無子子弟之子長康亦天無子以甥邵姓者

為嗣亦不克終尚欲增徵

花當閣叢談 卷七

冥

花當閣叢談卷八目錄

葉臺山日本論

倭寇記畧

茅鹿門勦徐海始末

王忬大倉人

張經福建人

阮鶚

任瓊號復庵

胡宗憲徽州人

花當閣叢談 卷八目錄

趙文華慈谿人

附黃質山叙劉將軍淮上戰功

花當閣叢談卷八

葉臺山日本論

論曰我太祖高皇帝威靈遠播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殺之而愈貳東甌江夏僂方經營保障之具犁然畢舉顧鉅防禦于平世疆事弊于匪人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兇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姦民外市紛紜糾結干戈日尋毒流海內十載不靖祖訓之嚴于絕倭淵乎卓哉真萬世之龜鑑矣仍節錄其叛服之畧於後

石當閣叢談卷八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桀黠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必單列緩步為蝴蝶陣前一人揮白扇為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為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屨此其大畧也洪武二年寇山東淮南明年再入轉掠閩浙上遣趙秩諭其王良懷旋表稱臣入貢然其為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令所在造海舟防倭嗣復屢貢以其語謾並却之十三年再貢所奉丞相書倨甚命錮其使明年

復貢命禮臣為檄數而却之已復匿兵貢艘中助惟庸事發上乃著祖訓示後世母與倭通而命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摘民為兵戍之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 年其王源義道遣使入貢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上倭乘之為欺詐瀕海復騷未幾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馘無孑遺宣德時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我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他當閣叢談卷八

女剖視賭勝為樂慘毒不可言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使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為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閣瑾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詭道先素卿至俱留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為序市舶中官賴恩墨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怒相讐殺戕指揮劉錦袁璫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臣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

素卿獄論死沒其貲絕貢者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
 王源義晴復貢乞易勘合還素卿貲不許仍申約貢必
 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却勿受夷性禁違約如故內地奸
 豪往往與為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啗嗚官府以縱寇
 為辭共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久之
 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盤據島
 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者咸相率
 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統以巡撫蒞治之統日夜
 飭兵嚴糾察上章暴勢豪交通罪奸謀稍解統竟為豪
 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寇浙東明年犯太倉破
 上海崇明嘉善諸邑時王忬為巡視忬經畧摘發頗有
 緒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盧鏗湯克寬俞大猷是
 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
 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鏗戰孟宗塹大猷戰金山衛天
 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紫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
 浙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猷二十三年張經為總督
 經前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倭兵未集而工部
 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文華素資緣大學士嵩貴幸願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三

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為下文華屢促出師
 經以兵機秘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遂劾經養寇并
 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賊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
 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賊又敗之斬首二百七
 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
 論死西市以周琬代經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楊
 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眾掠江北焚漕
 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遂還朝應天巡撫曹邦
 輔再戰再敗惟蘇松參政任環戰大捷賊別部自日照
 登孫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
 高埠賊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橫行數千里殺傷
 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
 閩廣倭大至三十五年楊宜罷去宗憲代阮鶚代宗憲
 文華復出督師時浙賊惟陳東最强此下俱別有紀徐海後至
 與之合參將宗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于崇德
 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墮禮死之賊進圍鶚于桐鄉
 鶚固守不能拔乃解去而宗憲欲搆二賊乃遣人至海
 所若為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厚賂海使執東自贖海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四

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眾別營梁庄官兵遂圍東巢盡殲其餘黨進攻海于梁庄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賊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我兵縱火焚之斬首百四十餘級餘悉死巢中兩浙平其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通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奸商王敬業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眾相與署置倭之來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母妻至杭供具犒惠甚厚而先是鄞生員蔣洲者上書督府言能說直使

花當閣叢書

五

禁戢諸夷母內犯宗憲遣洲行以生員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遂入為言日本方亂往無為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遂遣養子毛臣同可願還且白直語而傳送洲至後島其島主留洲稍為傳諭諸島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來入貢直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來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聞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曰吾等奉招而來謂宜信使遠迎宴犒交至也今行李不通而兵陳儼然公毋誑我乎宗憲曰

國法宜爾母我虞也與約誓堅苦直終不信也曰果爾可遣激歸宗憲立遣之復以指揮夏正為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詔誅直始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貨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為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眾據舟山征之踰年乃解三十八年倭寇江北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阜與賊遇白蒲諸將言宜及其未定擊之遂曰夫戰貴得地賊方銳而我軍未嘗見大敵

花當閣叢書

六

即小挫難復矣約勒軍中毋得言戰賊益進遂策曰賊分道入過如阜必且合合則道有三百泰州逼天長鳳泗即皇陵驚最要自黃橋逼瓜儀掃南都而梗漕次之若從富安而東海濱荒涼據無所得至廟灣絕矣乃若得地也於是部諸將防邊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分兵綴賊後賊果走廟灣遂欲以策困之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斬獲甚眾順之會有他役釋去遂益合兵攻圍賊困甚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賊救舟我兵水陸攻之大潰斬首八百餘級江北倭悉平其寇福建

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巡撫阮鶚罷去王
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參將戚繼
光往援時賊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隘官軍坐
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命嚴所部用命至則令軍中人
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生擒九十餘人斬首二千
六百餘級焚溺死者無算奪所擄二千七百餘人歸乘
勝勦福清牛田倭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
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緩圖之賊偵者歸告
不爲備其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破其巢邑人尙未知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七

出兵也繼光歸賊復肆四十二年攻陷興化總兵劉顯
去賊一舍而軍不敢戰復命繼光往時賊方集平海間
繼光至欲逃爲俞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軍薄戰大
猷繼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支黨寇仙遊連
江諸處盡討平之當是時倭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倭
亦爲官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盡溺得
脫者僅二千餘留屯海豐俞大猷就圍之賊食盡欲走
副總兵湯克寬伏兵待之賊至伏發擒斬幾盡倭患遂
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訕生

花當閣叢談 卷八

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遭
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人犯關粵我亦嚴爲備旋至
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
所衣食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
不同諸番產物多舶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
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
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
吾以海爲暫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擊去追倭可
創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八

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

倭寇記畧

嘉靖癸丑四月崑山爲倭賊所攻圍都司梁鳳承檄來
援吳備不敢前於是賊自四月初七日起至五月廿二
日止圍凡四十有六日初其攻也止利鏃道射送發時
以佛郎鉛錫銃間之又數日則以雲梯無數倚城至有
絲梯近堞者有持長釘手鈎而上者俱被殺賊乃退又
數日則各背負門扇或擁木商簞舍蒙以濡被隱其下
以拒矢石穴其郭入於闔以火藥舊絮焚門闔門幾敗

城上乃用油灌裏以火藥引火熱之天又轉風助熾賊於是皆突走獨焚門者不出榜一人云此樓板有隙何不撤起灌以熱油沸湯乎問其姓名曰我唐勝也即如其計殲六賊焉又石擊其三大王最名梟雄者斃之賊勢乃稍稍引却於是令城中遍索唐勝將賞之訖無其人咸謂神祇顯化云今就城立廟祀之即所稱卜將軍廟者是也當是時微唐策城無幸矣至五月初九日張同知以狼兵至殺賊二十餘人惜後援不繼等有之敗然賊氣已阻去志決矣至二十二日乃退盡至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九

九月而入吾境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倭奴煽亂猝犯松江太倉且入邑境邑令王蒼野名鉄字德威浙之東鄉人以王子至素有才幹時承平日久兵不能猝練乃閱獄簿得重犯桀黠數人許立功贖罪邑故邊海大豪多賊亡命非奸先是監司檄令收之公曰招之便亡何諸豪踵至公盡責其罪俾隸署中為爪牙至是語之曰寇且至矣爾輩何以報我咸曰願効死乃立為耆長俾部署良家子弟得數百人日夕訓練而自挽強弓鵠射以教之試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城自勝國來其址久圯

議築之而苦財訃適富民譚曉爭產獻貲四萬公乃下令鳩工庀財晨車夕騎日僕僕奮錡間食不遑咽稍不趨事者手扶之甚且敲其耳蓋僅板三縮而倭已至福山時蓋九月終也或三四或八九四散劫虜莫敢誰何王公曰虜且內向薄城彼見吾樓櫓未立必攀援上壘立陷矣不如逆之且示有備於是立部分其屬泊鄉紳居守而自率耆民兵逆於尚墅有主簿李宗昭廣西人其蒼頭李安素精悍敢戰適有賊八人從民家醉飽出安猝與遇挾毒弩射連殪三人賊見人寡舞刀來迎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十

安又挺刀殺二賊賊鋒已挫而安忽為田勝所蹶被殺然賊氣大沮全夥宵遁安之功也王公葬安於邑厲壇至今稱為李義士墓云 明年為甲寅夏四月倭寇復臨城焚掠烟焰冒城日色為昏時城南完而賊陰伏其黨城中厚集其醜直犯東門令善泅者浮水而渡時王公新募打生弩手俟其半渡發矢斃之旋一倭出援死者矢又中其首鏃出於背王公又搜得其所伏黨及為向導者親刃而支解之尸於城上賊稍却又明日大雨新城四崩賊乘其崩復集城下王公亟呼民補直俟陷

親頂笠衣裝督之城復完賊又稍却王公曰賊未得志而却是懈我也倍繕具待之詰朝果突至乃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數級賊潰走掠三丈浦公馳羽書乞援備兵使者任復庵名環統苗兵應會天雨未戰猶豫卜靈棋決之繇曰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喜遂進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溺死無算城得保全 又明年爲乙卯倭賊自無錫來劫關稅巨萬載二十餘艦過蘇州取道齊門入縣境欲由華蕩下西湖過墅橋經三丈浦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十一

日賊揚帆入海去是日也日無光山無色民無生氣哀號之聲徹於閭巷備兵使者任公復提兵至城乃獲全事聞詔贈公太僕寺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建專祠春秋祀以少牢子孫遂家於吾邑參知卹典亦同邨老曰聞之長老曰是役也錢君實戎首云蓋錢君家近三丈浦懼賊劫掠故怨恚邑侯出勦實自衛也王公屢勝未免有驕心兵驕者敗先民之成訓信其然歟然屢年之勝賊志已懾二十餘艦之載厥欲亦飽特寄徑吾邑取海道耳卽縱之去亦不謂怯公乃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十二

還海上謀報至王公曰虜乃欲寄徑吾地耶吾在而坐視其揚揚去何羞也鄉紳有參知錢雲江名泮字鳴欽者素善射初賊至從公登陣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是力憊患公躡取其艦者民錢班宋濤輩又皆淺躁懦夫也冀邀利或可濡染亦力從患之遂急徵兵乘舸追擊之而自與參知爲先鋒賊訶知公計乃輕舟過險詭藏其精銳而使一二孱弱者嘗我公追及於尚塘伏發襲公舟中公與參知倉卒登陸力戰足陷葦淖中遂遇害錢亦死班等及家丁死者五百餘人唯最黠不前者得脫翌

今去矣公必及見之越二月而有蕩口之難又聞顧

一江名玉柱 字夢卿初官京師嘗赴人席錢雲江亦與坐有

一主政善相人數目錢錢有事先別去主政問顧曰

錢有子否顧曰有且多雲江十子主政曰然則恐難考

終矣大率人長大無鬚法應孤今有子且多其能免

乎君試記之至是與王同及於難吁此兩人者何奇

中若此可見人生定命必不能逃又聞慈溪一事併

附此嘉靖丙辰七月十一日慈溪縣為倭賊所破先

是本縣有王侍御者善天文知星氣每以禍福言於

花簾叢談 卷八

十三

人十常四五中至是月之初言於邑宰曰某常望星

氣闔城人當受禍某亦似難免盍備諸時賊聞尚緩

宰甚迂之居又三四日復往告宰曰禍迫矣無備城

且陷母迂吾言也宰曰然則當在何時曰十一日時

賊已有耗宰乃聽之諸凡廬藏獄囚卷宗之類悉上

之府邑人信而徙者十一二重遷者多竊笑其妄至

初十日侍御公悉遣諸房眷去有重貨二櫃身與二

子守之坐而假寐天甫明寇已在城矣與二子悉被

殺重遷者屠滅無遺夫人之禍福患不能前知耳知

之宜可免也況自知乎智足以知天而不貴之身卒

喪於後時勢可以圖全而係戀之心卒累於可欲豈

故自取之耶抑其數之無可逃也 又聞之長老三

十二年三月朔日出時有黑員如日者以百數與日

並麗曰上有物覆之如月魄而差小於日摩蕩閃爍

日為茫昧光四漏如線時江浙建廣間無地無年不

中倭屠城邑殺官長焚室廬殺害人民淫汙婦女無

算流離載道所在邱墟追今天啟四年正月二十八

日日中有黑管掩覆日無光其傍復有數十黑子連

花簾叢談 卷八

十四

綴纍纍如貫珠二月初三日未申時日傍復有一日

相摩蕩者久之一日忽墜不知占候家當作何事應

又明年丙辰三月倭賊自太倉界登岸過吾邑福山港

謀欲來攻會土兵遣打生弩一張為賊所得數賊併力

欲絀之堅不可上駭而問人曰城上如是者有幾其人

曰奚止數百千賊吐舌遂息意吾邑西至江陰圍城積

月殺傷無算城上備禦竭矣一日向晚忽一夫泗水而

來呼城上人速救我我救汝一城性命旋有數賊注矢

欲發城上人促下一板蔽之緝而升問其說曰有細作

九人匿某所某家約今中夜竊發令九人者先誘入城作內應外則具竹梯乘而登也於是選兵往擒果見九人者結束將發矣即斬而竿其首示城上賊於是氣沮明日徐引去萬歷十九年七月初十日海濱訛傳倭夷入境城門晝掩民間倉卒驚怖逃竄富家大族爭先入城裹裳涉水多溺死者越數日始息聞之沿海諸縣皆然不知言所自起

邨老曰自古稱四夷之獷悍必曰北狄乃所聞倭奴之敢鬪輕死有北虜所未嘗有者姑就余所聞記之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五

甲寅崑山城下之戰一虜酋持雙刀獨自窺門城上築巨石投中其背悶欲絕頃之復蘇仍又舞刀窺門如故復中巨石乃斃蘇城其門之戰一巨酋被鈎刀手破腹出腸乃奔入一寺中取楮縛於腹而出戰我軍意其腰纏也爭向前誅之解視其縛則滿楮皆腸臙劉將軍名寶應之戰一賊舞雙刀而來劉揮刃解其一膊復戰如故俄又解其一膊乃以頭奮觸而來至絕項乃止嗚呼此豈人類也哉我軍以烏合之家懷畏死之心而欲與相角宜其所向無前而奔北者

相繼也 其入寇必乘東北風故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後至十月常多此風入寇必於斯時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然自丙辰至今七十年矣而寂然無警邨老幸生太平之世含哺擊壤誰之力哉

茅鹿門勦徐海始末

徐海之擁諸倭病我東南也數年於茲矣至丙辰歲乃擁眾數萬焚舟而來分兵四路擾我內地合故柘林賊陳東之眾先圍乍浦去掠峽石越皂林出烏鎮時總督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十六

胡公名憲提督阮公名鶴俱引兵尾其後參將宗禮裨將霍貫道霍乃義官不知何以稱裨將俱河朔驍雄率所部八百人數與海遇屢挫其鋒會一日絕嚮道火藥又盡空腹之戰二人俱沒海於是乘勝與陳東圍阮公於桐鄉勢甚危急而胡公兵皆畏賊莫敢援也會胡公先遣辯士諭王直直聽之遣其養子毛海峰款關謝罪乘機遣謀以其事語海海聽之率眾退陳東聞之亦退桐鄉之圍始解海因問遣酋亦輸款胡公答之甚厚此海歸心於公之始也公策海雖斃內附其中固不可測於是遣謀各離

問諸賊使相猜忌不得黨合因說海既內附何不擊他賊以明本心海諾之因間擊吳淞江之賊斬首千餘級海於是漸就約束矣輦所載飛魚冠及他器甲數十種獻諸公時海以桐鄉之役為陳東所忌怨而海麾下書記葉麻者最黠悍胡公謀以次縛之以死海內向之心於是說海縛葉麻葉麻果就縛而東不可得也會監督趙公名文華提兵至胡公遣謀語海曰我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大不可恕非縛陳東以贖事不可解奈何又出葉麻獄中令詐為書與東令反兵賊殺海故不以遺東

花當蘭叢談 卷八

七

而陰泄之於海海讀其書流涕益德公之庇之也念東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於是重賂王弟詐東代署書記海是夜乃得東縛之獻之軍門葉與東相繼縛其麾下酋故隸二人者俱洶洶疑懼海又懼其為變凡形迹稍不安者即又縛之又百餘人皆巨酋也而其勢漸以孤矣公乘其勢之孤即又遣謀告曰聽我艤舟數十海上若誘之逐海上艘吾為汝合力俘斬以謝趙公若亦因得以自完海從之合官兵俘斬數十百人沒死者無筭海於是自以功足以報國矣請東甲入庭謁諸公皆許

之至其入欵也乃先期一日而來且胄而入諸公皆心怒其黠姑且厚犒遺之去計不誅之東南無寧日也以承保之兵未至且欵之以懈其心令自擇便地居之得沈家庄沈家有東西二庄說海率所部居東沈家庄而以西庄居陳東黨海一一聽命二黨既離居而讒間易行矣詐令陳東遺書其黨謂海已約官兵夾勦汝輩矣東黨怒勒兵至海所大罵挺稍亂眾大為官兵謀知適承保兵俱集明日乃四面墻合而進賊壘下擊縱炬焚之海窘沉河而死千餘酋搜斬立盡扣其二侍女得

花當蘭叢談 卷八

六

海死所取其屍斬首令軍門

郝老曰鹿門先生文名滿天下此記何敢輕置雖黃獨其叙事支離如薩摩王弟一段謀告艤舟一段庭謁胄入一段俱含糊不明豈有所隱諱耶何色澤之闇省也且徐海之勦此專歸美胡趙而史則直以為阮公之功多相矛盾故復據沈越御史所纂嘉隆間見節畧諸公功次於左

王忬 太倉人 號思質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夏四月倭破黃巖縣大掠温台寧

紹諸郡邑時海禁既寬而舶主土豪益連結倭賈為奸
徽人王直以亡命走海上為舶主渠魁與其黨徐學毛
勳徐海彭 數十人列兵近洋築室山隈乘巨艦為水
山流劫温台寧紹浙東大震廷議遣一重臣巡視乃以
都御史王忬巡視浙福海道假事權得便宜行事且勸
且撫勿拘條例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為浙閩參將
忬乃倚為心腹徵狼土兵及各郡桀黠少年分隸諸將
布列瀕海各鎮堡浙人恃以無恐次年癸丑王直復糾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五

漳廣羣盜勾集各島倭夷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蔽海而
至南自台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
警俄而攻破浙江昌國衛屯據凡五日大猷以舟師攻
之始去既又攻太倉城不克分眾四掠燒燬關廂公私
廬舍有四十倭突至浙江乍浦往來平湖海寧海鹽諸
境焚燹慘虐官軍禦之皆敗凡十六日竟徜徉奪舟而
去既又兩破松江上海縣殺縣丞宋鰲其首據官衙號
令餘眾則掠街市凡七日去既又破浙江臨山衛乘勝
西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却之賊浮海走俞大猷以舟

師邀擊斬首六十九級既而圍湯克寬於海鹽環四門
攻之不克縱火焚城樓及民屋數百間而去未幾攻陷
乍浦所拱辰復督兵來援倭引去流劫奉化寧化諸處
克寬追圍於獨山民家以火蒸之賊半死而太平府同
知陳璋蘇州府同知任環復統兵至斬首千餘級餘寇
出境倭自閏三月登岸至七月始旋留內地凡五月攻
陷郡縣殺掠焚蕩畧盡百年所稱蕃盛安樂之區肅然
鬼燐終宵矣忬嚴於偵刺凡沿海大猾稱倭內主者悉
繫案覆其家自是倭奴不復知我虛實甲寅六月大同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五

巡撫缺忬遷去

張經福建人

甲寅秋七月倭復流劫自蘇州至嘉善縣轉趨松江出
海大猷擊敗之於吳淞所擒七人斬首二十餘級賊乃
自嘉興屯採淘港等處進薄嘉定縣募兵參將李逢時
與許國以山東民鎗手六千人至與賊遇於新涇橋逢
時麾下先進取之賊退據羅店鎮擊之禽斬八十餘人
許國恨其背已立功乃別從間道襲賊以分途時功追
至採淘港伏起官兵大敗溺水死者千人山東兵遂不

振然以北土烏合之兵驅之南方沮洳之地固非其宜於是廷議欲徵狼土兵勦賊以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嘗總督兩廣有威惠為狼兵所載服乙卯正月勅令以兵部尚書總督直隸浙福軍務以便宜從事開府置幕自辟參佐經亦慷慨自許中外忻忻皆謂寇不足平四月廣西田州土官瓦氏引土狼兵應調至經分隸俞大猷等時倭據川沙窪柘林為巢新倭復至趙文華時至松江祀海欲引狼兵立功以自張乃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與戰不勝頭目鍾寅黃繼等十四人皆死復

孫蘭叢談 卷八

五

恣劫掠五月倭四千餘人突犯嘉興經分遣參將盧鏜等督狼土兵水陸擊之賊遂北走平望副總兵俞大猷以承順宣慰司官舍彭翼等邀擊之賊奔回王江涇保靖兵復擊其後賊大潰諸軍共禽斬首功二千有奇餘賊數百奔柘林東南用兵此為第一功云未幾而逮捕經及參將湯克寬之命下矣經逮而東南之禍慘不可言初經至浙頗驕倨有府同知張任先為郎瞠經經銜之及行部至其府夜令人踰牆出質明詰責任司兵防不嚴城守褫衣冠縛而笞之藩臬府官俱不敢營救監

織內臣聞而馳入止之任囚首裸跣出不勝辱欲縊知府守之得免國朝府貳無受笞者人心稍不予經時文華挾高勢每事凌經經自以大臣儼處其上不為屈文華恚連疏劾經謂才足平賊第以家在閩恐賊報復故趨起縱舍以示德耳上以經玩寇殃民遣官校逮捕經克寬訊問時經已破倭於嘉興王江涇捷聞兵科奏乞留經平餘倭自効不聽經至京下法司議罪經自理言倭犯嘉興即委參將鏜督保靖兵援嘉興委大猷督承順兵由柳湖間道趨平望以扼賊路令克寬引舟師從

孫蘭叢談 卷八

五

中擊之一戰而勝凡賊斬二千有奇焚溺死者無算賊氣遂餒豈有一毫息玩之念自臣蒞任方半年前後俘斬以五千計惟是智畧淺短不能俄頃掃蕩此則臣之罪也疏入不報刑部尚書何鰲竟論經克寬罪死繫至十月與都御史李天寵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同斬西市邨老曰吳瑞登曰是歲當刑者百人而決止九人三良與焉豈非人心之共忿乎何鰲掌刑罪可勝誅哉
阮鶚
丙辰夏五月倭逼浙省守臣倉卒闔門關外民百萬號

哭擁不得入提學阮鶚適至手劍開武林門納之倭亂擁至鶚發矢斃其一遂不敢動事聞超拜浙江巡撫時宗憲欲撫賊文華黨之嚴世蕃庇焉鶚抗議主勦遂共銜鶚鶚未至倭克乍浦宗憲遽委代子贏兵千鶚卷甲突其圍敗之又追擊之嘉興臨平山又敗之皂林賊遂圍桐鄉鶚夜馳入部署城守賊百法攻之不能下宗憲遣紅牌令行成鶚發礮碎之丸書蠟中責宗憲甚厲御史趙孔昭周如年是阮議疏乞援宗憲竟不發死守月餘徐海中銃彈窮乃遁沈庄鶚遂薄之三戰賊皆敗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三

時廷議皆謂宜切責宗憲而專任鶚勦平上從之曰言撫者斬於是賊辛五郎等奔蔡其山鶚趣兵大戰獲之黨陳東麻葉輩以次禽獲海勢孤乃退保沈庄溝柵數重官兵皆觀望不敢進鶚大怒曰若輩乃不如海之攻桐鄉耶檄趣總兵大猷先已以重兵尾之由海鹽進圍沈庄戰寅至西海斃賊之鶚所部兵自四月戰於觀海又戰於海寧等處又戰於仙居又戰於白馬廟又戰於乍浦等處又戰於蔡其山至沈庄之戰腹裏賊乃盡是年六月也至十二月鶚與海道王詢都司戚繼光攻舟

山且拔矣宗憲兵方至與文華盡襲爲已功鶚又建言善後卹死獨賦撤客兵言撫者益甘心矣未幾改鶚專撫福建浙江事務命宗憲兼理文華輩撓之也及行宗憲盡擧其兵鶚獨將自選五百人入閩遇賊於福寧大戰於連江福清海口等處皆募土著選鋒設奇破之鶚始終主勦冒險犯猜行戰立思心料手書所募之兵皆身自饋食以至成功宗憲既冒其功又乘間使世蕃諷所私劾鶚剝民聚怨十罪鶚方督兵戰於海口官校就陣前逮去閩人若喪考妣攀號者數百萬既至京下鎮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三

撫司訊治過不掩功罷爲民

邨老曰此史所書阮公勦賊之功大畧如此與鹿門先生所記大相牴牾桐鄉三解圍記謂王直欵關胡公遣謀語海海退不言海中銃彈也記謂欵陳東縛麻葉者宗憲文華也不言授首阮公也記謂徐海沉河而死扣侍女得其屍僇之者亦宗憲文華也不言阮公敵之也凡記中所署置徐陳離合之故與辯士下說之詞設機布械陽揜陰闔迹其故智酷似水滸傳中伎倆曾不足以欺三歲小兒而可欺桀黠之海

若東乎若果爾則海若東特土木偶人耳何難勦而
侈以為胡趙兩公之方畧乎其侈言胡趙而遺阮也
豈當時阮公之功盡為胡趙所掩故知有胡趙而不
知有阮歟抑浙人素警懼胡趙威勢雖知之而不敢
明言之歟

任環 號復庵 人

癸丑倭犯蘇松應天彭巡撫名言太平府同知陳璋蘇
州府同知任環俱詣韜畧令統蘇松諸郡兵禦倭時倭
犯蘇之閘門城門閉民避寇者不得入繞城號泣環呼

花開護談 卷八

五

門門者難之環復呼曰失事有任環在乃開門納之全
活萬計尋與璋擊倭敗之斬首千餘級餘寇出境陞兵
備副使尋又敗倭於南沙墅斬首一百餘級尋又與總
兵大猷攻陸涇澳賊敗之斬獲甚眾常熟知縣王鈇死
環統兵至城乃獲全時三板沙倭賊奪民船出洋環督
大猷引舟師追擊於馬蹟山禽倭首攤舍寶及賊五十
七人斬首九十七級是日倭舟被風飄回者五十人屯
嘉定縣民家環率兵攻之不克乃投火民家焚之賊盡
死既而環有母喪巡按周如斗請留以平寇乃奪情視

事進參政公每臨陣輒自署其名於版體衣裾間以誓
必死故所向克捷賊平後乞歸守制卒於家勅建祠蘇
州

胡宗憲 徽州人 號梅林

嘉靖乙卯趙文華以督察至浙巡按浙江御史胡宗憲
深結納之文華欲扶宗憲宗憲力排浙江巡撫李天寵
欲奪其位言其嗜酒廢事流言聞上天寵被逮繫論死
而以宗憲代其位總督直隸浙福宗憲因大言賊不足
平既見賊勢猖獗乃遣生員蔣洲陳可願使倭誘令來

花開護談 卷八

五

歸洲還言遇王直言我輩昔坐通番禁嚴以窮自絕誠
令中國貸前罪得通貢市願殺賊自効由是與文華比
而一意主撫與阮公每事左矣已而攘阮公梁庄之功
械麻葉陳東至京獻俘論功加文華少保宗憲右都御
史各一子錦衣千戶而阮公遂不叙賊自梁庄捷後惟
舟山殘倭據險結巢官兵環守之不能克會夜大雪宗
憲時奉嚴旨勦賊乃督俞大猷四面攻之賊悉鎗自殺
狼土官諸軍益進賊大敗歸巢官兵積薪草以棕蓑捲
火擲之賊四散潰斬首一百四十餘級餘悉焚死賊遂

平丁巳三月王直復糾倭衆六艘約三千餘人入寧波
岑港登陸四掠焚燬慘甚宗憲方議招納按兵不擊而
令總兵官盧鏜往來直舟以鄉曲誘之謂直來官以都
督置司海上通五市直信之亦言能肅清海波遂與毛
海峰葉碧川挺身來見宗憲以賓禮遇使指揮館主之
給與肩輿出入復出蔬米酒肉供餽其舟日費百餘金
且交質爲信保無他虞宗憲以狀上然不敢悉其故謂
是禽獲者顧其才實足以號召諸倭乞宥一死上謂元
克不可赦宗憲既得旨乃密檄按察司收繫梟梟示又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天

有葉宗滿王汝賢皆直黨宥死得永成然直雖就禽而
三千人無所歸蓋恚恨謂我不足信撫之不復來日散
掠浙東溫台江北淮揚閩中嶺表爲禍更慘庚申五月
浙福倭愈熾部移文趣宗憲進兵勦殺宗憲世世如故
既而寇稍解散宗憲請稍假以事權得以爲諸道主乃
進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沿海巡撫
諸官悉聽節制體統如三邊卽勦臣總兵者亦由掖門
通謁參拜庭下壬戌五月嵩世蕃敗十一月南給事中
陸鳳儀等論劾宗憲欺橫貪淫十大罪言潛結海寇王

直欺天冒功大罪一奉旨會勦江閩羣盜偷安不行違
旨玩寇大罪二虛張兵數侵蝕軍需大罪三延納贖書
嚴中茅坤蔣孝呂希周田汝成等競爲奢僭靡費無紀
大罪四扣減織造價值侵盜誤國大罪五遍府驛派解
廩給銀兩縱吏舍騙索廩糧馬匹流毒驛傳大罪六私
出把總千總告身賣官通賄大罪七以杭州衛官廠私
餽鄉官徇私滅公大罪八私役官兵送于家爲門子報
怨大罪九娶杭州部民洪梗女爲妻留卒役來住徐子
明之妻於督府宣淫敗度大罪十乞將宗憲罷斥別選

花當閣叢談 卷八

天

才良以紆南顧之懷章下吏部覆奏宜置于理上然之
命遣官校逮繫宗憲赴京考訊既而逮至請旨處分上
曰今却加罪後來誰與我任事其釋之乃落職居家未
幾宗憲以書抵所親羅龍文賄求嚴世蕃爲援書中自
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被罪未達仍匿龍文所及龍文
伏誅巡按御史王汝正奉詔藉其家得宗憲所與龍文
世蕃書上疏獻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藉龍文
爲內援詔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不思補過
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

乃二犯已正明刑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心臣
又聞龍文長子六一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
今不知指授何向使六一得亡走倭恐江南事又有大
可憂者在疏下都察院叅覆令逮執宗憲來京革其子
錦衣千戶松奇職為民令撫按緝捕六一既而宗憲疏
辭歷叙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妬且訐
汝正私受所屬贓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固請
將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操江都御史勘報從之宗憲
尋死於獄詔免勘

花間叢談 卷八

五

邨老曰胡公開府浙江自乙卯至壬戌蓋前後八載
論其功績止誘王直一節為可紀乃其得君之久別
自有故時上方奉元修以求長生戊午歲倭夷以定
海縣舟山為巢穴邏卒偵探至偶遇一白鹿以告公
公遣獵人生得之貢於朝先是胡公得鹿命一人衣
黃衣日夕飼飲之久而益馴既進上鹿輒以舌舐上
黃衣上大悅有御史忠愛之褒尋又獲白鹿於齊雲
山復獻之既又獻玉龜仙芝屢蒙嘉賞其結主之知
蓋如此胡公之馴白鹿也人皆以為巧而不知其實

祖宋薛翁故智宣和帝建艮嶽土石草木靡不珍異
獨四方所貢珍禽不能馴擾有薛翁者窺帝意陳言
願掌諸禽乃日集輿衛建黃屋効清道警蹕聲翁口
作禽鳴以致其類而以諸物飼之久而益習一日道
君臨幸諸禽聞清道聲爭先翔集飛繞簇擁帝輦數
萬翁奏道左曰萬歲山瑞禽迎駕上顧罔測大喜命
賚以官此輩之巧於迎合如此

花間叢談 卷八

五

又曰余之記諸公也非喜談朝事也余家海上至今
父老猶能談倭事每色變云然其言徵之於史多不
合其謂撐東南半壁天者胡公也次則趙又次則任
若張若阮若王十不能一二知何歟豈胡趙兩公之
智足以罔上而愚下歟非邨老所敢言也尚有中丞
朱秋崖者吳縣人名字子仁以都御史撫閩浙初海
上市舶既罷番貨至奸商為政多負其責不償索之
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久不得食願出沒為盜貴官
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兵之番人含怨積怒
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引入
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縱橫海上矣朝廷憂之紘首

被推擇時嘉靖二十五年也公往則日夜訓練干戈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薦暴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齒二十七年四月公搗倭雙嶼縱火攻斬捕首虜過當擒二酋燬賊營房巨艦餘黨趨滬嶼公前蹙之夷大敗悉遁公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眾雖其險公不顧竟築寨而還賊首王直收合餘燼復入寇公督柯喬跡賊至靈官澳千舸並進賊覆溺死者甚眾擒夷王三人真倭百餘人皆獍惡異狀漳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人日走往聚觀諸倖偶語藉藉公益排根窮治豪右惡之於朝遣都給事中杜汝楨即訛言所斬獲乃滿刺加國人非真倭也竟以擅殺去統會王聯訐奏參政朱鴻漸被逮公疑以為逮已飲鴆死其死也身無一簣家無儋石子孫貧甚至令人共惜之然莫有雪其冤者
馮元成先生常曰朱公勇於為義譚及政事有蠹蝕若饑寒著其肢腹不更不已即大豪耽耽不顧也卒被胥原之譖畢命沒齒然其志顯矣其功不沒矣使

當時不去公則江南且如覆孟惡至桔槔薪而溟海波哉里中父老言公十年中丞田不畝闕家無斗儲是固衣冠之盜所為甘心也世道日非邪黨傷正可歎恨者獨此哉

邨老曰此馮元成先生作公小傳如此萬歷年蘇松巡按公會以公及思質王公同請卹典王公得請如例公竟尼不行蓋公子孫甚微實不如王氏鼎盛且有弇州先生為世文章宗主易為力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詎不信歟然公之功實數倍於王終

花當閣叢談 卷八

恐不可泯也

趙文華 慈谿人 號峇江

嘉靖乙卯大學士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奪其魄宣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策因薦工部侍郎文華可用上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密啟言事文華前為主事不檢出為鹽運判官賁緣嵩復入為郎亡何改通政參議尋擢通政使日與嵩子世蕃比周目為義子既奉命出憑寵恣肆所睚眦立即摧仆有司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江南為之困弊至於

牽掣兵機頭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熾人皆以爲嵩引用匪人之罪云既陷張經排李天寵又以直隸巡撫曹邦輔許墅關陶宅之捷已不得與爲恨謂此寇餘孽可以易取遂簡浙兵得四千約邦輔以直兵會勦浙兵分三道直兵分四道東西並進賊悉銳衝浙兵諸營皆潰損失軍士千餘人直兵亦陷賊伏中死者亦二百餘賊勢益熾文華遂委罪邦輔參之兵刑兩科參論文華欺罔大負簡命上乃申飭文華令乘公圖効既又攘王江涇之捷爲己有又言

右賞罰叢談 卷八

三

督兵破倭於周浦等處捷聞召還京上問南寇始末文華亟欲以宗憲代楊宜乃言寇起時苦無兵今兵集苦督撫非人不能調度請以宗憲代宜遂罷尋逮邦輔謫戍邊始文華視師回言殘寇無幾旋當蕩平及丙辰倭患愈甚拜書日至上詰文華嵩知上覺其欺罔乃令文華復請視師自文華再出所至徵兵集餉靡費不貲於是提編繇役加徵稅租截留酒粟扣除帑帑迫脅富民脫釋凶醜搜括公私金寶圖書以百萬計所徵官土民兵川湖廣貴山東山西河南北無不罹患而臨敵不

前遣還不去往往潛爲盜賊行者居者並受其禍既而掩阮鶚沈庄之捷遂得召還既去而吳越之間始得貼席未幾論平倭功加文華少保然其黷貨殃民要功僨事上亦稍聞之文華再還京以金二萬兩金絲床幄一具饋嚴世蕃世蕃姬共二十有七人各金翠髻粧一奩世蕃以爲薄已銜之而文華官大司空加少保日驕亢與世蕃不相容世蕃思所以中之上素以文華能任勞時三殿大工方興上以屬文華而欲先建正朝門樓責成甚急文華雖慄然實無應卒理劇才不能以時奉

花間叢談 卷八

三

旨上滋不悅世蕃乃爲疏草遣文華使移疾請假上曰今大工方興司空乃其本職趙文華既有疾令回藉養病然上既稔知文華罪惡雖斥去意猶未平會其子懌思請假送親回藉時上方以聖旦祈典止封而疾尤所忌怒曰止封限內乃敢稱病于是令司禮監覘視眞僞乃小內監至文華箕踞暢飲內監曰上令我來視疾君疾云何文華狎而戲之曰吾第飲酒耳何疾且贈遺復薄內使嗔之以實入告上怒甚乃以文華江南諸不法事罪狀示大學士嚴嵩欲殺之嵩知爲世蕃所中志曰

吾家心腹一旦敗亡何以勸後乃具疏申救伏謁西苑
移日內侍屢偵以聞上手批曰文華卿子也安得不救
然朕之臣也以臣欺君其速殺之嵩復具疏伏謁如初
上乃霽顏手批曰慰嵩老文華放還矣嵩方退乃削藉
罷歸擇思戍邊文華道卒或云仰藥死文華初憑藉嵩
資要結上寵既以睚眦殺張經陷李默及再出江南人
畏之如虎所至望風媚附賂賈填溢與世蕃比周作惡
朝野以目一旦斥去中外稱快

邨老曰王兗州觚不觚錄云趙少保督軍過其家停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三

餘月以一日坐臺兩日坐家司道守令將帥候謁行
禮每出候客必用二劄子手立前不移足胡少保罷
官歸績溪鄉居每入邑必用鼓吹旗幟前導謁邑令
肩輿至堂皇始下俱桑梓間怪事也

附黃質山叙劉將軍淮上戰功

黃子名姬

避寇金陵江子民造予談劉將軍名淮上之

捷翌日借詣將軍幕庭再拜嘉歎焉將軍謝曰顯鄙人
也執政者不以爲不自使備持矛顯何功之有因命酒
酌數行請將軍誦之予請叙之以備野乘叙之曰嘉靖

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揚及淮殘柵州縣凡十有三
殺一都指揮所過鞠市爲墟留都戒嚴時劉將軍方北
上抵役金山大司馬張公名檄將軍守浦口無何白司
馬曰倭奴賦性貪婪然其欲已厭必無南志今引去矣
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便顯留此無以自効
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來辟將軍乘傳謁御
史御史喜命具饗將軍曰賊在顯不啜食也請滅
賊還饗耳五月乙卯率其家卒某甲疾走東安謀之得
賊艘二十九賊衆八百時脅從者聞將軍至皆散去人

花當閣叢談

卷八

三

人真倭也遣將軍設書將軍笑曰賊易我矣且歸則志
情此可斃而待也乃伏某甲崗下躬以四騎薄戰艘詎
之賊出將軍叱三騎前以身殿斬不前者一人殉且戰
且却馬中矢駭將軍下馬扶鏃賊馳將軍急躍馬斬馳
者賊至崗下伏弩發賊多中弩然且扶傷而鬪某甲亦
殊死戰賊却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毋遂賊遂颺言
焚民舍以休我將軍既先自焚賊縱所俘好女子以盡
我將軍戒勿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夜當雨謂甲曰雨
且至可據高阜以壘乃違崗十五里而軍遣健卒持火

器以撓賊賊徹夜驚不得寢厥明丙辰將軍援桴誓眾
執一幟以令曰汝官軍有勇敢殺賊以樹功者立此幟
下得三百人曰我前驅汝為後勁命甲四十人塞隘巷
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五人列曰賊出汝陪之命某六十
人分四部散布崗下曰賊潰汝擊之命二巨艘積葦上
流曰賊艘汝燔之虛壁以張其勢設疑以分其敵復令
數人升屋譟曰賊敗矣賊敗矣以亂其聽而挫其氣既
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不復出退告其魁
魁怒裂冠投袂左持刀右執扇登岸一麾賊眾蟻進矢

花間叢談 卷八

三

集如雨將軍單騎遇之射輒中中輒殪賊見將軍一人
也易之又鼓其銳來圍將軍將軍左衝右突圍弗克合
由是賊氣稍奪將軍又念不斬其魁則眾不貳乃奮臂
一呼滅其前隊二人直搗其巢見一賊方指麾其下突
前斫之鈎其首出賊陣後賊遂披靡相怖以目而所伏
又四起奮擊之斬若干人賊遂大潰還奔舟舟焚將軍
追至舟所盡斬之又禽一魁名五大王者斬之溺水死
者無筭淮倭悉平將軍不胃不介著青帽白布單衣身
不滿七尺恂恂儒者耳及遇敵提雙刀毗裂髮指騰躍

超距矯捷如飛刀起見刀不見將軍淮民自河上觀者
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黃子曰倭奴犯徼七年於茲我
軍不戰而覆者多矣即幸而捷亦喪十獲一耳若往歲
梁庄舟山之捷亦絕罕者將軍以寡殲眾而卒不失一
可不謂奇功也哉

邨老曰此世所稱劉草堂將軍也質山先生此記甚
佳第此云守浦口而史則言戰於東鄉又有威將軍
號南塘者其滅賊之功在直浙十之二在閩廣十之
八至今稱良將者輒首二將軍云

花間叢談 卷八

三

徐復祚字陽初號暮竹大司空棫之孫博學能文尤
工詞曲某宗伯題其小令以高則誠為比傳奇若紅
梨投梳祝髮宵光劍一文錢梧桐雨諸本至今流傳
于世然不知其為陽初作也又嘗做陶九成輟耕錄
作村老委談原本卅六卷今所存者六卷而已余悲
陽初有如許著作而身歿之後遺書散佚名字翳然
文人之傳與不傳洵有命在千秋萬歲子美所以致
嘆於寂寞也會已酉歲昭文修邑乘予為言于陳君
亦韓載人文苑傳中柳南王東淑跋

公諱復祚字陽初號暮竹晚又號三家村老司空公之孫比部郎禹江公次子也書齋曰花當閣讀書其中學博才瞻著作甚富惜後人散失片紙隻字無復存者傷何如矣傳奇若紅梨記投梭宵光劍雜劇若一文錢梧桐雨諸本尚留人耳目間至委談三十六卷大抵記朝廷典故忠貞邪佞孝義節烈高人逸士仙佛奇蹤家猾盜賊倡優乞丐術數伎巧與夫街談巷議善惡果報可興可觀無不臚陳近得六卷于友人處借歸錄之稍存其槩云時康熙六十一年歲次

花當閣叢談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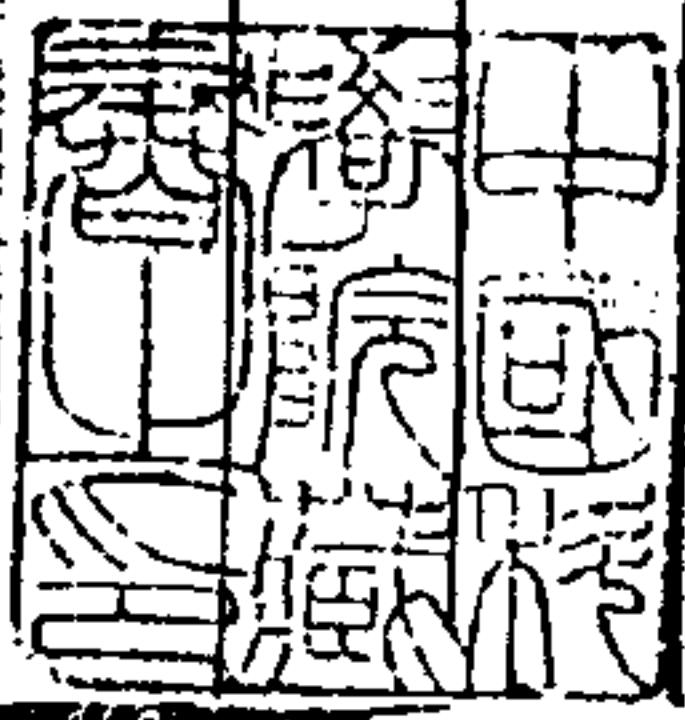
壬寅正月八日曾姪孫述曾謹識

花當閣叢談卷八終



吾邑陽初先生爲徐大空公之孫高才博學詩歌傳奇皆有名嘗仿轍畊錄作村老委談三十六卷記當代見聞其大者可資史乘小者亦足寓勸懲與陶氏書堪伯仲焉惜未經刊布久而散佚其後有族孫述曾者搜訪是書僅得殘帙數冊卽今藏書家所傳嚴中丞起至倭寇始末六卷是也甲子冬余于郡城坊中得此殘本二冊乃出所傳六卷之外者繕寫精妙有柳誠懸筆法屬花當閣原物狂喜竟日暇時擬錄副以廣其傳會照曠閣主人將刊此書舉以畀之以此二卷記朝事居多遂冠諸首俾藝林中得觀所未見亦一快事也時嘉慶戊辰秋七月五日琴六居士黃廷鑑

花當閣叢談跋



玉堂蒼記

玉堂蒼記敘

春秋之作也定哀則微豈非以身際兩朝當世之故有不敢盡言者乎若夫數世而上其人往矣其事往矣可惟吾所論列而無他顧忌固也然非耳聞而目見之也或傳諸故老或披諸載籍使非身當其世者有所遺留又安所得據以盡言也故揚雄把三寸柔翰遇有所得歸而以鉛摘次之於槧獨方言一事然乎哉我朝詞林之設名爲史官而每易一代乃修實錄其簪筆螭頭僅存故事於當世之故闕如也官則設而職則廢何歎今上御極之初命史官記注迨後召對漸用喜怒恐不可以示後而記注廢矣嚮者日講六員專司起居一切詔

蒼敘

論傳宣月有其籍近因一二執政間奉密諭不欲聞之於外而起居廢矣雖然未盡廢也端木氏不云乎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古來正史所闕或得之襍錄漫記以補其所不足亦識其小者之意也自余叨史局不廢記存且積有年歲矣壬午再入春明感興時事甚懼此道之淪喪乃取舊所編輯更加撰次不拘年月惟有概於中則書之彙爲一帙凡十餘年來世局朝政物態人情約略竊載於此而戲笑不經之事亦往往而在命曰蒼記明其襍亂無統未足比於作者之林也然摭實而不敢爲誣余亦竊自信焉或歎歛余曰此昧乎定哀則微之義者也余固所不辭矣蒔水楊士聰題

玉堂書記卷之一

嘉業堂叢書

河水楊士聰朝徹撰

濫泛也江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言水茂僅可浮觴耳見孔子家語本言開端託始非言末流近日時文多誤用為末流或若酒醉源倒者然殊為可笑戊寅歲乃見之票擬以驛遞濫觴已極夫驛遞流弊誠有之不合咎及開端且云已極何也夫省中不可有伏臘侍郎閣中豈可有濫觴學士乎

文湛持為講官為日不多而能致 主上之聽一日講次 上方加足於膝遇講中有云為人上者可不敬哉文鄭重言之 上為悚然下足肅容以聽使其久在講

舊一

嘉業堂校刊

筵何事不可得之於 上此等講書方為有益

文之入閣出自特簡烏程雖素與不合弗能間也乙亥冊封差旋升少詹文既久次又老憊不能乘馬屢託人以三品為請烏程固靳之指已坐日不久此處亦須他到何論三品文甚不樂多稱病注籍七月召對試票擬文正在杜門乃御劄與試七人而文在其中七人者陳子壯蔡奕深俱烏程所薦乃吏部具履歷以進竟不用陳蔡而用文也

文湛持性疏直不類蘇人入閣後余止再晤每談無所不及凡票擬及 上意如何傾吐惟恐不盡故人情翕然余獨私語人曰文決非久於位者古人不對温室樹

者謂何未幾而烏程用許霞城事逐之矣

許霞城譽卿家居已久與之京堂非過科道中碌碌無奇而取京堂者甚多豈必盡勝許也資俸兼論之說特德州與烏程算定以難之者耳難許所以難文也文自恃特簡於温無所依倚但公事齟齬可也甫入政府豈宜樹私其與烏程論鄭鄂者日晚生已叨冒至此豈宜但復庶常烏程對曰且從容再議會許忽欲轉南又欲轉北而德州疏上矣文猶不察而謬爭之益事事在烏程籠絡中如何展脫得乎

舊一

二

何香山在閣中二年烏程亦頗相安至是併逐之何與文辭朝之日即温開籍見朝之日閣吏為温投報單稟温云來日二位辭朝恐不便相見温曰不妨至次早行禮畢何與文拜温温亦還拜一茶一揖之外彼此不交一言真所謂一鵬挾兩兔者非耶

黎左嚴元寬為浙中督學烏程長子儼干之而不能盡從亦非能盡拒之也黎實不能愜浙中人情其為部科磨勘非盡烏程意也黎遂將儼書刻揭與烏程作對乃烏程自辯儼為秀才侃為童生豈有秀才童生而敢干督學者乎不知秀才童生乃官生公子也其目中豈有督學温之藉口未可以欺人也

乙亥六月大旱祈禱烏程宿朝房數日未歸寓次子侃與惡少年游狹斜為言官所糾事頗猥褻宜自引咎乃

嘒嘒置辯且云侃不幸而爲臣子衛編修增文笑謂余曰烏程襲王荆石語誤矣彼時王縵山中解元宜云不幸而爲臣子阻其上進之路今云不幸而爲臣子無乃阻其花酒之興也耶今昔之相懸至此

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甲戌春長山相君歿於戍所同鄉總憲族華東等相約於朝房候烏程求代題給勘合歸里烏程不肯曰此事如何使得眾等各無辭而退烏程入閣卽日具揭至次日而準勘合之旨下矣

王坤之疏及宜興烏程實陰使之將以傾宜興而爲首斬也自王東里召對後坤又有一疏二十餘款皆有事蹟上恐疏下又起爭辨乃留中不下而陳金鉉贊化之

舊一

三

疏上矣於是卽義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以致宜興罷去實則王坤之言也陳爲刑科都給事中適范永漸叔泰疏言獄囚淹滯有旨責刑科回奏陳疏既上傳聞票擬降三級調外於是陳遂疏糾宜興甫上而回奏旨下並無降調之說陳深悔之已無及矣初王東里召對時上語宜興曰卿昨辨王坤疏日後錄入史書甚好看宜興默然無辭以對或云宜對曰閣疏原不發鈔此可以支吾否乎上意有在直因事而發耳每見宜興語相知曰有我在不妨此任事之言亦召禍之言也宜其及矣

殿試分卷在受卷官其實中書掌房者主張居多讀卷

多人每人分不及三十卷若授意中書以書字不工之卷聚於一處而以注意之卷入其中不拘分到何人自是第一但得第一則一二三名惟首輔之所置他人不敢問矣然是科江西陳泰來因夢狀元而改今名如舒芬劉國裳者則又前定之數也

辛未館選後言宜興者有曰何地不生才而鼎甲三人及會元館元必出於蘇松常淮四府以淮與江南並稱四府此何以服宜興之心乃不辨此而辨館元曰至於選館首名亦別無優異末名亦別無差殊安所得館元而稱之夫館元豈無此可以服言者之心否耶但館元雖有實無關係從來亦無以此自標者甲戌曾就義刻

舊一

四

樹牌扁稱館元及第則又咄咄怪事矣

辛未館選他未遑論但以南直言之額取三人江南二人江北一人此成例也江北已擬張一如矣但以吳館元馬張二人皆名士不可去遂奪一如而並與之此謂之無私可乎張溥卷有塗注字卷完時政府極爲懊憾翌日竟以進呈上既不駁言者亦未之及幸矣

烏程當宜興在位已自用事宜興不敢較蓋戊戌至癸丑十五年前輩矣故辛未館選烏程亦得主持北直吳慎旃烏程祭酒時監元也鄞縣沈憲申四明相君之姪孫而四明卽烏程房師又江右本擬朱徵宜興鄉會門生也豐城唐館師在內閱卷力薦羅小遜宜興以爲年

老唐忿然曰場中尙欲作會元而今庶吉士反作不得宜與不得已乃以與羅其餘他省多有類此者若非限數限省不知攘臂交口作何光景

鄭方水館師入閣偶票一疏內有何況一字誤以爲人名也票云何況著撫按提問 上駁改乃悟由是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論輕變成法大啟營競此亦治亂之一大關也方水師極其博學歷三十年詞林雖無他謀畫而居心平恕未必非對證之藥乃以一時之誤爲 主上所輕未幾遂卒於任良可惜也

方水師刻有詩集每首自注律詩一首注有千餘行者爲絕句云萬厯年閒老庶常 光宗己未復登堂蓋已

舊一

五

未辛未兩教習也按己未乃萬厯四十七年明年庚申神宗賓天 光宗卽位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九月又賓天乃以八月爲泰昌元年豈己未屬 光宗乎大都年邁不及詳確處有之大段亦無甚錯若韓城之濫觴大貽嗤笑而 上殊未覺也

庶常常字奏章中有改爲恆字者頻因諱由之謬天啟年間魏璫用事因知縣給由借題以處江西巡撫遂一切改之迨後又改舉人朱由機爲田機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爲蔑賜名矣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數百果盡改之則 高皇二十字何以設爲改由字已謬而無識者併及常字果爾則高瞻祈見祐厚載翊何字不

當諱至 高皇帝之元字尤當諱也何概不聞諱而獨諱常由二字乎戊寅講筵講由也可使從政一節講官讀由爲咎繇之繇 上諭以不必因傳諭閣中見在九廟單諱下一字其祧廟惟二字相連乃諱則熾基等字亦不諱也此諭未經通頒乃謬諱如故也我朝諱字原甚疏闊 英宗諱鎮而邊鎮之鎮三百年未嘗諱也

卽武廟之照字書本從火未諱四點者故自 世廟至熹廟百餘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諱爲炤甚無謂也 昊天上帝人主所尊敬但從來無高擡之例卽祖宗等字不過與皇上並擡今 上謂與祖宗並列意有未安令章奏遇祖宗字各加高一字誠哉尊祖敬宗之意至

舊一

六

天與上帝至尊無名安用高擡意欲尊之而反下同於人類適所以褻之也

孝純皇后 上生母也崩時在 神廟年閒未嘗傳寫御容幸已忽傳 上意於新樂侯家求子姪似孝純者一人據以傳寫乃以新樂侯弟某貌爲酷肖遂寫成大軸繇大明門迎入此何禮也無論男女年歲之殊未必盡與相符卽甚似矣果可認爲真否 上意又嫌於獨厚生母又別爲 先帝御容及令博平侯家亦求一人似孝元皇后者一併傳寫迎入夫 孝純御容偶得於新樂之子弟既已奇矣乃 孝元亦依倣爲之豈俛天之姿定有一親屬宛肖以待夫後來之傳寫乎不知

先帝御容又以何人爲的據也此等典禮決當諫止而竟無一人言者進御容之日上出甚早百官多未到者時德州已入閣矣亦未到乃上揭參班後及裁縫參班役以其赴寓遲也參裁縫以其綴繫不堅臨期而落也此等舉動書之史冊可發大噓大臣凡事當自引咎不可諉罪於人況諉之下役乎雖微事可以卜相業德州掌銓凡德州人不令來選來選者輒得劣地歸德知府楊本鍼操守治行俱無議大計忽以浮躁處河南山東人俱不知所從來久之乃知一鄉紳府佐有揭在德州處止以本鍼爲同鄉不得不處夫官評不憑撫按而憑劣紳之仇揭塚宰之執法安在也卽以同鄉示公

卷一

七

詎足述乎

德州內附烏程步趨不爽於同鄉中獨厚宋鳴梧父子跡其所爲又未嘗不縱不徇也夫內植黨援而無關輕重之人苛求以示公此輩心事真不可令人見也張瑤號海湄開封府推官才品亦卓然第負氣不屑爲人下辛未考選至京例見同鄉諸貴時高經齋爲僉憲宋氏父子在垣中其門役有所需索亦事理之常張自負吾同鄉也不惟不與更怒詈之高與宋俱不悅及考選之日以宋九青改爲吏科而黜張爲同知其實二人治行不甚相遠一旦抑揚太過不平之鳴所自來矣豈獨張之過哉高宋諸人與有責焉

張指宋爲倩人代書往日神廟中多有此事蓋官評久定借考試以結局其倩人代書皆驕貴之態非不能書而假手於人也宋或有此事亦未可知張上疏後宋自辨寸心不死兩腕猶存云云上竟令覆試與前卷無異或云宋之原卷非已書者已潛易之矣宋覆試疏得旨如故張由是降河州判官孔有德陷登州張被殺贈太僕寺少卿

張疏論鳴梧云青瑣非世及之官旣以私其子又以私其猶子宋辨云年家兄弟相呼乃仕途之常而必加人以不可受之名余窺鳴梧刺書宗伯致刺書宗姪俱不著姓似非年家通套

卷一

八

二宋在垣中雖稱兄弟後各遇艱在京同時者不多日之普本以館資在前丙子以父艱回至戊寅服未闋而致轉都垣之普聞之不樂遂成嫌隙後入京致轉大理少卿之普歷都垣僅陞僕少益不樂致旋陞太常之普卽陞副憲以傲之致未幾陞刑部侍郎之普乃陞戶部侍郎以班更在上傲之互相爭長余壬午入京二人俱處分去識者告余謂其穉氣

任者泰沂州人鳴梧之兒女孀家辛未爲余同年而其人老矣又太長厚第後在東城一錦衣家踰年來選復館其家余以爲宜過西城寓選有地方便於摺紳接見任竟因循不果後選得雄縣令謁之普用拜帖又不跪

之普大不然之到任未久嗾巡鹽御史劾之降調復遣
令屯留卒於任余時奉差及旋京問之普何不為令親
地之普云甚以為媿當日曾言之主者主者云吾劾疏
須一甲科若別有一甲科相易乃可舍之因向余囑蹙
云卻教小弟何處尋此甲科余知支辭微笑而去
丁丑九月 車駕閱城總督京營成國朱純臣及協理
陸完學以營兵屯劄宣武門外 上臨視大加稱獎於
西南城樓召二人各賜以酒三杯杯用金碗便以碗賜
之至是而培城議決培城者以南城太薄培如內城殊
不思南面有城尚嫌其薄東西北三面無城何以不論
真無益於勝敗之算也

舊一

九

初出閱城余知必且培城蓋前此議之久矣培城未已
又濬大隍於五里之外壞百姓冢墓以千萬計工竟未
成而止又以外城無牛馬牆諸內墻認助築此計輒萬
萬力不能辦乃以土築之塗以石灰牆既瀕隍霖雨時
作不旋踵而圯歸隍中矣王者守在四夷況三百年來
之京師金湯鞏固豈待後人之增加也
戊寅四月六月八月皆有火藥之變而四月為甚石版
平起空中人家醬甌或移諸屋脊而醬不傾騎驢遇者
人驢俱在空中驢腹腸潰破而人徐墮地無恙似有物
憑之者也八月正值大學丁祭陳井研為祭酒黎明祭
畢飛甌及陳之屑而未傷三次余皆在寓所有聲自遠

來至地如簸揚繇門牌殷殷而過說者謂火藥至精則
能自焚年來碾作極細實少許於掌中焚盡而膚不傷
精之至也是時內操方盛無歲不變而戊寅為甚迨後
辛巳罷內操年餘而火變亦絕得非以類而相召歟
四月之變火藥飛至西山其下如雨須臾地土厚寸餘
也督監主事劉某飛石傷足甚重是日約御史宋學朱
同往偶有他故未往得免余見宋賀日年兄必有殊福
宋尋出按山東明年正月二日濟南城陷死焉死生信
有地也

舊一

十

德發難吳橋旋破登州世英死焉朱之裔京師人為青
州道僉事戊寅冬有進表差以青州空虛移家寄濟南
城破之後母妻妹皆死於井而青州故無恙也之裔後
改名之馮以此見禍福之來非人所得而趨避矣
中貴有玉犀帶而無金銀花素之制其玉犀亦非品級
所宜得也祖制極於四品安有玉犀但因貴幸而賞之
雖玉犀非玉犀也累朝相沿以為定制今 上辛巳創
為定品乃自花金以至光銀等帶皆有之又為定補服
斗牛飛魚而下以各色異獸分品或云御制有歌未之
聞也是真以為官矣每朝時牽馬一人繫光金帶馬杌
一人繫光銀帶余謂寧可濫用玉犀未可濫用金銀此

豫政之漸識者懼焉

自宜興師再入 上不信中官禁朝官與中官往來曩日兩闕及承天門端門憩足之地皆不得入於體甚正其實結交近侍不在此也此等中官有何可結終年往還居停不過一餐餽送不過一金彼密通奧援在不見不聞之中有以于百計者孰從而致詰乎

黃石齋朝參不坐中官房閒有用帖處不用通家字自持甚嚴余不盡然之竊謂坐亦無妨通家字亦無妨也人貴自立耳此等處有何干涉嘗見一中官安坐時再三稱不敢又云通家侍生不敢令人失笑謂此輩足與較乎何其不廣也自余壬午再入遂禁往來亦省卻許多

卷一

十一

多周旋恨石齋不在此不知如何快愜

丙子東變將出以張元佐爲侍郎撫治昌平三日尙未行同時所遣提督天壽山中璫即日北行 上謂閣臣曰內臣即日已行而朝臣三日尙未動身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臣默然此年昌平城陷乃內臣強巡關御史王肇坤開門納假兵而起內應者閣臣何不舉以爲辭豈其警於天威而未敢耶

張彝憲之總理戶工二部所司不過稽核非有出納之寄也且初時尚坐部堂迨自立署絕不至部朝觀各官卽有錢糧相關遣吏投册可矣乃相率而詣之行見部禮至於考選各官以功名所繫趨之尤急拜伏堂下了

不知恥異日翱翔言路責其風節不亦難乎況欲取館員於此中爲異日輔弼之用如何使得

中堂體統不爲不尊卽吏部尙書至閣相見必候門吏跪稟稱某官見然後得入中堂出閣至花臺相揖立語而退無入閣就坐之禮至於總兵及兩司會赦俱報門行跪禮王弇州云兩司於中堂無跪禮豈未之親見耶夫閣體隆重乃爾何事不可爲乃居其位者動以本朝不設宰相爲言及至恣睢行私則又莫敢誰何是居事權之實而隱其名也彼遇事推諉及竊弄威福者亦復何怪

卷一

十二

掌房中書其勢不得不通內府閣中諸事皆與文書房相關一刻不通則內外懸隔政多齟齬然以濟事則可以行私則不可是亦存乎其人耳其人果端卽以此輩通之不害其爲公忠如峻其界限概示屏絕一事也不能做

翰林講讀而下至閣外報門而入中庭而揖儼然屬禮舊例管誥勅則官雖講讀而下不報門先入揖畢過東各官方報門入揖然誥勅止六員率先儘宮坊不能及講讀而下已卽衙門人少王炳藜邵韓芹城四維俱以史官管誥勅不知果如儀否但史官執屬禮未爲過也新中堂謝恩尙未到任與史官何與乃相率詣精微科揖此一事甚無謂所謂當改正者也

宮坊入閣內平揖送自出尚書以下皆同但送出相讓有過屏不過屏之異然出閣時中堂讓尚書先行侍郎不讓蓋從來中堂皆尚書銜故不讓侍郎耳今以侍郎入閣者儘多而不讓侍郎可乎舊例六品宮坊列銜在講讀後自萬厯己卯改列於前蓋中堂以宮坊非屬自以意改之非舊制也

舊例衙門自學士而下俱有其官講讀學士五品光學士五品而作四品張江陵王太倉俱以庶子升學士卽陞正詹侍郎不歷少詹也壬戌諸公三年尚轉講讀乙丑以後并講讀不轉止以久次得爲宮坊至辛未乃並贊善而無之衙門官自學士而下止爲兼官並不正授

舊一

十三

其故何也

古學士有朱衣吏雙引單引之制今代無之惟講讀以上例用紅鞍籠司業講讀單引贊善以上雙引是亦古學士遺制也

錦衣官屬太濫至千有餘人其旗尉效有年勞者皆得補官層累而上而最冒濫者爲東廠理刑黃緣徑熟卽一赤棍不數年位至極品如喬可用者是已其例不由南北二司者雖官都督不得稱堂上官卽北司較南司爲重然惟富者得之其選可知如可用亦緣司轉而稱堂上官者也爲吳昌時居停以此革職提問余謂此帶刀宿衛之選宜稍鄭重之非世蔭勳戚不得推堂上官

其出身旗尉者雖有年勞止許帶俸庶幾其少瘳乎錦衣惟世廟最重至神廟末年北司生草無一繫詔獄者至天啟年閒又太重矣今上錦衣雖無大恣睢而詔獄接踵雖欲輕之而不可得也

或晚皆於堂上列銜而不與衛事亦不至衛到任勳衛亦然惟皇太子侍衛乃用戚臣何不斟酌此意掌印辦事閒及勳戚惟其人之可用與否無俾例拘蓋神廟時亦嘗用成國之弟矣不猶愈於市棍乎

錦衣詔獄雖與刑部不同然亦伺上意旨所在而加輕重也如王世盛鞠問巴縣家人竟至忤旨非持正也上一面溫慰勉留一面嚴鞠家人安知上意所在至

舊一

十四

熊魚山開元下詔獄獄中具款累累錦衣匿不以聞則以相君之寵未衰也嚴刑之下蒙蔽反甚於刑部徒使怨歸於上耳

章格非正宸參巴縣下刑部次日王炳黎偈晤巴縣云成就老先生作文潞公矣巴縣斃然不悅曰這箇上如何做得潞公退而具疏滿紙不平之氣無一字申揀夫潞公所事非庸主也以 上爲過於仁宗乎以上爲不及仁宗乎誘過於君以洩私忿甚非大臣之體巴縣在閣中二年糾者甚多而不能動搖至鳳陽失事糾者益多以楊崑岑爲巴縣座師也楊之死比失陷城堡律亦未確其實受巴縣之累而巴縣佐政如故是年

冬 陵工肇興閣中隨例捐助范永漸署工科乃出疏駁正言陵寢失事實繇崑崙崑崙撤防原因巴縣使巴縣不擬此旨何至失事在他人可捐助在巴縣不宜捐助也巴縣素稱利口到此亦失所措乃上揭引咎而上亦遂允其去范曾以王維章事參巴縣至是踰年也楊崑崙名一鵬爲蜀中司李時曾遇一異僧至甲戌爲淮撫已經二十餘年忽遣人送書則四絕句也皆歸隱之意未幾禍及楊死數日主稿郎中紀克家在署白晝見楊入遂仆地昇歸未三日而卒其精爽可畏如此于忠肅不至是也紀引盜陵樹律雖無其盜之情云云宜乎楊之見形也皇陵失事地方官當任其咎然撫按官

卷一

十五

非專責豈得與內璫同罪竊謂此案以內璫楊澤當失陷城堡律而撫按量從遞減庶得其平乃言者以事屬重大將借此以去二輔遂嘵嘵於溫之親指吳王之座師各加力攻此意何能揜 主上之知宜乎楊辟吳成而二輔仍如故也

乙亥春成德爲滋陽令庶子倪鴻寶元璐上制實制虛疏與少宰張捷爭辯又 皇陵失事言者紛紛二月余過滋陽成示余刻成章疏並問通政司上疏事宜實有建言之意其後偶處府廳一二積役任事太過府廳忌之遂言於巡按御史禹好善而劾之又恐不坐貪酷或拏他不倒故造列多款然而在任清操不可泯也成既

被提入京欲伸前志每爲范永漸所阻逮范以艱去而成遂奏揭紛出小題大做矣

成事 上亦疑之遣人至滋陽訪之百姓言屈者十人而九已有昭雪之意而成在獄中構訐不已又遣母各處投揭至隨烏程之輿詎詈至朝門烏程具揭 上乃命於長安門杖之六十繇是不待追贓而發成結局蓋烏程亦畏之也

己巳之變自嘉靖庚戌而後僅再見焉但士馬物力仍足相當袁督師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疏直於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竟罹極刑厥後滿桂總督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

卷一

十六

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奸臣賣國此等事人多不敢言之

袁既被執遼兵東潰數多皆言以督師之忠尙不能自免我輩在此何爲蓋袁在遼左最得將士之心故致如此 上乃出諭謂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卒無轉圜之意其後再踰年而有孔有德之亂得非傷遼人之心而然歟封疆之事自此不可問矣

毛文龍之死何所關於成敗之數自袁敗而議者執以爲辭於是連及大學士錢機山龍錫逮入獄論死初華亭陳繼儒曾贊成誅毛帥之議錢既論死其家子弟日至陳家加詆厲也辛未大旱 上釋死罪六臣機山與

焉使其當近日韓城宜興之間豈復有餘生哉乃知人主用法以漸而手滑也昔人之言曰恐他日吾輩亦不免此言真可惕然思已

蘇有功毛文龍營中副總兵原名毛有功文龍死東降後被擒解京但檻車中飲酒放歌旁若無人及被旨處死而其夜自演象所逃矣究其故乃解役於途中每夜放出說書至是亦然遂忘收禁而逃也解役抵罪五城及東司房出示懸賞杳然無蹤三月後乃於邊外得之解京正法臨刑猶勺酒不已亦奇事也

余孝廉時見假孝廉二人一張致樞一楊震寓皆曾相與致樞假富順湘潭二籍卒未揀選為一富順孝廉所

卷一

七

發乃一書辨姓任因致樞卒於京娶得其妾據所遺監引而假之震寓不知所假何人曾任濟寧半年後居儀徵與揚州孝廉結社遂從儀真起文會試選得鄖縣令為僕役分銀不均而事發二人俱大辟楊尤久假至十六七年天下事何所不有

癸酉秋決之日 上素服在建極殿與中堂諸人相商極其虛懷而烏程無所平反大負 主上哀矜無已之意也內一人徐兆麒遼東人曾以孝廉署濟寧學官甚少年為陝西華亭令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此不當在矜疑之列乎 上於此頗費躊躇而烏程初無一言立視其死乃知年來操切之政多成於下不盡成於上

也

楊武陵之柄用實借徑於田貴妃是時與 中宮不相得 上亦久不見中宮故武陵因星變上疏陰含譏刺未幾而武陵入閣矣後有悼靈王一事楊在楚中督師疏請持誦華嚴相隔僅旬月耳異哉桴鼓之相應也

辭韓城之用烏程陰薦之故以僉憲驟登政府至其敗則未有知其繇者 上嘗與韓城言及財用匱乏韓城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武清為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冉萬二駟馬各一萬而周田等近親不與焉此旨間有鈔傳復嚴禁之李氏殊不在意而督之日急武

卷一

六

清死復及其子國安提家人追比久之國安亦死而追比未已周嘉定乃其兒女親也上疏為言又奉嚴旨於是李氏盡鬻所有其房無人售則拆毀賣之內閣中書楊餘洪周國興者亦李氏親也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之何久之韓城偵知其故密以聞上因年終舉劾兩房官 舊無此例始自張濬川 遂劾二人閑住有旨各廷杖六十二人老矣即日死翌日韓城夜歸下與見楊周二人在門內忽失所在韓城懼而計無所出是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遂造為九蓮菩薩下降之言九蓮菩薩者 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者也覺而一字不遺因錄入佛大藏中旋作慈壽寺其後建九

蓮閣內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乃 孝定以夢中所見語塑工而為之寺僧相傳菩薩為 孝定前身其來久矣至是言皇五子見菩薩來甚怪 上之薄情不念先世親屬云云又言如不從此改過將來殤折不止一人還都要喚去大都 上未嘗至皇五子病所皆諸人撰造節次道人傳報 上大懼於是傳諭停止追比復武清侯爵而皇五子竟薨乃心念此事皆繇韓城發端欲誅韓城以謝 孝定在天之靈會垣中袁忍西疏糾韓城遂有成何糾章之旨而翌日列款以進矣袁疏皆一時披拾其於韓城毒惡百未審一乃 上意先定於是楊馬二長班下獄鍛鍊成案遂令御史郝晉勸令自盡韓城將死曰吳昌時殺我其實韓之死始末如此非盡昌時之力也

韓城初罷 上令人潛伺有何人先至其寓中書王陞彥往焉遂執赴詔獄陞彥孝廉試中書撰文者從無掌房之例庚辰闈後與梁維樞俱轉尚寶丞或欲依附韓城以就功名但轉未數月亦無甚事也其招辭皆憑空結構為之陞彥松江人吳昌時之甥也赴市時語人曰此家母舅為之我若有言便得罪於名教矣陞彥死後乃見夢於其妻曰汝二年後看小報應三年後看大報應至癸未昌時死西市所謂小報應也未知所謂大報應者何也

卷一

十九

韓城之死止坐贖九千兩將何以處夫嚴分宜也韓城之陰賊險狠死有餘辜但不正名其罪而以懸坐之贖殺之何以服人刑政之不平無甚於此者矣余非為韓城訟冤也未幾而有宜興之事分明殺得手滑後來何所底止

上召雷演祚方拱乾此宜興得罪之始也迨吳昌時廷鞫後始令催來候旨明乎罪因昌時故諸臣言昌時么磨小吏 上曰昌時是么磨難道周某也是么磨厥後刑部擬罪舍昌時而端言封疆明係逢迎上意而致之死夫封疆則有之矣豈宜興一人之罪且視師不過未一段事始終封疆者自有其人與宜興何與及至旨出則又不言封疆而言機械機械者罷內操撤廠衛皆機械也此內瑞所日夜文致於 上前者至此亦不覺流出筆端矣

壬午余入京正值枚卜譴怒之時廠衛自此而復當召對時宜興不在朝次日始入此中情事宜興豈不知何至一味逢迎作此等處分况以此復設廠衛 上之疑自此始矣此時正言讜論爭之不得而去何等光明何至成禍乃苟且委曲而擬聖諭行之余初疑諭自內出至閣取原稿覽之乃閣中所撰也至廠衛既罷復設亦絕無一言至冬底乃借廷杖衛鞫以快私忿何歎易日知幾其神乎其孰能與於此

卷一

五

宜興進言亦甚有法如黃石齋一事本因 上問撼山
易撼岳家軍難何以能至此宜興奏曰飛在當時固是
忠勇然亦未必盡如所云但因秦檜讒構飛遂不得其
死後世憐之所以說得飛更好就是古今所無即如黃
道周 皇上罪之甚當但此人素有浮名亦只是做得
時文好故一時文士多稱其美今在瘴癘之鄉一旦不
保則後世亦止知憐他就與岳飛相類 上微笑而不
言蔣晉江因曰道周在獄踰年只是讀書及感戴聖恩
曾手書孝經百卷各有題跋此人大要還在忠孝一邊
還望 皇上赦他 上曰既是卿這等說豈止赦他就
用他也不難翌日降御劄云永成黃道周罪無可道今

卷一

三

特赦免前罪著以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以見朕
重學惜才赦過宥罪之意

壬申畢司農之人獄也救者多人單疏合疏共四十餘
而未有允意最後吳和受甘來疏曰自嚴之罪豈獨在
蒙徇哉數歷多年不能保其終罪一也自嚴不能保其
終遂致 皇上不能全其恩罪二也望人之年匍匐八
獄萬一瘐死獄中使人疑 皇上之薄待老臣罪三也
疏上翌日遂令寓所候議是 上未嘗不受言也存此
二條以為諫法

宜興師再入即欲起張鳳翔蓋其人素冒東林之名也
久之 上意未用至壬午冬乃召入問以諸臣舉爾知

兵其具以對鳳翔如不聞者但言水陸艱阻之狀 上
不悅令部議及疏上有黔技已窮等語痛罵一篇宜興
乃票駁一旨意若深求而實指以破敗於是削去前疏
單言耳瘡矣鳳翔告余曰不意宜興如此之妙坐此留
用補兵部侍郎又前此六月省獄改其子幼安死罪為
遣戍其受恩深重至此

上即位以來命相三四十人其中非無賢者求其精神
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執於正耳其
初入門更無少異惟宜興近和烏程近刻其以自遂一
也烏程最久不露破綻大意主於逢迎其後轉相摹倣
不離烏程一派雖精巖不同其揆一也天下事的確是

卷一

三

這箇人壞了

孫松石三傑有意去韓城丁丑乃發舉人曹鳳禎一事
文衡之子而劉澹石安行之壻也更有韓源為之房師
一疏而累數人而韓城無恙也韓城當日為禮科都磨
勘之際未免為澹石之意居多則韓城當先受其咎然
而韓城但以此去則韓城不死矣天意留之以甚其禍
也其後覆試 上自命題不義而富且貴萬物皆備於
我矣其文頃刻而就閣揭云覆試雖通仍當革去舉人
蓋留雖通二字為異日展辨之地也 上乃親閱其文
塗抹數處無不確當改為覆試支離真支離也即其首
篇有承前人餘蔭等語蓋自寓為文衡之子也於題何

涉非支離而何不意聖鑒亦精於時文也

曹文衡爲前遼總督革職爲民而去豈宜樹坊乃以此與縣官不協遂至掌縣官之面縣官捉文衡杖之二十實於獄此河南鄉紳驕橫之報未幾而有苗思順褚泰初之事皆河南人也衣冠掃地矣

閣下書刺科知道友舊例也萬厯中有上疏爭之者未能改也王巴縣曾被論有持其通家侍生帖在外向某武弁作何事者王自辨衙門有體即在內科道不與以侍生矣垣中諸公憤憤至形諸鈔參未幾文長洲入閣乃概用通家侍生於是臺省諸公翕然稱之而體局遂爲一變矣後此入閣者欲仍舊則不敢概用侍生則不

舊一

三

甘乃改用通家生則有之矣安有身爲大臣而在廷言路無一人不通家者此其虧體殊甚皆自長洲開端矣長洲雖賢吾不敢諫此一事

宋之儁山西人登州僉事梁衡爲萊陽知縣皆當孔李畔時有守禦之功其後因爭敘不和遂至互訐宋訐梁九十八款梁訐宋一百零二款但宋富而梁貧故梁入獄而宋僅候問有何不得已之事乃乘陳啟新值鼓之日投疏求正直言官勘問親跪啟新垂涕哀求由是問官不敢爲梁伸雪至擬辟坐贓二萬梁在萊陽僅一年乘城守禦乃有八月其餘日即日受百金不至是也宋本與陽曲王府結親而又爲禮部未幾奪襲事發遣戍

人咸快之而梁罪如故會曹瑤清獄乃密贓遣戍梁至不能具路費同年斂銀濟之而宋在京舊有典鋪賄賂把持黑獄瞞天舉朝畏其反噬甘心出閣尹之下世道人心至此漸滅盡矣

陳啟新跪於正陽門下實由曹化淳聞之於內自古小人進身未有不自中璫導之者也獨怪正統年間曾有淮安衛軍丁某以訐奏授垣中今二百餘年復有此事亦出淮安是何風氣但丁後以奪情入郊壇論戍遼東而啟新被參乃獨逸去斯一大闕事也

淮安人文寥寥顧多出高科近年若丙辰之正可孫辛未之夏日瑚皆是其年不永亦甚似至清河小邑無城僅僅黃河岸上一村落乃有狀元丁士美生焉其地淮黃交會風氣所鍾信有之矣

舊一

三

天壽山眞大地蓋他處之山不過一山此山西自太行東連山海層巒疊嶂巨數千里余嘗上陵望諸山之氣鬱鬱蔥蔥石之骨脈極其龐厚卜年卜世之祚固未艾也諸陵各占一山惟長陵規模甚大德陵甚草草而前有橫嶺蓋定於倉卒不及細擇也皇陵之變燒燬明樓此見於邸報者也有自彼來者云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自此連陷藩封皇子繼薨得非根本之地有所搖動而然歟承天陵寢陷在賊中相傳未動正自未可知也

辛巳 上再幸太學復命詞臣刪纂六子邵周二程張
朱余晚至分得朱子數卷多駁辯陸象山語余意學者
意見不同不妨各存其是不必自樹藩籬專事攻訐如
象山者豈異端者流乎乃煩此嘖嘖示人以不廣也余
一切刪之爲朱先生恢復度然 上之爲此實因欲令道
士章醮故以此崇重儒術俾言者不得借口耳

卷一

五

玉堂薈記卷之一

玉堂薈記卷之二

荷水楊士聰朝徹撰

章醮之舉爲中外多事將以弭災求福而要之事天以
實不以文殊不在乎此也每遣羽流於南城爲之 上
與 后妃密往行禮自文華殿西夾道中往來一日有
部僚接本在會極門忽傳 駕返遑遽避入文華門西
直房於窗隙中窺見 上乘小輦輦前立二宮娥端麗
無比其次 后輦又次田袁二妃輦歷見之甚真不
知 上亦窺見其在直房中矣俄使中璫至問何人以
姓名對 上復遣諭之至外勿言也

卷二

一 嘉業堂校刊

妓也田妃亦非其女乃有此一段富貴在京無所不結
納每科道命下徧拜之設筵以款科道皆樂與往還弘
遇誕日各聯儕類往祝一日高鷺磯名銜爲錦帳列余
名以往田忽投請啟邀致再三余力辭之後告假往南
海迴至濟上避賊居三月余方告病在里竟不往拜總
河張玉筭語余曰田在此是客何不往拜余答以在京
從不往還且曰太宰認爲同宗前參太宰時太宰欲挽
弘遇講和弘遇逡巡不敢至也何以拜爲然田見他客
往往問余至臨去登舟乃自來拜余余至舟邊還拜而
已

田妃能書甚有機智誕日在四月丁丑遇旱 上方齋

宿武英已半月矣至是欲暫還宮妃遣人力辭曰正爲誕日不宜還也庚辰辛巳之閒大璫曹化淳輩使人於南京揚州用重價得歌舞女子數人上甚寵之卽辛巳册立爲嬪者是也緣是累月未與妃相見妃乃手繕疏諫上批數月不與卿相見學問視昔大進歌舞一事祖宗朝皆有之非自朕始也云云此疏竟在弘

遇家每持以示人臺省諸公多有曾見之者吳阿衡河南人初第時娶弘遇妹爲妾近爲葡寇總督有疏言其飲酒多近婦人者上疏自辯稱臣之妾卽都督田弘遇胞妹娶已多年臣近得賜瘵之證云云此何等語乃入之章疏可謂大無禮於吾君矣又山中走出

卷二

二

一熊爲兵所得乃疏陳練兵之效未幾全軍陷沒上初幸妃宮謂之鋪宮田已立爲貴妃袁乃鋪宮相去七八年袁固上卽位時與田同選者也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卽弘遇聲勢赫奕喜與朝臣交結袁之父名佑謹飭自畏不敢輕見一人往往相反也田之宮謂之承乾宮袁妃爲翊坤宮翊字卽神廟帝系累朝相沿不聞諱也壬午余在東安門卽東華門袁同守門得與袁晤因及宮中事言袁妃近作一紫檀紗廚費七白金其管事內璫奏曰奴婢爲娘娘節省三百金如萬歲臨問宜云千金不可言少恐照樣再作便作不來後上見之果問妃對言千金上細視良久曰

果值千金前中宮以千金作一廚尙不及此蓋宮中費用大略如此只憑內璫口中或千或百無處稽攷袁又言上住乾清雖時過后妃各宮至暮必歸乾清然後宣召后妃不奉宣召卽各宿其宮不至也此本朝制度之善卽妬忌無所施矣又言上寢處木臺高丈餘以階而升上作版屋內設牀榻又言內中多藏異物歲一閱視出之於庭有瓜子長五六寸闊稱之不知何地所產計其瓜當大於棚屋此古來史傳所未聞也

卷二

三

入矣每季皆有賜衣少者三四十端此皆所當議省者也袁在門時有冬衣之賜內監所行紅面揭帖首開翊坤宮三字後列綴緝數目時袁妃差內璫至與袁語良久人不得聞又數日妃偶病袁於家設醮事三日三夜以祈福云乙亥七月召對止賜瓜果目壬午以後乃出內饌每衙門量人數多寡或二分或三分每一分爲肴菜二盒杭飯一盂精而足用不似光祿之虛靡也日講每次有酒饌初次設宴以後每人折銀一兩俱光祿寺辦戊寅東宮講讀該寺照例辦宴及講讀畢東宮諭云先生每喫茶已設之宴一時撤去殊爲非體

夫豫教元良何等大典國家不經之費不知凡幾乃吝惜及此乎此萬萬不當議省者也

丙子二月十二日經筵屆期諸臣俱候於文華門外而大雪不止至午後 上不出傳免午門外設宴已久遂一併撤去余當時展書頗憚其難戲語同官曰經筵進講不過老生常談何如將此宴便賜諸人豈不省事旁有一內璫贊曰此位老先生講的是大雪如此只是賜宴即與經了筵的一樣同官皆笑余因述今早來時遇一宿科省員於長安門彼此班役相問其人曰怪得雪中如此早來原來今日該喫經筵具說經筵如何可喫與經了筵之言正相類也

卷二

四

戊寅春經筵講官王鐸講聰明睿智一章分疏敬信悅字反語太多言時事又有白骨如麻等語講畢 上怒責數言謂其敷衍數語支吾了事全不能發揮精義云云鐸出案前待罪良久 上命起來又忘卻謝恩次日乃上疏謝其次講尙書者乃黃綱存錦聲細而哀無一字可辯 上不憚而罷同官衛紫庵盾文語余曰黃前輩講書恰是哭了一場余曰正爲王前輩講不稱旨可爲痛哭者此也

丁丑編修劉正宗失去銀帶衣物久之乃得於一典鋪捕役偵其所自乃中書吳某忘其名所當及於武英訪之又無姓名蹤跡且久則積年大盜也有妻妾數人延西

席教子每日扇馬道上拜客夜即爲盜有繩作輒梯無夜不入人家曾盜黃綱存家銀數百兩又盜進士李曰池衣箱中多物會余赴一席同年金壇王有三詼諧狎出時有三方爲中書余因日弟有一言年兄莫怪問何言余曰近日劉家失盜其姓吳者不知是中書賊又不知是賊中書於是合坐大笑王亦笑無忤也

余第後觀政工部曹葆素名珍尋改名琬爲大司空每怪進士入署不齊揭示司農火房有寥寥十八員等語尋值祈禱豫戒諸進士分爲兩班須皆齊到一日行禮既畢余方到則止二人行禮乃無錫馬君常世奇安陽尙大倫也稍閒止有二三人續到遂相率散去余戲謂二君曰

卷二

五

不意曹老先生約束一番乃公馬上得之也庶常每日進館無力願長馬多是暫願至館日斜出館須遣役至棋盤街願馬接歸一日諸人俱散余自內出見馬君常羅小遜在二門外余問何爲不去二人云方遣役願馬立語久之其役來復云今日操無馬余笑謂曰此處現有一馬一羸何得言無羅張目指余曰這箇人馬惟笑而已

館中初以李豫石爲長閩音不甚正每晨設假以給假爲即藉以王邵爲黃笑以趙之英爲醮資英英字讀近仍音而稍清每遇二人不入館則豫傲其說假之狀以爲戲笑然李端方重厚不爲詭異復饒經濟之才館中雖多人余

所服者惟李及吳默冥太冲二人而已

羅小遜好稱王子安滕王閣序故序余使鄴吟亦云昔王子安矜落霞秋水之句云云在館時更屢言之一日冬寒嚮火復言及此而所衣絨裘不覺被焚余戲曰弟亦有一聯曰火光與褐袂齊飛羊毛共炭灰一色

沈憲申及倪鐵山皆大鼻程端伯衛紫庵共爲律詩詠之略云何物崔嵬起面閒土星高挂大於拳稱來重有三觔半打匾猶餘五寸寬又改杜詩云鞭條日暖龍蛇動破扇風微燕雀高朝罷驢尿攜滿袖詩成狗屁在揮毫京師腳驢多於沙塵中遺尿既乾經踐仍復成塵則乘風而起穢氣逆鼻所謂驢尿攜滿袖也初鄭方水師

蒼一

六

每入館甫及未刻卽出惟豐城唐師久之不出同館苦之迨壬戌秋鄭師入閣一日值程有事欲歸而唐師至申未未出程乃吟曰人生有版須當打枚卜何曾到老唐蓋院堂有鐵雲版必擊之而始散也此數則俱可資笑

癸酉八月朔閣試商霖賦題本明白乃有用 祖宗

皇字上高擡者吳澹人套用北山移文曰騎箕之精肖象之靈云云移文似非賦體前此試視聽言動箴乃有用程子四箴次韻者又遼師凱歌行有用登牙二字者牙大旗也唐節度使門有牙旗如今督撫之儀故其內城曰牙城今裁去城字如何可登余嘗曰此既彈琵琶唱

山之流蓋俚語彈琵琶唱山坡羊也張天如自負名士視同年如蔑有乃其閣試賦得兵氣銷爲日月光首句云不把高官奉武人其餘稱是不欲盡言之昔人以翰林院文章光祿寺筵席教坊司彈唱並言殆謂此等非耶

曹秋林蘊清未歿半月前一醫者見之語人曰此公不過一月候視其口每恆張而不合也時方無恙人不信之未數日而病病十餘日而歿病中同年視之纔一張目卽合忽作鳳皇賦至三十句條理井然極其奧博俄而寂然閒兩日而終

蒼二

七

同年曹天錫偶於寓所之側見一婦甚美使人偵之則夫歿且欲嫁也以五十金得之其婦日索衣飾曹極力奉之未幾以天且暑別遷一寓婦親擇多不如意最後一寓稍遠乃僦之婦先往曹在舊寓發諸裝囊會天雨久之未完迨完而往則婦與細軟俱不知所在矣曹大駭天已暮無可如何明日至其嫁處訪之杳然無蹤曹甚悔恨越數日其婦忽從外至曹欲執而尤之其婦絕無懼色大言曰我本有夫婦人被汝強占多時速寫兩無相干一字與我不然與汝到箇是處曹默然久之有殿呵者過婦欲出大叫曹恐失體卽寫與之而去同年吳一元云然

曹縣姚擇揚辛未第後娶一妾其姊頻來試挑之欣然

順從月餘親屬來者無不與通先後數人又皆姝麗姚
自以為奇遇然而稟受清羸未幾疾作而來者不已其
房師許石門遣人逐之不能絕至言於巡城御史呼總
甲逐之究其故乃親姚之清羸欲因而斃之也京師多
有此事即此二人可為羈旅娶妾者之戒

李春瀾麻城人鴻臚寺序班上疏自言其母為梅長公
之煥所強占最無恥之人也一旦自楚中買妾朱氏贈
簡討王用子朱氏絕色本楚藩宗室妾既歸用子僅數
月用子以差出朱氏留京一二年間轉嫁多人嫁皆不
及數月御史魏士章其一也余門生毛羽儀緣事在獄
其父德輜來京朱氏又嫁之月餘謬以為寡居兒婦而

卷二

八

嫁楊翠屏繩武得二百金士章聞之大怒上疏言德輜
販賣宗女遂下刑部提問翠屏懼出朱氏於外繇是士
章為人所薄此等穢褻乃煩奏章未幾竟轉年例刑部
尋審德輜在京娶得朱氏其朱氏在京先嫁多人並非
宗女僅擬杖罪翠屏乃復攜朱氏之遵化任後三年翠
屏卒於遵化不知朱氏又往何處范永漸曰朱氏在京
數年楚人幾至嫁偏只是一箇風力余曰風力乃是言
官朱氏如何風力蓋江漢遺風陳夏姬之流也
錦衣指揮許某忘其名乙亥十月毆死其妻喧動市井巡
城御史親至其室問以為何動此惡念惟言情願償命
而已及問其子女家屬則所生二女皆被指揮淫之矣

於是指揮坐大辟革囊不知何人後也

田弘遇又養一女曾一至宮中視田妃 上見而喜之

妃即令出自此絕不復入壬午妃薨尋有九嬪之選蓋

上意在弘遇女弘遇亦願以女入宮保後來富貴也

未幾以東警罷其事至秋而弘遇死矣

國家錢法莫盛於萬厯年間每六文作一分至天啟年
間如故余乙丑計借所親見也辛未乃增至八文因錢
襍也然猶未大壞至今日而日甚一日私錢之禁日嚴
徒為販鬻者苦揆其所以皆因有力者為之如田弘遇
自寧波回載錢十三船入京曷啻幾萬萬弘遇用此錢
於百姓而欲百姓不用此錢將銷歸何處也在南之錢

卷二

九

百文僅值二分弘遇買來京用有四五倍之利萬萬之
錢賺銀亦以萬計矣律以歐陽駙馬之罪將何辭焉
襍錢既多勢不能禁其賤當因而益賤之而獨重制錢
俾二文當一文或三文當一文法在先行於上而以漸
及下京城內外凡收銀者皆令收錢制錢與襍錢兼收
至其折數亦如之行之月餘其應給銀者概給制錢未
有不樂其便者也襍錢自去制錢獨行無所用禁而錢
法疏通矣所謂因而利導之者也
周田二家無日不興作人皆樂為周用不樂為田用田
每伺工匠所在驅之以歸閉實工所多者數月其非工
匠者驅作襍工筋力疲敝乃放之在內飯食不足又不

給值或伺閒而逃乃得出也由是怨聲載道

上於戚晚優厚而不欲朝臣與之結交相傳中官曾

指陳芝臺姓名曰此吾府探花也上曰既是汝家翰

林莫想做得閣老又項水心煜與嘉定家結親用吳中

風俗行禮有綵花製作奇巧不數日傳達宮中上甚

不悅既而竟有降調之處卽此二事上於戚晚嚴防

如此乃武陵專於內中取事而坦然無疑何也

陳啟新自言隨例謁嘉定伯助以米數石云云有駁之

者曰朝臣與戚晚原無相見之理何例可隨上於是

重申戒諭亦不罪啟新也余門生周銓初得第嘉定長

子名鑑者往拜之欲認爲同宗銓以問余余曰令伯叔

十一

及昆仲科第接踵已是茂族何借他人若認一族後來

只有損更無益也乃止

劉可敷初名可學本濟寧州吏目蓮妖之亂爲熊文燦

巡捕文燦好以誅殺立威而信任可敷冤枉頗多可敷

遂富旋京改名納監遂至上林掌監凡東人無不認同

鄉者獨不認余以曾爲吏目必識之也可敷結交既多

漸有營謀乃至條陳吏部事宜後因佛寺施銀千兩其

疏簿達宮中上以爲疑俾廠衛緝之遂至提問久而

得釋豈佛力所佑耶

吳金箔者家巨富天啟中殿工至透借金箔飾殿節次

至二百萬累年不能給完乙亥內璫盜禁中珠寶鬻於

其家後內璫處死而吳以不知得免但沒入其珠寶而
已後竟以他事破家其房在崇文門內爲周嘉定所得
煥然一新矣

祖母緣出滇南以盆注水入指頂大者則盆水皆綠鋪
白紙於案而寘其上則案紙皆綠故名祖母綠癸酉春

東廠緝得吏部打點人祖母綠一塊準銀七百兩上
遣人送至閣中諸老傳視大如拳云時楊翠屏在館中

余問此物何用楊云有豆許大合口中可數日不飢是
辟穀藥也未知然否余州楊春茂萬厯己卯解元先期

夢買得劉某家祖母綠劉之祖名溥景泰閒解元也尋
爲舉首乃悟所夢矣

十二

余州有解元七人劉溥號敬庵先生講學著書終身不

仕其子卽進士劉槩與御史湯鼐同下詔獄者也楊春

茂中解元時第二題爲敬大臣則不眩結中有重臣不

可無權臣不可有等語至京欲疏論江陵爲父所勸阻

二人者皆奇人也楊尋卒不竟其志

黔國在滇世守宛然王者土官畏之其所挂征南將軍

印每遇下行不至全用量事大小或用一角或用半印

夷人奉之有如詔敕凡有所指麾此印一至土官家則

相顧失色惟以應付出門爲幸近年以來威令稍稍不

行矣

翠屏又言麗江軍民府產金每兩後山中尋得生金有

大於豆者所謂金生麗水者也土官木姓曾欲認黔國爲一族而黔國不許也有店房在張家灣其他處亦多有之見人執禮甚恭其地諸生皆利其所有每赴試必以金爲贈也

滇中之地極高每入京謂之下京計其地在數十仞之上以漸而下也會試例給郵符往返至庚辰下第一概不許用流離不能復歸乃有縊死在天壇者皆本兵楊嗣昌爲之自昔 祖宗成法其爲計豈疏於嗣昌哉節省幾何而失士子之心兼失遠人之心非所謂得策者也

進之萊大成巡按廣西回京具言荒僻之狀衙門公座

蒼一

十三

卓裳皆用泥塑而畫飾之交易皆婦人其丈夫鄉居不常入城也遲在彼苦瘴每日服人參以勝之差滿約服二十餘劑到京不多日而夜寢不復起將斂面色變青人以爲人參之咎果其然歟宜與師每日服附子五錢徐玄扈相君每日服大黃五錢皆是異事一名醫告余曰二人此時不覺後來須一總算帳玄扈尋卒於任病不一二日了無他異宜與師又不得以附子死也嗚呼醫言亦不驗矣

遲之萊爲諸生時至海上一寺髣髴若生平曾經歷者蓋此寺中僧也後泊舟某處夢至文昌帝君所言官當至太僕寺少卿覺而訪之其側近數里有文昌祠徑路

一如夢中云頃自廣西差回將陞屢因欲避太僕逡巡不果未陞而歿歿後贈太僕少卿竟不可逃異哉

吳澹人亦夢曾爲松風寺僧方水師作敘曾述及之後寓所失火被焚三日而卒亦僧家茶毗之義也宋九青在杞縣妻病甚危其僕夢至馬神仙廟有石碑上鐫宋名爲太僕寺少卿其後俸滿避之如之萊竟陞大理少卿歷太常至刑部侍郎則夢亦有時而不驗也馬神仙廟在萊陽縣人甚崇重之

夢有至奇者陳井研之祖名某巡按遼東御史也家本寒素其生時里中富室夜夢有人送扁至其家者署日光祿第其人有兩子皆諸生以爲科第可待也未幾兩

蒼一

十三

子俱死諸孫零落漸貧醫第於御史會差遼東卒於任以勤勞王事贈光祿少卿去富翁作夢時已五十餘年後有司送扁其家前夢始驗不知此事何急而豫兆於五十餘年之前且所兆者乃死後之贈官也胡菊潭世安爲余言如此

掖縣王萬象好言神怪自言少時遭危證夢雲長公騎馬持刀提人頭來救甚真次日即愈又言曾在濟南處館有一狐甚靈主人病中思桃時方十二月計無從得狐言不難去一炊許時即向空擲下二桃連枝及葉露尙未乾問從何處得之則云來處遠甚蓋世間自有寒暑相反處也又二年狐悽愴向主人言取桃事發不得

留矣自此遂寂然也

神仙事古來多傳之登州有王赤脚者不知其名但以赤腳爲號或見其方坐地上忽在樹杪土人多言其術甚奇遂出人意外有從之學者即言不可聞掛數歲童子日他卻學得嘗出其陰以示人則一如童子也一日將死遺言葬城門橋下如言掘之得石碑鐫赤脚王三字因埋之數日後於他縣有人見焉其在衡府甚久適工宜城談蔡蓬頭事甚悉其跡著世多知者此不具載蔡蓬頭王赤脚可作的對也

宜興師之再召夫人吳氏卒踰十年忽於夢中阻其出山宜興意未然之夫人云既不信吾言可同我暫至一

卷二

七

處宜興不覺隨去見一老僧頸繫一索夫人指示之際悚然驚寤自知不祥乃是夕世兄亦有此夢較著如此而不能斷割以及於難至濟上余造謁舟次語余日自知再來必至禍及而不敢不來嗚呼豈其然歟

王巴縣宜興師之同年再召至京未見朝而罷或以爲井研欲據首輔故逐之去井研即有此心無此力也宜興師緹騎催取候旨上無日不遣人往偵相傳約巴縣於某處密語又傳以書納巴縣先抵京而後繼入此往偵之言播於京師者也上因宜興遷延太久甚怒故宜興不敢再稽上遂於前二日殺吳昌時等則宜興之死巴縣之逐決矣巴縣至良鄉上疏票擬獎譽及

延位等語俱爲上所刪塗此豈并研意也

京師凶宅遑遑而有如楊大洪及崔呈秀雖邪正不同先後並住一宅而相繼破家御史張聚秀卒於其內人相戒不敢居青州馮可賓獨買居之且開園起樓以娛封翁一日馮鄴仙元颯在朝仆於班次傳者闕然皆以爲可賓且爭咎此宅已而非也然其封翁竟歿於此宅繼之者亦以憂去太僕寺街亦有一宅素凶何香山居其中七八年其家中或見緋衣婦人往來空空香山不見也香山去後宋五河琮以考選僦居未一月而斃同館吳慎旃移入余以爲言吳云凡宅豈有不經人死者何妨於事未五日而吳病病十三日而歿余初住一

卷二

七

宅業師以序貢就選暫館余寓倉猝病卒余旋奉差出京同年張師度入居之病卒最後孫鳳毛亦卒於此宅皆數人相繼事豈偶然則凶宅果有之也

戶部員外余有祐四川人廚役爲妻撲殺埋宅中後居者發得其屍轉相推究於是有祐冠帶閉住妻追敕命也袁忍西愷參宋之善亦以鶴咏死屍爲言至煩御史按驗在余與宋固非所以處下人要之此等非所以瀆聖聽也至屠愚仙象美紅葉一事更屬穢褻以閨房不堪道之事而騰章奏煩處分何爲也哉

屠愚仙薦張鳳翥爲邊才召對文華殿至日斜上始出而鳳翥自晨入飲酒已成大醉同召數人見其語狀

潦倒謂不可入鳳翥力爭欲入奮袖喧呼至左闕門守門中貴復加留阻鳳翥怒拳殿之復操俚語呼曰 皇帝老官召我何人敢阻由是數人力遏之而止然 上已知矣諸人對畢 上問張某何不至對曰適在郊外較射射畢飲酒不敢入 上曰想是酒醉發狂不憚而罷屠於次日疏引罪也

熊文舉在吏部亦著清名一旦有過周謀事周謀韓城門生也江西人浙中知縣使人江西求熊封翁遺書文舉陞過爲部屬以甲科得此不爲難事乃又遣人於不申明前事因被緝獲其稟云所商之題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也又云與敝座師言之指韓城也韓城出揭委

卷一

七

之文舉時文舉典試未旋矣部鞫乃封翁應之與文舉無涉於是封翁論戍而文舉一疏之後恬然服官余竊爲文舉不取也

丙子五月御史詹抑所爾選上輔臣以去明心疏蓋以嘉善相君發端而及近日時政言甚切直 上怒召對辭色俱厲詹應對無所屈 上執疏問如何是苟且詹曰卽如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千言且云臣死不足惜 皇上幸而聽臣言固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後日之思中璫在旁嘖嘖歎服 上益怒閣臣申救良久命錦衣繫之朝房候旨翌日旨出著都察院議處而已院議罰俸但議語涉誇遂併處主稿御

史張三謨而院乃以爲民議矣向令議語稍加詆摘卽罰俸無不允者此中機括頗亦易知而當事者未悟激成擯直之舉良可恨也

仇維禎以侍郎出鎮通州到任後疏稱通州內璫守禦之能御史今僉憲金光宸論之謂其不思自樹巧借內援於維禎責備極當而 上召對平臺怒甚日仇維禎方至通州亦須讓他展布便爾借題沽名會天大雨雷震因而霽威光宸如故矣

辛巳冬月忽起大風午門及左右掖門門關一時俱折如截斷者亦可異也余未在京中書于允中言之癸未旣復內操一日雷震奉先殿毀其脊上天仁愛能無惕

卷一

七

然於其間歟

陳啟新旣用 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卿墅塚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等語 上不悅諭輔臣曰只是處分可矣管他甚麼刀筆意猶未脫然也部議在外撫按提問本欲困之以法以快人心乃使乘閒脫逃路皓月不得辭其責矣

陳啟新曾清理順天府錢糧將科場供給裁削太過主考猶可支吾房考至無炊爨且考官房中一切借辦榜出天尙未明而府役率行戶百餘索取誼諱滿前何其無大體也國家惜費亦不宜惜及於此在啟新固所不知乃啟新被參提問已經數月而尙仍其陋則順天府

官亦去啟新不遠矣

國初止有廩生後乃加增廣附學故試錄於某府州縣
學下廩則止書一生字餘則加增廣附學於生字上此
舊例也河南周藩宗學開科第誤書宗學學生多一
學字丁丑一榜乃以增廣附學之上俱落學字徑接府
州縣有是理乎是時孔句容爲副考填寫紙條不甚留
意填榜儒士不諳舊規遂誤至此榜後言之句容且日
須經重刻乃便進呈句容日然因言留都遇丁祭惟國
子監舉行上江兩縣統於府學如京師故敝鄉嘲京城
諸生日應天府學不祭上江兩縣無學正此類也相
與一笑而罷句容事多不知與禮部言否閱月進呈竟

卷一

六

仍其故至壬午一切正之

正統試錄有試中書舍人竟書其銜而不用鄉貫世
廟時錄可按也近日孫鳳毛姜金屑皆中書出身仍書
某學某生而已往時教官無不書銜故拆卷時有一教
官則房考爲之失色今書銜者僅十之一二其爲教官
與否無從而知矣辛未浙江王佐甲戌南直吳鍾繼俱
以中州教官中鄉試至會試仍入北卷中式無或問者
此又何也

自甲戌顏茂猷五經特準殿試丁丑有五經四卷止中
揭重熙時令各書本經四義於四經之前揭爲書經則
場中明知其爲揭矣此甚不可也其餘三卷皆差經旨

不必言揭卷在書一房其房師將以爲首而總裁不肯

也日正爲五經不可掄魁此何言也夫明旨列茂猷於
正榜之前卽元且居後矣乃不可掄魁乎文章公器間
以五經增價不聞以五經受累也壬午場中止有二卷
各卷騰畢始入羅小遜日既是二卷止可中得一卷余
日不然且看文字如或不佳一卷亦不可遷就如佳雖
有十卷也須中他小遜日然既而二卷皆佳但五經序
列不便分房因書各房於小紙與小遜各拈其一此時
一名二名俱定三名以二場帖出中書黃耳鼎房中卷
也黃方俸滿考選小遜欲以次卷陞補余甚不愜意至
四名禮記卷又甚佳不可易余惟期拈得書經春秋則

卷一

七

以五經卷爲魁以專經卷爲第六名庶破丁丑總裁之
謬不意拈得詩二房及禮記房則不得不以爲第二卷
矣豈數爲之歟或者不知以爲踵丁丑舊例而實非也
循幸小遜俯聽余言開五經二卷之例明年二卷皆捷
復有五經一卷名趙天驥者在山西以五經中式至是
亦在中列填榜之際并研及通州日五經只好二卷如
何又是一卷遂以本房易經填注是不敢於破例而敢
於欺也請問二公壬午之前何處有二卷之例豈中堂
擔當反不如兩宮坊耶并研不足道通州是何道際
上以格外用之而不能破格以事上小事如此大事
如何去得

丁丑闈中羅小遜以夢故焚香拜落卷信手抽得一卷甚佳乃破中有鏡字者忘其名余未有夢而搜閱落卷不遺餘力僅得一卷亦無他異但首篇承上節惡字來從惡說到好又從好說到惡不作兩平其先爲同事蕭厯室譽塗竄滿卷遂命人洗淨加以圈點且批云會場大矣何可少此一種薦之句容是日句容晨起似夢非夢若有人扼其臂者既而此卷適至遂收之卽烏程閱度卷也余詩有云吾道良堪據鬼謀非所尊蓋謂此也壬午有諸城丁某者以三百金得監元復營關節故評事李森先以擬題挂議丁見事蹟頗露不敢入場而去余與小遜因而加慎則有之迨後榜出江西有二人而

卷二

三

山東並無一人時入試者六十有餘並副榜亦無之事出偶然東人遂謂余有心避嫌不知闈中安知其爲東人而汰去之若拆卷之時衆目共注已定之卷誰得以意改移夫但保自己名位而排擠桑梓此謝德州陞之所爲也余雖不肖萬萬不至如此

胡江原名大捷行人倖滿業已出缺候考乃復入丙子北闈中書陳龍正閱戴記借其擬題一帙榜出所中有胡維孚者物議騰沸龍正爲醒迷記一通後維孚爲部科磨勘四義刻布於本題無涉龍正乃自陳有醒迷記旋得旨進呈發鈔故維孚革職胡江降處卽副考官中畏亦降贊善而龍正無恙此事殊不可曉胡特泛然

題耳出題在龍正閱文在龍正而乃嫁禍他人何爲者也且其醒迷記不過因物議之及更加詆毀不受其饋杯耳有何發姦之功而超然事外故浙人亦有不能平者

此科解元馬之驥文較癸酉殊勝乃有一二下第諸生吹索字句投揭於陳啟新遂至疏聞於是主考黃東厓上疏自明云吏科無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塗吏科句意可知也部議竟以覈字不雅罰至四科無論一字不足以累全文卽專論一字有何大戾而至是也啟新不足責儀制案呈逢迎啟新者推其用心何所不至

卷二

三

自庚午姚現聞希孟以中武生被處北闈遂爲畏途蓋輦轂之下議論易生風波易起也癸酉張費縣序及先期託疾杜門因以方遂安爲主考是科獨無議爲希邁也壬午余以赴京之遲爲宜興師所不喜甘心寧入北闈或詰余曰業以遲矣何不再遲半月明年便入會闈余曰是則罪之大者噫亦良苦矣

劉澤芳可敦之子年雖幼而文字儘可中式乃部中不肯司官以伊巨富垂涎而不得則磨勘其卷以爲奇貨謂其套用敦厚以崇禮舊文幾於全錄次二篇亦然不知北場文字有用本題舊文數行彼此相同仍在中列者況別題文字焉能禁其套用且亦何必禁也一二司

官更加很戾稍欲伸說其閒便執巨富爲辭相與目笑之反似受其賄賂代爲出脫者此等悶氣大不可忍子罕言命理平抑數也子平五星之說余自幼不甚信以其年用建寅而日用建子也以十一月爲去年而以子時丑時爲今日卽果有此理果有此數而舛錯如此何能奇中京師有王太和者江西人人共以爲神驗一日與傅海峰鍾秀訪之方巾道袍屏去僕從說宮候選之官推算良久一毫不似余與傅相視而笑壬午枚卜曾以柄用許宋九青又言六月二十三日當召對是日果召對乃下獄非柄用也太和自此逃去不知所之

管一

三

劉幼孫重慶戶部侍郎生平有好古之癖日用之物無一猶人者凡古異之物價無貴賤以必得爲主歿後欠債二三千金皆費于所好者也余嘗飯其家所用食器燦然黃色皆宣廟壇器也不歲餘皆散於京師傅海峰得其一鼎價一百二十金其買時三百餘金其他物皆稱是也

徐僉憲簞攜一元章石卷幾百餘種五色胥備其石各有所似而不似石者頗多其狀歷落目所未睹

京師有二古像其一旃檀佛立像在鷲峰寺有古記其質深碧似金似石閒有似木處乃西國優填王當釋伽在時所造自龜茲入中國歷二千餘年像莫古於此者其

一大土像在稽山會館尉遲敬德所造也旃檀像萬曆年間覆之以金殊爲可惜矣

又有貫休羅漢在城南一寺十六軸古絹爲香煙所侵黑色持向日中僅辨髮鬚閱數軸往往目眩無能一日閱十六軸者亦奇物也

殿試之次日詞林詣兵科一飯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爲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間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既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時沈蒼嶼培爲都科復出調馬銅牌蓋銅符也字皆反凹其正文隆起者藏番人處大篆

管一

三

云皇帝聖旨下爲二行云合當差發不信者死外以紅皮爲套旨之旁有細字日撒刺哈必番人名號也當時以調番馬當在茶馬之前矣嗟乎國初威命如此覽之徒增慨歎耳

太僕寺石刻畫馬有二一史道碩一趙孟頫皆王鳳洲世貞官太僕時所摹勒也趙畫馬人所共知史五代時人畫馬視趙爲奇筋骨鬃鬣更加峻峭借此以久其傳實爲厚幸矣

內閣宣聖像亦吳道子畫余嘗入視其像冕旒端坐亦無景物大都如世俗所畫神像者龕外有帷帷中然燈絹色又古但見其依稀耳下有範銅像兼四配像則

宣廟所賜也

內閣設先聖像而閣臣兩列坐焉中施長案相對治文書儼如先聖臨之者制固善矣若文華門東直房不過暫憩之處亦有小像則余所未解也余嘗教習內書堂堂西向約十餘間其南一室奉先聖其北一室亦奉先聖於南則拜於北則揖不知何所取義夫設聖像於教習內豎之堂已非所宜況相去咫尺而設二處不亦瀆乎所當議撤者也

凡人內書堂其司禮掌印俱投侍生帖蓋國家設詞林衙門雖冷體貌則崇自史官已然彼亦不以爲異也論者乃稱張江陵投晚生帖於馮保得非不悅江陵之人

晉一

晉

造爲此說以誣江陵者乎然近日張淄川以首輔之命不出傳聞其求曹化淳實有此事淄川原非詞林出身未必無此苟且之事但取戊辰會試錄觀之內外簾官凡給事中御史無不因魏璫帶卿銜及都御史銜者獨詞林如故蓋詞林之體原自無所營競雖詔驟者不能改其常也 祖宗以此儲公輔意深遠矣

杜毅齋三策册封琉球海中月夜如在水晶琉璃中遇雨尤奇水自空中直下與海水相接渾而爲一雨中有赤黃綠黑等龍隨水上下鱗爪攫拏毫髮皆見僅七日至琉球回時中路舵折一日一夜在回溜中行不知道遠近舟人自分不全黎明忽見遠山諦視之福州山也不

炊許時已抵岸矣

福州海中有澎湖島相去三千里晴日髣髴可見有參將領兵駐其中自福州順風而往不半日至也又有東島者視澎湖爲近內惟產鹿千百爲羣島人捕得取其腸胃連糞食之以爲至美其全體則鬻之福州人今所鬻鹿脯鹿筋皆東島物也

應劭風俗通記稀姓十餘人皆爲太守或以爲非實然不必非實也南部新書言唐太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名氏稀僻者謂之榜花余攷洪武以來登第稀姓四年辛亥則有智審元氏爾朱欽富平永樂十三年則有巴鏞江西都昌人宣德五年則有薩琦口口正統十三年

晉一

晉

則有越堅口口景泰五年則有上泰江夏人上泰茂彪襄陽人聊讓蘭州人天順元年則有上志朝邑人與七年則有孟茂公安人殿試改爲陝崇成化二年則有乙暄海州人沃類定海人五年則有勒璽曹縣人八年則有閻鉅涇州人玉趙州人十一年則有仰昇無爲人十四年則有才寬遷安人鈕清會稽人二十一年則有稅新四川人二十三年則有作紳補圻人弘治六年則有蔚春合肥人院賓順天人院閻潔涇州人仰儒餘杭人與仰九年則有汝泰吳江人十二年則有牧相餘杭人十五年則有皆綬湖州人正德元年則有堯弼內江人三年則有銀鏡攷城人六年則有頓銳涿州人九年則有底蘊攷城人及宦河

十二年則有件踰蒲圻人十五年則有祖瑀磁州人睦絃武進人初杲潛江人嘉靖二年則有阿其麟代州人五年則有拱廷臣桂林人八年則有睦燁丹陽人與郝鼎太倉人一年則有承林德州人十七年則有汝齊賢吳江人順境武人步允遷蕪州人卿文瑞公安人蒿賓滕縣人二十年則有鈕緯會稽人七中和南充人與二十九年則有操守經浮梁人三十二年則有鈔介彰德人三十五年則有操時賢浮梁人隆慶二年則有咸懷良萊陽人五年則有由禮門杞縣人狐氏唐宰相族也當時以門族單少有相認者即收之甚至姓胡人亦冒稱令狐或嘲以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盡帶令狐麻中有進士令狐泌近日有新

卷一

五

城令狐輝不知其為宰相之後否以上四十餘姓皆從會試錄得之非傳疑也又益都有郇姓本毛詩郇伯勞之之郇乃音環不音旬郇城有糕姓糕音卓亦巨族也黃縣有濬于即髡之後歷代墓具存大顯於唐碑表相望今族屬千餘人而無業儒者范黃縣云然又山東有舉人睢珣唱名之際二字俱不識乃自言音雖沖又非不識甄盜之比也其不係士紳者稀僻之姓所在而是又不可盡記也按洪武中曾禁胡姓一時或改就漢姓如元姓者人以爲元字而伸其下然今元姓儘多元人非元姓也如慕容赫連拓跋之類今世絕無彼雖胡姓相沿已久不妨與漢姓兩存禁令一出或因而改者多

矣至於胡人賜姓如恭順侯之吳實繁有徒奕世而後安知其所自出又不如漢自漢胡自胡之爲愈也

卷一

五

玉堂舊記卷之二

玉堂舊記卷之三

荷水楊士聰朝徹撰

癸未九月經筵進講君子有九思一節余先期撰講章送閣進規處有聖不自聖一語并研使中書來曰此語上所最厭宜改之余卽易以別語因思堯兢兢舜業古來帝王憂勤不已無非不自聖之一念何至以爲厭矣區區小臣不敢謬執己見并研恐不得辭其責

辛未羅英江喻義送講章於閣烏程令改不肯遂至疏參言舊例惟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講多進規少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之例駁改不聽自媿不能表率後進云云乃下部議處部議云、聖聰天縱而喻

卷三

嘉慶堂校刊

義曉曉多言遂以閒住處之夫講章豈有二例況多少之間惟視文義盡否又非有一定之限也烏程不過借題以處羅耳乃如部議天縱不須多言安用講書爲也一伎一諛後來講官無所措手矣

日講與 上共凭一几寘講章其上以牙籤倒讀非預誦精熟往往致誤短視者尤苦之何香山爲講官時講尙書至弗慮胡獲弗爲胡成冥然不記遂不能終講翌日上疏引罪韓芹城四維壬午冬杪自少司成加中允爲講官舊本短視牙籤所指多非其處講未及半偶有遺忘不能復措一語而罷又數日復然乃自陳怔忡健忘於是準辭日講但帶官銜佐成均也

上不喜忌諱一日講春秋越過宰咺來歸仲子之賙一條 上問何爲遺此不講蓋宰咺稱名以見宰之非宰疑講官爲執政諱也其實諱賙字耳至子疾病二章從來不以進講 上皆令補進其時王素公錫袞爲講官乃以天字主義言聖與天道無論死生疾病無往非天故曰吾誰欺欺天乎議論儘有關係但進講須誦本文末節死於臣之手及死於道路是何等語旃廈之上無故宣此不祥之語似亦非所宜也

春秋講章與他經頗異多不用進規每講僅一條甚至意義少者寥寥數言而畢但以一人專講不復更替爲勞宜興師秉政時越次而用劉肴平若宰乙丑諸公甚

卷三

二

不平宜興師不顧也肴平講官三年敘升至諭德反在乙丑諸公之前癸酉冬漸有柄用消息或云因爲講官而用力於內也一日早朝有遺匿名單於左掖門內者多言閨門及鄉黨閒事儘不堪道一時閱傳劉不自安因乞假歸無幾卽以病卒此可爲詞林躁進者之戒王素公錫袞雲南人方署吏部印又爲講官每於事隙撰講章以進是時 上或連數日御講王不廢部務每日撰講肄習精熟至於不遑寢食而因講納忠往往而有一日講再吾無閒然矣一節進規處略去各項獨重溝洫言江南水利極其詳盡其於東南財賦之地裨益良多但河北水旱非溝洫所能救東土諸泉以漕運故

尾闕洩之民不得涓滴之用而荒盜以來蒿萊盈野雖神禹復出將如之何夫天下大勢策積財則重在江南策形勝又重在河北近日傅司農淑訓將邊腹餉款入不副出之數刊刻成書每遇朝臣有蠲逋之請概從度閣但送餉款一冊不復議覆余壬午入都請蠲七州縣逋額司農亦以此法應之吾恐天時人事兩值其窮將來釀禍豈但入不副出而已天下大計非可與貧窘作家量入爲出者比乃不酌量緩急而欲概杜請蠲者之口憂國者不當如是也

庚辰秋 上傳諭欲素食終身以 聖母早崩不及養故也此殆託言或別有所感而爲之也一時輔臣有揭

卷三

李印渚紹賢有疏大要爲 主上愛口腹謂不宜以淡薄自苦自古帝王之孝不須如此而已 上皆優答不允不知此等揭疏何所見而爲之夫 上之感動及此必有大不安於中者乃不能引類暢言以成就君德而反言不宜淡薄何其言之陋也余謂宜備極贊美而更推廣言之 皇上以 聖母故素食終身大孝至仁千古無兩但帝王以天地爲一家民物爲一身則仁孝又不止在素食也素食之意將以惜物力則買辦需索造作進奉以至非時之賞資鋪墊之羨贏何者不當裁節將以惜物命則緝獲聽斷拷訊駁讞以至財與命相連泣與情兩乖何者不當寬貸推此類言之使天下無一

浪費無一銜冤其爲素食也大矣揆之 聖母之心何等欣慰即日御水陸之味何損於仁孝之一毫今議裁議減多在外庭而監局之中其盈縮任意裕罄無厭者自若也爰書之重一駁一加至於加無可加比無可比但言奉旨從重而已甚者廠衛緝獲卽爲平反所不及什有九死萬一得生而其家已破封疆之事聞殺督撫不聞殺總兵也聞有總兵乃其庸瑣無能爲者故總兵益驚督撫益危皆非所以惜物命也持此不變而避腥羶茹蔬果將恐 聖母在天之靈有愀然不樂已耳以此進規 上未必怒何諸人之疏絕無此意失悟主之機沮爲善之路良可惜也夫

卷三

李西野化龍山西人考選部擬御史 上自改爲給事中到任之日上疏自言臣才能謏劣僅擬御史已爲過分不知 皇上何所取於臣而特改爲科恩則厚矣臣伏自循省求其所以當改者而不可得也此言可謂切中出於自言尤人情所不肯 上怒甚降調尋以假去不復起其與李互易者爲臺中胡某試卷中有瞪目而視語爲 上所塗因易之或言吏部進卷之日胡夢大雨雷震西北奮起一龍失驚而寤及 旨下易己者乃山西李化龍也亦奇矣 是次考選亦有真定府同知許自表以原擬御史黎玉田易之自此遂開內改之端而當事者漸至用以行私

矣黎爲同知半年升昌平僉事踰月遂升遼東巡撫許以明經起家既得御史管京差踰年挨次當按宣大意憚於往乃疏參烏程得旨降調補上林署丞由此觀之未見其當易也

己卯考選亦有內改數人吳昌時以部擬禮科改部屬而韓城之怨由此結矣是時上自命題復河套議凡言不可復者卽入選或云武陵密議棄遼東畫關爲守故以復套爲比未知其果然否也

張虛舟作楫戊寅有疏論高起潛上怒責令回話方鐙下擬草所坐室中磔磔有聲榻扇一時俱開出視之寂無一人張甚懼自意當得禍不測但業已論事無可

卷三

五

如何默坐久之再理前草及疏上止於降調乃知鬼神弄人有志之士決不爲所愚也

吏部侍郎張捷宜興師之私人卽烏程之蔡奕琛也蔡無日不至烏程家張亦無日不至宜興家宜興去而張爲少宰如故一旦太宰缺人屢推未用垣中呂黃鐘上疏言何不於侍郎中特用一人中書喬可聘駿之謂侍郎止有二人其一詞林無升太宰例非擁戴張捷而何呂因舉詞林爲太宰者以辨時賀江夏在吏部不聞以知人擅長且自有詞林本等之官安見其當爲太宰呂此疏出而其擁戴益不可揜故未幾卽轉年例然而張如故也會乙亥內察將及御史劉宗祥素有貪聲自知

不免乃發捷與己私書有當事者專欲用內等語意指烏程也有旨詰張張乃以閒住去劉因免於察典旋升江西巡撫夫以不易夫之張捷而劉能去之不爲無功但發人私書非正人君子事況卽與己之書乎以此逃察其人不足敬矣

省中蔣德瑗卽晉江相君之弟亦因察典將近上疏參房之騏奉旨云國博考選原係舊典何言無例時之騏爲太學博士議與考也蔣欲借此建言而不知房之與考先從政府得之也疏既被駁蔣竟以察處蔣與劉均一借題但有工拙之異耳要之蔣之心事乃可對人劉之心事乃不可以告妻子也主察者避其所忌而甘心

卷三

六

於其所易與亦大憤憤矣

會就義江西人也作縣頗著清名戊寅考選御試疏中稱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需未爲不可上喜其說遂擢第一入詞林未幾卽有勦餉練餉之加實因會議而決計也夫爲政須令有餘地雖堯舜在上不能使吏皆廉吏未必廉而加者真加困者乃真困也會豈真味乎此不過一時逢迎姑借以爲功名地耳會進館未久復上民爲邦本一疏得非有所不安於中而欲以此挾前言之失乎或曰就義前後兩截可謂逆取而順守矣又半年許以疾卒於任夫國計民生何等重大而昧心妄言以博己之一官

此天地 祖宗所不容曾之死蓋陰禍也

漕運舊例有土宜換棗之說沿襲既久并帶客貨 神廟年間所帶日多運軍以此爲生計視船如家甚愛惜之其有淺阻之處自僱剝船公私兩濟蓋未有私貨得達而反憂官糧之不達者 祖制寓意深且遠矣邇以運事遲滯一切嚴禁開遇私載則沒入其貨而加重罪焉運軍日貧商販裹足剝載既已無力一旦淺阻在前惟袖手而觀譏罪於河道甚且有燒船以圖賴棄船而潛逃者何者非所愛也自古王道本乎人情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乃因以集事故私不妨公王者所不靳也不然適足以致誤而已夫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士大夫猶或難之而以責之運軍此萬不可得之數也善謀國者宜熟思而慎處之

卷三

七

丙子春有歲貢生某者忘其姓名伏闕上書 上命取覽以其所言無當而罷之然其言亦有所見如云驛遞裁減而轎槓等夫去而爲賊則復驛遞爲平賊急著一時或笑其迂不知此實至言天生此食力之民往來道路博分文以給朝夕一旦無所施其力不去而爲賊將安所得食乎後有自秦晉中州來者言所禽之賊多係驛遞夫役其肩有痕易辨也乃知此生之言不謬夫言有可采即芻蕘不廢況貢生乎

自驛遞裁減冊封大差人夫不過十二名一輿之外僅

餘四名不足以供節冊之用仍有封王妃者冠服或二三損新例又多併差一府而有二三王妃則冠服多至八九損矣其人夫仍是十二名往往自僱腳羸駝之蹙蹙道塗聞大爲褻體夫臣子奉差即自僱腳力非過也冠服乃 朝廷之法物頒降藩王典禮何等隆重而下同商販動輒靡賞此甚非所以重 帝命也余方在籍諸君奉差至濟有見過者攢眉相告余戲謂不見夫解銀者乎夫馬俱足更加護送彼亦一錢糧此亦一錢糧也所爭出入之異耳諸君以侍從之臣持節之重而不及一解官何也世事至此付之浩歎而已

卷三

八

雖欲沿舊制而不可得且將軍受各官拜亦舊制也 國初將軍甚少聞或有之其親皇曾孫也即受各官之拜彼此交愜今傳經累葉其非 皇支者毋論即列在 皇支皆王孫非 帝孫也周藩郡王多至七十餘府將軍不下千餘每遇散給祿糧塞路盈衢無非玉帶而欲撫按司府而下一一拜之有是理乎今 上由信邸承統故留意宗藩修復掌故要之當 國初親近無煩申飭其禮自隆若邇來宗姓即 二祖而在亦不能因仍其舊昔人言祖宗親盡猶且當祀況於宗室嗚呼此至言也

國初親王不時來朝故 高皇帝定親王與 皇太孫

相見禮公見之後仍有家人禮至 陵廟行禮太孫居中稍後親王兩旁在前天順初召襄王來朝已不用家人禮而欲天下宗藩隆重如 二祖時何可得也況熙宣而後防禁日嚴閉著一城中無異囚拘各官之於親王惟無失大體足矣郡王而下儘可通融講鈞敵之禮一切舊制不能復亦不必復也唐親王皆出守郡黜陟行焉宋親王班在宰相下我朝雖無此制然江陵盛時於親王皆以賓主相見其受封在江陵為宗伯時者又側坐稱門生即云勢歛所燥頗為非宜然而 朝廷益尊不聞親王遂以此貶重也矯枉過正將生事端亦豈親親之道歟

卷三

九

宗藩儀節之議始於唐藩上疏言各官有乘輿至端禮門內者用拜帖書大字等款各藩率不聞有此想獨中州為然此誠各官之咎也部議屢上屢駁遂下署部侍郎陳子壯於獄傳聞 上怒甚欲加廷杖曹璫跪諫乃止未幾唐藩杖殺二郡王 上乃不憚蓄而未發尋又疏請統兵勤王總亦內不自安之意非真有他志也上密敕撫按押發高牆旨云一日殺二郡王滅絕人倫背違 祖訓莫此為甚向 不議儀節二郡王萬不至被殺亦無從而禁錮高牆矣語云雖曰愛之其實害之上而不愛宗藩則已奈何以愛而貽其害哉 魯王壽鏞所寵孫氏濟寧人其出甚微晚年以伍千金助餉

為孫氏量求名號部議魯王已立世子世子亦庶出也今之此舉獨不為世子地耶 上從部議并卻其所獻云

魯世子以派自號乾山其宮中所築假山在乾位也山中有洞穴地為窟室極其深邃以寶貯油晝夜然燈凡諸用物靡不悉具蓋因德藩被擄中州福伊等藩相繼淪陷為此山以俟緩急可避匿也壬午兵攻兗州破之世子走入穴中捉得宮奴問王安在宮奴引至山穴得之拷追金銀略盡以弓絃縊殺世子方縊世子呼曰當先殺我子不知何意兵竟如其言世子身短多鬚通體皆黑毛長可寸餘異常人也

卷三

十

濟南破於正月初三日歲內二十九日在圍城中猶令歷城令追債兗州被圍世子止捐三百金乃預借祿糧取之兗州府庫者有何太太者魯先王之妾也聞事急自捐五千金世子留其四千五百金而以五百金付外失城之禍豈盡由天數也青州被圍衡王號泣召各官出金銀於庭恣其所用青州得以無事乃事平之後將寄貯外解各銀照數扣留以補所費之額惟汴城八月之圍周王費至數百萬卒以保全真強人意矣 宗藩以科目起家始自辛酉大要宗室能文者江右為最楚蜀次之科目之開本以收羅天潢之俊何必限以定額各省屢請不允至己卯有多中宗生一名者輒裁

去民生一名厥後遂止如原額是不欲其濫進也乃科目之外又有換授每藩多至五七人選除未盡繼者接踵一宗才耳與其旁及換授曷若稍廣科目且換授易科目難久之將盡趨換授而科目廢矣使宗室諸人不務讀書專事鑽刺未見爲得策也

換授之法皆自親王保舉莫多於江西寧府統字諸宗以換授在仕途者不下六七十人且本府無親王則各郡王所保舉也羅小遜曰大都以五十金求薦得之甚易故多至此也至京復加營謀優者得中書舍人次者不失爲州縣正官吏部田唯嘉專以此爲奇貨夫宗才換授原以用其才耳中書閒曹何長可見乃以處最優

管三

七

者使 帝室之胄金錢橫行垂涎於臺省其恩歲宗貢號爲正途反遠遜不及此所謂舛也

舉人朱由櫟益藩宗室以會試副榜求準殿試此宜允而不允舉人未登正榜而優議者在昔則有孔諤在近又有顏茂猷況以宗室近屬求赴廷對何用斬之朱露一朝覲縣官率意上書一味逢迎非能言人所不能言也乃召對授給事中 賜名統鎰沮嚮用之路開僥倖之端往往如此所未解矣

朱統飾亦寧藩宗室飾字本音飾其義亦同而江右人多呼爲布何也戊辰選庶吉士有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授中書卽告假去又三年值宜興師爲首揆閱太宰

洪學秉鈺乃入京辯復統飾本宜興師辛酉所錄士而太宰爲江右左轄曾賞其文也由是得復庶常癸酉授職壬午南闈副考後序中以宜興師乃兄比卜式蓋辛巳相隨入京輸米五百石選得光祿署丞者也比卜式恐亦非其倫矣

甲戌進士朱寶符 賜名爲朱統銓朱鈺 賜名爲朱奉鈺皆庶宗未請名祿者也二人未曾疏請 恩出特賜準入玉牒是 上所重在科第也乃又有時而不重何歟

管三

七

後不爲例云云於是舉貢閒選俱照科甲資格惟吏部選得兩司務其餘部曹無不選授諸人出於不意自註特典一時意氣出於科甲之上此不待言也但其本意原在就教囊資無多不足以充選後之費在京職猶知節嗇若選得外官其實不能無所費又謂官出意外雖費儘可取償未免任意借取京中債主亦以金錢恣其所用未出京而負債多以千計矣欲其居官廉介安可得乎故肆者遂玷官箴謹者亦將坐困究至吏治人才兩受其敝謂此新奇快意之事可爲乎否也余州亦選一新守隻身而來有京債七人隨入衙中未數月而被論以去其人能文又謹飭自愛而受累如此則其餘可

類推矣

欲行保舉之法但限某官而上方得保舉如宋之預舉自代可也不必以一時類齊今之保舉至刻成齒錄儼然若一科目然格套漸成營競乃起故有千百賄賂謀保舉又謀選除者皆一二年後未流所必至吏部又欲就中低昂以濟其私於是每考有縣丞主簿等官與考諸人即欲不更加營謀而不可得夫以正官舉即當以正官用稱與不稱自有連坐之法與吏部何預若果文義疏繆不堪臨民駁回可也甚則罪及舉主可也何用曲加調停降選丞簿攬權歸己賄賂公行皆由吏部之不肖耳

卷三

三

保舉州縣正官原限舉人以至生員未有及童生者朱今礎之普時在垣中獨保一童生余怪問所以宋曰此人雖曰童生其實年老不能為官聊復塞責以免連坐之累耳當時為之一笑其人既經保舉即於里中具冠帶張蓋乘輿其兒婦偶有小過其人怒甚曰吾今已為官當行官法集親族杖兒婦於庭或言以其夫代者不許竟杖之其婦當夜縊死父母訟之於官未及質訊而童生亦斃矣

副榜準貢始自辛酉本登極恩例也至丁卯庚午而濫焉有列名榜上者不與而無名者反與焉惟在有力者為之新城王與玫王與慧皆原榜無名者也至甲戌弔

察歷科副榜原卷於是原榜有名而卷偶失落亦有被駁者矣明年復令禮部較閱原卷量留數名以信前旨其餘概發本學肄業於是未選諸人什九罷回己卯楊武陵建議將副榜充貢入監行積分之法又以副榜在後或多廣增議於正榜之前一日先出副榜於是奉副榜允為得人之旨其人既貢至監但考一二優次便以科道自居移寓製衣儼然候除之官故言者有曰同一鄉試也為正榜者試畢而歸寂無一語為副榜者乃人懷躍冶希冀得官此真不可解也武陵不足道副榜一事非有異同商榷之煩而十年之中忽行忽止忽重忽輕無論無以服士子之心亦非所以持政體矣

卷三

四

國學援納原非 祖制以首善之地廣收銅臭最為不宜第相沿已久從來無議罷者乙亥忽傳諭一概停止一時以為盛事或以問余余曰援納固當罷也但非此時事又問何時當罷余曰內外俱平財用充足此其時也或曰若然則更無可罷之期矣余曰援納雖非美事然猶勝於搜括捐助今搜括捐助有加無已而獨罷援納可乎即罷亦暫罷耳明年丙子科場屆期攜銀自遠來者皆廢然而返又當戶部窘乏之日急欲得銀而停止方新不敢言開於是公私兩困言不便者十人而九踰年之後其例復開何所見而停此兩年也乃知為政者須度勢審時務求可繼不必慕其名而為之也

援納之復部議不論廩增附一概以二百七十金爲額久之惟附學納銀而廩增裹足不至乃復照舊例其意以爲增廣多冒稱也乃并廩例而加之及不可行而冒稱乃如故矣久沿之例卽聖人無如之何瑣屑計算徒以傷體示陋已耳善謀國者殊不在此崇文稅課以東變通額數多責令事定補解遂至陡加稅額積月而所通益多一主政接管驟減舊額由是商貨輻輳有自天津卸載越務關而赴崇文納稅者有自臨清德州卽先赴崇文納稅者不三月而前遺俱定新課充溢此公惜偶遺其姓名此等手段可作戶部尙書與援納加銀之議異事而相反也

卷三

十五

援納既停監生漸少於是開選貢之例膳錄分卷一如科場事宜第減七義爲五義省三場爲二場其額每州縣一人有不堪充選者闕焉本以充成均之選非有異也諸與選者一時高自標許以爲破格大用卽在旦夕欲凌科甲而上之及廷試畢一概入監了無他異其年暮家貧者又不準就教勉完監事黯淡而歸至家與諸生無別反損去廩膳之資強半悔之乃知張皇一番殊屬無謂不如以選貢選選貢之爲得也

甲戌廷試進士倪學士元璐爲受卷官與其事諸人言文昌入豫分今科鼎元當在中州已而傳臚果杞縣劉湛緣理順也先是景泰甲戌杞縣孫賢爲第一宜興徐

溥爲第三至是劉爲第一宜興吳國華爲第三相去一百八十年地方甲子往往相符信乎非偶然也

庚辰殿試照例進呈十二卷上取餘卷至再三皆以十二卷進遂至三十餘卷因而召對問內外交訖何以報警雪恥諸人各有所對獨通州魏藻德對日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因以恥字立論累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爲傾耳久之時朝臣在列者皆謂且爲狀元已而果然中庸曰知恥近乎勇魏之立論亦奏疏體單拈一字易於見奇謂內文武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論誠高矣其所以生才能建功業者未之及也一段利口不惟將狀元騙去其後來柄用實原於此

卷三

十六

夫能言未必能行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一旦爰立吾恐海內拭目俟之矣

壬午六月宜興師薦用蔣晉江黃晉江吳興化十一月復薦王巴縣六月之薦從眾望也其薦蔣晉江者以其博雅工文將閣中撰述一切委焉明與上言之也十一月之薦以熊姜楊廖諸人漸有異議將資巴縣之辣手以爲援也上皆從之至通州之用宜興師絕不與聞上之疑形自此成矣猶不悟而自出視師何也宜興旣罷興化同時閒住雖各有其事而先後薦用之人豈能復安則兩晉江及巴縣之罷必也癸未主考越兩晉江而及通州則已示其意矣出闈之日黃以一疏準

辭蔣宜卽去而因循未決其後則欲去不可得矣出處之際其難也如此

通州上疏在壬午十一月而三月始召對其疏亦常談惟借以爲大用地耳初召入至閣說知旣出又至閣言

上加獎稱將就擢用而未言大用宜興對諸老言曰衙門正苦人少將借此分房今又別用奈何益以魏陳

言兵事疑 上或用爲樞貳及督撫也不移時而入閣辦事之諭出宜興見之駭然而 上之疑已殊未之覺

嗚呼明者見於未形況彰著若此乎 初諭升禮部右侍郎魏疏辭甚力 上改爲侍講學士

原不甚錯以魏白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曷若單

卷三

十七

用東閣大學士乎學士五品衙門之品級已極其加官雖至少師仍學士仍五品也若言無五品入閣者亦豈有四品入閣者乎牽拘沿襲之陋閣議未爲當也獨怪通州不辭入閣辦事而竭力辭侍郎辭學士其疏歷引岳正彭時以修撰入閣辦事無非明己之入閣辦事不爲蠟等但不必升官耳官重乎辦事重乎居其重而辭其輕以爲不失吾之重者而其輕者轉盼仍吾有也此等心事殊欠光明吾於其始進而知之矣昔蘇子瞻中制科上欲授知制誥韓魏公以爲不可復欲授起居注魏公言起居與制誥相鄰亦未可乃除直史館子瞻深感之古之自處處人者如此萬萬非吾輩所能及稍倣

其意一再固辭未必 上之遽中止也今貪鄙怙戀之狀先見於辭疏之中異日遇國家大事欲其以去就爭之何可得也吾非有意深求之也使僥倖得賢輔之效而余獨被失言之名所甘心矣

本兵之難久矣外與邊鎮爲二內與輔臣爲二就己所能爲者又不能盡得之於上故無事則虛度日月有事

則萬難支持張象鳳鳳翼爲本兵丙子之變自請以身當敵先是以舊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

出敵至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但尾其後敵將出乃斫大樹白而書曰各官免送所在有之二人

度敵出且罹重罪惟日服大黃取瀉敵以八月二十九

卷三

十六

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日梁亦卒及刑部擬案梁擬斬張免議然則梁死爲宜張之死爲不幸也國初但有大帥後乃以督撫制之則開柵與承平其勢異也向來督撫皆擁重兵故其驅使將帥如左右手然神廟之所至成功皆此法也自撫三鎮七之議行徒欲偏重將帥以爲敵愾之用而不知其勢漸成尾大督撫爲贅設矣旣成贅設而封疆有事仍責督撫故督撫類多抵罪而總兵如故非不欲責實畏之也 朝廷畏之而欲督撫制使赴敵是必督撫有術尊於 朝廷之上而後可也一日章疏中論撫鎮者有云不足以制其死命 上塗抹之批云制其死命是爲何語兵法云置

之死地而後生兵者死事也自古善馭將者皆云往往
付其死力死之一字果爲過否嗟乎難言之矣

上重武臣外衛指揮而下戒飭撲責之法一切不得行
但許參罰而已不知事有不至參罰而但須撲責者一
概停止則廢法矣且各官有甘心受責而以參罰爲過
者相沿已久今一旦更之不以爲優其體而以爲大不
便也有巡方杖指揮者輒得降處遂相戒以爲不可而
皇城巡視科道其杖指揮自若也不止自杖或又奉旨
杖之同一指揮耳京衛不卑於外衛巡視不重於巡方
而其分別若此良有所不解矣

武舉非 祖制也洪武歷三十年諸凡法制罔有不備

晉三

充

繼以靖難而用武極矣獨未及武舉者以爲兵事非可
以暇豫習非可以科目得也且國初將才不可勝用焉
用此爲至成化年間承平既久乃仿文試而爲之歷試
騎射加以策論以爲讀書不成去而學劍者地鄉試積
累約至三科會試既捷亦止分授贊畫不得實職其有
力者或得建大將旗鼓其無能爲者淹滯終身而止似
捍禦所資殊不在乎此也若是乎已收而姑寘之蓋以
科目庠序所不能收者聊復開此使不逞之徒有所階
以自進卽不然亦足以耗其雄心而不至於爲患此弭
亂之微權非掄才之盛典也今無故而尊之與文試等
無論非 祖宗之舊制亦豈開科之初意哉

辛未武場定令技勇策論兼優者爲最策論優而技勇
稍劣者次之技勇優而策論不能者又次之其技勇劣
者不準榜出仍有言者遂至下主考於獄至甲戌二場
大風步箭中者甚少監者恐入場人數不及原額上疏
請之但有一箭亦準入場是所重又不在技勇也兩科
之中立法參差一至於此至於原卷進呈往往取馬上
九箭者第爲狀元假使 上親至武場見所爲馬箭者
未有不哂其兒戲者也甚乃移之文試使人控馬而馳
相去尺許插箭於上此必敵人相遇皆木偶泥塑而後
可也將焉用之

武學原止騎射辛未加以刀石刀三等自一百二十斤

晉三

充

至八十斤石三等自五百斤至二百五十斤開場之日
有武舉趨而進曰請問今日選將才乎選家丁乎監者
曰今日鷹揚盛典以應 主上拊髀之求何云選家丁
也對曰旣選將才須存將體欲存將體須識將略爲將
者全在機警勝負所爭在毫芒疑似之間卽武經七書
猶患其爲陳言但以科目久沿不得不應此常套至於
騎射雖武人所有事然亦特武人之餘事聊復試之窺
見其一班耳若在臨陣之時全不恃此況復增此刀石
無論力有強弱未必能勝卽其能舉石五百斤舞刀一
百二十斤有力則誠有力矣一旦遇敵安所用之以爲
戰將且不可況大將耶以將才選而與選家丁者不異

此武舉之所不能應也請辭而退於是長揖而去監者媿其言又壯其人使人留之不可掉臂竟去意此亦非常人也

會舉舊例卷分邊腹每十分為率邊取八分腹取二分以邊方之人練習戰陣故多少懸絕如此京師舊為腹卷入毅者少辛未改為邊卷蓋勳衛諸人以腹卷額少願入邊卷故請之耳由是八分之中京卷居十之六七而邊卷反寥寥矣輦轂之下事事諳熟窮邊健兒安能與爭多少此於諸人誠便而於分卷初意能無相反乎無論鷹揚之強半統袴非所以光盛典且京師貴近而命之曰邊卷顧名思義可乎不可乎乃無一人言者何

卷三

三

初議臚傳武榜謂殿廷不便於騎射若止令對策則與文試無異故仍取原卷進呈然自古臨軒策士未有不與試而仍用原卷者也此制終屬遷就非確議也辛未狀元王來聘選得揚州遊擊以武元而官腹地殊為未稱後升昌平參將丙子死於敵亦可以無媿矣丁丑武狀元姓文江西人同一科而文武狀元俱在江西此不因於地必驗於天惜倪鴻寶不在此當煩其推算耳辛未考選猶未及錢糧也既考之後更核錢糧於是畢司農下獄熊魚山開元鄭潛菴立友俱已謫去矣自是考期將近先核錢糧上以此求下以此應不問撫字專

問催科而循良內召之典化為錢穀銷算之局此亦世道之一變也自是徵解日急一日考成日嚴一日戶部姦吏上下其手不惟多逋為累即少逋亦足以為累余每從候考各官問得其詳凡錢糧以十分為率其未完至十分者革職未完僅一分者免議其餘各有差此成例也但錢糧原分款項有一項多至千百者有一項少僅一二錢者縣官解銀必須逐項細列每項解若干雖零星銖兩亦為搭配閒或遺漏一條則千百之已完不足贖此一二錢之未完姦吏且將借以為題而以十分未完革職矣既經革職須向此吏更求開復故有欠僅一二錢而費至數十兩者此作縣之苦無處告控者也

卷三

三

今不敢望未完之數曲從寬假但求已完之數概許通融一戶部尚書能為瑣瑣對算乎此惟精明司官足以任之而部屬歷俸已深乃轉正郎不數月而遷官以去一切參罰總憑吏書具藁但知未完為真誰肯因彼貸此嗟乎吏治而止核錢糧既已非矣就中曲折若此孰為縣官伸此冤乎錢糧之累莫甚於內庫尤莫甚於本色有延至十餘年者拖欠者十之一二抑勒者十常八九即拖欠亦因抑勒而拖欠者也至於鋪墊之費或浮於本色而盤用水腳不與焉積累通計曷啻相倍屣相千萬也鋪墊之外又有需索需索滿意不問美惡而收之徒為內庫之朽

蠹耳常有暫請改折而不廢鋪墊照舊解入者 上不允蓋鋪墊有限抑勒無限此該管內璫之意非 上意也

本色外解一駁一累其最甚莫如弓甲凡弓皆 上自開試 上力甚大能開勁弓其一挽即滿開者駁回其半開者乃留及預給行閒將士皆不能用雖有千萬之弓不可以發一矢甲則使內璫有力者以利矢射之陷者駁回更造故甲厚至一分有餘但求不陷免駁而斤兩太重非臨陣所能勝矣二物急需是以務精之而皆至於不可用則有限之物力爲可惜也

卷三

三

進有不進者輔臣六卿侍郎每人一匹其餘每衙門其進數匹或合進一匹皆於御馬監上納收馬之處門外常繫數馬其進馬者皆遣役齎銀以往就彼易馬旋即交納如有以他馬入者雖千金之駿不用也翰林合院其進二馬每次合貨使當該吏至彼爲之嘗疑其不無侵費戊寅冬張坦公縉彥初入詞林偶知有善馬處乃託以市買得馬四匹皆百二三十金以上同官謂必且得當及至彼則四匹盡被駁回矣於是取原值如故事納之仍餘銀數多此事未審 上知之否進馬原以急公乃適爲內璫射利之端彼所鬻之馬官馬乎私馬乎官馬原有定額不可鬻也私馬安得如許且又不當鬻

也一人之手自鬻自收馬從何來銀歸何處假使按以軍法當寘何典而莫敢誰何徒勞竊歎余之所深感也德州爲太宰時亦有此論閣臣之外惟衍聖公進二馬少宰田唯嘉進二馬德州以太宰無所進由是五部及侍郎以下俱止德州非能以此持體第心吝而外以清自矜耳事平 上於進馬七人每一匹酬以一表裏蓋有所不悅於中而復難於言以此微示其意旨也

卷三

三

官方之散要貴賤其來久矣非可以驟加低昂者也以意低昂終不能掩其實而爲人所借以行其私則貴賤散要不自人主操而反爲所借者操也此謂權不自用而倒授以予人用何若仍其舊之爲便乎如科道年例之升本屬劣轉而 上以爲優不知所謂優者安在其例升最當者優不優無能較也至當路者借以排斥異己遇有反唇則以優升杜其口或至公論不平亦解之曰此優升也論其實果優升否是 上所名爲優升者究竟不優而但爲借用者多一出脫之名目也大要年例宜照舊規吏部會同吏科河南道一以章疏爲殿最則無辭矣聞有未協罪在吏科河南道乃傾陷於很辣之手簸弄於主使之人中外盡知而美其名曰優升吾不知其將誰欺也

年例之法壞於德州而未甚至田唯嘉而手腳盡露矣每一番推升即有一番喧鬧廟堂之上時時戟手露眼

大傷政體而唯嘉悍然不顧也唯嘉所恃在通內言官有議己者即以年例處之其有言者即以優升禦之不勝記獨凌茗柯義渠以兵都垣升福建參政則烏程為之也凌與烏程雖同里而素不相能烏程已歸猶銜之不已至是有湖紳入京傳語惟嘉以年例與之惟嘉奉命惟謹不謀一人而尋登啟事矣唯嘉積習故智無足異者烏程以執政謝事而陰持朝局驅逐言官意欲何為其年六月烏程病卒相距僅兩月耳一息尙存萬萬不肯歇手可以概烏程之生平矣

卷三

三

選郎乃推至七八人又皆庸輒無能為者其用意至深此時鄭立岳為太宰從議郎調為文選亟欲以特達之知大深其情執孤特之意以見知於上而昌時別有肺腸特創此不畏強禦之貌以恐嚇臺省為異日驅除榜樣又以勁敵太多將致他變故但取人數廣眾以劫之方自喜其算無遺策而不虞人之有煩言也此一事也 皇上自 皇上太宰自太宰昌時自昌時各有主意絕不相謀而事適相湊在太宰不失為君子之疏而昌時為狡猾為無賴矣 科道升京堂原不為過但須有建白在人耳目乃以授之即均有建白而所關輕重不同當以京堂之大小為

別如事繫宗社生民之利害及糾去大姦者皆以身犯不測之禍俸滿之日宜升四品京堂其次遇事敢言不為阿徇及屢有指陳俱切利病者俸滿之日量授五六品京堂再次則雖無建白頗彰才幹當以年例升三四品監司更次則保持祿位僅免過端當以年例升五品監司已厚幸矣今科之中丰裁稜稜或至蹉跎不振而依阿唯諾之徒僥倖歷俸五七年便以京堂為分內之物無怪乎寒蟬之結舌矣初萬厯二十年開抗章言事多在南都時人為之語曰南京科道惡如虎三年一個大知府北京科道縣似羊六年一個大京堂今昔同慨如之何而後可也

卷三

三

宋九青玫在垣中一二年間未嘗有言一旦自楚闈旋京示余以試錄余即於坐上閱之二策中無一字及時事余問年兄程策文字甚佳何以不及時事宋曰凡衙門無言責者須借試策發揮時事以暢己之所欲言如年兄詞林是也若做衙門原有言責果有可言當具疏言之期見施行何以策為余口應之而心不謂然大都敢言之士有觸即發隨地可抒忠愛何論為疏為策如其不言則策中尚不敢言而望其以疏言之乎越數日宋上一疏二千餘言皆指吏部而不及一事亦不著一人但將清通簡要四字衍為四大段以勉諸臣而已戊寅以封差旋京余方以田唯嘉事屢要陳奏宋見余即

曰年兄爲何將敝衙門事盡行作了余應曰只因年兄不肯作所以小弟不嫌越俎未有媿色而笑蓋笑余之癡而頗難於言也科道中自有此等一派見有敢言者亦知歎賞及遇有可言處乃至不肯措片語一生趨避專爲身謀不知國家設此言官將以底用也宋後以萊陽城陷被殺漆園所云豹養其內虎賊其外毅養其外病賊其內人生禍福豈智巧所能移耶

卷三

三七

玉堂舊記卷之三

玉堂舊記卷之四

荷水楊士聰朝徹撰

官繇科道升者每苦太速了無餘味李曉湖覺斯自省中至侍郎僅六年中間曾經謫降猶速如是傅太宰永漳爲御史時每朝與余同坐一寓至其爲太宰也相距四年耳范黃縣爲御史兩差俱在余散館之後旋升大理寺少卿是年卽大拜不二年位至極品往往速化乃爾更假年歲將以何官處之

卷四

一國錄館校刊

翰林考滿升官須及九年近日講讀修書各有敘升雖不拘九年大約十年餘而至五品蓋以衙門無多職級約略遲速之間與歷俸考選者正等故鼎甲庶常以科相次三年轉盡又及後資不至躐等亦不至淹滯法最善也今以考選者充之非前六年卽前九年更歷多年則其人已老不爲國家用矣仍舊例則非人情改速遷則多踰越以此知其大不便也

翰林以前後輩相與凡稱前輩者一選館而卽是不問其授職在何時也至爲後輩則以散館授職爲準其未授以前雖先用侍生續升四品者皆改稱晚生故有僅隔一科稱晚生者從來相安無異言此真雅道也甲戌以考選諸公入館皆係實授與鼎甲認爲同年是矣及羅吳皋吳若谷以庶常繼至乃相率詣烏程講說以己實授在先欲據羅吳之上烏程怒曰此衙門舊規如欲

創改但憑尊意不必問我嗟乎稍稍變法乃遂有此等亦咄咄怪事也

辛未館選未幾楊翠屏繩武以粵西兵亂告假省母舊例告假者皆須下科散館方得留用甫踰一年而翠屏至矣則以向會夢爲僉都御史自知不當留館而有此來也既授西臺兩差之後升僉都御史巡撫遵化三年升侍郎尋卒贈兵部尚書與夢又少異也

壬申四月 上賜麥餅庶常以例坐六科之上無異說也至端節又有宴六都垣先日詣二館師家言庶常將來優者方授詞林次者授敝衙門又次僅授御史奈何以未經授職之人坐敝衙門之上二館師答以自有舊

舊四

規都垣復詣光祿言之光祿知其不可而難於盡拒乃以六都垣坐庶常之上而左右以下仍舊至期同館俱不就坐相率言之閣中宜與師曰自來詞林不論品級庶常落下方爲科道豈有在都垣下者使典籍傳語光祿於是都垣之宴一時改設於下六都垣怏怏不悅不就坐而去也

公宴列坐各有不同大都以朝班定位就中又自序品惟經筵一宴自知經筵以至序班共爲一行就中六卿長貳以及翰林各以品序惟鴻臚寺卿以四品而居史官之下蓋是宴爲進講而設故先序儒臣所以重經筵也舊規如此相沿不改至壬午余再入京見鴻臚寺卿

序於宮坊之下史官之上不知因何更置諸史官漫然就坐無與較者向使余爲史官必不輕於一坐矣

莊任公鼇獻在館中踰年忽得心疾每見人以手向頸作殺勢曰殺我殺我或接良久又復如此既散館授給事中上疏論廠衛爲害頗有敢言之氣旋奉指實之旨回奏三款俱非廠衛中事莊之耳目原短也坐此處分降三級調外任矣

莊既被謫益鬱鬱不樂疑班役有蒙蔽之者移牀帷出居外房又具一疏葉有桓靈等語內一款言福王爲變當防餘皆此類其族叔少司農欽鄰戒班役不許寫本人至寓緣是得止同館移尊候之出此藁相示以未上

舊四

爲恨因循數月然後出京也揭陽郭之奇以告假復入有宛在堂詩藁及山居一嘯多李邕大罵之句以饋烏程烏程大不然之至散館卷中有別字五十餘烏程以爲殿卷將授部屬郭求浼百端欲得臺中烏程略無轉意但云原卷見在徒勞言說而已烏程雖刻要之少年乘輿之詩未宜輕以示人況於前輩尤不可也

乙丑館選僅十八人山東僅一人而世家爭者甚多故馬勝千之驥以無意得之晚年尤嗜佛初耽素食後乃斷酒以銀八兩作一小釜自烹蔬菜不與家人共食也不妄取不妄交宦邸十年蕭然無長物一日同鄉公會

至夜各相持耳語起坐紛然獨余兩人無之勝于因日耳語多是習慣嘗有客於閒處細語良久無一語可避人者乃知耳語非盡私也以見相與之親暱耳此語豈其然否滿眼不堪代人解嘲聊以自遣吾以識勝干之心矣乙亥病數日了不服藥卒之日自言胸中空空洞洞以辭世為樂蓋幽寂恬淡自與悟門相近亦可謂打破生死關頭者也

鄭太白之玄癸酉江西主考回京之後頗為執政所不喜尋以差歸未幾病卒或云以場中出題宜與師云此以歇後相嘲也其題乃女為君子儒不知當日命題之際真有此意否然則辛未論題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是為斥烏程名矣豈首輔於次輔又在所不避耶

晉四

黃石齋浙闈處分實以割榜有尙觀升尙觀法者其一所延先生也尙姓冒稱在春秋房俱中拆卷至後一人石齋異之恐有他弊欲去其一卷乃重閱兩卷後者勝前於是割去一字改補以印覆之榜出闈然由是有議其辯疏言異經雖五桂無妨本因同經而去之無論兄弟同經不礙於入教尙有同經又同房者如丙辰侯木菴兄弟是也縱欲去一卷便裁其後拆者可矣何用重閱何事割補此非小心之過即精明之過其人既有貧富之分何怪乎其有言也既以此處分乃上多疏最後一疏引易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已筮得此爻

語狀與京房至新豐及陝所上封事正同上甚不悅乃革職為民矣

石齋與宜興師甚不合嘗為余言初入館時寓在東城策蹇謁宜興數次弗得一面意甚不平然宜興師猶前輩也余壬午再入有為余後輩而煩余謁五六次者使石齋遇之當奈何甚矣余之不才獨耐事也

出館而交情如故者惟楊翠屏其餘在密疏之間不甚相遠也倪百宜在館時最相暱即休沐之際過從無虛日及授西臺崖異自高有不可近之色其室黃氏孤女也全家遭寇劫殺其母自投於江但黃雖宦家而性不慧又無子倪既入館家中為別聘一喻氏女倪五年不

晉四

五

歸未娶也度按滇時當娶之矣其在東省屢有人告狀認為其父者最後一狀批云本院即有父何父之多也發該縣杖之三十儻其萬一為真如之何父子夫婦之間所遭固多不幸而處亦未為善也倪學士元璐為倪百宜撰救命其所封之妻即黃氏也文中在美在其中聲聞於外二語皆借用成語文義絕不相涉殆近於戲矣一日早朝遇沈憲申言近日做座師為舍作一救命有不知何人及東征逐子語不解所謂蓋其人本以曾孫補蔭又其母在任所就養耳余為釋之憲申乃了然學士誥敕文字多不襲常套故所用若此然亦僻矣

誥敕自有體前輩為者不過六七十字大僚亦僅百餘字近者率為大篇非其質矣且詳切事蹟以天子而譽匹夫屑越王言莫此為甚馮青方起震可賓之父善畫墨竹乃至為敕命中一聯此何足以辱絲綸讀之但訝其不倫也

四六偶句為 上所厭惡尤惡稱譽太過侍郎劉重慶辛未求郵乃王鼇永代撰疏藁有比屋可封等語祭酒陳芝臺求郵有接孔孟之真傳語不知誰撰至左都高忠憲公攀龍贈誥乃倩許石門士柔代作而注中書之名有身任斯文之重語 上皆加塗抹劉陳至停閣郵典許以此降調也

舊四

六

禮部主事盧洪春萬麻中以國本建言廷杖天啟中贈光祿寺少卿蔭子官生以雲南府知府考滿應贈父母余為撰文後一段云是用贈為中憲大夫爾子之官爾所遺也天末長吏秩不重於清卿云云
納銀給誥敕此倪學士元璐策也原議文官三品而下武官二品而下 上更定文官四品武官三品較原議僅下一等而事多齟齬在內則及僉憲而不及侍郎在外則及撫而不及督兩司則及憲副少參而不及憲長大參官不相遠例何異也至武職惟都闈參遊而上官重而賞裕守把而下糊口不遑何以封贈為由是納者絕無王言之重本非可援納之物業已被其名乃不取

其實何也

楊武陵初欲練兵十二萬為勦賊之用議餉至一百八十萬此勦餉所由加也踰時問其兵安在則歷指陝豫江楚之兵以實之僅僅八萬勦餉未加以前豈無此兵又以宣薊等邊兵不堪戰於是議挑選數多別自為營此練餉所由加也論者謂此直造得一本冊耳已而果然

凡加派兵餉但能加於未亂之處其楚豫秦蜀有加之名其與未加同也地方一日未亂則加派一日未已其勢必至於盡亂則無所容加亦無所事餉矣此等事皆自武陵開端厥後服毒自盡擬辟立案尙未盡厥辜也

舊四

七

議未上而忽傳諭祭旋奉免議之旨何歟
軍興以來各項外解皆苦不繼惟祿米倉乃光祿寺白糧除本年足用可支五年乃歷年所餘也戶部嘗請改折一年以甦民困 上不允蓋將留為那移之用耳不知天下止此物力寬一分即裕一分其効在上不在下也惟精於心計者知之
京官之不能廢交際其勢然也 神廟年間為外官者一遣人入京自閣部以至中行凡屬相識皆有之即至厚不過肆十金京官受之必答以二帛或四帛書劄往返儀物俱備眞盛世之容也近時嚴禁交際其實何曾禁得但禁其間冷者耳津要之地日益加多詭祕萬端

乃所謂賄賂非交際也禁交際而變爲賄賂識者有世道之憂矣

邊功之盛莫如 神廟初年江陵秉政一切機宜皆從書劄得之今江陵集中可考而知也外而督撫內而各部無一刻不痛癢相關凡奏疏所不能及者竿牘往來罔非至計蓋奏疏拘而書劄暢奏疏板而書劄活奏疏僅可一二而書劄不嫌於再三奏疏或虞漏洩而書劄他人無從見功業之盛所自來矣今奏疏之外但有揭帖與疏中一字不異一切書劄概從禁絕就中情事未能盡知而欲懸斷於數千里之外無惑乎其不及前人也

舊四

八

寸楮之制通行不過十餘年前此所未有也卽如近年答餽遺者初猶有書不用謝帖一變而僅有名帖再變而僅一單帖乃至竝帖而無之皆取心照而已往來之節日趨苟簡更假年歲又當如何

煙酒古不經見遼左有事調用廣兵乃漸有之自天啟年中始也二十年來北土亦多種之一畝之收可以敵田十畝乃至無人不用己卯 上傳諭禁之犯者論死庚辰有會試舉人未知其已禁也有僕人帶以入京潛出鬻之遂爲邏者所獲越日而僕人死西市矣相傳上以煙爲燕人言喫煙故惡之也壬午余入京鬻者盈衢初以爲異己而知爲洪督所請開其禁也

塞外有烏缺後趾其名曰沙雞自壬申年入京有捕得鴛於市者每來則邊警應之蓋古突厥雀也丙子敵入宣邊舉朝無一人知者 上從宮中傳諭本兵始知其事邇來部中偵探無人斷絕消息有媿此雀多矣 火藥之災始於王恭廠遵化去京三百里皆聞其聲入或以爲地震久之而知其非也先一日東城火神廟有聲隱隱自廟中出向西南而去舛蠻若有所覩至翌日而王恭廠災也

舊四

九

不足能分以與澤清乎李之處分不足惜自此總兵人有抗章之志非復督撫所能制而澤清更跋扈負隅莫敢誰何此治亂一大關也

懋芳既處以顏繼祖代之繼祖以功名自負復恨懋芳交代之遲誣其擄去香稅七千金 上震怒遣緹騎逮之李已去半道丁艱距家百里而還回其香稅自在庫中未動也人皆病顏之已甚再逾年而顏亦敗矣 李之撫東未失一城逮入獄論戍顏雖失濟南其時奉命守德難兼顧也以此論死至壬午王永吉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僅三千爲 上所原復得薊遼總督此三千之兵從來如是非至王而始減也卽東撫一事數年

之閒不得其平若此

萬元吉江西人爲歸德府推官當孔賊亂時有安上鄉官馬從龍者攜家駐虞城爲內瑞呂直所糾將家資抄沒充餉事屬理刑官元吉獨力護送至降調義聲振於人耳且又去官之後數年不復入京士林莫不多其爲人後以大理寺副隨武陵督師人已訝之及武陵自盡上疏頌武陵之功有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師相之謂矣余從邸報見之頗疑此疏不出元吉之手夫死武陵何如生呂直乃至前後兩載若此人未蓋棺品固未可定也

萊州知府朱萬年鄉舉出身孔賊圍萊自稱欲降但部

卷四

十

下未肯盡從須一位老翁宣諭時徐謝二撫俱在萊城商量欲出萬年毅然請往縋城而出賊初無降意反欲脅以賺城翌日以輿從擁至城下萬年大呼曰吾身已許朝廷城上火礮可卽向吾身打來賊大怒擁回數武亂刃交下而死事聞贈光祿寺卿巡按御史王道純上疏爭之云如萬年者宜贈以尙書侍郎之官方稱又云今之爲尙書侍郎者非有殊功異能優於萬年者也不過累資而上今日升侍郎矣明日升尙書矣及其考終屬下乞請卹典反若執券責償者然人人以爲應得奈何死事之臣而不得以一例論也又云遼按張銓加贈尙書人以爲宜今萬年之死與銓不殊而生前官

品視銓尤高宜何處焉此疏大有感憤之氣而稟擬與部議俱不從也

賈村之敗本由催促盧總督象昇感憤出戰自分死之有大帥力挽馬勒盧以鞭擊其臂帥大痛脫手盧遂縱馬直入死焉時死者萬人互相枕藉皆襪衣暴露歷日既多了不可辨盧屍尙帶一白網巾人以爲忠孝之報也

盧既死千總張國棟塘報至兵部武陵問以事之終始欲緣飾逗怯之狀據以上聞國棟不肯武陵大怒夾至五次卒無變詞但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爲逗力戰而

卷四

十一

大夫有不能者矣

會二雲櫻爲福建兵備不知以何事爲鄭芝龍所深感遂以己財入京爲之謀升一旦緝獲上命逮之未至而芝龍疏稱係爲姪納監之銀又列其在閩治狀其事得解會會逮至上夜半傳諭刑部會櫻免入獄由是得釋未幾升登萊巡撫也

櫻事詞連吏部主事葛含馨葛上疏自辯復指同部來方煒來浙人而鄭所謀之缺乃浙缺也故葛疏稱曰一夥浙江人作浙江事有不總其成於浙江之吏部乎末又引來一事爲證蓋數日之前本部考定選官來會以片紙書大結一語託葛寘前列也來由此提問葛得免

人多弗與葛者初吏部前後輩相與無閒言至是而雅道無存戈矛競起矣

會素有清名其爲登撫也不甚得士民之心以其偏聽衙役也凡爲衙役未有不貪者己不貪而縱衙役之貪可乎是清者一人而貪者不啻百數人也曾嘗守毘陵當魏璫用事之時宜與師曰曾有一詳中撫按內有十餘款皆稱體上公意毛禹門士龍論成遁跡囚禁其子多方苛求以此言之曾之品未定也

御史楊新期頗著清素歷資多年不得遷升所用冠服皆二十年以前者每朝內衣袖大外衣袖小塞滿其中擁腫外見上望見深厭之以爲無才也故內轉及年

卷四

三

例皆不允以丁未進士至丁丑臺資之久無出其上者鬱鬱不樂以至疾篤家人或慰之曰已升陝西參議新期悵然曰焉得有此越數日卒矣楊慕垣世芳以久不遷疽發於背屬續之日乃報升少詹也官職何物乃至與死生相連二公皆山右人秉性頗剛直不耐挫折非盡從名位起見以其身爲殉也

固安縣知縣秦士奇一日公退在衙有撫按所遣推官帶從人叩門而入則都察院咨行奉旨搜索本官私宅者也將婦女驅至閒處據室傾倒筐篋搜得銀七百兩坐贓論戍究其所以乃士奇得罪於本縣大璫入毀言於上故出其不意而爲此也無論七百非重貲但以

所有坐贓亦非法甚矣是時上新誅魏忠賢而復用璫言如此至丁丑復有潘益遠白慧元事傳中旨令巡按御史參奏御史迫於上命遂臚列多款不知縣官果貪巡方所司何事乃待上之傳諭方登白簡若其未然而唯諾雷同使縣官銜冤莫訴則亦大負巡方之職矣自此畿令不務職業專以調停大璫爲事烹阿封卽墨者恐不當爾爾

余鄉試房師綏德劉公諱彝鼎壬戌進士將門之子督撫才也爲大同左衛僉事止以性剛不受請託爲監視所惡一旦從撫公薦疏中批云劉某貪污狼藉著會同監視據實參重處遂具四款以進逮入獄刑部問官于

卷四

三

元懋任子也復不能執持硬坐兩款論戍此與秦士奇等事略同初上立名監視但令監其欺不令掣其肘今稍弄機關撫按刑部便不敢與異同此非掣肘必如何而後掣肘也

監視之設止多一扣餉之人監視之欲滿則督撫鎮道皆有所恃矣故邊臣反樂於有監視功易飾敗易揜也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多一人有一人之費窮邊士卒何不幸一至於此

張若麒既考得刑部高起潛卽討作餉司極其稱譽若麒令盧龍相與有緣也監視所司者兵馬錢糧而已吏治何與焉而留心藻鑑若此其故不問而可知也後取

徑武陵乃上疏自言不願夫以戶部易兵部宜乎其不願也路人知其心事矣

楊顯名總理淮鹽驟入課銀數多皆透支各商而為之鹽法自此大壞而 上以為能蓋徒見目前有多金耳就中事理稍有識者未有不私以為憂者也巡鹽御史張緒倫獨深服之既已見之章疏值余過廣陵復津津譽之不已余曰年兄此言對小弟言之猶可慎勿向他人再言之矣余尋還自武林則無一人不笑且訝者冬盡內察以不謹處分歸而卒也

顯名治衙宇於揚內起高樓落成之日巡按御史梁雲構自泗州製扁如樓之廣大書迎恩樓字加以采繪鼓

蒼四

西

吹導至懸焉梁素好大書所至多留題額若此事似可省也

雲構有子羽明甲戌中式廷試之日雲構牙牌及羽明絲絲皆奮起怒張見者異之良久復故人以為羽明日為狀元榜出在三甲尾二三名選得行人而已意下體所佩近尾之象也

馮留仙元颺以運判署濟寧道值戊寅之警守備空虛拮据戎務宿城頭六十餘日時高起潛有遊兵數十人掠濟寧禽而斬之起潛大怒命人責取不用援兵甘結馮即與之一方卒賴以安當其與之也人或疑焉而馮不顧蓋此城不守則身與俱亡此城能守雖起潛將如

之何無非見到識定而已此等方足與斷大事

西長安街有僧為泥塑大佛在席棚之下為日久矣辛未 上出夕月其佛正當除道之地將撤毀之忽傳佛頭自動觀者以千萬計皆以為實動由是老幼婦女絡繹奔走經兩日未已余自往視之未嘗動也會期已迫御史督兵馬司官碎之了無他異也

人之休咎有兆於數月之前者要亦不盡然也辛未秋宋泰斗鳴梧騎馬在途馬驚墮深溝衣冠污盡乃就道旁人家使人取衣易之尋以武闈分考降浙江藩幕丙子元旦余具朝服出至大街馬驚不可制一役持冠帶前行為馬衝倒碎踐之亦使人取易然而無一事何也

蒼四

五

楊慕垣世芳劉士徵必達既下獄兩人共坐一室每日講論古今至夜分乃寢頗有夏侯授經之風部擬貢舉非其人二十餘日而後出楊仍再起至京劉歸而即卒矣

曹欽程以逆案論死十餘年來逆案諸人正法略盡而欽程獨存遂為牢頭每一搢紳入獄需索萬端必大有所獲而後已乙亥滋陽合德入獄欽程亦如例需索成大怒拳擊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負重傷月餘乃愈一時搢紳在獄者莫不快之也

凡緹騎有所逮繫須奉駕帖其駕帖先經由刑科姓名之下以墨筆乙之妨增入也辛未以草場火逮巡青馬

思理等錦衣以科員在內徑接駕帖而行之事訖乃送科已越二日矣刑科以職掌上疏爭之乃復故矣
草場之災 上以爲必有奸細故震怒而逮諸臣至後乃知其非也大抵木能生火加以陰雨連綿溼氣入草鬱蒸既久火從內熾此物理之常無足爲異乃以挂誤獲罪諸臣之不幸也

刑部決單乃 上所自句當日始下其先無從而知也庚辰秋決御史魏景琦將未句諸人一概處決一誤而死者二十餘人景琦降調回籍未幾爲劉超所殺全家無遺得非諸人含冤有以致之歟景琦卽是年進士召對而用者其鹵莽至此先是楚中秋決亦有此事乃一

舊四

十六

節推爲之忘其名余同年也節推不經事容或有之御史何得亦爾舊制限年三十以上方許考選科道蓋其慎也

禮科胡周肅上疏請加恩 懿安旣處分而去兵科宣國柱於朝時以武職二人干職方張若麒若麒竟以疏參蓋徒知兵科能制兵部而不知若麒之爲兵部非兵科所能制也豈惟不能制之將借此不殉情面之狀以受知於 上是明明自開破綻爲他人功名地也此必無知班役慫恿爲之向使稍歷仕途萬萬不至如此以書生不諳世務之人忽而超擢黃門忽而沈淪黑獄不惟國體可惜人才亦可惜矣

劉半舫榮嗣能詩好書畫門下多遊客山人旣爲總河以駱馬湖運道潰淤乃矧挽黃之議起宿遷至徐州別鑿新河分黃水注其中以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金錢五十萬皆用門下客議也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平如此者數四迨引黃水入其中波流迅急衝沙隨水而下往往爲淺爲淤不可以舟明年漕舟將至駱馬湖之潰決適平諸舟惟願入加不願入新河劉自往督之以軍法悉嚇諸舟聞有入者大都苦於淺濶費力甚艱於是南科曹大吉景參疏論尋被逮也

舊四

十七

余在儀真初聞此議卽私計曰自古治水無過神禹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曰疏曰決曰濬曰排從不聞曰挽挽之一字豈行所無事之智乎況黃河非他事之比挽少則淤挽多則潰誰爲此公畫此策者及過邳州見所爲新河者已知其功難成旋向劉語曰老公祖初開此河行且爲國家垂永賴矣劉曰安得永賴黃河性本無常只行得一年足矣其意以爲行得一年便可開銷錢糧了此局也夫三空四盡之時費五十萬金錢僅行一次已非計矣况一次亦不可行乎

劉初爲諸人簸弄實有倖功之心及親見河底多沙乃復悔之惟一意節省每夫一名每日工食六分扣除二分又派夫各府余在揚州見里下派夫一名官給銀五

錢以充安家路費其里甲貼費乃至五兩既至邳州日食四分邳州野外四五十里寂無人煙皆遠出買米於沙中埋鍋炊飯隆冬挑濬驟遇風雪因而致死者多矣原估五十萬金止費十四萬金可謂省矣而僵屍滿野分毫無益劉之坐贓入獄父子俱死蓋天罰也

河工之興爲中河信地郎中胡璉分工獨多坐贓亦多至引監收律坐死嘻亦甚矣首事不由璉侵費不由璉獨何罪而至是也庚辰秋以魏景琦之誤竟殺之璉滇人弟璇亦進士爲吏部冤橫至此豈盡無因然不可得而知也

曹大吉爲南科踰年值烏程被論紛紜乃出疏爲兩請

曹四

六

之辭使輔臣而當去也則宜從眾議而允其去使輔臣而當留也則宜排眾論以安其留於是糾烏程者轉而攻大吉遂至無辭以應其辯疏支吾不足觀也未幾以年例升廬州府知府曹本二甲第一授禮部主事以改授得南科舊例禮部無升府者乃上疏自鳴有天子門生等語按唐末宦官用事稱定策國老天子門生謂天子爲之門生非爲天子之門生也曹之引此亦不倫矣五陵注略者監生許某之所輯也自嘉靖至天啟故曰五陵其持論頗異加以葉福清爲媚璫之尤當謚繆醜之類又世廟續封誠意及郭英配享等事或稱誠意爲鄉人擁戴大都或因舊論而論次及之乃爲誠意伯

孔昭所深惡至倪學士元璐爲祭酒再四嗾使劾之倪遂巡未果劉遂上疏劾倪及許以倪出妻陳氏爲辭倪甚懼俾母上疏陳棄婦之由竟以閒住去也

陳氏之出以姑婦不和之故倪實有所難處於其閒也故登科錄中序列二人而請封則并其王氏而虛之或待陳之歿以王爲繼室或待母百年後更圖完聚皆不可知謂其牽制無斷則有之其實無大錯也如果嫡妾不明卽當如例改正而罪不止於閒住矣部議曲徇誠意之請果何心也

倪望甚重駸駸乎大用矣時方民本紛紜有鄒黃者不知何許人謬薦朝臣數人而倪與焉倪自陳不欲爲黃

曹四

九

所辱薦與誠意上疏相去旬日耳昔不爲人所辱薦今乃爲人所辱劾矣王穉公昌時沂州人丙子春以大行俸滿入京宋氏父子在朝則以吏部許之時吏部有東西互贊之議西府更無他人王得之不爲倖也未數日僉憲卒給諫憂去延至戊寅方預考選復以書卷之誤授南戶部升淮安府知府值陳啟新奉差里居欲昌時照領憑見吏科跪禮昌時移文各府關會凡見里居科員竝無此禮乃上疏下部得平調贛州府余謂王卽得爲吏部不如爲淮安知府此一事大堪吐氣何止知府雖吏部尙書不得與爭貴賤也

會場房考與鄉場不同鄉場或至盡駁會場惟初次呈卷駁得一二卷故往往以不甚佳者先呈至於先後次第大約與本房商定惟甲戌烏程主考魁卷皆自定多從後列拔之至庚辰韓城主考自用益甚有一房全駁者或駁至再三不知如何而後得當漫取充數塞責而已文氣委靡名雋稀少得非以此之故然可以窺三公之用心矣

凡元魁文字各自有體元須渾成閒雅魁須鋒穎逼人無論鄉會未有能易此者丁丑元卷羅小遜初以相示余曰局緊而氣勁此魁墨也後乃爲元人不盡許也壬午余已閱定元卷小遜得次卷因欲易之余曰此卷英

卷四

才駿發但首作以從周立說畢竟是個偏鋒不如元作多矣小遜曰然遂不易也

文至今日餽飭滿紙幾於無處著眼惟博雅好古之儒足以振之其光氣一望而可知也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覩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數百卷可以頃刻而畢無能遁者

宣城一派人人戶祝者三十餘年至今日而橫加詬厲幾爲戎首今以平心論之按脈摩神落勢養局之法在今日爲之但苦其易薄耳若行以沈入之意瑰璋之辭何嘗不是名手假使生宣城於今日斷不爲當日之文

不須以後人而苦諄前人也

湯宣城居鄉大有物議或云凡親黨婦女宴會必微服往觀一有屬意干計謀之必得而後已許子遜亦類此文人無行遂爲千古通例然許之文吾亦未敢服首義畏聖人之言特三畏中一事耳起中突用非言無由尋非畏無由入於書意題脈有何干涉而諛者以爲雙禽直入余不能昧心附和也

乙丑以後多苦僞子至今又苦僞經論者曰僞子可言也僞經不可言也不知一涉於僞無一可者皆學問無本苟拾唾餘之過非作者之過也大要壞自戊辰至今日而凌雜極矣

卷四

劉士徵必達壬戌掄元年已暮矣起語云天佑人國必佑之以敬勝之主心天字有何來歷不過門面語耳主考竟以作程至庚辰已經二十年矣楊瓊芳復用入孟義曰必佑之以爲國之大臣益屬無謂而又以作程兩人年齒相近則又奇而又奇者也

文章須分眞贋味者見之如烏之雌雄巨眼者見之猶烏鴿也獨怪以倪鴻寶主考而有丁卯江右之元以黃石齋主考而有庚午浙江之元皆質物也滿紙餽飭了無餘味而倖售於法眼吾所不解豈場中真有鬼神二公亦有所不自主耶

丙子吳駿公爲湖廣主考首題煥乎其有文章先是戊

辰張采有此義刻行場中有全錄其文者吳弗取歸語
余曰世乃有此愚人豈有主考同州人文字主考有未
見者為何全寫庚午浙元表破中天憲初申日華先甲
二語乃石齋鄉墨而石齋不以爲嫌何也

四川乙卯鄉試最號多奇孟義及其間一善言四句有
易爲柱者末一段云言一善也行一善也舜一善也野
人一善也深山一善也木石一善也鹿豕一善也眞沛
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議論得之蒙莊而不離本色
是以爲奇部中以爲破碎文體語復荒唐罰至三科今
且與正言孔子所云參前倚衡亦可謂荒唐唐否耶
熊于侯師旦亦以是科聯第品尤孤貴無一時語人傳

晉四

三

其年十九始學爲文入學卽中鄉試甲子典試山西二
策及序俱不可句大率取材千古而采用太玄及逸周
書尤多其中縱言魏璠而文字古奧少有喻者明年春
以試錄處分正副主考八人熊獨免焉旋出爲督學卒
於任年未及四十也

庚午福建試文無足取者獨七名徐明彬較爲簡凝而
部中磨勘者卽此人也獨其毛詩文徹彼桑土分桑土
爲二一云有木在山一云有地盈野指爲背注而不知
載在大全未始不與朱傳相通也罰科已過而革去舉
大冤矣

艾南英江右四大家之一中甲子鄉試刻歷試草稱已

備歷諸生之苦何人不然何足爲異至其自比古人締
造艱難將述以貽子孫比擬非倫其器量可知也甲戌
會試入項水心煜房中榜後自刻其卷痛詆主司項甚
患之而無可如何嗟乎得失偶然耳八股活計中誇甚
英傑卽居然一夜郎王不足道也況未必乎

首善書院鄒忠介公所建以講學者當時葉臺山作記
董立宰書石一時號爲雙絕然書雖名蹟猶可及也葉
記中有僞學一段若逆知有後來之禍者今用爲麻局
徐立扈又以其半與西洋人作天主堂至今十餘年無
有議復者余謂學可以不講而書院不可以不復也
樂陵宋侍郎槃以古道自居余初第謁之語甚久大率

晉四

三

戒以儉約爲事業功名之本如衣服一節須用一件方
作一件未用不必預作此眞先輩之言視後進如子弟
余深感之今無復作此等語向新貴者假使有之未有
不以爲迂矣

張玉筍國維爲總河侍郎虛懷惠政近年所未有而非
戡亂之才辛巳冬李賊破東平窺汶上警報甚急時漕
舟凍阻者上自濟陽橋下至石佛寺銜尾十餘里張出
兵於漕舟上下各結一營余謂之日賊之不爲漕患恃
有濟城在也何不結營於城北二三十里使賊不敢近
城則不必護漕而漕無患矣今分兵以防漕不虞賊之
乘虛以窺濟乎卽濟城萬萬無虞而賊從中段掠漕誰

能禁之竊恐十餘里閒聲援不及聞風奔潰將奈之何張以爲然而逡巡未及改其不敗亦幸耳

寄圍一事票擬者宜加酌量二字方於事體爲便想當日未嘗深慮漫然決策無論一上一下車腳所費皆米也漕卒乘機私鬻瀕河百里無不食漕米者大祿之後此於地方甚宜而拖欠益多追賂無路亦大可憂矣又有阻凍在曠野者卽於岸上作窖貯米不知此等寄圍將焉用之

建文帝以僧歸北相傳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非也今葬處去景帝陵寢不遠有石碑題曰天下大師之墓天下二字用得絕奇其碑不知何時所立頌駙馬鞏永固疏請追諡稱皇帝上謂輔臣曰建文無墓何憑復追尊號遂止未有舉此以對者何也

舊四

三

墓之有碑古者或以下棺或以繫牲後世加以文字今諸陵惟明樓一碑題曰某帝之陵其祿恩門內皆有碑亭亭中有碑而無字以木柵閒之又似非繫牲者豈所重難著述之意耶至於大璫墓碑有文皆輔臣所撰其爲假借與否未可知矣

中國之山莫高於峨眉西域之山莫高於雪山峨眉絕頂半夜能見雪山至日出則不見矣其中佛宇以板爲之謂之古木皮殿不復用瓦以其高而多風用瓦則飄去也山半有老僧樹其樹先枯死而中空有僧坐化於

丙其樹復活積久漸長數年之前有隙罅尺許露僧面今露處且欲合矣

衡紫菴片文讀書龍門山中每雨後山水大至則往觀焉其水未至一二里礮壑之石無大小皆奔騰而前或十餘步或五六步俄而水至蓋水未至而氣先至有以使之也

太白武功諸山往往有積雪在深礮冬夏不消其中生雪蛆大者長二尺通體皆厚肉味極肥美以療痘毒及熱病甚效

秦地松樹彌望山中尤多其小者謂之松羔以木而稱羔與羊羔之羔義同余聞之士人云然不知者以爲中

舊四

三

箇之選將書作箇字則誤矣

古人以鹿心上脂膜吹作鹿鳴以其類相召也物自有好音者獵人取熊吹笛管以誘之每尋聲而至專聽如癡則以計取之也

保德黃河之鯉肥美甲天下所出之處僅僅三十里志以爲魚食石花而肥故又名曰石花魚也灤州之鯽與此相類又食奚物而肥余以爲地氣然爾鯽魚大者絕少此乃有四五斤者大或過於鯉魚杭州重湖鯽視此不及遠矣

菌之美者以溘之雞縱爲第一然道遠而值貴也孔林楷樹生菌鮮者亦佳總不如青州之松嫩生老松下類

繖而色紫其味乃諸菌所無惜不著名以其少耳

京師花卉瓜果之屬皆穴地煨火而種植其上不時灌

澆無弗茂盛結實者故隆冬之際一切蔬果皆有每正

日進牡丹芍藥自歷朝以來沿為舊例今上惡其不

時概從禁絕惟冬月所藏蘋婆葡萄桃尚如故也

萬麻初有進赤黑二種鸚鵡者曾出示輔臣命賦詩余

近入西苑百鳥房惟有一白鸚鵡首有團毛每鳴則毛

開如白蓮也又有三四綠者別無餘鳥虎城有三虎四

豹後虎皆死無復更進上之不重翫好如此

吳越錢鏐求以金印玉册封吳越國王當時言者以為

玉册天子所用中國境內無有封國王者朝廷一時方

晉四

五

多事曲從其請蓋有所不得已也今楚藩新封有興國

王不知何人所擬竟爾用之豈未見前史吳越之事耶

彼謂興國州名無妨於事楚中縣名可用者何限乃必

須用此亦不知大體矣

有韓經歷者陝西人為濟寧衛候缺經歷父子寄居寺

中已五六年戊寅冬夢至一府署有多人繕寫造册問

其所以則城陷死籍也偶拈一册僅見有一濟字其人

亟掩之驚而寤父子相與謀曰濟寧不可居矣遂求差

往會城明年正月二日城陷父子俱死而濟寧固無恙

也徒欲避濟寧之濟字而不疑濟南之濟字為何則知

定數所使不可逃也

建文帝既諱允炆太子名文奎年號又為建文頒詔至

燕成祖曰何重複如此慈聖太后向諡為孝定

皇后神廟之陵曰定陵今上皇子復封定王得

無亦近重複耶向使留心豈無一字易者執政之憤憤

至此

今上外家劉氏原籍河間人故孝純皇后之父贈

為瀛國公以河間為古瀛州地也要之原籍自原籍封

邑自封邑亦何用切切如此曩孝定皇后之父贈為

安國公不聞灤縣為安州地也按宋德佑皇帝降元封

為瀛國公雖與戚畹無涉然襲稱亦屬未妙天下國名

儘多何苦而不避也

晉四

五

道光丙午八月初八日金陵書肆中獲此祕本舟

中偶記湘舟

玉堂舊記卷之四

玉堂薈記四卷明楊士聰梟岫撰梟岫字朝徹崇禎四年進士改翰林檢討皇太子出閣講學充校書官以職事糾中書黃應恩失當事意尋以經筵講官召對面諭考選得失疏劾吏部尙書田唯嘉太僕史堃所爲諸不法上用其語唯嘉黜免堃速問再升諭德甲申得旨宣慰襄藩齋手敕諭左鎮入援會大學士吳姓出治軍請以士聰收山東義勇未及行京師陷士聰投愛女於井促妻妾三人偕縊己則仰藥自殺爲防守者覺灌之復活妻縣絕蘇二妾與女死焉棄家南奔督輔請爲監軍護諸鎮帥不果過江避兵武塘轉徙丹陽金沙鬱鬱不得志死於常州之方坐村著有靜遠堂葉梟岫在翰林

跋

十餘年日擊朝政是非臣僚清濁一一筆之於書持論尙少偏倚以楊武陵由田貴妃而得相陳啟新因曹化淳而上言辭國觀因皇五子死而文致其罪他書未會言及真相明崇禎命相三四十人求其精神提挈得起者惟宜興與烏程二人但俱不軌於正耳亦是正論只不滿於宋致或同鄉素有隙耶此本經曹棟亭顧湘舟所藏頗爲罕見有語及穢褻者節去數則歲在旃蒙單闕如月吳興劉承幹跋



梁水部玉劔尊聞序

往余客京師好擿拾古人嘉言軼行散見於他籍流傳於故老者以增益其所未聞迺有笑余者曰甚矣子之勞也今以子一日之內出入禁闈公庭之論列私家之晤語誠筆而存之

吳序一

皆足以爲書迺必舉數世或數十世濶遠而荒忽者整齊而補輯焉雖用意之勤其人與其事則固已往而不可追矣不亦難乎余心躉其語退而爲歲抄日記有成帙矣久之朋黨之論作士大夫所聚訟而爭持者黑白

同異紛糾龐雜旣不足取信而飛言

微辭咸目之以怨謗余之書雖藏在篋衍不以示人恐招忌而速禍則盡取而焚之未幾天下大亂公卿故人死亡破滅其幸而存如余者流離疾苦精神昏塞或於疇人廣坐間徵一

吳序二

二舊事都不復記憶於是始悔其書之亡而不可復及也已水部真定梁公慎可別十八年矣今年春再相見於京師出所著玉劔尊聞集以示余曰子爲我敘之夫古之立言者取其講道論德用口語相傳授自典謨以

降至於孔孟左丘明穀梁公羊諸書
皆是也聖人不作諸子迭興乃務爲
文章競著作假借緣飾不必其中之
所欲言卽得失無所攷正家乘野史
則又屬之稗官史家之所不取遭兵
火易世代散亡放佚百不一存兔園

吳序三

之小儒據事直書鮮識顧避病在僻
陋而寡聞其稍有聞者忌諱疑畏輒
逡巡勿敢出無怪乎書之不就可勝
嘆耶梁公之祖貞敏公爲名太宰大
司馬致政里居者二十年自公爲兒
童時習聞先朝掌故長而與趙夢白

先生游先生一代偉人其緒言遺論
可指數而述也旣而子弟位卿貳傅
法從出入兩朝百餘年來中外之軼
事皆耳聞目給若坐其人而與之言
無不可以取信而公爲人又忼爽軒
豁少年好畋獵聲酒馳逐燕趙之郊

吳序四

折節讀書官禁林被黨錮志氣不少
挫歸所居雕橋莊杜門著述且十載
家世貴盛修勅醇謹踰於素門寒士
而聽其論辨則恢奇歷落滾滾不休
噫公之書其本於爲人者如是是足
以傳矣余旣論次是編而因以告後

之人使知一書之成於斯世不為無助各宜愛惜其所聞遵公之所以得而毋蹈余之所以失也

順治乙未秋日年家弟吳偉業題



吳序五

序

士君子著書立說匪徒資諛聞閎博覽也蓋將多識前言往行以為蓄德之助俾徵文考獻者有所折衷得以尚論當世斯足述爾世說一書人但見其嫵婉新粲足以鼓吹休明而不

後序一

知點染生動能使讀其書者如親承樂衛之韶音躬接殷劉之玄緒神明意用躍躍毫端若長康之貌裴令頰上三毛識具頓現非擅化工之筆者其能之乎是故義慶以降雖代有排纂終鮮嗣音而何元朗至規模前范

廣爲語林自漢迄元庶幾該矣然猶以事詞錯雜不雅馴爲憾求如元美先生所稱造微單詞徵巧隻行因美見刺因刺通贊者莫若慎翁梁老年伯所著玉劔尊聞一書可謂無間然矣公爲大冢宰聞孫生負異稟家讀

錢序二

賜書其淵源固有所自入官中秘荐歷水衡立朝忼直明典故樂與賢士大夫遊則其所聞所見更有非尋常耳目所能及者公與先相國爲同年友壬午之役余小子復附令嗣少司馬後塵以通家子得時時拜床下因

習知公爲人豈弟真篤外和內介蓋古之有道君子也若乃稱說往事徵討故實片言瑣趣有得必錄一年所積遂成巨典而又搜亡三篋問富五車博引旁綜隨錄隨注今古貫串尤爲前脩所未有夫酈道元之於水經

錢序三

裴松之之於三國以及劉孝標之於世說皆作者一人註者一人故能標領義味各臻玄勝今公之成是書也雖類列義例一惟劉氏之舊而研尋演繹直合義慶孝標爲一人豈非近古所希覲者哉方今史書曠軼汗青

無期稗官野乘旣淆雜靡所考信而
秘府實錄又不過具日月列官爵生
卒已爾微言大義罕或有存者昔洪
武初脩元史遍召海內耆碩爲之而
故事放失危太素至以餅餌啖老兵
徵問軼事以資編摩吁亦陋已今公

錢序四

方立交戟下具史才爲人倫模楷而
是書纂玄鈎要又出國史家乘之上
當事者而不欲徵文考獻則已當事
者而誠欲徵文考獻舍公曷適哉雖
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意之所在言
亦餘響然則公之爲是書也豈第以

佐清談揮塵之萬一乎詩云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我知公之意其惓惓
於是編者益不勝異代之思也已

年家子錢茶頓首拜謨



錢序五

玉劔尊聞序

史學之失未有如今日者也吾嘗爲之說曰難言史天下無史矣易言史天下亦無史矣夫謂難言史而無史者何也祖功宗德日月不刊國憲家猷琬琰具在周官之六典如故公羊

錢一

之三世非遐不於此時考求掌故網羅放失備漢三史作唐一經將使禹跡夏鼎弗克配天文謨武烈于焉墜地唯我昭代文不在茲豈蜀史之無官抑籍氏之忘祖故曰難言史則無史也謂易言史而無史者何也史記

遠稽世本通鑑先纂長編張衡合三史之枝條陸機定晉書之限斷莫不遠述典章近刊蕪穢今以匹夫庶士徒手奮筆典籍漫漶凡例踳駁定哀之微詞誰正建武之新載無徵此一難也編年之有左氏也記傳之有班

錢二

馬也其文則史其義則經三國之簡質班之末子也五代之條暘馬之耳孫也今一旦祧班墮范昭左而穆馬東觀已後夷諸席薦足取步目言以足志雖師契而匠心恐代斲而傷指又一難也故曰易言史則亦無史也

真定梁慎可先生規摹臨川王世說
撰玉劔尊聞一編余讀而嘆焉慎可
少負淵敏博學強記下應奉之五行
識安世之三篋其才與學可以史世
食舊德胚胎前光漢世稱公卿子孫
諳曉臺閣故事者於當世無兩其家

錢三

世可以史少游高邑之門壯入承明
之署曆昌已來九變復貫南北部之
壇墀大小東之章牒絲綸之簿籍邊
陲之圖志莫不取諸腹笥得之目論
其閱歷可以史滄桑貿遷陸沈郎潛
填膺薄胃裂吻蜚鼻躊躇回顧吮毫

閣筆退而採集斯編臚陳瓌碎踵附
臨川之後塵其可以史而不史者良
於國史難易之故精而求之熟而審
之未敢以嘗試而漫爲也余少讀世
說嘗竊論曰臨川王史家之巧人也
變遷固之史法而爲之者也臨川善

錢四

師遷固者也變史家爲說家其法奇
慎可善師臨川者也寓史家於說家
其法正世之君子有志國史者師慎
可之意而善用之無憚築舍無輕奏
刀子玄有汗青之期而伯喈無髡鉗
之嘆豈不幸哉余思世之讀斯編者

不深維史家難易之故而徒取其長
語瓌事供談諧代鼓吹猥與語林說
郭之流同部類而施易之也為論著
之如此

順治丁酉仲春二月望日通家眷社

弟虞山蒙叟錢謙益謹序

錢五



玉劔尊聞引

樞少為祖父母所愛父母不忍嚴督總角以後日事
蹴踘馳馬顧曲近婦人年近弱冠趙州趙先生黃岡
秦先生謬相器重始感憤讀舉子業書年近壯幸登
科乃讀古詩文涉獵百家無何選授鳳閣舍人掌綸
演誥苦無暇日適因中堂黨論削籍家居乃益涉獵
竊見自元以來數百年間雅言韻事幾同星鳳凡有
聞見畧類世說新語者分部書之簡素未敢參一已

玉劔尊聞 引

意隨所聞見即書亦未得序時代之先後名位之崇
卑壬午起復原官漸經忠難此書遂置高閣今年兩
兒慮其日久散失少為刪益刻之都門非樞敢如昔
人所云寡學好名也至樞性量疎放不無漏遺當徐
瀨入之順治甲午長夏梁維樞敬識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常山梁維樞撰 男清遠清傳校

德行

徐駿 常熟人 少偶蓄鴿 鴿唐明皇呼為飛奴其定呼

為蒲鴿喜合凡鳥雌乘雌惟鴿雌乘雄逐月有子

父捷之後父亡遇鴿飛鳴必思親訓涕泣不已時

人稱為泣鴿先生

陳茂烈葉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

玉劍尊聞 卷之一

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

還之 松窓竊言曰茂烈字時周莆田人舉進士官

御史以孝顯

李乘 曹州誌曰乘字執中曹州人累官吏部尚書 王

竝 字公度河南衛人為戶科給事中太監王振致

帝皇帝陷土木景泰皇帝監國百官慟哭劾振錦

衣指揮馬順叱百官令退竝奮臂起曰順前黨振

今叱逐百官敢無上如此即碎顛髮倒地眾因蹴

賜死後總督漕運諸郡大饑發糧賑濟居流之民

舉安謐川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凶年不荒軍

民安堵累官兵部尚書乞休以歸竝督漕時清河

衛指揮車姓者行不檢嘗折抑之竝免官過清河

指揮具餼致慙慙發之則皆糞穢單蓋藉紆夙恨

未幾竝還官人有仇指揮者訟于竝竝竟不較前

侮平其訟而遣之淮揚間至今語曰王都堂不較

單指揮不念舊惡 俱致仕居鄉竝高自標致非其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人不與交乘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 市井釋

別見 竝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游戲

何自輕之甚乘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為之在朝

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驕鄉人哉

楊翁醇謹清約與物無忤隣有作簷溝注水於其庭

者則曰晴日多雨日少又有侵其屋基者則曰普

天之下皆王土再過些須也不妨 翁字仲舉吳縣

人湯上奇引拔累進官禮部尚書上奇洛新第承

邀翁登堂以令初成得賢人首臨之

黎淳性耿介取與不苟門生尹華亭以雲布寄淳不

受即書封識上曰古之為令植桑拔茶別見今之

為令織布添花吾不用妖服也黎淳字太樸湖廣

華容人舉進士第一累官南禮部尚書子民牧民
表皆舉進士

薛遠字繼遠無為州人歷官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

兼味室無勝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三

唐詩慕道煉丹道流勸之出家入山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

徐益孫字長孺華亭人以文章道義重天下少孤事

母至孝母死結廬墓側昕夕悲慟郡邑大夫請上

其事以旌異辭曰益孫既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

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借母以竊名未能從

須已足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幸進反覆二思只欠

一死讀者比於陳情表云

徐歸德萬仞有象故若不敢歸當路欲除之泣請曰

與其無弟吾寧無家萬仞浦城人

秦懿王諱棧高皇第二子國西安府會宴山弄孀行

酒一坐縱觀王廉獨端首正視王問故廉對曰昔

李白別見止聞其聲今臣得見其面而為幸多矣何

敢縱觀廉會稽人人稱交山先生

陳繼官翰林歸隨母抱甕行灌甚恭母入以壺漿來

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繼字嗣初號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四

耕樂吳人楊文貞薦授國子博士改翰林五經博

士直弘文閣陞檢討天性淳篤履行修謹書多淹

誦為文有思致子克完皆有文

杜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

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瓊字用嘉吳縣人博綜今

古為文必本於理性至孝門人謚曰淵孝先生

李賓之東陽別見嘗中夜飲酒歸其父猶未寢候之

賓之愧悔自是赴席嘗不見燭

詔梁材司徒還都有屋一區價二百金崔銑嫌其敝

陋材至即居之材字大用南京金吾右衛人登進

士累官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謚端肅平生廉直終

始不渝為廣東左布政使一日右布政林富市肉

數多召其僕誠勿過豐富聞之大怒短衣露頂跟

踣而出詈不已材頰視簿書端坐自如富慙而退

銑字子鍾更字仲晃安陽人父陞叅政銑登進士

選庶吉士明經修行毅然以沫泗為師仕至南京

三劍尊聞 卷之一 五

禮部右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敏所著士翼讀易

餘言洄辭松窗寤言諸書多行於世天下學者稱

曰後渠先生銑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歸囊無一物

惟攜古書數篋自笑曰人言金祭酒我今若水矣

少師夏言贈句一字不習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

生

陳大科 大科南通州人登進士仕至總督兩廣兵部

右侍郎贈兵部尚書在省九年上議皆侃侃持大

隱居鄉抑抑下人圭撮之能尋尺之善往往掄揚

不容口時奮力爭是非立然諾雖責育無以過也

撫廣右以父 陳堯字敬甫舉進士累遷刑部左作

郎少從高陵呂先生游既仕以文學飾吏治嘗就

里中築紫薇園 舊為廣右左轄來訪潘司不敢行

中道居中坐

許太宰締婚舊文學一馬一輿為送一囊一笥為裝

許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舉進士累官吏部尚書

三劍尊聞 卷之一 六

家業饒裕而自奉儉約子孫蕃衍科第不乏

客有謂海豐楊公忠厚太過楊曰忠厚無過哉患不

及耳 海嶽靈秀集曰楊魏字伯謙山東海豐人舉

進士累遷吏部尚書事母至孝朝夕上食躬嘗以

進母嘗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覓致手則不及飯

含糲大痛終身不食西瓜

楊公常云吾未嘗跡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耳人

之所言言者自言

嚴太宰不受人幣獨不却書旋即報答數必相衡嚴

清宇直市比明人成進士仕至吏部尚書諡恭肅

初除富順尹或以調此木泮之劾而輕駭蛟斷屏

耶嚴謝曰小子何敢抑余劾也乃方在冷中惟工

之所鑄而擇利可乎至則能聲大騰

董朴 麻城人少舉鈍日不能識數行鄰父憐之謂其

父曰郎君不慧奈何苦之身不令收耶朴聞之憤

丐工講收監置座右苦心力學比長而慧成進士

玉劔尊聞

卷之一

七

仕至叅政

過岳州造謁劉忠宣

劉大夏字時雍華

容人父任按察副使大夏歷官兵部尚書年八十

一卒贈太保諡忠宣常言居官以正已為先所謂

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吳廷舉贊之云憂民

如有病對客若無官嘗治河方祀神所焚帛灰結

成人形 忠宜留之設麥飯糟蝦更無它具朴因感

省持雅操至終身不變

陳祚與人語苦而不甘其操行其讀書皆攻苦人謂

三苦先生

祚字承錫吳縣人歷官抄察僉事乞休

居城東杜戶養高敬布木那星淹博日攜書徒步

往就質之邢不設茗祚每過必以餅餌或魚羹麥

飯自隨邢終不一報謝人兩賢之

王璉

字器之昌邑人以儒士舉

作寧波知府操守廉

介故事日有堂饌用魚肉璉謂家人曰汝不見我

食草根時命瘞之人呼為埋羨太守有給事來訪

為客居間璉不憚曰吾意若造請有利於民也而

玉劔尊聞

卷之一

八

厲民耶茶至大呼徹去不必奉給事慙退人又呼

徹茶太守

張昉見妓必却避客語之曰是何傷我於女子不能

癖不能遠譬如黃鳥逢鮮花蔭木輒稅羽施聲須

史使翻然數領心境兩忘昉曰子不知鳳凰非梧

桐不棲肯自辱桃溪柳徑耶

昉字元昇華亭人方

貧嗜學性不脂韋

李成梁封伯時饋江陵公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

進士所爲文列于史百家言而其學一木之影
行根極理道歷官左柱國太師吏部尚書中樞殿
大學士贈上柱國謚文忠公性淡泊遇事有執持
居官伉厲守高不植黨與暨入政府以身繫天下
輕重操心堅正風節稜稜苟利公家專行一意不
以遠嫌自累然已創一法人稱不便輒罷之竭誠
體國至抗精弊神政勸其省思慮謝曰吾欲畢吾
分安得恤吾身諸所建設修舉皆萬世之計以故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九

疆宇寧群生遂

銀萬兩金千兩爲謝江陵公却之

語其使曰若主以血戰功封一官我若受之是且
得罪於高皇帝其母再瀆

何良傳

字叔毗華亭人與兄良俊齊名舉進士官南

禮部正郎卽罷歸以文籍花鳥自娛

弱冠得疾醫

診脉謂無生法配宋氏誓不獨生及良傳沉疴已
絕宋遂自縊明日良傳復甦久之病愈念其妻異
節誓不更娶

太原王相公

王錫爵字元馭其先從太原徙吳太倉

州送爲州人錫爵幼工屬文爲禮部來首賜進士

及第累遷少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

謚文肅時人重其峭峻

既貴抵家未嘗乘明轎曰

鄉黨當如是也

蔣子徵終歲課農語人曰此不差強趨郡邑居間候

伺顏色者耶

子徵名夢龍長洲人由進士仕至叅

議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十

郭應聘

字君賓莆田人舉進士累遷南兵部尚書贈

太子少保謚襄靖

開府時有遺糖結十斤曰知公

不愛金珠敢以清物貢郭曰此亦尤物吾聞墨者

名臭其寧以香博臭

伽南香一名奇南占城國有

之有生結糖結虎斑結金絲結不同生結國人最

重不以入中國入中國乃糖結瓊州亦有土伽南

卽所謂鷓鴣香入手終日馥郁

張振之

字仲起太倉人舉進士仕至按察副使少有

鷲行方鯀處隣有美女來奔以誦論道之畢身不以告人

與王文肅同載金陵道中讀殷荊州傳至

水儉食纔五益驚輟卷太息曰豈有一刺史當儉

歲食且五益而史尚稱廉者乎文肅曰足下自挾

藜藿腸而薄屠門禁臠之味異時及之而後知爾

張曰僕嘗夢浮海得符有文曰浙江副使殷荊州

不難為也子姑操券待以觀僕二十年後藜藿腸

亦有味乎否後張再為二千石每食果未嘗至五

玉劔尊圖

卷之一

十一

益 殷仲堪陳郡人能清言善屬文每云三日不讀

道德論便覺舌本間強父病積年衣不解帶執藥

揮淚送此一日孝武帝召為太子中庶子仲堪父

嘗聞床下蟻動謂之牛鬪至是帝問仲堪曰患此

者為誰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惟谷除荊州刺

史先是仲堪遊江濱見流棺接而葬焉旬日開門

前之溝忽起為岸其夕有人通仲堪自稱徐伯文

云感君之惠無以報也仲堪因問門前之岸是何

祥乎對曰水中看岸其名為洲若將為州言終而

沒至是果為荊州仲堪在州食常五椀盤無餘肴

語子弟云貧者士之常焉得登枝而捐其本後為

桓玄所敗逼令自殺仲堪奉天師道不吝財賄而

嗇于周急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王問 字子裕無錫人登進士歷廣東按察司僉事遂

不復仕進以隱操名天下大夫士爭購其詩若畫

寶藏之稱為仲山先生門下客謚之曰文靜 念父

玉劔尊圖

卷之一

十二

春秋高疏改南主事便養而父雅不欲行問則為

繪扇三十握握書一詩曰月日一易之如吾日侍

也

趙司成 趙永字爾錫長陵衛人登進士歷南京禮部

右侍郎乞休隱居都下不出戶庭 過終文恪 魯鐸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舉進士歷祭酒謝病歸作已

有園閉門讀書卒謚文恪 邸持二帕為西涯壽魯

入索帕不得家無他物會里中鯢魚食過半矣持

以祝西涯烹魚沽酒卽事倡和 李東陽字賓之金

吾左衛人方三四齡輒能運筆大書中外稱為神

童景皇帝召見抱置膝上命給紙筆書賜果鈔送

歸舉進士仕至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天下稱為西

涯先生東陽天資英邁讀書一目數行下成誦不

忘少入翰苑卽負文學重名比柄用感知遇力持

國是值權奸劉瑾用事解紆訓劑天下陰受其賜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十二

樂汲引人才門生半四方多有時名每日朝罷門

生群集其家談文講藝殆無虛日風流儒雅前代

宰相中亦罕見其比操貞履潔卒之日不能治喪

著懷麓堂稿字書精絕迥古

吳獄

字汝喬汶上人舉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

謚介肅平生清操絕俗歸自留都廳事不備至借

僧寺接客

守廬州王廷

廷字子虞號南岷四川南

充人舉進士歷左都御史有小培以事謫御史李

李道李執而答之群瑤梓李於午門外痛搗之廷

列狀以聞謀於徐階成其首惡發給事中張齊陰

罪給事中周芸等為齊訟寃廷鐫秩為民萬曆初

還故官卒謚恭節 守蘇州以公務會於鎮江吳折

東徵王為金山之遊載酒一瓶米數合肉斤許蔬

一束於舟中舛騶從趨王同舟往王熟視其具笑

曰其止是耶曰吾兩人自足用多其何為比至治

其相輿論心盡歡竟日而還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十四

陳眉公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少負異才援筆萬言

立就偶有所感念遽棄去諸生石隱華亭市縱讀

天下書閉戶著述學士大夫聞而高之自號眉公

嘗嘆天地間殺人最多者有三件曰死於刑死於

兵死於歲集古來為吏不酷者數卷為將不殘者

數卷救荒不倦者數卷總題曰種德錄

許應達

字 嘉興縣人舉進士仕至按察使 為東

平守甚有循政而為同事所中得論調去吏民哭

不絕應送晚至逆旅謂其僕曰為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點眼淚耳僕嘆曰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作人事送親友

屠丹山 屠滯字朝宗鄞縣人舉進士仕至太子太傅

禮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保謚襄惠

滿能詩文尤精法律每自謂掌刑獄惟恐誤殺一

人掌銓衡惟恐誤黜一人事親備極孝養父好治

魚池滿將鑿池以悅其意夢神語狀乃即池山名

王劔尊聞 卷之一 五

曰天賜巖構亭池前曰樂親亭體貌魁梧秀整鬚

長及臍自稱髯翁生平敦朴不事機械既老益簡

直與人立談輒見情實家人嘗笑之曰乃翁腹似

無腸胡直乃爾

劉崧 字子高泰和人以明經薦官至國子監司業有

誌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產業居官不以妻子相

隨清若如布衣時

陽明 王守仁別見 封拜家居時道遇父執下馬執手

板鞠躬道左其父執揮手揚鞭而去

明制不得兼封本生父母諸大綬修撰滿考疏請賜

封情詞懇惻肅皇帝特許之生母卒制又不得服

大綬衰經蔬水不赴闕當事者矜其情為請於上

得服本生嗣是廷臣凡為人後者咸得賜封及服

本生人推大綬為孝能錫類 大綬山陰人舉進士

第一授修撰在講筵一寺臣侍經轅者忽癩發哮

簸豕視滿廷愕然大綬講迪如故咸云有養官至

王劔尊聞 卷之一 六

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陳繼少孤貧就學於俞貞木每歸飯斯須輒返俞異

焉竊視其所之至密蘆中懷出一二糖餅啖之即

行俞自是留食於家 貞木字有立世家於吳以薦

授縣令政舉惠行

吏部議陞郎中劉大夏為太僕卿大夏曰郎中轉京

堂固人所欲但吾窮居時見府縣政事未善曰使

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即
叅政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乃陞大
夏福建叅政後官大司馬嘗曰我能至今日叅政
之力也

金幼孜別見温裕有容不伐善不矜名名其燕室曰
退菴

宋潛溪宋謙別見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
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十七

楊廷和宦遊歸爲鄉人建一惠局通水利灌涸田萬

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廷和字介夫號石齋新

都人父春提學僉事廷和舉進士選庶吉士累遷

南京戶部尚書召入內閣辦事加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毅皇帝親征宸濠欲稱威武大將軍命

寫勅廷和力爭毅皇帝崩翊運扶危功在社稷廷

和少嘗夢天門開見卓杲題曰際昌辰逝之日復

夢天門開二幡委地若神衛相迎者非皇帝卽位

贈太保謚文忠弟廷議兵部侍郎子慎狀元官修
撰停兵部主事

文徵明別見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必以他端
易之使不得言

景暘母目盲萬方療之不愈旦夕禱於神一日雙眸

炯然舊疾如失暘字伯時上元縣人舉進士第二

人授編修嘗以不獲禪補時政作自罰篇官至中

允管南京司業事以母憂去位服除北上行至真

玉劍尊聞 卷之一 六

州病卒暘少產於真州易簣之地卽其懸弧處也

劉東山東山大夏號也爲廣東方伯時廣中官庫有

一項羨餘錢不上庫簿任者取去以充囊篋相襲

以爲固然劉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劉沈吟久之

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做好人如何遇此

一事沉吟許多時非大丈夫也命吏悉附簿作正

支銷毫無所取

許道中爲學士家居路見族叔負米一囊叔曰汝爲

我負之學士欣然肩負隨行送至其家而去 許彬

字道中寧陽縣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修

撰大理少卿太常寺卿英廟北還迎駕主復辟進

禮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彬坦率不修邊幅一日朝

退上東閣階峻雪滑失脚傾仆備劄復上徐有貞

俛首側項噓然而笑卒贈禮部尚書謚襄敏

徐文靖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

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投一黑豆始黑

三劔草聞

卷之一

九

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 徐溥字時用宜

典人祖鑑瓊州太守溥登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靖

商文毅致政歸劉文安

劉定之別見

見其子孫多賢

歎曰吾與公同處未嘗見筆下妄殺一人宜子系

若是 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早擅三元六年即登內

閣錦衣指揮虛忠妄言南內事窮治不已輅言不

可輕聽獄遂不竟英廟復辟除名成化中召起原

任累加至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江直開西殿

大肆羅織輅極言之遂革西殿由是見憾於直會

故大學士楊榮曾孫暉有罪赴京避不就逮為直

所發語連輅致仕輅與錢溥不相能溥為禿婦傳

譏之其再起也黎淳以景泰中易儲事歸咎於輅

上章攻之卒贈太傅謚文毅子良臣翰林侍講良

輔刑部主事孫汝謙尚寶司丞

曹彙為泰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動

三劔草聞

卷之一

十

以片紙書曹彙不可四字終夕不及亂

彙字德恒

真定寧晉人舉鄉試中乙榜授代州學官疏辭不

受改任泰和典史益肆力問學督部工匠赴闕疏

乞就禮部試文詞宏潤中第二人廷試宣廟策以

義禹河洛象數彙對稱旨擢第一授修撰累陟吏

部侍郎兼學士入閣學廉行端內剛外和謙達政

體才量出人扈從英廟親征也先死於土木贈太

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襄改文忠官其

孫榮錦衣世百戶

楊鼎座隅書十思以自省曰量思寬犯思忍勞思先

功思讓坐思下行思後名思晦位思卑守思終退

思早鼎字宗器咸寧人會試中第一廷試第二授

編修清修苦學嘗語諸子曰吾平生無可取者但

識廉耻二字耳官至戶部尚書卒諡莊敏子時暢

翰林院檢討

有以王華同年友事誣毀華者人謂王當速白王曰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五

若白之是我許吾同年友矣是焉能免我哉竟不

辯華字德輝餘姚人四世祖性廣東叅議峒苗為

亂死之曾祖與準精於易嘗筮得震之大有人曰吾

後再世其與興其久乎華登狀元氣質醇厚議論

風生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後子守仁功封新建伯

大司馬郭宗臯家居甚貧宗臯字君弼登州福山所

人父天錫刑部郎中宗臯成進士改庶吉士授主

事改御史上疏中指哀冲太子廷杖四十復官累

遷兵部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失援大將張達

逮榜一百成邊起刑部侍郎位至南京兵部尚書

剛方嚴重清節絕俗罷歸三遇存問出入里門不

設車蓋時行田間常有小兒數十輩隨之善自保

攝骨氣強健子孫朝夕環列左右卒年九十贈太

子少保

其長子學書不成無所資賴故人同里成

薄其落魄乃走宣大軍門求見吳允自効吳憐而

收之存卹甚至每與諸將大會而命曰若等母以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五

郭公子既故不相提挈視之當如吾子諸將皆更

提挈之士夫聞之咸稱吳公長者允字君澤會稽

人少英朗不羣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座師新鄭阮

於華亭罷去無一人祖道者允單騎送之累遷宣

府巡撫營築垣屯始定俺答貢市制度威信著聞

聖總督擢兵部尚書負氣好施依原所入緣手散

盡請骸骨歸費用之絕嘗言吾總六鎮錢流沒蹀

為富翁易耳每思多財則多田業眾僮僕徵責訟

愬歲且百出守之甚勞居之甚苦今雖稍貧然省
事少爭共樂差勝丁家居十餘歲未嘗入郡郭就
見長吏

成國兄弟並為三公成國恭謹善守其家 未希忠字

貞卿懷遠人七世祖亮從高皇帝起義授燕山中

護衛千戶六世祖封成國追封東平武烈王能五

世祖平陰武愍王勇曾祖祖父俱嗣成國公爵希

忠襲封丰度秀整肅皇帝南幸道衛輝以身衛上

玉劔尊聞

卷之一

五

出于大遂被恩顧忠慎始終一節飲酒至數十斗

歿追封定襄王諡恭靖 錦衣豁達交遊甚廣成國

時時分金錦衣成國病卧東第錦衣第相去遠則

列羽林於道直至成國卧内成國欠仲飲食及何

人侍左右頃刻傳報有不安節應時而至及成國

沒日夜號泣無上食几筵即取坐飲食其旁若與

相對 朱希孝字純卿定襄同母弟也歷授錦衣衛

百戶明習國家典故累秩左都督掌衛事凡警急

邊情重大工作輒下密諭咨詢希孝于自裁若無

不稱肯疎節潤日非極惡大憚不窮以法告許沈

風為之一變士民晏然與人交忠信不欺情意周

而勳德位望與兄擅稱一時游加太保卒贈太傅

諡忠信

倪凍 字霖仲上虞人眉目姣好如畫磊落有奇抱策

事多中成進士累官瓊州知府戶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元路之父也 為荊州太守相居正病卒群

玉劔尊聞

卷之一

五

張 居正子弟也 慄甚屬所親乘間言倪笑曰即往

者令偃僂致恭事即不可知苟云強項又何虞乎

待群張有加許不籍田如千頃為勢家所侵悉徵

予之人以是服倪厚德

丘憚

字懋實諸城人夙有大志動以古人自期歷給

事中剛直敢言杖發為民隆慶中召起官至南京

吏部尚書子雲肇成進士領評事 力却倪遺多負

國稅縣令積所却上官餽遺數百金抵其進稅

清方然好爲名高不近人情在省中時湖廣巡撫方廉餽之五金疏發其事方以此去人不止之檢歸里梁太宰薦之江陵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經德也終不肯起

玉劍尊聞

卷之一

五

玉劍尊聞

卷之一

玉劍尊聞

卷之二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清寬校

言語

高皇帝

帝朱姓初諱興定諱元璋字國瑞本濠州鍾離東漢人世居沛徙句容渡淮居泗濱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至帝起兵爲右丞相封吳國公奉爲吳王北取中原卽皇帝位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爲洪武元年都應天府二十六子建文君卽位

三劍尊聞

卷之二

謚高皇帝廟號太祖

命周元素畫天下江山圖於

便殿壁元素曰臣粗能繪事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帝卽援毫左右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曰陛下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帝說

楊豫孫

字幼殷華亭人進士仕至僉都御史巡撫湖

廣與徐學謨

學謨字叔明嘉定人成進士官至禮

部尚書爲人溫毅有執與之談理微事響應捷出

雜以諧語工為詩文直據自得當世詞人樹壇坫者不一置諸曉馮元成嘗稱為孤出獨樹著海隅

集歸有園稿世廟識餘錄 在禮曹俱為大宗伯吳

山所倚重 山字曰靜高安人登進士及第授編修

官至禮部尚書兼學士贈太保謚文端 一日侍飲

吳曰聞二君守官甚清苦吾歲受朝廷大俸及厚

資故外來書帕一切謝絕二君祿薄一家俯仰所

係凡饋遺無害於義者亦不宜峻拒徐曰郎中不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二

受饋遺豈專畏老先生知耶楊曰官有大小人無

大小人以為徐語露圭角不若楊之恬穩 當時語

曰禮曹二清郎前徐後有楊後皆至顯位皆以富

厚取名

陸文定

陸樹聲字與吉華亭人舉會試第一官至禮

部尚書賜告乘傳歸皇太子立遣官存問於家時

九十五歲矣跨馬郊迎詔旨觀者夾道指日以為

天人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初試南宮時郡守王

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曰陸樹

聲守覺而異之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

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

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

為也故運悉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願學

者尊之為平泉先生弟樹德子彥章皆成進士歷

顯位父子兄弟以遠聲利樂恬退為家法 稱說古

人成敗得失及本朝掌故即二三百官爵里居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三

歲月姓字滾滾不爽毫髮使聽者慨然踴躍若撫

其會

王履吉能為雅言言不及猥鄙 國寶新編曰王寵字

履吉吳縣人貢入太學文學藝能卓然名家清夷

恬曠與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

文皇帝

帝諱棟太祖第四子封燕王國北平建文元

年起兵靖難建文君遜位去改明年為永樂元年

二十二年征胡崩於榆林川謚為文皇帝廟號太

宗嘉靖中改廟號成祖

召楊士奇問東宮果何如

士奇以孝敬對帝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

亦皆盡其當然者耳士奇江西泰和人舉文學以

編修人內閣典機密歷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貞士奇性廉介樂簡靜居

官好獎掖士類論事必當大體或問士奇平昔所

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

陸純孫彥先問陸龜蒙別見散人傳有心散意散形

三刻非問

卷之二

四

散神散可屬對否切于

張切于名獻異字枚別字

切于長洲人自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因說可一

居士以布衣老任俠好奇率真獨詣嘗攜妓令來

馬手自控之

應聲曰不聞元結殊亭耶

唐元結字

次山河南人德秀弟舉制科蘇源明薦其可用擢

金吾將軍代宗立辭去侍親焚上自稱漫人殊

跡殊才殊行殊又曰三才天地人可對乎為問曰

四詩風雅頌曰尚有可對否曰六脉寸關尺

雷何思

雷思需字何思夷陵州人登進士官檢討問

鍾伯敬

鍾惺字伯敬景陵縣人登進士官行人優

仰郎署衡文閣海善屬詩文愛奇尚異為當世師

法

膽識孰先鍾曰膽到處亦能生識雷曰恐當是

識到處方能生膽鍾曰初無先後但到處自能相

生耳

成祖欲易儲召帷幄重臣決之諸臣未對解縉曰好

皇孫由是仁宗

帝諱高熾成祖長子改元洪熙諡

三刻非問

卷之二

五

昭皇帝

儲位遂固

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四登進

士授中書庶吉士上封事萬言又上太平十策素

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縉入部堂與胥吏嬉

慢非體除御史為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又

為王國用草雪李善長冤疏得罪歸高皇帝崩縉

非詔旨赴臨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為翰林待詔

文皇帝正位授侍讀入內閣辦事拜大學士坐廷

試讀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叅議既而禮部尚書李

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皇

太子監國縉謁見徑歸漢王高煦縉私觀儲君

竄化州縉上言鑿贛江上怒逮詔獄死初縉與黃

淮兩家俱有孕文皇帝命指腹為婚縉生子淮生

女後縉子戍邊淮欲離婚其女斷髮自誓曰薄命

之聘皇上所規定也誰敢易之縉子赦還遂為夫

婦畜德錄云縉應制題虎顧象彪圖曰虎為百獸

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帝

三劔尊開

卷之二

六

大有感即命迎太子于南京

世廟登極之日

帝諱厚愍睿宗第二子初封典王正

德十六年人繼大統即帝位改明年為嘉靖元年

四十五年崩謚肅皇帝廟號世宗

御龍袍頗長俛

視不已大學士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

治上悅

太祖問朱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

善字備萬明

初授教授召赴京師廷試第一授修撰奏對失旨

還鄉復召赴京授待詔撰文淵閣大學士答曰鄉

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有張華雷煥物有

龍泉太阿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

圖緯方伎之書無不詳覽贊代吳功成封廣武侯

儀禮憲章多所損益詔誥多所草定進侍中卒之

日家無餘貲惟文史溢几篋耳所著有博物志煥

妙達緯象晉武時斗牛間常有紫氣華問煥何祥

煥曰寶劔之精上徹於天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

三劔尊開

卷之二

七

為豐城令掘獄得二劔自佩太阿送龍泉與華後

煥子持劔過延平津劔躍水見二龍各數丈長而

去煥子曰先公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說其信乎

弘治中遠使舉一語曰朝無相邊無將氣數相將無

能對者李西涯聞之即口占令應之曰天難度地

難量乾坤度量

肅皇帝在西城召太醫令徐偉診脉偉進殿蒲伏膝

行上坐小牀龍衣曳地偉不敢以膝壓衣奏曰皇

上龍衣在池上臣不敢前上遽以手握衣出脫而
診偉出上賜內閣手札曰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偉
適稱衣在地上足見忠愛賞賚甚厚

王廷陳語人僕上不慕古下不屑俗為疎為嬾不敢
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

晉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

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 屈原名平別號靈均仕楚

懷王為三閭大夫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靳尚

三劍草聞 卷之二

八

革妬害其能共譖疎之乃作離騷冀君覺悟襄王

立復用譏謫原江南原作漁父諸篇見誌遂自沉

汨羅江 智鴟夷之逝 范蠡吳人為越大夫事勾踐

滅吳霸越遂變姓名扁舟五湖號鴟夷子皮之齊

為陶朱公後不知所之 而污其富 廷陳字雅欽黃

剛人生有異績不甚讀誦而搦管為詞賦汨汨千

餘言不輟少舉進士改庶吉士出為知州罷歸性

跡弛豪蕩少檢制語不類為人其巧飾矯附若此

政事

富平孫家宰 孫丕揚字叔孝陝西富平縣人登進士

累遷吏部尚書高亮清正有識鑒

在位日諸進士

謁選齊往受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莫作怪

文文起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縣人高祖林温州知府

曾祖徵明翰林院待詔祖彭國子監博士父元發

衛輝府同知俱有高尚名震孟生有異質廷試第一

歷官禮部左侍郎東閣大學士端諒易直與弟震

三劍草聞 卷之二

九

亭辭章書法冠絕當時

嘗語陳明卿曰圖治之道

察於事則愈察而愈細研於理則愈研而愈精蓋

細則煩而精則簡用形用神之別也若然不必左

顧右吟曲防壅蔽之虞而坐致蕩平 陳仁錫字明

卿長洲縣人廷試第三

章楓山 章懋字德懋蘭谿人舉進士累官南京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性寡嗜欲辭受取于

出處法就一於道義屢解官歸家讀書講學學者

稱曰楓山先生為編修時與同官黃仲昭莊景上

章諫朝廷張燈左遷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

言事坐貶時人稱為翰林四諫 南監祭酒日如蘇

尤樹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楓山許之歸

或以為言楓山曰吾寧以違制獲罪不忍絕其母

子之情

庚戌寇變九卿及部屬分守九門上使人密視皆張

燈睥睨獨萬恭守地無燈

恭字肅卿南昌人官至

王劍尊聞

卷之二

十

兵部侍郎

上使問何故萬於案下揭籠燈示之曰

凡人目於暗中能視明明中不能視暗臣慮寇有

梯城者故藏火於籠令守者從暗矚之非無燈也

萬由此見知

陳寧

初名亮茶陵人仕至御史大夫高皇帝吳元年

自中書省參議出知廣德歲大旱奏免租弗允寧

躬赴闕上言天災民饑催租太急是為張士誠驅

民也上曰爾膽大敢為此言耶竟從之為松江知

府嚴烈人呼為烙鐵

夏忠靖

夏原吉字維詰湘陰人鄉薦仕至少保戶部

尚書卒贈太師諡忠靖平生與物無忤遇事明敏

奮發歷事四朝始終四十餘年未始一日離計相

之任內難始定多事紛紜固無乏絕之憂民享和

平之福其間兼他官釐別務總理諸司之事與聞

機密之政隨事獻忠一時大臣稱兼德量氣節學

術才能者以原吉為第一

云處有事當如無事處

王劍尊聞

卷之二

十一

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章皇則中便無主

郭南作常熟令民獻軟栗南食而甘之乃亟命種者

悉拔去云異日必有以此進奉害民者

南字世南

鄞人時推能吏

徐文貞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廷試第三位至少師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貞階舉甫

一歲婢抱墮背井出之絕矣越三日蘇五歲陟括

蒼嶺復墮深壑衣絰於樹卒得不死既長短小白

哲秀科目善容止議論語言不虛誕不固陋亦迎
縷解應答無滯令人注神傾意在政地當天下多
故此肩嚴嵩左機右弼卒以忠誠恭謹卻曲委蛇
于棘刺鋒刃中終令覆餗再收隄風斯挽嘉隆之
間天下如濯為文有根柢嚴於法度孫元春舉進
士階戒之日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
遠謗咸謂名言
語馮元成云吾於六部不與權耳
寧有不與議若不與議則聖主所簡在者謂何而

三劍尊聞

卷之二

十二

徒舖歌也

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父恩大理寺丞

建言樹節名聲震動天下時可少舉進士勤學工

詩文仕朝獨立耿耿歷廣東嶺西道僉事

丁賓為句容令當歲大歉輿簡從徧歷下戶噢咻

勞來至一舍進麥飯棘口賓飽嘗而倍酬之比過

其鄰出白粲新韭賓歎曰胡不均乃爾責其人分

五斗遺進麥飯者

賓號改亭嘉善縣人舉進士官

至左司空寡欲少私清淨寧一

王元敬

字廷臣山陰人成進士累官兵部右侍郎與

兄元春一時顯融著名譽

李涑

字原甫潁州人進

士擢第初仕寶應令父至寶應視涑囊無金市肉

父子共薇蕨而食累官中丞撫江南勵水滌如寶

應郭相奎嘗言今天下稱清德者不乏而情貌相

副始終一致則惟李中丞彭方伯為之領袖方伯

者彭應時也

前後撫江南王持重安靜不擾李精

敏沈毅人謂王為祥鳳李為神龍

玉劍尊聞

卷之二

十三

王百穀

王穉登字百穀晉陵人流寓姑蘇舉諸生入

太學右相袁文榮薦直史館資性卓異鑄辭務去

舊常砥礪節義袁文榮死客多匿避穉登獨為之

經紀其事遠近慕之五十七載先治生瘠自撰誌

於是自號廣長菴主

嘗譏陸太宰好用嚼菜啖菽

之流何以弘濟時艱陸不與辯

陸光祖字與繩不

湖人祖淞光祿卿父臬刑部主事成進士初為齊

縣令白鹿洲物論稱之後至吏部尚書推進賢

才培植善類大破一時拘學之格曰何可使進士科獨重使他途懷才抱德者不得自表見耶留心內典得其精髓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劉纓 別見 為監察御史按閩民有隨母出嫁者割股

療繼父疾有司以孝聞纓判曰棄本姓而冒他姓義已不明虧父體以濟父警孝則安在衆服其明

識

馮元成云梁公為大司馬使四司郎中各舉并鵬十

一劔尊聞

卷之二

十四

五人以備推擇費堯年等 堯年字唐衢鉛山縣人

舉進士歷太僕寺卿 皆謝不敢時可口占十餘人

梁甚悅曰君真豪傑哉吾輩以實心事主何形跡

嫌疑之為昔溫公作相欲除諫官問於伊川 程頤

別見 數次伊川終不為對溫公對人歎曰薦賢為

國豈為私伊川過存形跡如此若明道 程頤別見

則無此事矣於此感君相信後數日次第陞補俱

盡 更部誌曰梁夢龍字乾吉號鳴泉真定人少石

詞藻舉進士歷吏科都給事中者鯁直聲仕至吏部尚書倪元璐稱夢龍為太宰銓給萬流無踐有鑑及卒越南星表夢龍在國則為忠臣居鄉則為善人贈少保夢龍性至孝居喪過禮有文武幹臨事務質儀容峻整風彩照物談笑則聽者忘俗能知人好獎拔士友得其延譽率多顯名請骸歸得雕橋莊水周舍下花塢竹洲嘯詠終日

王忠肅 王翱字九臯鹽山人舉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三劔尊聞

卷之二

十五

太子太保卒贈太保謚忠肅翱端方清白任吏部推轂北人為多至姚夔反翱往往有南人清譽卒不及期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 治訟專行贖罪

法雖人命亦然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

以濟其用有指揮因漏關鞭戍卒至死其妻女相

繼哭死他卒被鞭者訴指揮殺一家三人王曰卒

死以罪妻女死於夫非殺也令償葬埋費

舊寧王府 寧王國南昌宸濠謀逆國除 鶴皆有紅牌

擊頭背飛出為民間狗齧死送南昌府問罪答曰太守批云鶴雖有牌狗不識字民得免罪

于謙為兵部尚書寇時時犯西北邊貴州苗大起二

廣四川復用兵警報旁午謙目視指屈口為奏二

吏從旁錄錄常不及謙字廷益錢塘人登進士授

監察御史章皇帝命廷數漢庶人罪稱旨擢兵部

右侍郎廉皇帝陷於寇邸王即位進尚書拜總督

內外諸軍加少保謙感上知遇盡忠報國廉皇帝

玉劍尊聞 卷之二 六

復辟石亨張軾徐有貞誣以迎立襄王罪死田峻

行伍無弗哭者且日驚鷲水上走何處尋魚兼純

皇帝立復辟證肅愍贈太傅立廟于孫世為千戶

勿絕

伍袁孝 長洲人成進士位至廣東副使登籍五十年

強半里居好譚時政出已見為棄取以此獲譏於

世與楊公言做人須看得人重做官須看得官輕

輕其可重必決道義之坊重其可輕必蹈貪鄙之

輒揚曰為一已輕富貴當看得官輕為國家持紀

法當看得官重尚論錄曰楊漣字文瑞廬山人登

進士第為給事中顯皇帝後疾力擁佑太子貞皇

帝崩復趣李選侍移宮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幼

奏逆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拷死詔獄崇禎初既

修閣子之易請闕訟免贈左都御史諡忠烈漣少

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常倚柱而嘯畫地而

書狂呼恸哭人莫能測其為人孝友廉潔公忠誠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七

篤風裁峻拔明白洞達及身登顯列高亮慷慨守

正擊奸致命遂誌之死不悔

陸莊簡令漣漣盧柟 字少樞才高好古文辭時特大

飲飲醉輒弄酒罵坐客王世貞治獄大名把臂為

布衣飲恨相見晚竟用嗜酒病卒 以得罪前令久

論死柟故人謝榛走長安白柟枉狀 榛字茂秦山

東臨沂人一日夢工詩冥搜苦索至徹日夜不寐

自號四溟旅人為詩學進王世貞輩所重 十餘年

無敢任者陸立出之御史故難陸曰若不知枘窟耶陸正色曰獄果當也陳仲子無生理不者石尉何避焉

周文襄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於憂嘆使吏抱成

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

生遂出其人 周忱字恂如吉水縣人登進士自陳

入翰林讀書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長史工部右侍

郎巡撫南直隸陞左侍郎尚書在南直隸凡二十

五劄專聞 卷之二 六

二年盡心職事謀慮深長善采衆論徵輸皆有常

度貢賦未嘗稽欠爲士民所懷沒謚文襄

章溢 溢字三益龍泉人天下亂結廬匡山上自號匡

山居士高皇帝東帛召溢與青田劉基飛水葉琛

金華宋濂同至建業擢溢僉營田司事歷僉事副

使拜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 爲御史中丞務

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章曰憲臺百司儀表

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博

擊爲能哉

何喬新曰一日不讀書便覺於政事間有窒 喬新字

廷秀廣昌人父文淵吏部尚書喬新少穎敏過人

登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自初仕卽自誓不營利不

阿權貴不以愛憎爲賞罰守其誓終身問學深遠

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視事公退手不釋卷卒贈

太子少傅謚文肅

陳有年典選 有年字登之餘姚人父克宅右副都御

五劄專聞 卷之二 九

史有年登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

恭介爲人正直細行必慎清節聞於天下好讀古

書 趙公爲主事 姚希孟誌曰趙南星字夢白高邑

人成進士歷推官戶部主事入銓司劄露良心事

陳時務主大計精心參酌有蟲巢於耳繭成而不

自覺楊出時人稱其公朗以疆執忤貴人廢逐

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慈皇帝初起田間擢都察院

臺都察院臺吏部尚書奮力任事以澄清爲

升引善類外斥宥于忌者魏廣微傳樞張內之備
附魏忠賢誣賊皮死于清衛外孫王鍾雁皆遭通
極崇禎登極贈太子太保謚忠毅生平循舊德惡
窮交白見冤抑嗟後進若斷脰哉胸有益同誌
崔羅從之精舉業工古文詞歌詩能以文相人一
日陳問趙曰僕不敏必多過失幸教之趙曰人惟
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陳笑曰是謂我不作事
也因議起用海瑞何以尚諸公瑞字汝賢瓊山人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三

以郡舉歷南平教諭湯上官止長揖平立曰吾師
席也可屈膝乎兩訓導夾瑞而跪時謂筆床博士
進淳安令奉法字下陟戶部主事慷慨言天下大
計下詔獄莊皇帝既立出獄還官累官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謚忠介瑞嘗論欲天
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世人以為迂濶瑞撫三吳
竟以奪富民田府怨何以尚隆慶一著鳴臯傳

毛伯溫

字汝厲吉水人祖超知府父榮布政司經歷

伯溫第進士歷推官御史練習智達激揚有方天
下婦人孺子莫希奇事必曰是山毛御史累遷兵
部尚書善任人有所咨詢虛已相下氣宇沈緩剖
疑折奸聲氣不露嘗言兵貴精不貴多又言兵不
用命以法令太寬上無節制故也人以為確按楚
廉察民害自矜無遺類而往往有漏網者有諷之
者云洞庭昨夜浪滔天處處漁翁罷釣船今日鄰
家邀我飲盤中依舊有魚鮮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三

高新鄭掌銓吏呈鴻臚序班十餘當轉高曰都與倉
大使吏白無此例高曰我今日是例高拱字肅卿
新鄭人祖魁辭部郎中父尚賢光祿少卿兄捷僉
都御史拱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累遷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忝預機務兼理吏部
事拱行誼剛方事業光顯視吏部事賢否不消黜
陟允當儲才備邊籌畫封貢疆圉晏如進中極殿
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襄

朝鼓敝禮部欲移文淮安造鼓而難於措辭時况鍾

為郎奮筆曰緊綱密釘晴雨同聲一時傳播鍾字

伯律靖安人禮部尚書呂震舉為禮部主事歷郎

中蘇州知府鍾為知府覈吏除弊賑農免糧敘差

置簿綜理周密簡約易行廉潔方正士民悅感留

蘇州七年卒市巷哭送其喪立祠以祀有柳亮者

獻詩於鍾鍾極稱賞欲薦於朝有以匿名書數亮

過失揭府門鍾曰彼沮吾薦正速成亮名耳遂奏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三

亮才學可用後亮為御史果以剛直致譽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於婦言爭財構訟何判云

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兄弟泣謝退

修親睦之行

文淵字巨川年七歲群兒竊瓜果以

奉文淵曰童稚之年詎可習為盜哉識者歎其不

此登進士拜御史考四川吏治時四川旱所臨郡

邑輒雨人謂御史雨歷知府擢刑部侍郎上封事

者言民之盜竊者多絞刺之刑不足使之懲創自

今犯者宜扁其門曰竊盜家文淵言律有常憲况

在京及各處為盜者多若盡立牌額四方往來之

人觀瞻實傷治體乃寢其令終吏部尚書晚號純

菴著述多行於世

徐有貞好習兵法及刑名水利諸家言於天文風角

占驗尤精究不倦人或謂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

為徐笑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

輩而後習之則已晚矣

有貞初名瑄字元玉吳縣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三

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注射穎敏絕世舉進士選

庶吉士歷編修御史諭德久不遷改今名乃進愈

都御史治河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若無者沉思

竟日而始悟曰此其下有龍穴龍惜珠錢能蝕珠

於是鑄長鐵柱同脯底貫而下焉龍一夕徙而決

口塞進左副都御史迎太上皇於南宮進兵部尚

書兼學士直文淵閣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御

史楊瓊紕石亨亨訴於上謂有貞李賢實使之下

獄謫參政亨復訴又逮歸置獄窮極鍛鍊無所
而摘其誥詞繼出神功語謂爲有貞自草坐大逆
不道當死以雷震奉天門有爲黔首發金齒安置
放浪山水間以詞翰著聲棒法絕倫

周文襄有一冊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晝夜陰晴
風雨亦必詳記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
失風者文襄詰其失船何日何時東風西風其人
妄對文襄語其實詐遂不行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五

朝堂審囚中有毆妻死至大辟尹直曰人以無子娶
妾遭妻悍忿毆死初恐絕嗣今顧絕其命耶世之
妬婦陵夫以絕人祀者且長氣矣衆翁然書可矜
得不死 直字正言泰和人生七歲馳馬折肱宗伯
蕭仰善見之戲曰折肱緣墮馬直應聲曰舉步便
登龍蕭奇之舉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加兵部尚書長身雄辯熟於典章與方士
李孜省謀起大獄所著瑣錄人謂是非謬鑿

耿文恪爲太宰除進士六人爲王府長史 耿祿字好

問盧氏人父九疇南京刑部尚書隆清惠祿登進
士選庶吉士授給事中累官至吏部尚書器度弘
曠卒贈太保謚文恪 六人不平同詣部堂爭辯不

肯就耿安慰之衆愈侵侮侍郎吳文定 吳寬字原

博長洲人試大廷第一授修撰好古力學於所居
治園亭雜蒔花木退朝執一卷哦其中良辰佳節
爲具召客分題聯句爲樂累進禮部尚書兼學士

玉劍尊聞

卷之二

五

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正色曰諸子亦聞董買乎
二人曾爲王傅名高百世諸子厭棄斯職詆毀主
司豈仕可從人自擇耶因謂耿曰諸生恣肆甚傷
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爲首者戍邊餘發充吏
於是紀綱大振 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下帷
講授三年不窺園圃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相稱漢
醇儒賈誼洛陽人爲博士時年二十餘一歲中起
遷至大中大夫出爲長沙王太傅文帝召見宣室

因問鬼神事至夜半帝不覺前席拜梁王大傅上
治安策

鍾化民巡按山東詢訪境內民間八十九十者召至

面加存問繪為一圖中間九十以上者幾十人有

三代召見百年之遺 化民仁和人官至僉都御史

巡撫河南

甘肅鎮 甘州即漢張掖郡肅州即漢酒泉郡 缺總兵

官會推恭順侯吳瑾 瑾字廷璋西涼人祖承誠永

玉劍車間 卷之二 三

樂中以戰功封恭順伯父克忠嗣爵洪熙初以戚

里恩進侯禦寇戰死追封邠岡公謚壯勇瑾英銳

開武藝嗣爵率兵剿殺逆賊曹欽陣歿追封涼國

公謚忠壯 睿皇帝 帝諱祁真宣宗長子正統十四

年北狩景泰元年還京居南宮八年復辟改年天

順八年前廟號英宗 以問王公 辨也 如何王以為

不可帝遽曰老王執拗外廷皆道此人好獨爾以

為不可何也王曰吳瑾是色目人甘肅地近西域

撒馬兒罕天方默德那 多回回雜處豈不笑我國

乏人帝撫掌曰還是老王有見識即命另推

王端毅 王恕別兒 知揚州有二人爭牛王曰一牛而

二人爭之吾將焉歸盍以入官命左右曳出一人

默然一人喧爭不已王以與爭者曰此已物也故

恡惜如此人稱神明

范質公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吳橋人父永年南寧

守景文善屬文成進士清貞端亮內行醇備為吏

玉劍車間 卷之二 三

部郎獎恬抑競旁求舊德時相魏廣微艾除異已

景文侃侃與爭以病請歸起太常寺少卿擢都御

史開府中州寇薄都城景文不待詔命帥師入

立解京圍歷兵部侍郎工部尚書晉內閣大學士

甲申流寇之變京城失守慷慨死節贈少師謚文

貞 為東昌司李署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餽人呼為

二不公

宋勝清守蘇州嘗言吏貪吾詞不付房獄卒貪吾囚

不下獄隸貪吾杖不輕決

王忠肅召為冢宰舟次濟寧都水主事法以先後序過關雖貴官不得越僕夫怪之王曰彼立法安忍壞之至部調為考功

王象乾 象乾字新城人祖重光貴州叅議父之

垣戶部侍郎象乾具文武才弘厚出於天生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歟歷多在塞垣兵民愛若父母懷寇制勝天下倚重宇內稱名家則新城之王為

王劔尊聞 卷之二 无

宣府叅政知塞上粟將踊貴先借帑金二萬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萬兩美粟萬六千石朱國楨曰此所謂治國如家者 國楨別見

屠義英 義英字淳卿寧國縣人位至光祿寺正卿督

學浙中持法嚴按湖時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攜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伴為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鬢可數丈屠瞬門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并倡去

門役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倡安在保甲回顧無人大驚不能言與杖三十荷校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屠曲全士

王晉溪總制三邊時每一巡邊打中火費百金燒羊數頭凡物稱是晉溪用不數鬻盡撤去散與從官雖眾頭目亦皆沾及故一有警人人效命

湘陰縣丞劉英以生革為鞭長三尺中夾銅錢撻人

王劔尊聞 卷之二 无

至皮肉皆裂高皇帝聞之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聖人常加欽恤英酷虐至此獨不聞蒲鞭之事哉漢劉寬字文僥華陰人司徒疇之子性度寬仁桓帝時守南陽史人有過蒲鞭示辱嘉平中拜太尉後封遠鄉侯且律載刑具明有定制乃棄不用是廢吾法也逮戮於市

郭子章 字號青螺秦和人進士終於兵部侍郎

有文義政績藹者夏良心 良心字宗堯廣德州人

進士仕至巡撫江西兵部侍郎贈尚書生平端肅

沈毅言笑不苟雖閒居燕處父子之間嚴若朝典

同為左方伯郭得閩夏得江西郭問夏曰何以從

政夏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給批速放夏問於郭郭

曰予有六字一錠收原封放

陳善 字思敬錢塘人 為滇右轄昆明旁山陽有田五

千餘頃地高若阜善視石崖有泉可引溉而為橫

山所隔議欲鑿山通渠眾咸難之陳力任之矢眾

玉劔尊聞 卷之二 三

禱天經畫開鑿橫山水洞遂通民受其利名其洞

曰惠濟立祠洞旁肖像祀之

王劔尊聞 卷之三

常山梁維樞撰 子清標校

文學

王陽明 王守仁字伯安南京吏部尚書華子母鄭孕

十四月而生將誕之夕祖母岑夢天仙抱赤子乘

雲而至與之名曰雲生六歲不能言一日出戲於

門有老僧過以手摩其頂曰有此寧馨兒却被名

字叶壞了改今名遂能言幼聰敏性豪放不羈喜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一

任俠登進士為兵部主事上疏乞宥給事中戴銑

諸公宦官劉瑾怒奏廷杖謫龍場驛承毅然有學

為聖人之志講究體察良知之旨累遷左僉都御

史撫鎮南贛平溪洞諸賊剿宸濠降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卒謚文成昭天下從祀孔子廟庭陽

明守仁號 倡明良知之學海內賢士信從羅整菴

潛心體究不苟附和著困知記以明其所得

欽順字允升泰和人賜進士及第累官至吏部尚

玉劔尊聞 卷之二

善致仕居學古樓窮探理性言議精微行與卒贈
太子太保諡文莊整菴欽順號

上文肅為史官時趙文肅呼與講學不應趙曰子薄

講學乎王曰小子何敢然是故惡夫以氣稟嗜欲

駕學問而行顯密不相權者趙曰何謂顯密王曰

勝人之謂顯自勝之謂密語未終趙起躍然曰孺

子可教趙貞吉字孟靜內江人舉進上累官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兼掌都察院事貞吉剛忠英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二

偉稱其氣貌銳意聖學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必

出世乃可經世家食居玉溪莊為從遊者講學堯

贈少保諡文肅

陳濟博學強記時稱為兩脚書厨濟字伯裁武進人

有文才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為總裁書

成授右春坊右贊善被命隨侍五皇孫授經著通

鑑綱目集覽正誤

與夫問明卿云文字如何做明卿曰有題目就做文

章與夫曰若要文章字字在題目內真苦殺人吳

國倫字明卿興國州人登進士官至叅政善屬文

與李攀龍謝榛王世貞宗臣徐中行樂有譽齊名

時稱七才子

楊椒山渡江楊繼盛字仲芳號椒山容城人為諸生

讀書僧舍諸僧病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獨為之

親藥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時人異之為語曰

疫無鬼以為不信視楊子舉進士除南京吏部主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事師事韓邦奇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

陣樂律之學遷兵部員外郎疏斥仇鸞馬市議詔

逮訊貶狄道典史累遷兵部員外郎嘗獨居深念

至夜分妻張夫人問其故楊曰思報上恩耳夫人

曰嚴相國方用事豈君直言時耶楊不應疏論嚴

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狀詔逮訊杖百刑部當

詐傳親王令古絞死西市莊皇帝御極贈太常寺

少卿廢子應尾為國子生諡忠愍 訪唐荆川因登

焦山戲題亭壁云楊子懷人渡楊子椒山無意合

焦山地靈人傑天然巧瞬息神遊萬古開示荆川

荆川讚述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祖貴給事中父

瑤知府順之登進士歷僉都御史善詩文尤精曆

算居官尚節縣屬廉隅所言多奇謀偉畫學者稱

為荆川先生

蔡清憲公云自愛其詩文者貴少愛人之詩文者貴

嚴必嚴而作者之精神始見必少而觀者之精神

玉劔尊聞 卷之三

四

與作者始合

蔡復一字敬夫同安人登進士仕至

兵部侍郎巡撫貴州謚清憲忠孝友愛出於自然

事功詩文名貴不俗

陳睂公道楊崑阜詩

楊守勤號崑阜慈谿人中會元

復登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累官右庶子其人清雅

溫潤酷似其文

金石俱鏗廉肉相準藹然仁人之

言粹然盛世之音

王弁州

王世貞字元美晚自稱為弁州山人太倉人

祖倬南京兵部侍郎父忬總督薊遼右都御史世

貞舉進士仕至刑部尚書性弘厚恬和博極羣書

才氣雄偉著四部稿續稿別集 在爽鳩署中 爽鳩

氏司寇也 日與于鱗 李攀龍字子鱗濟南歷城人

成進士肆力文詞斐然成一家言歷刑部主事員

外郎郎中出守順德擢陝西提學副使乞骸骨歸

構白雪樓鵬咏其間起副使終按察使為人素羸

頓趾為色澤簡貴高亢操槩凜潔 手抄史記文選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五

各一部舉觥抽誦以記否為賞罰

陳睂公嘗與山中友人談曰吾輩詩文無別法但最

忌思路太熟耳昔王元美論藝止拈易所云日新

之謂盛德余進而笑曰孫興公不云乎今日之跡

復陳矣故川上之歎不曰來者而曰逝者人能覺

逝者為窠曰為糟粕而疇戀戀於已嚇之腐鼠不

靈之芻狗為哉天馬拋棧神鷹掣鞵故鄉

聖人無死地彼於向來熟處步步求離刻刻不住

此謂真解脫此謂真喜捨此謂日知其所無右軍

萬字各異右軍別見杜少陵千首詩無一雷同杜

甫別見是兩公者非特他人路不由即自己思路

亦一往不再往晉孫綽字與公太原人博學善屬

文少有高尚之誌居會稽遊放山水作遂初賦嘗

鄙山濤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隱若以元

禮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

松鄰人曰樹子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六

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耶嘗作天台山賦成

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范曰

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

語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冑鑿齒共行綽在前顧

謂冑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冑曰曠之陽之糠粃

在前累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大司馬和溫將登

都洛陽綽上疏諫溫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

遂初賦知人家國事耶

辰玉王衡字辰玉太倉州人大學士錫爵子也擢鼎

甲設翰林院編修攻文翰天下稱真翰林請終養

歸嘗有遊仙之誌每讀書自首逮尾矻矻丹鉛雖

數百卷中苟細箋註不輕放一字眉公曰孔明畧

觀大意淵明不求甚解陶潛別見五柳先生傳云

好讀書不求甚解而子胡自苦為辰玉笑曰卿用

卿法我用我法雖然讀書與立身相似要須有本

末非可苟而已也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七

陸文定嘗謂眉公曰細閱後生真有道欲談前事已

無人此東坡贈文潞公詩也蘇軾文彥博別見若

必欲尋往人談往事彼此俱作無口瓠耳眉公曰

然則晚年何以為樂陸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

讀融液流而為詩若文此亦晚年最樂之真境也

徐文貞語陳眉公學而時習之何義陳對以不敢文

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即就荒時察考荒事如有兵

事即就兵時察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

所謂時習也

王思任道

思任字季重順天府人大對年最少冠進

賢及其冠初日諸其爾或少之以狎進思任坐移

日闕如焉諸其爾相視笑亡敢輕排調自取不優

者矣能為古文詞詩歌自具鏗鏘

每見耆老 陳繼

儒也 著作覺筆畫之外必有雲氣飛行又如白瓊

淡月非塵土胃腸可以領畧

陳大士

陳際泰字大士臨川人登進士歷行人善屬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八

文 點次二十一史不踰三月

大士教人文云古削難者以為泰山之巔非可成宮

室其若高危何大士云奚必宮室獨不聞龍文五

采仰在天上

羅玘

字景鳴南城縣人登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

編修工文辭數見諫諍累陞南京吏部侍郎 每有

撰造必棲踞於喬樹之巔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

室客有於隙間窺者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皆

綬履以出

桑悅

字民懌蘇州人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焚曰既

能憶矣何所川之收為大言年十九舉鄉試試禮

部奇其文至闕道統論則曰夫子傳之我縮舌曰

得非江南桑生耶斥不取調邑博士終柳州倅 詣

謁部使者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使者大駭已

問知悅素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

屬即索筆請書足使者敬俯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九

李西涯有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諸人饌

之即席賦詩為贈汪石潭詩成

汪俊字器之弋陽

人官至刑部侍郎

中聯云千年芝草供靈藥五色

流泉洗道機衆傳說以為絕佳西涯將後句抹去

令石潭重改衆愕然不知何故以為未善西涯曰

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

便是偏枯石潭請西涯改之西涯援筆書曰五色

宮袍當舞衣

高皇帝召高則誠 高明字則誠居崇儒里博學洽聞

仕元終福建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時

號雨難

以疾辭使者以則誠作琵琶記上進上覽

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

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

孫慎行

字聞斯武進人進士及第官至禮部尚書於

天寧寺遇靜峰峰一日揭佛說四十九年無一字

可說是第掃世人說見乎抑亦有不能說者乎或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

說而謂未嘗說乎孫低徊答曰真無一字可說也

峰急曰何不亢聲高言因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

家活計莫恁低徊着

馮元成道琅琊

王世貞也

有益世才而無得於道色

澤雖妍名理未徹雅語累句不能檢鏡聾瞽易悅

恐後世難欺耳

客問馮元成北地

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家大梁登

進士授戶部主事倡為古文辭為天下作者之首

冠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故用粗頹癡辛不選

起終提學副使著空同集行世子枝舉進士為工

部主事

崛起復古偉矣七子

王世貞等

離之悍然

鷗張以古自負何也馮曰彼知古而不知所以古

也古人之文語質詞簡氣外溢而神內葆今者巧

矣浮矣氣索而神泄矣何以古哉

張幼于所撰自敘多列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簿尉林

林也文子悱笑謂此可稱前後縉紳一覽不似讀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一

書人作用

文元發字子悱令浦江神明惻怛民尸

祝之歷郡丞歸築遠心樓衡山草堂位置閒雅陳

列圖史藝鼎誦讀其間暇則招賓客徜徉名勝素

不解飲盃僅沾唇及為酒令能顛倒豪飲者至惜

然醉鄉以為樂間衣裘衣行遊里社日豎若電鬚

張如戟口棘棘然無熟軟語里中服不衷者學無

聞者皆走匿曰我愧見文先生既及陸宗伯諡曰

端清先生

唐一菴 唐樞字子鎮號一菴歸安縣人登進士為刑

部主事疏論李福達事免官奮志聖賢之學從者

甚衆見地高深飭躬實踐著木鍾臺集行於世遊

鴈宕羅漢洞與僧勝通談甚洽語次通曰別欲徙

淨土唐曰莫淨於此通曰洞中滴水作業障唐曰

直徙到阿鼻地獄不肯住通便作禮而謝

揚維楨豪於文 維楨別見 天下爭奔走王葵常與忤

論議不相假作文妖詆之謂維楨文狐媚以黛綠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一

曼衍惑人 葵字常宗嘉定人行最高文最下明朝

徵聘未及馮時可目為深隱

沈周晚歲名益盛客益衆造百客堂每近暮必張筵

四方人各令述所聞書於簡曰客座新聞 周字啓

南自號石田長洲人務讀書不應舉精於畫內行

甚備

宋登春吟咏無長篇 登春字應元趙郡新河人壯歲

鬚髮即白白稱海翁晚居江陵之天鵝池更號鵝

池生始慕俠能挽彊馳騎間為小詩會一歲則妻

子女五人俱死仰天嘆曰天乎將驅我於埃壙之

外乎遂囊書遠遊大放厥詞挾二童子呼為丹砂

白石最後至江陵遍謝故所往來人斥二童子不

知其所之 有少之者宋曰我布衣也安用滔滔莽

莽為古詩三百惟雅誦有長篇彼述先德陳時事

固宜然乃列國諸風里謠巷詠發乎情止乎禮義

惡用長今贈送登臨諸作皆風也彼醒齷者窮諛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二

極媚多其鞶帨以羔雉媒介當路此豈我隱者事

王梨遊鶴城會周叔夜談學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峯

華亭人舉進士治平度州有惠政終廣西督學副

使者述甚富 王曰我字兩戈相向最不可有者我

也最難克者我也叔夜躍然遂與定交

周萊峰曰吾於窮通得喪無復嬰情獨未豁然於死

生耳王弘宇曰學如用兵須從險處設關據守然

後可下城邑子未悟死生則且以生為樂於窮通

得喪能不嬰情哉

王曾為觀燈咏至六七十首悲

成享年之識遂咏至百首則亦未了然於生死矣

馮元成舟過石門潭艤而登觀蒼崖翠壁懸瀑數十

丈飛珠瀆雪令人神骨俱清魏居敬曰山中之氣

正如夜氣令人將喜怒哀樂心腸蕩洗俱盡元成

曰朝廷訟堂亦何嘗有喜怒哀樂心無所著雖喧

亦寂心有所著雖寂亦喧清氣靜境在我靈臺不

在山水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四

包子柳喜書聞有異本即僻巷環堵必徒步相訪得

之則分命左右繕寫手自摘錄垂丙夜不休客至

散帙縱橫几案間幾無所布席而了不為異

包釋

芳字子柳嘉興人位至學憲孫鴻達登進士為湘

潭令

陳繼儒嗜古藏異冊每欣然指謂子弟云吾讀未見

書如得良友見已讀書如逢故人吾性樂賓客而

憚切尤庶幾仗此其可老而閉戶乎

羅倫每下筆為文章文思泉湧不能遏輒自作語曰

還用你不著

倫字彝正永豐人領鄉薦赴春闈遭

火忠僅獲免成化中舉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會大學士李文達遭喪朝廷留之倫上疏陳起復

之非落職提舉泉州市舶司召還尋以疾辭歸開

館受徒日以註經為業邑有山名金斗在萬山中

倫與從學者築室讀書其中未數日中嵐氣而卒

吳與弼

字子傳號康齋崇仁人父溥國子司業與弼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十五

倡明正學遠近尊信忠國公石亨上疏褒薦廢皇

帝禮聘至京授左春坊左諭德終弗就職所為詩

文積中發外清明峻潔

常以兩手大指食指作圈

曰令太極常在眼前

馬敬臣

馬卿字敬臣林縣人登進士選庶吉士官至

副都御史

在翰林與穆伯潛

穆孔暉字伯潛堂邑

人登進士選庶吉士累遷南京太常寺卿卒贈禮

部侍郎諡文簡

崔子鍾同業每開卷二人方齋疑

致思敬臣卽指摘大義得言外之趣伯潛笑之曰君如馬看花焉得香色及二人有悟不出敬臣所見

李夢陽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

卽曰豈六代以還書耶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

不群

蔣山卿 字子雲儀真人以進士授工部主事毅皇帝

兩符伏闕疏諫幾斃杖下謫南京前府都事嘉靖

上勅草間 卷之三 十六

初復原官仕至廣西叅政歸以博極群書文名最

著見祝允明 國寶新編曰允明字希哲號枝山生

而右手指枝因自號指枝生蘇州人舉鄉試學務

帥古吐辭命意迥絕俗界書法精工海內索其文

及書者接踵或輦金幣至門允明自責輒以疾辭

不見然允明多醉妓館中乞文及書累紙可得玩

世不羈嘗傳粉黛從優伶酒間度新聲憚近禮法

之儒仕至應天通判著罪知浮物野記詭怪蘇材

小纂諸書數百卷 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

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也顧璘賞其知言 辨別見爲歌詩與劉麟朱應登

齊名曰江東三才子

徐禎卿幼精文理不由教迪者交誠感暮賦諸篇詞

旨沉鬱長宿驚嘆稱爲文雄 禎卿字昌穀蘇州人

舉進士貌侵善屬文著談藝錄與北地李夢陽友

善歷國子監博士

王劔草間 卷之三 十七

文皇帝邊楊相等 相泰和縣人歷刑部主事 二十五

人爲庶吉士與一甲曾榮等三人 榮字子榮永豐

人授修撰博學能文章工書法有遠使至稱善飲

酒有司推能伴飲者得一武弁猶恐不勝榮請往

三人默飲終日遠使已酣武人亦潦倒榮爽然復

命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不爲狀元耶官至

少詹事兼侍讀學士贈禮部侍郎諡襄敏 進學翰

林曰二十八宿周忱自陳年少有志進學帝特許

之時人謂之挨宿

趙大洲 貞吉號也 見何吉陽 何遷字懋益德安人嘉

靖間進士記聞該博喜談性命之學為文章與選

可傳歷官刑部侍郎

吉陽問曰大洲這些時何故

全不講大洲曰不講吉陽曰若不講何所成就大

洲曰不講就是我成就處

陳嗣初以文章擅名翰林見同官於碑誌中敘還金

事太繁曰使繼為之則十二字耳曰嘗得白金於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六

道伺其主而還之

宗臣嘗從吳國倫一再論詩不勝覆酒孟嚙之裂歸

而淫思竟日夕至喀喀嘔血

臣字子相興化人成

進士累官福建督學副使

張昇

字啓昭南城縣人登進士第一在翰林劾奏萬

安尹直劉吉萬喜詞甚激直左遷南京工部員外

累陞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僖

歸省彭教

郊餞以詩寓譏諷意云何用有才如重買不愁無

命到公卿或謂去其上二言只作五言詩可為教

挽詞未久果卒 教字敷吾吉水人廷試第一歷翰

林院修撰作講

羅汝敬文學有可稱于謙嘗戲汝敬閉於空室令作

詩三十韻放之既成于與時賢共看咸服其敏 汝

敬吉水人成進士累官工部侍郎

王敬美

王世懋字敬美世貞弟也登進士累官太常

寺少卿能詩文工行楷尤篤倫理重名誼居官好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九

為條教煩不至瑣著閩部疏二函委談學圖雜疏

等書

不諱言二氏學恒謂吾於兩廡饗亡所貪苟

陰用其實而陽詆其名或假竊其似而自文其陋

者俱耻之

何仲默在中書自館閣諸縉紳與四方學士人人願

見車馬填門巷不絕仲默德性醇明言儀雍雅杯

酒談笑間詩文便就

何景明字仲默號大復信陽

人年十九登進士授中書舍人教尚節義每亢言

尊顯往學上家為文自六朝後日益靡靡敝矣明初尚襲元習至仲默與李獻吉始一變趨古時稱何李或稱李何歷官提學副使

黃省曾走謁王文成陽明洞天歸而著問道錄自謂

得王氏玄珠省曾字勉之蘇州人舉鄉試辭章有

重名

徐禎卿怪揚雄及騷作反反騷雄別見

殷雲霄居常不談人過及論文則指摘疵瑕不以一

玉劍尊聞卷之三 二十

言假人雲霄字近夫壽張人舉進士作菁艾堂聚書旦夕誦思多所著述集誌發錄金僕姑雅好游

眺官工科給事中

孫紹先為文每當意盡能別發義會旨聚辭轉相承

成紹先字汝宗代州人舉進士歷翰林院檢討日

視不能及遠書經目不忘治經不皆川傳曰古者

以行為言故其文簡而中後人以言為行故其文

煩而憶昔孔子之作盛美然及莫乃為之為之僅

歲而成彼為傳注之學者自壯至老而見猶未定也其皆聖人之意耶

上元日中使傳旨命劉定之製詩却立以俟定之據

案筆不停揮賦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定之字主

靜永新人天資絕人廷試第三授翰林院編修數

上書言事官至禮部侍郎入內閣卒贈尚書謚文

安

胡松博古不倦松字汝茂滁州人成進士歷官吏部

玉劍尊聞卷之三 二十

尚書其督學山西時上疏言邊事皆切中大計為

文體格嚴峻卒贈太子少保謚莊肅曰為學如儲

積然所積既富雖水旱盜賊用之不窮按胡松清

正此說未為得也

御史聞桑悅名數召問謂曰匡說詩解人願子有是

乎曰悅所談玄妙何匡鼎鼎匡術小字敢望即鼎

在亦解贖匡術諸儒語曰無語詩匡鼎來匡語詩

解人願

李于鱗為作者冠王元美與齊名相為鼓儻敬美始
就草質于鱗于鱗擊節賞之呼為小美曰真才子
也伯仁不虞燎鬚耶元美曰是夫沾沾醉鄉否幾
及矣晉周顛字伯仁安城人尚書僕射弟嵩字仲
智從事中郎仲智飲酒醉謂伯仁曰君才不如弟
而得重名舉蠟燭火擲伯仁伯仁笑曰何奴火攻
固出下策耳

米仲詔米萬鍾字仲詔以好奇石故號友石錦衣衛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人成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居身儒雅長於書法

兼有詞藻 以勺園景剪之為燈山水亭臺纖悉具

備都人士以為奇稱米家燈競為韻語紀之呂玄

韜呂邦耀字玄韜錦衣衛人成進士官至太常寺

少卿 按休文四韻各賦一章章皆玄詰沈約字休

文左日重瞳子腰有紫痣聰明過人博通群籍善

屬文所著四聲韻譜自謂在昔詩人累千載未及

作而獨得其妙若將入神梁武帝問曰何謂四

約答曰天子聖哲官至中軍將軍丹陽尹卒諡曰

隱

任少海任瀚字少海南充人官吏部郎有文名意不

可於世而自負其奇一日謂陳玉叔曰吾文可傳

於千百世之下乎陳曰卿能追古人於千百世之

上自可傳於千百世之下陳文燭字玉叔沔陽人

父栢井陘兵備副使文燭舉進士好文學有風流

官至大理卿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陳玉叔愛歷下李于鱗也蒼龍半掛秦川雨石馬頻

嘶漢苑風之句後過內鄉李子田病石馬不能嘶

風玉叔言華山舊誌漢陵靈異時作風雨聲于田

始然之李蓑字子田內鄉人成進士歷翰林院檢

討弟蔭並得世舉

宋濂嘗奉制詠鴈七舉足即成濂字景濂金華人自

稱白牛生元至正間入龍門山著書名龍門子高

皇帝徵至金陵授江南儒學提舉歷學士承旨上

書與濂飲濂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
上歡笑親御翰墨仍命侍臣成賦醉學士歌曰俾
後世知君臣同樂若此日本使奉勅請文得潛溪
集刻板國中上嘗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
為君子宋景濂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
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君子者乎非
止君子抑可謂賢矣卒謚文憲

雪浪小崑山演暢法華陸宮保八十五矣扶筇藏閣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五

親與和尚揄揚酬答塵尾所及如雷如霆緇庶讚
觀得未曾有

胡公 胡宗憲字汝貞績溪人山進士宰益都餘姚擢

御史按浙禦倭寇屢奏功進參都御史尋進兵部

侍郎總督江南北閩廣七省兵馬悉平倭寇加尚

書少保宗憲傲儻濶達臨事有成畫奮身先士卒

人服其氣 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作樂命沈明臣

作鏡歌鼓吹十章既就公看至狹巷短兵相接處

殺人如草不聞聲矍然起捋沈鬚曰何物沈郎雄

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猶小兒 明臣字嘉則四明

之襟社人舉秀才居恒風流自命東方兵興胡辟

置幕下雅見敬禮善談名理標格翩翩詩文居然

大家魏畧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曹公愛其才琳

草檄文成曹卧讀之頭風疾愈

吳伯宗為翰林院典籍高皇帝製十題命賦草成呈

上詞語峻潔上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 伯宗名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五

而以字行金谿人洪武初開科取士舉進士第一

人除禮部員外郎上書論胡惟庸辭甚剴切博學

能文章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劉球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如月嬋天犀 球

字廷振安福人舉進士為翰林院侍講時應詔陳

十事王振怒令馬順殺之獄中球天性忠孝議論

堅正當依名節景皇帝即位謚忠愍贈翰林院學

士二子鉞鉞皆成進士球之死也餘姚人成器於

龍泉山巔為壇以祭而述古今權奸害正凡二千餘言為文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臺

陳白沙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

右臉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穎悟絕人嘗夢村

石琴一偉人笑謂曰石音難諧今諧若是子異口

得道乎舉鄉試閉門讀書數年乃遊太學祭酒邢

讓試和楊龜山此曰不再得詩得獻章詩驚曰龜

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歸益潛心大業四方來

巨刀身月

卷之三

三

學者眾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徵至京師

授翰林院檢討得請而歸獻章德器渾成事毋至

孝與人交一于厚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究

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天下之物漠然無

動其中也以為知言進士姜麟曰為活孟子萬曆

中詔從祀孔子廟庭謚文恭

以周易疑義質之吳

康齋吳口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

陳海雅也

白沙

如其言往謁適龍潭雨中篔簹翠田乃延至家與

之對榻信宿辯析疑義白沙嘆服而去龍潭語見
革曰吳康齋非愛我者

陳真成云

真成字剡夫自號布衣鎮海衛人年十七

八即能自拔於俗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兩詣闕下

上書皆無所遇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

中人 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乃其金

鑰玉匙也

賀欽為給事中見白沙論學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羅世即用我而我奚以為用即日上疏解官歸 欽

字克恭遼東人世稱醫間先生子士詒舉人博學

篤行終身不仕

鄒智

字汝愚合州人登進士簡為庶吉士雅負奇氣

與人寡合處事慷慨星變上疏極論陰陽之理欲

退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下錦衣衛

獄左遷廣東石城千戶所吏目卒於順德

居龍泉

蒼食掃樹葉蓄之然以代燭讀書達旦

荆川篤信朱元晦一日倏云吾覺朱子解書無一句

是者 宋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不附和議因仕

入闈熹穎悟粹美初從劉子羽居崇安後從延平

李侗學復徧交當世有識士遂得聖道之宗中進

士第主泉州同安簿累遷煥章閣待制侍講領鴻

慶宮祠平昔進疏忠誠懇切蒞職勤敏復白鹿洞

書院引進士子與之講論置社倉劾唐仲友爲兵

部郎與侍郎林栗論易不合行經界法著述諸經

玉劔尊聞

卷之三

天

傳解四書集註及編迥鑑綱目小學楚辭等書後

世學者宗師之自絕學以來集諸儒之大成發先

聖之秘蘊熹一人而已晚年以野服見客卒諡曰

文追封徽猷公從祀孔子廟庭

方西樵予告南歸

方獻夫字叔賢號西樵南海人舉

進士爲吏部員外郎引疾歸十餘年自家上疏議

大禮惟侍講學士進少詹事禮部侍郎尚書改吏

部敘兼武英殿大學士辦事內閣僉事龔大綏許

獻夫罪御史馮恩復論獻夫奸邪請歸卒賜太保

謚文集 劉銳往候之 銳字汝中壽光人父以戶部

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和銳八歲憲廟召見

文華殿拜中書舍人恐牙牌傷損以銀易之嗣後

不時召見門殿深遠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遂

菴先授中書朝暮引之出入楊方欲交友授徒彈

棊酌酒動爲所妨勿手銳太息曰此童累我年十

四五後性不喜華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

玉劔尊聞

卷之三

天

穿隔歲轉同列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

上新則中舊中新則下舊中下俱新則上舊已而

果然衆乃大喙陞大理寺副致仕復任陞尚寶司

丞楊石齋薦管制救陞卿太常寺少卿卿御製朝

陵詩用康字群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之外不

能更道一辭銳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問之銳曰成

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褚三姓塚聞者屈伏改兼

翰林院五經博士回籍卒家多聚書 見命屬吏書

綴銀圖書疏止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公又受

恩獨隆林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

楊曾帶之回矣楊榮楊溥別見遂口誦三疏斟酌

用之圖書得不綴及典籍呈原稿與所誦隻字不

差方但遇客即稱銳善記

劉銳劉際字世信長洲人祖鉉少詹事贈禮部侍郎

蓋文恭孫以恩生授中書舍人官至太常寺卿兼

翰林院侍書辦事兩房內閣東西列制勅房誥勅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房博知舊典時人謂之二劉

呂文懿呂原字逢原秀水人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

編修官至直內閣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謚

文懿修宋元通鑑續編考一事不獲不懌者累昕

夕一日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不若得此可

喜

陳白沙在吳康齋門下既受業忽悟曰學貴自得苟

自得之則古人之言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

坐其中

周洪謨讀書偶有所得輒闡明剖析積久成帙名

辯錄自謂是發經傳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

惑洪謨字堯弼長寧人占第一甲進士授編修在

翰林多所建白為祭酒議增孔子邊豆舞佾之數

及拜禮部尚書言璿璣玉衡恭傳不得其制改造

以備占候卒謚文安維揚誌曰洪謨中鄉貢日舟

泊邗江夜見一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子終身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清要洪謨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丁山人洪謨官

翰林日以詩訊太守三原王侯怨曰生死輪迴事

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覺揚州夢華表歸

來又姓丁侯得詩訝訊郡之耆老羅文節曰友鶴

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以詩名家元末隱處沒于

成都儒雅有德人也侯以此報洪謨世以為異

倪鴻寶倪元略字玉汝號鴻寶上虞縣人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今古詩文新潤奇崛各重士林舉體

無俗有誌道義事功所上陳時政疏侃侃孜孜累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是時師旅繁興經費無藝加以水旱所在告災元幣出入有度一切濫妄悉禁勿予四方租賦不加然而國用足於加賦時流寇破京城整冠帶望闕拜復南向拜老母遂自縊眾僕尚欲解之一老僕跪於旁哭止之口此吾主成名之日矣賊至驚拜相戒不敢犯其室順治中謚文正

與黃石齋

黃道周字幼玄號石齋福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三

建鎮海衛人舉南宮讀書中秘學問淵博文章瑰異嘗以所著書數十卷進呈烈皇帝御覽手自鈔錄極其精楷入仕二十餘年被服朴素儼然儒生乃其忠義激發貫日垂天累遷禮部尚書兼學士國變不屈與師恢復兵至執而殺之文章並麗金獲妙天下而需濟易蘊功詣復齊石齋則有黃圖鴻寶則有見易人曰見古字倪也千秋開繼其為倪易乎鴻寶曰未也通微取聖牖蒙取兒正如杜

陵胥鈔

杜甫曰詩聽小胥鈔

樂天姬問

唐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徙華州下邳敏悟絕人擢進士拔萃皆中補校書郎對制策一等累遷左拾遺事無不言對殿中論執彊鯁歲滿當遷聽自擇官居易請以學士兼京兆戶曹參軍詔可拜左贊善大夫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行出為州刺史追貶江州司馬累官太子少傅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贈

玉劔尊聞

卷之三

三

尚書右僕射謚曰文居易以直道奮多為當路擯斥所蘊不能施乃放意文酒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常與胡杲吉叟鄭據劉貞虛直張渾狄兼謨盧真燕集人慕之繪為九老圖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劉夢得為詩友皇甫明之為酒友慕節感浮屠道尤甚稱香山居士居易於文章精切最工詩每作詩問老嫗曰解否嫗曰解

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初與元稹誦詠號元白稹卒

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使性道近如布菽蒙人

說枯有時

康海海別見為文脫去近習嘗云古人言以見誌故

其性情其狀貌求而可得焉昔人陶則陶

晉陶潛

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大司馬

侃之曾孫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著五柳先生

傳起為州祭酒自解歸後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即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見

意屢徵不就賦詩飲酒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郡將候潛逢其

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嘗九月九日

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江州刺史王弘送酒

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

屣酒適輒撫弄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復屈身後

代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

號永初以來惟云甲子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

誌趣亦同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杜則杜韓則韓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第操行堅正鯁言無

所忌累官博士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諭執

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為裴度行軍

司馬平蔡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往鳳翔迎佛骨

入禁中愈上表諫貶潮州刺史至潮以表哀謝帝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頗感悔乃移袁州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

鱈魚食民畜產且盡愈令其屬秦濟以羊豚投溪

水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水數日水盡涸

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鱈患召拜國子祭酒鎮州亂

殺田弘正而立王延湊詔愈宣撫歸轉吏部侍郎

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

皆始不少變凡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

相韓門弟子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公劉

向楊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愈深探本原卓然植立

成一家言 柳則柳 唐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精敏

絕倫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

學宏詞科累遷禮部員外郎王叔文得政引入禁

近與計事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徙柳州刺史時

朗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禹錫有母年高

今播往復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即草章奏請以柳

州授禹錫自往播州會裴度亦奏其事因改連州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世號宗元柳柳州既沒柳人懷之妄以為神廟於

羅池而韓愈撰碑以實之 咸自成家今不能自立

傷人門戶效顰 強學人曰效顰莊子曰西施心病

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亦捧心而曠 學步 班

固傳云有學步於邯鄲者 誌意性情各無見焉無

乃類諸譯人也耶 譯傳夷夏之言而轉告之也王

而曰北狄曰譯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周官總

譯之象胥今俗謂之通士 君子不鳳鳴而鸚鵡言

陋矣哉 鸚鵡能言鳥郭璞云舌似小兒有白者赤

者五色者凡鳥四指三指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

向後

康德涵母劬鄂杜王敬夫為誌銘 王九思字敬夫鄂

縣人歷翰林院檢討劉瑾敗謫壽州判官 北郡李

獻吉為表臯蘭改德光為傳 段昺字德光蘭州人

進士歷翰林院檢討 數公為文稱子西涯呼為子

字股

玉劍尊聞 卷之三 三

錢牧齋 錢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常熟縣人舉進士一

甲三名授編修文才俊逸亮直有風力以是非為

已任位至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起禮部侍郎內翰

林秘署院學士 與文大清 文翔鳳字天瑞號太清

三水縣人進士官至光祿寺少卿 王文水 王象春

字季沐號文水兵部尚書象乾從弟也進士累官

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 譚文左掖門下 左掖門大

內午門左魏闕 各持所見斷斷不相下牧齋曰子

亦知道家結胎之說乎古之學者六經爲經三史

六子爲緯三史史記前後漢書六子周老子列子

禦寇鄭人能御風雨行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

著書率寓言荀子卿字况趙人遊學於齊三爲祭

酒適楚爲蘭陵令漢揚子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

博覽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

之思清靜無爲少嗜欲成帝時召待詔承明之庭

除爲郎給事黃門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利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王莽卽位投棻四裔辭

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恐不能免

乃從閣上投下幾死有詔勿問年七十一卒隋文

中子王通字仲淹邠人父隆以國子博士待詔雲

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出爲令退歸不仕通幼篤

學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

二策公卿不悅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再徵不至及

卒門弟子人會議謚文中子包孕陶鑄精氣

結轡發爲詩文譬之道家聖胎已就飛伸出神無

所不可今人認俗學爲古學安身立命於其中凡

胎俗骨一成不可變望其輕身霞舉其將能乎

高啓爲文精采煥發於詩尤工啓字季迪長洲人元

末張士誠竊吳自王其上佐饒介之羅致文學知

名士爲幕客啓首冠焉高皇帝卽位召修元史授

翰林院編修史成拜戶部侍郎辭歸魏觀守郡徒

郡治乞啓文上梁衛帥誣有異誌逮羅大辟聞者

玉劍尊聞 卷之三

惜之與按察使楊基基字孟載無錫人寺丞張羽

羽字來儀烏程人元末領鄉薦授安宥書院山長

洪武中仕至太常寺丞署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

坐事謫戍嶺南未至召還自沉於江布政使徐賁

賁字幼文長洲人號吳中四傑

朱平涵朱國禎別見與許敬菴許平遠字孟中號敬

菴德清人登進士歷官至兵部侍郎生平質直敢

言惟以講學爲務嘗謁江陵問及馬政響應無窮

江陵深心契焉卒贈工部尚書

譚升況事平酒曰

先生以銓部轉僉事聞報時意下若何曰也有兩

日本國徐曰若在今日則否平酒田先生前句

是真話後句倒多了同坐者相顧愕然敬菴顏色

自如曰正是學問相長處

萬鹿園如京師

萬表字民望號鹿園寧波衛指揮官至南京後府僉書好以醫藥濟人

趙文肅訪之郊

外與之談禪議論蘊涌鹿園不答文肅歸大喜語

玉劍尊聞

卷之三

四

人曰僕今日降却萬鹿園與之談論鹿園不能措

一語陸平泉聞而笑曰此是鹿園降却趙公何言

趙公降却鹿園也

陳勳拈筆造次必擇言不為近語

勳字元凱閩縣人

魁鄉會榜歷文學博士戶部郎歸終日不出戶搢

搢筆研問問客聲即走其友董應舉朝曰世皆如

子直須以環堵為天地即日山川皆為空設矣

勳笑不為意多材字畫皆精妙

卷之三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常山紫羅襪撰 紫羅襪維品校

方正

文皇帝渡江至金川西百官皆出迎拜於江次景清

直立馬不已命左右扶其齒且扶且罵項之近前

含血直撲上衣乃命醢之罪及九族久之上書寢

夢清人繞殿追之曰清猶能為庸耶命籍其鄉轉

相樂染者數百人謂之瓜蔓鈔

清本姓耿真寧人

玉劍尊聞

卷之四

一

洪武末登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收御史建文皇帝

即位擢左都御史初赴舉時過淳化主家有女為

妖所憑清宿其家晝夜妖不至清去邇復來女詰

之口避景秀才且日女告其父父追及清語之故

清書景公在此四字令之歸歸於戶妖遂絕不至

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不與同請得約明

且言還書生且抄家之清曰予未假書於汝生念

訟於祭酒清所撰書法且曰此清澄窗所業書

卽誦徹卷祭酒問生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
清出卽以書還生日以子珍秘太甚特相戲耳爲
人有才器尚大節

王朴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詣市過史館

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今日皇帝殺無罪御史

王朴 三吾名琨孫以字行茶陵人兄耕孫壽孫皆

仕元死節三吾爲儒學提舉洪武中薦爲左贊善

陞學士上以洪武正韻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

王劔尊聞

卷之四

二

林院重加校正三吾以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

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韻會定正詔刻行之主考

會試北士偶黜獲罪下獄爲人坦爽不設城府自

號坦翁至於大節則屹乎不可奪

王振 寺人也宣府人睿皇帝卽位命掌司禮監擅權

竹威福一日張太后御便殿召振責之令女官加

刀振頓首跪請免由是敏戢及太后崩振專決無

所忌討薨川殺劉球李時勉降于謙他忤振者

悉收付獄自是舉朝以父翁稱進之振者無不重

贊門盡夜不得闢往來如蠅趨腐也先分道人寇

振導上親征至土木賊騎四面衝突我軍大潰車

駕北行振死

專政召薛瑄爲大理少卿 瑄字德溫

河津人父貞真定元氏教諭瑄年十二輒講習性

理諸書曰此道學正脉也登進士提調山東學校

親爲講解不事夏楚諸生呼之曰薛夫子累遷禮

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致仕居家潛心理

王劔尊聞

卷之四

三

學造詣益深四方學者從之其學卒謚文清者讀

書錄河汾集隆慶中詔從祀孔子廟庭

瑄初至京

不往謝振至閣問何不見薛少卿三楊曰彼將來

見也 士奇榮溥在內閣皆楊姓時號三楊館閣漫

錄曰榮字勉仁建安人由進士爲編修文皇帝初

建內閣簡翰林專典密務且兼稽古纂述之事榮

與焉且夕承領間累遷工部尚書兼講身殿大學

士辛贈太師謚文敏榮嘗從征北地軍中發榮

與胡廣金幼孜金純失道迷入山谷幼孜墜馬鞍
盡裂胡廣金純不顧而去禁即以前所乘馬
乘屏馬從夜至旦方詣中軍文三帝
禁過事雖繁劇應之常若無事
建勳協人心濟石首人
金問事繫獄十年昭皇帝登極
入閣擢弘文館印位至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
士謙恭淳謹趨朝循牆而走卒贈太師謚文定知

玉劍尊閣

卷之四

四

李賢與瑄厚

賢字原德鄧州人登進士由吏部郎

擢兵部侍郎改吏部兼學士入內閣進尚書與武

功伯徐有貞并下獄降參政既而留如故時太監

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德為己功竊弄威

福上不能堪於便殿屏人問賢復德事賢曰天位

乃陛下所固有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

順何至奪門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貪富貴非

為社稷計幸而事成儻景泰先嘗言善自是潛不

審陛下何以自解上悟未幾亨與從子定遠侯彪

敗置於法吉祥與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謀不

軌入內為亂擊賢傷首及耳且持賢請申救疏人

乃脫於難逆賊就擒下寬郵詔錦衣門達怙寵作

威賢言於上達始少戢賢復言少保于謙有定傾

保大功詔復謙爵丁外艱特命起復修撰羅倫論

賢上怒謫倫泉州市舶司提舉賢有誌聖賢之學

立朝惟守一誠知無不言愛惜人才多所薦拔性

玉劍尊閣

卷之四

五

喜讀書作為文章不事雕琢每以盈滿為戒初其

堂曰臨深卒贈太師謚文達

令致意賢道三楊意

瑄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

為也振知其意亦不復問

馮時可拔禮闈陳懿德縱史往謁新鄭弟已復馬上

謂馮曰君至心有餘吾請勗以務外馮笑曰媿卿

良箴 懿德字伯求華亭人登進士自編修謫光州

判歷尚寶丞斥歸為人倨傲自尊高視短揖欲往

茅山進香業已齋沐偶通一婢以此發狂先是太
原王相公初第時夢謫光州判至吏部領告身醒
而自解曰編修謫州判其以大計左矣及已擢南
司業往辭楊太宰太宰曰有陳伯求補官牒煩君
一帶取視之則光州判告身也始釋前夢之疑

汪國楠

國楠婺源人登進士工文辭有經國才策爲

真定太守精心畢計規畫便利大得民和 爲楊東

明所取士放榜後謁東明東明引與對坐曰閱卷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六

職也爲主求賢寧敢借此爲私交却所投門生刺

而令稱晚學

東明字啓昧虞城人舉進士官至吏

科都給事中

邵藝賂司禮與臺諫請復大學士高拱拱既入薦藝

異才乞試以兵備張居正不可曰無此例拱曰太

祖時公卿方伯皆可不次得也何難一藝居正曰

在太祖時則可在今日則必不可乃擢藝錦衣千

戶 藝丹陽人知書史尚氣誼家本素封好結劍客

善籌度世事辯論不窮高斥爲民藝亦退居丹陽
爲中丞張佳胤杖死

吳稷爲惠州司理忤直指坐遷長史歸隱於郊有司

莫識其面里舉踐更役有以稷名報者令懸之榜

稷親往注其下曰不能爲官豈能爲役令大媿 稷

字舜弼華亭人

楊允繩抗疏言閣部大臣受餽遺爲邪敗國家政請

禁之徐階曰君知閣臣之樂指未知閣臣之苦心

玉劍尊聞

卷之四

七

彌縫刺聽寧能無阿堵哉且君謂閣臣受幣科臣

獨不受幣乎允繩曰彼人面而獸心者則然允繩

則寧有此 允繩字翼少華亭人登進士性剛直爲

給事中巡視光祿劾寺丞胡存膏誣允繩譏訕玄

修上怒甚坐罵父律死西市隆慶初贈光祿少卿

方允繩入朝有妾白衣而送之遂加以槓槌妾遂

雉經允繩嘗自言我目如馳電能開不能闔口如

決瀉能吐不能含氣有餘也寒暑雖正氣充則爲

害故以是立節亦以是賈禍

屠隆聞張昉名餽以金索其詩昉不與曰以吟咏寫

性靈消歲月則樂誌以介軒冕媒錢刀則苦情

隆字長卿一字緯真鄞縣人舉進士官禮部主事輕

言肆行縉紳鄙之

應檀守常州偕他郡守謁御史檀居中獨遵憲綱不

跪時稱山字太守檀字子林遂昌人端方直懇會

僚無笑容

玉劔尊聞

卷之四

八

人有持韓魏公像

韓琦字稚圭安陽人父國華右諫

議大夫兄玘玘疎並舉進士琦天聖中弱冠舉進

士時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初授將作監

丞歷推官陝西帥朝廷倚以為重嘉祐中拜相封

魏國公卒謚忠獻

見襄毅襄毅謝曰後世子孫自

我作祖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居北京宛平縣第進

士累官右都御史總督兩廣雍才識高遠居官處

事動以古豪傑自居身一出師必以曹彬不妄殺

為法故所至成功在廣平大藤峽功烈尤著卒謚

襄毅

說者謂純皇帝

帝諱見齊英宗長子正統十四年皇

太后立為皇太子景泰三年降封沂王天順元年

復立為皇太子八年即位收元成化二十三年崩

廟號憲宗

景皇帝嘗廢之

帝諱祜鉅宣宗仲子初

封彬王英宗北狩太后命監國即帝位尊大兄為

太上皇帝景泰八年上皇復辟仍廢為彬王成化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九

中追尊為景皇帝

當別立嗣睿皇帝意疑之一日

病臥便殿召李賢諭曰今庶事頗寧顧大者反播

柰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帝曰然則此位

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負曰宗社幸甚遂傳旨召太

子至賢曰殿下事定趨入謝太子抱帝足對泣讒

遂不行

高文襄夫人張司徒姑也

張司徒家傳曰張孟男字

元嗣中舉人仕至南戶部尚書知幾識微恭素有

雅望 文襄以閣臣攝冢宰司徒守散曹罕交人事

歲時起居夫人文襄置酒便坐歡燕諧謔終不及

他文襄詰夫人卿家尚璽何為疎我夫人曰天下

事方在公掌握公不以妾故暱妾猶子猶子不敢

以私請公妾知免矣當為公賀文襄笑曰卿言大

佳又文襄姻家曹司寇與司徒抗誌清妙外絕榮

競譽輯朝野標的當時謂之中州二室言其正體

嶷然也 曹金河南祥符人仕至刑部右侍郎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

章皇帝

帝諱瞻琪仁宗長子宣德十年崩廟號宣宗

親征高煦凱旋

高煦文皇帝第二子封漢王國樂

安招集亡命反章皇帝親征執歸京師賜死凱軍

勝之樂

大學士陳山迎謁

山字汝靜沙縣人舉人

歷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奏宜乘勝移師向

彰德襲執趙王

王諱高燧文皇帝第三子國彰德

上命草制楊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其

可欺乎制下何以為辭楊榮曰君可沮國之大計

乎令錦衣衛責漢府人狀云與趙王連謀即事因

也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二

王皆上親叔一人有罪不可赦其無罪者當厚待

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寒義人以士奇語白

上上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 義字宜之巴縣人登

進士為中書舍人初名瑤高皇帝書義字賜之以

易舊名建文中特陞吏部侍郎文皇帝入正大統

轉左侍郎擢吏部尚書義沈深質實和厚簡靜熟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一

於典故達於政體孜孜無倦雖職務填委處之裕

如歷事五朝凡五十年無一顛躓卒贈太師諡忠

定

高皇帝召錢唐講虞書陛座而講或糾唐草野不知

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立

不為佞 唐字惟明象山人博學敦古行舉明經特

授刑部尚書高皇帝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

曲阜致祭天下不必通祀唐言不可時修孟子節

文并議廢其配饗唐論之尤力上皆從其議嘗讓
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
賜飯卽命撤圖

客治地得藏石凡法帖十卷後卷為趙吳興書 趙孟

穎字子昂歸安人宋宗室博通經史工詩能文善

書畫舉進士為潤州錄事參軍國亡家居至元間

以薦入朝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謚文敏夫人管

氏子雍海州知州皆能書畫 內千文歸去來辭西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一

銘各闕數行客謁文太史書補之 文璧字徵明尋

以字行更字徵仲父林温州守徵明為邑諸生父

歿不受賄溫吏士修卻金亭記其事徵明益孜孜

惇行不怠為詩文書畫咸精絕巡撫李充嗣薦諸

朝拜翰林待詔滿考引疾固請致仕歸以翰墨自

娛二子彭嘉能精其業孫曾中多賢者吳中人以

徵明與朱恭肅希周並稱雖婦孺亦習知徵明名

至市井間強勉為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先

生耶年九十猶能作蠅頭細書 文周謝曰莫易視

吾不能為後人笑端人謂太史勝東先生補亡遠

東皆字廣徵元城人晉太康中旱請雨雨注歷尚

書郎後歸教授哲學博通著五經通論發蒙記補

亡詩文數十篇

劉儼為考官 儼字宣化吉水人領鄉薦二十六年乃

得雋春闈擢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以古文名天

下累遷太常寺卿兼侍讀掌翰林院事卒贈禮部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三

左侍郎謚文介 大學士陳循 弁州別集曰循字德

遵太和人舉進士第一拜翰林修撰累遷學士入

文淵閣典機務進戶部侍郎再進尚書時睿皇帝

北征陷於北四方多事循居中用事剛果能斷睿

皇帝歸自北居南城景泰皇帝無意返正循唯唯

景泰皇帝詔群臣議太子廢立循順焉加少保太

子太傅陞文淵閣大學士進華蓋殿大學士睿皇

帝復位杖循百戍還循上疏辯賜歸田甲 王文文

初名強字干之東莞人轉

右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尋入閣

典機務加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未幾

皇帝復辟斬於市成化間文子宗彝上疏白免贈

太保謚毅愍文貌端卓有威而善辯論為右都御

史時左都御史陳鑑故巡撫關中為文才文怪鑑

位已上數眾中辱之竟以計逐罷又附太監王振

見必長跪鼠伏奔走甚歡尤為士論所薄

子不與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四

選交章論儼閱卷不公因峻文巧詆必欲置之死

詔多官考覈時高毅以疾在告即奮起曰貴冑與

寒峻爭進已不可况又以不得選遂殺考官乎極

言於朝毅字世用興化人以庶吉士授中書舍人

美姿儀性謹朴改左司直郎及陞侍講學士歷官

已十年繼以新花樣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

錦上添花進工部侍郎入內閣睿皇帝駕自北還

議奉迎禮毅上章欲從厚無所顧忌累進謹身殿

大學士始終以清節著義之所在勇於必為雖違

眾不恤也

傲得免准循文二子會試

先是廬陵羅

崇岳舉順天試第一以詭籍斥還學時人語曰榜

有姓名還是學生榜無名氏京闈貢士

毅皇帝帝諱厚照孝宗長子正德十六年崩廟號武

宗南巡何遵諫杖五十杖者故視賄為重輕友人

勸令用賄何曰囊既無錢法不可枉杖越二日而

死遵字孟循江寧人母夢赤葵而生方六歲見日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十五

食即跪以護之第進士拜工部主事遵被杖時有

鳥悲鳴父鐸前鐸心異之比聞工部有以言獲罪

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肅皇帝即位贈

尚寶司卿

魏驥為南京吏部尚書至京師請老大學士陳循曰

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驥

不從退語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耶驥字仲

房肅山人由舉人訓導薦陞太常寺博士歷考功

員外郎太常寺少卿吏部侍郎改南京進尚書雅
有德望好學老而不倦卒時年九十八賜諡文忠
論者謂自古大臣之最壽者惟宋文彥博而驥年
比之尤高

孫原貞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謙
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為用耶抑供事書
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 原貞本名瑀
以字行德與縣人成進士歷官郎中叅政布政使

三倉真陸

卷之四

六

勦賊吳金八等陞兵部侍郎平浙闖盜進尚書居
官清慎自守多著勞效

有上萬言疏者高皇帝怒其迂衍群臣阿意者輒指
為詆謗罪且不測宋濂曰彼上疏本效忠無他烏
可深罪上復覽疏召罵阿意者曰若激吾怒何異
以膏沃火向非宋先生幾不誤罪言者 濂朝夕侍
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

或諷楊守陳援有力者楊謝曰我嫠婦抱節三十年

今老矣改誌耶 守陳字惟新鄞縣人舉進士遷庶

吉士歷官吏部侍郎孝友方正逝謚文懿贈禮部
尚書于茂元刑部侍郎茂仁按察使維風編曰守
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
官坐而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守陳曰勤則多
洗懶則少洗無定數也俄守陳門人一御史至驅
而起居丞乃百狀乞憐守陳不較

教文禎起家少詹事既入都見執政執政曰資深尚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七

爾乘馬是一米了事文禎應聲曰天下事未了者

尚多 文禎字嘉猷高安人由進士選庶吉士仕至

禮部侍郎

光懋以兵垣都諫將升京堂 懋陽信人仕至河南叅

政江陵謂吏部曰此人以爭妾私恨加毀蔡茂春

可鄙也竟外補 茂春三河人舉春闈第一人成進

士仕至南禮部主事懋將納一姬茂春聞其美攘
得之會茂春自留都考滿至家踰年不赴懋劾其

遠限并及其薄行茂春遂失官

或不信合歡蠲忿草忘憂趙公曰南星也蠲忿忘

憂自有別藥但以舊本草焚之成灰和水飲之耳

或曰何也公曰藥性皆不足信留之何益人惟不

信則無事可為如有告子者曰讀論語可成聖賢

子必不信安能成聖賢乎

顯皇帝帝諱翊鈞穆宗第三子萬曆四十八年崩廟

號神宗一日御講畢語張居正曰昨日禁中花盛

玉劔尊聞 卷之四 六

開侍母后賞宴甚歡蓋指慈聖帝生母也居正曰

仁聖太后帝嫡母處多時寂寞惟皇上念之上還

宮白慈聖即自駕往迎仁聖過大內賞花傳觴歡

飲

華亭計逐新鄭自太宰至臺省庶官交章保華亭劾

新鄭少司徒徐養正新鄭之同館也養正字吉夫

柳州衛人進士讀書中秘授給事劾嚴世蕃廷杖

七十謫典史歷官至南京工部尚書子秋鸞官副

使劉自強新鄭之里人也自強字體乾扶溝人第

進士仕至刑部尚書皆請大司徒葛守禮上疏葛

終不肯曰人之所見不同有者自有無者自無何

可強乎二人不得已乃為白頭疏上之已而新鄭

罷葛自罷徐遷南大司空去其後二年新鄭再相

葛召掌御史臺時劉方為大司寇新鄭從容語曰

當時公等作白頭疏一何忍也劉曰彼時若無此

疏今日安得在此新鄭曰葛公尚在此劉為赧然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九

守禮字與立德平人第進士授彭德推官位至左

都御史掌院事器宇端凝風神道勁被服造次必

於禮法世俗聲色貨利一無所嗜當官奉法孤立

不為阿曲居常簡默及當大議大謀守經據古侃

侃指畫臧否人物依於克大為陝西左使入覲天

官課郡國治狀陝部小吏有累老疾當罷者守禮

請留尚書曰計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守禮曰此

邊吏去省遠徒取文書登簿今見其人方知誤註

過在布政何可使小吏受枉尚書驚服曰誰能於
吏部堂上自質過誤即此可為賢能第一矣其掌
臺正持論不以流官易曲身令家皆坐臥一樓庶
獵經史手自斷注于慎行日為正直老成君子卒
贈太子太保謚端肅

倪文毅為禮部尚書值遣祭靈濟宮 倪岳字舜咨上

元人父謙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岳第進士選為

庶吉士授編修父子同在翰林人以為榮岳挺然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三

任事不少避忌在禮部議祧主不當祧 德祖又

議孝穆太后主別立廟及議孔廟從祀七十子漢

諸儒不必追論改正詔悉從之官至吏部尚書兼

太子少保卒贈少保謚文毅 曰徐知證知謬唐狄

臣之裔也行禮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遂奏罷

遣太常寺堂官行禮 知證五代時義祖徐溫第五

子仕吳至節度使烈祖李昇封魏王知謬溫第六

子封梁王好珍異物所蓄不可計嘗曰人年七十

為修吾生王家窮極歡樂一日可世人二日年三
十五其死乎至期卒如其言明永樂十五年文皇
帝有疾夢二真人授藥疾頓瘳乃勅建靈濟宮祀
封玉闕真人金闕真人十六年改封真君成化中
改封上帝像機胎木體被衣衣各以時撤之動取
福州原像也

文皇帝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賀禮

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三

相妨 震字克聲臨潼人幼穎敏人以神童稱之洪

武中鄉舉承檄如兩浙稽郡邑壤地以均貢賦還

授山西僉事累遷禮部尚書垂二十年凡禮樂制

度郊廟祠祭宴享賜賚朝會之事皆其擬定震寡

言笑聰明絕人嘗扈從上北狩見碑立北地沙磧

中上率從臣讀之後一年上詔禮部差官往錄之

震曰臣尚記憶不須遣官遂請筆札書之無一字

脫誤 侍郎儀智曰縱然同日免賀為當 智高密人

出教官歷知州知府通政布政使坐累被謫湖廣都指揮使龔忠入見上問湖湘間老儒忠以智對即日召為禮部侍郎是是非非不肯附會

帝顧問

翰林官古有日食行賀禮否楊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旦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

旦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弼字彥國河南人舉茂材異等簽書河陽判官歷鹽鐵判官史館修撰為

使報聘契丹呂夷簡當國變易國書欲因罪之而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三

弼受命不辭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爾

既至反獲陳狀契丹主氣折累轉給事中知青州

救災活五十餘萬人終以僕射判汝州加拜司徒

石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使女奴

陰習介書改伊周為伊霍飛語聞上上不信弼與

韓琦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嘗議政事弼

疑難者數四琦不快曰又絮耶俗謂語多者為絮

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歐陽修議追尊濮王自此

與修琦有隙後弼致政居洛琦致書禮弼但答以

老病無書琦與修薨弼皆不祭弼宰相謂之禮絕

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

客不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笏唱相公尊重客起

退弼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

語送之及門視其上馬家居專為佛老之學答吳

處厚訪禪師傷人皆服其精詣卒贈太尉謚文忠

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三

後有自契丹回者言其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

賀誠當帝善之乃免賀及宴夷簡字坦夫壽州人

進士及第補絳州推官累轉同平章事奏李宸妃

喪禮宜從厚令宋綬編次中書總例謂人曰自有

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以為宰相矣自仁宗初

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王

洙修經武聖畧仁宗善之命用直龍圖閣夷簡曰

此特會要中邊防一門耳不足嘉賞出謂洙曰夷

簡以修經武聖畧欲用學士直龍圖閣而上謂
會要中一門不足嘉賞故不果洙退歸會上使甲
人獎諭洙其道欲用洙與夷簡以為不可者洙往
見夷簡因出所記中人語示之夷簡起立索笏曰
上萬幾事繁恐不記夷簡語進位司空封許國公
卒謚文靖子公綽公炳公著公孺皆有名

天順中空中有聲大學士李賢曰無形有聲謂之鼓
妖上不恤民則有此異因條不便于民者十事上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五

不從賢力爭同列皆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知無
不言今利害繫國家安危豈可默然以苟祿位上
亦不以為忤

斬文僖卒繼夫人年未三十比老有司為之奏請旌
典吳山為禮部尚書曰令甲旌典為匹夫匹婦發
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之家何人不當為
節義孝順者乎文僖身為鼎臣夫人已受殊封宜
以節老寢之後大學士徐階為之言山曰相公亦

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新貴字充道直隸丹徒縣人中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累遷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僖

楊遂菴

一清別兄

歸田起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劉

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父亮三原教諭健舉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積陞禮部侍郎兼學士入

內閣參預機務累加至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孝宗臨御盡心輔政入告之謀多所嘉納海內晏

玉劔尊聞

卷之四

五

然稱治正德改元逆瑾恣橫健遂引年去位壽九
十四贈太師謚文靖子東進士官兵部員外郎
靖出見辭色甚倨曰汝亦曾為閣老復出作總制
內閣體統為汝一人壞盡矣楊云朝廷簡命不得
不赴文靖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老不能對客
遂命二孫陪茶楊慙而出

武宗好佛自名大慶法王番僧奏請腴田千畝為下
院乃書大慶法王與聖旨並內批禮部議尚書傳

珪佯不知劾番僧曰孰為大慶法王敢與至尊並

書褒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弗問 珪字邦

瑞清苑人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強教有

執人不能干以私累陞禮部尚書因災異陳時弊

忤權忽傳旨令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毅

天順初石亨 亨渭南人寬河衛指揮僉事方面豐軀

美髯及膝爽直無機巧善騎射為大同參將敗績

械繫錦衣衛獄賊也先犯京城景帝出亨獄令立

王劍尊聞 卷之四 美

功贖罪大捷論功封武清伯尋進侯總京營景帝

不豫亨與張帆徐有貞曹吉祥等定謀奉上皇復

辟廢景帝為郕王殺于謙王文亨進忠國公從經

寇從亨有功封定遠伯諸弟子姪婿得官者五十

三人亨生子彌月負見英宗賜金鎖繫項封定遠

侯摩其頂曰虎兒御史楊瑄等聯章劾亨

同副總兵其總兵為流言彪有異圖由是召

京棄市亨逮繫錦衣獄死從孫進士俊亦

曹吉祥怙寵擅權 吉祥灤州人為太監上皇復位

封廷欽昭武伯欽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憤懼與

吉祥謀變都督孫鏗討之欽赴井死引出斬首下

吉祥獄而縲之京師百賀三老者欽妻父也欽聲

勢日盛賀絕不與往來及欽敗姻親誅竄殆盡賀

獲免 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緝捕甚急英宗令

岳正撰榜格募能告捕者賞以三品職正曰為政

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出榜

王劍尊聞 卷之四 毛

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

露急則人情危 愈求詳晦不如弗究吉祥從傍

請募其力上徐曰止言是也 正字季方涿縣人神

采秀發氣屹屹人能下物學與文雄舉禮部試第

一廷試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每論大事歷修撰內

閣忝預機密 為上言曹石勢太盛宜早節制

退語欽彪令 欽戢二人怨之會正草白責詔歷

陳弊政詞 直遂有飛語指為謗訕內批降欽

州同知以私字連繫獄成鎮夷所曹石敗復官出
知興化府致仕正字法精遂秀及雕繪錫刻悉臻
其妙嘗戲畫葡萄遂稱絕品

嘉靖中寇薄都城趙貞吉盛氣謁相高嵩辭不見貞

吉怒叱門者會趙文華趨入 文華字原實慈谿人

進士累官工部尚書與嚴世蕃比周作惡朝野以

目曰休矣天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汝權

門犬何知天下事

玉劍車間 卷之四 天

太祖問鄭濟汝家十世同居何以得此濟曰惟不聽

婦言耳太祖嘉嘆 濟浦江人太祖以東宮官屬久

闕命廷臣舉孝廉節義之士廷臣以濟對太祖曰

知之素矣召濟至京以爲左春坊左庶子

呂柟乞養病歸 柟字仲木高陵人進士第一歷官至

禮部侍郎有誌聖賢之學踐履篤實搢紳學者隨

在師之稱爲涇野先生卒贈尚書謚文簡著四書

因問涇野集 陸完祖道相送 完字全卿長洲人爲

博士弟子時方士王臣奉勅括貨肆虐江南均鑿

諸生鈔寫方書有司憮憮完俟臣至蘇拉司黨說

擊之事上聞下兩臺巡撫王愬奏列臣罪遂斬完

成進士推御史累遷兵部侍郎霸州大盜劉六劉

七起勢不可遏完奉命統兵征之賊平進吏部尚

書逆濠之亂追論完在司馬時受濠賂復護衛持

兩端無大臣節論死議功謫成泉州籍其家完嘗

夢至一山曰大武乃其死所也 曰公去矣余不知

玉劍車間 卷之四 完

何日得行呂曰如真心去我在三十里外候君

陸平泉宗伯議陽明從祀欲俟論定陶大臨曰 大臨

字虞臣會稽人廷試第二授翰林院編修累官吏

部侍郎爲人寬然長者卒謚文僖子允宜舉鄉會

皆魁其經 朝廷不難以伯爵酬之何況廟祀陸曰

伯爵者一代之典從祀者萬世之典卒不能奪當

國者竟以中肯與之

郭明龍 正城號也 在禮部銳然議欲奪謚改謚左宗

鄧素元直 宗鄧南城縣人進士授行人考選四川

道御史好讀書矜嚴不交非類 對郭大言曰宋高

宗時 高宗名構徽宗第九子始封康王二帝北狩

渡江即位建康定都於杭改臨安府在位三十六

年傳位太子號太上皇 秦檜加盡美之謚今日何

嘗稱公欲以此定人品未矣郭怒甚欲有言左長

揖而去郭惘然曰不做也罷

張永嘉入朝九卿約呂仲木往賀呂以不識面辭永

玉劍尊聞 卷之四

嘉卒約會祭乃不拒曰今日合從衆

給事中林聰 聰字季聰寧德人登進士仕至刑部尚

書恂恂和易身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

晚示包荒按覈馬文升功罪跡涉浮沉天下寬之

不無少貶卒贈少保謚莊敏 劾王文文衙之會聰

鄉人有事吏部聰為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聞

上會官廷議擬大誣導置選官律欲置之死胡忠

安曰給事中七品官也而擬於大臣囑托公事也

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乎拂衣而出於是遂罷

忠安歸卧病不朝太監興安以告於上既而法司

論罪聰得免死

閩中何穉孝撰皇朝史書名之曰名山藏王損仲魁

而笑曰 王惟儉字損仲禮符人進士官至工部侍

郎敏而好學修辭汲古好古書畫器物家藏皆名

寶與之遊易直無他腸久而不替 古之為國史者

記則記書則書誌則誌此何為者楊君謙得姑蘇

玉劍尊聞 卷之四

誌見其標目不復開卷擲而還之豈為過乎

張太嶽 居正號也 為太史時曾奏記於華亭相君 徐

階也 士紳僉艷頌之耿天臺以請 耿定向字在倫

麻城人魁南宮授行人選御史發冢宰吳鵬六事

及請以賄進者累遷總督倉場戶部尚書卒謚恭

簡定向龐翁戰鬪目無流視坐無倚容天性孝友

主持正學反身默識範圍曲成一動一言皆足為

學者法學者稱天臺先生弟定向力兵部侍郎 大嶽

志曰此余生平積毒偶一發耳天臺變然

沈鏡宇官禮部

沈之鑿字節甫以字行更字以安

鏡宇烏程人成進士授禮部主事累官工部侍郎

子深舉省試准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演布政

司參政

高中玄 拱流也

為尚書以事詰一主事甚

厲沈遣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說道不可高矍然延

人謝過

趙大洲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宰王南岷都憲大洲

玉劍尊聞

卷之四

三

皆直呼其名或以為言大洲曰昔微生畝稱孔子

之名則我豈得為海待二人哉

萬曆丙午冬風陽人劉天敘與其黨三人擡一小佛

像歷鄉村募緣得少錢米至南京妄言有法術能

畫地地陷指天天開且知人三生事

三生第一生

第二生今生也

南中將有奇變天地昏黑者四十

九日大亂相殺且盡衛軍得其情告之內守備太

監外守備撫寧侯叅贊尚書執三人併菜傭四十

凡人陳兵出入張大其事謂俄頃間定此大難封

侯不足道奏聞得旨下法司則操江都御史兼掌

刑部大理事丁敬宇

丁賓也

為政守備叅贊盛氣

來言謀逆大夥不可縱丁曰賓不才事既在我輕

重禍福獨當之不以累諸公諸公毋動賓不難屈

膝以謝皆愕不能對乃擬磔一人斬一人餘悉充

一戍

玉劍尊聞

卷之四

三

玉劍尊聞

卷之四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士澣校

雅量

白沙訪定山定山挈舟送之有雜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衽席褻昵之事以爲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 滄景字孔陽

江浦人號定山居士舉進士歷庶吉士檢討陳設

玉劍尊聞 卷之五

蘇山燈杖之調桂陽判改行人司副陞南京吏部郎風慕講學與陳白沙羅一峰善草書自成一家

顧璘 字華玉號東橋上元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

精於吏理文譽籍甚所至四方士輻輳日張筵令教坊樂工以箏簫佐觴高論雄辯音吐如鐘每發一談樂聲中闕談竟樂輒復作人以爲風流豪著

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四集 修贊造楊循吉楊

報謁坐談移晷偶郡大夫邀顧吏卒促十餘巡楊

玉劍尊聞 卷五

怒不揖而出登輿顧趨至輿前曰胡相棄若此楊

竟不答次日使其子返幣顧謝曰昨隸也倉皇非

我故尊公何以督過如斯 循吉字君謙蘇州人爲

儀部主事自劾罷歸踪跡詭怪寡合好緣文章語

中傷人毅皇帝問伶臧賢誰爲善詞者賢曰故主

事楊循吉上輒爲詔起循吉循吉韎韐戎錦見上

每游譙令循吉應制爲新聲咸稱吉受賞然賞亡

異伶伍又不授官秩間謂曰若嫺樂能爲伶長乎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循吉愧悔汗洽背謀於賢乃以他語懇上放歸卒窮老以死嘗纂其異聞爲奚囊手鏡

孫得原出乘一蹇驢市有少年厭之每得原過必呼

曰木驢囚何往得原後過下驢對少年深揖曰小

子不才自甘徒步以足病不任行僭乘此物不意

乃公日督過之恐不才有遺德敢請其罪少年羞

自匿 得原字本卿華亭人工篆隸

李西涯當國時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

二九五

渠方在道上酣飲時後渠尚為翰林院編修拱立於轎前曰請老先生飲數酌以敵寒氣西涯卽下轎連進數觥升轎去

人問夏忠靖量可學乎夏曰何為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

徐子與遇事有不可意者未嘗見辭色客醉之以酒辭挑之始佯浪為怒態作數不平語已復陶然醒

玉劍尊聞 卷之五 三

而冰釋矣 徐中行字子與長興人成進士官至左布政使力為古詩文自振居七子間最為樂易好飲酒

楊繼盛劾大學士嚴嵩 嵩字惟中分宜人長身臞瘦

如荆第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嘗奉使至廣西道謁李遂遂故御史司其省試而得嵩者當宴鹿鳴日嵩貌羸鶉衣遂不復盼接至是投刺講鈞禮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曰嵩非敢薄公也以公

向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狃隘急睚眦如此累遷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警敏共謹得上意亦能習國家典故曉暢時務間收錄知名士然縱子工部侍郎世蕃義子工部尚書趙文華刑部侍郎鄔懋卿廣行請屬擅發威福上知之方士藍道行以示御史鄒應龍應龍抗疏論嵩嵩致仕去捕世蕃及其子錫下詔獄坐戍世蕃自戍所私歸御史林潤遂劾世蕃與羅龍文有叛心下三法司擬謀叛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四

律素市嵩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為編氓籍其家 送北鎮撫司打問受打之先王之誥 之誥湖廣石首人由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送蚺蛇膽并酒

云可服楊曰繼盛自有膽何必蚺蛇哉

方希直嘗卧病絕糧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寧海人父克勤知濟寧府事孝孺少從宋濂遊鄉人呼小韓子後濂以罪徙蜀孝孺欲省不得為文顧天願輸壽以延之居常以明王道闢異端為已任

洪武中召至京高皇帝見其舉動端肅謂皇太子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孝孺歸授徒石鏡精舍若將終身後復召至除漢中教授味爽至暮升席講解由是山郡皆知向學號稱正學先生皇太孫立召為文學博士靖難兵起畫策堅守建文皇帝遜去文皇帝召草詔孝孺持斬髮服悲慟聲徹殿陛上親降榻慰諭之曰先生毋苦命左右授筆札孝孺投筆於地且哭且罵上大怒磔諸市夷

玉劍尊聞

卷之五

五

其族八百四十七人

家人以告希直曰古人有三

旬九食甌無儲粟者豈獨我哉

陳音性寬坦在翰林時客至陳呼茶夫人曰未煮陳

曰也罷又呼乾茶夫人曰未買陳曰也罷時人因

號陳也罷

音字師召莆田人由進士改庶吉士授

羅修歷侍講太常寺卿古貌古心遂於經學注直

在西廠氣焰烜赫一日有廠校突入兵部郎楊仕

偉家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屬眾駭莫敢問焉音

其鄰也登牖問之曰爾何人敢爾不畏國法其人曰爾何人敢爾不畏西廠音曰汝欲知我乎我翰林侍講陳音也聞者縮頸

吳司馬

兌也

居塞上烽燧頻告檄書紛然將吏選集

門外方閉戶就睡意飽後起據案酬務應機曲當

心定神暇

霍文敏劾楊遂菴削秩賜罷霍猶欲根蔓楊門下士

一網打盡楊鄉人太學生孫育受恩故久恐遭斥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六

逐錄楊居官事數條呈於文敏以求自解數日後

孫暴卒楊易服弔其喪孫之子跪泣曰悖德不祥

吾父負公而死願公毋弔楊曰爾父豈負我者我

為人陷波及爾父爾父欲保身家姑借我免禍耳

我不能諒之是我負爾父矣

霍韜字渭先南海人

重瞳虬髯登進士告歸讀書山中起兵部主事上

三劄仍謝病歸不輕接地方官間有酬答簡書不

襲治生字謂已掛籍朝紳惟天子治之尊不可有

二上也大禮議起疏陳所見詳辨禮經為人後之
文唯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因議兩郊下獄會天晝
晦三日宥之歷吏部侍郎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
自筮仕至尚書風望凜然疏凡九十餘上皆關係
君德人倫國體世道者教子忠孝仁義不令服華
美飫肥甘亦不令受童僕尊大之稱晝暇則令耘
草灌園卒贈太子太保謚文敏子與瑕進士有父

風

玉劍尊聞

卷之五

七

劉東山當發戍氈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
策蹇驢至戍所被甲持銳與卒無異

張洪陽

位號也

曰我無是心而人疑之於我何與我

無是事而人誣之於我何慙縱火燒空何處著熱

風波洶湧虛舟自閒

鄧汝德為司成一蘇士禮幣中有詩扇受之則皆細
剖名人真筆合黏而成者有客請鄧授使觀之其
人歎賞不已鄧笑曰寶劍贈與烈士即以與之

京師惟內官婦人遇轎不下馬宋栗巷太宰經長安
街一媼面衣不避隸人誤呵而觸之媼露面指太
宰叱曰我五十餘年這些見了千千萬萬罕希你
這蟻子官從者失色無如之何太宰到部笑語同
僚曰今日晦氣受老婦人一塲大罵同僚問故語
以狀又大笑曰也不是蟻子了蟻蚍蜉之小者而
有君臣之義

胡莊肅性高簡家居讀書講學不見他客有臺使者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八

飲醉怒胡却掃為媪已遣吏發兵圍其第家人懼
竄立盡胡不為動讀書自如使者醒解慚而捨去
或勸胡許於朝胡但頷之曰吾內自反耳敢與較
哉

識鑿

王襄毅成進士

王崇古字學甫蒲州人累官少保兵

部尚書慷慨有奇氣勳名炳炳耳日莊皇帝時西
齒俺答雄黠中國叛人趙全居古豐州星居無作

招亡命數萬號曰板升導酋數入塞崇古為宜大

山西總督會俺答係把漢那吉有所恨挾其妻請

降崇古畫方畧令之縛叛人定貢市約屬夷自此

遼鄙宴然天下享太平之福者垂百年薨贈太保

謚襄毅 鄭端簡蚤知之曰宜任鉅 鄭旌字室甫小

字阿文海鹽人少好嬉戲乘屋緣木騎捉自喜八

九歲時夏月猶被絮襖捕蚌久之讀書舉進士授

兵部主事著九邊圖誌大禮議起抗章跪諫下錦

玉劍尊聞 卷之五 九

衣衛獄杖闕下累遷刑部尚書落職還家日探討

經史著吾學編古言今言卒復官贈太子少保謚

端簡子樸淳尚寶丞以言事廷杖百削籍顯皇帝

卽位復官晉光祿寺少卿

文林自太僕出知温州 林字宗儒成化中進士風芹

峻峭學術優明 意殊不得唐寅作書勸之 寅字伯

虎一字子畏吳縣人有俊才博習多識一意望古

豪傑其于應世文字詩歌不甚措意而佳者輒與

古合以諸生舉鄉試第一後以會試即主司事株

累難為吏謝弗就歸緣故去其妻寅初為諸生嘗

作長長詩允與其事合蓋詩嚴也放浪形跡與寄

遐逸畫品高甚在五代北宋間 林出其書示刺史

曹鳳 鳳字鳴岐新蔡人進士官至都察院副都御

史孫亨工部尚書 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

久將化去未幾果中式

張瀚以南國子諸生不馴 瀚字子文錢塘人成進士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十

嘗守大名入謁都御史臺故事郡守無升都御史

堂者都御史忽拊瀚上瀚甫上簷楹忽墮擊向瀚

所立處官至吏部尚書謚恭懿 欲起董傳策少宗

伯兼南祭酒江陵不可曰取師當以嚴正董但酷

暴耳且又外廉內貪眾惡者多寧可以一節取也

居數日諸僕忿傳策殘忍殺之撫按告變人以江

陵為知人 傳策字元漢上海縣人為刑部主事上

疏論嚴嵩成廣西聲望日重穆廟登極起補吏部

歷轉南少宗伯同里南兵部主事張明化導里人以三百金謁傳策居間中丞傳策怒罵明化明化攘臂大詬遂歷數傳策過失傳策曰豈臭子我為若推星運不過十年官今且盡矣明化曰若論星運汝不久且喪元因拂衣去蓋傳策最精命理嘗語人曰我生刑囚二星夾命官必犯天憲故明化云云有頃臺省論疏上二人皆聽勸傳策歸里日事封殖家人小過必鞭至百殞命者無算好羞鬻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十一

裙與粥相和每夜三更進食諸僕因婢取粥開門入戶以劍刺其胸出於背傳策卒後夫人亦卒所藏金十餘萬夫人弟與門客攫取以去傳策喜佩金虎頭為吏部時四方債遺皆以金虎頭繫幣端至是妾婢爭相奪取有得數斛金虎頭者

蔡茂春在部曹大學士郭朴憐之欲使僉憲督學蔡不欲為求出守語人曰書生貧薄非作郡何以度朝夕郭聞之曰此子誌節如是不足憐也吾見其

敗矣後如其言

朴字質夫安陽人成進士讀書

秘授翰林院編修累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特簡吏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入參機務朴外樸而中辨氣和而節堅校士得人為盛兩典銓部行以大公惜人才捐細過肅皇帝每日諸大臣稱朴曰福人卒贈太傅謚文簡

嘉靖中廷試楊一清

一清字應寧號邃菴雲南安寧

州人七歲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岳州同知胡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十二

昇薦遂以奇童讀中秘書年十四抗顏為人師登進士授中書舍人為陝西提學曰吾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為聞人一清多才好問有謀善斷尤曉暢邊事督撫陝西賊畏威信得士卒歡歷官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謀去同列張孚敬桂萼不果詹事霍韜極疏攻罷一清嘗與太監張永等除閹人劉瑾張永卒一清受金為作墓銘至是朱繼宗獄起事發削職卒復官贈太保謚文襄一

清生而隱宮無嗣家鎮江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夏
飲賡歌兩晝夜安寧州有石淙渡故時人稱為石
淙先生
得程文德卷以為此他日審諤士 文德字
舜敷永康人父銜副使文德登進士第二授翰林
院編修坐同年楊名封事下詔獄謫典史累遷至
南工部侍郎會推南京吏部尚書上疏力辭因勸
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怒以為謗訕褫職歸卒為
人少機械善執持萬曆間贈禮部尚書諡文恭 **張**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十三

孚敬 孚敬永嘉人貌倜儻有大志二十四舉於鄉
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其所持論慷慨中窾又
二十二年而成進士時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廷
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爭不決孚敬上書
大畧言上繼統非繼嗣也復上所草或問二篇於
是桂夢方獻夫崔籍輩推緣孚敬說而上之議定
孚敬由南京刑部主事起拜翰林院學士遷詹事
轉兵部侍郎反李福達獄領都察院遂以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一意奉公守法即怨謫
弗恤也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首揆楊文襄
開孚敬詔歸俟川尋召復相初名璵字乘用至是
上為易名孚敬字茂恭卒贈太師諡文忠孚敬歿
未幾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 **得羅洪先卷以為此**
學有淵源不止於氣節名者卒不爽 洪先字達夫
號念菴吉水人父循山東副使侃侃者風節洪先
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白知為夢呼曰汝往

玉劍尊聞

卷之五

十四

來者在吾夢中尚自捨攘何耶拍手大笑遂覺舉
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拜贊善為學力行論東
宮朝儀罷為民家居闢蓮花洞作正學堂讀書其
間弟子四遠而至其為教恒主易所謂寂然不動
周子所謂無欲故靜卒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顧東橋巡撫湖廣行部江陵試諸生擢江陵公居首
曰此公輔器也賜之金帶曰子他日且圍玉其善
自珍

張居正為主考羅萬化為房考 萬化字一甫山陰人

廬唱第一授修撰累遷禮部尚書諡文懿 羅得曹

誥卷 誥休寧人官禮部郎中 進之張張曰此必輕

狂淫蕩之士羅固請乃中曹赴會試行囊不挾書

冊惟戲羅鬼面散子耳與諸舉子宴寓合作僵尸

令人擡走以為樂聞者皆服居正之鑒

練子寧 練安字子寧以字行新淦人父伯尚洪武間

為起居注子寧舉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御史大

玉劔尊聞 卷之五 一五

夫文皇帝即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

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

在遂族其家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為金

川書院祠子寧 與金幼孜友善常謂之曰異日子

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 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

由進士推給事中改檢討陞侍講作春秋要旨三

卷巡狩親征皆預扈從累官禮部尚書武英殿大

學士卒贈少保諡文靖北征錄曰幼孜扈從北征

至開平上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是何祥

也幼孜請班師上即回鑿

王濟之少遊京師 王鑿字濟之吳縣人父瑄光化知

縣善攝生鑿舉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官至少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關瑾毒流日廣鑿

委蛇深至無所標明天下師其文學歸家士子請

業履常滿戶喜著述精持論能書嘗於內閣獲孫

樵可之集手錄梓之所著有震澤長語紀聞等書

玉劔尊聞 卷之五 一六

卒贈太傅諡文恪 吏部侍郎葉與中奇之 葉盛字

與中崑山人舉進士授給事中累陞吏部左侍郎

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效古人有長才公退手不

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諡文莊 時吏部尚書王

忠肅新逝與中曰失一王翺得一王鑿

島夷入淮螫運道議遣右司馬部兵出討簡二部郎

以從許恭稟 許諭字廷議吏部尚書進子也兄誥

南京戶部尚書贊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詩工

註事論成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率以用武顯卒

諡恭襄 首署汪道昆名人言郎未嘗談兵事公安

取郎許曰是唯不談視談者賢矣 道昆字伯玉歙

縣人少聘吳氏女將娶而女瘵或語且勿逆婦道

昆正色曰奈何生而死之令無所歸卒逆婦婦尋

歿成進士歷義烏令戶部主事兵部郎中竭力于

古文詞李攀龍王世貞極其推重出守襄陽擢福

寧兵備憲副與將軍戚繼光決策蕩掃倭賊累遷

玉劍尊閣

卷之五

至兵部侍郎晚號函翁

羅景鳴久困諸生中走太學謁丘文莊 丘濬字仲深

瓊山人登進士選為庶吉士博極群書尤熟本朝

典故文詞雄渾壯麗著世史正綱大學衍義補家

禮儀節皆足傳世議論高奇其論秦檜再逆而宋

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仕凡四十餘年產

業不逾齊民性剛直不肯嬖要取悅翰林多憾之

時太宰王恕有重望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許

恕科道言濬嫉之以是尤為眾所貶聞老劉吉作

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

偏位至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薨贈太傅諡文

莊 莊文莊給筆札為賦賦成得奇賞已而嘆曰千里

馬常有伯樂不常有場中無伯樂耶何面目宴諸

生歌鹿鳴也是歲景鳴舉第一 春秋後語曰蘇代

欲見齊王王不見代代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

者三且立於市人莫與言及見伯樂還而視之去

玉劍尊閣

卷之五

六

而顧之一旦價十倍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

鄒智為詩不屬稊草操筆立成然貶譏大過內閣試

梧桐夜雨詩云未擬深潛魑魅影却愁盡濕鳳凰

毛 魑魅精怪物石珣見之 珣字邦彥直隸真定府

藁城縣人父玉按察使珣踰冠舉進士為翰林院

庶吉士授檢討沉靜寡默以文學名諸先生多願

就交而珣多引疾家居諸日講摩纂可梯遷者恒

與其後進十八年乃滿考擢翰林院修撰正德初

士風漸漓類多巧宦瑤嫉邪憤世作媒說以諷之
累陞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其前後所上封事
要語云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
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效於旦夕之間
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為救時之
藥石自嘉靖中內閣臣廉貧亡踰瑤者卒贈少保
謚文隱改謚文介凡玠為戶部尚書 對程楷曰汝
愚制作可謂然而怒矣有志於成天下之務者固

玉劔尊閣

卷之五

七

如是不後智以吏日終

楷江西樂平人官編修

靖難師入城胡靖

靖初名廣廷試傳臘更名靖永樂

中復舊名字光大廬陵人父子祺延平知府靖以

進士第一為翰林修撰太宗正大統陞侍講居官

敬慎文翰獨步當世累遷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

部尚書謚文穆官其子為檢討明文臣得謚自靖

與姚廣孝始

解縉王良

良字欽止吉水人賜進士

及第授修撰飭身正色不可狎玩屢上書言時務

上皆欣然納之

吳溥

溥字德潤鎮鄉薦為太學生

奉使雲南福建舉進士擢編修歷司業宣德中陳

連學國子監事設宴公堂酒闌溥忽得風疾卒

寓

舍連楹皆踰垣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憤激慷慨

良獨流涕不言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問溥向三賢

孰能仗節溥曰獨王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

外聞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

須臾良自鳩死靖與縉皆迎附

玉劔尊閣

卷之五

十

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皆高齡倦瘁矣

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文敏曰不然當薦幾箇

後生報主耳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文貞讓文敏

文敏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

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子皆是我輩人當一心力

文貞嘆服

衷字秉彝定遠人舉進士第二授編修

累陞兵部尚書兼學士入內閣卒贈少保謚文康

庵子鏗為御史

純皇帝好寶玩中貴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使西洋

等番所獲無算弁山堂別集曰永樂三年三月命

太監鄭和等率兵二萬七千行賞賜西洋古里滿

刺諸國人謂之三寶太監帝命兵部察西洋水程

時項忠為尚書劉大夏為車駕郎中項使都吏檢

舊案劉先檢得之匿他處都吏檢不得會科道諫

事遂寢項復呼詰都吏案卷安得失去劉在旁曰

三保下西洋時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以萬

三會真閣

卷之五

五

計縱得珍寶於國何益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

其根尚足追究有無耶項悚然降位向劉再揖而

謝之指其位曰君有先識遠量此位不久當屬君

矣後劉果至兵部尚書忠字蓋臣嘉興人進士為

刑部郎從英宗北狩土木陷賊自拔走歸足刺疾

藜數百不覺歷官陝西賑饑濟渠得陝人心擒楊

虎豹平土達滿四累進兵部尚書奉贈太子太保

謚襄毅

前世以秦璽為寶得之者君臣動色相慶弘治間陝

西守臣熊紳得玉璽來獻以為傳國之寶復出紳

字鵬霄光州人少業南壇從遊者十人許夕忽視

一美女立松樹上眾錯愕走紳畧不為意女滅以

刀刮樹皮書曰作怪風雷折成形斧銘分夜半果

雷劈之神登進士累官南京戶部尚書禮部尚書

傳瀚言以史傳諸書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

贗作無疑即使非贗我太祖以聖德受命製一代

三劍尊閣

卷之五

五

之璽傳之子孫壽昌之福萬世無極何藉於彼哉

迺以其璽屬庫藏之瀚字日川新喻人謚文穆

尹旻司銓日旻字同仁歷城人父宏泉州知府旻舉

進士簡入翰林累官吏部尚書素負學識尤精鑒

璽記每經銓注雖朝人小吏閱數年猶識其名久

掌衡堅不為私抗姦吏李孜省構成大獄削職歸

卒復官贈太保謚恭簡閩士翁旻以貢就教職旻

試之不許曰子終當科第發身後如旻言

楊石齋崑國日一弟為京卿二弟為方面子姓布列

中外甚眾子慎復舉進士第一人 慎字用修號升

菴少聰明博學年十二石齋問曰景之美者人曰

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慎舉元微之詩

以對石齋曰詩亦未佳汝可更作慎輒作至云會

心山水真如畫好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別樂

寇影形相贈晉詩人石齋喜曰此四句大勝前人

年二十四及第授翰林修撰議大禮跪門哭諫下

玉劔尊聞

卷之五

三

獄廷杖謫戍雲南永昌衛卒贈光祿寺少卿著述

百餘種

賀者至楊頻蹙曰君知為傀儡者乎 傀儡

木偶戲唐段綸使楊思齊造傀儡太宗怒削綸階

方秦伎時次第陳舉至曲終必盡出之場此亦吾

曲終時已

顯皇帝在御日久習知人情每見條陳疏即曰此套

子也即有直言激切指斥乘輿全不動怒曰此欲

沽名耳若處之適成其名卷而封之于文定嘗稱

聖明寬度 于慎行字無圻一字可遠號穀山弱冠

登第入詞林不善臨池上命題咏詩成刻倚人書

之江陵敗士大夫咸推波助瀾慎行獨調護營救

貽丘司寇書世傳而誦之累遷禮部尚書東閣大

學士所著集筆塵成一家言卒贈太子太保易名

文定 宋太宰曰此反不是時事得失言官須極論

正要主上動心寧可怒及言官畢竟還有警省今

若一槩不理就如癢痺之疾全無痛痒無藥可醫

玉劔尊聞

卷之五

丙

矣同列皆服其言 宋纁字伯敬號栗菴商丘人起

家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剛方雅正縉紳鮮儔

會試當闈中牘具覆發主者心冀知名如上聽人懷

鏡入市幸聞好語者時有聲舉則相叫歡吳澹人

名揭

吳禎字永錫號澹人華亭人收翰林院庶吉

士授編修

眾寂然倪鴻寶色頗愧忽方書田 方逢

年字書田遂安人進士收翰林院庶吉士仕至禮

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溫易有文才入清不屈殺之

從西座隅離席諗衆曰吳禎者華亭吳天胤也衆乃讚諫向主者舉手賀得人

杜安道性慎密不泄動有法度遇要官勢人如不相

識一揖之餘未嘗啓口隨侍太祖征伐朝讌未嘗

暫違太祖常曰如安道吾知其心太祖神聖凡進見者於容貌詞氣之間盡能揣其隱微

鄒頴泉鄒善字繼甫號頴泉安福人仕終叅政督山

東學得邢知吾侗號別見曰異日當文名天下召

玉劔尊聞卷之五 五

讀書省之司衡堂親行冠禮時邢年方十四

榆林柳樹會舊柳州也土人耕地得金僉憲姚文清

問其所自文清字廉夫陽曲人仕至布政使土人

云地下隧道數曲巨室三楹金銀堆積以千萬計

僉憲請聞於朝發之以實庫藏鎮督姚鏐曰鏐字

英之慈谿人舉進士累官兵部尚書總制陝西三

邊善於馭士屢奏捷功子涑字維東狀元及第官

至春坊諭德 若是則人將謂我輩先有所獲何以

自明乃以金歸土人厚封其地以絕後議
世灼灼言河神王浚川曰正苦無神耳有則上為國
下為民可以理禱取應

玉劔尊聞卷之五 美

玉劔尊聞卷之五 美

玉劔尊聞 卷之六

常山梁維樞撰 猶子士濟校

賞譽

王麟泉素貧 王用汲號麟泉晉江人登進士歷推官

府同知員外建言為民起用官至南京刑部尚書

既與計偕以麥和菜根食之三年李卓吾曰能甘

麥和菜根三年宇宙更何難事 卓吾名贇字宏甫

溫陵人中嶼外冷強力任性以孝廉為姚安太守

玉劔尊聞 卷之六 一

政令清簡公座或與髡俱簿書之間時與叅論又

每至伽藍判了公事人怪之致仕客黃安稱流寓

客子自是叅求乘理剔膚見骨少有酬其機者至

麻城築芝佛院以居有三嗜讀書掃地瀦浴其讀

書不以目使一人高誦俯聽之鼻畏客氣客至但

令遠坐一日搔髮自嫌蒸蒸作氣遂去髮獨存髭

鬚禿而方巾著藏書焚書孫子叅同侍御馬經綸

迎之通州著九正易因當道疏上指為妖人逮詔

獄尋難髮刀自刎

董玄宰 董其昌字玄宰號思白華亭人成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出補外瀋旋反初服遊戲禪

悅積思文學以書畫見重海內官至南京禮部尚

書 嘗謂陳眉公曰吾曹無他銳博得一活勝人足

矣眉公曰公有三無筆下無疑眼中無翳胸中無

一點殺機皆壽徵也玄宰大笑後玄宰年八十餘

而卒

玉劔尊聞 卷之六 二

聞子將 聞啓祥字子將杭州人舉孝廉 問及伯敬友

夏谷之曰伯敬者不是朋友直是終日筆來受用

者耳 譚元春字友夏竟陵人舉孝廉好學有俊才

詩文與鍾惺齊名

明卿云卓吾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

言冷冷然塵土俱盡而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

不虛

劉元瑞云 劉麟字元瑞南京廣洋備人登進士疏救

下獄諫官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出守
以忤劉瑾廢為編氓越人頌德肖像為小劉稱謂
媿美劉寵貧不能歸寓居長興與吳琬施佩龍霓
孫一元結社論道稱湖南五隱楊廷和一日過麟
之門見雙藤倚戶飄香載道驚問曰此內為誰曰
劉麟也嘆賞而去瑾敗起知西安累遷至工部尚
書劄議建節慎庫致仕栖於坦上灌畦賦詩為樂
學者稱曰南坦先生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年八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十有八 與太初對風神藻雅令人坐忘 孫一元字

太初秦人嘗棲太白之顛於是稱太白山人此皆
問而知之竟莫知其所自來為何人一元膚瑩渥
顏飄鬚望之如神仙中人世俗物一無好尚獨喜
為詩有超逸才四遊久之徑吳入越往來越湖間
善說玄虛又善說時事世務吳越人爭訪禮敬無
何病作竟死

徐長谷見人詩文佳則曰此人肚內有丹 徐獻忠字

伯也 長谷華亭人才高學博著書自娛山孝廉
授奉化令時同鄉沈愷為副憲獻忠與節推楊樞
為屬吏樞先謁愷侍坐獻忠入趨南坐不少遜愷
意不懌獻忠怒曰而豈以我不能為陶彭澤耶掛
冠高隱

張寰

寰字允清崑山人登進士仕至通政司叅議強
年坐廢惟務遊覽臨摹法書竟日不倦

目陳淳 淳

字道復後以字行別字復甫長洲人以文學才藝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四

為時欽卒業國雍大學士楊石齋冢宰陸水村欲
薦留秘閣長揖辭歸所棲曰五湖田舍有茂林修
竹花源柳隩鴨欄鶴圃酒帘漁艇極隱居之勝
有 雲林之飄灑而無其癖同石田之高潔而通於和
倪瓚字元鎮無錫人處士強學好修性雅潔崇恬
退見義則為所居閣名清閬幽迥絕塵中有書數
千卷古鼎彝法書名畫陳列左右松桂蘭竹梧菊
之屬敷紆繚繞其外高木老藤蔚然深秀自號雲

林道遙容與詠歌以娛客至笑語留連竟夕乃已
作畫蒼勁妍潤尤得清致奉幣贊求者無虛日卒
年七十有四

馮元成云萬伯修以武節著而文最高以通才稱而
操最固以勁心運而中最厚道最廣燕裘趙劍吳
歛楚詞芬芳流風清美餘韻使我與叅下坐亦臭
味耶 萬世德字伯修偏頭所人登進士官至右都
御史總督薊遼

玉劍尊開 卷之六 五

文子悱云馮元成能文不難其不輕為文則難能施
不難其不妄為施則難

李子成告孫文融曰 李世達字子成號漸菴涇陽人
年十二夢謁高皇帝授一明珠曰善自珍之成進
士為吏部郎品藻人稱百不失一不以身格為軒
輒歷左都御史掌都察院事舉行回道考察例甄
別御史臺中改觀易慮且申明憲典俾撫巡下吏
無得問餽於賄道路里清苞苴弊絕人才臧否良

惟疏於巨冊即窮鄉下吏片長寸善無不知者卒

益敏肅

隆慶戊辰己巳時蓋三相江陵末也然凡

有大除授多待江陵而決孫曰豈以其勢方張乎
李曰不然此公有斷且藻鑑明所論多中的故每
每從之夫能長百人者必才兼百人者也豈不然
哉 孫鑛字文融餘姚人祖燧江西巡撫諡忠烈父
陞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兄鑰吏部尚書銜南京
禮部侍郎錄太僕卿鑛成進士歷南京兵部尚書

玉劍尊開 卷之六 六

情品孤高事業文章卓然當世

徐宗伯 學謨也 道周公瑕有三不俗口不艷貴要身

不及郡邑手不持籌算 周天球字公瑕吳縣人弱

冠選隸學宮試輒高等居久之厭帖括一意修古
書名甚著求書翰者如市所受潤筆錢即斥以市
寶玩書畫性善營務遂宇靜室小閣疎窗位置閒
雅有山阿之致客至吳羹海錯拒枚張鯉咄嗟立
辦人目為俠隱

耿文恪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教者文恪曰王公執

可當之其在位吾夕過其第必見蒼頭沽油土怒

字宗貫三原人貌豐而見骨啖食兼數人成進士

改庶吉士出為評事弘治間為三吳巡撫常州監

生湯蔡以中旨取其鄉人毀銓家古書截江網及

刻絲觀音羅漢恕奏免之官至吏部尚書以直諫

重天下凡朝事有所不可人必曰王公疏且至矣

恕疏果至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七

卿大臣皆側目大學士丘濬都御史吳貞主使太

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妄行選補御醫吏

目非故事及託人作傳而鏤行之以彰先帝拒諫

之失恕辯乞休許之家居每夜書燈達旦不想倦

則眠覺即誦讀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謚端毅子承

裕兩京戶部尚書有學行

時人目曾魯以舌為筆宋濂以筆為舌

魯字得之新

滄人泛濫史籍悉能言之有叩之者如山川出雲

骨敷層見至正間天下大亂集里中家保障一方

人號曰君子鄉洪武初起修元史遷儀曹主事超

拜禮部侍郎

桂彥良授晉王府右傳陞辭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

人彥良字德稱慈谿人洪武中應薦召授太子正

字擢右傳既致仕條陳十二事名曰萬世太平要

策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基字伯溫青田人應

進士舉授高安縣丞間閱書肆有天文書因閱之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八

即背誦如流歷江浙儒學副提舉移文去隱居力

學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以為慶雲

基大言曰此天子氣應在金陵時無能知基者惟

新都趙天澤深奇預識以為孔明之流屢起屢歸

著郁離子高皇帝命孫炎聘基遂詣金陵密定征

伐之計贊成大功為太史令拜御史臺中丞案劾

中書省都事李彬與丞相李善長大忤辭歸召赴

京師授弘文館學士進封誠意伯剛毅慷慨于建

江西叅政

宋景濂稱鐵崖君聲光殷摩莫霄漢

楊維禎字廉

夫號鐵崖會稽人元末擢進士第仕至江西等處

儒學提舉洪武中應聘至京僅百日謝病還雲間

著書數百卷晚年曠達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舫

吹鐵笛當酒酣呼侍兒出詞自倚鳳琶和之或加

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命二姬合彈

箏琶為樂爾謂退之非端人耶遠近皆知頑為寬

王劔尊聞

卷之六

九

厚長者

馮恩

恩字子仁由進士歷行人御史論斬母吳擊登

聞鼓訟寃子行可年十四刺臂血書疏乞代死肅

皇帝憐之命法曹再議詔免死雷州釋歸穆皇

帝即位即家拜大理寺評事

比元論汪鉉

鉉發源縣

人舉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有幹局內

行修潔執憲秉銓多所建論然善窺時好為取舍

卒謚榮和

復做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

失詞甚峭厲

宋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二歲從母

更適朱氏既長泣辭母去之應天府刻苦讀書舉

進士第歷司理參軍節度推官始迎母歸養還姓

更名為秘閣校理每感激論天下事嘗自誦曰士

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時士大

夫矯厲尚風節自仲淹倡之疏請太后還政召為

右司諫權知開封呂夷簡不悅罷知饒州累進龍

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降戶曹員外郎知耀州遷環

三劔尊聞

卷之六

十

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愛撫士卒養威持重

嘗立一軍為龍猛軍時人曰為龍猛持揮使羌人

親愛呼為龍圖閣老子邈上謠曰軍中有一韓西

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元

昊大懼請和拜樞密副使進叅知政事取班簿視

有不才監司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弼素以

文事仲淹謂曰六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仲

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知軍晁仲約迎勞劫

盜甯渴欲正法仲淹爭于上前宥之密告弼曰祖
宗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輕導人主以誅
戮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及弼按河北
還未測朝廷意比夜彷徨遶牀嘆曰范六丈聖人
也行邊請罷政事歷數州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病
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仲淹內剛外和好施子置
義莊以贍族人語諸子弟曰宗族固有親疎然吾
祖宗視之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饑寒又曰親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十一

戚及閭里知舊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爲我助喜我
何以報之哉政尚忠厚所至有恩領浙西吳中大
饑荒政甚備乃縱民遊宴又公私興造發有餘之
財以惠貧者是歲浙西晏然民不流徙汎愛樂善
才俊士多出其門下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
遊上爲仲淹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謁又贈一千
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
養仲淹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僕僕所得幾何廢

學多矣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錢以供養子能
安於學乎孫大喜於是授以春秋孫篤學不舍晝
夜行復修謹明年仲淹去孫亦歸十年間泰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
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過夜就寢卽自計一
日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果相稱則鼾鼻熟寐或
不然則終夕不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者子四純
祐蔭守將作院主簿純仁尚書僕射中書侍郎謚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十二

忠宣純禮尚書右丞謚恭獻純粹微猷閣待制上
怒逮下詔獄會審闕門汪以太宰執筆恩不跪辯
甚強項汪怒推案下欲拳恩王廷相正色止之廷
相字子衡號浚川儀封人第進士累官兵部尚書
兼掌都察院事立朝當官奉公履正利害毀譽無
能動搖旣罷官歸閉門著述卒贈少保謚肅敏汪
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斬恩挺身出不顧觀者
皆嘖嘖嘆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

四鐵御史

聞荊簡拜吏部尚書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

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問曰因也耿文恪方可否事

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

人耳安得二天官耶宰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聞淵

字靜中鄞縣人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淵踵

和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弘治甲子舉於鄉時

山陰人蕭鳴鳳為舉首語淵曰文王既沒周以甲

王劔尊聞

卷之六

十三

子興疇昔之夢徵矣舉進士歷刑部主事會部中

失囚淵與同舍郎當坐同舍郎蒲服謁劉瑾淵委

蛇自如瑾曰聞郎貌似夫子遇辱不驚於是朝士

聞之皆稱聞夫子官至刑部尚書改吏部贈少保

謚莊簡

楊中丞

豫孫也

多識前言往行弇州謂一部人物誌

陳仲醇目陸宮保短言可以書紳長言可以補史

仲醇嗜古每見三代秦漢玉輒印而識之董玄宰曰

此可為群玉府矣

穆天子傳云群玉山先王之所

謂策府

阿魯台歸款欲併東西諸部落聽其約束請朝廷出

誓詞為盟

阿魯台元宗嫡本雅失理臣降明封和

寧王弼本雅失理而自立瓦剌脫歡襲殺之眾議

且從之黃淮言賊勢分易制若併力一心後患滋

大不可許文皇帝善其言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

岡無遠不見爾等如立平地所見惟目前耳淮字

王劔尊聞

卷之六

十四

崇豫永嘉人進士除中書舍人文皇帝命入翰林

備顧問每召語至夜分已而命領內閣累陞少保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淮有識見正色直言人

目淮為太認真

胡世寧

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進士累陞江西副使發

宸濠反謀權奸朱寧陸完等坐世寧誹謗妖言離

間罪下錦衣獄謫戍四年宸濠果反釋之除湖廣

按察使官至兵部尚書十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

蘭為將牙木蘭擁帳內徙歸明土魯番遣使來大
臣即欲縛牙木蘭與之易哈密世寧議牙木蘭反
正歸順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
巧術今欲以哈密為餌釣大利離貳我屬人正宜
厚牙木蘭以風遠邦報聞世寧朴忠直諒氣壯才
雄逝贈少保謚端敏

李承勛

承勛字立卿嘉魚人

父田都御史兄承恩郎中承芳評事承勛由進士
累官兵部尚書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潔廉自守家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五

無餘貲贈少保謚康惠

魏校

校字子才崑山人進

士歷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贈禮部侍郎謚恭簡

校恬靜篤實其學主於立本研幾始博終約

余祐

友善相切磨問學時稱南都四君子

祐字子積都

陽人幼師餘干胡居仁胡以女女焉登進士累遷

徐州副使進貢內臣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府同知

官至吏部侍郎學務備體用兼大小

教文禎云生平所見惟鄧以讚真道學

以讚字汝德

新建人成進士選庶吉士官編修以文章冠冕海
內冷冷抑抑如玉如金還里屢起屢不赴深坐西
山者三十年洞觀天人之際精密廣大高明篤實
或即事賦言因人立教不數語耳有友問曰道何
似曰難言再問之曰知而言未晚歷官吏部侍郎
贈禮部尚書謚文潔

趙南星真氣節王家屏

家屏

字忠伯大同山陰人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
陞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內閣進禮部尚書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六

調護建儲豫教廷爭激切顯皇帝終不允因堅臥

求罷歸家屏長身豐頤魁然岳立忠誠體國操履

端嚴臨事有執贈少保謚文端子濬初舉省試第

一沈鯉真平章

鯉歸德人登進士改庶吉士授檢

討萬曆中以禮部尚書召入內閣進少保文華殿

大學士甘清苦重名行止骨嚴顏醇衷博體在內

閣與四明沈一貫不協妖書起言官因借以傾鯉

會訊時鯉生光已承伏眾酒不決有御中沈裕口

此事不決縉紳荼毒矣熒生光外無他人覆訊眾
遂署情真獄乃決鯉與一貫同時去位脫屣尊榮
咏歌田野不與外事為德於鄉文章高雅暢達天
下誦之贈 謚

楊用修博學梁文康嘆曰

梁儲字叔厚順德人禮閣

第一人廷對第四人翰林仕至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加少師敦重慎默不為矯亢故群邪用事
從容其間若履坦途贈太師謚文康 用修之強記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十七

何必減蘇頌乎

宋蘇頌字子容晉江人徙居丹陽

父紳翰林學士出知河中頌舉進士器局宏遠於
書無所不通累官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務在
奉行故事以太子少師致仕為時雅德君子卒贈
司空

謝文肅云

謝鐸字鳴治浙太平人進士授編修累陞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在國學律已率人嚴立
規約籍羨金構書樓贍貧生不私入一錢請從祀

楊時斥吳澄條上教人敏才之術致仕家居喜著

述收綴方正學遺文行於世嘗曰明太祖有度越

歷代者五事攘克大都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

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勦業臨御

最久也申明祖訓家法最嚴也卒贈尚書謚文肅

黃孔昭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

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孔昭初名暉以字行改字

世顯太平人執友建寧守賀法薦其賢孔昭嘆曰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十八

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舉耶刻苦讀書舉進士歷
工部主事員外郎調吏部陞文選郎中常曰國家
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
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官至工部侍郎贈禮部
尚書謚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中備子館官生歷
官禮部尚書

彭惠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第進士積官刑部尚書

林俊稱韶方不忤物廉不近名卒贈太子少保謚

惠安

作王翺贊云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况苞直

孰我敢施古三不惑

沈楊震子太尉秉曰我有三

不惑謂酒色財也

於公見之論者謂為知言

石文介為諸生時與兄俱有文名

石玠與弟同登進

士久歷邊陲習諳戎務人爭盡力累陞戶部尚書

忤錢寧賜骸歸

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

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陳紀字元方陳湛字季方皆

太丘長許昌陳寔子也高名並著每宰府辟召羔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九

馬成群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

薛家相云

薛國觀字家相韓城人登進士授萊州推

官奉職守法以公明稱考選給事中昌言義色風

采凜然而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之過累陞左

僉都御史寅畏整肅愷度一新諸御史咸敬服烈

皇帝每召平臺議事國視從容應對時有敷陳上

心重之擢禮部侍郎東閣大學士進至少保吏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因事納忠隨材器使為近世

賢輔督師大學士楊嗣昌建議增設戶部侍郎二

員督餉國觀曰官期得人何必增設上怒詰責甚

厲國觀素與東廠太監

不協于是

乘

隙執內閣制勅房尚寶司司丞王陞彥嚴刑拷掠

使誣國觀賊私鎮撫司刑部皆媚軟竟不能雪賜

死寺中國觀操行修潔剛正足以任事以尚氣故

忤中貴人殞其身天下莫不悲之

天下無事所重

只一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惟馬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十

鈞陽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貌瑰奇多旅力與群

兒戲角之靡不什者登進士歷官至大理卿憂去

固原土胡滿四反起都御史巡撫陝西計擒四尋

節制三邊召入為兵部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制五

花營八陣圖訓士巡撫陳鉞誘殺貢人由是東人

譁懼為亂文升往撫剿汪直巡邊鉞乘間讒毀直

奏文升妄啓邊釁上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

請反重慶直鉞敗得復官巡撫遼東任終吏部尚

青年八十五卒贈太傅謚端肅文升性介特寡言

笑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事

知無不言長於用兵而念天下方困用兵思所以

休息之不肯輕議戰討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迭

然不敢自居

後惟楊蒲州楊博別見

焦弱侯推尊卓吾譚及朱平涵不應弱侯曰兄有所

不足耶即未必是聖人可肩一狂字坐聖門第二

席

玉劍尊開

卷之六

三

江陵柄國時用朱正色為江陵縣令朱倜儻有俠氣

相府家奴犯者榜繫窮治無所貸江陵深奇之為

延譽行取朱國禎與人書道江陵即此一節其賢

於前後相君多矣

正色南和縣人仕至右副都御

史嘗自言逢呂僊曰士夫踐清華者非佛與僊即

精靈也從仙墮者爽朗有幹濟從佛墮者慈從精

靈墮者貴而貪狠收類

汗澤

翰林目錢與謙為馳馬

錢福字與謙號鶴灘華亭人

連舉省殿二元授修撰以文著

顧文僖為看馬顧

清字士濂華亭人家貧固守嘗書座右曰毋徇物

而為所溺毋狎物而為所乘登進士改庶吉士官

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僖

王百穀評汪伯玉文如吳牛喘月畧無神氣眾以為

善譬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

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年六

玉劍尊開

卷之六

三

十始登進士令長興判順德府高郵以大相秉

銓拔為太僕丞直內閣司制勅美風儀性淵沈古

文辭超然名家

其於弁州未嘗措意弁州亦謂文

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奏疏筆鋒迅利一刀見血

四部稿中無是也

何元朗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選貢授翰林孔目單

心著作宴息處名四友齋四友者維摩詰莊生白

樂天與良俊也晚嗜聲伎寢興必先奏樂著何翰

林集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

嘗與趙大洲論及曹

操操小字阿瞞字孟德沛國譙人奄宦曹騰養子

夏侯嵩之子冒姓曹氏自言相國參之後機嘗有

權數任俠放蕩不治行業舉孝廉為郎累遷濟南

相國徵為點軍校尉起兵討董卓擊黃巾賊迎獻

帝都許自為大將軍進位丞相封魏公後子丕篡

漢稱帝尊為武帝

大洲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

日跳躑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與之毬以消耗其氣遂終日弄毬忘其跳躑曹之

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獅子

狡狴一名白澤似虎正黃有髯尾端茸毛大如斗

銅頭鐵色食虎豹

文皇帝書蹇義等十人名命解縉評各疏於下縉評

曰蹇義資厚重而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而

不遠小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儵字子奇

陵人父夢天降赤幟上書儵字因以為名登進士

累遷兵部尚書往剿日南陷國遇害贈少傅謚忠

節鄭賜可為君子頗短於才賜字彥嘉建寧人擢

進士拜御史特命編次成吏行伍衆皆感悅累陞

刑部尚書以憂懇請去位上勉留賜每旦出則正

衣冠視事夕入則易服就位哭奠如儀遷禮部尚

書賜接士有禮御下有恩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

李銅字至剛以字行舉明經授祠部郎中累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春坊大學士為宋禮所間降儀制郎中終興化知

府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福字如錫昌邑人洪

武中以太學生授縣主簿陞金吾衛經歷上書論

國家大計擢工部侍郎永樂初陞尚書討交趾郡

縣其地兼掌交趾布按二司事洪熙初召還兼詹

事交趾叛再命福往討之福至交人皆下馬羅拜

泣頌宣德初改南京戶部尚書叅贊守備機務文

皇帝嘗命福與蹇義等夾福不能帝曰何為不能

禍曰臣幼時父師嚴惟教臣讀書不令臣奕是以

不能

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瑛滁州人殘忍刻

薄洪武中以人才貢入太學擢御史歷按察使坐

通藩邸謫廣右文皇帝召為左副都御史習院事

言宜追戮效死建文者黃觀廖昇王叔英周是修

王良顏伯偉等帝曰舉義共許茲臣不過齊黃數

輩其二十九人多宥而用之況數人又不與二十

九人之數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無問後瑛聞方

三劔尊聞

卷之六

三

孝孺等獄詞簿錄視叔英家妻女皆將給配妻女

俱自溺死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帝嘗謂其直值三

殿災言官多云建都北京不便帝曰遷都吾與大

臣密議而行因命言者與大臣下門前對辯瑛言

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帝命左右呵罵言官夏

原吉日言官應詔言不宜深罪帝乃兩宥之

宋

禮愆直而苛人怨不恤

禮字大本永寧人國子生

授按察僉事累陞工部尚書永樂初漕運江南糧

自海運者踵元之舊由太倉直沽達京自河運者

由江入淮至陽武發山西河南丁夫陸運至衛輝

入河舟運達京海險陸費至是從濟寧州同知潘

叔正言命禮濬復元會通河故道禮築壩汶上之

戴村遏汶東流令盡出於南旺分為二水南接徐

沛北達臨清南北遂通卒於官南旺建祠祀之以

共事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配

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

洽字叔遠武進人用薦歷文選郎中吏

三劔尊聞

卷之六

三

部侍郎遷大理屢平交趾屢往鎮之陞兵部尚書

仍勅領交趾布政按察兩司仍叅軍事宣德初叅

贊討叛寇黎利師潰自刎死贈少保謚節愍命子

樞為刑科給事中

方質簿書之才駟僉之心

質錢

塘人太學生授刑部試郎中改兵部革除中署應

天府事坐累謫戍以茹瑄薦召復兵部郎中文廟

靖難執尚書齊泰赤其族賓迎駕遂進侍郎尋進

尚書以通敏稱建議勅遣大臣分行各處選取民

開爽健子弟二萬以備侍衛悉隸府軍前衛立千戶所領之年至六十疎放仍於本處選補人頗苦之夏原吉約同諫親征上怒質懼自縊上益怒戮其屍馭會兩家買賣者

高拱嘗與張居正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為君父共成化理居正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急若使吾贊助在旁

玉劍尊聞

卷之六

毛

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為確論董安于性

緩佩弦以自急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戒

馮元成云邢子愿盛節厚衷絕不似屠緯真輩浮薄

恣肆

邢侗字子愿臨邑人進士歷太僕卿博識好

學善書畫時人皆欽慕仰愛之

陳伯求燕京馬上詠一聯云九陌風塵消短景三江

雲樹隔長安語馮元成此似高叔嗣否叔嗣字子

業大梁人讀書尚古官至按察使

馮曰桓溫之擬

太真稍有所恨陳儼然而去

桓溫別傳曰溫字元

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父夔有識鑒溫少右豪邁風氣為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征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胡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郡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薨謚宣武侯虞預晉書曰溫嶠字太真大原祁人少標俊清徹英穎顯名為司空劉琨左司馬是時二都傾覆天下大亂琨聞元皇受命中興忼慨幽朔心存本朝使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天

嶠奉使嶠喟然對曰嶠雖乏管張之才而明公有

桓文之誌敢辭不敏以違高旨以左長史奉使勸

進累遷驃騎大將軍

或問皇甫子循王元美優劣

皇甫汭字子循父錄重

慶守兄淳按察僉事弟濂興化府同知汭成進士

為詩文沾沾自喜好聲色而不能通知戶外事以

故數為言路所窘累官按察僉事

黃貞父曰黃汝

亭字貞父仁和人學憲

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

美如秦楚強遂稱王

魯周武王弟周公旦不就封

留佐武王世子伯禽封侯於曲阜齊姜姓四岳伯

夷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又曰呂侯其後尚窮困年

老釣于渭水之濱西伯過之與語大悅曰吾太公

望子久矣號之曰太公望為文武師尚父封侯于

齊都營丘秦顛帝裔孫女修之子大業所生栢翳

名大費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贏十九世生非子

為周孝王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分封

玉劍尊聞

卷之六

无

為附庸而邑之秦號曰秦嬴至始皇併天下呂呂

嬴姓秦亡楚芊姓顛帝四世重黎弟吳回之後嗣

重黎為祝融之官生陸終有六子其六曰季連苗

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曾孫熊繹成王封于荊蠻其

後都郢國號楚

王暘谷云

王叔杲字陽德號暘谷居士永嘉人父徽

叅議兄叔果副使叔杲明習天下大計舉進士強

力守官官至叅政歸葺土介園晨夕偕兄弟賓客

置酒高會自度曲為新聲授童子奏之

甘泉行鄙

湛若水字元明增城人自少知學從白沙遊成進

士選庶吉士累官南吏部尚書學者稱甘泉先生

平生足跡所至必建書院講學授徒做大學衍義

補作格物通 陽明行疎自二羅以後講學者措之

政行往往不滿意

羅洪先羅汝芳字惟德號近

溪南城人少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

追古人于是一意以聖學自任舉進士仕至叅政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師事顏山農終身不棄鬻田援梁夫山北面師胡

宗正人已物我渾然無間鄒元標曾疏汝芳云惟

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

不知其類門人私謚曰明德

李廷機為祭酒

廷機字爾張晉江人幼稟氣薄筋浮

睛露十一歲塾師以狀元宰相命題破曰名魁天

下之選身近天子之光萬曆中登進士第二授編

修累陞禮部侍郎署部事四年進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有煩言乞身歸著皇明閣史方從哲為司業

從哲錦衣衛人進士官至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

士國子為之語曰方中函方號中函南容君子李

廷機機械小人

馬昊好功名討松潘夷不勝逮下獄罷免昊字宗大

關中人長身驍捷善騎射舉進士為御史謫真定

惟官再用前罪謫判開州吏士伏闕上言昊稱保

障甚宜真定請勿謫詔許之擢按察僉事平蜀盜

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進僉都御史撫蜀累進右都御史胡世寧撫蜀亦

欲平松潘夷曰昊長用兵輕用其長故敗臣短用

兵重用其短必勝

鄭曉曰山西三傑喬宇以德量勝宇字希大樂平人

祖父工部侍郎父鳳兵部郎中宇中進士授禮部

主事累遷南京兵部尚書時烏思藏傳聞國西有

童子記其前生事以為活佛上遣使迎之宇極諫

寧藩告變戰守之具甚備都城獲安拜吏部尚書

為詩文不蹈襲自成一家常山水通篆籀晚精鑒

賞名書古帖一見即知王雲鳳以節槩勝雲鳳字

應韶和順人號虎谷父佐南京戶部尚書雲鳳舉

進士除禮部主事疏却貢獅子歷員外郎中奏天

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兩祠為後人式聖駕郊天

雲鳳駕後騎馬下獄謫知陝州累陞僉都御史清

理浙江鹽法乞致仕歸王瓊以才畧勝瓊字德華

號晉溪太原人舉進士穎敏默識多計算官至吏

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部尚書瓊治漕理鹽督餉策兵精練明察鎮定制

變勲績足法先後平大盜劉六趙錢藍鄔江西姚

源華林瑪瑙敗賊贈少保益恭襄

世論梁谿諸人顧涇陽充養完粹學問深純顧憲成

字叔時學者稱涇陽先生幼常私書壁曰讀得孔

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為貧以自傲首應天試登

會試高等授戶部主事再入銓曹與天子宰相爭

是非可否當各不為其所屈起王山陰遂削籍憲成歸

問學者口眾乃闢東林集同心歲有會月有紀研
辨心體世以為濂洛更生起光祿寺少卿不出著

十餘稿行世 **葉玄室恬淡寡營清修絕俗** 葉茂才

字叅之號玄室骨法清削舉進士仕至工部侍郎

於世泊無所嗜而衣服樸整庭宇修潔堂設棹檝

榜曰三世無訟 **顧涇凡** 顧允成字季時號涇凡少

頗好弄已幡然下帷若老生日恐傷兩尊人心弱

冠舉進士擊房寰仲海瑞削籍歷位光州判從兄

王劔尊聞

卷之六

三

結社互證彙講翼正黜衆時稱顧氏叔季素王功

臣 **安我素** 安希范字小范號我素仕至吏部主事

上疏奪官歸居山麓喬木數百章碧流千頃常出

乘一畫舫列綺牕圖陶元亮張季鷹蘇端明米南

宮於其上恣其所之樂而忘返卒贈光祿少卿 **高**

景逸 高攀龍字雲從改字存之號景逸成進士出

高邑趙公門官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程朱欲

易傳註上所著書求頒行天下攀龍上崇正學關

異說疏有關世教又陳時事降揭陽典史歸講學

東林書院起光祿寺丞位至總憲糾貪御史崔呈

芳忤魏忠賢因推山西巡撫謝應祥逐歸起大獄

坐逮赴水死崇禎初贈兵部尚書賜諡忠憲 **劉本**

孺 劉元珍字伯先號本孺為兵部主事言事歸歷

光祿少卿 皆誌操超卓而直言讜論足以定國是

補袞闕

胡汝寧見京師食蛙太多上疏乞禁取世目為救蛙

王勿庸

卷之六

三

給事 汝寧南昌人仕至都給事中 **同時鄧鍊侍班**

一狗誤入朝鍊疏糾之世目為參狗御史 鍊南城

縣人歷官太僕寺卿

三楊在內閣各有所長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

雅操

李贊常云宇宙內有五大部文章漢有司馬子長史

記 司馬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令遷十歲誦古文

弱冠遊江淮浮沅湘涉汶泗過梁楚以歸太初中

蜀太史令因論李陵得罪幽而發憤修史記劉向

揚雄皆稱其有良史才

唐有杜子美集

杜甫字子

美京兆杜陵人祖審言修文館直學士以詩名父

開奉天令甫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

其材玄宗朝數奏賦頌高自稱道使待制集賢院

命宰相試文章推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曹

參軍避祿山亂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欲奔行在

為賊所得亡走鳳翔上謁拜拾遺出為華州司功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參軍棄官去客秦州流落劔南結廬成都西郭召

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劔南東西川

往依焉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待之甚善甫

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口嚴挺之乃有此

兒挺之武父名武欲殺甫集吏于門武將出冠鉤

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大曆中客來陽遊

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

還醉辛甫博覽群書善為詩歌酒渾汪洋千態萬

狀至陳時事律切精深世號詩史元稹謂詩人以

來未有如子美者

宋有蘇子瞻集

蘇軾字子瞻

山人父洵字允明校書郎學者號為老蘇軾博通

經史為文渾涵光芒雄視百世器識闊偉議論卓

犖舉乙科累官知湖州御史舒亶言軾作歌詩譏

切時事詔繫獄宰臣王珪言軾有不臣意因舉軾

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螻龍知之句

上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珪語塞直舍人院王安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禮乘間救之遂薄其罪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

幅巾芒屨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

坡自號東坡居士為侍讀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

殿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知杭州積葑

田為長堤葑田去而行者便復植芙蓉楊柳於堤

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蘇公堤官至禮部尚書兼

學士提舉成都玉局觀致仕卒謚文忠嘗云性不

忍殺生時不免殺自下獄得脫遂不復殺一物非

有所求覲但已親經患難不異鷄鶩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爾

元有

施耐菴水滸傳

故老傳聞明洪武初越人羅氏為

此書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

重刻其書削去致語獨存本傳田叔禾西湖遊覽

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

明有李獻吉集或謂弁州

四部稿較弘博贊曰不如獻吉之古

王大成侍坐唐荆川因問王陽明陳白沙優劣荆川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曰吾人於二先生且學他好處未可優劣少間曰

白沙久在林下所養較純

陸樹聲云殷邁

邁字時訓南京人自筮仕至禮部侍

郎更四十年計其在官之日僅十三氣貌淳靖學

究本原

坐鎮雅俗似房次律

唐房琯字次律河南

人父融聰慧好佛以正諫大夫同平章事琯少好

學風度沉整張說奏為校書郎頻遷憲部侍郎玄

宗幸蜀琯馳謁拜文部尚書同平章事奉冊靈武

見肅宗具言上皇傳付意請自將平賊每吃曰彼

喪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大敗帝宥之此時兩

京陷賊車駕出次外郊琯為相欲從容鎮靜以輔

治之但與庶子劉秩等高談虛論說釋氏因果老

子虛無此外則聽董廷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

廷蘭藉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治琯罷為太子少

師封清河郡公出為邠州刺史終刑部尚書贈太

尉急流勇退似錢宣靖

宋錢若水字滄成河南新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安人為舉子時於華山見陳希夷與一老僧擁地

爐坐希夷謂若水有仙風道骨僧熟視若水不語

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

也舉進士為同州推官善決疑獄屢遷樞密副使

以母老求退罷為集賢院學士尋判吏部流內銓

知開封府出知天雄軍拜并代經畧使卒贈戶部

尚書若水推誠待物輕財好施精術數嘗遇異人

傳相法其事甚怪後以傳楊億故世稱二人有知

人之明 洞明宗要則楊欠公 宋楊傑無為人官禮

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 晁太傅 宋晁迥字明遠清

豐人舉進士景祐中爲翰林學士詔令多出其手

以太子少傅工部尚書致仕年八十一召燕太清

樓卒謚文元迥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著翰林集

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十卷

高皇帝欲相楊憲劉基以爲不可帝怪之基曰憲有

相才而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三

衡而已無與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憲字希武賜名

畢太原陽曲人少從父宦寓江南上克金陵進謁

令居幕府累遷中書左丞美姿容有才辯熟於典

故而深刻妒忌同列張利閒暇言吾元臣也意不

能忘故君憲因謂昶謀叛坐誅欲市權乃創爲一

統山河花押以示僚吏觀其從違附已者卽不次

超擢否者去之一日以示陳桎桎曰押字大貴所

謂只有天在上更無山與齊者也憲喜奏桎翰林

待制其專恣多類此教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左

安禮等罪上覺其誣劉基發其奸狀伏誅 帝曰汪

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 廣洋字朝宗

高郵人工爲詩歌善篆隸大書遊寓太平上渡江

廣洋入見留幕下爲元帥府令史官至中書省右

丞相進封忠勤伯爲人寬和湛酒色居相位容默

依違御史中丞涂節言劉基病胡惟庸挾醫往視

飲以毒藥死廣洋知狀上問廣洋廣洋曰無是事

玉劍尊聞

卷之六

四

上責廣洋欺罔貶居海南復遣使赦責之廣洋慚

懼自縊 帝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耳將資轅

而破犁矣未見其可也 惟庸定遠人雄爽有大畧

而陰刻險鷲起家寧國令饋李善長黃金二百兩

得召入爲太常少卿累遷右丞相大納貨賂酬報

匪毗上以中書違慢數怒切責惟庸懼乃計曰主

上魚肉勳舊何有我耶死等耳寧先發母爲人束

死寂寂約日本王令舟載精兵僞爲貢者及期府

中執上度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
因偽為第中甘露降請上臨幸上許之中貴雲奇
告變上登城樓望其第藏兵甚衆發羽林掩捕之
考掠其狀磔於市夷三族誅其僚屬黨與凡萬餘
人罷丞相官

王忠文進平江西頌高皇帝覽之曰學問之博卿不

如宋濂才思之雄宋濂不如卿王禕字子充義烏

人元末隱青岩山明初徵署中書省採取故實為

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四言詩授太子累官翰林待制往諭雲南梁王不

屈被害于紳走求父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正統

中贈禱學士謚忠文禕在史局一日渴甚謂宋濂

曰得昨上所賜黎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於

上即命賜之

客自滇至濟南濟南問金齒起居金齒雲南永昌郡

客曰楊用修繡口錦心就如陳公甫光風霽月

濟南日攝客遂拂衣行

孫文融謂不論何事出弁州手便令人疑非真

陳玉叔品圓眼圓眼一名益智亦名蜜脾白仲荔枝

荔枝一名離枝又名丹荔樹似青木香熟時人未

采則百蟲不敢近人纔采之身身蟻蝠之類無不

傷殘之也故采荔枝者必日中而眾采之一日色

變二日味變洪邁夷堅誌云莆田荔枝名品皆出

天成雖以其核種之亦失木體形狀百出不可以

理求也質之王敬美王曰直堪作奴耳客有以側

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生旁挺比王家兄弟者玉叔謂次公方並馮何堪

此語

董玄宰裁鑑通明書畫展軸未半便能別識好醜真

偽偶一品題懸筆立就皆點胸銘心之語

楊文懿曰子房不見詞章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

家世相韓秦滅韓良為報仇與客狙擊秦皇帝博

浪沙中誤中副車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圯上老

父授太公兵法一編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見

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公遂去良因佐高帝成秦定天下封留侯性多病從帝入關即道引不食穀社門不出卒蓋文成侯良計魁梧奇偉其狀貌如婦人丑女始所見地上老父後穀城山下果見黃石良死葬黃石塚子不疑代侯

喬孫僅辦符檄

房玄齡字喬孫臨淄人父彥謙仕隋為監察御史

終涇陽令直守常介然孤立玄齡勿警敏貫綜

墳典書兼草隸年十八舉進士坐累太宗徇渭北

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為府記室從征伐獨收人物

致幕府軍符府檄駐馬即辦累官尚書左僕射進

司空封魏國公居相位十五年夙夜勤強任公竭

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議法處令務為寬平李

絳為民部尚書玄齡惟稱絳好鬚帝遽改之有男

子上急變告玄齡帝令腰斬其委任類如此治家

有法度慕古今家誠書為屏風令諸子留意慕瞻

太尉蓋文冠子遺直嗣次子遺愛無學有力尚高

陽公主公主誣道罪高宗誅遺愛公主賜死劉

誠意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入豪

孝宗勵精圖治

帝諱祚愷憲宗第三子弘治十八年

崩諡為敬皇帝

凡國家大事召見輔臣面議劉健

確直李東陽敏達謝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

李謀劉斷謝尤侃侃

遷字于喬餘姚人舉進士第

一舉官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清白剛毅始終

不渝卒贈太傅諡文正子丕進士及第官至太常

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少卿兼侍讀

于文定云葛端肅有德望楊襄毅有才望

楊博字惟

約號虞坡蒲州人父瞻按察僉事博登進士授知

縣歷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故相程文懿奉命闕

邊博參幕府每過城邑山川輒登望觀其形勢險

易問土俗好惡士卒多寡勇怯皆疏記之在職方

六年賊數寇邊博懸度立斷悉中機宜累官少卿

吏部尚書博每憂憂果敢有難臨事敏達長於

應變與人言無隱情談說古今品第人物教場該

博聽者忘倦歷官四十餘年而親戎事者十之七

及宰天官拔忠賢抑浮競勲名赫赫卒贈太傅諡

襄毅男五人俊民戶部尚書俊士進士俊彥官生

俊卿錦衣衛指揮使俊臣官生 陸文定有清望

倪鴻寶嘗論明文曰文章最尊在澹新安 汪道昆也

韶令近世說 世說新語宋劉義慶撰 有澹之態不

如琅琊宏恣近左國 左丘明因春秋作傳將傳春

玉劔草間 卷之六 聖

秋先采集列國策書國別為語 有澹之才又不如

歷下典疑近西漢有澹之骨又不如北地高灝近

先秦有澹之體顧此數豪猶不如漳江 黃道周也

奧清近六經者有澹之神性

天啓之季環節雲流南北二龍俱興於位二公之道

異趨同歸趙公 南星也 救時而急事功鄒公 元標

別見 正本則尊理學

張元禎語陸深曰 元禎深別見 余白少登朝見士大

夫凡三變初講政事後講文章今則專講命

李總漕 李三才通州人性驕恣為總督漕運戶部尚

書嘗計殺稅瑞陳增為眾正所宗 語顧涇陽云伍

袁奉輕信浮言借名博利

馮具區 夢楨號別見 築精舍於孤山買舟西湖二女

侍歌舞不能飲惟焚香煮茗不甚教子每歎曰人

生自性苦苦督訓費物力供師友真癡人也評者

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

玉劔草間 卷之六 聖

太祖選官慎重三儒者同赴召見於便殿上問在家

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

乎對曰禾歷三時而穫故三節麥歷四時始成故

四節上曰是能知稼穡艱難者擢知州一對曰臣

業醫上曰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蠶釀

黃連花則蜜苦猿猴食果多則膽甜上曰是能格

物者擢太醫院使一對曰臣業訓蒙上曰爾亦有

好惡乎對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上曰

是能明理者推國子監助教

江陵曰武弁解為三獸不解讀書腹軍音則虎而翼

鸞當路則狐而媚至於逢大敵則鼠而竄耳

大倉與吳縣申時行別見同大拜吳縣道遙太倉愁

苦人問其處安在朱平涵曰不見羅漢坐中有坦

腹哆口者有積眉淚欲墮者各有和法各有趨向

不得論異同也

左浮丘左光斗字共之號浮丘又曰滄嶼桐城人成

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進士善屬文累官左僉都御史草列魏瑞忠賢罪

疏謀泄矯旨斥逮詔獄坐妄議移官又受遼撫及

屯吏金飛賊二萬厲刑追比與楊忠烈同日死世

稱曰楊左楊左云崇禎初贈右副都御史太子少

保官一子子祠謚言李伯紀爭事不知爭人事失

易救人失難回宋李綱字伯紀無錫人舉進士仕

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誌存強國條議鯁峭終知

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卒贈少師謚忠定綱負

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處

不用用或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

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畏服

如此

林鏐為撫州知府鏐永樂間進士為上猶令寧海州

守有善政吳康齋大書金井玉壺水以褒之乞致

仕歸其友戴弘齡素慎許可稱林有四知僉曰楊

震故事乎後漢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八世祖

三劍尊聞 卷之六 聖

喜赤泉侯高祖敬丞相安平侯父寶隱居教授震

好學明經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

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有鶴雀銜三

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

服象也數二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

始仕累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審為令謁見夜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

君不知故人何也審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

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故舊長者令其

為子孫開進業震口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安帝時官至太尉疏諫切至內

倖忿恚遂共譖震夜收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行

至城西夕陽亭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

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

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鴆卒順

帝即位內倖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追訟震忠乃

毛刀事月 卷之六

四九

下詔除二子為郎以禮改葬先十餘日有大鳥高

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沾地五子自震至

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戴曰更有進者知縣知州

知府又知足

黃諫 諫字廷臣蘭州人及第三人累官翰林侍講學

士博學多藝工書尤長八分子琳吏部員外郎供

事內閣 好品評泉水自京城論之文華殿東大庖

廚井為第一作記每進講退食必啜廚井水所烹

茶或寒暑能講則飲數杯曰暫與汝辭

侯應琛 應琛字獻之杞縣人父于趙巡撫山西都御

史有重名應琛少好學周覽百氏善為文章登進

士仕至真定知府以精敏立名舉措中和折節待

士所至士就之如歸 初見吳興服食帖驚愕咋指

謂遂能造此妙境既讀跋尾知為臨右軍筆也愀

然嘆佛菩薩地分不同若此 佛者覺也自覺覺他

覺圓滿故教主尊極名佛梵語菩提薩埵此云覺

玉劍尊開 卷之六

五

有情欲界其文便於稱呼故云菩薩在衆生有情

之中乃覺悟者也菩薩受佛教法未能盡絕情想

故佛獨謂之覺而不謂之有情菩薩謂之覺有情

而不得獨謂之覺

耿叔臺 定方 諱 諱郎謂其子曰世上有三箇人說不

聽難相處子問為誰曰孫越峰 鑿號 李九我 廷機

與汝父也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 元美也 文字佳天下畢竟

何如曰河下阜隸耳蓋謂隨便谷應沒甚緊要關係也

玉劍尊聞 卷之六

玉劍尊聞 卷之六

五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常山梁維樞撰

劉元慧校
王榮宅

規箴

陸尚寶

陸師道字子傳長洲人成進士選工部主事

改禮部直內閣歸工詩文習書小楷仿曉繪事歷

郎中擢尚寶少卿

父好居間陸每見居間者輒曰

此市井穢行

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

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一

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

後有門生語

曰公柰何以市井目尊人不猶謝胡兒人猶耶

續

晉陽秋曰謝朗字長度小字胡兒祖哀尚書父據

朗文義艷發名亞於玄仕至東陽太守

陸遂終身

不指斥居間者

陳伯求罷官後舉止甚異莫雲卿

雲卿初名是龍字

廷韓號後朋又號秋水方伯如忠天子倚馬才

工詩文長於書畫性豪舉不拘小節嘗變終夜較

不倦矜恤貧士傲視富貴人

曰綠鬚歸田人生最

幸而奈何以夢幻境亂靈臺此古人所以致笑於

任育長也

晉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瞻

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失誌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王仲山嘗書於屏曰訓吾以道德者吾拜而師之授

我以文章者吾敬而受之貽我以清言者吾洗耳

以聽之求我以詩畫者吾量已以應之告我以家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二

事者吾既有人以任之語及時事者吾厭聞之語

及公府事者隱几不應絕之

汪宗伯草疏乞休

汪鏗孫既貴去孫而獨以鏗行字

振宗人稱遠峰先生進士高等為吉士累官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天性疑重斤斤矩折規旋送

余文敏之非石齒其足病作十年七十有七謂王

文肅曰官味淡然何苦逐逐不止文肅曰先生試

少嘗無味之味待知味後能放筋乃佳耳

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勤之勤讀書學究辭以

無所復用太宰曰俟他生童子時得力

有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

公等中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為最其人愕然自揣

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諸凡倚勢

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

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忠五官誰敢哉

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怒耳如士大夫果朝夕計過孽孽積德彼倚勢作

威者明神有赫孰能逃乎

鍾伯敬往閩督學方孟旋送之

方應祥字孟旋浙江

西安縣人曰君此行須辦三十年精神使此三十

年間所用道德功業文章皆出君門勿徒愛戀一

榜中耀目也

湯臨川初為牡丹亭

湯顯祖字義仍號若士臨川人

南京禮部主事才高學博氣狂思沉張新建相國

張位字明成江西新建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語之云以君之辨才握麈而

登舉比虎皮也何渠出濂洛關閩下宋周敦頤字

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恩補官分

寧主簿累官至廣東轉運判官以洗冤澤物為已

任因疾求知南康軍家廬山蓮花峰下取號濂溪

為學不由師傅默契力行所著有通書太極圖易

說二程子從父宦遊往受學焉李初平知其賢不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四

以屬吏遇之卒追封道國公諡曰元從祀孔子廟

庭子燾官寶文閣侍制程顥字伯淳洛陽人父珣

太中大夫顥生未能言叔祖母抱之行不覺斂陞

後數日方求之顥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

斂人皆驚異踰冠中進士第歷縣主簿晉城令所

至視民如子專尚德化不嚴而今行治役人不勞

而事集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受

人衆皆憚之顥至其人輒為言曰外人謂某自資

官錢公將發之其勢窮必殺人顥笑曰足下食君

之祿詎肯為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

其人嘿不敢言卒償所盜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

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群官將釋服顥曰

遺詔三日除服請盡今日若朝除之所服止二日

爾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顥非至夜不敢釋也

一時相視無敢除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呂公著薦

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大要正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五

心室欲求賢育材神宗期以大用每與王安石論

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為之動一日論事不合安石

曰公之學如上壁顥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安石嘗

謂顥忠信人官至監汝州酒稅朱光庭見顥于汝

州謂人曰某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召為宗正丞

卒顥以道學鳴世稱明道先生後謚純公封河南

伯弟履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八上書

勸神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

常之功舉進士大臣屢薦授西京國子監教授力
 辭召見擢崇政殿說書論議褒貶無所顧避文彥
 博稱爲真侍講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是時蘇
 軾在翰林洛黨蜀黨互相非毀竟爲所擠管勾崇
 福宮送涪州編管赴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
 皆號哭願獨正襟安坐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
 曰當船危時君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耳父老
 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願欲與言父老徑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六

去不顧赦歸移峽州權判西京國子監致仕願與
 兄倡明道學世稱伊川先生與韓維善約候韓年
 八十一往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吾今年
 有一債欲還春中當往穎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
 留穎川韓早晚加敬有黃金藥牒一重三十兩爲
 壽願不受游酢楊時來見願一日願坐而瞑目二
 子立侍久之願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二子退則
 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重如此卒後謚正公封

陽伯兄弟嘗隨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願入門而
 右從者皆隨之願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見
 願自謂此是不足及兄處蕃顯和易人皆親近願嚴
 厲人不敢近也兄弟俱從祀孔子廟庭張載字子
 厚鳳翔郿人少喜談兵上書謁范仲淹仲淹知其
 遠器欲成就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載因
 讀書又及釋老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既
 見二程子徹坐輟講共語道學之要乃曰吾道自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七

足何事旁求盡棄異學而學焉登進士第爲雲巖
 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遷渭州軍事判官召爲
 崇文殿校書與執政不合告歸居橫渠危坐一室
 俯讀仰思窮神化一天人教人以知禮成性變化
 氣質之道關西之士翕然宗之論治人先務以經
 界爲急召還舊職告歸行次臨潼卒所著有東銘
 西銘正蒙擴聖賢所未發後封郿伯謚曰明從祀
 孔子廟庭閩謂朱熹而逗漏於碧簫紅牙隊間將

無爲青青子衿所笑臨川曰顯祖與吾師終日共

講學而人不解也師講性顯祖講情張無以應

李廷機好施在禮部日每至部巧者攀輿接路李不

覺色喜對僚佐強作不堪狀主事吳化曰老先生

衙門原係教化之門李甚愧化黃安人

西涯子兆先好遊狹邪兆先廕國子生少有盛名一

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柳巷明日花街誦讀詩書

秀才秀才兆先見之亦題西涯座曰今日猛雨明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八

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

婁諒自負道學佩一象環名太極圈諒上饒人桑悅

怪而作色曰吾今乃知太極匾而中虛作太極詠

寃狀一時傳誦

胡孝思朴令王聯聯指孝思紀事詩爲怨望呪詛奏

之上大怒捕下獄欲論死孝思了不怖懾取錦衣

獄中柱械之類八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衆爭咎

孝思掣其筆曰君正坐詩至此耳尚何吾伊爲孝

思澹然咏不輟日坐詩當死今不作詩得免死耶

胡繼宗字孝思後更世甫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

秦安人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歷右副都御史陽開

田里築居別墅閉閣著書時與邑中薦紳燕會作

九逸圖才氣英發詩文家草盛爲天下所稱

陸深登第謁劉健於安福里第深字子淵號儼山上

海人舉進士入翰林肆刀簡冊翰墨之間自庶吉

士歷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值深講晨循舊規先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九

送講章於內閣閱看內閣更改數語深講畢面奏

講章詞義不決非臣原撰乞自今容講臣得盡其

愚母再竄易上是之深復抗疏言聖學事當路忌

之謫延平府同知累遷至詹事兼學士致仕卒贈

禮部侍郎謚文裕所著儼山文集傳疑錄書輯史

通會要同異錄金臺紀聞中和堂隨筆河汾燕閒

錄停驂錄玉堂漫抄玉章漫筆聖駕南巡日錄大

駕北還錄淮封日記去還日記知命錄願豐堂漫

書科場條貫春風堂譜 子溪山餘話春雨堂雜抄

平胡錄蜀都雜抄古奇 錄詩徵翰林記凡二十

餘種皆足傳世 健曰學有三第一是尋繹義理

以消融胸次第二是考求典故以經綸天下第三

是文章好笑後生輩才可科第却先去學做詩做

詩好是李杜撒下許多好人不學却學李杜 唐李

白字太白與聖皇帝九世孫其先客巴西母夢長

庚星生白因以命之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喜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

縱橫術擊劍為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

父等五人居祖來山日流飲號竹溪六逸入會稽

與吳筠善筠被召白亦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

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鑿殿論

事奏頌帝賜食親為調羹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

徒醉於市帝坐沈香子亭欲白為樂章召入而白

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醒授筆成文白嘗侍帝醉

使高力士脫鞵力士耻之搥其詩以激揚貴妃帝

欲官白如輒止白益驚放與知章李迥之汝陽

王璉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人懇求

還山放還白浮遊四方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

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遊并州見郭子儀前

之子儀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已官以贖

罪流夜郎放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道尋陽辟

為參謀未幾辭職卒白晚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

畫詩及卒葬東麓元和未宜軟觀察使范傳正因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一

白孫女泣言為改葬立二碑云白常欲一鳴驚人

一飛冲天波漸陸遷喬皆不能也及其謫退乃歎

日十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求息機

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用是脫屣軒冕釋羈

韁鎖肆性情大放於宇宙欲耗壯心而遣餘年此

語足盡大白為人白詩格高旨遠文宗時詔以白

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為三絕

馮時可丁元復

元復長洲縣人進士累轉浙江參議

陸檄

檄長洲縣人進士為山西提學副使

集徐叅

知誌樂園亭

徐廷祿字士敏太倉州人成進士

涪邑擢儀曹分察叅藩成以風裁自樹園饒竹木

泉石之勝

賞紅藥適北寺富僧為里民群掠喧不

已丁嘆曰時事若此富何殊貧仕何殊隱陸曰吾

以為富不如貧仕不如隱

唐荆川云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

王元美傾貲造弁山園

園七十畝其中為山者三為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一

嶺者一為佛閣者二為樓者五為堂者三為書室

者四為軒者一為亭者十為修廊者一為橋石者

二木者六為石梁者五為洞者為灘為瀨者各四

為流杯者二諸巖磴澗壑竹木卉草香藥之類不

可指計山海西經云有弁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儻之風有軒轅之國江山

之南棲為吉不壽者乃八百歲

初落成時有客題

其門云欲寫終天淚堆成滿地歡

元美父忤以罪

伏誅

周公瑕門客好事者喜撰新奇不核語以博公瑕一

笑公瑕每信為真嘗與馮元成並籃舉山間所稱

引皆出理外馮曰昔魏收有穢史

北齊魏收字伯

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少習騎射欲以武藝

自達榮陽鄭伯戲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

節讀書以文華顯與濟陰温子昇河間邢子才齊

譽世號三才副王昕仗梁學主敬異收在館買吳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三

婢其部下有買婢者收喚取通行姦穢人稱其才

而鄙其行高洋如晉陽令撰禪代詔冊諸文撰魏

史收頗急不能平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

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史成時論言收著

史不直前後投訴百有餘人云遺其家世職位或

云妄有非毀群口沸騰號為穢史帝重收才不加

罪僕射楊愔高德正二人家並作傳二人不欲言

史不實抑塞詭辭終文宣世更不重論其後武成

復勅更審收遂改換三臺成文宣曰臺成須有賦
收上二臺賦上賦前數日乃告邵邵告人曰收甚
惡人不早言之收每議陋邢邵文邵曰江南任昉
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乃曰伊
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昉收以賦非
溫邢所長常云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章表
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收輕疾好聲樂善胡舞
數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見當途貴遊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四

每以言色相悅官至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謚文
貞無子魏太常劉芳孫女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
坐事帝並賜收為妾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
後病甚恐身沒嫡媵不平乃殺二姬既緣史筆多
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骨於外
先生有穢
舌不虞三彭鬼計算耶 三彭者三尸之姓彭質彭
矯彭居僧契虛遇仙人曰爾絕三彭之仇乎
公取
良然弗屑

金賁亨

賁亨字汝白臨海人歷江西提學副使以聖

人為可學涵養純粹粹踐履篤實子立愛按察使立

敬府尹立相兵部郎中 應大猷 大猷字邦升仙居

人官至刑部尚書年九十六子存初評事存性知

府存卓副使 以道義相交善金既謝事家居應復

起用詣金言別金曰君此出他日回來要將一照

樣應竟保晚節

岳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十五

岳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睿皇帝甚

重正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正謫戍於邊自

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

敢

白昂登進士時

昂字廷儀武進人初授給事中獻納

皆當世要務仕至刑部尚書昂性素厚斷獄不苛

嘗曰秋霜之肅何如春陽之和乎以律為萬世法

詳定條例奏上頒行待人氣溫色愉言出如恐傷

之與皂有過未嘗輕加笞辱人以急難來告盡力
排解如切於身致仕歸卒贈太保謚康敏子圻都

御史 往候胡忠安談問處世之要忠安曰多栽

桃李少種荆棘 胡濙字源潔武進人生而髮白居

數日有僧至家索觀曰此吾師高僧天池後身也

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濙見僧即笑問者驚異白髮

彌月方黑弱冠登進士授給事中文皇帝察濙忠

實遂命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向背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六

載馳十七年轍跡遍天下還朝進禮部侍郎車駕

親征昭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上屬濙

往察之濙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疏以聞上自

是不復疑太子宣德間進尚書贊上親征漢王新

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勳戚公卿皆往賀濙以

乃盛事立石廳事記之定議奉迎上皇儀注謝事

歸日與諸弟燕樂一堂扁曰壽愷逝年八十有九

贈太保謚忠安濙不易寬和廉靜寡慾居官敬慎

一毫不苟立朝幾六十年十知貢舉著芝軒集衛
生易簡方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有學者病目戚戚甚憂陽明日爾乃貴目賤心

人謂王陽明日古之名世或以勳烈或以政事或以

氣節或以文章而公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

全人矣陽明日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

愧全人

王文端為冢宰時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父伯貞知府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七

直以庶吉士入內閣書機密文字歷修撰侍讀學

士庶子少詹事禮部侍郎拜吏部尚書致仕方面

修輯器宇宏偉嚴重寡言笑終年八十四贈太保

謚文端 嘗寓戴文進書云予愛執事之畫十年而

不忘 戴進字文進錢塘人畫山水人物翎毛花果

兼法諸家馳名海內 聶壽卿見之題其尾曰公愛

文進之畫十年不忘使公以此心待天下之賢則

天下豈復有遺才哉王聞之深自愧悔云老負此

累 聃大年字壽卿臨川人父同文中書舍人成祖

至京師以迎祭賜死後五日乃生大年一目重瞳

穎悟絕人詩文知名兼善畫宣德中薦歷仁和縣

學教諭徵入翰林修史退卒

查應兆是永嘉同年一日置酒高會永嘉稱述肅皇

帝聖德查正色曰誠所謂有君如此者永嘉怒曰

謂我負之耶 應兆字瑞徵長洲人累遷布政使嘗

為水部郎分司武林鎮守太監驕倨見客每先據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六

上座應兆往見登堂禮畢太監直趨上座應兆笑

引却之謂曰君真耄耶此客座非主人座也太監

倉卒無以應乃趨下座

夏正夫云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

一敗三可惜 夏寅字正大華亭人累遷江西提學

副使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亦畢次早吏

胥抄案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官至

布布政平生直道無黨援

陽明在西湖靈隱寺講學

靈隱寺晉咸和元年建明

初重建石塔四皆吳越王建寺殿中拜石長丈餘

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

力詆晦翁之說有一

老僧在座問曰公為秀才時曾依朱說作文否陽

明曰此國家設以取士者安得不從曰當時何不

自用已說陽明曰若自用已說則不得中式矣老

僧笑曰然則文公講解是公寶筏苦海雖已渡豈

可便棄耶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九

宋訥嘗附火燎脇下衣傷膚高皇帝聞之曰脇者協

也火傷汝脇將非汝居內相不能協助人主為政

神怒耶 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元行臺侍御史

追封魏郡公謚忠肅訥登元進士筮仕鹽山縣尹

遭亂隱居明洪武初徵儒士纂修禮樂訥與焉四

輔官杜徵薦勅召至京授國子助教拜翰林院學

士進文淵閣大學士轉祭酒嚴立學規上恒謂訥

骨格必壽命盡工繪其像肖焉喜溢天表獻安志

策上嘉納之學錄金文徵畏其嚴厲喉吏部尚書
余煥移文以老致仕比納陛辭上訊知其故以煥
蔽賢擅權并文徵皆誅之訥居位如故卒年八十
上自製文遣官致祭後每思訥舉為教國子者楷
法子麟監察御史復祖國子司業

楊文忠讀中秘書鄉司馬余肅敏歸老與別以大明
律為贈曰介夫當相天下熟此以助他日謀斷余
子俊字士英青神人父祥戶部郎中子俊中進士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一

授戶部主事嘗有兩家爭田部檄子俊理之其地
名偶與相爭者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子俊曰然則
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為直之仕至兵部尚書事事
不苟有一事不當輒熟思之夜以繼日或對客猶
沉吟未已或問之子俊曰官中一二事恐不當耳
卒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巡撫延綏時徐廷璋巡撫
寧夏馬文升巡撫陝西亦大有名稱關中三巡撫
章德懋曰大凡為禮貴敬而不必太促縮令人氣

索

劉野亭賜勅掃先塋

劉忠字司直號野亭陳留人父

達國子博士忠登進士改庶吉士仕至吏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方正嚴毅卒贈太保謚文肅

鄒

東廓趨別野亭握手曰吾歸不復來矣子國器也

善自愛寧直毋媚寧介毋通寧恬毋競

鄒守益字

謙之安福人父賢按察司僉事守益會試第一廷

試第三授編修議大禮下獄謫判廣德州累遷祭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

酒一意問學日與諸賢聚講卒贈禮部侍郎謚文

莊子善太僕卿孫德涌按察僉事德湧太子洗馬

胡軫督學兩浙有士子懲以夏楚

軫字敬同豐城人

持身廉儉風裁凜然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設席款

胡以哥審盤盞行酒

宋時處州章生兄弟皆作審

兄所作者視弟作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坂碎故

曰哥審

曰此器世所寶也俗眼不識耳胡曰此器

脆薄終不若良金美玉可寶也

章拯楓山猶子致政歸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不

樂曰汝此行做一場買賣回人有生息拯字以道

釋褐南宮官至工部尚書與人樂易不設城府天

文地理醫卜百氏之術靡不研精得其肯綮卒謚

恭惠

許文穆典試許國字維禎歙縣人兒時病七日不寤

而蘇舉進士自庶吉士累遷禮部侍郎經帷進講

儀容周慎音節鏗鏘託事獻規曲盡忠款上手書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責難陳善賜之簡拜尚書東閣大學士入贊機務

累進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

穆出榜後約士聚射所戒厲之射所在都門西長

安街姚少師居慶壽寺址也寺後更名大興隆舊

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大字嘉靖中寺

災石亦燬錦衣衛都督陸炳請改爲射所尋以金

鼓聲徹大內請移民兵教場安定門外移射所民

兵教場而興隆故地以演象今人並稱射所演象

所云既至拜謁士切欲承其教傾聽文穆大言曰

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從我言者爲

好門生不從者反是聞者謂平平無奇朱國禎曰

國禎字號平涵烏程人以清正名重於世任

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此卽是宋舉主

問生事之說不下帶而道存矣

永樂間沈度爲學士度字民則華亭人學問該博書

法尤精郡邑薦舉坐積綬謫戍南詔時學士董倫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亦謫居南詔歸朝薦度召還未及登用禮部尚書

楊弘濟應詔薦之擢翰林院典籍歷檢討修撰侍

講翰林學士官于藻爲中書舍人卒賜祭葬

許鳴

鶴爲中書舍人朝中語曰學士不能文中書不能

書鳴鶴江西人

閣試上苑聞鳩庶吉士胡燿詩云燿字仲光蕪湖人

抗疏言事名動縉紳風日晴和欲醉人耳邊乍送

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

有情憐好景雨暘無補愧微臣聽餘忽動江南思
百畝沙田野水濱尚閣以無補句譏已黜爲戶部
主事月令曰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播之於叅
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
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會講峴山寺列坐者甚衆或言妖書事語侵郭宗伯

郭正域別見神宗慎重冊立東宮之典外廷疑揣
鄭貴妃易儲謀逆造刻飛書名國本攸關暗投中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五

外大學士沈一貫與大學士沈鯉禮部侍郎郭正

域有隙欲藉此開羅織之端賴神宗仁明恐瓜連

蔓引緝得嫩生光遂定妖書之獄又數年人皆曰

妖書是文華殿中書舍人趙士楨所作也許敬菴

厲聲曰不必譚此等事決非讀書人所爲一座帖

然

李見羅

李材號見羅豐城人累官都御史撫治鄖陽

被逮

出獄戍閩道上仍督府威儀至福州城外許

敬菴出見勞問垂涕頃之正色曰蒙恩得戍猶是
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見羅艷然曰迂
濶

沈繼山問朱平涵曰外間謂我何如朱曰謂公口太
很好罵人沈憮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
其非然人要做成一片段不可改也後與孫太宰
丕揚也大競孫一日過之奸言請曰願與解開沈
曰公解可我解決不可竟被攻而去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五

夙惠

李時勉甫成童

李懋字時勉以字行安福人歷庶吉

士刑部主事四陳直言兩下圜圜召問不屈命金

爪士撲之助斷脅折後爲祭酒平恕得士因除學

內庭樹荷校學門諸生石大用等三千餘人上疏

救解乃釋卒贈禮部侍郎諡文毅改忠文每自勵

曰顏曾希聖

周顏回字子淵孔門弟子十哲之首

累封充國復聖公明朝官其後爲翰林院五經博

士曾參南武城人父點孔門弟子追封萊蕪侯

師事孔子得道統之傳追封郕國宗聖公與顏回

俱配享孔子廟庭 四勿三省

王尚綱五歲 尚綱字錦夫邳縣人累遷浙江右布政

使 讀孝經至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謂其父曰兒長

當如此 國史經籍誌曰孔子為曾子言孝道門人

錄之謂之孝經

劉太中少而穎敏嘗過酒家取進簿閱而戲焚之便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呼筆更次第其數不爽 劉昌字欽謨吳縣人年十

九舉鄉試第一明年舉會試第二廷對後大肆其

力於學仕至廣東參政階太中大夫著懸笥瑣探

行世

李傑數歲 傑字世賢常熟人仕至禮部尚書持已矜

嚴待後進立崖岸

兄指紫微星令屬對 天官星占

云紫微者天帝之座也一名天營一名長垣一名

旗星

傑曰黃道日一座皆驚 黃道天文誌曰循黃

道

神宗年十二時內史持印時行祛倦鬼文上覽而喜

灑筆改鬼作魔 時行字汝默吳縣人少從徐姓及

第後始奏復之官至少師吏部尚書中樞殿大學

士為政援據典制斟酌物情從容應之曲中條理

后恒恭儉好禮卒贈太師諡文定

孫文簡數歲聰悟人以紅燭請賦文簡即答曰色如

朝霞光同夜月 孫承恩字貞甫華亭人父獻廷平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知府承恩舉進士累遷禮部尚書翰林院學士沅

默敦篤母以上元日生承恩歲張燈為壽母歿不

復然燈自少至老子不離算未嘗一問米鹽細小

物價盈縮其心渾然赤子之初世廟嘗稱稱齋中

允卒贈太子太保諡文簡子克弘號雪居有高行

善書畫

王華六歲戲水濱一客大醉來濯足去遺所提囊取

視之數十金華度客醒必復來恐人持去乃投囊

水中坐守之少頃其人號而至華迎謂曰求爾金耶為指其處

倪鴻寶道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輒請得即日就

師學父詒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

不佳父大驚喜每語人吾斯知項橐橐春秋時人

八歲孔子師之黃童非俊物也漢黃琬字子琰江

夏安陸人曾祖香祖瓊並有高名琬少辯惠建和

中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問所食多少瓊

玉劍尊聞 卷之七 无

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琬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

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

郎時司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繡賊

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繡多

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猶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

去官至太尉與王允謀誅董卓不遂下獄死

景皇帝召見神童李東陽程敏政敏政字克勤休寧

人父信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毅敏政十歲隨父官

蜀巡撫羅綺以神童薦於朝讀書翰林院以進士

第二人授編修疏議孔子廟庭諸賢從祀配享官

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主考會試給事中華

景同列林廷玉劾其鬻題賣士下詔獄致仕卒贈

禮部尚書編著篋墩稿明文衡諸書因試其能使

對螭解渾身甲冑螭解介蟲爾雅翼曰八足折而

容俯謂之八跪兩教倨而容仰謂之二教八足旁

行隨潮解甲故名螭解雄曰蝦蟇雌曰博帶陸佃

玉劍尊聞 卷之七 无

口尖臍者壯圍者牝一名郭索一名無腸公子冑

兜鍪也與冑子之冑不同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

鳳凰羽蟲之長雄曰鳳一名鷩雌曰凰在天為朱

雀說文曰其像鴻前麤後蛇頸魚尾鸛頸鸞思龍

文龜背燕領鷄喙山海經曰生於丹穴山首文曰

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腹文曰信膺文曰仁孔演

圖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高二

尺身備五色鳴中五音有道則見飛則群鳥從之

東陽曰蜘蛛滿腹經綸陸佃曰蜘蛛設一面之網物觸而後誅之知誅義者也

韓邦靖五歲時與客奕背坐不視局以口對奕者始終不差一着

豪爽

胡梅林

宗憲

讀漢書

前漢書班彪撰續史記未就子固女昭踵而成之後漢書南宋范曄作

至終軍請

纓事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好學能屬文年十八選

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為博士弟子步人關關吏與繻軍問以此何為吏

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丈夫西遊終不復傳

還棄繻而去後至長安上書言事拜謁者給事中

行郡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前棄繻生也

擢諫大夫軍自請願受長纓羈南越王而致之闕

下往說越王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越相

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軍死時年二十餘

故世謂之終童

曰男兒雙足宜從此處插入其餘

皆狼藉耳狼藉草不編離披雜亂也

辰玉與仲醇遊武林每夜飲酒至醉互唱韻作詩舒

匹紙寫擘窠大字唱絕而句不成者罰又遣一童

子舉酒杯酒冷而篇不就者罰晏池編論字體有

擘窠書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真卿集有云點畫稍

細恐不堪久臣謹據石擘窠大書此法宋人多用

之墨札之祖也

劉玄子

劉黃裳字玄子光州人父繪重慶守黃裳習

五劔尊聞

卷之七

三

天官家言詩諸邊形勢機畧沈雄登進士授刑部

主事遷兵部員外郎贊畫擊倭陞郎中與黃仲子

安小范遊西山仲子岸幘衣半臂紫衿衣坐連錢

驄馬挾彈飛鳥應手而落遊人從之如雲即以鳥

犒遊人為之語曰得山禽從舍人黃道月字德卿

合肥人行次居仲美姿態工文詞少好擊劔官中

善舍人聞父訃嘔血立毀既葬號于墓而死

徐文貞遇毛伯溫過其舟毛呼侍者捧大盤四二盛

炙鷲二盛饅頭大如盃銀盃二注酒長啜大嚼傷
若無人

解縉才名大噪時杭有王洪洪字希範仁和縣人年

十八舉進士歷行人給事中檢討進至侍講耿介

忠亮嗜學能文負氣敢言為眾所忌

吳有王璩璩

字汝玉善屬文以薦得侍從甚自矜許黃淮諸之

遂論死王達達字達善無錫人為文援筆立就以

訓導入為國子助教永樂初姚廣孝薦之授編修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

陞侍讀學士性不飲酒簡澹謙和

閩有王偁偁字

孟揚永福人父翰為元潮州總管棄官走閩為黃

冠高皇帝詔起之翰自刎死偁甫九歲翰友吳海

撫教之洪武中為國子生永樂初授檢討氣節高

勁文章雄偉移官交趾逮繫死

偁嘗謂洪曰吾五

人者足以撐柱東南半壁

力士李金創入吳徐武功召試其藝喚左右取吾棒

來棒乃純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顧李曰盍試諸李

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

崔銑飲量洪亡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幾杯酒也

留名姓在人間伶字伯倫沛國人仕東晉為建威

將軍容貌甚陋性嗜酒嘗著酒德頌

倪鴻寶自以半生精氣為帖括所拘持每向人云熊

狼之罌柔繩何時出力乎熊獸似豕山居冬蟄當

心白脂如玉俗呼熊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美在

掌狼獸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其鳥能小能大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

膏可煎皮可裘性善顧糞可作烽火煙直而聚雖

風不斜性多貪故曰貪狼又蹂躪其草使之雜亂

故曰狼藉

楊太宰魏也平生宦遊所歷名山皆取其一卷石以

歸久之積石成小山間時舉酒自飲一盃每石一

種酬酒一盃亦自飲也

容止

陸官保居朝高冠獨步令人凜凜不霜而寒

倪謙雙目炯然如電體有四乳謙字克讓性極穎敏

平生寬洪誠信子孫衣冠甚盛于時以為盛德之報

張幼于年六十七有嬰兒色李本寧問何能爾李維

頑字本寧京山人父淑廣西布政得世譽維頑中進士選庶吉士好學有才廣通賓客風流蘊藉天

下慕之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幼于笑曰我有嬰兒

心故有嬰兒色我無嬰兒態故有嬰兒心胸前曰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五

嬰兒人始生抱之嬰前乳養之故曰嬰兒

張元禎身不滿四尺為日講官上命設低几就而聽

之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生而靈異人稱奇童所在

聚觀初寧靖王書元微字名之都御史韓雍易之

曰元禎擢進士位至吏部侍郎督瘠纖弱而聲音

朗徹崖岸孤峭數上疏論事人有過面折之

常開平 常遇春懷遠人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

三為盜劉聚所得遇春欲擇所依棄聚歸高皇帝

先登拔采石磯授總管府先鋒自是從徐達征

能遵守節制及自將兵運籌決勝不學而能開拓

之功十居七八位至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

公追元君全師還次柳河川薨贈右丞相追封開

平王謚忠武子茂弱冠封鄭國公以隸其婦父宋

國公馮勝北征納哈出不奉約束削爵安置廣西

龍州次子昇封開國公抗靖難師安置雲南臨安

弘治中錄曾孫復錦水衛指揮使嘉靖中封齋常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五

玄振懷遠侯 狀類獼猴猴獸無脾以行消食猿之

德靜以緩猴之德躁以累指臂多修毫鬣猛絕世

王太宰無鬚老來生鬚盡白王國光字汝觀陽城人

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好談諧雅有吏幹為當

世所重

馬芳猿臂壯偉走及奔馬黃酋黃酋順義王子黃台

吉也嘗與芳約日手搏為壇塞上方廣五百步虎

士百人立壇側芳結束登壇威容若神交手壁立

意氣閒暇齒望見震懼不敢上抽矢三發而去

陳諤 諤字克忠番禺人性剛直舉孝廉仕至順天府

尹遷鎮江府同知犯顏敢諫屢瀕於危 為給事中

奏事聲震朝宇上令餓數日奏對如前上曰是天
生也呼為大聲秀才

林尚書 林堯俞字咨伯莆田縣人好學讀書有德行

歷禮部尚書兼學士心淡榮利雖登顯列而抑降
自守為正人所重子銘鼎進士終叅政 母夫人鬚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長寸許有奇術卜吉凶

企羨

陸文定公嘗語人曰吾歷仕途見浙孫氏再世為宗

伯其列卿佐侍從者踵相接于朝閩林氏三世四

尚書下亦為郎署牧守而常與孫季泉 孫陞字誌

高號季泉賜進士及第授編修性資謹畏擇地而

蹈視屋漏如明庭對妻孥如大賓功名之際每退

讓不收居重義好施能容人絕口不談人短 林曾

泉 林庭機字利仁號肖泉閩縣人父瀚兵部尚書

謚文安兄庭樞工部尚書謚康懿庭機成進士
中秘書授檢討渾樸光潔雍雍肅肅無繁縟之禮

無枝葉之言官至南京禮部尚書謚文簡 對山 林

廉字貞恒號對山庭機子也登進士官至南京禮

部尚書 遊言貌愿朴視寒峻無異詢其人人則約

斂檢括更過之天道忌盈鬼神瞰高兩家皆無處
焉其子孫貴盛通顯根本確在於此

玉劔尊聞 卷之七 三

龔愷 愷字次元上海人 為直指當按粵西慘然不樂

往見嚴相國 嵩也 嚴曰吾嘗使粵所歷山川奇麗

快心駭目至今夢寐未嘗不在彼中邇來雖叨黃

閣數年蒙塵觸穢往來一衢何如彼中官司南面

芙蓉也龔後至粵每行得勝處輒嘆曰是閣老夢

寐不如者

王三原一日出有狂夫向之呼萬歲人部延僚佐諮

之妻駕哥曰昔張忠定行軍三呼萬歲王曰止

勿言卽反覆思得數策乃問曰忠定何以處之曰
 亟下馬同呼萬歲衆遂不敢譴王歎曰吾輩安能
 及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終日思之而不
 足其好善如此 宋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初科場試
 詠賦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黜之詠憤毀裂儒
 服欲學道於陳希夷希夷曰子當爲貴公卿此地
 非棲憩之所後果及第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
 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其後權茶他縣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

皆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富一吏自庫中出鬚旁中
 下有庫一錢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
 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斬其
 首申府自劾累遷樞密學士同知銀臺通進司兼
 掌三班院兩知益州威惠及民料敵制勝人所不
 及民間訛言有白頭老翁午後食人男女詠訪得
 言者戮於市卽日帖然詠曰訛言之興沴氣乘之

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
 勝賊李順黨中有避罪逃亡詠許其首身拘母十
 日不出拘妻一宿而來詠斷云禁毋十日留妻一
 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
 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
 繼至詠每斷事必爲判語蜀人鑊板謂之戒民集
 詠寢室中張燈炷香迺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
 歷歷分明一刻差必詰之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

玉劍尊聞

卷之七

三

得其實不以耳目專委於人曰彼有好惡亂我聽
 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再詢則事無不審矣李旼問
 其古詠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自益州
 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塲生於腦遂知昇州范
 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還
 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過袁州萍鄉縣境驛傳橋
 道皆完葺田萊墾闢無惰農及至縣屢肆無賄
 博市易不諱爭夜宿邸中更鼓分明以是知邑宰

張希顏好官員也詠大矢曰希顏固善天使亦好
官員也即同薦於朝後皆號能吏遷吏部尚書知
陳州丁謂逐寇準詠知禍必及已乃延三大戶於
便坐與之博袖間出彩散子勝其一坐乃買田宅
為歸計以自汗卒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少學劍樂
為奇節有士人為僕夫持其不法事恐之且欲其
女為妻即止詠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出城新
之遊蕩陰止一孤店一翁泊二子見詠負錢帛來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四

喜曰今夜好箇經紀夜始分其子推戶詠殺之持
劍斷翁首老幼數人併命於室至鄭州有一山人
氣貌甚古同宿旅中與之語皆塵外事不言姓氏
自稱神和子質明為別云異日相會于西川詠異
之及知益州因患頭瘡龍輿觀設醮是夕坐寐中
夢昔神和子謂曰頭瘡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
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詔州處士贈神和子歌
萃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上下十四間號曰

仙遊閣其歌刻石詠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
正希白云候十年觀此後十年詠卒希白請知府
凌策發文字乃詠畫像自為贊云乖則違俗崖則
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李叟苦疴既瘳詠曰子
於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曰未也詠曰人能於病
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慎之靜久自愈

董玄宰家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曰此正如異人
到門何論金帛若較量銷銖 黃鍾一龠容千二百

玉劍尊聞 卷之七 四

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銖兩斤鈞石曰五權八兩為鎰
是田舍翁教子豈能博尊賢敬士之報哉

傷逝

聶貞襄與陽明講學 聶豹字文尉永豐人舉進士知

華亭徵拜御史官至兵部尚書歸建賜老堂以講
學終其身謚貞襄 往返質問然不肯執弟子禮至
陽明歿而始為位哭稱門生故當時有生稱師歿

稱友者黃綰生稱友歿稱師者公綰字宗賢承祖

廢弱冠卽以聖賢自期揭座右曰窮師孔孟達法

伊周當官議大禮靖大同之亂充正使區處安南

中外甚重之

陳繼儒結茅小崑山之陽華亭西南十八里有崑山

今貶稱曰小崑山以崑山之爲邑故遜之耳晉二

陸嘗隱焉廟祀二陸主陸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

吳丞相父抗大司馬機博學善屬文非禮不動入

玉劔尊閣 卷之七 聖

晉仕著作郎至平原內史同母弟雲字士龍儒雅

有俊才容貌瓌偉口敏能談博聞強記善著述十

八歲刺史周俊命爲主簿累遷太子舍人清河內

史爲成都王所害乞四方名花廣植堂皇之前室

無四壁曰皇曰我貧無以娛一先生請采花爲先

生春秋供蘋蘩名乞花塲

沈萬山山一作三名秀蘇州吳縣富人也妻麗娘亡

山思之甚作思鎖臺於塚上置離思碑其中有曰

玉骨土融百形皆幻紅脂塵化萬態俱空構室見

其情牽樹碑由於恩結

雷何思卒鍾伯敬爲五言韻語十章哭焉付其家嗣

仍語之曰鬼不必時至家必時時誦之或令侍子

知書嘗司筆研者誦於所常遊息處以逢其至

孫賁賁字仲衍廣東順德人表儀秀偉於書無所不

窺舉於鄉授工部織染局大使歷翰林院典籍補

平原主簿謫戍釋歸田里召拜蘇州府經歷爲藍

玉劔尊閣 卷之七 聖

玉題畫坐誅王定遠人長身植面臨陣突圍所向

有功初授充管軍鎮撫終拜征虜大將軍封永昌

侯擬進封梁國公適有疾其私元主妃者上怒改

封涼國公王素不學性很復自恃功伐專恣傲岸

嘗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王擅逐之征北還夜度

關關吏以夜不卽內王縱兵毀關而入上益惡之

錦衣衛指揮使蕭琳告王謀反上集群臣廷議王

展轉辯攀染不肯服吏部尚書詹徽叱王吐實無

林連人玉大呼口微即吾黨遂并殺之族誅者

五千人 臨刑口占曰 鼙鼓 鼙音佻水蟲長一丈其

聲如鼓 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

誰家

陸子淵與何粹夫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進士任編修

不屈於劉瑾出為府同知官至右都御史篤遵古

誼世局變推而不受染卒贈工部尚書諡文定

希道 盛端明字希道饒平縣人解元進士入翰林

玉劍尊聞

卷之七

留

為檢討官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榮簡進削

謁李文正於私第議及國事李手揮淚不已李卒

子淵以詩哭之末云白髮門生傷往事每看憂國

淚雙漣

玉劍尊聞

卷之七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常山梁維禩撰 孫允樸允桓校

棲逸

陳眉公纂逸民史二十卷曰逸民如野燒草灰而根

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此史之所由作也

馮元成素不樂仕進稱還家為小三昧居山為大三

昧 道云貞一儒云致一釋云三昧一即有二遂至

於三言三即昧在其間翰林誌學士每下直出門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一

謂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大三昧言去纏縛就

解脫也

鴈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藥官香魚也

鴈山在浙江溫州府樂清縣龍湫之上有五湖秋

冬鴈宿其上故曰鴈湯 朱太守無宦情嘗曰豈以

五斗易我五珍 朱諫字君佐樂清人登進士知歙

縣稱神君累官吉安知州謝事結廬鴈山翛然有

塵外之懷

都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殖

生產或至屢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餓

死日晏如也 國寶新編曰穆字玄敬吳縣人成進

士仕至太僕少卿乞休吏部賢之為請致仕好遊

山水所遊必撰一記著玉壺冰聽雨紀談周易考

異史外類鈔金薤琳瑯

陳繼儒買舟載書作無名釣徒語人云每當草蓑月

冷鐵笛霜清覺張誌和 誌和字子同金華人父游

三劍尊聞 卷之八 二

朝通莊列書誌和唐肅宗時擢明經授錄事參軍

親亡不復仕自稱煙波釣徒號玄貞子李德裕稱

其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光之比云 陸

天隨去人未遠 陸龜蒙字魯望長興人寓居松江

甫里自號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唐以高士

召不至與顏萱皮日休羅隱吳融為益友明有巨

石乃遠祖績為鬱林守罷歸無裝取以重其船者

人稱其廉號鬱林石

黃姬水所居環以奇卉異石焚香獨坐當風日清美

攜酒自勞 姬水字洋甫曾祖暉比部郎父省曾以

藝擅代姬水父母卒遂謝諸生徜徉丘壑所著篇

什甚富研練精切書法適逸 曰此亦令人駘蕩

蕩廣大之意义又春色舒放也 居然三我五嶽意

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嵩

賢媛

姚廣孝 廣孝長洲人器宇恢弘性懷冲澹初為僧名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三

道衍字斯道居相城妙智菴師靈應觀道士席應

真讀書學道兼通兵家言洪武中以高僧薦選侍

文皇帝於燕邸深見親信與密謀永樂中以靖難

功進官太子少師復姓賜名然終不蓄髮娶妾所

居多在僧寺卒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廟廷廣孝

亦工文詞著有逃虛子集別有道餘錄則專詆程

朱其友張洪嘗云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

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佐文皇帝靖難歸省其姪

姊拒不見使婢語之曰做和尚不了可是好人後
趙石虎號佛圖澄曰大和尚此僧稱和尚之始

楊忠愍以諫死王元馭父慨然曰忠臣當如此矣母

吳氏曰不然夫人人願死忠置人主於何地不聞

古有諫行言聽臣主俱榮者乎

高皇帝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一日進羹微寒帝怒

舉盃擲之羹汚狼籍后熱羹重進顏色自若后宿

州馬翁鄭媪女馬翁使氣殺人藏命定遠已而避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四

地轉徙乃以后託諸好友郭子與子與妻張夫人

極撫愛之遂以配帝洪武元年冊立為皇后永樂

元年謚高皇后

孫文恪妻楊氏為詩麗而則夫人仁和人福德兼備

於諸子孫為嚴師曠嘗戒其友曰以札來者幸毋

詭母詭歷吾母而後及我慎之也繇此子姓所交

無匪人所聞無匪言姓生也子之所生孫也故子

孫謂之子姓

張敷華 敷華字公實安福人也父洪為監察御史死

土木之難敷華受廢為國子生登進士簡為庶吉

士累遷左都御史掌內臺事博厚純實剛介平恕

嘗曰寧失不明毋為不仁卒贈太子少保謚簡肅

為楚左轄左轄古稱尚書左丞杜甫贈韋左丞云

左轄頻虛位近代稱左布政使 任滿檢羨金二萬

餘兩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嘗笑吾貧今羨二萬不

已富乎夫人曰願子孫得免饑寒常如今日足矣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于是盡籍錄之副在有司

沈惟炳母楊氏嘗訓諸子婦曰惟慎惟默可以處婦

奴汝輩戒之汝輩腹能妊子難藏一語乎惟炳字

斗仲孝感縣人登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姊媼媼

也妊孕也

譚元春母魏氏喜諸子讀書而不以榮進責望每逢

下第輒置酒勞苦諸子曰此自有定分吾亦不須

汝曹有此也友人輩嘗同飲至醉私相戲曰賀不

到門北堂傾尊

詩衛風焉得鼓草言樹之背注背

北堂也堂房半以北為北堂房生以南為南堂主婦治北堂故母稱北堂尊酒器

韓汝慶妻屈氏有詩才

韓邦靖字汝慶朝邑人兵部

尚書邦奇弟也舉進士歷官叅議性至孝父病寢

側年餘

屈卒女異悲母集散失書貽康德涵女為

乞序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於書覽而不誦嘗口上

士恒逸下士恒勞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

玉劔尊聞

卷之八

六

其魂焉已矣譬之酒善飲者澆其醇不善飲者吸

其醜其下則貪糟醉焉耳其凡撰著惟靜而虛虛

而意生然後操觚而揮數千言不竭狀元及第除

翰林院修撰宦官劉瑾用事重海是時瑾惡戶部

郎中李夢陽代尚書韓文草彈文搆以他事奏下

錦衣獄欲置之死海詭言救之明日瑾奏上救夢

陽海親劾歸及順德遇盜而失有司追捕瑾敗遂

以黨罷官家居不離聲妓曆數醫士無不克備洞

晚願藉皮為楮

楮木之皮可為紙

削骨代穎

錐銘

也以傳母集德涵感其誠為作序表揚之且曰有女如異足嗣矣何必生男哉

徐夫人教其子有曰財散可來名辱不復

徐夫人者

金壇庠生周召詩妻也有士行生銓字簡臣進上

上虞令鍾字介生進士庶吉士兄弟文章行誼之

名噪天下

倪鴻寶在史局欲指陳時事方草未發親朋知觸威

玉劔尊聞

卷之八

七

貴色動舌出撓禁百端王安人聞群譁顧謂鴻寶

請得一涉指歸鴻寶示之草乃拍手大笑曰君語

平平諸君何事須懼即如此遂爾驚天震地豈爾

輩男子真僵蠅腐草耶鴻寶決策遂上

蠅飛蟲好

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

故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亂色蒼蠅亂聲

劉太夫人是商太宰母

商周祚會稽人曾祖廷試太

僕寺卿祖為正大理寺卿弟周初叅議周祚成進

士官至史部尚書一日廣會有尼突至陝方廣冊

諷太夫人即注于錢可恒河沙量福也太夫人搖

手曰吾何事福吾一丸尼塞此善門既久矣摩使

亟去或勸太夫人誠云善門又可得福何靳少錢

太夫人曰吾避惡却禍耳何善與福之有佛教其

徒布施而其徒顧乃責布施於人且使若等挾禍

福之說以簧閨媛凶而家矣吾亦以教吾子孫也

簧笙管中金葉也笙竿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八

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

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竿十六簧

寧庶人

宸濠也

妃婁氏

上饒人

素賢庶人驕騫淫虐

婁苦諫至涕泣及敗投水死庶人既就執見王陽

明以葬婁為鸚居囹圄中

囹圄獄名秦曰囹圄

領也囹圄也言領囚禁禦也

每飯必別具饌祀之

言及輒曰負此賢妃

李希顏為諸王子師

希顏號愚庵州縣人性行峻茂

貫醜群籍洪武初薦徵召以贊善大夫太宗北

歸希顏歸隱夾谷授教生徒感時懷念足跡不涉

城市落魄願領首戴箬笠身著緋袍時臨盛會曰

戴者本質著者君賜也一藩司騶與訪希顏途遇

一老枕袋側卧前驅蹶之乃希顏也遂與班荆傾

囊而別

教法嚴毅有弗若教者以管擊額高皇帝

撫而怒高皇后曰惡有以弄舜訓爾于顧怒之耶

帝威用霽

霽雨止也唐魏徵傳霽威義如雨止也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九

用修七歲母黃夫人教之句讀

凡經書成文語絕處

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以筆

管印紙作圈令用修書字於中曰即此自楷正可

觀矣

衍解

唐應德常云知曆數又知曆理此吾之所以異於儒

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異於曆官

曆官時氣節之數也

王元馭始生身冷無氣鄰姬徐氏反覆諦視良久笑

曰此名卧胞生吾能活之活則當貴趣使治之其

法用左手掬兒右手摑其背百餘逾時寤而蘇

建文皇帝即位 帝諱允炆太祖孫懿文皇太子追號

與宗孝康皇帝之次子也建文四年靖難兵入金

川門宮中火起帝殂或傳遜於外 逼執周齊削爵

為庶人 周玉諱橐太祖第五子國開封府建文元

年竄雲南尋錮京師四年復之國齊王諱榑太祖

三刀事 卷之八 十

第七子國青州府王有武力恣肆不檢建文二年

遇許逮繫京師四年復國永樂中以反謀露削爵

囚西內國除 湘獻王自燒殺 王諱栢太祖第十二

子國荆州府建文元年有告反者遣使即訊王懼

闔宮自焚 事且至燕燕王懼謀靖難語未幾簷飄

瓦墜地碎王以為不祥不憚姚廣孝曰祥也王罵

曰子妄言若此何祥為廣孝曰祥也天欲易黃瓦

耳謀遂定 大明會典曰親王宮殿門廡及城門樓

皆覆以青色琉璃瓦

邵道人喜視人病令病人張目又張口噓即知病人

可活目諸弟子置飯病人前道人出袖中鐵尺橫

飯上誦大悲呪 大悲呪觀音菩薩所說 已起尺摩

病者曰瘥矣脫不可活道人趨出病家問死期出

其指示日數輒驗 道人蜀人也年六十餘始至慶

陽不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築上被衲

無晝夜露坐子弟少年爭來事之道人善飲食以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十一

梳列諸案無問多少飲食之若更以梳列之不飲

食也李忠患頸瘍久不愈問道人道人曰此祟也

汝往聘某氏謂其女恹將更聘女慚死此其祟汝

李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今遇我三日解

矣瘍果瘥一日道人設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

環守之夜半霹靂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

之聲諸弟子震懾伏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

文皇帝患瘰癧公茂治久不愈 公茂吳縣人為太醫

院使上甚重之 召戴原禮至 戴思恭字原禮以字

行金華人學於丹溪朱彥修起死回生動若神助

一洗拘方泥法之陋積官至太醫院使 問所用藥

曰是也又問帝嗜何物曰生芹原禮曰得之矣投

一劑夜暴下皆細蝗

太祖兵取江西天師張正常來覲京師 正常字仲紀

貴溪人漢留文成侯四十六代孫也天性夷曠潔

而不緇自號冲虚子 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豈有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十三

師也以此為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

人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朝天宮井中飲

者疾輒瘳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一泉 太祖於冶城

舊址建朝天宮奉上帝

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查彙過金陵 彙休寧

人母夢靈龜人卧内遂有身生彙會大父年八十

命曰八十云大父以賈起家彙從父兄受學少負

意氣務上人時壽州鍾山琵琶最善故嘗師樂師

張六老彙奉千金為山壽師事山盡得山法彙臥

起服習居頃之過山遠矣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

擊襄陽吳奇善騎射豫章孫景善蹴鞠金陵馬清

善簫吳人張大本善琴皆獨步彙悉從之受業客

曰彙猶不免於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彙乃緩一

切仍專事琵琶既託賈而遊所至人人親彙 入平

康里為清彈琵琶 琵琶胡琴推手前曰琵琶却手後

曰琵琶書曰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 諸美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十三

人無知者安氏媪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

國工張六老能之客何為者既而知其彙也起為

按節相視以為知音

曾義山善占卜 義山上高縣人 得異書名銀河棹山

卒劉伯溫官江西經山家其子遂以授劉劉後占

卜如神

周洪謨上疏請造璿璣玉衡純皇帝即命洪謨自造

眾謂必不可成旬日間造成以進 璿璣玉衡

天文之器以齊七政者璿美玉以為環轉運如天
衡橫簡也以簡從下端望之占日月星辰吉凶之
象漢世以來謂之渾天儀

郭青螺與蔡見麓同為方伯

蔡國珍字汝聘號見麓

奉新人進士居南都刑曹與名流講求性命經濟

有四君子之稱歷晉吏部尚書素履矜然死無干

金之產贈太子太保謚恭清

蔡有引去意一日坐

弘濟堂指堂扁弘字曰子為我拆一字郭曰公意

玉劔尊聞

卷之八

古

將引去而數未能蔡曰何也郭曰弘字左為弓而
無！是未能引右為厶而無土是未能去蔡笑曰
奇哉郭曰非徒如此也扁有濟字公將開府齊魯
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書而後歸土蔡笑
曰是太穿弊後言一一驗

巧藝

吳偉臨繪用墨如淡雲旁觀者甚駭俄頃揮灑巨細

曲折各有條理若宿構然

偉字次翁江夏人出憲

直有氣岸與俗寡諧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又好妓

畫山水人物入神品求者非人不應憲宗召至闕

下授錦衣衛鎮撫待詔仁智殿作松風圖上曰真

仙筆也因以小仙為號孝宗命畫稱旨授百戶賜

書狀元印

文徵仲楷書

鍾王今隸謂之楷

極意結構疎密勻稱

位置適宜如八面觀音色相具足

觀世音自在菩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是其證果之實相善

薩者古正法明如來也如來是其證果之實相善

玉劔尊聞

卷之八

古

薩乃其行教之應權釋迦授記以圓通善財遍參
其妙法消災救苦揭暗破昏被功德者無涯奉香
火者恐後

陳登

登字思孝長樂人諒直善文詞工篆籀洪武中

以薦召入中書舍人

精小篆

李斯剛古文作小篆

時滕用亨素負書名

滕權字用衡更名用亨蘇州

人永樂中被薦獻詩授翰林院待詔善鑒古器物

書畫

一日對大眾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遙起登隨

問條答考古證今百不失一

漢許慎字叔重召陵

人獻帝時舉孝廉惇篤博學馬融常推敬之時人

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撰五經異議又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

劉麟嘗欲建樓以居無力文徵仲為繪一圖名曰神

樓騷人墨客爭咏之

楊用修與陸子淵論字子淵云字譬如美女清妙清

妙不清則不妙用修曰豐豔豔不豐則不艷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六

徐霖工篆法常語人有明以來喬宇篆法第一他人

莫得望也

霖字子仁南京人補弟子員任放不諧

俗好遊觀聲伎築快園委曲有幽况或美其美須

髯呼之為髯仙

袁中郎宿山寺

袁宏道字中郎公安人兄宗道左庶

子弟中道進士咸擅才名宏道登進士官吏部郎

中坐客出宋仲珩書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卷同觀

宋璉字仲珩承旨濂之子洪武中官中書舍人金

剛經佛在舍衛國中說

僧強中郎書客曰仲珩必

屏處書子豈亦有此癖耶中郎曰彼工書畏敗名

耳吾亦何畏也乃書數幅

蹇忠定善書文皇帝授金龍文紙使書外國詔禹落

一字蹇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帝曰此紙艱

得姑注之蹇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帝復授以紙

更書之

解縉工行草書求者即與之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七

劉伯昇小變楷書謂之行書張伯英法謂之草書

鍾伯敬寄譚友夏寒河圖

友夏居門與寒河對

多其

位置竹樹陂岸不寒河不已後偶作一古樹不覺

高出於紙茅齋之外不益一物空處忽露半舟曰

此寒河也題而寄之

邢子愿書模臨二王幾於奪真而自運故佳

晉王羲

之字逸少臨沂人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顛顛異之

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嗽顛先割首義之於是知名

及長善書為古今之冠從伯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氏三少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袒腹卧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雅好服食養生性愛鵝有姥養一鵝善鳴將攜親友就觀姥烹以待

玉劍尊聞

卷之八

六

之義之嘆惜彌日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甚悅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王述與羲之不協述蒙顯授羲之恥為之下遂稱病去郡於父母墓前為文自誓不復出仕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幼子少有盛名高邁不羈數歲觀門生擣菹曰南風不競門生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去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九

二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溫而已既出客問安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辭寡以其少言故知之嘗夜卧齋中有偷人入室盜物獻之徐曰青璽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群偷驚走工草隸善丹青桓温使書扇筆誤落因畫作烏駝犂牛甚妙經吳郡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謝安請為長史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難言之試謂曰魏時凌雲殿榜未題而匠者誤釘之乃使韋仲將懸橙書之比訖鬚鬢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宜絕此法獻之知其肯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人那得知為中書令卒謝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為一裘置左右以翫黃昭素獨操機杼而置古帖中亦不復可辨黃輝字平信南亮八以進士讀書中秘博極內外典同

館焦竑以宏雅名自媿不如詞翰流傳於世官至少詹事蚤歲批簪脩然玄遠

何主臣以篆刻重片石與金同價

用修謫滇中滇池在益州有東山之癖晉謝安攜妓

遊東山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

緘遺諸妓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

漓帟袖酋重賞妓女購歸裝潢成卷裝飾也滇以

漿染紙也唐六典有裝潢匠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夏景畫竹石名擅一時景初姓朱字仲昭崑山人登

第為庶吉士文皇帝課書學景獨被賞改中書舍

人命書宮殿榜卷資甚至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

為太常寺卿直內閣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

劉長欽有碁癖劉紹恤字長欽安陸人進士官至僉

事好讀書嘗讀晉書掩卷曰詞不古雅當為改修

復拂衣起曰生人不滿百何自苦如此世稱劉蕭

湘博物誌曰堯造圍碁丹朱善之終日與人奕所

對皆中下品無相抗者奕能常擲子於地曰人知屢負不樂不知屢勝亦悶譬之享大鼎遇噎食人

何能暢

陳過能繪事嘗寫高皇帝御容絕肖見者肅然其弟

者遇字中行家金陵高祖義甫宋翰林學士曾祖

執中兵馬都統制祖文德元進士判溧陽父辛之

淮南鹽課提舉遇自少篤學至正中授江東明道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書院山長遷温州教授因亂棄官歸隱署其室曰

見與語大悅引至帷幄征討機務皆咨詢之累授

官至禮部尚書皆辭不就上稱君子每見必坐坐

久必賜宴廐馬送歸年七十二卒遣官賜祭子恭

仕至工部尚書加恩贈遇大理寺少卿

邵守汪濬欲圖儀門許陝西成縣人儀正也使隸召

畫節沈周周衣緇布服冠里老巾指示一徒點染

畫畢乃去未幾汪以計入都謁內閣李西涯李問
啓南安否汪大媿覲回造鄉訪之

倪元鎮厭世濁不畫人物沈啓南傲倪一九淡墨加

鈞叟樵客曰世固濁在畫何必濁畫如元鎮則將

軼汗漫圖混沌乃得哉汗漫渺茫貌混沌陰陽未

分也

伯虎作洗桐圖左列高梧一株孤竦秀特枝葉間有

生氣一童子捧盂一老人方袍鶴立灑指作洗滌

玉劔尊閣

卷之八

三

狀運筆細潤幾同繭絲

桐木有四種白桐可斲琴

葉三岐開白花不結子在桐子可作油梧桐收其

子可炒作果圖桐體重不可作琴

徐執菴

徐亮江陰人嘉靖中進士

邀客園亭陳沱江

至

沱江陳淳子括也

主人未出手擊破其亭上珍

石執菴意沮不樂沱江取案頭紙作大石圖奇峰

突兀雜以幽卉風雨濛濛顧執菴曰此石比君家

不何執菴大喜留酌竟夕人人呼為沱仙陳白

陽嘗云吾作枝頭括兒點花世間絕無寶矣

重玄宰揮毫掃素簇簇如行蠶閃閃如迅雷飛電

高廷禮畫山水極工客求之輒自戲曰令我作無聲

詩耶

高棟字廷禮新寧人洪武初入翰林為待詔

遷典籍嘗總唐人詩為品彙百餘卷

張益與夏景同年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

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

益字士謙江

寧縣人永樂中進士授中書舍人累陞翰林侍讀

玉劔尊閣

卷之八

三

學士叅機務死土木難贈學士謚文僖為人溫雅

明敏詩文雄健有法孫琮官右都御史石渠閣漢

藏書閣名

黃諫博學工書著從古正文五卷藝林宗之

章皇帝文武全才遊戲丹青直臻妙境萬曆中顯皇

帝取玄兔圖示輔臣史臣張居正而下三十有五

人令賦詩親書並得自用圖記

華藻以繪事妙天下每落筆輒題咏其上云空塵持

畫天下稱曰華空塵驚章丘人

侯鉞少年遊古廟見一翁步入自稱九華山人曰子

必貴再益一骨必有殊巧揭脅衣若有所內微痛

久之乃平遂能寫人形神皆一識面者去之數十

年能肖舉進士時榜下三百人皆識貌畫而誌之

一日遇群盜返乃圖盜衣冠狀貌送吏盡獲諸境

鉞字義甫東阿人戟髯電目論事口如懸河官至

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寵禮

顯皇帝嘗命諸講臣書扇王文端家屏也書訖誤用

私印竄滅其跡上問故諭文端復用私印而手搯

十扇昇文端書每呼為王黑子

高皇帝嘗及開濟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

勅為之制甚宏麗令有司以此為式時人因呼

樣房國史實錄曰濟洛陽人初為國子助教以

能歸訓徒里中御史大夫安然薦其材召拜刑部

尚書勤政有為令司各置考功置日書官員所

行事績覈其勤怠上信用之待之甚厚濟自負持

法漸肆幾酷立寅戌簿以限僚屬出入上聞切責

之曰古人以卯酉為常道今使趨事赴工者朝自

寅暮盡戌則奉父母會妻子能幾何時耶濟不聽

又執殺獄官奴使甥女掠取寡妹家財御史陶屋

仲等劾奏伏誅

燕王既定京師稱尊號拜姚廣孝僧錄左善世一日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上顧廣孝曰卿若有不豫色然何也廣孝曰臣朝

與吏部尚書言歷五階而上言已歷五階而下是

以介介耳上曰吾所以欲爵卿也輒拜太子少師

水樂中周述與弟孟簡同舉進士述江西吉水人仕

至左庶子兼侍讀孟簡歷詹事府丞內閣奏孟簡

第二述第三文皇帝曰兄弟齊名古今罕比二宋

故事不以弟先兄乃推述第二而置孟簡第三宋

宋序字公序雍丘人舉進士第一儉約好學累官

翰林學士叅知政事與呂夷簡不合出知揚州

中書平章封鄭國公卒贈太尉謚元獻弟祁守

京與兄同時舉進士人呼二宋以大小別祁歷同

知禮儀院詔定新樂進龍圖閣學士與歐陽修同

修唐書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奢侈多遊燕卒贈尚

書謚景文

章溢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六尺

為步步百為畝十為合十合為升上特命青田

玉劔尊聞

卷之八

美

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曰使劉伯温鄉里

子孫世世為美談也

楊文貞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櫛

文貞

元配嚴夫人繼郭夫人仰此婢也子導官太常少

卿一日中宮喜慶大臣命婦朝賀太后聞文貞無

命婦令左右召婢至見其貌陋衣敝重為粧梳易

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

翌日

翌日明日也

命所司如制封之

敬皇帝每朝罷獨宣劉大夏講論移時三學士咸於

閣門伺劉出問上所言有朝士賦詩曰當時密語

人不知左右惟聞至尊羨

任誕

汪道昆每飲大小尊罍錯陳以盡一几為率啜之至

盡畧無餘瀝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

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

王敬美好栽花果謂兒輩吾他無所溷汝異日日致

玉劔尊聞

卷之八

毛

一花供我目足矣

鄭善夫好遊名山

國寶新編曰善夫字繼之福州人

仕至南京驗封郎中

峻陟冥搜都忘內顧

祝允明黑貂裘甚美

貂鼠類出東北邊今人謂之貂

零欲市之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

淮南子曰青

女天神青嫫玉女主霜雪

允明日昨蒼頭言始識

不市而忘敝之篋何益

姜寶為宗伯

寶字廷善丹陽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

大戒六院毋得遊行人跡無敢至者張幼千至白
門先入舊院盤桓旬日仍收所榜禁帖面宗伯曰
請爲先生開一面之網宗伯笑而容之曰吾故疑
有此祝網者置四面曰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
曰嘻盡之矣乃網三面置一面曰欲左者左欲右
者右高者高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

張幼千每遇四更殘月披衣起玩下拜曰麗人拜新
月居士拜殘月顧不勝耶

玉劍尊聞

卷之八

无

解縉訪駙馬都尉

官名

不在家公主聞其名欲觀之

周制天子嫁女諸侯不自主婚使諸侯同姓者主
之故謂之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帝姑爲大長公

主後漢封縣公主諸王女封鄉亭公主

隔簾使人

留茶縉索筆題詩曰錦衣公子未還家紅粉佳人

喚賜茶內院深沈看不見隔簾開却一團花公主

怒奏聞文皇帝曰此風流學士留他做甚

西涯晚年妯對碁酒何孟春以爲勸

孟春字子元號

燕泉郴州人祖俊提學僉事父訖刑部郎中孟春

登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嘉靖初議大禮偕百官

伏闕號泣以請上怒奪孟春俸尋調南京工部還

鄉調理明倫大典成削職於書無所不讀曆數兵

法奇通之術皆臻其妙所著有餘冬序錄開日分

義軍中耳學文集奏議行於世

西涯曰將何消日

孟春日詞翰熟自天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

遠世西涯笑曰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西

玉劍尊聞

卷之八

无

涯在碁酒間乞詞翰者踵至西涯色弗怡大書一

絕云莫將性命作人情寫字吟詩總害生惟有圍

碁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枰

枰碁局

孟春觀之悚

然知其前意之所在

謝水齋

遷也

致仕還家每日與諸女孫鬪葉子以消

日常買青州大柿餅宣州好栗戲賭以爲樂不問

外事

用修在瀘州嘗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昇

之諸妓捧觴遊行城市了不為異

王稚欽少好仰遊黏竿風鷗諸童子樂厥不可馴父每扑扶之輒呼曰大人奈何虐海內名士

方太古與黃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為詩值雨且

至咸匆遽欲疾歸太古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

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與洽吾乃徐步然諸君

前亦遇雨也奚擇 太古蘭谿人少有美名其性好

潔黃姬水常與徐繡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裯席衾

王劔尊聞

卷之八

三

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攜白褚藉之覆迫明視之

褚故不為動鮮若初置之無痕髮積者

莫雲卿好石又好畫或譏其無益則笑曰以無益之

事悅有涯之生阮屐嵇琴 阮孚性好屐或有請阮

正自蠟屐嵇康善彈琴

所以小萬物彼奔塵途而

病夏畦者獨益哉

殷海岱廢歸里中同黨為酒令選勝徵詩殆無虛日

常曰二三子毋以老而棄我我吟不後人醉不先

人 殷希嘉定人官至南京刑部郎中

官殿中憲臣者以嚴重寡言笑為得體李灌谿諫

山風月畧外坦中人或規之灌谿笑曰吾寧不稱

御史其無失名士面孔 李模字子木吳縣人父吳

滋副使模高亮有氣節舉進士仕至浙江道御史

巡按真定吏民懷之

馮元成云史稱韋蘇州所至焚香掃地而坐超然高

潔 唐韋應物京兆人天寶時為三衛郎後累遷刺

王劔尊聞

卷之八

五

蘇州少時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

書工為詩

余平日閒居亦與蘇州好同古人稱晚

食當肉緩步當車余謂焚香可以當栽花掃地可

以當營宅

莫雲卿云世間奇書好山異人美女得常人目何必

佩丞相印

歸德 其屬為宋

沈公年甚老甚健家有五愚公社曰

守株 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折頸

而死因釋耕守林冀復得志

曰移山

列子曰太行

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木在冀州之南河陽

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

寒出人之迂也聚室而謀畢力平險操蛇之神聞

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娥氏二

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

陰無隴斷焉

曰刻楮

列子曰宋人有為其君以玉

為楮葉者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

毛劔尊聞

卷之八

三

人遂以巧食宋國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

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曰揠苗

孟子曰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并公而五皆圖畫壁間門生故吏至則拉入杏花

酒肆中或與鄉父老賭博餅餌勝負以為樂

陳眉公每當二分

春分秋分

前後日遺平頭長鬚移

花種之犯風露癯瘠沐客笑曰眉道人命帶桃花

煞也

眉公笑曰乃花帶驛馬星耳

曾蔡能飲酒人莫測其量張輔欲試之圍其腹作桶

置廳事後乃邀蔡飲如其飲注桶中竟日桶已溢

別注甕中又溢蔡神色不動夜半歸第

輔字文弼

祥符人父玉靖難功第一東昌大戰被創而沒封

河間王謚忠武輔器宇雄壯顧盼有威弱冠以靖

難功封新城侯四征交趾蕞厥渠魁分畫疆圉建

立郡縣一統之盛古莫與比定功封英國公子孫

世襲進太師掌中軍都督府加光祿大夫左柱國

玉劔尊聞

卷之八

三

尼從北伐死於土木之難封定興王謚忠烈子懋

嗣

徐昌穀構別墅前後塚壘藥或曰日中每見此定不

樂徐曰不然見此正使人不敢不樂

屠隆謂其鄉桃花開時十女競遊極可觀拉絨懋循

往觀比至祇見婦女樵髻布裳村野不堪絨殊悔

來已而數輩至靚妝妖麗絨問為誰屠云吾家兒

女絨欲引避屠挽之云正欲君看不然謂四明無

人懋循長興縣人官南京國子監博士

顧文康顧鼎臣字九和崑山人進士第一條持有大

謚嘗簡侍經筵口講因延講宋儒范浚心箴數陳

劉切上注聽嘉悅親自注釋心箴及視聽言動四

箴又製敬一箴位至少司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 徽時讀書山寺逐

得一犬剝之求薪不得定佛殿揖羅漢曰不得已

煩大士因斧其像以爨大熟即呼群兒環坐擘而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大嚼為之一飽

文淵閣下芍藥三本開七花李賢設酒邀呂原劉定

之等八學士共賞惟共諫以足疾不赴明日復開

一花眾謂諫足當之賦詩以為盛事 大內皇極

門東會極門南入曰內閣有文淵閣輔臣票本撰

文清禁處

徐武功遊休屋洞天其中窈窕幽黑久無遊者武功

列炬而人行至一處平敞寬崇壁作金色石乳滴

至地瑩如白玉中設石牀再欲進步則有流水阻

絕題曰隔凡字勢飛逸疑非人間書也

錢鎮鎮字守中烏程人登第官武選郎于士完字繼

修官山東制府 過陸綸 綸字理之仕終布政 女奴

杜氏遊茶錢歸謂茅夫人曰杜女屏紅生于必肯

遂請於陸納之果育士完

玉劍尊聞 卷之八

三劍尊聞 卷之八 五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常山梁維樞撰 尔允杰允旃杖

簡傲

何天啓為浙江僉事 天啓字義占貴溪人 里中夏相

國召起過浙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舉進士授行人

擢給事中請親蠶議郊社議配享議禘禮多當上

意進侍讀學士累遷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進吏

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總督陝西三邊曾銑念河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套肥饒地久棄之邊與寇共之欲以十萬眾逐寇

因復故地言信以為功必可成下兵部會廷臣議

上惡之少師嚴嵩遂具疏稱寇之不易勝河套之

必不可復力詆言之擅權於是罷河套之役而使

緹騎捕銑當以交結近侍官員紊亂朝政律斬妻

子流二千里捕言據曾銑律坐京市陸慶初其家

上書白寃狀復其官賜諡文愍 天啓借辭諒京兒

無私焉夏目攝之天啓若不喻後致書云十畝湖

中不了蘇公之案九重天上空達殷生之函 殷浩

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

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

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終

於光祿勳浩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善玄言與叔

父融俱好老易融與浩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

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宗或謂浩曰將蒞官而

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曰官本臭腐故將蒞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官而夢尸錢本糞土故將得錢而夢穢時人以為

名言三府辟皆不就于時擬之管葛王濛謝尚知

浩有確然之誌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建

元初褚裒薦浩徵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遷中軍

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敗績桓溫上疏罪浩竟坐

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浩少與溫齊名溫

嘗問浩君何如我浩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

至是溫語人曰少時我與浩共騎竹馬我棄去浩

博取之故當出我下也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

怪事四字辨韓伯隨至徒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滄

側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

泣下後溫將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

焉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

意由是遂絕 夏覽而笑曰夫既以蘇殷自况而欲

誰為安石桓溫哉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人位至丞

相左僕射封荆公追贈舒王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三

張之象間從諸貴人遊羅綺滿座黎禰 黎禰衣破也

不借披襟命塵旁若無人 之象字玄超常慎時俗

趨炎乃反倚成意者時或東顧以見諸四明豐存

禮讀之象文曰天生老豐何 生此子

宋為池讀書嶧山厭海交遊 在山東充

州府鄒縣南秦始皇登此李斯刻石頌德 乃作一

小戶非匍匐不能入署其戶曰狗洞縉紳先生過

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往來其中 李光芳字

伯承仕至寧國府同知

吳獻臣為松江同知有時與太守燕居捫一虱置卓

上周圍以唾作圈直視太守曰看你走到那裏去

吳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歷僉事忤逆瑾逮詔

獄謫戍鳳門瑾誅復職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謚清

惠廷舉獨行自信不苟同於俗氣節稜稜若秋霜

烈日

常明卿時過倡家宿至日高春徐起或叅會不及長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四

吏訶之敖然曰故賤時過從胡姬飲不欲居薄耳

常倫字明卿山西沁水人父賜陝西按察司副使

倫舉進士授大理寺評事被謫不赴縱酒自放好

彭老御內術自謂得之神僊可立致 日省墓從

外舅滕洗馬飲大醉衣紅腰雙刀馳馬塵絕從者

不及前渡水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墮水刃出於腹

死故人平陽守王濬為收葬之

王稚欽為翰林庶吉士故事學士二人為庶吉士師

甚嚴重雅欽獨心易之時登院署中樹而鏡學士
過故作聲驚使見

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費宏字子充江

西鉛山人進士第一初宏領鄉薦上春官也世父

瑄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

南歸宜入北監讀書瑄還宏訊之曰伯父何以逆

知宏之弗第而必令入北監耶瑄曰此爾遠到之

兆也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五

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

異之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世宗嘗

御製詠春詩及四景詩屬宏和自序其端名曰詠

春同德錄題其銜為內閣掌參機政輔導首臣賜

銀圖書文曰舊輔元臣卒贈太保謚文憲宏恭慎

謙抑明習國家故事能持重得大體故三入政府

以功名始終子懋賢官兵部職方郎中訪之值其

晝寢久之乃出了不謝送之及門第矯首東望曰

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馭者

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赤城天台山名狀如雲霞

王元美與蔡子木徐子與吳明卿謝茂秦飲子木被

酒高歌其夔州諸詠甫發歌明卿輒寢聲與

歌相低昂歌竟寢亦止為若初醒者子木而色如

土蔡汝楠字子木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歷遷兵

部侍郎上望見汝楠貌復出為南京工部侍郎

楊君諫每以文示人其人曰佳楊即掩卷曰何處佳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六

其人不能答楊便去不復別

王允寧謂王元美曰趙刑部治狀何如元美曰循吏

也且苦吟允寧大笑曰循吏可作詩何可便作王

維禎字允寧陝西華州人舉進士官至南京國子

監祭酒性亢急於世少所推讓為詩文好深沈之

思而務引於繩墨

文彭為文學掌故構李士大夫過必謁之彭遣人持

刺城門授之云掌故報謁令之前則對云實未來

也人以其負當世名笑而已 彭字壽承貢授秀水

訓導擢國子監博士教直坦易善書尤工古隸

李于鱗高允有合已者引對昏且不問不合輒戒門

絕造請數四終不一見之亦不自駕請謝

弁州主盟四方客輻輳門下點額暴頤 三秦記曰江

海魚集龍門下登者化龍不登者點額曝腮 辰玉

獨炳彊以通家子見不以北面見曰大丈夫豈肯

寄人籬落傍人門戶然弁州數數從他所購其詩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七

若文讀之輒曰才子才子

唐寅與客對奕有給事自浙來訪入其廳與寅揖寅

曰正得奕趣給事趨而出至黃昏寅奕罷始訪給

事舟人告給事已寢寅曰吾亦欲寢竟上給事牀

解衣卧引其被相覆給事欲與談寅酣寐不應至

明日午已過寅猶未起給事欲赴他席呼寅寅曰

請罷席歸而後起給事登輿去寅竟披衣還家

徐文長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禮

渭字文長山陰人能屬文為諸生胡宗憲招致暮

府書記為獻白鹿表人以是始重渭性通脫好

與群少年昵飲市肆宗憲被逮渭慮禍及遂發狂

引巨錐刺耳刺深數寸又以椎擊腎囊碎之不死

渭為人猜而妬妻死後有所娶輒以嫌棄至是擊

殺後婦坐法繫獄宮諭張元朴力援獲免既出獄

縱遊劇飲富貴人求與見皆不得也人以是多怪

恨之渭嘗言吾書第一詩二文三畫四識者許之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八

渭沒數載袁宏道於陶望齡齋中見渭集稱為奇

絕

排調

顧涇陽入京補官謁婁江相國 婁江相國即王錫爵

蘇州松江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

相國曰公家居

久知都下近來有一異事乎廟堂所是外人必以

為非廟堂所非外人必以為是顧對曰又有一異

事外人所是廟堂必以為非外人所非廟堂必以

爲是

錢夢臯 夢臯富順人仕至刑科給事中 是四明入幕

賓 四明沈一貫別見四明寧波府山名 一日與山

人汪元范共飲四明酒 元范字明生東郡人有文

理者名一時 錢戲云昔之山人山中野人今之山

人山外遊人汪卽應云昔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

給事給相門事

王雲鳳爲陝西提學榜管生徒同於考訊有至死者

玉劔尊聞 卷之九

劉瑾聞而善之 寺人劉瑾陝西人毅皇帝初卽位

瑾與馬永成谷大川張永魏彬羅謙丘聚張興八

人以青宮舊侍日導上敗獵角抵爲樂戶部尚書

韓文率諸臣上言請誅瑾等大學士劉健復上疏

持之司禮監王岳剛直人也與其屬范亨徐智言

於上謂文等言忠讜且衆議不可奪上從之擬收

瑾等瑾等趨至上前伏地痛哭訴岳等交通外臣

欲害瑾等上意動立命瑾掌司禮收岳等充淨軍

尋殺之瑾由是立威箝衆無復顧忌去留編民下

獄杖戍枷服諸臣惟視瑾所向背自擬百官

跪謁咨稟頃刻其門遺闕鎮守諸省市井惡少年

爲爪牙伺察羅網破人家如碎卵一日早朝有一

紙飄丹雘間拾以進則告瑾空名書也瑾疑羣臣

所爲悉出五品以下官三百餘人跪午門道上時

天暑甚至日中有死者遣御史括屯田人心憤怨

指揮何錦等遂挾安化王寘鑄起寧夏以誅瑾爲

玉劔尊聞 卷之九 十

名殺鎮巡守臣上遣涇陽伯陳英內監張永都御

史楊一清往討之寧夏遊擊仇鈇襲執鑄餘黨遂

平寧夏既平永與一清謀誅瑾言於上曰瑾流毒

海內自知天怒人怨陰謀不軌上意決執瑾就獄

坐謀反死計所籍金以錠計者二十四萬銀以元

寶計者五百萬他物稱是 擢爲祭酒及進謁瑾瑾

詫其多髭曰何物祭酒一策豬毛

姜應麟起京卿 應麟慈谿縣人官至太僕寺少卿 老

應特甚面恩瞻拜之際藏一杖於袖中藉而起立時目為袖珍拄杖

恭以薦起至京師 恭字安中閩縣人家貧為樵往

來群山中自稱皆山樵者善為詩文皇帝試詩高

第授翰林院典簿

年六十餘老矣同郡王偁戲曰

君無以會稽草履故來耶 漢朱買臣字翁子會稽

人家貧賣薪自給行歌誦書妻羞之求去買臣曰

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汝若日久待我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士

富貴報汝妻曰如公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

臣不能留聽去適田夫其後妻與夫家見買臣飢

寒呼飯飲之數歲邑子嚴助薦買臣拜為中大夫

久之拜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

者寄食至是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值

上計時會稽吏方相與群飲買臣入室中守邸與

其食少見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

太守章也守邸驚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

有頃長安廐吏乘馴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入

會稽界見其故事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

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

經死居歲餘擊破東越有功徵入買臣為主爵都

尉列於九卿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

史大夫行丞相事陵折買臣買臣遂告湯陰事湯

自殺上亦誅買臣

恭從容笑謝曰吾山中斧柯幸

無恙君母深謂我為矣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士

歐楨伯在虞部時 歐大任字楨伯廣東順德縣人博

涉經史有文舉 置酒高會胡應麟劉紹恤在座應

麟別見 初不相識劉問張幼于曰何人幼于答曰

胡孝廉劉猶未知也曰今日楨伯會同調如何濫

及舉人幼于笑曰胡亦云今日會同調如何濫及

評事 紹恤時官大理寺評事

郡尉貽幼于名花二本欲付三男恨不足一令三男

呼盧 盧瓊髮物象也勝者得之曰此吾庭詩

葉盛爲禮部侍郎轉吏部禮部尚書姚夔治宴賀之
曰鄉里親友干謁者衆煩公垂意盛唯唯無何夔
進太宰盛治酒往賀曰今日送鄉里親友還先生
夔字大章桐廬人舉鄉試會試第一擢吏科給事
中累遷至吏部尚書贈少保謚文敏夔器識宏偉
言論侃侃每當廷議正色昌言人皆敬服立朝三
十餘年憂國之心老而彌篤

張弼嘗曰吾夢中得二恨語

弼字汝弼華亭人登進

玉劔尊聞

卷之九

三

士官至南安知府資稟靈異充以學問詩文成一
家言草書冠冕一代敦尚行履慨然以風節自持
恨司馬子長早死史記之書不完恨蘇東坡早生
伊洛之道不信賀欽曰此何足恨也使子長遲死
史記得完先黃老 有士德之瑞故稱黃帝諱軒轅
以姬爲姓國於有熊修德治兵與炎帝榆罔戰勝
諸侯推爲天子往見廣成子於崆峒問治身長久
至道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苦縣賴鄉人母

際之八十一歲乃生生而皓首因號老子又有老
聃之號老聃者太上老君也周文王時爲守藏史
武王時又爲柱下史周衰遂去遊西極等國號古
先生駕青牛之車徐甲爲御西度函關關令尹喜
求道法請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
所終 而後六經 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
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書詩禮春秋爲五經

玉劔尊聞

卷之九

四

處士而進奸雄貴勢利而羞貧賤能免之乎古人
貴親炙東坡見二程尚不信其道使生於後何能
信之乎
顧憲成母錢氏病里媼趨候問問有鬼乎錢戲曰有
之曰鬼何似錢指謂曰大似汝
劉昌揖僧不荅昌問何禮僧曰我釋教不荅拜是敬
汝 佛氏曰釋氏 昌取界方擊僧首僧問何故昌曰
我聖教打是敬汝

焦芳面黑而長 芳字孟陽河南泌陽縣人進士仕至

少傅謹身殿大學士吏部尚書芳素寡學性凶險

始比尹旻父子尹敗坐謫其為吏部尚書時值正

德初元劉瑾等號八黨方以繁樂導上內閣九卿

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之芳潛通於瑾得先為之

地由是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等得

罪去瑾遂擅政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其子黃中尤

狂誕恣睢累科廷試錄策止一甲三人黃中舉進

三劔尊聞

卷之九

十五

士二甲第一人芳請并黃中與三甲第一人胡纘

宗兼俱錄之授黃中檢討遷侍讀時士官岑濬所

沒入家口妾有殊色芳求得之與妻反日後黃中

遂與亂芳腹心吏部尚書張綏檢討段冕發芳陰

事互構于瑾乃并其子致仕瑾誅皆覩職 嘗謂西

涯云君善相煩看我後日何如西涯熟視之曰左

相像馬尚書右相像盧侍郎必至此地位 以戲焦

之如鹽

洗馬劉定之 洗馬官名 朝遇兵部侍郎王偉 偉字子

英攸縣人隨父戍宣府年十四章皇帝北巡獻安

邊胡命補保安州學生員舉進士官至兵部侍郎

少保于謙引使佐已 王戲之曰吾太僕馬多洗馬

須一一洗之劉荅曰何止太僕也諸司馬不潔我

四當洗之 太僕寺掌馬政以聽於兵部兵部局夏

官大司馬之職也大司馬掌軍古者兵車一車四

馬故以馬名官

玉劔尊聞

卷之九

十六

徐有貞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官曰徐先生五

累匠耳柰何令脫土轡 音吉土壑未燒磚坯也

裴公無子而多女李本寧調之曰盜不過五女門君

夜戶可不閉矣公笑曰此為多財者言耳若我雖

一女盜過門不入也 大泌山房集曰裴應章字元

閣汀州清流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居朝與少司馬李盛春叅政蔡夢說以名節相砥

礪號曰三酸

江陵病王家宰國光也為禱於神病劇家宰醮如前

醮祭名酌而無酬醋曰醮申公時行也笑曰家宰

今再醮矣婦人再嫁夫曰再醮

文皇帝嘗命東宮及漢王趙王皇太孫同詣孝陵高

皇帝陵東宮體肥重且足疾雨中使掖之行恒失

足漢王從後言曰前人失跌後人知警皇太孫應

聲曰更有後人知警也漢王回顧變色太孫即章

皇帝也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七

解學士縉也胡祭酒胡儼南昌人經魁檢討人閣歷

諭德兼侍讀拜國子監祭酒加太子賓客致仕同

觀放進士榜解以胡出不由甲科嘲之曰大丈夫

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傲倖得之

張希舉希舉字直卿南昌人時為按察司副使王遊

遊字慎微蒲州人仕至兵部尚書職業修舉聲譽

卓然王世貞遊泰山山在泰安州北五里為東嶽

憲宗亦曰遊鎮周圍一百六十里高四十里至舍

身崖其缺處可三尺而下臨杳靄千仞希舉足縮

不敢前進亦縮不前希舉頷而曰君搯腕談兵無

敢抗者乃亦不前耶世貞笑曰此自兵法夫無進

生而有退生王君所以不前也

王元美從明甫所見夏太常墨竹王道行字明甫山

西陽曲人官至右布政壯歲歸田別業稱桂子園

日與騷雅之士觴咏其中曰晉人不識竹嘗謂是

有節林吾太常里人也盍以歸我明甫笑不答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八

儲確確字靜夫秦州人舉鄉試會試第一官至南京

吏部侍郎論文懿確簡重正直事親至孝好學老

而彌篤著柴墟集過訪王韋韋字欽佩南京人父

徵給事中而諫有聲韋仕至太僕寺少卿因索其

詩讀之擊節嘆賞曰絕似溫李唐溫庭筠本名岐

字飛卿并州祁人工為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

時號溫李然不拘細行多作側辭覽曲數舉不第

上書于言執政奏庭筠攪擾場屋論去山尉李商

憲字義山河內入勳之裔孫舉進士訓弘農尉試

拔萃中選補太子博士遷檢校工部員外郎自稱

王溪子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為西崑體 陸深

時在座曰本是王韋 拍摩詰蘇州以戲之唐王維

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中擢進士第一

歷尚書右丞工草隸善畫寧薛諸王待若師友有

別墅在朝川常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

桑悅調博士大學士丘濬贈之牡丹一種戲曰後當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十九

遷洛陽令 牡丹出洛陽者為天下第一 故遺袁家

紫 牡丹也 悅對曰明公知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

手 秦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長舍客長桑

君知非常人語曰我有禁方傳與公公毋泄乃出

其懷中藥予扁鵲飲以上池之水悉取其禁方書

與扁鵲扁鵲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

病盡見五臟散結

陳獻章會試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題破

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 等類也 考官戲批其

旁云若要中進士選須等一等 等侯待也

馮元成至劉剛其花屏周卑餘時薔薇及十姊妹花

開遍望之如石家鋪步障 晉書云石崇與王愷相

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

之 有美人海棠與同遊元成笑曰一株海棠寧敵

百丈薔薇答曰縱令艷色千群誰似芳心一點

西陽雜俎云 西陽雜俎唐臨淄段成式著 蠹魚三食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二十

神仙字則化為脉望狀如髮卷規四寸許得此者

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乞丹度世 道

家以烹鼎金石為外丹吐故納新為內丹 劉子威

劉鳳字子威蘇州人 聚仙經令童於他書中取蠹

魚置其上每日檢視冀有仙名被食者皇甫子循

謂之曰我當刻一印記贈子劉剛上何題子循曰

蠹魚弟子

伯虎嘗夏月訪祝枝山枝山適大醉保體從筆疾書

了不為謝伯虎戲謂曰無才無祿何以卒歲幽七

月之詩
枝山遽荅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秦無衣

之詩

王元美招陳斛公飲弁園縹緲樓酒間座客有以東

坡推元美者元美曰吾嘗敘東坡外紀謂公之文

雖不能為我式而時為我用意不肯下之斛公時

微醉笑曰公有不及東坡者一事元美曰何事斛

公曰東坡生平不喜作墓誌銘而公所撰誌不下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四五百篇較似輸老蘇一着元美大笑已而論及

高帝光武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隆

準龍顏美鬚解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不

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為泗上亭長好酒及

邑乃以竹皮為冠所謂劉氏冠也常繇咸陽縱觀

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

人呂公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曰臣相人多矣無

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妾呂公女即呂后也

送徒驪山夜皆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

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經澤中大蛇當

徑拔劍刺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

子白帝子也化為蛇今赤帝子斬之後人至告高

祖高祖心獨喜自負陳涉自立為楚王沛令欲以

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樊噲與沛父老共殺沛

令立高祖為沛公遂滅秦併楚而有天下在位十

二年崩上尊號曰高皇帝光武劉秀字文叔南陽

二年崩上尊號曰高皇帝光武劉秀字文叔南陽

玉劍尊聞 卷之九

蔡陽人高祖九世孫身長七尺三寸勤於稼穡凡

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事田業王莽末寇盜

鋒起光武避吏新野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

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遂與宛謀市兵

弩起於宛初騎牛殺新野尉迺得馬還春陵時伯

升已會眾起兵諸家子弟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

曰謹厚者亦復為之徇昆陽下之莽遣王尋王邑

長人巨無霸將兵圍城數十重光武自將敢死者

合戰衝其中堅奔兵大潰諸部喜曰劉將軍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怪也更始將北都洛陽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子繡襦莫不笑之及見光武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北徇蕪王郎購光武光武趣駕南轅晨夜兼行至滹沱河無船適遇水合得過於是移檄邊郡共擊王郎誅之得吏人與郎交關誦毀文書燒之曰令反側子

玉劍尊開

卷之九

三

自安更始立光武為蕭王是時四方背叛光武擊銅馬賊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為列侯按行部陳降者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故關西號光武為銅馬帝即皇帝位於鄴中興漢室故廟稱世祖謚光武皇帝帝勤勞不怠皇太子諫曰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

與人不效曲惟直柔耳今適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元美云還是高帝淵大翁公曰高帝亦有不及光武一事高帝得天下後有疾枕宦者卧光武得天下後却與故人子陵嚴先生卧較似輸光武一著元美更大笑後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

玉劍尊開

卷之九

三

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侯霸遣使奉書使人謂光曰區區欲即請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屏語言光不答投劄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幸其館光卧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

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
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諫議大夫不屈
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劉健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丘曰劉希賢
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

趙司寇 趙鑑山東壽光人仕至刑部尚書贈太子太

保益康敏

乃費閣老同年每謁投刺書年晚生屠

應竣曰 應竣字文升平湖人登進士歷春坊諭德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五

篤於友誼雅好文史 司寇真神童人問其故屠曰

費鸞湖二十作狀元年最少今渠稱年晚生非神

童而何 鸞湖費別號

馮夢禎 夢禎字開之秀水人會試第一為文一洗時

筌官至南京國子監祭酒教牧諸生甚嚴而有恩

義成均生祠之著快雪堂集 與賀燦然相會 燦然

字伯闇平湖人為吏部員外上書言事華職一時

仰其直節 馮善諛賀矜莊自律馮故以諛語挑之

賀怒愈怒馮愈諛賀且怒且罵至拂衣去馮只笑
謔致書曰果不出吾計中也賀無如之何亦一笑
如初

徐子與好客好少年美麗者一客醜甚自負能詩蔡
子木作書薦之于與私言客自喜可喜狀子與得
書大歡亟延入愕然笑不止吟詩曰自信金聲能
擲地誰知玉貌不如人

二月會試舉子重裘以進萬曆間喬璧星監試 璧星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五

臨城縣人仕至巡撫四川都御史以耿介聞 請改

三月用單夾衣則懷挾宿弊可清李廷機駁之曰
如此則殿試當在四月十五日日援如何操筆又
其甚者不暴殺舉子耶

沈繼山 沈思孝字純甫別號繼山嘉興人進士歷刑

部主事疏非辱情廷杖八十成神雷起故官後為

兵部侍郎理戎政 嘗背指李臨川 李樂字彥和號

臨川烏程人仕至湖廣叅政里居杜門養重 私謂

朱平涵曰這老者面冷鬚張乃近婦人納妾妾見

此策險如何喜他李迴頭厲聲曰他偏肯喜你

黃省曾自號五岳山人田汝成汝成字叔禾杭州人

仕平廣西參議著炎徽紀聞西湖遊覽誌唐詩樂

苑等集

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顧功名

可謂山與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

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纔一溢二十

兩日溢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飲可曠旬可

玉劍尊聞

卷之九

毛

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

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易牙雍人名巫可謂山舌

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

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

教宗伯銑

銑江西高安縣人官至太常寺卿言祭酒

事贈禮部右侍郎與吳宗伯山嫺家教豪飲大嚼

吳初度教具冠服過祝之及門已苦饑矣吳戲出

句欲教對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教應

聲曰寒朝愛酌頭腦酒

武宗令內使下問翰林院注誰為何星諸翰林不能

知楊慎曰注張柳星也注味也烏喙也漢書天文

誌柳為烏喙諸翰林日子言誠辨且博矣不干私

習天文之禁乎味音呢

沈蛟門沈一貫字肩吾鄞縣人官至少傅吏部尚書

建極殿大學士制義卓然名家入政府後正值國

本未定採使稅監四出一貫無所幹旋楚獄妖書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天

祭典三事議論籍籍快快以去蛟門一貫別號與

于穀峰在館時沈戲于曰有人問丈姓作如何書

余答以作如是書其人云原來脚是團的初不知

以為長的于嘗託沈邀一塾師一日沈生于于過

訪因謬曰煩丈覓一塾師沈訝問向已覓矣于曰

其人不識字沈曰彼孝廉何至是于曰沉竈產蛙

乃讀作沈龜產圭

薛大年眇一目詞林有惜其不獲一見者童緣曰緣

頌天人與縣人編修 不必見其人彼但多一耳少

一目也

高中玄為嚴介溪門生 介溪嵩號 好相談謔高從候

嚴適其鄉人如墻而立嚴一自內直回眾張拱以

前高曰韓詩中兩語與目前事酷相類嚴曰何語

曰大鷄印然來小鷄聳而待嚴大笑 人笑嘲江西

人為鷄

相傳有四喜詩曰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

玉劍尊聞 卷之九 无

燭夜金榜掛名時翁青陽以教官登進士第一 翁

正春號青陽侯官人官至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

事 王對南 家屏號 戲曰四喜只五言未足為喜當

添二字曰十年久旱逢甘雨萬里他鄉遇故知和

尚洞房花燭夜教官金榜掛名時黃平倩曰七言

猶未了當于後再添三字眾問之曰第一句添曰

帶珠子二曰舊可見三曰選駙馬四曰中狀元聞

者絕倒

輕詆

楊循吉好讀書嘗開卷至得意因起蹉蹌不休人遂

相目呼癩主事 蹉蹌行無常貌癩狂也

南京國子監日有鳴鴉鳴於樹間 鳴鴉一名鴉鷂一

名鳴鷂又一名鴉鴉攫鳥子而食者其鳴有禍俗

云鴉鳥可為災 祭酒周洪謨惡之令監生捕八月

為鳴鴉公其後劉俊為祭酒 俊寶鷄人探花仕至

南京工部侍郎 好食蚯蟻 蚯蟻一名豎蚕一名蜚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二

壇一名曲蟻一名土龍其物引而後伸善鳴於土

中江東謂之歌女有一種白頸是其老者 監生名

二曰蚯蟻子以為鳴鴉公對

陸深在詹事時同鄉陸樹聲舉禮闈第一深以樹聲

科名壓已不悅樹聲往見既坐默不一語及送出

門駐足立忽嘆曰天下無人劉知遠 知遠改名嵩

沙陀人後晉封北平王晉出帝為契丹執去中原

無主乘時稱帝為後漢高祖 遂為皇帝 深氣高性

忌少時每試居首有二生試與相埒深耻之乃引二生飲酒博奕二生倦夜輒卧深獨張燈讀書至四更于是二生試遂居深下

御史黃仁榮疏論弁州甚力有讒於弁州者此疏實

管東溟起草 管誌道字登之號東溟崑山人為諸

生時尋師取友不憚竭蹶成進士官至廣東僉事

累上疏言事意常以西來之義密證六經東魯之

矩收攝二氏 馮元成為之潤色弁州信之大志書

玉劔尊聞 卷之九 三

與胡元瑞 胡應麟字元瑞蘭谿人舉孝廉罷棄公

車業以著述自娛詩藪筆叢行世 曰初謂禪侶中

有鳥喙 鳥喙即鳥頭有兩岐相合如鳥之口者俗

呼兩頭尖取汁曬為毒藥射禽獸故有射罔之稱

苗即鴛鴦菡 不謂詞壇中有迷陽也鳥喙指東溟

迷陽指元成蓋刺草也

巨濟陞祭酒劉吉笑曰南嶽止可為教官耳 吉字祐

之博野人第進士官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諡文穆吉性沉毅喜怒不形於色

事詳審尤善記憶在內閣思過最盛隱然有內相

之重然所與厚善者多讒諂面諛人不能聞過廷

臣有不悅者使言官劾去之護者謂其之休休有

容之量

江陵既劾楊御史追劾之 楊四知祥符人歷陝西道

御史校果陵物逐犬吠聲 謂江陵在位歸葬時途

中所司承奉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

玉劔尊聞 卷之九 三

茶冠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

韓雍巡撫江西每對諸生稱說詩書時江西科目方

盛諸生私相謂曰巡撫千字文秀才耳 千字文梁

武帝教諸王書令殷鐵石于王右軍書中撮一千

字不重者每字一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謂

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夕編次進上鬚髮

皆白而賞賜甚厚 安得稱說詩書雍聞之命提學

送諸生來考以律呂調陽為論閏餘成歲為策諸

生皆不能詳雅曰我輩幼時讀了百家姓便讀千字文諸生做秀才如何連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曾鶴齡會試

鶴齡字延年泰和人兄椿齡庶吉士鶴齡廷對第一擢修撰累遷侍講學士與浙江數舉

子同舟其人率年少狂生議論鋒出曾為人簡默

若無能者衆舉書中疑義問之遜謝不知衆笑曰

夫夫也偶然與薦耳共呼曾偶然已衆下第曾掄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三

大魁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

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不意偶然又偶然

章瑩以寶石進謀爲錦衣衛鎮撫憲宗命太監懷恩

傳旨恩曰鎮撫掌獄武臣極選奈何以貨得之

恩蘇州人本姓馬宣德開入禁中賜姓懷恩世掌司

禮監太監公廉直諒識義理通典故林俊之劾繼

曉下詔獄事且不測恩叩首曰不可我太祖太宗

時大開言路故底盛治今殺諫臣將失百官心將

夫天下心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訓我不然彼安

知宮中事舉所御研擲之不中怒什其几恩脫帽

解帶伏地號泣曰不能復事陛下矣乃徑歸卧於

家日中風矣不復視事俊得不死晚惟譏諧司香

祖陵孝宗卽位驛召至京仍掌司禮監未久卒賜

祭葬祠額曰顯忠

憲宗曰汝違我命乎恩曰非敢

違命恐違法也憲宗改命單昌傳之

昌字景隆慶

遠府宜山縣人幼選入內廷累陞司禮監太監

時

玉劍尊聞

卷之九

四

余子俊爲兵部尚書恩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

可止也余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無人

茅鹿門

茅坤字順甫號鹿門歸安人進士官至副使

古今文皆足名世晚喜作詩篇自稱半路修行語

多率

子國縉登第

國縉仕終工部主事

鹿門喜

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賞門外高懸五丈旗聞

者皆笑其俚然黃滔已先之矣

唐黃滔字文江莆

田人第進士除國子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裏行

先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終為節將治規正有
力焉論者謂前郡文章家以消為初祖 消放榜詩

曰白馬嘶風三十纒朱門秉燭一千家御試曰九
華燈作三條燭萬乘君懸四首題以古準今如出
一手

假譎

靖難兵起周是修與楊士奇約同死後是修如其言
士奇傳是修事謂其子曰當時我亦同死誰為爾

玉卣尊聞

卷之九

三

父作傳 韋除遺事曰是修名德以字行泰和人內

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經史百氏陰陽

醫卜靡不通究平生當日忠臣不以行失為憂故

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為慮故其行無不果

舉明經為霍丘縣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為

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帝喜擢周府奉祠正改

衡府紀善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靖難

歸渡江宮中自焚是修入應天府學蓋死

高皇帝嘗欲戮一人皇太子懇求釋之 太子諱稟高

皇長子卒謚懿文建文元年追封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召袁凱問孰是凱對曰陛下刑之者法之正

東朝釋之者心之慈 凱字景文松江人仕為御史

明初詩人之冠冕有海叟集行於世 帝怒以為凱

持兩端下之獄已而有之每臨朝見凱曰是持兩

端者凱詭得風疾仆不起帝曰風疾當不仁命以

鑽鑽之凱忍死不為動放歸田里凱歸以鐵索鎖

玉卣尊聞

卷之九

美

項自毀形骸使家人以炒麵攪沙糖從竹筒出之

狀類猪犬下屎漚布于籬根水涯匍匐取食之

帝每念之曰東海走却大鰻鱧何處尋得 鰻鱧二

魚名鰻魚無鱗甲有雄無雌以影漫鱧而生于 遣

使即其家起為本郡儒學教授鄉飲為大賓凱睜

目熟視使者唱月兒高一曲使者復命以為凱誠

風矣遂置之

邵半江題陳圖南小像詩成

宋陳搏字圖南真源人

隱居華山寢處百餘日不起嘗乘白驢欲入泮中
塗間太祖登城大笑墜地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
召以羽服見於廷英殿宋琪問修養之道博曰假
令白日昇天何益於世今君臣同德教化勤行修
殊無出於此帝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 求質於李
西涯西涯給之曰尚有一二字欠穩待予更之乃
竊爲已有先題畫上後邵見之撫掌大笑

唐子畏祝希哲浪遊維揚費用乏絕謂鹽使者課稅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三

甚饒乃僞作道士玄妙觀募緣鹽使者檄下長吳
二邑資金五百爲尊觀費唐祝更修刺謁二尹詐
爲道士關說得金如數乃悉召諸妓及所與遊者
暢飲數日而盡

唐子畏往茅山

茅山在句容縣東南四十五里山形

如句字初名句曲山後因茅君得道於此更今名

道書爲第八洞天第一福地

道出無錫晚泊河下

登岸閒步見肩輿來女從如雲中有了鬢尤艷唐

跡之知是華學士宅桂華

華察字子潛無錫人

至侍讀學士華氏富累世察權清華乃矜孤介寒
逢迎以此被讒遭蹶不寃宏施

謀爲備書 備在役

於人也

改名華安因得此婢居數日逃還久之華

偶謁唐見極類安稍述華安始末以挑之又云貌

正肖公唐但唯唯華起欲去唐曰少從容命燭導

入後堂召諸婢擁新婦出拜華愕然唐曰無傷也

拜畢因攜新婦近華曰公言我似華安不識桂華

玉劍尊聞

卷之九

三

亦似此婦否乃相與大笑而別

聶豹爲蘇州時納暗無算管封金於瓶爲李通判所

見佯云以菜寄父李曰拙妻正思菜遂取十二瓶

去豹不敢問

陽明十餘歲時苦繼母不慈乃密囑巫以鬼神事恐

之母懼而慈

巫祝也國語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

明神降之在男曰觀在女曰巫

萬曆中元子出而

元子貞皇帝也諱

泰昌元年

崩廟號光宗 講官六人郭正域 正域江夏縣人累

遠禮部右侍郎妖書事起波及正域但性以歸贈

尚書諡文毅 唐文獻 文獻華亭人廷對推第一仕

至禮部侍郎贈尚書諡文恪 袁宗道 宗道少有奇

質會試第一歷官左庶子為人恬澹不競時稱弟

宏道吏部郎中中道歷官亦至南京吏部郎中 蕭

雲舉 雲舉廣西宣化縣人官至太子太保禮部尚

書掌詹事府事 全天敘 天敘字 鄞縣人祖元

玉劔尊開 卷之九 堯

立工部侍郎天敘官至少詹事 焦竑 竑字弱侯南

京旗手衛人廷對第一仕至南京司業生平振勵

身心性命之學學者稱為澹園先生家居二十載

如一日擁書數萬卷日哦咏其中著筆乘類林園

史經籍誌獻徵錄玉堂叢語 竑獨纂養正圖解欲

進覽郭聞之不平曰當眾為之奈何獨出一手謂

我輩不學耶焦寢不復理後刻之於南中陳矩取

達御覽 矩字萬化安肅縣人弟萬策進士矩詩人

寧壽禮監宗太監存心兢慎每向人曰我只守八

箇字日祖宗法度聖賢道理 適皇貴妃姪鄭國泰

國泰大興人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 刻呂坤纂閨

範 坤寧陵人官至刑部侍郎 焦又為序眾志大譁

謂由他途進圖大拜焦以此謫官

開濟朝罷上召與論政事畧無建明但稱曰真聖人

真聖人

隆慶中考選庶吉士在金水橋南設几北向几上各

玉劔尊開 卷之九 聖

帖姓名沈位几案當在日中 位字道立吳江人

檢討不久遂卒 以為不使顧見張位几案適在屨

廊陰處而身就他案間談遽走據其案除其紙帖

以已姓名帖之張望見急走還與爭沈據案不退

曰此吾案也相持久之竟不能奪張但顧同事曰

試看此作何解

屠長卿自言在淝湖戲儵然霧作已而舟在城東門

矣居民言見龍扶一舟在雲中有人向馮開之道

此開之曰勿聽他他多說鬼話

玉劍尊聞

卷之九

玉劍尊聞

卷之九

聖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常山梁維樞撰 孫允嘉允潔校

黜免

萬安

安字循吉眉州人儀觀甚偉為人外寬內深位

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是時時揮萬通

為昭德內妃兄通妻王氏翠兒妹翠蓮為安妾於

是安以同姓結通為族而江西人李孜省鄧常恩

時以左道獲寵安陰厚之因使為助自是安勢益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一

株固不可動凡才賢勝已者持正不趨附者如王

恕馬文升輩皆妬嫉之相繼斥逐吏部尚書尹旻

得禍尤著敬皇帝即位有詔不許言官風聞糾劾

眾謂詔草乃安所為以自為地安語御史湯薰曰

此裏面意也龔因奏古之大臣善則歸君過則歸

已今安過則歸君無大臣體而庶吉士鄒智御史

文貴等極論之即日致仕時有御史倪進賢習御

內衛安上其術疏未署臣安進歸一載卒贈大師

謚文康子輩官兵部侍郎孫弘璧官編修

勢窮

後敬皇帝諭之意猶不肯去至今內官逼奪牙牌

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

三台六星在人為三公在天為三台

儉嗇

侍郎江公

江曉字景曦仁和人父瀾禮部尚書謚文

昭曉清慎孝友仕至工部侍郎子圻提學僉事孫

鐸都御史嘗為客設一鷄而客卒不至時正暑遂

三劔尊聞

卷之十

二

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不請客

屠文伯

屠應填字文伯平湖人官至副使七日尚

縣鷄江景曦

陳察撫南贛

察字原習常熟人守御史臺久屢上書

陳大議王邦奇誣大學士費宏給事中楊言糾邦

奇上怒謂為大臣遊說詔置獄訊察大呼願以驅

易楊言上乃寬楊言獄累遷都御史撫南贛有二

子攜官邸延吳中一師至命吏市一鴨卵剖分為

四以二供師以一自啖以一啖二守

汰侈

沈萬山衣服器具擬於王者後園築垣高濶上植四

時花及時花開望之如錦號曰繡垣垣十步一亭

以美石香木為之飾以綵帛縣以珍珠山挾妓遊

觀于上周旋遊飲時人謂之磨飲垣內四面累石

為山內為池池內起四通八達之樓樓之內又一

樓居中號曰寶海者珍異皆在焉

宅在周莊

三劔尊聞

卷之十

三

胡惟庸畜糊猴十數衣冠如人客至則令供茶行酒

能拜跪揖遜執朱戚舞蹈吹竹笛聲尤佳稱之為

孫慧郎

丘濬嘗以粳米淘淨入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

一分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為供輒膩適口

上食之嘉京師傳為閣老餅

鄒彥吉

鄒迪光字彥吉無錫人官至提學僉事

精舍

甲三吳

三吳吳郡吳興丹陽是也

卜夜開尊長廊

三十六楹盡懸珠燈一望灼爍恍若攀星踏月

王天華用錦扇織成點位曰雙陸圖

雙陸魏陳思王

曹子建制孤則易死王子京有雙陸格

別飾美人

三十二衣裝縑素各半曰肉雙陸以進嚴世蕃

世蕃

每對打美人聞聲應

在某點位則自趨站之

林誠豪俊

誠莆田人天順中進士

暑日易紗衣數襲

烹茗罐以紗一幅封其口用畢即棄去燭大如椽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四

使童子執之動即與杖

忿狷

大司空雷禮

禮字必進豐城人官至工部尚書宦履

所至皆有聲稱著大政紀列卿年表行世

始因緣

分宜得九列其後世宗不悅分宜司空即去事華

亭一日分宜在直司空侍坐分宜歎曰近日華亭

遽作驕腸何其不貴司空大聲曰徐公自是高義

相公未可厚非分宜罵曰若吾里子尚書誰所乞

與何敢為他人乃爾

王司成

維楨也

自南都還關中行過河南河南守道

吏以刺逆之王怒其不敬即笞所遣吏守大怒閉

之傳舍不發吏卒送又不給食下令中無敢賣

食與客如是三日王大困大司馬王鳳泉里居

王

邦瑞字惟賢號鳳泉宜陽人凝靜剛毅起家庶吉

士累遷吏部侍郎庚辰寇變僉謀用邦瑞巡視九

門已而提督團營更十二營日三大營設文武大

卷之十

五

臣名一總其事戎政改觀遂特命為兵部尚書卒

謚襄毅聞狀請守為解乃得去至里第華州守來

謁王以病謝守語其僕欲求一見僕入言狀王叱

曰已謝何白也僕不敢出報守候良久大怒而去

其後王往謁守守欲辱之使門者延之入即反閉

門守故不出王久立門下不得出入即大罵守守

因持王短長王亦徇守不法皆白兩臺事未竟而

王以地震死

人謂蔡羽詩 羽字九達吳縣人高朗疎俊為詩文真

雅奇麗以太學生起選擢授翰林院孔目 雖長吉

不過蔡乃大恨曰吾辛苦作詩求出魏晉之上乃

今為李賀耶 唐李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若吟每

且出騎弱馬小奚奴背古錦囊隨後過所得投其

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乃

已憲宗朝為協律郎一日晝見緋衣人駕赤虬持

一版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君作記遂卒時年二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六

十七

元美起用遇于建公于京口 于業字建公金壇人官

嘉善知縣 建公留飲甚懇元美峻卻之建公怒曰

年兄讀王裒傳未了耶何急急也 三國王裒字偉

元營陵人祖修事母至孝為令膠東曹操從為奉

常父儀安東將軍正直不畏權勢司馬昭斬之裒

少有誌操勸父非命隱居教授累辟不就廬墓側

且夕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畏雷

母歿每雷輒至墓曰裒在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

我幼勞木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發其之篇不

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食及司馬氏篡魏裒終

身不西向而坐以示不臣于晉元美父忬總督薊

鎮寇犯伏誅而元美急急起用物議貶之

孫紹先狹中少容有不平厲於言色不恤其人之弗

能堪也嘗曰應物能化聖人之神也鳩中飴外儉

人之忍也吾上不敢望聖人而下恥儉人之為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七

毒鳥大如鴉食蛇以其毛瀝酒飲之則殺人

羅倫疏李賢奪情賢怒甚欲貶倫於外王翱勸賢依

文彥博故事留之賢劇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宋文

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及進士第知黃城縣轉

殿中侍御史知益州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日州

王則以命為宣撫使監諸將討貝州至貝州城卒

董秀劉炳請穴地攻城許之遂擒王則拜同平章

事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織燈籠錦獻張貴妃絳

此擢爲執政上怒令謫英州別駕彥博罷知許州
遷知永興軍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與富弼同
拜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因召還唐介判河南府
數求退許之入爲樞密使九年爲宰相王安石所
惡力引去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
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
笑以爲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
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田數萬頃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八

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濟雖甚愚之人皆
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判河南
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乃
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
甚渥封潞國公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二謚忠
烈八子皆歷要官彥博德度絕人接物謙下幼時
與群兒擊毬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彥博以水灌之
毬浮出逮事四朝名聞遠人元祐間契丹使耶律

嘗來聘望見彥博却立改容曰此潞公耶問其

名曰何壯也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

運庶務雖精練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

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彥博平居

喜遊宴擊毬夜久不罷嘗宴鈴轄廡舍夜久從卒

輒折馬房爲薪不可遏軍校白之座客股栗彥博

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宴如故在洛與

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九

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
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

陳智

智字孟機湖廣咸寧人永樂間進士官至都御

史性褊急躁暴撻左右之人無虛日洗面時用七

人二人攬衣二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水

盥一人執牙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

二四人被其掌者或諫以暴怒爲戒乃作木方刻

戒暴怒三字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輒取

木方以擊之

沙頭亭長人憎之或問亭長何渠能得一沙頭人憎

曰不爾吾亦能憎一沙頭人

周天球與王世貞相善嘗在潘允端席中 允端字仲履上海縣人父恩都察院左都御史雅正清峻兄

允哲按察副使允端有才學成進士累遷布政使

有少年優自金陵來語潘曰吾日與王尚書起居

幾兩月周聞而怒目指髮曰王公禪寂已久寧與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十

變童伍哉手批之至數十

有少年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輒然曰若豎

子胡以元美我徐宗伯笑曰

學謨也

誰使汝開輕

薄之端

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子弟稱其師子

孫稱其祖皆以字近世有號則字多所避不以加

於尊行至文字間猶以字為雅而號為俗

傭書人蔡臣為子毆詈屢訴張救固請鞭之因誘子

入命童輩兩杖齊下效五代劉銖合歡杖鞭至百

自是稍峻救笑謂人曰是亦為政

豐坊性最暴

坊字存禮鄞縣人父熙一甲進士翰林

院學士坊解元進士才質卓詭然而性不諧俗行

或蓋中士林以為誕罔

朋友稍拂意即命幹人

殺之其人應命必陰以告友友即偽為中毒仆地

坊見之必大笑盡訴其胸中之怒良久命昇出次

日此友復來駭問所以不死狀佯應曰家中急救

得解坊即與歡好如初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十一

高公

拱也嘗引鏡自照曰吾殆神龍乎

龍鱗蟲之長

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

而潛淵八十一鱗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

曰虬龍

學士瞿景淳老儒好戲曰公以為龍吾直

謂蚯蚓耳高大怒擲鏡碎之詬而出

景淳字師道

常熟人工經生業故相王文恪經業為明冠獨景

淳繼之顧試輒不利提學御史楊宜識拔景淳以

第一人試南京領薦明年遂用會元及第授編修

官主禮部侍郎卒贈尚書諡文懿

莊景卧病不起入定山墾地引流種樹賦詩為樂士

大夫過者無不造焉丘文莊深惡之曰引天下士

背朝廷者景也吾當國必殺之

南京給事中王讓讓上饒人剛愎自肆大臣中有少

忤之者拮撫其過立見論列每會必與六卿並坐

遇於道不為禮或二卿肩輿行策馬從中左右顧

而過之縉紳側目無敢與抗由是兩京科道不避

玉劔尊聞 卷之十

部堂祭酒劉俊不能平刺得讓為出繼之子登科

錄既書其所後父母為父母又書其本生白氏為

生母而不及其父因揚言讓以母為所後父之妾

當具言於朝讓乃慚屈詭疾去官

鄒元標 元標字爾瞻吉水人剛果有氣節弱冠通籍

直言再貶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林棲多年求友

聚徒著書講學 奪情疏上受杖申文定調護甚至

鄒感之文定歿為之立傳羅大紘故論文定奪職

與鄒同鄉相厚聞之大怒幾欲出揭鄒懼為停其
傳不行乃止 大紘字公廓吉水人歷行人禮科給

事中

黃輝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其同省范醇敬 醇敬四

川嘉定州人官至禮部侍郎 先二科入館黃以小

范呼之用文正故事以為戲 言行錄曰范仲淹守

西夏賊曰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

范老子可欺也 范大不憚遂有違言一日僧萬餘

玉劔尊聞 卷之十

人來造自宣武門至黃寓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

黃公所招黃實不知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注

籍歸不出

高穀夫人悍妒無出偶陳循談及夫人於屏後聞之

即出詬循循掀案怒數之曰汝無子又不容妾是

欲絕高氏後也吾當奏聞置汝於法自是妒稍衰

高得生子

嘉靖中景王之國 王諱載川封國德安 當除長史感

戲中書舍人劉芬曰吏部將以爾為之芬字世榮

真定人進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為人所弄至

躍空攀天投淵覓寶顛溺幾死亦不悟也芬大怒

馳往吏部尚書吳賜家裂冠毀裳戟手大罵而去

鵬以聞詔逮送法司拷問黜之鵬字萬里秀水人

讒險

諸吉士解館宋儒得禮部主事儒貴州麻哈州人

敦朴得兵部主事敦朴四川富順縣人官至叅議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古

敦朴怏怏不平有飛語敦朴欲論楊太宰江陵召

儒令往以私問敦朴有無論太宰狀儒以故隙思

中敦朴請敦朴第謾語不言所欲問而還白江陵

云敦朴不獨論太宰且欲論相公江陵亟報太宰

太宰馳過大司馬趣使其疏劾逐敦朴居二日有

言敦朴枉者江陵召兩人面折則盡儒所為也於

是言官交章劾儒儒謫按察司經歷敦朴父過選

庶吉士授部為宗伯所劾外補其後四十年敦朴

亦以吉士授部為堂官所劾

尤悔

方國珍起兵時國珍名珍以字行黃巖人世以

浮海為業長身黑面頗沈勇元至正中同里

頭曠聚惡少年行劫海上國珍怨家誣構國珍與

寇通國珍怒殺之官兵捕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

國瑛國珉亡入海中得數千人劫掠元主招降

慶元定海尉兵不解勢益橫久之張士誠據姑蘇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十五

常湖等郡元授國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令將兵

討士誠七戰七捷士誠降元命國珍還開治於慶

元兼領溫台累加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

爵備國公國璋累官行樞密院副使國瑛國珉姪

明善俱累官行省平章政事吳元年王師既破張

士誠乃遣叅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

和平方章政事廖永忠向慶元國珍知不可為約其

弟姪浮海以避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降上厚遇

之授廣西行省左丞官其二子洪基洪淵洪

叔丘楠仕為知府 造天台山隱士周必達問計 天

台山在天台縣上應台星八重視如一帆高一萬

八千丈周八百里 必達曰當今四方雖亂君舉義

為天子除盜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耳餘非我所

知也國珍不別而去後事不成為兵所困方悔曰

不意黃毛野人能料事至此

于鱗因酒踞謂元美曰夫天地偶而物無孤美者六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六

亦然孔氏之世 先師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八

生魯昌平鄉陬邑父叔梁紇與母顏氏野合禱於

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少嬉戲陳俎豆設禮

容及長長九尺六寸人謂之長人而與之為司空

已而去魯適周見老子自周反魯弟子益進適齊

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嬰嬰沮之退而修詩書

禮樂魯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進為

大司寇齊懼為好會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也遂

歸所侵之田還墮三都誅大夫少正卯齊人以女

樂文馬遺魯君孔子適衛歷適各國復歸魯晚而

喜易因魯史作春秋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

二人卒年七十三魯追謚尼父漢追謚宣尼公後

周追封鄒國公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加大

成自漢以來皆封其後明益尊崇之世封其後為

衍聖公擇其後之賢者世知曲阜縣 乃不有左丘

乎 左丘明魯人杜預云仲尼為素王丘明為素臣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七

宋元豐中詔從祀封瑕丘伯 元美睜目不答李遽

曰吾失言吾失言向者言老聃耳

劉瑾持中權諫臣戴銑等數十人下詔獄 銑字寶之

婺源人舉進士授給事中言閣宦害事廷杖落職

嘉靖中贈光祿寺少卿 御史任諾愬諸僚草奏署

其名已實它出不與也牟斌曰 斌字益之以錦衣

指揮領鎮撫性清正不為威惕不為利疚瑾令復

獄詞去疏首權閣字斌不肯瑾怒矯旨廷杖垂死

瑤誅復任鎮撫知府劉祥與內臣相訐下試拷問

司禮張雄令曲祥斌又不肯雄遂陷之安置武昌

疾卒 古有恥不與黨人名者公為忠悔耶 漢末黨

人皆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土言

臣前薦張奐是附黨也

董淳陽 董份字川均號淳陽烏程人進士官至禮部

尚書兼學士 孫嗣成釋褐報至 嗣成字伯念多材

藝官至禮部郎中建言為民歸淳稱名檢反以賈

玉劔尊開 卷之十 九

淳陽攜杖往視子舍時嗣成父道醇不獲第道

醇妻方按儿大慟淳陽慰之曰汝子幸已貴何哭

為吾子不第是吾慟耳不覺涕淚交下其後道醇

亦登第 道醇官至給事中

王雅宜 寵也 病已甚時時偃卧以指畫腹曰祝京兆

允明也 許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

張永明掌臺篆 永明字鍾誠烏程人登進士累官都

察院左都御史卒謚莊僖永明天性峭直正色不

阿臨大事毅然有不可奪者 給事中魏時亮劾去

時亮字舜卿江西南昌人 魏後副院席永明子天

德行取至京深慮舊部魏引見謝曰少年入流言

誤彈尊公終身為恨今乃得補過遂薦入臺 永明

為蕪湖令天德亦令蕪湖父子並祀於縣天德累

官湖廣副使征苗右監軍

太倉 王錫爵也 入謗言朱平涵再候不交片語後太

倉來訪留飯深譚意遂大解執手再四曰人言豈

玉劔尊開 卷之十 九

足信朱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皂

核去去不必言

鍾復 復江西永豐人舉進士第三 與劉球約偕上封

事劉如鍾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自幹事何得累

及他人劉驚走嘆曰事乃謀及妻孥耶遂獨舉球

死未數日鍾病死妻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至於此

曷若與劉侍講同死耶

紕漏

明卿遊浙途遇一人執襦問云公何地上任曰非也

其人云看命麼曰不會其人云然則何來曰看山

水其人呵呵曰是一位堪輿先生堪輿天地總名

堪輿天地總名

周道登成進士道登吳江縣人官至禮部尚書東閣

大學士

過吏部堂令通大鄉貫周誤以為大鄉官

乃對曰敝鄉有申瑤老時行號瑤泉吏部知其誤

麾使去出謂同人曰尚有王荆老未言錫爵號荆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三

石適堂上色頗不豫想為此也同人莫不撫掌大

笑

莫廷韓屠赤水隆號赤水

隆號赤水

過袁太冲家

袁福徵字履

善號太冲華亭人才名籍甚官至府同知見帖寫

琵琶四斤屠曰枇杷不是此琵琶枇杷果名袁曰

只為當年識字差莫曰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

管盡開花

簫管樂器

相與大笑

六書正譌曰後人

借枇杷字為樂器別作琵琶非

徐舜和徐穆字舜和吉水人進士第二人投編修才

性明敏博極子史每稠人廣坐中議論英發畧無

諱避官至侍講學士

以生朝設席邀諸同年會飲

門生穆伯潛徐子容在座

徐緝字子容吳縣人進

士歷仕至吏部侍郎謚文敏

舜和以次行酒大聲

呼徐穆二生坐此公名徐穆

臺諫江東之

東之歙縣人進士仕至都御史

上疏以

草示于文定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鉄為鉄也鉄塗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三

斫刀也鉄音秩俗作減筆鉄字

于曰此字莫是誤

寫江錯愕不答及奏牘已成却又寫作鉄字

陳師召有文行而性恍惚多誤浙江楊文卿為刑部

郎中山西楊文卿為戶部郎中一日浙江楊招飲

而師召造山西楊坐久師召不見酒銷乃謂曰觴

酒豆肉足矣毋勞盛設文卿愕然應曰諾入告家

人使治具俄而浙江楊使人至白以主人久俟師

召始悟曰乃汝主耶一笑而去

師召清旦入朝誤置冠纓於背及覩同列垂纓俯視
領下駭曰公等冠纓而吾獨無何也李賓之持其
纓而正之曰公自有纓獨無背後眼耳

師召自院中歸語從者曰今訪某官從者偶不聞引
轡歸舍師召謂至某官家矣升堂周覽曰境界全
似吾家何也觀壁間畫曰是我家物緣何在此既
而家童出叱之曰汝何為亦來乎童曰是家也師
召始悟

玉劍尊

卷之十

三

師召考滿誤入戶部見人稅銀者驚曰吏部賄賂公
行至此已極

感溺

戚少保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世襲登州衛指揮僉

事舞象折節為儒以經術著既冠上勳府襲世官
平浙倭蕩閩寇進鎮南粵光祿大夫少保左都
督文武具足一時名將纂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止

止堂集

內子出王萬戶累封一品夫人驚而張先

後有子皆不祿少保陰納三姬舉祚國安國報國
昌國輔國御人露諸姬多子狀一品日操白刃願
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衷甲入寢門號咷而想祖禰
乃大恟一品亦棄刃抱頭痛哭乃攜安國子之安
國殤一品解體囊括其所蓄輦而歸諸王少保得
謝南粵還登州即延醫治病且無資

吳中

中字司正武城人以鄉貢為大寧都司經歷燕

師起以眾降為守北平拒破南師累遷工部尚書

玉劍尊

卷之十

三

改刑部尚書中貌豐偉如冠玉聲若洪鐘性勤敏
多計算事四主造北都城隍宮苑曹署皆出指授
片木礫瓦各得其任與人處謙和寬厚愛護僚屬
而頗貪縱金帛財寶充初若山膏田甲舍徧於都
邑坐受人賄為保舉事發下獄半載始釋之加少
保再進少師卒贈荏平伯謚榮襄 妻嚴正中憚之
不敢犯關誥迎於家其妻拜畢呼子弟曰將吳中
一軸誥來宣之我聽宣畢問左右曰此誥詞是主

上自言歎左右曰翰林代草也乃嘆曰翰林知人
吳中一篇誥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
字禁中優伶承應為中長內狀上輒一舉杯

新建多姬妾自詭知字學語姜仲文曰姜士昌字仲

文寶之子進士官至參政建言降典史婦人口液

名華池神水吮而燕之可不死故活字乃千人口

中水也

李九我年五十未有子丁改亭切切勸納妾其夫人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五

悟納妾生二子孫越峰亦無子改亭亦切切言之

孫方續娶不應後漸厭不復見改亭固求一見則

自後門潛出避之其自言曰釋迦周昭王二十四

年四月八日兜率天降神於西域迦維衛國淨梵

王宮摩耶夫人剖右脅而生放大智光明照十方

世界分手指天地作獅子吼聲姓釋迦號牟尼佛

小名天中天年十九踰城出家學道勒行精進禪

定六年成道號天人師教化四十九年天龍人鬼

並來聽法弟子多有得道證果後於拘尸那城
羅雙樹間入般涅槃弟子迦葉追其撰述其教為
十二部不以羅候傳羅候佛子如來成道之後往
度羅候出家得道共佛揚化仲尼不以伯魚顯孔
鯉字伯魚孔子子也終不立嗣

仇隙

豐人翁嘗要沈嘉則具盛饌結忘年交居一歲而人

曰是嘗笑公文者即大怒設醮詛之上帝凡三等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五

云在世者宜速捕之死者下無間獄勿令得人身

一等皆公卿大夫與有睚眦者二等文士或田野

布衣嘉則為首三等鼠蠅蝨虱坊初字存禮為

禮部主事以無行黜歸家坐法竄吳中改名道生

字人翁

士允寧念母老病歸省道經華山華山西岳為文祭

之大約以母素敬神而不蒙庇即念吾母病吾太

史也能為文以不朽神后無何允寧以地震死西

安李愈素恨允寧假華山神為文詈而侮之

獻吉下獄時瑾欲殺之急乃書片紙出謂德涵抹我

家人往告康康即上馬馳至瑾門瑾攝衣迎康康

遽上坐談笑昵瑾曰昔桓温問王猛 符秦王猛字

景畧北海劇人家於魏郡少貧賤以鬻舂為業嘗

貨舂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舂而云無直家去此

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

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

玉劔尊閣

卷之十

三

許人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乃十

倍償舂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

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士不參其

神契畧不與之交通隱華山懷佐世之誌桓温伐

秦入關猛披褐詣之捫虱談當世之務温異之曰

江東無卿比也署軍謀祭酒賜車馬請與俱南猛

還山谷師師曰卿與桓温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

何為遠乎猛乃止秦王苻生醜虐不道群臣得保

一日如度十年左右魏東海王符堅早為計堅以

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辦大事里

舍有王猛謀畧不世出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一

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悅謂如

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弑生僭位累遷尚書左僕

射權傾內外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為丞

相稍加都護中外諸軍事猛宰政公平拔幽滯顯

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於

玉劔尊閣

卷之十

三

是兵彊國富垂及升平性剛明微時一餐之惠昭

耻之忿靡不報焉時論以此少之 三秦豪傑何以

不至猛捫虱而談世務三秦豪傑舍猛其誰何温

聞若此哉瑾面發赤疑其譏已因問曰於今三秦

豪傑有幾康屈指曰三人爾昔王三原秉銓衡進

賢退不肖今則有審勿親信秉大鈞者意蓋指瑾

也瑾轉發喜色因復問曰尚有一人其先生乎母

謂王猛在前而吾不識也康曰公何謬稱海也

一人乃今之李白海何能為役瑾固問之則曰海不敢道海不敢道瑾俯首思曰先生豈謂李夢陽耶此人罪當誅康即起辭出曰海不敢道者此也瑾謝曰敬聞命矣明日即赦出之其後獻吉反嫉害德涵馬中錫撰中山狼傳以刺獻吉中錫字天祿故城人父倂處州知府中錫舉鄉闈薦第一登進士拜刑科給事中遇事敢言兩被廷杖累遷左都御史督軍務征劉六齊彥明楊虎等賊中錫招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天

撫之賊過故城獨不入中錫家遂被逮瘐死獄中中錫慷慨尚義揮金如土直博學工詩文尤長四六著箋經籍言

梁儲論士東南歸而言之程敏政云所與來唐寅今無比也即太常籍奏未足盡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言遂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常行亦請敏政文適敏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事論敏政罷

之且斥寅為掾寅由此廢而亦尤穆猜狠甚

馮元成讀弁州王文靜祠堂記稍有擊舌有一客飾其說以語弁州弁州曰彼專信莫大口頰宜其鄙我如是莫大指雲卿也已而弁州致荆石書薦元成元成以詢徐大宗伯徐曰此非美意弁州患公林中日月甚富且著成一家言與彼爭雄耳他人仇公惟恐公仕弁州仇公性恐公不仕華亭昆弟徐階弟陟字子明並以進士位至卿相然

玉劍尊聞

卷之十

天

失歡成隙相公柄政處少司空落落相公遜政司空逆諸江上素服而泣

沈鍊

鍊字純甫紹興衛人成進士為令有惠愛聲入

為錦衣衛經歷贈光祿寺少卿

疏劾分宜徙保安

為民

保安城宜府東路所統衛名

至塞上從遊者

眾相與指天畫地日夜談議至刻木為秦檜

宋秦檜

檜江寧人登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

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

金人要請無厭乞止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祖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誓書四乞館金使於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百官軍民共議推立異姓張邦昌留守御史馬伸議乞存趙氏檜時為臺長以伸言為然即進言之金人尋取檜詣軍前金主以賜其弟撻懶為任用撻懶攻山陽檜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歸行在自言殺監已者奔舟

玉初尊聞

卷之十

三

而來入見拜禮部尚書首倡和議除參知政事拜右僕射金人敗盟檜盡收諸將兵召韓世忠張俊岳飛並赴行在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使諫官万俟卨論飛及子雲舊將張憲俱殺之兀朮求和遂進表稱臣契丹梓宮還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進封秦魏兩國公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礮全于市子燔舉進士以秘書少監領國史孫瑁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

同領史職前所無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凡一時獻言者非頌檜功德計人語言中傷善類則僅

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而已加

封康節郡王卒贈申王謚忠獻檜兩搯相位倡和

誤國志警敦倫忠臣良將誅鋤畧盡開禧二年追

奪王爵改謚謬觀 與其徒角射總督楊順 順字子

備山東德州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

宣大軍務 巡按御史路楷 楷字子中汶上人 承分

宜風旨刺鍊起居劾之當鍊不道論死隆慶改元

鍊子襄上書訟華亭故與順有隙逮順楷下吏論

死順在獄少司寇洪朝選 朝選字汝尹同安人成

進士累官刑部左侍郎 阿華亭旨困順令死其後

數年朝選家居為巡撫勞堪所劾 堪字仕之德化

縣人 捕繫獄中縊死其狀與順正同

高中玄王思質 質字民應號思質 同年也思質貴盛

時相待甚薄比及總督失事被逮世貞兄弟往叩

高意殊少繼繼思質及禍世貞怨甚鼎革上疏求
雪徐文貞因收之爲功故世貞首輔傳極口毀高
非實錄也

長洲知縣郭波與尚書劉纓有隙

纓字與清蘇州衛

人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爲人精敏強幹嫻於

吏政能辨冤獄所至威愛並立而飾之以文晚歲

家居益事嚴整性朴儉非祭祀賓客食不重味尤

寡嗜愆年八十餘篝燈作蠅頭字精楷不異壯歲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三

對客舉舊事如引繩貫珠纏纏不休

以謝罪爲辭

造其廬連拜二十餘拜既出門號於衆曰我欲拜

死老賊耳編其家糧長七名纓家立破

分宜爲大宗伯時貴溪爲首揆分宜欲置酒延貴溪

多不許一日許以某日赴又曰自閣出卽造公不

過家矣至日貴溪薄暮始至就坐進酒三勺一湯

取畧沾唇而已忽傲然起長揖命輿竟不交一言

歷城尹公素不善尹直禮部侍郎缺他有推舉上不

允以直爲之翌日直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
公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益深

提悟

闕

自新

闕

玉劍尊聞

卷之十

玉劍尊聞

卷之十

三

客舍偶聞序

客長安見貴遊接席必屏人趨膝良久人不聞須臾
廣坐寒暄而已微以道上所聞唯唯謝弗知廷有大
事卿寺臺省集禁門其中自有主者羣公畫尺一而
退咸諾諾議更真大吏冢宰不得聞有所調發司馬不
知羣公優遊無事日置酒從容諸小臣相聚博弈連
晨夕或達旦失朝會始以病告當事亦不問以是聞

柘柳草堂

見甚希然時時遊於酒人豪士間抵掌談世事無所
諱突梯者又姑妄言之足以新人聽雖多耳食徵其寔
亦十得五六更益以所見隨筆記之曰客舍偶聞云

康熙戊申九月淮南彭孫貽罪仁氏書於通津舟次

客舍偶聞

淮南彭孫貽罪仁氏著

萬歷時李之藻徐光啟知歷律稱經緯漸差宜脩改大
統歷然未有要領已而西洋歐羅巴人利瑪竇泛海
至中國瑪竇博學多材熟居香山島讀書三年盡
通中國語言文字攜門人湯若望艾儒畧陽瑪諾畢
方濟等十二人入都瑪竇精天文律歷諸法光啟等

柘柳草堂

與言皆以為不如因上書請令西人參歷法詔許之
瑪竇以西洋歷法論改歷事著書未竟而死若望等
續成之名宗禎歷書歷未成而賜草 世祖定北京
遂用之名時憲歷推步七政分候節氣較密於大統
歷然中華知天象者私測七緯猶以為未盡合畧刻
然較舊法為差近欵以楊光先好高論大言稍通歷
法與同郡吳明燠善明燠自謂知歷每言若望歷短

長光先聞之大喜用其言疏攻若望 世祖命候水星於靈臺若望歷無差光先所推未合迺下光先明燧于獄良久釋之 賜若望號通元國師 賜一品服其歷乃無敢非者 世祖賓天四輔為政西人遠來數萬里不治生產皆擁厚貲服食華贍人疑其有鉛汞術滿人既朶頤之光先明燧皆徽人有力交關其中復理前說更於靈臺驗交春則光先所測與

二 柘柳草堂

回回歷分秒不合惟若望無差無以罪之 世祖大葬今上大婚若望所屬卜日光先乃變其說攻若望謂雙山洪範五行之書唐人以忠突厥名曰滅蠻經若望侮上不臣敢于用之又歷曰 天朝大典冠以西洋之法以 天朝慈之西洋也乃寘若望於旗下奪其貲坐其屬宋可成李祖白劉有發朱光顯等以大辟廢其歷仍依大統歷式惟去初一初二等初字

為一日二日康熙七年歷用光先等說五官正戈繼文所推也知天象者皆以為舛金水二星推步尤乖遂別用主簿陳聿新所推康熙八年歷頒於各省監副吳明燧奏戈繼文所推七政金水二星伏見度數差之甚遠陳聿新所推民歷七政歷未經測驗亦有差錯惟職歷法與天象相近請自八年始推測七政經緯經度五星凌犯日月交食務求合天四年之內

三 柘柳草堂

註成細書以垂永久九年以後民歷七政歷皆屬明燧推算進呈頒行如有差錯甘罪不涉同官章下禮部集滿漢大臣會議不能決禮部仍召明燧繼文聿新等議繼文稱測驗必須十年聿新稱歷七八年方能合天禮部尚書黃機奏繼文所算金水二星差錯太甚聿新所算差錯未經測驗明燧七政歷與天相近理應頒行但聿新所算已百歷樣七年四月內已

頒各省今明燬之歷節氣朔望弦日月五星過宮時
刻與先頒歷不同不便一年之內頒行兩樣節氣應
暫用其新所算八年之歷九年以後俱交明燬推
算頒行仍令欽天監堂上官會同四科官員日夜上臺
測候日月五星行度四律之內脩正合天著成歷法
奉 旨如部議歷法重典以敬天象以授民時先後
天時俱殺無赦西人法既盡善改其題署之失正之
可也若望誠有罪罪其人不廢其術也譬之國史遷
以腐廢固以黨死殫以逆誅史漢諸書固不廢也繼
文聿新非疎則謬急宜改正乃以一年兩頒為憚姑
存舊謬誣民甚矣前頒既謬始頒後歷豈令民兩用
耶但人欲節省不顧國體宗伯省籙司再刊之費深
逢人所好大可怪也

世祖在攝政時時在關外深自韜晦遊嬉狡獪漁獵

鄙事無不為之攝政安意無猜得以善全蓋自冲
年善於用晦如此

黃帝有明堂經偃側人形圖明堂孔穴圖皆鍼灸書
也太醫院古銅人宋元遺製依明堂孔穴鍼灸以驗
針師宣德時江南凌雲字漢章號神針宣宗召試太
醫院糊銅人孔竅試之凌雲七十二針無遺穴乃補
御醫銅人歷年既久光墜毛髮 天兵入都院中人
員流散光祿寺侵院地以自廣徙銅人於醫王殿銅
人時現形故地見者多疾病一日殿中無故火發殿
燼銅人不損光祿急返侵地建室安銅人病者乃愈
隸牛录下人稱之曰包衣牛录包衣者猶人之投胎
也范公名某歷相三朝 世祖為捐金一萬贖之本
旗牛录始脫籍

九月朔 駕出東直門迎鄧將軍神主入大內黃幄

列輿輦前 上親拜祭詢諸故老鄧將軍何人乃勞
萬乘躬祭或曰將軍島即毛文龍部下善鬪戰沒
有神靈立廟島上 太祖起兵時戰急甚危求庇於
神顯靈脫於難立廟遼陽每祭必先之元旦亦先必
謁廟躬奠致敬否則宮中時時為厲或曰將軍明之
有功將帥戰沒海上者也考明將帥死遼事無鄧
將軍其人者萬歷征朝鮮副將鄧子龍數有功戰

六 草堂

死海上豈其神邪將軍英烈沒而有神固宜
蔣修撰超按學順天八旗子弟應童子試者五百人
入泮六十餘人旗下三十七漢人二十六修撰語查
給諫培繼曰初謂旗下無文章不意成章者二百餘
卷取之不盡入泮外尚有三十卷皆遺珠也第二名
蔡某係漕督蔡公士英之孫侍郎毓傑之子神童也
年十二五經古文皆通一日可就十餘篇莫謂旗下

無奇才入泮滿洲六人蒙古一人破天荒矣侍郎課
子甚嚴經史日有程不怠意積楚立施旗下課子如
此吾輩有子不教可恥也

禮垣粘公本盛丙午典試滇南平西藩下諸生五百
選二百人送棘闈一去年八十請與試平西以老不
許固請曰生自束髮奮志雖老不少衰功名遲速
有定王亦何惜一席地令志士齋志不遇乎王不得已
并送之諸官見此老生無不揶揄之受卷官視其卷
文既無疵字亦楷細其之揭曉日拆卷至三十四名
老生竟中雋矣無不拊掌稱為佳話

七 草堂

墨勒根王初稱攝政次稱皇父繼而稱聖吉王即無
成謀擁戴者駸駸騎虎難下適大同堅守九王親赴
行間道病而殂其事甚秘人不得而詳也胡良輔與
索尼蘇克撤哈等合謀盡誅九王子孫滅其門焚王

骨揚灰 世祖始克親政

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督撫入告者北直山東浙江
江南河南五省而已聞之入都者山西陝西江西福建
湖廣諸省同時並震大都天下皆然遠者或未及
知史冊所未有諸督撫疏唯浙督趙公珩臣引咎
請罷最得大臣之體今年長庚屬地太白經天洪水
犯都城地震徧海內旱蝗水潦卒於半載之中以致

八 草堂

聖主宵旰憂勞在古天變日食往往貶斥大臣或至
賜死以塞天譴今之三院九卿宜上章引罪修省求
言以補缺失乃覲願自若遠省殫事寂然豈不有
負國家養士之恩邪

巡撫劉芳躅疏報山東地震濟南等六府所屬武定
平陰曹縣濟寧博平冠縣館陶范縣朝城九州縣
城垣房舍人畜無傷沂州莒州郯城安邱四州縣被

災最重死傷最多鄒平萊蕪單縣魚臺嶧縣
益都沂水蒙陰高苑諸城昌邑濰陽十三縣次之
沂州地震徹夜搖動如雷官廨民房廟宇城樓墻
塚盡倒僅存破屋二三人不敢入河水暴長城中上無
可椽下無片地男女死者不計其數存者帶傷抱
男攜女逃奔無地晝夜啼號

九 草堂

固山劈裂一半十三層塔一座亦劈一半閭家固旋風
采科羅采馬齊山大山各裂一半城內四鄉徧地縫
裂或寬一尺二三尺或長數丈百步數百步亦有十
字形裂者城東南沐河東崖裂縫寬三尺自官莊至
葛湖長十五里裂處皆翻土揚沙湧流黃水城東北井
二口噴水高三尺北門大街井噴沙水高四尺水止
井乾官民房屋寺廟監庫城垣俱倒六房文案沉壓

泥水無存周圍百里並無存屋壓死州衙男女十八人軍衙二人糧衙三人捕衙七人學官衙一人打死駐防千總趙鏗腦破身亡紳衿兵民死傷不計其數二十七日淫雨不止平地水深三尺田禾淹沒地震至今不息

郟城縣報地震聲若轟雷勢如覆舟城內四關六百餘戶盡倒死者百餘城垛全塌周圍拆裂城

十 柘柳草堂

樓傾盡城門壓塞自夜微旦響震不止監倉衙庫無存烟竈俱絕暴雨烈日官民露宿無依馬頭集為通商辦課所賴商賈雜處房屋盡塌壓死男婦千餘四郊地裂穴湧沙泉河水橫溢人民流散
安邱縣申六月十七日戌時大雨天色陰慘有聲如吼地下聲若巨雷空中如奔萬馬地動如簸如顛一時數次城垣官舍瓦房草屋鄉城數十萬間盡行坍塌

塌壓死生員高械居民殷承之等數百人破頭折肢未知死活者亡算沿河地裂湧水井中湧沙連日大地顛搖房屋陸續傾倒近所未聞史所未載傾塌察院大堂壓死回京巡海大人頭站披甲一名海大利一人走脫無恙

泰安州申七十日戌時白氣冲天天鼓忽鳴地隨大震聲響如雷食時方止戌末微震二次亥時

十一 柘柳草堂

微震二次十八日辰時微震二次亥時同
萊蕪縣申地大震數次聲響如雷地形陷穴
霽化縣申地震聲響異常鐘鼓皆鳴動搖如舟行水上不能站立郟縣申戌時西北有聲徧地大動城東葛廬山劈裂數十丈
博興縣申十七日戌時天氣清明滿天星月并無布雲忽然降雨天鼓響亮地動良久民房倒塌

無處藏躲

諸城縣申地震如雷食頃不已衙舍民房如布帆裊裊立刻傾圮十分之九壓死居民不知凡幾號哭相聞頃而復震至再至三

蒙陰縣報戌時大震聲響西北而來大搖大動站立不住官廨城墻民房一時倒塌死傷頗多次日巳時未止城東八里山脊開水高四尺城北二里南竺院

十三 柘柳草堂

亦如之

日照縣申十七日酉時閃聲西北而來平地反仄山嶺震搖房屋十傾八九糧倉壓損文卷震塌民無棲止田禾淹沒

平度州申戌時西北起聲響如雷東南而去推塌民房無數城垣裂裂地盡水出臭濁不一海豐縣申戌時地震作聲其響如雷烟氣彌布

旋復地震房屋搖蕩士民驚奔露宿樹木披拂將偃雞犬鳴吠不休自戌抵亥方止

滕縣申戌時地忽震動聲如雷吼形如將覆之舟搖撼數次經時方止死傷甚多

嶧縣申地震黑氣如雲大吼如吼城鄉房屋十傾八九自戌至卯大震三次小震不計其數居民損傷甚多

十三 柘柳草堂

魚臺縣申地震如雷聲響不絕士民多至仆地衙署一時傾倒城垛倒塌千餘城垣百餘丈宛然邱墟廢邑也倒草房瓦屋四千六百餘間樓二百餘座壓死男婦一百四十名

高密縣申亥時地鳴有聲雷震兼作大震二次丑時震三次倒城垛一百三十四個城樓十座縣城倉獄各官衙門六房并民房震塌甚多儀家村

一泉湧出圓圓八出水流平地至晚方消

昌邑縣申二更地震聲響如雷官署民房十倒

八九被傷者難以計數東西北鄉近河處所多地

裂水湧或三五尺寬或二三丈長俱湧青黑水

並黑沙草現存又有凹陷三尺深各井俱滿

即墨縣申六月霖雨連綿平地波濤汎漲田禾

淹沒民居泥塗十七夜二更天雨未停地震復

十四 拓柳草堂

至地勢如酒醉人形城垣猶天劈地裂城堞衙宇

文廟監倉俱倒民房倒塌無數

青州營參將錢富民報青郡地震四角樓俱倒

警舖五十二座俱傾東北二城門發圈皆裂武備

庫二門俱傾倒官民房屋九千四百餘間兵房八

十餘間

靈山衛千總張名祿報成時天降大雨雷電不

止地動顛倒五鼓方休兵民房屋十塌八九城墻堞

口蕩平四門城樓無存兵丁多傷埋壓喊叫搥出

日餘方甦目下兵民各居野地蓆棚遮身泣不絕

聲以上摘自全抄或申文善於形容或變異足

為驚怪聊舉十一以見地震之希有

東撫初奏已詳翻清書者憚於全錄部臣亦厭

言灾異節去州縣所報略擬撫臣看語奏聞廷

十五 拓柳草堂

論藉藉東撫再疏始奉議卹德音內遣二章京踏

勘山東章京入東境見城郭人民之亡恙者謂奏

報之非寔撫司大彌縫之乃無言又東撫臚報極

詳然尚有奏報所未盡者如郟城李家庄一鎮並

陷凡數千家不見奏中有客自李家庄來者

未至里餘臭不可聞一村俱死無收瘞者復前

數十里寄村姬豕牢下宿遂忍饑一日又浙之

齋奏者過李家庄四人共入一店一人起如廁屋崩急走一桌下幸而不死已斷一足

柯給諫聳云鄉人自南來逢地震旅店逃出不死過一井因渴思汲飲之井有聲水湧起急走避之水溢四流頃刻而止更趨視之沙湧塞平井口坐起成堆又有過莒州者云州守一門壓死守偶露處幸免明日獨乘一馬狂走喘不屬至一

十六 拓柳草堂

寺數椽偶存下馬卧地上地忽墳起又大動守隨地展仄數四地定乃扶起已月餘尚不能起坐又吾邑漕艘適泊滕縣韓庄月明如晝水底大聲如雷如龍風舟大簸蕩兩岸行人仆地始知地震一路抄傳小報不止於此死者不可勝指如南陽夏鎮芻蕘不止千家亦不見江南奏報

金史蒙古在女真北野勇善鬪在古為蒙兀部

衣鮫魚皮禦弓天然則蒙古本東人即今魚皮韃子乃蒙古種自元受命既而走沙漠為蒙古以別之與東人為二矣金會寧乃海古之地出虎水源於此名金源金名為上京會寧府改遼上京臨潢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南京大興中京大定凡六京金主亮調諸路夫匠築燕京一依汴京制度宮殿遍傳黃金間以五采金屑

十七 拓柳草堂

飛空如落雪一殿費萬億計務極華麗改燕京為中都大興府汴京為南京削上京名止稱會寧府改中京大定府為北京而東京遼陽西京大同如舊今之北京金初稱為南京又稱燕京後改稱中都云
金主亮遷太祖太宗梓宮於大房山以雲峰寺為山陵即今北直房山縣

元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龍岡營開平府在桓州東灤水北元初都開平後因金舊遂都燕

索尼最老成忠鯁 太宗不豫以世祖托之世

祖逸遊索尼強諫 世祖或不堪其怒索尼伏地

引頸稱述顧命至於涕泣 世祖往往泣下擲

刀回蹕而止知尼忠直以 今上托之蓋兩朝

顧命之臣也 六月京師大旱 當宁露禱釋

十一 柘柳草堂

部寺繫囚并赦流人之以版築不繼頌繫者罷

其工放歸里俄而大澍至六月杪入都初秋雨甚

崩垣圮屋晝夜聲相聞予在查給諫即上漏

下濕無置足地僅下榻斗室苟幸無恙惴惴

巖墻比舍皆然無可趨避初八日夕初更大風怒

號雨如決河庭水湧塔入室暗中僮僕鞞履盡

浮良久始覺即起夜呼畚水須臾風息雨止倖

逃崩歷

渾河水決直入正陽崇文宣武齊化諸門午門

浸崩一角五城以水災壓死人數上聞北隅已報

死亡一百四十餘人 上登午門觀水勢更遣章

京察被灾者屋倒之家戶給二兩人亡者人

給兩四

宣武門水深四五尺冒出橋上雷鳴峽瀉有責

十九 柘柳草堂

疏人亂流過門下人擔似漂沒有乘駝行門下

駝足不勝滿激隨流入御河人浮水抱樹得免

駝死水中宣武齊化諸門流尸往往入城父老

言萬歷戊申都門亦大水未若今之尤甚諸

門既沒肩輿入朝者增人戴昇出水上乘馬

者翹足馬背靴屐不濡滿洲大人例不得乘

輿有侍郎體肥不能翹捷乃浮大浴盆健兒

數人扶昇水中以入見者莫不大笑訛言四起查
給諫肩輿甫出市人奔迸云大水入彰儀門矣合
城驚擾老幼啼號給諫奔車返填街塞巷一時
乃定盧溝橋長千餘尺壯麗甲南北魏忠賢縻
大帑金錢百萬所修築至今利涉水發直出
橋上崩其一門工部諸官估脩決口約費五六
萬部臣猶以為多滿官視盧溝橋估價踰萬

二十 松柳草堂

臣對俞允更許不敷容具請益 渾河源出太
原天池伏流至馬邑從雷山發為渾泉經太行山
入宛平界至盧溝橋下東南分為二支東一
支至通州高麗莊注白河南一支至霸州合易
水又南至丁字沽注運河入海名盧溝河俗名
渾河以濁流故也盧溝橋在都城西南三十里
橋以南地勢漸下橋以北地勢漸高東岬石景

山迤東地踈土衍水勢奔洩欲左而左欲右而
右易至潰決明宣德以後時決時修正統元年
決狼窩口宏治二年決楊木廠正德元年又決
狼窩口俱勅大臣督修渾河水患其來舊矣

康熙六年河決烟墩口總河尚書楊茂勳疏題河工
成用金二十六萬有奇節省銀一萬一千有奇戶部
覆奏功大費省應加太子少保奉 旨如部奏夫

廿一 松柳草堂

二十六萬費不為少一萬一千省不為多吏部題覆
世祖舊章官保特恩部臣不得輕請戶部既違制
特題茂勳遂覲顏濫受糾矣茂勳疏署河工諸官道
府縣正佐并將領三十餘員疏末本衙門書吏丁
士富張希顏樊國貴吳祉稱其書算精詳辦事
勤敏大功告成例得並叙方面之官與吏書並列
羞朝廷辱當世之士矣六月地震河決黃家嘴二

百餘丈大溜北徙正河淤塞七月盡漕艘六百餘
白糧艘一百九十餘未進董家口茂勳疏奏淮海
道祖澤深邳宿同知馬光遠桃源知縣魏喬訥等
疎防誤漕下部議處計桃源至都陸行不過二
十日河決桃源六月中旬疏奏失事七月將望宮
保之如正當疏奏之際緩告變之章冒濫恩之
賞謂非蒙蔽吾不信也河決果天灾邪不宜誅

廿一松柳草堂

罪諸官河決果人咎耶有功既已獨居有罪不宜
事外是大臣有賞而無罰小臣有罰而無賞也茂
勳估修塞口約費十餘萬疏稱黃家嘴口或應
全築或應留作分黃俟水落勘定另題衝決各
口速行修築毋誤漕運夫河之通塞不特下閘
民生抑且上係國脉乃茫無定見俟水落而興工
回空諸舟豈能飛渡茂勳乃誤漕之首矣倉漕

二督言路多官無有為國一言者何也
曩晤甬東范吏部潞公公西洋人湯若望言西
洋舟深十三丈凡五層最下一層皆大木載土為基
三四層積沙曲折為水道凡沆濯汗垢經沙曲折至
下已清不可飲可以汲滌用海舟積淡水為難香
山島海止深七丈大舟不可至浙東海尤淺西舟
不能進泊也

廿一松柳草堂

洋人有一扇墜範銅為之長一吋有奇開之出
一盤如大錢文不可辨以顯微鏡視之則渾天黃
赤道星度纖毫畢具其下藏一自鳴鐘長半
吋真耳孔得得有聲如蟲啄木他人不聞也云
竭平生精力止成其二

取西洋蒲桃酒相酌設一匣錦裹又一匣出玻
璃瓶高可半尺大於椀取小玉杯二盞白無瑕

工巧無匹謂吏部范公曰聞公大量可半杯若
望斟少許相對吏部以為少若望笑曰此不可
遽飲以舌徐濡之路公如言纔一沾舌毛骨森然
若驚非香非味沁入五臟融暢不可言喻數飲
酒盡茫茫若睡鄉生平所未經若望亦如寐
良久各醒僕從分飲半盃仆不能起若望命取
粥各舉一碗身柔緩須扶乃登車僕從七皆跟

廿四 松柳草堂

蹠敬側歸

山陰李編修平抱羸疾欲乞歸封公遺書切
責之以壯年政可致君澤民何得託病如歸必
杖殺之乃卒於京年三十餘無子止一女都下
莫不哀之

益都孫相丁艱歸服闋赴京報部起服自昔九列
京堂無起服赴補例諸老莫不笑之目為候缺相公

順治丁酉 世祖既誅方猶李振鄴張我樸等南
榜舉人不得會試已而覆試江南舉人第一葉芳
霽第二 世祖意甚悔而惜之每謂江南
舉人被累之困已亥八月會試榜發 世祖顧
問禮部江南覆試舉人中式幾人禮部對已中
十七人又問葉芳霽中式否奏已中式矣又問
奏 名在副榜問其人安在奏回原

廿五 松柳草堂

籍矣廷試遂拔芳霽一甲第三人辛丑 世祖
晏駕明年 始成進士 世祖雅意憐才欲

收拔之竟以回籍不過功名有定數不可倖也

世祖召修撰徐元文編修葉芳霽華亦祥入乾
清宮 世祖科跣單紗暑衫禪裙曳吳中草屨
命三臣升殿賜觀殿中書數十架經史子集禪
官小說傳奇時藝無不有之中列長几商彝

周鼎哥密宣爐印章畫冊羅列畢具廡下
珠蘭建蘭茉莉百十盆清香觸鼻璀璨耀日
賜席地坐從容問群臣賢否時政得失皆謝以
初進小臣不能備知因及書史古文又問近來名
流社會且云慎交社可謂極盛前狀元孫承恩亦
慎交中人也良久始遣出

世祖幸閣中中書盛際斯趨而過 世祖呼使

共 柘柳草堂

前跪熟視之取筆畫一際斯像面如錢大鬚眉
畢肖以示諸臣咸歎天筆之工際斯拜伏乞以賜
之笑而不許焚之 世祖御筆每圖大臣像以賜
之羣服天縱之能

董吏部雲驤諸生時獨立高自許可無所降意同
人咸憚之獨與查給諫王望及予善乙酉八月携
絲一囊走龍山給諫家索被邀王望共卧中

夜曰世事至此吾將東渡海念平生知己惟子
走為別從此訣矣給諫請與俱吏部曰吾父薄
田足餬口有弟克供養得以行吾志子貧如此
老母諸弟待子而活殆不可明日渡海去遂不
復相聞壬辰給諫登第明年筮仕東莞忽夢吏
部角巾至甚歡曰契闊久幸得同歸何樂如之
給諫初不以為異既登舟而渡江而踰嶺而至東

共 柘柳草堂

莞無不夢吏部在側始異之至邑薦紳孝秀畢
謁明日 孝廉 復請見辭之復請將有言乃
見之孝廉云董紫冒母言生平交契惟明府給
諫曰先生于何識紫冒孝廉曰某同年也閩中
建號開科生以明經赴闈與紫冒皆出黃師
跨千之門給諫問今安在孝廉泣然曰今作古人
矣驚問其詳云吏部中雋即謁選為行人考授

吏部教上書言兵事仙霞不守隆武走延平被
難紫冒間闕走山谷闌變哭走粵西依梧州

司理 以居亦同年也紫冒日夜哭不休病
卒司理署中檢其篋有六十金司理別市棺
為歛以金買大雄寺後地十畝葬之命僧以
田供祭祀久無聲問可通令得見明府故人得
邀惠以歸骨矣給諫云此去粵西遠遠且何人

廿九 松柳草堂

識紫冒葬地孝廉指一童子曰此故從紫冒見
其死生喪葬者詢其由曰此固生之小童吏部
隻身入閩乞此奚因以贈之紫冒沒復歸生耳
童子亦泣下給諫乃遣書招吏部子至東莞是
夕復夢吏部至殷勤為別明日梧州
司理忽至東莞給諫急見之所言皆與孝廉合
給諫歎曰異哉紫冒數見夢於予以圖歸骨其

子方至而梧州司理不期而會何天之巧于報忠
義耶司理曰粵西險阻而遠隔樞行無從惟可
歸骨耳給諫出道中一費為書遺梧州當事遣力

同孝廉小奚并司理家人隨吏部子往梧州守
令致祭賻贈發其篋焚之携骸至東莞給諫
贈百金扶喪歸葬吏部之孤忠給諫之友誼
冥契死生誠合天人即范張雞黍何以過之給

廿九 松柳草堂

諫語予曰吾二人與紫冒同稱莫逆交子宜為
文記之以不朽紫冒子荒落多遺忘須給諫
歸更詳詢以志

孝廉云紫冒初至閩取明府里中南龍詒新
二集合選為一冊閩粵家弦戶誦明府及同里
諸公文明府未登第已誦法徧海內明府之為
人紫冒稔言之粵人久已心傾矣閩粵人士最

喜伯旃及子文篇篇皆能上口吏部為文極清僻甚非吾輩之文及在閩全用二集中文體極華贍遂獲雋吏部雖特立不倚功名之際能貶格趨時若此給諫云紫冒極輕同社諸子所悍服惟予云是會魁手筆而許給諫異日必聯捷紫冒素不輕許人然得之給諫失之予

八月十九日 上幸南海子較獵學士范承謨陳

三 松柳草堂

數永從海子縱橫各四十里 上馳逐如飛顧問陳學士安在近臣對馬劣不能及 命選天閑之駿使學士騎之學士馳及駕 上問若識馬良否乎學士曰馬脊勁而蹄銳馳而若無動良馬也 上笑頷之又問習騎乎曰少而習之終不如旗下諸臣之工也

上笑以為然每日合圍四五奔逐必十餘里草

深及馬腹 上不以為勞舉火讀奏章命學士批答一更乃已

長江大河之上金龍四大王之神最為顯赫予意以為稱金龍必神物之長水族者也及讀廟碑乃知神為宋諸生泐東人姓謝氏兄弟四人曰紀曰綱曰統曰緒神名緒而行四元人滅宋緒投水而死義不臣元也明太祖起兵定金陵將

三 松柳草堂

北伐神見夢於帝曰吾宋諸生謝緒也元滅我宗國臣義不臣元死於水今報仇有日矣王師渡河當為先驅以助陣當必克太祖異而志之及徐中山達統兵趨山東師渡黃河有黃龍見河上元兵不戰而走遂下山東元順帝走沙漠燕京既平太祖乃封緒為金龍四大王為江河大神忠義之士沒為明神於茲益信

河南汝寧府雷雨一日起蛟五十餘數百里皆成巨浸

山陰胡學士為庶常時一日諸公皆出院學士獨留世祖微行入院中屏息立其後良久學士方習清書迴顧見世祖驚起俯伏世祖笑曰若誤矣學士曰小臣不得近天顏然朝謁瞻仰久矣問諸吉士安在若何獨留學士奏

三 松柳草堂

諸臣習清書幸已成各有事歸私寓臣鈍劣每後於人私習以補其拙

世祖曰諸臣何事惟博奕耳今已分曹他適飲酒矣即日傳旨超陞學士三級為侍讀大被眷注

初易山陝督撫以滿官卻餽遺草火耗一時翕然恨易滿官之晚數月陋規盡復通賄不減於

漢軍漢人矣言官逢迎者請易三省總督直隸巡撫以滿官內大臣謀盡易江南山東浙閩粵邊海諸提鎮以滿官海上諸總鎮滿漢相參賴上獨斷力持其不可乃止

滿語以子天為慙即古稱克汗慙汗音相近貝勒為王昂邦為臣哈番為官馬法為祖譯以漢音文義原無他異姐姐為草草姐夫為厄夫草

三 松柳草堂

草即格格厄夫即額駙今為公主駙馬詳其義亦易院院子為花花鰓同音今為禁衛之稱豈取院子近身奉侍之義乎滿州稱名而不列姓哈刺庫不稱李墨勒根鰓不稱祖從滿洲例也今有滿洲其名又列漢姓連至四五字兩無可取可異也又滿洲所有者乃有其稱如珊瑚瑪瑙蘋果橄欖雞梭等彼地所無仍

同漢語譬四方土音稱名各異齊以中原正音始可施之文告福建徽州土音尤難辨於滿洲不可以對公府施文章今以滿洲之稱加官號豈非以土音施文字乎

新安查孝廉學詩坐張我樸累流閩東論贖在都下孝廉云閩外河流膏潤地無風沙魚蟹米鹽甚賤材木不可勝用有力者携百工

三五 柘柳草堂

健丁伐木構屋取土開窑燒磚炭種禾稻釀酒樹菜畜鷄豚鵝鴨牛羊射雉免鹿麋經歲飽肉不費一錢大布甚佳并裘可以禦寒長白醫無問諸山可遊眺以視都下薪桂米珠塵穢撲面真不啻霄壤惟墳墓親朋不能不繫情懷故鄉耳查學詩順治丁酉北直中式鐵嶺遼金為銀州石梅一枝生於絕壁枿粵

萼儼然梅也寧遠伯百金買山構樓其間曰梅花樓一城絕勝遺址尚存髣髴可辨也

范內院文程出關葬親宿一牛录庄范公不怡問此有遊憩所乎牛录云咫尺查孝廉居書室楚楚公與二牛录三騎至孝廉迎坐書室公欣然曰此可下榻乎孝廉曰不鄙荒陋幸甚解帶盤桓雞豚雉兔略具盤飧公飲噉

三五 柘柳草堂

至飽曰有牙牌可消長夜乎取牌共戲索筋為籌孝廉以圍棋子代之四人共戲公與孝廉勝分博進牛录謝去公寢晨興語孝廉獨行無侶能從我遊乎則借馬從之之墓所公曰太祖定遼陽壯者配營中殺老弱已而漸及擁厚貴者慮有力為亂也公行一地曰昔我就僂處也十七人皆縛就刑 太祖忽問若識字乎

以生員對 世大喜盡放十七人錄用至今職我
始望豈及此乎葬地迴抱山林堪輿家言此地
貴不可言將相不足道也公寬厚有量開國
良相也與江淞諸范通譜稱為文正公後捐
金買田吳中修文正祠堂今出撫浙蘇克撒
哈最受知於九王卒傾九王以自免學士明珠
最善於蘇見蘇既危遂附把免廬公殺蘇

三十一 柘柳草堂

以自效把免廬公遂善明珠人以為如還之報
把免廬公既專政攬權操切益倍於蘇督撫大
僚蓋無不入門如市矣
蘇克撒哈以材辭受知九王見事中變盡發九
王陰謀以自免 世祖大委任之四輔同受顧命
蘇克撒哈才器出三人之上開敏往往獨斷無
所瞻顧見漢官傑出者傾身折節下交之既

客舍偶聞

入其門志之本札積至盈箱朝臣皆其黨矣三
人咸以才識推之把免廬公鰲拜不能平卒計傾
之攝政初入都園地分八旗九王鑲白旗下多得
善地攝政既殂 御前正黃旗下有言分地不
如鑲白旗者把免廬公煽之蘇克撒哈鑲白旗
人也聞之不敢言言者滋教蘇二輔請遣大臣
覆勘正黃旗地 詔遣戶部尚書蘇納海侍

三十二 柘柳草堂

郎雷虎等同固山牛录科道部曹多員出
視地擁眾數千民間惶懼正黃旗下原得善
地者憚於遷移共言勘地之擾流聞禁中上
朝 太皇太后 太后切責四輔園地擾民事將
中止明日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疏相繼上請
罷園地把免廬公大驚疑蘇結黨直通宮掖
力構陷蘇以二十四大罪賜自盡誅其四子

四二九

十二孫嬰孩婦女無一免者一子婦將免身繫獄生子抱赤子斷其首於市籍貧不滿十萬其子有踰十萬者蘇妻聞難作取箱中記札焚之曰無遺禍舉朝也婦之明決有過人者四子皆為內大臣有相士見之私謂客曰蘇公諸子無一令終者蘇公禍不測矣明年而難作

三 柘柳草堂

御史俞鐸奏都門淫雨大水為災江淮水沒田禾 宣命就近督撫親行踏勘屏省騶從無擾吏民往見督撫徒委有司有司借勘荒科派乞 天語嚴飭奉 旨令指名奏聞鐸再疏往年見淮督委泗州知州某某勘荒因派報荒多費疏上八月初五日蚤朝傳旨召俞鐸面對咫尺 御座下詢甚溫鐸仍

以所奏對 上曰此康熙五年事知州久經革職何必再言當舉現在督撫受賄有司私派者陳奏鐸唯唯 上再三申問把免庶公坐上前注目直視鐸鐸懼卒無所言 上大怒下部議處然仍傳 諭督撫就近州縣灾荒屏去儀從親行踏勘星馳上聞蓋 上於督撫將大有處分欲言官糾舉鐸却於政

三 柘柳草堂

府寧逢 上怒不敢忤權要吏部疏上擬降鐸二級有紀錄二次抵銷免降 上竟批革職輔臣奏若斥言官絕言者路乃如部議 朱總督疏未上先以其草示蘇納海把免庶公聞之遂三人並賜死蘇納海繫刑部披甲二人直入立其側納海顧而笑曰我知之矣我大臣也固有體取酒酣飲呼家人布褥於

地解衣覆衾卧顧二卒取盡二卒取其帶曰是
未能盡我取弓弦繼之乃絕從容不少亂朱昌
祚泣下徘徊不能自引決四卒抱之就縊蘇納
海寬博有量昌祚登聯為民請命死非其罪
士類喪氣

宏文秘書國史三院滿漢大學士各一人漢學
士栢鄉曲沃高陽三公滿相首則班布爾善次

早 柘柳草堂

巴泰次圖海班相乃王子覺羅公風流瀟灑有
漢官風度巴相致政內院缺一人教道二輔欲補
以索尼第三子 上不聽國子公在奉天禮賢
下士甚得內外譽 上欲用為內院二輔力持不
可久虛此席今補以刑部尚書對哈納 天子
雖親萬機猶教道二輔班圖二相用事學士
明珠多諾四公羽翼也明學士辨若懸河

客舍偶聞

通滿漢語言文字既獲 主眷復多內援百
僚奔走其門每歲將盡內而部院臺省卿寺
庶僚外而督府撫鎮監司致餽其門數十日不
得通假寓宅旁衙衙次第通牒始得納之報
命去明學士家僮婢皆吳人彼中大吏買之
進奉者服食器用儼然江南豪貴之不若

七月二十三日早朝內出 上諭五六百言大畧謂

早 柘柳草堂

貪官汙吏刻剥小民百端科派多加火耗賄賂
公行道府庇而不舉督撫知而不奏吏治益壞
盜賊益多民生益促皆由督撫納賄徇情所致
許科道各官從公糾舉等問得實督撫定行
處死二輔中堂錯愕跪奏督撫大臣遽加處死
嚴諭何顏多官之上尚須稍假責其後效 上
怫然遽起至 御座後復命學士傳 旨連聲

四三一

云定要處死遂下飛行各督撫蓋督撫最不肯者皆數公私人也京師有謠云若要百姓安除非殺三南三南者江南河南湖南三撫也 上已微聞之言官無劾奏者故 上諭嚴重如此

康熙五年誥勅房中書員缺取進士及考定職銜舉人及貢監生員送部考選既集閣下禮部請三院大學士命題把免鹿公及班相

望 柘柳草堂

揮之曰中書不過取書法而已何用文為適平西王黔中露布至即指之曰謄此於卷可矣錄未半把免鹿公曰足矣足矣即收卷除進士外詞臣取中三十卷點用十五名吾郡譚吉璉陸榮嚴臨凡三人中書為清華之選內陞部郎外轉猶不失部司馬兩榜知推望若登天之難輔相大臣直以兒戲目之可歎也

近日科場富室子弟每以關節倖中如丁酉江南潰敗獨甚時主考杭州錢開宗嚴州方猷同考二十員皆知推妙選首題則貧而無諂全章取中舉人一百二十名揭曉後關節頗多物議沸騰達於京師 皇上震怒敕部嚴加覆試以春雨詩五十韻命題黜落舉人三十餘名主考房官二十二入

望 柘柳草堂

刑於市有無名氏作詩八句惜後四句不全有孔方主試金錢神題目先論富與貧金陵自古稱金穴白下於今中白丁賴此一畚大創天下讀書士子俱踴躍稱快魏闕原名李進忠肅寧縣無賴子也家貧不能力食無子妻改適自刑入宮掌甲子庫漸饒裕時光廟在春宮殊淡泊忠入

為辦膳凡財物翫好必多方營獻希寵
又陰結乳媪客氏為內援迨光廟一旦登極
遂得勢擅權及熹廟立楊漣即叅忠二十
四款旨下司禮監查明具奏忠巧計將內
臣有與同姓名者移事款卸其名下而身
在御前為之營救事得寢於是改名魏忠
賢性好射又善蹴踘跑馬與熹廟所好頗

甲五 柘柳草堂

合因極寵愛外結朝士為線索逆焰滔天
殺妃嬪絕皇嗣皆出忠手朝臣糾叅者七
十餘疏皆置不問煬竈於上羽黨於下反
稱頌忠賢功德者日累千百在外小民戶設
香案供臘揮花路傍跪迎馬塵蔽天車聲
如雷天下郡邑肖像立生祠內閣諸公又欲
降九錫忠賢姪良卿封伯爵良材蔭都督

同知驕僭橫侈神人共憤梟首河間不足
蔽辜

客氏名巴巴定興縣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
興萬歷三十三年入宮乳皇長孫天啟初封
奉聖夫人住咸安宮每日黎明至御前
夜分始歸與魏忠賢相表裏凡危中宮
殺裕妃絕皇嗣皆客氏謀自居皇上八母

甲五 柘柳草堂

之一穢聞艷煽道路傳布上甫出幼客先邀
上淫寵出宮入宮必傳特旨清塵除道儀
仗大約與皇后同內臣皆蟒袍玉帶步行
擺隊客氏盛服靚粧乘錦玉輦從宮婢數
百前提御爐焚沉香龍涎氤氳如霧紗角
諸燈紅蠟黃炬亮子數千黎明耀若白晝
呼殿之聲遠達數里清徹悠長擬於警

蹕從者數千皆車如流水馬若游龍客氏
張青蓋羽幢儼如神僊胡然而天胡然而帝
都人士見者無不咋舌到家升堂登座眾
役叩頭稱千歲千千歲聲如轟雷馮賞
銀錢不下千萬一日三餐上仍撤御膳賜其
家中使絡繹旁午住家中朝事無不出其
手子國興封伯爵天啟七年勒歸私第

巽一柘柳草堂

臨行赴熹廟梓宮前出一黃袱包上繡龍
紋內函胎髮指甲亂齒焚化痛哭而出奉
旨籍沒步赴浣衣局答死焚屍揚灰子
國興伏誅弟客光遣戍

江南辛卯主考左必蕃趙晉頭場四書題
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次題博厚所以
載物也三句三題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

節出榜後於貢院前貼一對左邱明雙眼
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又題目詩能行五
者是門生註云金子銀子賄賂功名在此行但
願宦囊誇博厚不須貢院誦高明登山有
竹書貪蹟觀海無波洗惡名一榜難為言
皂白聖門學者盡遺坑

巽一柘柳草堂

時輪禾郡值會諸賢畢集作文飲酒適有
一僧從北來見此舉作詩擲之詩曰各郡名
賢請自思就中若個是男兒燕京難挽龍
鬚日駕水爭持牛耳時滴盡冬青還有
淚歌殘凝碧豈無詞長陵麥飯誰為奠
願借闕堂酒一庖
客舍偶聞終

茗齋先生生於萬曆己卯卒於康熙癸丑享年五十九歲先生每歲元旦鷄初鳴即起盥漱具衣冠先拜天地尚未曙一人獨坐介石居研墨試筆作一對曰一經世授庚丁詰畢至羣賢癸丑年初時皆稱歎遂以癸丑月而逝人以為識先生祖父兄弟俱占尚書登第尚書有盤庚三篇高宗武丁作說命三篇又

吳一栢柳草堂

羨門先生松桂堂中對曰尚書五十八篇代起祖孫父子薦紳一十三世家傳忠孝文章
繩齋識

偶從同學張子舍堂處見高伯祖羿仁公客舍偶聞并彭氏舊聞錄一冊乃李適翁太表伯手抄也末識云乾隆丁丑十一月朔借表兄彭升卿家藏羿仁先生親筆藁底越八日始告竣繩齋李纘祖記於寶廉堂時年六十有八因假歸舊聞錄余家故有不抄惟抄客舍偶聞余作字甚拙又得沈佩芬兄助余實為幸甚是書乃公戎申入都時隨所聞見而記之者也凡得數十條或故事足以備攷稽或異聞足以新人聽五月束裝十月旋里別有燕遊集南行集各一卷在茗齋詩集中公與高祖少宰公為從兄弟風雅文章實為競爽公所著有茗齋詩集文集流寇志及雜著若干

吳一栢柳草堂

卷中惟流寇志已上史館餘皆散失輾轉於他氏矣昔少宰公生平著作幸曾祖別駕公作宰三晉時積俸刊有松桂堂集行世乃公則付梓者惟百花詩一卷不肖如暉欲一觀先人之手澤不啻欲聞廣樂於鈞天也是可慨已去秋余從某氏家見有茗齋詩集一部字甚劣問之乃其祖所抄也假之再三

五十一 柘柳草堂

今春始予一本不三四日索去余強留之不得也為之惆悵者月餘幾至卧疾至今猶耿耿也然其家本以廢箸為業今始稍稍讀書亦唯習帖括而已他書未嘗點目甚不解其如此是卷雖非公手蹟而以俞前得之之難如此抄讀一過悽惋可勝言耶因識於後以見祖宗之遺澤為子孫者當

余

愛之惜之不得視為泛常而適翁之老而篤志前人之著作得藉以傳是可敬已乾隆癸巳七日元姪孫暉拜識

五十二 柘柳草堂

茗齋先生為余友岵窟之族祖先生博學好古著述等身此特其吉光片羽耳余與岵窟每相過從尚論古今輒多異說叩之則自先生所著客舍偶聞也岵窟好學不倦見異書必手抄余篋中藏有劉京叔歸潛志十四卷其本係先太史手抄楷法精妍觸紙如新岵窟數從索假抄余諾而未與及余欲借客舍偶聞一冊岵窟亦幾視老中郎

五十二 柘柳草堂

帳中之秘今年春始慨然出示余携歸燈下讀之所載朝廷故實俱出當時目擊非同父老傳聞喜不自勝奈俗冗作輟經月餘始抄畢余即假以歸潛志蓋余兩人嗜書之癖非相靳實相愛况余因先人手澤恐為寒具所污非好友實不敢輕出異書渾似借荆州相傾真堪一笑也因書其顛末如此 乙巳穀雨後學董彬跋并書

民國十三年四月得於杭州抱經堂計值銀幣六圓
付二重裝緞月始畢 臨陽節後一日張元濟識

天香閣隨筆

天香閣隨筆卷一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余友湯仲曜於己丑臘辰游蘭江題詠甚富有浪游集二卷余為之敘後仲曜削髮于大雄易名遠遁予恆珍藏其稿偶為一友借觀遂失去獨所撰浙江游記尚在舟行十九日抵杭之北關是夕雨明日予與方十七徐仁一冒雨至江頭過西湖歷湧金錢塘諸門湖上桃李俱無南北兩山松柏楮伐殆盡湧金門外一片瓦礫舊游之地今皆不可識矣過南湖歇擔入山店飲酒甫出

天香閣隨筆卷一

陶雅堂叢書

門風雨驟至仁一避雨簷下子與十七進湖南淨慈寺十七戲數羅漢輒錯亂不能舉予時微醉起行羅漢前彈指云諸君閒坐有何功受人間供奉餘杭山賊殺人恐汝亦坐不定也因大笑出殿門冒雨至江頭主人接見甚恭蒼頭亦解人意立取溫水濯足進茶點又送火為逼髮溼衣主人置酒樓上適潮水大至子推窗看湖閣樓下人云今年臘月二十潮頭猶高一丈大是異事時天已晚晴越中諸山翠色入座因誦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之語不覺起舞次日天色晴暖如二三月江頭

小兒以竹枝發蠟梅置花籃中賣花聲徹樓上予下樓獨行江邊江梅亦半吐故事客貨雖集江船未便則諸客商皆食宿于主人主人款洽不倦時蘭陰貨物阻北關不得進而江船亦未到予得以徜徉江頭凡三日焉江頭酒佳又不甚貴予時一飲諸樓中醉則臥于瀨上兩傍觀者輒相語爲顛子云二十二日晚上江船明晨舟人解纜掛帆行十餘里始覺急起披衣推篷出視見舟方東行予心甚疑因問舟人桐廬富陽在臨安西而今舟行反背之何耶舟人謂君無言少待當自解耳予

天香閣隨筆卷一

二 粵雅堂叢書

下艙盪櫂畢而舟更西行矣浙江之源有三一自新安一自三衢一自婺州三衢婺州之水會于蘭溪北下與新安之水合總會于睦州然後過桐廬經富陽下臨安而歸于海方水之在桐廬以上也不過或折而北或折而東耳至富陽臨安之間則有若折而東復折而西形如之字矣浙江之得名其以是與江旁兩岸皆山一水中貫富陽而下其江面之廣有十餘里者有八九里者其狹處不能得半也桐廬以上有二三里者有一二里者有不及一里者而廣處亦常倍焉江自新安三處而

至走數百里入臨安合山谿之水自上而下勢如建瓴然非大流之歲則江波平坦舟行無汭流之苦惟逆瀨而前則稍爲費力耳富陽上下無瀨也至桐廬爲一瀨桐廬以西爲一瀨近七里籠爲一瀨出七里籠爲一瀨自此以上淺瀨甚多不能盡紀每至一瀨舟中人輒起佐篙其老弱則上岸使舟輕易過瀨淺處不過二三十步多或至五六十步而止過此則平流矣方過嚴州瀨舟中人皆上岸牽舟而行其在舟中者則把篙佐力時瀨水迅駛舟不得上諸人皆號呼不已唯一休寧人端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坐不動予方理頭心不平急起持篙方十七阻予曰子未習水子謝曰吾幸獲與同舟公等努力而予袖手獨不愧于心乎于是休寧人亦變色而起各把一篙須臾淺瀨過焉蓋舟行浙江者逆流而前則捉力於瀨上順流而下則顯計於潮頭浙江之潮自龔山嶺山而來奔流噴激勢如怒馬昔人所謂十萬軍聲者也每至秋夏之間朔望之際潮頭高者如山立焉江船東下適遇其來當此之時心目交趨手足相赴舟師之巧於斯見矣土人云潮汐奪流而上近至富陽而同遠至桐廬而止

以予觀之富陽桐廬未嘗有潮也何也浙之上流三路俱發地勢高懸水復有力海潮自兩山來行百餘里至富陽界強弩之末勢不能相敵亦廢然而反耳而江水自富陽而東遇海潮至下流反高勢不得行又不能中止則倒流而同土人遂謂潮至富陽桐廬而潮實未有至於此者也故臨安江西之水皆明淨如鏡可鑒須眉焉人知浙江爲東南之形勝而不知爲吳越之奇觀自一二客帆漁艇而外未嘗有橫畫舫于烟波負奚囊于邱壑者今世之騷人墨士不過侈談西湖耳夫西湖有

天香閣隨筆卷一

四

粵雅堂叢書

南北山之擁翠焉有兩高峯之停雲焉有蘇隄之桃李焉有湖面之芙蓉焉山頭有保叔塔焉湖中有湖心亭焉朱闌畫檣暮布于雲霞烟水之間禪房道院星列于巒光潭影之際故南北之宦游四方之客履皆繼繼于此以予觀之西湖雖勝非浙江匹也始予舟過桐君山下—祁門老人亦同舟時迴辮揆翠曲嶂攜青雲氣蒙龍波光淡蕩孤鷺浮沈于水面羣鷗繚繞于沙頭老人指謂予曰君以此景爲何似予曰此有脚西湖也老人點頭久之蓋西湖不及浙江者有六西湖南起吳山北

盡孤山而缺其東以杭城當一面焉非得已也浙江四山接抱一水悠游天設畫圖不假人力此西湖之不及者一也西湖之山位置一定雖人工巧妙亦不能移南北之峯爲東西之嶺也浙江之山屢變而爭奇每遇一折鼓柁而前則山非向者之山水非向者之水矣此不及者二也蘇堤之桃柳華而不實若夫桐溪口水之間兩岸江楓蔚蔚蒼蒼少者千百株多至數十頃微霜初落秋風乍來丹黃交閒青紫相陳布宮錦于江湄展畫圖于山足及夫風高霜老虬枝見霜葉去而落其實爲

天香閣隨筆卷一

五

粵雅堂叢書

膏炬之用者又不可以數計此不及者三也西湖近城市販夫賈客摩肩接袂車鬪塵生浙江在萬山之中懸隔千里自非幽人逸士不登子陵之臺訪方干之谷此不及者四也西湖之勝白公創于前蘇公繼于後而梵宮別墅以次而起然湖岸易于崩塌湖濱易爲葑田兩堤之花柳易于凋謝而山根之樓臺亦易于朽落非若浙江兩岸綠樹刺天青巒層疊金錢不費終古長新借筮簣于過鳥託絲竹于飛泉也故西湖有十年之盛衰而浙江無百代之休戚此不及者五也西湖之魚大者

不過數尺澹而少味又湖水力弱取以釀酒不能久置
浙江之魚等丈味厚而不腥金華之酒名擅天下此不
及者六也若夫擁帶臨安控制甌越縉雲之木十圍百
圍沿江而下避牽挽之勞雁宕之舟千石萬石傍海而
來就風潮之利金處之兵朝發而夕至徽嚴之產不時
而直下孫吳以之抗衡蜀魏六朝以之圖制中原錢鏐
以之保境和民作東南之望聯江海之交則人固有能
道之者不俟予之贅也豈若西湖彈丸之地客帆不接
食貨鮮通不過六橋奏絲肉之音湖舫置鉛華之女爭

天香閣隨筆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奇淫之巧為亡國之助哉惜也予得于此江之日淺而
又與詩文之緣澹未能濡二寸之毫展尺幅之素一寫
此江之神奇而繪其生動聊存大概以貽臥遊之徒云
爾

古菴先生邵重生隱居飛來峯下隨身唯一妾泚泚吹
飪之外則抄寫書史執勞兼役絕無怨言此不特白家
楊柳所難恐劉伯壽之二草亦不能及也昔淵明尚嘆
室無萊婦敬通每恨家有悍妻妾奴僕類也乃能相主
成其高隱如此

古菴先生著西湖志搜摭四十年稿與几等片碣隻字
一草一木無不收錄聞未版行惜哉

武林嚴印持先生詩蕭疎自喜大有物外風味其遺友
人乞豆詩云叩門倚牆立豈花香出園入門不數武紫
花羅前軒逍遙蔭花下煮葑開清尊年衰苦脾鈍白扁
能加殮兼之善解醒百罰任所吞何必羅官庖馥馥風
味存何必兼法醞淡淡古道敦今日醉且飽且得閒心
魂故人省予嗜言豈正爾繁得餐更來取信彼朝與昏
老饕聞之喜毋乃復為煩君豈合有盡君情難可諉眼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前指奚奴日遣捶君門卽事詩云病魔日夕成吾懶春
晝如年只下簾飢帶三分脾較醒倦教至再睡方甜高
簷下鳥窺攤藥塵几牽絲閉卷籤清福難消多兩事吟
詩作字獨湛湛晚更名缶號廢翁錢牧齋序其詩比之
唐之羅昭諫隱謂昭諫當唐之季十上不第坎坷終身
嘆辨士之空籠惜雲英之不嫁誦其詩未嘗不為之神
傷印持之不遇與昭諫同而其窮有加焉作為詩歌往
往原本性情鋪陳理道釋然于功名身世之際蓋印持
意識通廣中年參雲棲老人悟卽心卽佛之旨故將視

宇宙如微塵等劫運于風雨而况于功名身世夢幻泡影之閒乎士不可以不聞道以印持之詩擬于昭諫其志之所存固未可同日語也牧齋之推論如此

常郡司理吳兆學閩人也冷面慈腸信心而行絕無顧忌每出人罪雖上司嚴駁十駁十上必出之而後已江邑巨富金姓者為巡方訪拏發府會審府公衆言之曰金某惡跡多端罪難末減公抗首曰此人無他罪人利其金耳府公色變此公素焚將大取于金懾于公而止然以其富也慮為人讎雖知其枉不敢出公力出之後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去任金使長子瓚齎銀三百餽之舟中請少備道途費公曰彼時活而父公也今可私受而金堅卻不受瓚乃呼公僕授之金曰善為我致于公另酬以十金僕出併返其酬金曰不可致也瓚取酬金納僕袖中曰此固而物也僕曰吾主不受吾豈可背主自利亦堅不受吾每見循良之吏有活民之心而民終不能活者不剛也剛矣而掣于上下不得行其志者不清也公剛以行其德清以伸其剛故信于上司化其家人公嘗自聯其堂柱曰雖不能笑比河清却也要人防路哭嗚呼公之存心

可驗于此矣

順治二年乙酉避兵陳市因往顧山觀所傳梁昭明手植山茶古本死久矣旁發一枝已巍然覆屋兵戈碎膽何暇操觚作不情風雅事耶已丑過此登樓眺玩見壁閒題詠甚多有崑山顧潛一律頗佳造化厚培何代物崔嵬直與此樓高柯如蜀相祠前柏花勝劉郎觀裏桃壺榼尙期他日到刊字予所改原本在字斧斤聞說有人操叮嚀地主勤呵護莫遺靈根恨所遭大抵僧不利有花小而迎送之煩甚而呵斥是非之累故僧弱花緩死僧強花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立死比比皆然即如勸忠寺之宋梅掩映蒼崖慶雲菴之垂絲海棠半天紅雨因茲遭伐子和一律答顧君之意兼為寺僧解嘲遊人警目云聞說昭明植甚真孫枝猶見昔時春廢興一物非無數呵護千年定有神狂客醉呼湯般若惡奴狼踏瓦烏鱗激成斫伐由吾輩莫怪山僧太俗人

予入楚界泊舟道士泐有山突然下臨同溜土人曰西塞山也江流自巴陵會洞庭諸水下至武昌會漢水將出此地賴此山障住水口故名西塞後閱陸放翁入蜀

記于此山下載張志和斜風細雨一詩不知志和浮家泛宅于若雪之間乃吳興西塞山也放翁不知較量此類尙多

武昌負山帶江對岸即漢陽城城趾插入江溜武昌城西門即黃鶴樓在黃鶴磯上漢陽城外大別山則晴川閣蓋得名崔顥晴川歷歷漢陽樹也袁中郎云晴川閣與黃鶴分岸立盡會城之山川林藪朱門繡陌若爲之設色者予登其上一望瓦礫山童地枯唯江濤日夜悲鳴而已時好事者方作補樹文粘晴川閣

天香閣隨筆卷一

十 粵雅堂叢書

張獻忠破武昌悉驅城中民數十萬口入江中江水斷流數日慘哉賊也然賊獻亦有快人處其破衡州也有游僧百餘來投願入夥獻忠曰我輩勢成騎虎爾既皈依淨業又何利焉亦擁入湘江死之

廣寧既失遼東險要盡去議築城大凌河當其衝僉舉祖大壽往板築未完大兵已迫城下吳襄擁救兵不敢進城遂陷大壽被鹵某王知其世將甚重之與之鑽刀說誓命以固山管正黃旗事大壽進言曰某守錦州妻子俱在願歸舉城以聽命某王大喜命餞其行其下諫

不可曰吾既許之矣可食言乎大壽既行懼其追也由他道疾驅果追之不及既至錦州會眾議其弟大弼先鎮寧夏經略洪承疇以勦賊至大弼醉拳毆承疇被疏罷歸錦州乃謂大壽曰吾屬世受國恩奈何獻城口口遂定城守計而飛章上聞口口大至圍未合大弼欲乘其未定衝擊之大壽曰吾眾少藉以拒守待救兵此萬全策也兵不果出圍日急朝廷命洪承疇爲經畧簡九邊十三路大總兵督精兵二十萬出關往援大兵口口圍錦州已三年聞之口口將解圍去輜重先發承疇兵

天香閣隨筆卷一

十一 粵雅堂叢書

至營于呂洪山某王登山望其營謂左右曰彼以數十萬眾而團聚一隅可破而走也乃伏兵于南而英王率銳騎直衝上山時承疇大兵樹木柵中列火器唐通督前部所練火器百發不絕者英王一騎先衝至柵下馬肩開其柵即馳入火器皆不及發營中大亂承疇皇遽不知所出謂諸將曰若自爲計乃各奔吳平西將從西大路奔所親柏總兵曰大路烟起必口伏兵也蓋從而南南則寂然平西曰君未悉敵虛實乃俱西奔奔而南者遇伏多死獨二總全部歸柏乃服大兵肉承疇去

承疇愛將曹變蛟從至凌河謂承疇曰可以死矣承疇
不死變蛟乃扼吭而死變蛟西人文詔姪也驍勇能臂
上過車在關西殺賊有功爲承疇所親愛常與人博以
乘馬償所負承疇爲贖還之城中間承疇敗皆喪氣大
壽自刎衆救止某王曰若以城下子不若仇也及開門
待大壽如初白眼狂生曰承疇竟不知兵當是時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兵出山海竟渡山全直
指瀋陽置兵死地則人自爲戰口還兵自救則據便地
設伏以待口則口口口口遼地可復而錦圍自解矣卽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不然以我銳師鼓行而前口口口口內外合擊口將奔
走之不暇不知出此聚數十萬衆于一隅立柵置礮示
之以弱自敗而後人敗之也乙未承疇經畧雲貴駐節
長沙閔傳爲定國所獲子獨以爲不然人問何以知之
子笑曰以醫知之語云學醫人廢又云三折肱知爲良
醫遼左之敗兵將俱盡身復被擒人廢矣肱折矣學至
於此醫必良矣客笑而退

承疇蒞任未幾李定國攻圍肇慶林李劉謝四將兵出
辰州承疇使遊擊彭世鼐知府張雲龍脩造長沙城加

高數尺僅督至再後聞定國敗始下令罷其役昔子常
城鄧沈尹成非之以爲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
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幸
而敵人無遠謀耳使知承疇懼而城潭定國出兩廣而
可望督精兵順沅而下越洞庭泝湘江焚舟登陸據其
腹心則支體自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是一舉而湖
以南去矣由是觀之承疇雖人廢肱折而醫猶然不良
也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梁谿馬君常先生死甲申之難二妾皆從吾邑黃介子
先生以詩弔之恭惟甲申歲三月十九日思宗烈皇帝
聖躬殉社稷侍臣誰死之吾友馬文節嗚呼此一時天
崩厚地裂羣盜胡爲者末微同蟣虱出沒不可常隨風
恣飄忽兵法故茫昧所長惟閒謀詭稱仁義師黔首爲
誑惑守土乃倡逃甚者或從賊秦關天下險烏鼠于焉
穴塵沙暗汾晉瀕洞連王室翠華恥蒙塵蓬跣誠激烈
煌煌念百姓千古悽以惻未是無心人誰能不沾臆有
軀皆可捐况乃蒙祿秩人倫靡古今天道有順逆生者
牛毛繁死者麟角特覩顏人世閒多至千三百殉君十

數公文節蓋其一自傷忝侍從羣盜至此極主辱臣罪
死主死臣敢活五拜十號呼一叫再流血平生簡書畏
命畢猶奉敕不獲把天衣生與堯舜訣庶幾帝左右仍
載螭頭筆轉身南向拜哀哀孺子泣豈不懷老母王事
有倉卒累月書信稀世梗道途澁從今遊子魂過號長
遶膝老僕牽衣諫忍志倚門夕慷慨語之故忠孝本一
轍臣節既以虧子道亦云缺矧子太夫人匪伊常情測
顧為滂也母軾母常教軾去去勿復言吾從朱絲直侍
妾羞瓦全卽時碎雙璧聖母借聖君爭光日與月烈女

天香閣隨筆卷一

古 粵雅堂叢書

殉死士比潔冰與雪人生無百年均化為異物流芳與
遺臭顧所自樹立甯無切雲冠俛焉愧巾幗誰哉著柘
黃羣然舞袍笏或出自西門低頭氣塞默耳畔笙竽吹
眼前柵械列出其東門者揚揚甚自得騎馬類誇官逢
人卽噴喝明徵理浩蕩高雲晝昏黑識字徒羨新翻笑
死者拙一朝爭勢改神器正南國至尊念公詩涕泗袞
衣溼易名不須與千秋許廟食當時反側子翩若猿猱
捷身解完肌膚重足草間匿驚魂飛不定悲風謂鳴鏑
辛苦賦歸來疎網復見及乃知物性異貞脆莫能奪君

親隨兩難壯公臨事決天柱未應墜地維未應絕安得
不生公砥柱此蕩滴浮萍鄭廣文茂松蘇司業天寶舊
齊名靈武遂區別宿士磷且淄使人疑翰墨自公騎列
星斯文獲前祓側聞旅櫬返願言與執紼并執孝子手
少道撫孤責其如衰病身伏枕艱難歷上感先帝逝遺
弓委荆棘下憫萬姓冤莓苔生白骨中痛吾友朋尸冷
臍內熱大慙尙戴天夜臺未交睫商雉行人少青徐去
鳥疾遙傳幽薊開口口口口口盜賊鼎中魚咸秦猶仇
息願言行荷戈介馬夜馳突力每與願違飄零慚管葛

天香閣隨筆卷一

古 粵雅堂叢書

徙倚日云莫慘淡雲墨色霓旌閒翠羽快劍森長戟尙
是先帝游我公扈清蹕
王雲岡鎮江人以弩名客居江邑乙酉之變兵至城下
死於弩者無數城破逸去王善製弩有求弩者相其人
材力所宜授以弩并授以射法意所欲射百發百中不
經指點雖得其弩無用也有人受其弩與法發不准請
更王乃援矢起命物而中矢矢相屬一撥之間其人乃
悟唐時潤州弩手在太原上今猶有人得其遺妙如此
陝西同官縣壁杜子美曾題詩其上今止傳二句縣古

槐根出官清馬骨高同官鄰白水定避祿山亂至其地者此雖吉光片羽要當表出與世共寶之

予自江右入浙過鄱陽湖進舟上饒江所歷安仁貴溪弋陽廣信玉山諸郡縣入其城大都不過數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見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鎮將者河南人日率健兒入村落繫鄉民以歸指爲山賊屠掠殆徧廣信一府縣無完村村無完家家無完人人無完婦余以業鹽持引穿橫卒而過無敢呵者入貴家大族皆閉門團坐待死得吾升粟抄鹽則大喜唯吾所欲

天香閣隨筆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而不較予聞此言也掩耳急去時甲午八月

康副將移鎮袁州其侍妾皆廣信所掠者因謂之曰爾輩有親戚欲歸省者可自言羣妾喜欲歸者三十餘人皆令治裝上轎發三十里封刀授健兒取首以驗

登州徐偉明末起兵據有其地時左懋泰亦起兵萊州以故紳自雄欲部署偉偉不爲下因圍之文登偉急請救于青州一寨主雅與偉不相知識即選壯士六百晨夜進直薄懋泰壘擊之懋泰十萬衆皆辟易遁去

梁谿鄒公履放誕自喜詩與字皆奇妙嘗製紙衣冠以

標異其父學憲公造園惠山下橋于澗上榜曰墮履處蓋取黃石試子房故事也後公履爲人所殺屍正棄其處

隴頭流水歌古詩中僅傳其隴頭流水二絕予閱鞏昌府志得一首云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得語舌捲入喉妙過前篇而古本不收何也

祖寬夷種幼爲祖大壽所得使之牧羊羊數百羣終歲無一失者及長驍勇善戰大壽嘗獲敵俘問口口畏我否曰不畏然則口孰畏曰畏祖寬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七 粵雅堂叢書

大壽守錦州城陷被虜其子二錦衣在京懼有不測之命遍兌黃金賂周延儒問以保全之策周俛首數日報之曰得之矣請纓可時闖獻熾甚遍躡中原川廣上日夜焦勞思滅此朝食而當其任者輒遷延推避聞此大喜如其請周之善揣摩君心者如此

江邑城破後人見萬壽岡上躡縛一婦人被叢箭死子友湯伯蕃作一詩弔之有意求全不自全牧羝蘇武反安然未知當日將何法激得驕兵箭上弦

邵貳公徽人賈吾邑有膽勇善射大兵入境慨然率吾

邑人直抵夏港發二矢連斃二人回顧無一人在者因反走後欲以兵法部署于邑人羣噪而下之獄城守事急出之併力堵禦大有功焉城破被獲不屈而死

鞏昌府城西七十里有首陽山古首陽縣在其下進五十里有夷齊祠後人專指蒲阪無人齒及此者萬曆末邑人楊司農恩著首陽辨力言其非斷以鞏昌首陽為夷齊餓處會分守朱燮元主其說倡資興復故迹煥然矣當是時夷齊辟紂歸西伯至武王伐紂叩馬而諫武王東出夷齊西遯理蓋有之子錄其文以示好古博雅

天香閣隨筆卷一

六 粵雅堂叢書

之君子惜其文未遒欲稍節之未能也首陽山其名屢古中古以前一首陽耳自孔子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其名遂與五岳爭高然語不著所在後世好奇之士爭欲私之尊聲傍影指點紛然說文以為在遼西劉延之以為在偃師馬融以為在蒲阪方輿勝覽以為在隴西曹大姑著通幽賦亦云在隴西莊子云北至岐山西至首陽故索隱以為在岐山之西寰中遂有五首陽後來不知何時崇祠失于考據斷以河東蒲阪者為是即其地祠而祀之今相因弗絕觀場者翕然信耳以為

此即夷齊餓處也然則何者為是曰隴西者為是何以明其然是有五可證焉夫考古者唯經河東首陽不經見史稱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鬲鄉原註山在蒲阪止名首山不名首陽禹貢曰壺口雷首至於太岳注者曰雷首在蒲阪南止名雷首不名首陽春秋傳曰趙宣子田於首山止名首山不名首陽使蒲阪者果為首陽何為經史俱不注以陽字也惟唐風有之而毛氏通考則曰采芴乃秦風之首悞收唐風之末篇次相連而錯簡

天香閣隨筆卷一

九 粵雅堂叢書

耳亦以首陽在秦不在唐為斷此可據明甚乃安成劉氏注唐風求首陽不得以意度之曰即古之雷首夫雷首可以為首陽耶不核實以證悞而反曲解以就宋儒之陋何可據也書曰道渭自鳥鼠傳曰渭水出隴西首陽縣縣以山得名今首陽與鳥鼠竝峙昭昭若此書經孔子手刪計必不誣傳為漢儒所作去古未遠今舍信孔子而信劉氏耶此一證也又論世者原心夷齊不嘗辟紂乎不居紂土而居北海之濱意在遠引可知茲

既以恥食周粟而去則周地何處非周粟亦必遠引其
心始安蒲阪去豐鎬不四百里固周之畿內地辟周而
顧居畿內不食其地之粟又食其地之薇薇與粟奚擇
乎此不通也隴西古西羌地至周孝王時始封非子于
秦開天水郡則周初尙未入版籍夷齊固樂居之此一
證也又徇名者責實夷齊之詩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是明言山爲西山也蒲阪之山何所據而稱西山堪
輿大勢太行爲北山據周都爲東山據蒲阪爲南山非
西山而云西山夷齊豈不辨方隅者耶隴西在天地之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西首陽又在隴西之西顏師古亦云登歌西山當以隴
西爲是斯所謂登彼西山者矣此一證也又論名者稽
義山名首陽其義何居以居羣山之首陽光先被耳蒲
當輿地胸腹之間不得言首又負坎而立亦何得言陽
卽稱山南曰陽亦蒲之陽耳首陽云乎哉不過以雷澤
發源爲雷首中條起處爲首山於首陽無當也天下之
山自昆侖來在北戒者隴上諸山爲頭頸終南太行中
條值胸腹醫無閭爲尾隴西地高山峻與東海對立相
望曜靈出海陽光首被斯命名之意也又一證也又聞

聲者稽實夷齊採薇而食是山有薇矣今蒲阪首陽薇
所不產每致祭則取于他所後來好事者每或移植之
亦復不多地氣然耳隴西薇蕨徧滿山谷土人以之代
食且儲以禦飢賈人轉販江南京師者皆隴山產又一
證也且其地原有二賢祠今雖頽廢而雙冢屹然見存
夫是數者有一焉亦足以明此是而彼非矣况歷歷若
此乎祇緣近代以來隴西人文湮鬱著述鮮少遂爲河
東樓取更千百年人無拈出者夫樓不樓亦何傷忠孝
節義天下之公論賢人君子古今之共師吾而誠有志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乎千古猶旦暮萬里猶比鄰河東隴西孰非我闔在此
在彼豈暇深辨但以神之享祀必顧其安而祠之安神
當求其是二賢之神遊于隴西今時之祠舉於河東謂
二賢入周畿而歆之乎是當千百載猶飢也可哀也當
道君子誠念此而興復遺跡表章崇祀比之河東世世
不絕俾二賢者生雖爲殷周之饑夫沒不爲若敖氏之
餒鬼則二賢之心白而風化所關非小也斯區區所以
致辨之意矣

子寓居陝之三原自冬徂春與揚州崔閣修唱和甚多

雪中和東坡韻分得八首其春初詠雪二首甚佳予不及也連翩簷底避飢雅萬里塵飛碾素車夜半黑窗疑映月春初枯樹忽開花墟邊犢鼻難收市江上漁蓑不返家最是客程愁欲絕行行迷失路三又百草萌芽出地纖東風舞雪滅威嚴開懷共擊鳥鳥缶撥悶還歌昔昔鹽萬里逕平封葑屋千山頭白擁樓簷只憐鄰婦慵開鏡抹粉頻呵凍指尖

秦中梅花絕少有一種梅瓣而桃色者曰山桃花亦開在春初雪中豔甚故予和坡韻有山桃寒重亦能花句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昔戴文進寫紅衫釣雪圖未免著意惜不見此天然妙景也

無錫華鳳超以部郎家居大兵下江南即閉門不出已七年矣其從子婚偶一登堂鬢髮宛然為奸人所首撫院下縣捕之時傳聞甚闐子姪勸其薙髮以免禍不聽縣官捧檄至勸其少薙即可報命又不聽方巾使服隨至姑蘇撫院姓周雖暴頗訝重之傳令薙髮相見出纓帽口口并薙具至客館終不聽衙卒擁之入脇之跪不可擊碎其膝下之獄解北死其從子聞一慟死息痛夫

亦自經矣

李定國始封秦王秦王孫可望所欲封者也怒甚入朝詰議者使人刺殺首相嚴于是秦王歸可望而定國改封安西矣定國兵三萬頗精練盡心于永歷可望則擁三十萬眾當雲貴之門戶有逆意甲午冬永歷密敕定國來安隆護駕中途為可望所獲可望又怒甚僇大臣數十員兵部雷振福憤其跋扈疏其二十四大罪上之歸而自縊死先是壬辰春永歷大舉出師兵分三路可望出辰沅定國出桂林撫南王劉興秀出保寧可望破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辰州止兵不進興秀為平西所敗死者萬餘遁歸成都獨定國銳甚定南王孔有德遣驍將率師禦之一軍皆沒有德懼議明晨出兵扼險以待而定國已至城下城中將士有應之者有德倉皇自焚死部下皆為所鹵定國下全州長驅直抵湖之衡州府衡州鎮將續順公沈永忠有兵三萬聞定南王之死也棄城宵遁長沙撫院金廷獻扁舟載其家屬出洞庭沿長江至邾州避焉于是監司以下遁走一空兵鋒未及千里無人矣定國駐師長沙半載日俟西師無應者兵遂不敢下當是時永

歷虜甚所餘彈丸地人皆輕其一綫不虞定國之銳也
皆大驚口口口口會恭順王率大兵至長沙而定國
亦以孤軍老矣旋而南恭順勇悍追至衡州定國伏兵
藜薄間恭順猛追不戒卒中猱刃口口口口口口
口一云定國已下桂林抵衡州定南王自東越入復桂
林將絕定國後定國聞之卷甲而旋一晝夜行三百里
桂林之北有嚴關為控扼要地有德將發兵守之則定
國已踰關而西去桂林不遠矣有德有驍將素所恃遣
禦定國定國大破斬之乘勝攻入桂林口口口口口口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口口口
明春子至楚長沙人皆言定國兵律極嚴駐師半載居
民不知有兵入市輸買定國所將半為獾猱狢豸雖其
土官極難鈴束何定國御之有法也予又聞癸巳定國
復攻桂林廣南出象古以之戰定國以之攻城桂林城
門為象坐開城中皇急以火禦之得不破軍營城下營
中寂然無聲明日銃三聲師盡撤矣城中猶不知二日
發馬往探始知在象州歇馬紀律如此可稱節制之師
故能以三萬之衆出入兩廣長驅千里口口口口口口

然恃其材武連年攻戰不休有敗道矣此兵家所戒而
定國不知何歟以古論之定國其姜伯約之流也天不
祚漢伯約何為焉

定國之敗於肇慶也洪經畧使人持檄招之不從因躬
率大兵進討將乘其敗而甘心焉終不能得先是定國
舟載器械攻具順牂柯江而下水陸並進攻擊肇慶府肇
慶介兩廣間廣東有平靖二王廣西有線伯有總督兩
鎮督撫標下及各鎮將皆不敢進會朱馬喇統口口大
兵而南原議贛州養馬三月朱老將知兵至贛州聲言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養馬而陰選勇士口口口兼程抵新會襲破山口守兵
直臨定國營連戰二日定國大敗時定國營牂柯江北
使周金湯高文貴合師營江南金湯見定國敗燒營夜
遁定國麾下死降殆盡餘不滿五千朱台兩廣之師追
至湯園不能得定國而還
戊戌夏每夜村落有怪如狸入人家作橫爪利甚專傷
婦人家家鳴鑼聚守徹夜不寐由武進而至無錫與子
邑月餘始息偶閱朱國禎大事記萬曆壬午湖州烏鎮
亦見此怪每夜火光遍燭中有甲士揮戈狀鄉民呼嘯

啼哭聲震天經旬廣數百里有黯者見小舟中有人翦紙作人馬長數寸報捕之隱形矣嘉靖三十六年亦然自杭州過紹興直至寧波有黃冠賣符於市捕之其妖乃息

劉振凡先輩博學善劍舞為人剛直有齷趣為諸生祭酒三十年餘及貢而卒常訪友人方克敬值方繞堂念佛呼之不應乃連呼十數聲方怒曰何疾遽如是曰吾呼汝十數聲而汝怒汝終日呼佛當何如方亦為之嗚噓君之淡宕談諧皆此類也

天香閣隨筆卷一

美 粵雅堂叢書

楊中湛為部郎鄉人有以白糧役至京者叩門求見中湛欣然具酒醴召諸鄉人宴待之明日令長班持帖往各衙門代為輸納事畢不費一錢後曹子玉在部役者希風往干子玉授意收糧官身為之居閒中分所勒且陽示德色而迫其酬金鄉人大窘稱貸而歸數年償之始足即此一事而二人之居官可知矣

淨慈豁堂和尚工詩與書畫性喜游覽嘗畫一漁艇于竹樹下曖曖漠漠烟水一灣題一詞其上來往烟波十年自號西湖長秋風五兩吹出蘆花港得意高歌夜靜

初朗無人賞自家拍掌唱得青山響

學使駿曾歲試子邑童子得黃子心卷喜甚拔置第一子心方垂髫其尊人則邑中名士介子先生也駱公因以孫女配子心成婚之夕燈燭交加自學署接其舍焉亦一時風流佳話也

江邊鵝鼻山下有迴溜秋風起鰻魚下操網于此比他處利十倍相傳東門外秦氏祖與人爭此宕官不能斷乃熬桐油置銀錠于中約曰能赤手取者世有此宕秦氏祖欣然下手銀起而手隨墮矣迄今為秦氏世業人

天香閣隨筆卷一

美 粵雅堂叢書

莫之奪

楊閣部嗣昌之討賊也天子御平臺作詩寵其行所以屬望之甚厚楊亦慨然以滅賊自任時闖逆縱橫陝豫獻忠鴉張楚地曹操過天星關索出沒兩川其他股落尚多楊開督府襄陽三年闖陷汝雒操破川中諸縣我兵猶然尾追團聚一隅而獻賊由閒道以十八人襲破襄陽矣跡其致敗蓋有由然觀萬元吉之序籌軍錄可以見當時之失策云元吉幼弗敏軍旅未學武陵楊公授鉞專征急于將伯是助已卯十一月自襄陽遣一介

至永州持郵符見辟子封還郵符辭以封疆大役不敢
言昧嘗試亡何楊公悉索見任閒廢多人列疏上請乃
命元吉解永陽司李量以評事護軍仍有旨勒限赴任
先是楚直指楊公薦余考選撫軍方公薦余堪任武昌
兵巡兩疏俱下部楊公銜子封還郵符之嫌欲示裁抑
故其題疏云臣在京在外諮訪才能稱本官堪任監軍
道者十人八九但推官資淺遠難陞道亦乞加部寺一
銜赴臣標委用蓋明破武昌兵巡之薦也予念楊公之
辟可辭君命不可避引往役不往見之說自處于是以

天香閣隨筆卷一

天
粵雅堂叢書

庚辰閏正月自永州募湖南殺手以行湖南殺手精者
善用鉞頭鉞頭與旁牌相類稍狹而厚橫有柄可持能
支敵馬與箭我兵鎗弩藉以爲捍曩戊寅歲臨藍寇起
合兩越虔南之師討平之黨羽實未能盡至是俱願充
督師健兒以示湔雪予捧督師檄精簡嚴核得一千七
百人餉犒訓練必躬必親從衡湘泛洞庭泊荆沙所至
秋毫無犯三月之望楊公劄節抵荆門點閱當意所用
金錢悉具疏奏明予以是役始得識楊公面公詢人才
孰可用予舉成御史寶慈對予與公初相見不直則道

不直故且直之公亦改容聽受但不能實見施行而已
四月從公駐夷陵蜀備單薄警報狎至聞公有憂色子
上書勸公親詣夔門大振軍聲適公枉顧屬子代行且
齋御前賞銀犒閱予以五月初三日至巫山曹過七股
亦以是日破大昌之巴霧口直犯夔州山背會秦師賀
李二副將楚師張副將及汪參將各以追勦獻逆磨集
開縣子乃冒洪濤以一葉試于濫瀕如馬如象之時兩
日夜至夔與蜀撫邵公檄催主客兵迎敵之蜀中主兵
素有名浸假濫觴極脆不可恃又多子虛見敵即却幸

天香閣隨筆卷一

天
粵雅堂叢書

賴秦楚各將夾持互用曹過七股先後俱殺轉折入
公十申羅網之內曹過之爲賊也雖號稱七股惟操
而猾過擁衆稍多二雄氣力相倚在上下田涂諸壩爲
我所逼欲返楚中時值巴霧水漲不能渡遂閃我兵空
處復突夔之半耳山犯下關城子與邵公守東門嚴檄
各兵分走間道出賊前阻賊秦將賀李由原路堵尖山
關楚將張汪及主兵由雲陽堵淨堡江口曹將在下關
因酷暑人盛山谿輿窄議以兩路取道至開甯會師曹
操率小秦王上天王混世王一連鶯爲賀李連敗于馬

溺溪遁轉大甯之小嶺子過天星率關索偷渡淨堡楚將及主兵追至新寧達州屢北之過天星與子所遣降將第國安洒淚乞撫猶豫未果然子閱其來稟語反正之志甚決上書楊公屬左師迎機解散之二賊卒降今降將惠登相王光恩是也初獻逆自瑪瑙山敗後精銳一時瓦解止攜驍騎千餘自隨逃楚興歸間予在蜀追殺曹過上書楊公宜乘其新敗屬左帥及京楚各兵進師合圍楊公爲山寨諸生所賣外以一二零賊報功而內輸兵情于賊且待鹽米零雜接濟挾其重資賊以此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得休夏山中養敗爲銳有整十萬黑雲祥者自歸州就撫部下諸賊多抗暴不肯附復相率而投獻逆黨與稍衆歸巴將士更以輕敵挫衄獻逆遂得進據蜀界將圖闖蜀蜀主客兵盡往開達追殺過關撫軍止遣屠旅三千人付子鎮夔門曹秦五股潛據大甯獻逆復窺蜀界予百計支吾遣降丁入曹賊營招降賊約入楚親詣楊公乞撫然操係老賊香油坪之役戕殺楊羅二將疑我不赦適京楚兵在豐邑坪搗賊得志小秦王金翅鵬諸股相率投降曹賊見事急遂與獻逆合夥牢不可解矣

二逆既合夥闖蜀之志益決蜀主兵分守隘口楚兵張汪二將自己霧口營土地嶺日待賀李分道進攻賀李諸部皆降丁雖驍勇能殺賊率進止自由不可繩以常律賀在開縣報推平賊將軍復報留左供職先是楊公入軍時因左帥戰沒關防請上鑄平賊將軍印佩之後以左倔強密白中樞用賀代之既而左帥有瑪瑙一捷又極爲諸降所擁戴楊公度未能動復飛章留之改賀另用當獻之敗也使得一大帥秉執忠勇倡衆先登可以縛渠生致闕下乃左以推新懷鞅賀以留舊灰志是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以一平賊印而失兩將之歡心也故賀李之兵自開縣噪還予百計爲楊公畫策終不可挽請公以強兵一旅自蜀壓賊書十數上不聽張汪兵僅三千新增胡總統所募三千皆市人驅戰在土地嶺月餘賊窺我虛實竟爲所敗予猶率將士臥薪嘗膽代蜀守隘與操獻對壘而營多遣降丁招降操獻逆恫疑遮曹賊恐降以故不敢近予所守隘口乘馬渡無備遂襲破之馬渡將破前一日楊公親詣巫夔督勦予力勸公攜左帥自隨以盡賊爲主先是操過二賊最相親比過就撫後獻逆日

令人恐喝操賊云過某雖降閣部已解京獻俘矣若楊公肯依子說攜左帥自隨使過某于陣前招降操賊操賊必降則獻逆自孤楊公以爲賊必入秦止屬子往巴達選銳尾擊欲身督左帥回楚辦狗革及賊已渡昭化踰劔閣直犯川西予又力勸公當用勁兵遏賊歸路用主兵護守西南一帶城池而用奇兵逐賊使不得安坐飽食書數十上皆不報及子兵抵安岳聞客兵皆深入內地擁擠一隅歸路盡空再上書條畫力言不可公批荅悖悟子自是矢不復言兵事已心知賊得勝算矣賊走瀘州止有一路出立石坵可從北潰子方督兵遮擊不虞秦師于小市廂隔水而陳致賊折回原路予聞訊卽欲取捷道仍扼綿潼楊公日飛檄束涇諸將以爲距賊不宜太遠諸將嘆惜計無所出咸相約尾追又予所監猛帥舊部曲止六百人借用左帥降丁皆驕怯不用命逐賊四十餘日至開縣始及之猛帥及劉士傑先以百人挑戰賊勢披靡會日暮雨作諸將皆懼懦兵返走前隊爲賊所繞猛帥元子劉弁等俱殲焉聞楊公至是亦悔不聽予扼歸路之計然已無及矣我兵以辛巳正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月十三日與獻操開縣交戰十九日闖夔山之天羅寨從夔城上望賊騎歷歷不滿數千人初楊公報賊入川西始反前令調左帥由夷夔迎勦差使有某者給楊公曰左帥已至漢中既慮已言不實又給左帥云賊必往漢中于是左帥自襄陽往楊公調兵之使凡十九遣聞左帥云昨歲若依督師令反旆與安瑪瑙安所成功乎其往遂決以故左帥入漢中賊出夔門若巧相避者楊公所攜多川湖步卒皆落賊後襄陽守備不設二月初四日夜賊哨報數十人襲破襄城襄城人盡逃越兩日獻逆馳至襄國主遇害遂由白馬渡而北蹂踐中原矣予以正月十七日單騎至夔遣人至開縣敦趨猛帥收召敗卒來夔扶傷弔死以厲忠憤將背城借一廿七日猛帥與楊公悉至二月初一日楊公更屬子監川湖兵三千下荆沙護藩三峽石尤大勁以初九日始抵沙市卽聞襄陽之變十七日楊公亦自夷陵放舸抵沙市覓醫于荆南巡使者至廿八日疾大作予與道府入視勸令及早部署兵餉各務且引古人連呼渡河之事相勗公重裘圍爐目視手顫卒不發一語三月朔日長逝于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徐官之別業予身任護藩慮公逝後軍中必有變用矯詔故事代為收拾一一繕疏上聞華容孫中丞齎齋以書白子謂楊公盡瘁王事例有遺表應便宜代草為黃官端諸賢請貸地子荅孫公云公病篤時某力勸公子以此啓公公寂無一言若今捉刀為此此豪傑所為非先師勿欺之義也初六日四鼓公圍隨遼丁勾黨潛謀縱焚稱叛予急就猛帥遣健兒盡數收捕付誅藩封以甯幸得免于襄陽覆轍猛帥力也公未逝時寧夏兵三千奉旨入蜀協勦眾議以猛帥麾下無勁卒屬予力籲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公選調來楚付猛討賊及公逝眾又屬予暫止蜀界已經題知而蜀撫廖公具餉為艱急欲遣之出疆予更謀于楚兩臺使令就郢中與猛合營疏請比督師標兵例加月餉有差條畫甫就緒而先太君凶聞至矣先太君產自楚聞方公薦予分臬武昌欣得就養後見為楊公所齟倚閭過切感疾不瘳不孝之罪尙可勝言哉尙可勝言哉自念予生平有介癖不能擇官而居猥以十六年司理止因封還郵符之嫌監司一席巧相奪之彼軍前纍纍無官而有官有官而速化者其資俸淺深為何

如耶然予既以身許封疆自分吾守吾拙恥效營進老杜出塞詩云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聊用自勉至于有謀必告有告必正明知柄鑿終未忍泐以誤封疆瀘州報捷楊公借口未遇賊見糾鐫級戴罪雖予昧不可則止之戒為是為非公道終當在人也謹搜軍中管窺諸稿摘其要者按月分彙梓成一帙以備憂時者采擇焉辛巳中秋日南昌萬元吉題于芑次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見之請一發為公樂因移坐前軒使人掛一銅鑲于坐後數十步劉左手持盃而右手發矢向後擲之矢矢貫銅鑲而出十發無一失者昔蕭摩訶善觀齊西域胡并大刀十餘人出戰摩訶觀中之遂大敗齊軍公之袖箭蓋觀之遺製也

江邑破後學使署樓上不知何女子被害于此屍影宛然體側臥而髮植如竿絲絲皆見見者無不聳然昔永新趙烈婦死于明倫堂每陰雨則血痕畢露懷中尚抱一子愈刮愈見此皆英靈結成非偶然也

金道隱諱倭庚辰進士爲永歷御史彈孫逆廷杖數十
責戍金齒時瞿啓泉督師廣西留之不行孔有德破桂
林賜啓泉降不屈同張別山死獄中道隱上書有德請
葬啓泉有德義其請許之葬畢卽削髮被剃僧服東歸
自號澹歸今隱居廬山歸宗寺司馬張別山乃江陵之
孫癸巳子登金山讀壁間詩有無月可憐山是客有風
却爲寺留人之句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戊戌春予游虞山程公弦出其先祖諱宗撫夷圖觀之
西南風景歷歷在目蓋其時孟密與木邦爭地相殺朝
命公往勘因從畫工往備寫一路山川及夷人風俗每
寫一處公卽題詩其上詩頗清佳而刻本往往點竄不
類圖中所載俗筆悞人可爲三嘆
孟密本屬木邦宣慰使成化十六年孟密侵木邦地請
徑屬藩司內閣萬安欲許之二劉執不可曰此周天子
命三晉意也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乃卽家起公往
勘公兩度南牙撫定而還南牙山名夷中之極險者昔

郭定襄登從王驥征木麓川有詩云險障南來獨滿牙
天分夷獠與中華萬盤山繞一線路百丈峯開千葉花
毒霧瘴烟相映靄鳥聲人語共呻吟停驂每勞征南士
莫聽猿啼苦憶家可以知其險矣然卒立孟密爲宣慰
故論者謂公受安意旨而何喬新撫夷序又極論其往
復開諭爲有功明事之未定大都如此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子邑北門外人邊江多勇而不好義惟陸賓崧以義聞
常入獄看一盜盜對之泣陸呵之曰男兒死則死矣何
畏也盜曰子非畏死但恨不見吾母一面盜與賓崧非
素交又非同邑偶于道途間相識如舊慨然曰吾當保
汝歸翼日呈縣縣公以大盜死旦夕不許陸懇請雖死
不悔縣公亦爲之動乃召其家族十人復保賓崧過十
日則代死而盜竟過江去十人駭然乃謀以術絆賓崧
日輪一人徵妓歌呼飲酒高會十日不見盜縣差到門
賓崧起身便行衆問之曰往就獄矣尙何言及上道而
盜適至賓崧呵之曰何不養汝母而復至乎其好義如
此

青州徐振芳一字大拙宏光初立從邱大將軍稭南下

左右幕中磊至淮安劉澤清謀奪其兵使所親柏總兵陽為好會而陰伏兵殺之振芳失所依挈家居安東予丙申入秦過陝州店壁讀其題函谷關詩有云二陵風雨天連晉六國旌旗地入秦高岑名句也振芳奇士有膽智欲一暢其所為悉不就秦歸竟死惜哉

山西張宗孟崇禎九年以進士令鄆時流寇遍關中焚掠及鄆公聞警兼程開道入率民登陣賊中宵遁公憫小民望賊奔入城卒膏賊斧乃擇形勝建堡寨六十六所每堡選參謀團練諸長給以令箭與棍堡得義勇三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百月三操多給火器總計鄉兵二萬一千餘而城中門隅築敵臺中心建文昌閣規備所向由是賊破他縣而鄆不敢犯常一過城下公登城謂之曰爾知我有備乎曰知之借道耳公無我躡其為賊所畏如此昔正德初年流賊劉六趙風子所至皆破許達令樂安預築城浚隍使民各築牆高過屋簷下開竇僅容一人執刀俟餘入隊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因設伏巷中洞開城門賊至旗舉伏發盡擒斬之後人作詩頌達以顏平原配曰平原太守樂安令公之此舉比于樂安

計畫愈周規撫愈大矣

矣未科文運剝蝕盡矣獨吳江吳日生英偉浩瀚嘉定黃蘊生博大嚴正然二公不特異其文其識見亦異是科考選庶吉士皆百計鑽謀人有為二公地者二公棄之不顧策騎出都未幾變作後大兵下江南蘊生城守死日生起兵湖中死其節義又異天生二公砥柱三百年文運非僅一科生色也

吾邑大西山人徐益工詩畫喜吹笛家貧餽粥不繼不以介懷常臨風按笛而妻曰瓶粟罄矣笑曰粟罄何害悠然數弄洒洒如也尹澹如對雪有詩云惟有高人徐西望洞簫一曲倚江樓可想其風致矣年九十餘吟寫不衰其山水落落數筆傳者絕少儼則人家多有之今益貴重矣高風逸致何時復見此輩人哉

天香閣隨筆卷一

三 粵雅堂叢書

東鄉顧玉川偉面長髯如世所畫羽人劍客善走能日行五百里相傳玉川少時憩山下一病道者顧之曰公能負我上山乎玉川負之上贈以一草履自此遂善走昔王進以善走位節度使歐陽修作五代史深嘆亂世功名可笑若此今玉川生當盛世雖無其遇然以善走

出入貴人門下貴人爭重之

天香閣隨筆卷一

粵雅堂叢書

天香閣隨筆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天香閣隨筆 卷二

天香閣隨筆卷二

江陰 李介 介立撰

有姚姓者曾隸黃將軍得功麾下云左兵東下將軍師
太平扼之前鋒為左所取得功怒呼酒飲三椀一馬直
奔左營時左兵勝還方解甲坐臥望見一騎殊不在意
得功踰入營門大呼黃闖子來皆大驚槍攘後騎亦至
遂大破之憶前歲過一棒師徽人自云曾客左軍中因
言左兵掠子女玉帛滿舟中其將領皆方巾大袖雍容
養威重聞敵先股戰甚有以金錢倩子代行者其言如
此此豈黃將軍敵耶將軍葬太平城外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左兵之東下也以太子為名馬賊懼甚急移諸將西堵
之時豫王已下河南使其時得一威望重臣宣慰軍中
責以社稷大義把夢庚衣聲淚俱發未必不回犯上之
師為勤王之舉譬如人家盜已進門而家人猶爭鬪不
解無怪乎其竟入堂闔也

豫王渡河兵不滿萬合許定國軍聲大振先是定國殺
高傑傑妻邢氏請于史閣部必報其讎定國懼乃納款
口口請兵南下而已為鄉導時攝政王初定北都南下

之意未決得定國乃決策下豫王以輕兵逕行千里直抵揚州定國一人故也

攝政王分遣肅王入蜀豫王下江南兵既渡河闢將黑劉自太行攻圍懷慶其鋒甚銳懷慶肘太行踵黃河為南北要道懷慶守將戰死衛輝祖總兵馳入代守黑劉百計進攻月餘不能下乃退走

魯監國在紹興以錢塘江為邊界聞守邊諸將日置酒唱戲歌吹聲連百餘里後丙申入秦一紹興婁姓者同行因言曰子邑有魯先王故長史包某聞王來畏有所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二

粵雅堂叢書

費匿不見後王知而召之因議張樂設飲啓王與各官臨其家王曰將而費吾為爾設乃上百金于王王曰官宴於廷出優人歌妓以侑酒其妃亦隔簾開宴予與長史親也混其家人得入見王平巾小袖顧盼輕溜酒酣歌緊王鼓頤張唇手箸擊座與歌板相應已而投箸起入簾擁妃坐笑語雜沓聲聞簾外外人咸目射簾內須臾三出三人更闌燭換冠履交錯僂倭而舞官人優人幾幾不能辨矣即此觀之王之調弄聲色君臣兒戲又何怪諸將之沈酣江上哉期年而敗非不幸也丁戊

戈游山陰登西施山戲占一絕曰魯國君臣燕雀娛共言嘗膽事全無越王自愛看歌舞不信西施肯送吳言戲而意則苦矣

順治十六年己亥六月朔鄭國姓舟師破江上艨艟艦不下二三千直抵京口京口自張名振破後備禦頗嚴橫江架木起戰樓設大銃費數十萬盡為國姓所焚乘勝營金蒜二山二十二日口口口口口口下潤城留周姓者守其地遂至金陵圍之分舟師上安慶口口口口口口七月二十三日城中覘其無備舉火焚其舟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分門出死士薄之水陸營皆亂一潰竟下掠鎮江居民揚帆下海去時傳聞金陵已破予獨決其不然頗為諸友訕笑後問余何以知之予曰已定于七年前矣名振之詩不云乎遙望孝陵應有感會將大纛抵龍津龍津南京龍江關也彼至京口而不能至龍津今至其地則其言驗矣金陵安能破也一時題詠遂成詩讖予之此言謾為不知者答耳其實予別有見也

貝勒軍下閩鄭芝龍壁于險使人暗約貝勒請以閩封已而開險納大軍貝勒偽許之誘執至京國姓走下海

六年圍漳州衆十數萬漳州韓守將徐州人明末募徐州長鎗手三千征流賊韓數有功至是衆寡不敵嬰城而守以徐待救兵總督張存仁救至城中已絕糧數月餘矣救兵不滿三千城中亦有千人內外合擊國姓數十萬衆皆披靡大敗八年復圍福州半年大兵至復敗去閩人懦衆數萬雖多不能堵立見敵皆走安能戰國姓乃以古兵法教練士卒十三年攻掠温台□□□□□□□□□□會台州守將馬信與兵巡道有隙捲衆歸國國姓遂大舉深入十六年六月兵至京口先

天香閣隨筆卷二

四

粵雅堂叢書

攻下譚家洲斷其截江纜索時大兵雲集京口堵兵登岸國姓駐師江中作欲登勢大兵日夜提防溽暑人衆敏民家飯以給軍軍士纔欲下馬息甲江中戰鼓起又倉皇上植立苛日中飢罷中暑人馬皆病二十二日國姓整衆上□□□□□□國姓分兵營蒜山明日□□□□□□□□□□□□□□□□管提督西走蔣撫院東奔有某同知者素爲鎮民所信服一騎馳至城下呼城上人曰吾舊同知某也來活汝一城人城上人未信免胄示之面鎮江遂下漕院兵至瓜州又爲

國姓所敗脫亡無幾并下瓜州于是留周都督守鎮江而大軍西上周爲小將戰於瓜州譚家洲皆先登陷陳足中矢不顧由是拔爲大將委以要地國姓兵至金陵三戰三勝爲久困計連結十三營城中危迫日夜催調各路兵而國姓以京城在握不煩攻擊自下會軍中有得罪者暗緹入城告以某處營虛某日卸甲制臺定計乃遣人日操小舟載酒肉爲村民穿舟師而市七月二十三日乃分遣管大人焚其舟而東西出兵分擊其首尾戰酣潛開神策儀鳳門擣其中堅蘇松總兵梁化鳳

天香閣隨筆卷二

五

粵雅堂叢書

關西人以武進士起家知兵善戰諸軍戰久皆退梁將軍敗退矣望見火起知國姓兵有變復進戰不休先是梁將軍從蘇松來營于城東不知制臺計也制臺亦不告以故俾其一營爲餌牽制于東故西得成功焉國姓兵大敗走八十里始及舟而免斬其將三十餘員廿余二大都督國姓所倚皆被擒國姓遂收兵趨鎮江合周將軍兵慟哭下海去

偶閱常州府志見宜興玉女潭下載東坡調水符詩不覺失笑此詩乃東坡官鳳翔時遊終南山玉女洞所作

讀其遊南山諸詩自見志為唐公鶴徵與吳巒治諸名公所修何憤憤也宜興志于蜀山下載徐賁隱于此賁所隱居者湖州之蜀山非宜興也循其名而不考其實修志者往往若此

熊廷弼督三吳學以威嚴御士士皆凜凜公見童生願考者不必待府縣試叩門而入文理通者即時送學否必痛責之每閱文至佳處連舉數大觥或拔劍起舞先是無錫鄒愚谷校文三楚曾責公數十公至首謁愚谷謝曰不是老師三十板焉有今日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永平道張公春口口十年不剃髮不改冠服始終不屈某王善待之時遣使餽食公曰此吾口口土地所產之食也吾當食每箕踞罵左右不能忍愆怒某王殺之某王終不殺病且死上書某王勸以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以順天意嗚呼公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或曰監軍道吳春

江西金王之變操兵而赴者日以千計不旬月眾至數十萬南昌城中街巷皆滿家有數人時李虎子攻掠東粵金聲桓欲開贛州以通聲氣會守將不從命乃率兵

流往攻之贛州天險不能下聞譚將軍兵渡鄱陽乃逆初戰銳甚口口口將具舟宵遁再戰金王大敗譚將軍知其糧少援絕乃結長圍以持久計困之城中心百萬之眾皆餓死

王陽明提督南贛軍務會勘事福建至豐城甯王變作豐城令顧泌奔告陽明乃返舟吉安馳檄會兵予以為此飾詞也勘事福建取道汀州不過十驛若下贛江過蠡湖迤亘江或迤上饒江過嶺下建江迂曲數千里若云順道杭州省親不應先私後公此必陽明往賀甯王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生辰適有天幸不遇其禍故為此以自諱耳究竟大丈夫處世磊磊落落甯王未反則為國藩理當賀既反則為國賊理當討各不相妨諱之適彰私見之未融也予邑戚伯屏勳崇禎朝中書舍人閏六月初大兵將至公亟令妻子出城人勸公并出曰吾為王臣義當死不去及城破公書壁云不敢效古人之忠貞但願冠帶見先人于地下書畢舉火自焚死口口燬獨所書壁巍然峙立墨汁淋漓書法遒勁如平時
平西王次妃陳氏名元武進奔牛人父好歌曲傾貲招

善歌者與居家常十數人日夜謳歌不輟以此破其家
由是謳者不來家居無聊有一子甚慧顧其女倩而慧
恆教之歌蓋以自樂也父死失身為妓予邑金衢道貢
二山之子若甫往金華省父道出許關見之悅輸三百
金贖之歸室人不容二山見之曰此貴人縱之去不責
贖金田皇親覓女優於姑蘇得元歌舞冠一部平西既
破闖賊入京都宴於皇親家出女樂侑酒時平西入關
討賊苦形勞神必報君父讎以五千兵破賊數十萬于
永平連戰至都邑疲敝數月矣至是賊走復始解甲歡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八 粵雅堂叢書

飲有一夕之樂見元豔甚而音歌又精獨數數顧視元
及元捧觴爲壽平西前平西連舉數大觥是夜皇親送
元平西軍中會平西鎮滇中正妃質于都元獨從平西
寵之專房元有數智得家人心皆畏而愛之事事如正
妃平西移檄江南爲訪其母兄撫按之下武進榜于通
衢旬日其兄慧而村居不知也其親戚知之奔以告其
兄不敢認細察檄中姓名居址果其妹也逡巡久之爲
衆人憇憇乃敢自言于官官發人夫傳而去元聞母兄
至擁侍女百餘騎出郭來迎其母髦年見口裝飛騎至

已惴惴矣及相近元跳下馬抱母而泣母不知爲已女
也驚怖死久之乃甦由是不樂居府中數請歸平西乃
厚賞遣之先是□□□□□□□□□□□□□□□□
□□□□□□□□□□□□□□□□□□□□□□□□□□
□□□□□□□□□□□□□□□□□□□□□□□□□□
相見曰必殺元也而後入平西從諸將千騎揚揚而出
見妃拒之帳外有慚色平西二姪婉曲調之妃終不聽
元聞之謂平西曰妾久有修行志蒙王愛故不決今願
辭去別居布衣疏食禮佛以畢此生足矣平西不得已

天香閣隨筆卷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從之二姪如其言往告妃猶不許二姪曰今者王同千
騎出若不許見使王何以而將士妃悟乃傳令啓帳戶
與平西會元由是另居一室牖通飲食平西至呼之亦
不見
夏孝廉□□子某尹解元澹如子某同往虞山謁錢牧
齋刺入牧齋以通家年姪故命家人具飯出見首問席
帽山人二人愕然相視不知所謂及別去家人請帖往
邀牧齋笑曰席帽山人尙不知且省却一席飯
順治七年庚寅秋萊州總兵海時行反率衆南下總漕

沈文奎拒之於河賊不能渡循河西走文奎亦循河應之北直總督馬文輝日夜調兵自大名逐賊至永城兩軍合初戰賊銳甚兩軍不能當督臺急自披甲臨陣斬退走將于是諸軍復進殊死戰賊窘大呼請降有高兵備者單騎馳至賊旗下受其降蓋十月二日也時祖公星岳改調睢陳兵備歸永其所轄也行至商水聞賊將入境留家屬於商城兼程抵永而賊已敗矣督臺獎其壯勇明晨會衆官于堂上召永城令楊祖南數之將以軍法從事祖南關中人以甲科令永賊去城七十里與

天香閣隨筆卷二

十一 粵雅堂叢書

大兵遇戰十數合砲聲震天而祖南偵探不設城守不備夜半督臺叩城門而入祖南猶不知直至堂上祖南乃起督臺追賊墮河衣甲淋漓急需公館祖南乃引督臺遍民家問寓督臺恚曰此無學官乎乃館之明倫堂由是大怒并罪及歸守王登進諸人悚懼督無敢爲二人言者祖公獨婉轉解救督臺怒釋乃舍登進而薄疏祖南祖南得削職去時行之未反也河南人張明宇流寓儀真賣烟糊口有男子過曰好大漢乃如此終身乎須富貴可隨我往明宇隨至江邊登巨艇見所謂某伯

陽鯤者給以總兵劄付令往河南鼓衆起兵期以十月朔明宇至歸德聚黨百餘矣有老嫗于棉花田中拾一帑持以示人乃永歷扎付也首之官將密捕之其黨有桑生者獨與父居訓蒙精大六壬數夜過明宇曰事敗矣君與我俱去遲則禍至明宇請待明晨桑生乃棄父獨遁夜半捕至擒明宇黨羽皆獲桑生之父亦不免焉丙戌漢中鎮將賀珍起兵恢復武天定舉鞏昌應之合兵圍省城十八日後敗走天定奔歸永歷

天香閣隨筆卷二

十二 粵雅堂叢書

兵席捲南下所至迎降皆改官易冠帶竟趨省會至富平卒遇平西大軍出不意一戰大敗追至延安圍名顯于吳堡縣三年始克甘肅狗人反勢甚猖獗數千里響應兵抵鞏昌矣大兵至戰敗追至鎮城竭力守禦有麻將軍者驍悍披三重甲先登遂克其城丙戌七年內陝西三大變聲勢猖甚兼南北兩山壁險觀變者尙多陝西提督口口傅將軍口口口口口口以簡靜鎮物故秦人雖狡悍經三大變而本不搖各省口

將軍或三四年一易傳將軍十餘年矣

黃子明訪子綺山精舍留詩僧壁子歸過訪亦不遇復
緘詩寄子前詩云閒步山前意悄然野花如綺似當年
千層石黛奇堪繪百尺松鱗勢欲騫樵笠遮頭衝細雨
佛燈分火試新泉我來君往空惆悵夜話何時一榻連
後詩云蘭若幽閒到處家相思遙望綺山霞題名但見
菖蒲葉會面真同優鉢花知有新詩供獨賞不將奇策
向人誇何當就爾談終夕細指山陬與水涯子明少擁
萬金頃以族難貧釜塵瓶罄幾于露處呼租吏日夜叩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門不絕而吟咏自如父子唱和其堅忍有古人所不能
及也

湯伯蕃入山訪予道得一律云立春登峻嶺俯視大江
開僧杖穿松出樵歌過隴來笠低雲氣合屐厲鶴雛猜
怪道山中暖溪邊先有梅

祖大壽祖墓在寧遠每夜有白氣二道起墓上光燭天
白兵象也故出將大壽之父爲遼東副總兵驍悍口口
口口口因名祖鶴鷹言其勇而捷也功爲李成梁所抑
不得大拜今一門四固山公外甥王卽吳平西也餘總

兵督撫以下共數十人富貴之盛中朝無比嘻盛矣哉

子觀牧齋少陵詩箋如寄韓諫議太子舍人張遺織成
緝段深嘆其好學深思能得古人心肺于語言之外至
塞蘆子一首未嘗不笑其謬也蓋五城者三受降城定
遠彌娥二城在朔方管內卽今之寧夏河套一帶張說
爲朔方軍節度使往巡五城措置兵馬卽其地也蘆子
關在今安塞縣北一百七十里河套內與靈武東西徑
直若出太原旁塞西行渡河據蘆子爲中頓進薄靈武
不十日可至二嶠函谷界長安洛陽兩京間爲往來必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由之道時肅宗卽位靈武收兵東向進屯長安西刻期
收復而祿山僭號洛陽思明秀巖攻取兩河我攻長安
賊必自洛陽來救行在必慮其從嶠函正道而來而不
知由閒道走朔方出諸軍後雖不救長安而長安自解
何有於嶠函哉兵法守其所不攻其所不守所謂不
意之師行無入之地襲其空虛傾其本根者賊計狡未
必不出此故公慮之尤深也當賊克京城隴右騷動吐
蕃生心自景仙破賊克扶風而守之而後秦隴安堵靈
武藉以南蔽扼蘆關以抗思明秀巖卽如守扶風以制

山賊與昆夷也此引之以證蘆子之要害當塞耳賊犯我必兼行捷取攻我無備我防賊亦當見可而進事在不疑故曰疾驅故曰速如鬼詩意甚明而解者說夢由不辨方隅不知道理不明時勢不諳兵機也

網巾之初興也以髮結就上有總繩拴緊名曰一統山

河或名一統天和至末年皆以結髮淺不過二寸名曰懶收網

興亡已徵于此矣是亦服妖也

甲辰北門外有王姓者一子年十二熟睡數日及醒陡

長二尺巍然如巨人兼有大力以手指運磨如飛乙巳

天香閣隨筆卷二

古 粵雅堂叢書

祝塘孔氏女嫁王姓者不半載月經不斷忽產小人一雙長五六寸許手頸互鉤如世所畫和合以五行志之小而變大草莽中必有崛起者兩兩鉤連必有盜賊比附而起者此皆所謂人妖也

江邑顧赤文幼業制藝略能涉筆馮令士仁政不善有投匿名書者悉詆其疵疑為赤文夜半點卓卒百人圍其室搜獲之竟逸去時張公國維為巡撫偽為同年子上謁赤文碧眼黃須善為儀觀談吐雋雅張公不之疑晉接甚殷遂買巨室于蘇郡中陳設古彝鼎玩具書籍

滿架虎邱設樓船作伎樂與諸大老日事游宴時一回家青油轎傘行李充途邑人目之而莫敢誰何也有一弟善走能日行三百里專刺取人事一弟善篆刻圖章自京畿貴人外至司道以及鄉紳印疊列左右其偽書通行郡邑不專藉張撫院也兵學兩憲駐節江城公文往來者先投至顧宅凡私啓文書者用燒酒微漬待其墳起赤文則手裂之閱畢換封箝付之去若私書然其膽潑無忌如此大兵渡江黃將軍飛走太湖赤文從之敗於吳江脫歸冒錫邑已故顧紳名見士撫院士奇

天香閣隨筆卷二

古 粵雅堂叢書

之薦于洪制臺洪亦奇之上疏稱其才堪一面請以沿江監軍道授之命下自江寧發至錫邑怒驛丞之見發也責而數之丞懼求援於顧孝廉某某廉得其偽見撫院言狀時敕書已下撫院所竟以奸人論置之法

山西馮皋疆以進士令子邑三年明察精勤人不能欺可方明之岑之豹之豹廣西人猺種以春秋中進士魏黨周應秋子中于其房先是應秋令其子拜于門下其妻力諫時魏勢張甚不聽後魏收岑竟以此削籍皋疆入丁酉鄉簾老吏沈某為富人趙通節緩頰再三皋疆

遲迴上科事懼不敢應上科科場事發房考皆要斬者也吏才如岑馮而勢利所在不能自主如此

乙卯郡城南門外數里村民場上地裂出血流成溝滄城中于某夜合城盡聞鬼哭

甲辰秋冬日旁有數小日每當日之出沒跳躍于日之左右而日上有一日摩蕩不止或云有小日數百

丙午由里山前居民王姓者妻產一子猴頭鷹脚丁未王塘民家產一子兩頭四手四足

順治四年丁亥常郡五邑同日起兵口口武進白土地

天香閣隨筆卷二

去 粵雅堂叢書

方聚眾數萬五鼓薄郡北城放火燒門夏府公同黃同知馳至門將破矣夏領家丁數十騎開門殺出黃止之夏曰彼眾盛天明則其勢成矣此時不辨我多寡可破也遂衝過吊橋數萬眾皆散走夏遠人生長邊方久更兵難故知兵如此

二老坐談今古事水邊疎樹好風來悠然同眺吟情遠山半白雲合復開塵垢何曾累耳根蓬頭赤脚玩乾坤箇中撥動真消息散作雲烟自吐吞此吾邑大西山人題畫詩也萬曆閒吾邑有滄洲詩社社中如許伯清張

繡吾鄧濟川皆有文有行而西望品致尤高山人詩有數卷亂後無從訪覓惟有隨見隨錄庶夜光之珠不全擲泥沙也

徐仲昭先生諱遵湯晚號十借居士攻古文詞頗得會王之妙遇人恂恂若不能出諸口下筆則滾滾數千言風馳浪湧若古人所謂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矣詩尤高雅錢牧齋極雅重之比于國初之王原吉與張帖望育葵同筆硯交好丁卯鄉闈兩人適同號帖望書義三篇頗得意而經義不稱仲昭授以經義四稿曰請成子因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七 粵雅堂叢書

擲卷出帖望遂以經魁名世而仲昭僅晚得拔貢未授職而國變又十餘年而卒有詩文數千首手自刪寫付其甥曰吾無力壽之梓有借抄者汝則與之沒後闕不示人將掩為已有若郭象之于向秀也仲昭有族兄為僧號牧其才與仲昭相頡頏親侍密雲為其書記後仲昭數年卒其徒遠去無從覓其稿庚戌秋日得仲昭山中三字韻詩十七首于鄰僧備錄于此
占得山中第一龕軒窗面面俯烟嵐廣陵散絕冰弦七款乃歌傳水調三盡日跣趺雙足逸有時詩口一肩擔

漁郎欲問桃源路萬樹琪花是指南

脫帽披襟嘯翠嵐孫登柳下兩何慚酌泉松際神俱朗

枕石山頭夢亦甘但放不須名第五能癡何必絕成三

牧童漁父來山徑暫拉風前佐塵談

一几清風書數函支頤無語對山南才窮暫覺新情少

興至還將舊句參研底九州曾履八馬頭五岳已過三

太湖萬頃杯前瀉好挾扁舟問遠嵐

烟塵漠漠草毵毵新綠殘紅自戰酣莫嘆生年不滿百

祇憐春事已過三花飛滿徑成丹碧柳色連天浸蔚藍

天香閣隨筆卷二

六 粵雅堂叢書

偶一卷簾輕燕入若為王謝語呢喃

朱闌白板接精藍花雨長飛貝葉函鹿苑千門歸不二

虎溪一笑偶成三法身自合隨緣見火宅還應作偈參

謾道綵豪妨白業須知魯叟亦瞿曇

披裘帶索笑攜柑牛馬隨呼鷹自甘非陸非舟甯可二

為嵇為阮亦堪三鑿坏遁去今何敢挾筴游來舊已諳

多是忘機無繫著白鷗黃鶴盡交參

坐擁烟霞啓石函騷壇法苑各分參鳳衰不礙苞成九

龍臥何須顧者三寂寞自憐揚執戟風流偏喜杜征南

醉來多少塵勞夢對得山泉似醴甘

蒼茫斗氣劍光涵秉燭宵遊不厭酣吐出英談頻捫蝨

拈來險韻似抽簪莫云歲事多陽九且任時情自暮三

明月闌干長徙倚銀河如練落寒潭

唾壺缺盡氣難含摧折雄心鬢髮鬢旗鼓代興難借一

文章鼎立且分三中原久矣推江左斯世何人繫斗南

咄咄書空聊鷄息虛懸蓬矢號為男

變幻風雲在立談漢陰抱甕我能甘愁看西子顰為態

愛殺南宮拜亦慙名讓後來推第一品齊下乘自居三

天香閣隨筆卷二

九 粵雅堂叢書

山村故事須粧點野草汀花滿鬢簪

天高晴影散層巒水石清芬似出藍祇任陰陽分甲乙

莫從前後問庚三注為泉竇猶嫌聒移向糟邱不耐酣

忽憶長安車馬客春來多少望江南

大地山河在一龕須彌芥子不須參營分星斗文成五

蠹食神仙字有三閒處翻添閒事冗苦來祇覺苦吟甘

題詩幾度勞相憶風雨牀頭孰對談

且喜生來免負擔草衣木實淡能堪有文難送韓窮五

是璞曾經楚削三越水吳山容短缺方言鳥語入叢談

花開花落尋常事阮北何須笑阮南

百花深處百花潭齊著東風草木酣琴咽水聲還五五
屏移峯影自三三輕肥隊裏歡如沸粉黛叢中態若憨
笑我芒鞋無地駐好窮雲逕叩松菴

有客攜尊駐短驂薇香笋嫩好分甘行藏未許時人識
風月偏宜我輩談縱飲莫辭杯罰百感時亦復鼓搥三
仁聽同學春飛捷不覺悲歌拂劍鐔

花閒臺榭竹閒龕百折逶迤放客參平樂按歌權甲帳
黑口移石動丁男傍潮拈出芙蓉九觸地能口島嶼三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落拓無錢難買宅借山還作住山談

元駒白鳥智光涵嶽瀆分條在一龕但向懽場罽害馬
莫從去婦問遺簪懶人自有難堪七大業何知不朽三
烽燧九邊連九野樂郊謾說是江南

趙世顛沙河道中詩云蘼蕪山下路楊柳水邊村馬足
衝泥滑雞聲帶雨喧野童蓑當被草屋蓆爲門忽覩汗
尊飲猶思古俗存

德安府城西北有山須水注之有司馬溫公讀書臺其
下鑿石爲洞上鐫司馬東崖四字先是爲積土所淤萬

蘇子水啣石出見洞中一詞曰楚山青澗水綠春風

淡蕩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漁艇酌歌相續信浮沈無
拘束釣回乘月歸灣曲酒盈尊雲滿屋不見人閒榮辱
梁谿陳卿茂字本符予未識其人曾于友人處見其詩

箋一幅玩其詞意亦今日之遺民也云宋季諸老詩如
程自修歲月百憂集江山一笑歸花鳥偏于前輩好江
山更有後人哀如冉琇士論原無的人生各有終雪泥

殘年白山呈太古青如師巖大言闊步好公卿三百餘
年涵養成既同事王室于義如弟兄不愁逢翹兩可笑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繫麒麟如汪涯掃空黃葉晚風定飛盡碧天晴鳥同如

皇甫子明社稷資高算髭鬚近暮年龍蹲虎踞江山大
馬去牛來社稷空如魚潛童子歌鳩鵲幽人拜杜鵑如
楊應登聖朝臣已老往事客何言皆從江山變易之後

以涕淚爲詩歌令千載後人歌呼不絕
松陵沈自徵字君庸謨瀟亭秋鞭歌妓簪花髻三曲極
盡豪宕激昂之致徐文長之四聲猿不能及也君庸少

年裘馬揮斥千金負縱橫揅闔之才游長安塞外竟不
得志而死妻張倩倩美而慧工詩詞幽居食貧常于寒

夜憶夫作蝶戀花一闕云漠漠輕陰籠竹院細雨無情
淚溼霜花面試問寸腸何樣斷殘紅碎綠西風片千遍
相思纔夜半又聽樓前叫過傷心雁不恨天涯人去遠
三生緣薄吹簫伴

辛亥秋日過石墩庵庵僧出八景圖示予各有詩乃大
西山人徐益筆予把玩不忍去手又出半村袁文可君
山雪霽圖圖後書云壬寅季冬十日見吾陳子邀飲君
山時雪初霽同事者吳且浦沙若河花左室王雙江邵
繼崖諸子皆疎放出羣而起興賦詩則予醉中不自量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也因繪一圖以記一時之跡此日凭孤閣雲低雨欲來
山陰殘雪在江暮亂帆開直北關河渺征南鴻雁哀故
園風物好把酒一登臺

滁州北有關山即古之清流關險阨為南北要路地過
此北走中原數百里皆坦道南唐姚鳳皇甫暉守此周
師不能過宋太祖得趙普策自閒道入始克之兩淮遂
不能守萬歷時尹澹如北試過關山留題云擎天一柱
鎖神州雨老烟荒劇可愁莫道時清關失險勇夫重閉
自春秋當是時天下全盛戶留行客犬足生菴朝野嬉

恬士夫玩愒而尹君獨深憂若此厥後盜賊縱橫越關
山而攻滁州太僕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極力守禦城
雖不破而城外數百里居民殺戮殆遍南破和州及江
而止尹君之言驗矣

春日過薛有三齋頭出其高祖夏漪先生畫卷花凡數
十種種不一筆筆不一墨不拘形似而丰神特妙同時
鄧薇山亦善花卉頗自矜許而推重先生不容口觀其
所贈長歌可知己夏漪先生神骨清曾騎獨鶴游赤城
歸來高臥與世隔軒窗白日烟霞生呼吸五岳飽元氣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吐納總是瓊瑤英有時信手作圖畫意匠往往歸天成
楚畹之蘭湘江竹歲久無人問幽獨先生下筆自不凡
一枝兩藜閒秋菊洛水還添步月魂女冠愛著朝天服
縱橫偃仰各盡態須臾滿紙驚神速封題遠寄草堂來
展卷忽令心眼開飛飛屋裏碧雲亂颯颯耳畔秋風哀
昔人已辭彭澤令我欲醉登宋玉臺銀河之槎不可致
濁心彷彿生塵埃先生定是羲皇叟古懷直造無何有
落日相尋路不迷菊下同傾一杯酒他時更擬邀羣仙
坐覽八極周雲烟公還騎鶴我騎鵠招搖再踏蓬萊顛

夏滄自題畫譜諸詩 乍雨乍晴風力微
山花溪花渾欲飛
急走南鄰覓酒伴
日日看花醉不歸
太湖石畔草堂前
昨夜新開粉牡丹
露重曉寒扶不起
一枝一倚赤闌干
直與宮梅絕後塵
雪霜裏鬪花新
流傳不用重題譜
已有陳王賦洛神
水 為有豔陽質不爭
桃李芳最憐飄落處
還襯舞衣香
分得猗蘭種
春來自作花
一清真徹骨
偏稱野人家
梨花三月暮
春水一帆高
何處村醪熟
輕舟且自操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江邑鄧欽文字徵父別號薇山先世自交趾來歸鄧其賜姓也詩倣唐婉麗清新善小楷行書深得趙文敏筆法畫能寫意尤工花卉同邑觀察沈建南大參季連江皆重之而尤與大司馬劉公應谷相友善自宦游以至致政四十年無一日不與俱有紀游倚竹二編友人吳撫謙選得若干首壽之梓總名鄧山人詩集
尹澹如工書喜以意為之初仕中書舍人與錢牧齋同年而最相好牧齋以詩嘲之云書家近見尹中書書不中書論更迂叔重說文皆欲改中郎石刻畫為奴
有盤曲如蛛網
橫拖學鼠鬚
聞說三倉無此樣多

應變體超凡夫澹如答之云詞林久矣不中書却笑中書書說迂誰向結繩窺象帝但將新樣付官奴從君課子添蛇足老我圖中畫虎鬚三六成伊能識否好將墨海問狂夫澹如詩多散失牧齋歷朝詩搜訪不獲僅錄其所臆記者七首辛亥春偶得其手書詩稿一冊字畫清勁兼李北海虞祕書之妙其小詩風雅有致裴迪錢起不是過也題畫云山深夏亦秋高樹碧雲流正可拋書坐誰當載酒游遠樹浮烟淺蒼山溜影涼清言不歸去雲氣溼衣裳崖崩吼雨瀑林木欲飛去徑轉一燈明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知是禪栖處登君山云山古積寒烟潮生欲暮天春申墳下路千載使人憐過新嘉驛柏亭云境嶽憐樹靜景少覺情多遙憶空山裏秋風吹蔦蘿又有詩云鳥語異之異湖聲重復重洞穿三百里寺湧最高峯石煮山瓢水杯傳雪竇鐘問僧亦不答更覓定何從詩題云蓬萊董道人採藥烟霞洞遇山僧以瓢代鐺以石投之飯熟矣雪口口洞惟聞鐘聲隱隱予因賦之又有詩云萬竿烟雨作秋聲御史風流最可人更有鷓鴣花雨韻翩翩直與盛唐親附記云御史陳籽題畫竹云昔我弔湘靈

扁舟過洞庭萬竿烟雨外無處不秋聲又一賈人贈友
云柳暗花明雨後天鵝鳩聲裏一歸船重逢又是十年
別為問人生幾十年二絕皆吾邑名作今失傳矣特記
于此後余闕揮塵閒談載贈友詩乃江邑古漁王授字
子子者所作送常熟李瑞卿者也雖本于顧况一別二
十年人堪幾同別而風味特佳又嘆前輩愛惜詩文不
啻已出急于表章如此

江邑南關外十方菴有畫達磨一幅不知誰人之筆衣
褶甚古雅上有宋神宗贊云坤之上乾之下中間一寶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真無價十萬里來作證明面壁九年不說話如何贊如
何畫一會舉起一會怕係徐充兼山八分書

唐伯虎客大宅嘗於屏上畫宮女數百服飾炫麗姿態
百出共得四扇傳為寶物後人求墓口口口口西溪索
為潤筆資後西溪子求墓文于錢牧齋復為牧齋索去
又有穿針圖皆伯虎筆并倪雲林手卷價值千金乃伯
虎償博負者俱在大宅今俱不可問矣惜哉

江邑南有華山郭璞條山記曰由里郡人呂天策則以
為九里王逢又以為游鯉謂其形似之或云四面皆九

里名九里或又以為九里訛為九里尤里訛為由里今
按山半有鯉魚岩是碎石結成儼然無二當以此為游
鯉若以山之形勢如鯉則不然矣且源山須知云山上
觀音礪遠望碎石也如觀音雖其跡已泯安知不因此
而附會與又山有白龍洞太公望釣臺俱在鯉魚岩之
左右此所以有游鯉之名也

子邑沈鷺字飛霞工詩善飛白以布衣游京師詠虞美
人草一時闕動公卿間其結句云却恨拔山人不見託
根芳草向江南煞有唐人風韻餘惜忘之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平涼趙時春貞女節婦解云未娶曰士未嫁曰女士納
采女家受之氏名通焉曰聘未有夫婦也士奠雁女家
受之父命之東階母命之帷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
父母之命姆奉登車士御輪先歸而待諸門至則揖以
入共牢而食合登而醢既成昏禮故曰夫婦始易士女
之名也婚昏也陰陽交際人道取焉是同生死故婦從
一而終曰節也聘而未嫁非婚也女非婦也待姆而行
行不踰闕以順父母故曰貞貞者正而固也女德也故
婚姻之禮不備則貞女不行行則非貞矣在家從父之

許臣從公參奏此風猶或可轉也予所見高兵之在瓜州也一兵分居張秀才家奸占其女女亡奔外祖家又為外祖居兵所占其兵往與之爭曰此張家女分屬我則我物也汝何得占彼兵曰女既來奔則我物也汝何得奪爭競不已訴之主兵者主兵者斬此女兩段棄屍通衢而二兵竟不之呵一事如此其他可知萬公此疏雖為下策猶勝史公之無策予故錄之以嘆斯民之不幸也

元吉疆事不堪再壞疏曰臣待罪方郎荷蒙簡命監軍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江北封疆安危臣與有責今陛辭前往一得之愚不敢不為皇上陳之切惟勵世磨鈍首繫主術獻可替否全藉官常主術無過寬嚴道存兼濟官常無過任議義貴相資臣歷任廿載屢經險難窺先帝大度英武銳意明作乃世不加治禍亂益滋者何也則寬嚴之用偶偏而任議之途太畸也先帝初臨海宇懲逆璫用事斷削元氣固嘗委任臣工力行寬大矣諸臣狃之爭意見之元黃略綢繆之桑土口口郊圻束手無策先帝赫然震怒一時宵壬遂乘閒抵隙中先帝以用嚴之說凡廷杖告

密加派抽練種種新法備經舉行使在朝者不暇救過在野者無復聊生然後號稱振作乃口口如故寇禍彌張十餘年以來小人用嚴之效彰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更崇寬大悉反前規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乘之競賄賂肆欺蒙每趨愈下再撻先帝之怒誅殺方興宗社繼滅蓋諸臣之孽每乘于先帝之寬而先帝之嚴亦有激于諸臣之玩臣所謂寬嚴之用偶偏者此也北山之詩曰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此言任議不均其甘苦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勢有極重不可明以理事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有默救不可喻以言乃議者求勝於理即不審勢之重輕好伸其言亦不顧事之損益殿上之彼已日爭鬪外之從違遙制使聞外從之或可容身而餘事必阻若其違之不待濟事而此身已危即如前歲督師孫傳廷擁兵關中識者俱以為不宜輕出出則糧絕兵敗關中不守形勢遂失然已有逗遛議之者矣賊既渡河臣與閣臣史可法姜曰廣云急撤關寧吳三桂俾隨相輔迎擊可口口則都城始固既蒙先帝召對亦曾及此然已有蹙地議之者矣及賊勢薰灼廷臣勸南幸勸出儲監

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權宜所口然已有邪妄議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悞國設事幸不敗必復功議者之守經天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大率類如是當局者心怵無全利之害非朴誠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意氣筆鋒必欲強人從我其末流之弊督撫更置專事苞苴封疆功罪悉從意見禦寇實著概乎未講夫安得不敗臣所謂任議之途太畸者此也痛悼先帝之慘追原禍始故敢直究前事之失以爲後事之鑒仰祈皇上博覽載籍延訪臣工詩稱不競不練書稱柔克剛克大概以寬爲體以嚴爲用蓋崇簡易推真誠之謂寬而濫賞縱罪者非寬辨邪正綜名實之謂嚴而鉤距索瘢者非嚴寬嚴得濟任議乃合故念當事之艱難則倚信宜專洞道舍之紛呶則批荅宜審羣力拘諸原野勿使灰心于風影之談軍機變在須臾勿使頤指于雲臺之議惟盈庭無復聚訟權去而賄自清庶建閭不事彌縫餉實而兵可銳仍求于任事之人嚴覈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閒再踵藏垢邊才久借然灰其自建牙以逮贊幕必才守並茂始充斯選夫人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不自負必不負國果勇如曹子何妨三敗奏功識比老種自能再劫取勝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原係痛改前轍急救封疆事理伏祈留神省覽元吉久在行閒熟諳兵事故南渡後所上諸疏俱鑿鑿可行此則初入朝第一疏也惜乎奏九成于聳者之側耀五采于瞽者之前予錄此疏以見當時非無人也有人而不能用于千百年後同一發慨耳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知兵家之事自聞國難以來一腔忠憤指髮難已皇上假臣以征伐之權使臣得召募義勇歃血復讎繫關賊之頭而獻之闕下復全盛之金甌口口口之痛憾臣即有餘策乞早簡一官代臣巡撫安廬俾臣得一意辦賊視賊所向必滅此而朝食非徒託之空言也觀亮此奏何異祖逖晉元南渡無志中原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畔也今戎狄毒流遺黎咸奮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向赴庶幾國恥可雪元帝以逖爲豫州刺史練兵積穀河

南歸附錫趙屏息使亮如逃躬提一旅進據雍邱撫御
劉宏道許定國輩縱不能口口西北而士雅之勳名未
必不與之匹敵也况撫臣名位高子軍諮祭酒手握重
兵不煩召募烏合而劉許非樊雅張平闖賊非石勒劉
曜真事半而功倍者也惜乎此號呼而彼充耳虛其壯
志灰其豪氣也當其時神京既失中原板蕩而兩淮安
帖如故者西有亮而東有路振飛王燮也諸公才氣皆
足以辦賊而庸奴當璧奸相當軸腐儒當闔天寶為之
謂之何哉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乙酉夏大兵渡江江邑周新所晨起巾服不告妻子私
往定山紅塔灣投虎跑僧出之井亦不知何許人也忽
于井旁得其遺扇知其號訪而知為東門外周家場人
少習舉業訓蒙村中年四十矣予知之十年後往叩菴
信菴僧因引予登其家揖之
天啓時南直有童謠曰張打鐵李打鐵打把剪刀送姐
姐姐留我歇我不歇還要家去學打鐵皆連臂而歌
手作打鐵勢
又有謠云朱衣星七个星東邊上西邊下誰人念得七

遍過得官做

殷陽夏頴陽詩話有云初至頴上見梅生變友便面詩
云夕陽西下魯王宮剪剪追人麥子風一望白難分馬
練千年青不了龜蒙夢中丹漆隨尼父座上尊龔憶孔
融俄見隔林口色好不知是月是流虹題曰兗州道上
作款曰溼庵寄興豪邁書法奇縱以問梅生生日此固
不知何許人僧名而儒行者負書擔囊往來濠泗間所
至以名香古硯自隨詩文觸處而成不暇思索積稿滿
三尺許細紫堅密不輕以示人嘗竊發視其序為庚辰

天香閣隨筆卷二

粵雅堂叢書

巨公筆有三十年前文龍文虎固已紙貴長安之語則
溼庵殆前代遺賢而隱者與
武進吳鍾巒老名士也以貢授河南教官年六十矣人
河南鄉試中舉人聯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好酒不知民
事終日昏飲每斷大獄幕中再四叮咛及出堂曹然耳
民有木知縣之謠後陞廣西桂林府推官轉為隆武禮
部主事遂相隆武受命督舟山海師大兵逼舟山自縊
而死鍾巒在舟山其子勸其乘閒歸家曰吾家何在口
口口口此即吾家也吾當死于此蓋其志已決矣非

漫然為之者

問僧石浪參學于吳得法于廢隱和尙因歸闕開堂說法隆武即位謀相于眾僉曰無相宦官輩舉石浪且曰非和尙不能主其事遂登請來朝拜為宰相後行視城郭為大統擊死肢體皆散石浪一名石雨俗稱林師太後為相稱林大師

浙僧石田隱居紹興秦望山下茅屋三間師徒四眾荒寂不堪魯藩開府紹興舉為將有兵三千左右魯藩走下海大兵將至石田曰事急矣請南行引兵來迎遂往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說鄭帥迎魯藩去大兵追之不及

洪武時錫邑王孟端芾以善書徵為中書舍人兼善繪事尤以竹名後百年而有王仲山問仲山起家進士官至僉憲即致仕歸隱湖中之寶蓋山三十年不出亦善書精于繪事二公邑同姓同善書畫同其詩蕭閒淡雅陶韋之流格調又同欲合二公詩聯為一編未逮也孔有德之圍萊城也按臣徐從治竭力拒守贊畫主事張國臣捧廷臣撫議以出且為口求撫于從治時有德以撫愚孫元化已破登城矣攻萊四月不下并欲以此

法破萊從治乃抗疏上聞云國臣以撫為口解嘲而口

借撫為緩兵急攻計國臣使每至則口攻轉急國臣曰

我不當絕城出擊以怒口也果爾則必使口任意攻打

我拱手以萊授口如孫元化斷送登城故事而後可成

國臣之撫乎當孔口之過青也舊撫臣余大成擁兵三

千甚易追擊元化遺書云口已就撫兵不可以往東一

步以壞撫局大成如其戒而止及至登城明知張燾兵

已順孔口又使燾領兵出戰又聽三百餘口誑言而開

門揖盜致登城數十萬生靈盡作刀頭之鬼今萊城被

天香閣隨筆卷二

三 粵雅堂叢書

圍口視臣等猶元化也公然為之解曰吳橋激變有因

也一路封刀不殺也一聞詔使止兵不攻也吾誰欺欺

天乎今元化入京已久又得國臣偽報盈廷集議必以

一紙賢于十萬援兵絕跡不來職此之故矣臣死當為

厲鬼以殺賊斷不敢以撫之一字面設至尊淆亂國是

送封疆而戍生命一誤再誤不可收拾也

張鶴澗題秋林小景詩云誰家亭子面秋山喬木千尋

水一灣為問主人何處去東鄰看竹未曾還

歲在戊子身世之厭因裏糧入定山紅塔灣借榻老僧

寵下將欲買田數畝授山僧為終焉計而母老無兄弟
代養明年復館于葛氏去山五里而近峯色到門嶺雲
接樹每舉頭見山輒生愧赧常口占句云慚愧沈埋鄭
子真出山一步即風塵樂天終負廬山約白石清泉也
笑人

黃將軍得功宏光初與高傑劉良佐分駐淮上捍金陵
左兵東下移將軍師太平扼之左兵敗走而大兵已入
金陵矣宏光倉卒走依將軍而豫王以重兵晨壓將軍
營使良佐來說詞甚曲將軍怒責以大義出不意旁口
箭射將軍中喉因慷慨語其下曰將與諸君死敵三問
無一應者遂拔劍死

天香閣隨筆卷二

天香閣隨筆卷二

大香閣隨筆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天香閣隨筆二卷集一卷附焉明李介撰按介字介
立江陰人事蹟僅見卷首附錄自撰崑崙山樵傳俟考
原鈔本玉生廣文偶得於羊城書肆卷首有同邑徐恪
題識亦不知何許人謂從陳孝子丹忱借閱其兵鑿一
書卷帙浩繁難以摘錄然亦宇宙閒不可少之書也隨
筆八卷雜記鼎革閒瑣事及遺聞佚詩予稍刪其仙釋
迂誕之說錄存若干頁亦可以見先生大概矣云云無
卷數茲釐為二卷刻焉內如備載萬元吉籌軍錄序全
文暨將赴滁陽上疏疆事不堪再壞疏等均足補史乘
之缺其他野史亦未及詳載又如紀吳三桂仗陳元事
與鈕玉樵觚賸及各說部互異亦足以備參考又如
詆洪文襄不遺餘力亦無怪其然至如史閣部將略或
非所長而身騎箕尾氣壯山河論古者作恕詞焉可耳
咸豐壬子小雪後三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天香閣隨筆跋

天香閣隨筆跋

今世說

今世說序

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為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為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

今世說毛序

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既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為指南即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為讀之亦復粲然頓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間採一二為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為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纘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出心裁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

典午一代清言流弊而 本朝綜核名實不尚虛無
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為鼓吹休明之助有
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今世說毛序

今世說序

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
生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觀其行事然而古人
之言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
大光嶽之氣蘊隆鬱積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
豈無有乘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
而循誦習傳之輩以為今人也而概忽諸此其人縱
令生與古人同時日聆其緒言觀其行事亦漠然不

今世說嚴序

相接以終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贍而
行修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
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已
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
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 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
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
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
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慎不憚煩
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

而徵信亦易吾之爲此以今人述今人見聞多所闕遺書未成而訾警者紛起吾甚悔其拙也予曰不然臨川之書敘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于東漢三國諸君子夫晉人尚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覆棄禮教脫畧形骸以爲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沈論世者於此爲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日遠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駸駸乎抑遠浮華敦尚實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概經緯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于名

今世說嚴序

二

教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卽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都市其爲益也不旣多乎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間哉予故因丹麓之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今世說序

同郡馮 景香遠撰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古人使今獨聞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傳其人細者傳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韶潤胸

今世說馮序

一

無宿物倘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後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儁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闕其譏險仇隙數則卽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卽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

今世說序

宜興徐喈鳳竹逸撰

嘗論劉臨川世說新語九流中之說家也非經非史非傳非讚有記述而無論斷楊子雲所謂說鈴是矣然學者多愛讀之讀之而能用其一字一句輒以為佳尚其語之新耳所載者漢末魏晉之人而不一及劉宋豈當時之人竟無可與漢末魏晉並稱者乎此亦理之不可解也惟分類列目首德行次言語次政事文學合於孔門四科可謂得著書大體其方正雅

今世說 徐序

量等目猶曰高世拔俗可為後人師表至若讒險離隙等目何足為世重輕而列之乎昔司馬子長作遊俠貨殖等傳議者猶或非之況讒險儉嗇紕漏離隙諸事適足以澆人心壞世道者乎吾友王子丹麓著述多矣復仿劉臨川法為今世說何也蓋王子交滿天下所見所聞既廣而確若不筆之於書恐嘉言懿行史不及採久而湮沒良可惜也然而春秋綱目其法嚴礙之則僭史記通鑑其文繁襲之則誣無如世說新語事不關於治亂興亡義非取乎褒貶予奪著

書者無罪讀書者解頤惟語出乎新可以歷千秋而不腐王子所以仿而為之猶何元朗之語林云爾或曰王子既刪自新黜免等目奚不并任誕輕詆忿狷惑溺而刪之不知王子力摹世說不得不遵其原目若盡刪不美之目殊非仿劉意矣夫孔子刪詩不去鄭衛亦在讀之者知自省耳或又曰劉臨川世說終篇不自入一事今丹麓於每項未必自綴數語豈得謂仿劉法乎抑知劉述前代之事故時人皆不得廁名已事何從得入今王子專記時人則王子寧甘自

今世說 徐序

外於時人乎漢黃叔度名賢也其著天祿閣外史大都以已事為主而旁及於人王子自綴數語其法豈徧自今乎且劉臨川世說未遑自注必待孝標詳考而註之今王子每載一人即為之作小傳而姓氏爵里開卷了然予謂王子雖仿臨川而其用心更在臨川上矣其書之必傳也奚疑

今世說序

同邑丁 澎葯園撰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裙屐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間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稂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

今世說序

所及輯為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峙矣譬之飲食大官之饗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今得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麓此書真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為作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今世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即幸而傳矣人或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撫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于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翫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叙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為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 朝廷右文名

今世說自序

賢輩出閱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哀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紀之彙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眼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覩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

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與之頡頏世有覽者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暉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自序

二

今世說例言

一是集名賢斷自 本朝為準間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 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為採入

一世說例多異稱鈍資難于記憶是集名賢或字或號止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披覽
一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
紕漏仇隙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
若補為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

今世說例言

一

一是集所列條目抵據刻本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餘皆倣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論列不當者請勿讀是書

一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孝標之注世說博引旁綜所采書目幾至一二百種近日無書可攷時賢履歷徵據尤難是集注內所載爵里以及生平大畧俱不敢憚煩廣為蒐輯

若徧覓不得寧使闕如以俟後補

一 昭代右文名賢輩出嘉言懿行固不勝收而是書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覽者無罪其不廣也凡我遠近諸名家倘以全集見貽自當細搜續輯彙訂今世說補一書務期蚤寄郵筒庶免遺漏之慮

一 物力艱難剗之資全賴好事倘有高賢傾囊解橐以助棗梨則闡幽表微爲德不淺

一 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

今世說例言

二

風遂忘掠美之嫌

一 陸子麗京向著西陵新語因暮年寄跡方外未有一全書令嗣冠周手授橐本是集採拾頗多要非無據

一 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會侯朱處士若始一見是書遂相欣賞品題之下間有權衡要歸至當受益良多

一 丁儀部葑園孫子宇台張子祖望毛子稚黃陸子蓋思諸子虎男各出案頭新書慨然借錄淘金入

治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 方渭仁太史貽書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歸來佐成快舉今急欲出書請政當世不能久待殊爲歉然來書有云事取其核義取其公辭取其馴雅三復佳言故當不負良友

一 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叅訂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皆同人從誌傳採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非臆敢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至暉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卽爲節取

今世說例言

三

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慙

松溪主人王暉識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為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為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為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尚無有編輯成書者丹麓王子殫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伉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即摭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

今世說評林

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士或不為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

顧且菴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其片玉莫不奉為拱璧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真得晉賢風味予每歎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漢焉如不相關曾不思所以斡旋補救之丹麓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為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間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間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為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為噤猶之不能越為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之不論案而不斷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為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登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尚書家法徐

今世說評林

中丞至孝為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癖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癖于是乎不

朽
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間字裏幽隱畢現畫家六法以氣韻

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壁光氣如虹有微類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麀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今世說評林

三

黃圭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卽其著述探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游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畱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

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轡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採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爲談助一以爲要畧非青箱緘中安得有此

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

叔驚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

今世說評林

四

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

今世說目錄

卷一

德行

卷二

言語 政事

卷三

文學 方正

卷四

雅量 識鑒 賞譽

今世說目錄

卷五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卷六

豪爽 容止 企羨 傷逝

卷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卷八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汰侈 忿狷

尤悔 惑溺

終

今世說卷一

仁和 王暉 丹麓 撰

德行

梁蒼巖教子弟家法醇謹雖步履折旋進退必合規矩自理學經濟諸書外稗官野史都不令流覽然必使涉獵詩詞曰所以發其興觀羣怨俾識古人美人香草皆有所寄托也

梁名清標字玉立北直真定人癸未進士歷官尚書篤學不倦每退食即簾閣靜坐嘯咏自娛

孫鍾元甫踰弱冠丁內外艱率昆弟苦塊倚廬閱六

今世說卷一 德行

載如一日居恒不為嶄絕峭特之行自公卿以逮布素皆歡然誠信相接如坐人春風中

孫名奇逢直隸永城人年十七舉于鄉既乃屏棄不事潛心濂洛諸儒之緒家庭雍睦如見三代氣象遊地蕪門累徵不起從游日眾所居漸成邑聚

徐敬菴少負至性父歿豫章蒲伏數千里求遺骸間

關險阻猛虎在前初不色動感父見夢得歿處卒負骨以歸

徐名旭齡字元文浙江錢塘人讀書刻責毅然以古人自待登乙未進士歷官大中丞

胡勵齋父患脾疾日夜侍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

下至中褻廁踰皆自滌之及卒三日勺水不入口一
慟吐血數升遂以哀毀成疾尋亦不祿室無妾媵橐
無旨蓄士論惜之

胡名直字保林浙江仁和人己丑進士歷官右通
政性謙下不以行能驕人厚重不佻終身無疾言
色遠

魏天民教子敬重師傅飲食必親視束脩金必至精
者嘗曰人冀子孫賢而不敬其師猶欲養身而反損
其衣食也

魏名兆鳳字聖期江西寧都
人為人忠孝嶽嶽多大節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二

嚴顯亭以宏獎人倫為已任凡詞場藝苑苟擅一長
必傾心倒屣不惜齒牙為游揚時論其名在三君八
俊間

嚴名沆字子餐浙江餘杭人乙未進士歷官少司
農性坦易接人處事洞然無隱情其牧已謙冲退
約雖踐九列抑然如寒上平時不至有聲色加
人雖家人婦子有過微言相警取善改而已

黃庭表性落落惟與人交當生死患難不肯轉目相

背負

黃名與堅江南太倉人童年穎悟詩一曰文二三
日即記憶三歲能識字五歲能誦詩八歲酷好唐
人詩錄小本攜出入輒為蒙師所禁抑十四歲慨
然有志于古學欲徧讀周秦以下書甫三年讀周

末諸子六朝以上者幾盡已亥成
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官翰林

方穉官孝友性成事父少傅公服勤盡養少傅嘗曰
是子先意承順不愧古養志者已少傅遇變閩中乃
盡粥田廬迎柩以歸少弟穉稷偶隨之吳門遭寒疾
舌苔厚幾寸許穉官以帛裹指拭口中四十日始愈
指為潰爛

方名成郊浙江遂安人少時夢入一山寺有語之
者曰子宿世為僧名本祚因自號本祚居士祖直
完令壽寧以循良著父書田歷官東閣大學士身
為世胄弱冠餼郡庠初不以貴介自矜及子象瑛
成進士亦澹約如平時手錄格言以崇澹泊遠權勢為鑒誠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三

黃仙裳幼赴童子試為州守陳澹仙所知後陳官給
事中以事繫獄貧甚黃售其負郭田得百金盡以贈
陳與之同臥起囹圄中陳後得釋兩人同出白門而
去陳歿後黃赴桐鄉往弔之至之日正陳忌辰舉聲
哀號感動行路

黃名雲江南泰州人長身玉立能詩文善談論負
氣慷慨逢俗人稍不合意輒謾罵之人多目以為
狂不敢近

陳名素字函白浙江桐鄉人甲戌進士
泰州守田雪龕居官廉黃仙裳與周旋絕不干以私
後田落職在州不得去黃自汝寧歸囊中僅有二十

金乃先至田寓分其半以贈後語人曰是日吾先至家則家中需金甚亟不得分以贈田矣

黃客汝寧太守金公為黃舊好贈賂極厚時有別駕鄭君所知客多不能成行黃一日徧召客置酒高會酒酣以太守贈金盡散諸客而去故歸時止存二十金其貧如故人多笑之黃不以屑意也

周櫟園在閩有趙十五陳叔度皆工詩沒不能葬周出俸金葬之西郊題曰詞人趙十五陳叔度墓寥落無所之之士時漬酒其下

周名亮工字元亮一字減齋一稱櫟下先生河南祥符人中庚辰進士累官少司農方頤豐下目光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四

如電材器揮霍善經濟喜議論疾惡拘文吏嘗大疑難剽斷生殺神氣安閒無不迎刃而解性嚴岸居官不肯假借官裏人顧好嘉與後進嘗置一簿坐上與客言海內人才某某輒疏記之官轍所至山陬海澨有以讀書能為文名者必枉車騎過之有可致者即為拂席開閣或又令進其所知使耳目間不遺一士然後快得一善力抽揚之惟恐不及雖少年一才一藝不惜齒牙出其名字老生貧交相依如兄弟有著作不顯著者務表章之不遺餘力尤嗜繪事及古篆籀法每天明盥漱出外舍從容談說古今圖史書畫方名彝器皆條分節解盡其指趣客退則手一卷燈熒熒然至夜分歸寢以為常著述多至數十種

趙名璧陳名鴻俱福建侯官人
毛大可游靖江當墟馮氏者悅其詞欲私就之毛謝曰彼美不知我直以我為狂夫也徑去

毛名奇齡一名姓字齊于浙江蕭山人官翰林少與兄萬並知名人呼小毛子性恢奇負才任達與人坦然無所忤賢者多愛其才雖就之善詩歌樂府填詞所為大率托之美人香草以寫其騷激之意纏綿綺麗按節而歌使人悽悅又能吹簫度曲

計甫草客鄴城徧詢謝茂秦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見小塚頽墮荒草中為賦詩弔之求其子孫不可得因固請鄴中當事為封土三尺餘禁里人樵牧其上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

計名東江南吳江人丁酉孝廉忍辱好奇計勃勃有飛揚之氣負經世才常自比王猛馬周

王介人與郡司李嚴方公善王無子嚴贈之妾妾故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五

有夫兵驅散後訪至王所王哀憐立還妾重妻其夫

王名翊浙江嘉興人少失學論孟不卒讀識字而已弱冠偶覽琵琶傳奇欣然會意曰此無難吾亦能之即據案唔唔學填詞竟合調自後學不少懈乃工詞曲又進工詩家故貧自攻詩益甚居室如斗大一長髮候門婢汲漿婦執爨給饗王樹膝苦吟落落不問家人產好奇計多大言遇知己岸憤抵掌

嚴名正短一稱絮庵湖廣孝感人癸未進士歷官侍郎霞奔玉映關六鈞推為絕席之雉

荆元初為丹陽巨族族之人推元初為祠正每春秋時享庖俎豆省牲率率羣從子姓執籩裸獻不以年至為讓不以寒暑為解祀畢手料簡酒肉序列長幼

飲三行顧視同坐諸老人曰吾族大子弟數犯法不可以無教令乃書二簿明徵其善否召不率教者前責之曰某年月日以某事應適罰雖甚頑梗若撻于市無所容退而相戒莫敢犯一郡之人咸稱其宗法

荆名文端字肅之江南丹陽人嘗官鴻臚卿去職家居以孝悌聞先人資產推其上腴以與仲叔二弟仲蚤亡子幼荆成就之訖于舉進士為人疆力任事醇謹篤誠性方嚴寡言笑不妄交與好面折人之過其中寬然長者也輕財好施見孤嫠窮餓者傾囊囊毀質劑無幾微德色君子謂其處已也惠而勤其教人也肅而寬其事先也敬而有禮後以子廷實貴封兵部主事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六

毛太素督收秋租田戶以稗溼充數太素置不復問或詰之乃惻然曰田戶力田作苦尚不能飽妻孥吾姑譬之鼠雀耗耳比至歲稔頗不能自給勿顧也

毛名之履字爾旋浙江遂安人嗜學積書數千卷丹黃皆遍為文奇肆自恣不名一體應舉幾得復失遂絕意仕進日課子為文其子際可年十九赴省試太素歎曰孺子文他日必能榮世然以汝文為佳則雅非吾意若使汝改轍從我恐悞汝生平汝就所能勉之吾不復閱汝文矣際可中戊戌進士果以文稱于天下

王慕吉喪父負土成墳居廬不出服闋食貧自守有非意加之者處之巋然不以一言較臧否

王名範字君鑑一字心矩四川成都人肆力經史工詩古文詞辛未成進士筮丹陽縣令治漕有功

擢御史會遭母艱時已大亂遂移家入吳丹陽之人聞其至爭願割田宅授之謝弗受東阡西陌與父老過存見者初不知為舊令也子擔四各于蕃官司李

田髯淵少時名善屬文陳黃門謂夏考功此子才氣卓犖他日必成偉器後黃門歿子幼貧墓傍荒田數十畝髯淵代內官租二十年復與友人梓其遺集謂客曰無以償黃門大德生平每以為愧

田名茂遇江南華亭人戊子孝廉才辨器識絕出流輩讀書穿穴經傳落筆為詩歌古文袞袞不能自休與人交好傾身為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七

田髯淵妻孥終歲布衣糲食客到治具甚盛畱累月不厭後進生以詩文就正有小好必極口稱許世謂髯淵家貧而能好客才富而能好善

蕭孟昉性慷慨不怙施予嘗蠲田穀數千石具饗殮以活獄囚又為通賦者完室家贖子女其好義如此蕭名伯升江西泰和人豪俠自喜意氣卓犖交遊滿天下

沈臨秋為節母求海內詩文得數百篇置篋中遇盜失之沈號哭道中七日不去時佘山寺老僧晨起見供桌有一卷書封識甚密署曰煩上人親致沈孝子沈遂得之

沈名 浙江南華亭人 癸未進士

王瑞虹初聚族居長版巷一夕盜入其室無所獲遂縱火時火猝起人又畏盜皆屏跡不敢前祖母沈年耄不能避陷烟焰中徑路且絕王挺身投烟負之出毛髮為焦兩得無恙人咸異之

王名 湛字澄之 浙江錢塘人 少負至性 端重不佻 及壯狀貌奇偉 長七尺 有餘 雙眸炯然 美髯如畫 平生自奉甚約 賓客過從 則牽衣投轄 窮日夕不厭 一以坦衷待人 出言洞見 肝膈嘗面折人過人 不加恨而多敬 畏之有吉之以過亦必欣然 改容謝與人期終始不爽 視人事如己事 為之規畫 經理必竭其智 力而後止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八

包驚幾篤于友誼與吳東湖善吳卒撫其家甚至後方嫁女聞吳女將適人貧不能理裝即以其女之奩具贈之已女後一載始嫁時論稱之

包名 捷 江南吳江人 有才名 與弟振同舉 壬午南闈時稱二包子 咸亦舉 王子孝廉

毛繼齋嘗過一貴家其人設食坐毛身出外酷頃之婦薄帷與毛通語毛驚而去遂棄責不復往

毛名 應 鎬字叔 成 浙江杭州人

姜子翥被難繫獄顧與治力營救不能出除夕遣甥梁爾礪同囚守歲久始得雪

顧名夢游江南江寧人性嚴介耻于進困省試數十年以次舉明經應得仕棄去故交顯者數強起卒以病辭任俠恤死友嘗與莆田宋比玉善比玉歿十餘年與治走閩哭伐石表墓南州蘇武子工古文歿與治鑄之板行世武子以有聞北平于司直好奇結客遊秦淮死無恤者與治舍殮理喪即又板其文傳司直費考功筆山罷官貧不歸石阡分宅居之歿葬顧氏塋傍歲時祭始筆山令福清稿佚遠求得之行世又周旋釋剝公難幾株及剝公寂蒐其遺左雜詠存之其高致類此 梁亦慷

多類與治 姜名 鶴 儕江 南鎮江人

陸麗京學既淵茂立志以忠誠自勗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且終身未嘗私扣一兩時人比之阮長

今世說卷一 德行

九

之不侮閹室

陸名 圻 一字景宣 浙江杭州人 文行彪炳 一時事親至孝 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臯

趙希乾年十七母病甚割心以食母既剖胸心不可得則叩腸而截之母子俱無恙其後胸肉合腸不得入糞穢從胸間出穀道遂閉飲食男女如平人

趙名 江 西南豐人 至性純篤 篤粥粥如不出諸 口舉乙酉明經 以母老不仕 隱于星技

李叔範初讀書及兄叔則補諸生有名叔範遂讓長兄使專治經史而身任經營內外已承父命使分產叔範意遂循不忍答輒曰有長兄在凡田宅俱請受

其下者叔則亦曰吾家一區一壘並吾弟所益吾當受其下者兄弟交讓不置里中聞者競嗟歎至以名呼曰李氏兄可為模弟可為楷一時傳為嘉言

叔則名士楷叔範名士模浙江郵縣人

沈去矜為人孝友父歿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本分居屬兩兄既燼去矜即割已宅居之久之兩兄欲徙去去矜念兄貧苦僦屋固畱以讓兄

沈名謙浙江仁和人少穎慧六歲能辨四聲益長篤學尤好為詩古文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保垂遠若以俟子孫恐故紙斤不足當二分直也僻處杭之東偏聲名籍籍吳越齊楚之士過鼓邨

今世說卷一 德行

車轍恒滿

孫無言居廣陵以能詩聞布衣之士有工一詩擅一技者莫不折節下之其少舊通籍自方伯郡守以下或招之亦不往南州王于一客死武林無言為之奔告故人經營其喪紀其妻子俾歸葬于南昌

孫名默江南休寧人性瀟灑絕俗志欲歸隱黃山累年未遂四方賢士大夫作詩文送者以千百計

唐容齋有母喪會賊入邑中殺長吏吳人死者相枕藉唐縷麻苴杖臥于喪側賊逐之環棺三匝且泣且罵賊以刀斫唐弗中中几几裂刀亦寸寸斷賊相顧

驚怪稍稍引去自是遂相誠無敢入唐孝子門

唐幼而好學頭有清羸之疾父憐之誠勿過自苦唐不敢傷父意乃夜引燈帳中臥覽而默疏之質明視網席間血絲如絡文以大家為宗每一篇出見者以為王唐復起治家尚儉食無兼豆而雅好賓客易屐到門歡然握手袒裼呼盧參橫月落與人交不侵然諾人有婚喪之請未嘗以無為解有古俠烈丈夫之風

陳際叔葬父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即親靈未安也仍厚禮葬師而遣

陳名廷會一字瞻雲浙江杭州人生有至性居父喪斷去酒肉儼然骨立乃以貧教授河渚間旦夕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哀號涕零枕席間者為之酸感

姜桐音歷世仕宦而無贏筭然性喜中友之急山陰徐伯調家被賊賊質其子男而要之贖徐不能姜卸婦頭上粧贖之

姜名廷梧浙江會稽人大司農一洪仲子幼給捷行文不起草口所誦即成句論者謂其詩類何景明近為詩者莫過也婦祁氏名敬英忠敏公長女賢有文章每與姜倡和或姜遠游則必詒詩相問訊有辭

徐名緘喜出遊所至飭廚傳爭相為歡四方詩教日益輻輳弟簡傲未能委曲隨世氏仰韋布軒冕相形轉驕每見之詩文以寓忱懷以故人多媚之問有困者

沈甸華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有是亦以此訓其子弟又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

沈名蘭先浙江錢塘人

王丹麓遭外艱喪葬盡禮銜恤實涕風雪中重趼遠涉徧告當世鉅公乞為志傳成帙曰幽光集士大夫讀而悲之

王名暉一字木菴浙江錢塘人好坐溪上聽松自稱松溪子見者稱為松溪主人喜讀書所交多一時賢豪長者遇同好輒談論移日或至信宿不厭其他雖相對終日卒不妄交一言匪類故多恨之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十一

平生重然諾與人期或允所請不爽時刻性不耐飲復善愁凡在六合之內或有才士塗窮佳人失所每聞其事輒為於邑甚至累日減餐終身不見有喜色

孫幼閣少貧訓童子學拳拳忘勞有不率教則撻之亦自悔罵流涕朱近修歎曰孫郎審有氣人遂相攜徧交邑之諸名士由是著名

孫名宏浙江海寧人幼孤貧奉母氏依外家張遂名張孫宏親古質弱性樂托喜飲酒奕棋醉後呼胸氣益急里社高會邀之飲且奕諸名士知其好勝故困之飲奕連負悶悶不能發舒抱木柱摩其腹諸名士相揶揄以為樂壬午舉于官鄉已就選得宣平教諭未幾卒于官
朱名一是一稱欠菴浙江海寧人壬午孝廉才以無所不有為大文以隨感而宵為工抱經綸之宏

畧少不見用于時中歲輒自放廢與方外緇衲為侶徒以著作送老當世惜之

呂翼令在白下聞父喪踉蹌就道衝雪兼程遂廢眠食比歸一慟幾殞勺水不入口者五日杖而強起書蓼莪詩懸之座側三復流涕論者謂呂不廢蓼莪正與王哀事異而情實同

呂名律浙江仁和人事父母篤孝年已強壯孺慕不衰執親喪一遵禮制寢處苦塊蔬食三年親朋好會概辭勿與每遇忌辰身服縞素不御酒肉不苟言笑涕淚終日

袁重其狀貌癯然能讀書識字好以禮義自維不苟言笑與四方賢士大夫交言而有信鄉里皆歎為善人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十三

袁名駿江南吳縣人三歲而孤母苦節垂六十年駿日走四方乞當世賢士大夫詩文以頌母每歸莊誦母傍聲出金石歲葺一卷裝褫之積五十餘軸陳徵君眉公首題其幀曰霜哺篇海虞錢宗伯亦為作識字行一章其詞曰母能識節字兒能識孝字人生識字只兩個何用三倉四部盈箱笥世之人遂無不知有袁孝子者

包飲和授書里閭身無私錢比歲懷授書金踈其父慙獻之獨一歲踈赧然不起良久曰兒子中擅取數緡矣偵之周甲貧也又一歲復然易書也其謹如此

包名秉德一字即山浙江蕭山人著述自豪出處不苟嘗與同邑崇儒里沈七馬錫城南蔡五十一

仲光城東里
毛姓為四友

閔象南老好觀書年七十餘每夜漏下二三十籌手
不釋卷嘗自鈔錄古人格言于壁以自勉訓子孫所
坐臥小室人每勸撤材新之象南曰視吾不蔽風雨
時何如且久與之習如故人不忍棄也

閔名世璋江南歙縣人外祖家四棺未葬出三十
金一日盡葬之嘗渡江謁九華山見下河饑民峰
屯江口乃稅駕避風館買米三日賑之而去又王
喜鳳被誣逮于法以十二歲女質人金如其歲營
救得活女思母病欲死母曰女死吾不獨生矣象
南捐十二金贖還之母女皆獲全其他懿行詳魏
冰叔善德
紀聞錄

今世說卷一 德行

十四

今世說卷一 終

今世說卷二

仁和王暉 丹麓 撰

言語

蔣虎臣與王阮亭談所謂遇鍾離意警欬俱成丹砂
蔣名超江南金壇人丁亥進士官翰林風流儒雅
宋既庭稱其修潔如處子澹蕩如道人恬退如後
門寒
素
王名士正字貽上山東新城人生有異質弱不好
弄日誦習數千言語必驚人舉乙未進士官戶部
上廉其才改
授翰林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一知不足齋印本

薄宗族之漸也

魏名象樞一補庸齋山西蔚州人丙戌進士官都
憲性至孝持正清挺以言事忤 旨左遷光祿丞
補官卽請終養都亭帳飲丁祠部以詩送之乞黃
精數斗以貽母里居後不復通書朝士或以著述
寓汪鈍翁惟用方幅楮題姓名其上而
已其耿介如此尋復 召用歷官尚書

周櫟園偕馮伯宗過劔津西山有竹數頃丹如火齊
笑曰乃知此君亦戲著緋

施愚山語所親曰我輩既知學道自無大戾名教但
終日不見已過便絕聖賢之路終日喜言人過便傷
天地之和

施名聞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己丑進士官侍講性本忠愛義篤友朋操履孤遠學有本原力以名教為己任嘗講學湖西羣父老子弟環而聽者輒數千人聞孝弟忠信禮讓之言往往至于泣下當世推論文章理學莫不以宛陵為歸

客指燕地蒲桃問汪鈍翁吳中何以敵此汪答曰橘柚秋黃楊梅夏紫言之已使津液橫流何況身親剖

摘

汪名琬字若文江南長洲人讀書勵志行內自重有守又善強記過目終身不忘舉乙未進士官戶部浮沉郎署位不副志發為著作原本經術晚築室堯峯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野叟行歌互答當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語人云士大夫行已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二知不足齋正本

會 諒舉博學宏詞公卿交薦遂考授翰林

宋荔裳王西樵曹顧菴同客湖上一夕看演邯鄲盧

生事酣飲達旦曹曰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

且縮之銀鏡檀板中可笑亦可涕也

宋名琬字玉叔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歷官廉使所至輒有能聲數遭困厄意氣自如揮毫高視不覺更有

王名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壬辰進士官司勳眉宇朗秀襟懷仗爽為人望所屬撰燃脂集攬擷古今閑秀文章至百六十卷又撰

閩中遺事為朱烏逸史六十餘卷

曹名爾堪字子顧浙江嘉善人十歲能屬文十二歲善詩詞時人擬之聖童壬辰登進士第累官侍

講學士淹博多識掌故又工強記所過山川阨塞無不指畫形勢士大夫一與之游積久不忘無貴賤具能識其名氏爵里家世無毫髮誤即虞世南之稱行秘書李守素之號人物志無以過之為文敏給博麗兼長眾體閣試兩稱最同館皆遜服之

徐竹逸喪子客有議之者曰徐君必有隱惡故罰及

其子竹逸聞之曰昔仲尼有何隱惡而伯魚歿乎客

聞而謝之

徐名喈鳳江南宜興人戊戌進士官司李少負軼才凌厲矯亢慨然以古作者自命與人交諄誠懇微動出肺腑相示

滬上校書玉烟慧甚善行酒凡飲席必來典觴且能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三

使意之所屬曲為照顧令不苦飲張宏軒嘗曰如玉

烟者可稱傾城悅名士矣

張名錫字悅九江南上海人乙未進士官刺史

毛大可自言生平可幸者三一行文無宋人論習二

無負郭田作衣租食稅男兒三不為繼子慈孝兩隔

王瑞虹杜門謝客不與外事好閱通鑑綱目諸書熟

悉古今成敗利害嘗誨其子暉曰丈夫處世固不當

為賢士大夫所棄亦不當為庸眾人所容時歎為名

言

衛澹足云與丹麓處如澹對黃花使人幽賞

衛名貞元山西陽城人丙戌進士官御史

毛會侯自言一夕得霞舉堂諸刻如饒猿探果不能自定

毛名際可一字鶴舫負才雋異淹雅博聞胸次瀟灑虛懷善下文極工妙有刻意彈射者輒欲下拜至與朋友往還必以無所規益相督官轍所至著聲績為羣吏冠

霞舉堂王丹麓讀書處也刻有南窗文畧八卷松溪漫興十卷峽流詞三卷尺牘二卷雜著十種木庵外編二種遂生集十二卷幽光集二卷贈言兩集文津二卷

徐仲光曰吾儕如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

今世說卷二 言語

徐名芳江西南城人庚辰進士

袁穉菴云名譽人之賊也安逸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

袁名于令字令昭江南吳縣人官荊州守

王于一問杜于皇窮愁何似往日杜云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為奇

王名猷定江西南昌人太僕止敬子也遭亂居廣陵窮愁著書力追大雅海內能文之士羣翕然推之客死西湖篇帙散失大梁周司農為輯其遺稿刻行于世書法亦遒勁有晉人風度杜名澹一稱茶村湖廣南岡人

杜于皇刻已集才及數篇手之而笑或問何笑杜曰

昔范詹事自贊其後漢書為天下奇作吾嘗笑之今

吾意中之言彷彿詹事吾恐後之人又將笑吾是以

先自笑也

申鳧盟曰靜坐自無妄為讀書即是立德

申名涵光一字和孟直隸永年人父端愍公盡節後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揚名觀仲名涵煜隨叔名

寧都三魏或比之肴山三蘇氏魏笑謝曰人各自成

其我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五

魏氏三子皆徵君天民子長曰祥一名際瑞字善伯是為伯子次曰禧字冰叔曰禮字和公是為叔子季子三子平日以父為師兄弟相為朋友四方及鄉里之賢者三子莫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或窮聖賢之理義或談論詩賦文章皆欲究得其所以然者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經恒數萬里其于世務人情多所諳識叔季二子所交奇偉藹抱之士視伯子為至多各有文集十數卷

涂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

名魏冰叔歎曰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

涂名西江西新城人好為詩古文辭有名于時為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當無聊時往往高誦其得意句醉則抵掌掀髯耳顛足隱然有不可一

世之意

宋去損精八分書高雲客以為學從祖比玉宋云僕

固不厭家雞然何至舍古撫今

宋名祖謙比玉名

珏福建莆田人

高名兆福建侯官人淑身修行抗志懷古淮南陶季深稱其蕭然窮巷俗士曾不得至其門五父之

衡亦無能尋其履綦之迹

吳介茲客山陰時念林鐵崖去住未定但覺千巖競

愁萬壑爭淚

吳名晉江南江寧人

今世說卷二 言語

六

林名嗣環福建晉江人已丑進士官觀察倡議屯田為武臣所中被逮久得雪寓居湖上以著述自

娛無歸志卒以客死

或問陸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姑蘇何以都

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

吳錦雯官蘇州司李

陸麗京嘗邁危疾宛轉牀第間猶喜滑稽一夕向陳

際叔曰奈何歲在龍蛇陳慰之曰正恐吳中高士陸

後竟起

或問計甫草暇日何以自娛計云賦詩彈碁俱增惡

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

林鹿菴好客雖處憂勞况瘁中遇良友至則大喜嘗

謂人曰友者儉歲之梁肉寒年之纖纊也

林名璐字玉遠浙江錢塘人峻潔自好環堵蕭然篤學工文章時或中酒興來輒瞪目箕踞議論排

突不復知有坐人

毛稚黃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為憂毛

自若曰病味頗亦佳第不堪為躁熱人道耳

毛名先舒一名騷字馳黃浙江仁和人澹泊寧靜不求聞達以古學振起西陵天下士翕然稱之

毛稚黃欲賣田刻集意猶未決諸虎男曰產去則免

今世說卷二 言語

七

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毛笑領之

諸名臣鼎為駿男弟浙江錢塘人並有令聞時人方之機雲賦轍

許彝干嘗登語溪大橋目城中青楓歷歷歎曰此樹

不知歷幾興亡

許名先甲浙江杭州人

陸蓋思云子弟能讀書不患不佳不宜專習帖括若

者雖榮終非俊物

陸名進浙江仁和人人才情敏給議論風生同人讎會蓋思不與舉坐為之不歡

徐敬輿嘗誤金盡裘敝為裘盡金敝座客笑之徐曰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非裘盡乎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非金敵乎客無以難

徐名敬直浙江仁和人

沈稽中父君化有怨家詣軍門誣以大逆遣吏捕時方治反獄誅殺日數十百人吏到門舉家惶懼稽中挺身出曰我即君化也訊時顏狀不變詞理條暢竟得釋君化歎曰兒之身我生之自今日以往我之身乃兒生之

稽中名儒江南青浦人論尚書甚精有尚書說行世

今世說卷一 言語

八

政事

王阮亭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耳案牘成于手中已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

龔芝麓拜御史大夫抗疏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十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箸展轉含毫獲有生機後已同事或期期不可必連色力爭至再三不厭

龔名鼎字孝升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江南合肥人甲戌進士歷官大京伯天材宏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續紛都不點竄為孝陵所識賞嘗在禁中數日龔某真才子也酒餘好即席限韻擊鉢灑翰工麗絕倫尤好汲引善類獎借後進學者仰之如山斗

周櫟園按察八閩時值寇警所在城堡常四面火起鉦鼓聲動地周指揮肉楯蘭石渠答施設有序手發大黃應弦殪敵長嘯若神人

史立菴為少宗伯時同官議裁孝子節婦廩給曰彼自分內事何與朝廷史曰為子不孝為婦不節亦何與朝廷必以法繩之耶議遂寢

今世說卷二 政事

九

史名大成字及超浙江鄞縣人乙未狀元及第歷官侍郎性至孝以母病陳情終養為當事所格曰吾豈以一官易一日之養乎遂家居十年例應削籍後遇赦得免

姜定菴為溫司教攝瑞安縣事適寇至時寇輕瑞安用少嘗之姜帥鎮兵之守門者數十人驟殺而出賊遁後又大至姜乃歛民家醢醜凡百餘丹紙泥其脣以脣四嚮架俾間賊望見詭驚以為列礮不敢近

姜名希轍浙江會稽人累葉承華蚤馳駿譽壬午舉孝廉歷官京兆為人敦朴達權和易疑直名業冠于一時

林西仲出理徽州時有府吏帝寵稔惡林廉得其蹟

逮至欲杖斃之吏呼曰小人罪固當死但以不能改過遷善賞恨泉下耳遂釋之後吏以善稱于時及林罷去泣于道左曰非公之嚴我竟以為惡生非公之寬我竟以為惡死聞者咸異其言

林名雲銘福建閩縣人弱冠舉於鄉戊戌成進士理徽九載多異政奉裁歸里著作益饒吳方漣侍御見所注莊子因歎為標旨清殊迥絕羣議

顧且菴官侍御彈劾不避權貴然卒無妄言嘗曰言而當足以裨國是言之不當雖天子不以為罪使異日輕諫官非計一時朝野以為得人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

顧名豹文字季蔚浙江錢塘人乙未進士

相州許西山作鹽官令政尚清峻修教令飭廉隅禁頑暴民不敢犯邑固濱海一日驚傳海水且大上居人洶怖反走許下禁令刑白馬於神為文詛之及祊怒潮退舍四十里沙磧復為平壤

許名三禮河南安陽人辛丑進士知海寧

嵇淑子治杭州事無巨細皆委曲周詳夜以繼日不以為勞郡有好古樂道之士必折柬招之不至雖在蓬蓽親造訪焉

嵇名宗孟江南山陽人丙子孝廉美鬚眉眉間一尺居官清介張鞠存吏部嘗過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案牘筆墨與泥塗相揉雜却鮮懸魚一埤交謫殆有中人之產所不能堪者

周釜山守栢三年行廉政清士民化之有篙工拾遺犀一簏不忍取白府以歸遺者

周名茂源字宿來江南華亭人己丑進士官比部郎比部為王李諸公舊遊當時所稱白雲樓詩即其地也周與同官宋直方施愚山時相過從飲酒賦詩為樂雖大風雪弗輟一時都下盛傳謂復見先輩風流出守栢州為治不尚威嚴恬人歌思之

胡勵齋以詞臣備兵常鎮時鎮多黠盜每擒治一人輒株連百餘家捕使按籍勾索胡毅然爭曰鼠輩特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一

欲緩須臾死害及無辜庸可信乎使者數至數不與復正色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何惜一官為數百人請命耶卒力白之

毛會侯宰城固多異政邑人梁樟為折尾虎所攫毛為文禱于神果獲之人謂不減昌黎驅鱷

荆涇野令歸安內行修潔輔以精敏羨餘無所取請托無所受舉邑中數十年之敝政一舉而更張之有數掾吏乾沒為姦荆廉得實立收案致法士民戴若父母

荆名彦起家進士陝西涇陽人

郭鳴上策仕授崑山縣令縣故劇難治吏人且多豪猾郭赴官未至縣五百里吏人十數輩迎于道乃詐稱疾不起自懷部牒間道行一晝夜抵縣守縣吏方會飲堂廡見一老書生儀狀樸野直上堂踞坐皆大怒叱逐之不肯去視其手中所持若文書狀迫視之則部給崑山知縣牒也大驚互相推擠仆堂下前迎令者怪疾久不出伺得其故亦馳歸適至共叩頭請死罪郭笑遣之吏愈恐不肯起乃諭之曰若所為我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一

盡知之今為若計欲舞文亂法快意一時而身陷刑戮乎欲守公奉法飽食煖衣與妻子處乎皆曰欲飽煖守妻子耳曰果爾我今貸若罪後有犯者殺無赦吏皆涕泣悔悟終郭任無犯法者

郭名文雄山西介休人年四十以諸生貢入京師得授是官尋卒吏民聚哭于庭關縣皆罷市往弔發其橐徹衣數事而已無子喪不能歸縣人共買地葬于馬鞍山更立祠其旁歲時祀焉葬之日他邑來會者數萬人吏民哭之如其私親

李公望為廣陵訓導郡中知名士必親造焉嘗曰昔陳仲舉遷豫章至便問徐孺子所在吾每想慕其風

惜廣文寒糴不足道也

李名公渭江南興化人郡守蕭五雲喜其才稱為昭陽博士

董異峰令襄陽期年政教大洽襄民甚戴之會王師征湖南先後且數萬至芻糧弗備諸大吏以為憂董獨匹馬入鄉告百姓以故百姓轉相傳告曰事且急奈何累我父母為遂大供車牛小供芻豆輓負不絕于道三日而畢軍輸以饒諸大吏驚服以為能

董名上治字智甫江南武進人丁亥進士累官水部少以理學經濟自任得伊川考亭竅卻旁瞻子史說集凡天文地理河渠兵戰諸書盡習之為人踈踈謙退不言躬行風範凜然

今世說卷二 政事

十三

許彞千司訓桐鄉時值盜警城無守禦邑令惶怖許曰是可先聲奪之命邑中火炬齊發金鼓震撼盜以有備駭去邑令歎曰公此舉雖古曳柴增炬剪楮削木何以過是

今世說卷二 一終

今世說卷三

仁和 王焯 丹麓 撰

文學

王敬哉為禮部尚書猶好學寒宵擁爐篝鐙呬唔不
輟諸公子環坐聽其緒論退而筆之為冬夜語見箋
記時人見其書以為其體製覈而賅其用心仁以恕
其立言皆可為天下後世法

王名崇簡直隸宛平人癸未進士善自
謙下崇薦名教獎引後學孜孜若弗及

王阮亭于後淮陰泊舟秦郵湖風雪凝沍淒然動心

今世說卷三 文學

秉燭作歲暮懷人詩六十首夜漏未半屬草都就詞
旨清麗間出奇峭語茶村杜處士語人曰使君才藻
如許當是天人

程崑崙登焦山披草搜瘞鶴銘遺跡為衝波撼擊缺
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阮亭同遊相視
叫絕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豔稱之

程名康莊山西武鄉人大司空鳳菴孫也名德博
洽為時輩所推蔣虎臣嘗評其文云彌韓祖馬兒
視樊元孫劉官鎮江
通守一時稱其廉平

曹秋岳稱李天生長律詩云風雅以來僅有斯製

曹名溶字鑒躬浙江嘉
興人丁丑進士官侍郎
李名因篤一稱子德陝西富平人應
薦博學宏詞考授翰林尋即辭去

方渭仁少年負氣自豪里中時有文會每當同人擲
管拈題苦吟面壁方與毛會侯輒握手修篁怪石間
相與縱譚天下事或誦近所為詩歌共質間以諧謔
日向午猶不肯成一字同人來相敦迫方始振筆直
書濤怒雲舒不可端倪

方名象瑛浙江遂安人性簡重天資穎異年十餘
時即能操筆成詩騷短賦為鄉國艷傳祖書田少
傳尤鍾愛丁未成進士益發憤讀書日與同好以
文章相切劘四方人士翕然宗之會 廷試博學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宏儒選
人翰林

毛大可過海陵至淮上時吏部張鞠存父子嗜詩有
名園中秋夜會客數十人伎樂合作鼓吹竟夕毛倚
醉扣盤賦明河篇凡六百餘言及且淮上諸家傳寫
殆徧宣城施愚山還自京師見之目為才子

張名新標江南山陽
人已丑進士官吏部

宗定九稱汪舟次文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安舒其藻
宗名元鼎一稱海峯江南江都人恭謹朴雅與人
交終始無失學有原本旁搜子史六朝奇聞僻事
罔不手鈔心識家苦貧課一二老僕耕廢
田春而食折而饜著書自娛足不入州府

汪名楫一稱悔齋江南休寧人性伉直意氣偉然
通達治亂富于學問文章翰墨妙天下名公卿咸
折節願交已未
名試官翰林

吳志伊酷耽文籍綜博無遺嘗與吳錦雯會飲馬鳴

九許錦雯問鄒殿二字何讀志伊曰殿也同本秦權

古文鄒許同本說文長箋錦雯歎服

吳名任臣浙江仁和人志行端懿博學而思深兼
精天官奇王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薦舉
博學宏詞

考授翰林

錦雯名百朋浙江杭州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
下操筆為文數言立就未嘗起草壬午舉于鄉
久乃為選兩為司李都有異政改令南和尤得民
心病沒于官百姓如喪考妣哭奠者比肩接踵紙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三

錢騰價一縣盡空東西各建祠祀之
兒童亦叠瓦碌為小屋祠吳公云

禦兒朱韞斯誤娶同姓後十年覺得欲去其婦友人

曹射侯陸麗京憐其雅非同望輕致唾井作書勸之

因疏古名儒取同姓事會吳志伊後至曰王況與王

基聯姻劉疇與劉嘏為婚世人無譏緣非同原也一

時服其敏覈

曹名序浙
江石門人

吳錦雯博物洽聞貫串經史嘗與徐世臣輩創為恢

麗瓌瑋之文天下誦之號為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

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

徐名繼恩浙江仁和人少擢茂才異等舉明經遭
亂不仕隱于竺乾山中更名淨挺字俱亭天性英
爽不耐憂煩嘗謂人非金石立見
銷亡不若逃形全真肆志方外

顧景范著方輿紀要成吳撫軍先刻其五卷行世孫

宇台謂其書若長河亘天珠囊照地古今興亡天下

形勢瞭如指掌真人間所未有

顧名祖禹江南無錫人沈敏有大畧為人奇貧而
廉介寬厚樸摯不求名于時獨耽著述凡山川險
易古今用兵戰守攻取之宜興亡成敗得失之迹
輯為是書約一百二十卷論者謂九州記一統志
諸書不
能及也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四

吳名與祚字伯成浙江山陰人慷慨有才
畧為無錫令政聲卓絕由閩臬至閩撫軍
孫名治一稱鑿菴浙江仁和人
人隱居教授為人倫所宗

周櫟園觀察維揚簿書稍暇手一編不輟即參拜大

僚酬訪賓客坐輿幙中往來市肆雜沓日以十數卷

自隨歸語友人輒能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晰一字

之疑引據證明必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行墨之

次第簡牘當命掌記依檢應手而出不差繁悉

周櫟園少時讀書恒以夜自更初至達旦方一偃息

日則遊行登覽常謂人曰雲影天光皆足亂人心志

作此等功業須是一隙不露乃可靜悟

沈留侯著藝林彙考人目為經籍之禁籟文章之圃

田

沈名自南一字恒齋江南吳江人珪璋特達博通今古登壬辰進士為山東蓬萊令

楊以齋性樂閑適不近囂埃每讀莊子輒以為能移

我情

楊名雍建字自西浙江海寧人乙未進士歷官貴州撫軍

宋既庭謁龔芝麓于京師一見歡甚酒闌燈炮相與

分韻賦詩龔才思敏捷落筆如飛望之若神仙中人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五

宋名實穎江南吳縣人醇靜寡欲動止皆有常則才名蚤著三十舉孝廉以公車至京師輒攝衣據諸貴人上坐意氣岸然絕無所顧讓自名公卿訖四方游士慕之者無不日夜持謁到門以望見顏

曹顧菴登南宮上第宰相愛其門地才華亟欲致之

館閣於時安邱孟縣兩館師皆極天下之望恒傾心

下之顧菴以文詞翔翔諸公遊士之間每一揮毫霞

明玉映諸翰林皆自以為不及也

王烟客插架千卷皆丹黃勘讎每當賓朋雜坐舉史

傳中一事輒援据出入穿穴舊聞

王名時敏江南太倉人官奉常

分湖葉元禮為鍾廣漢徵誅文援筆作引頗屬哀豔

李武曾曰讀此如聞急風淒雨令人益增鄰笛之悲

葉名舒崇江南吳江人丙辰進士鍾名淵映浙江嘉善人 李名良年浙江嘉興人

林西仲少嗜學每探索精思竟日不食暑月家僅具

湯請浴率衣入盆衣盡溼始覺里人皆呼為書癡

陳椒峯讀書至夜分兩眸欲闔如綫輒用艾灼臂久

之成痂每一顧益自奮不敢怠

陳名玉璣字慶明江南武進人少有大志凡天文地誌兵刑禮樂河渠賦役諸大事莫不講求爛熟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六

言之娓娓賓客輻輳應酬旁午以至彈琴投壺嬉戲之樂靡所不為偶有所觸發為詩文旬日之間動至盈尺見者遜其俊才比于劉穆之云舉丁未進士官中書

吳漢槎最耽書一日數行然短于視每鼻端有墨則

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惰

吳名兆鸞江南吳江人性傲岸不為同里所喜其友或規之吳大言曰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

王西樵目錢礎日詩高朗者譬諸星緯浩瀚者乃若

江河有目共見終古如新

錢名肅潤江南無錫人學博行方嚴取予重然諾家居孝友落落有古人之節閉戶傳經門下皆知名士雅好述作博綜今古柏鄉魏相國推其理學為鄒魯干城其論史諸文以為陳君舉何去非咸

未逮也

紀伯紫言人生有三大事性命經濟文章柏鄉一身
巋然直任之矣

紀名映鍾一稱蕙
叟江南江寧人

魏貞菴名喬介字石生一稱崑林
直隸柏鄉人丙戌進士歷官太傅

嵇叔子為李太虛作園影賦縈紫數千言編珠貫

玉地負海涵刻畫都盡李攜示趙洞門李叔則各舌

橋不下

李名明詹江西南昌人壬戌進士歷官尚書
趙名開心湖廣長沙人甲戌進士歷官尚書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七

徐野君嗜山水遊輒有記嘗以示呂翼令呂曰數日

日力之勞省却古人多少筍輿蠟屐

徐名士俊浙江杭州人少奇敏于書無所不讀發
為文跌宕自喜好為樂府詩歌古文詞與人交如
坐春風飲醇酒有問字者傾心教之有一長可錄
者不惜齒牙獎成之故所至逢迎恐後爭禮為上
賓日有課程雖老勿替讀書無論卷葉多寡必自
首至末以覽竟為率五經歲讀一過有徐廣之風
曾遇異人魯雲陽授以導引法年近
八十蒼髯丹唇顏面鮮澤如嬰兒

鄒程邨語言妙天下小詞單文令人色飛神豔

鄒名祗謨字許士江南武進人戊戌進士天資穎
異過目靡所遺忘上自經籍子史下逮藝文雜著
旁及天文宗教百家之書細及古今人爵里姓氏
世次年譜無不悉記至性沈摯意氣真篤與人交

久要不忘

鄒程邨讀書如漢主校獵不至野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不止

惲正叔與鄒程邨同客湖上鄒向惲誦王丹麓不去

口後惲數過王見其兀坐一室時時握管操纂志在

千古歸與鄒言交歡為奇士

惲名格一名壽平江南武進
人工詩文通書法畫尤絕倫

王丹麓博學擅才藻一時名聲滿江左居北郭為往

來舟車之衝四方士大夫過武林者必先造其廬問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八

字納交停輒不忍去

方渭仁嘗稱松溪子為人著述名海內而非聖之
言不陳交遊盡天下名流未嘗向俗客一通姓字
來元成遇未見之書雖至典衣購之不吝夜閱晝錄
必速終卷而後快

來名集之浙江蕭山人生有異質過目成誦庚辰
成進士給事瑣闥謝政後日手一編探索討論得
則豁然開朗眉宇飛動不得則憤悶累日寢食俱
廢每有譚議舉一事必批根導源窮詰流末條條
然如說家人事如按驗官府文牘如自訴
肌膜所病癢如數壯貝聽者輒為爽然

黃太冲家多藏書裝本厚二寸灑墨塗乙叅互散亂

人求不得太冲獨省記之季弟澤望丹黃工緻篇幅

精整訖一書更一書品第循環不輟

太冲名宗義一稱梨洲浙江餘姚人父忠端公死奄禍太冲上書訟冤聲振國門年踰六十尚嗜學不止每寒夜身擁緼被以雙足置土爐上餘膏熒熒執一卷危坐暑月則以麻帷蔽體置小燈帷外翻書隔光常至丙夜所學上本五經
旁羅百氏俱能採精微得其本末
澤望名宗會善飲磁格瓦樽置几右佐以鹽鼓讀書每數百行仰一栝自朝及夕類類薰潤薄暮陶然步阡陌吟嘯為常

高雲客少遭喪亂自江左還舊鄉補衣蔬食塊處蓬

室中采搜隱逸輯為高士續傳鑒別精嚴論者謂其

才識不讓士安

今世說卷三 文學

九

高士續傳起晉至明凡得一百四十三人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于江北四方

士稱曰宗陸

宗名元豫持高節獨行古道虛懷善下人
陸名廷掄魏冰叔稱其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為人相似

賈靜子負奇好大言嗜酒不拘繩墨常自許得為宰

相當一年平寇三年可盡撤諸塞上兵里人大笑以

為病狂乃感憤著八陣圖數千言

賈名開宗河南商邱人自稱野鹿居士少落拓不羈慕司馬相如之為人學擊劍鼓琴嗜遠遊已讀

書為文詞力學好問數十年卒執于正天下以純儒目之

王于一自謂讀書三十年方悟慚愧二字

董文友道黃雲孫文如王謝家富貴子弟便極奢華

無裘馬紈袴氣又如渴虹飲水霜隼摩天變幻天矯

令人睫驚

董名以寧江南武進人少負才望豪邁感慨不可一世然當其恤交遊急然諾輒復纏綿婉篤比于膠漆博覽強識著書滿家
執經問難弟子恒數百人
黃名承一字艾菴江南大倉人乙未進士孝友深摯交情剴切和神善氣日坐人于春風生平無疾言遽色毀譽不經其心
名滿天下而守如處子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十

毛季蓮舟抵小孤山逆瀾蕩楫柔不可上索漁人舴

艚隨波心沉入已乃登作賦一篇還示吳慶百吳讀

竟歎曰新穎動人但覺洪濤春激胸臆

毛名遠公浙江蕭山人丁巳孝廉
吳名農祥浙江錢塘人負軼才世推莫匹

江子九郊居嘗製百籤寫古人于籤面風日晴好輒

煮茶焚香隨取籤中人相與罄彼我而評論之竟日

而罷名曰雲社

江名思令浙江仁和人慷慨負志畧辛酉舉于鄉官黔陽令亂後絕意仕進徙居北墅荒野寥落孤介自高富貴人不敢輒有所遺即遺之多不受

陸儼胡自許儷語爲海內少雙

陸名繁昭一字拒石浙江仁和人

安靜子讀書如浪子入烟花場中不知流蕩何所

安名致遠山東壽光人

安靜子稱櫟園詩情浮其貌意勝于法遠想長思徑

致獨絕

吳介茲云讀吳楚人詩如入冰雪窖使人冷畏

野人名嘉紀字賓賢江南泰州人

朱若始讀史尤愛史記漢書壯歲乃專攻漢書曰太

今世說卷三 文學

十一

史公如神龍變化不測孟堅文整齊典贍故可學而

至

朱名浴江南華亭人

錢葆芬總角卽好倚聲酒肆粉墻倡家團扇每因典

會輒有斜行

錢名芳標江南華亭人丙午孝廉

徐子能和牡丹詩得百餘首貫花結鬢香粉散落吳

人傳寫爲之手馥

徐名增江南吳縣人

包飲和讀書有常候比讀必過丙夜常授書友人宅

其宅高樓當城隅販傭僦焉每丁夜渡江其婦睡醒

聽包度紙聲并竹中鳴輒曰鴟未呼包二先生尚拽

書起徐徐後販婦聞包死出涕

徐武令喜著書苦無由得錢易楮翰常于破几上起

草東麻濡煤作字

徐名汾浙江仁和人一稱管涔子一稱京山人一稱炎州學者一稱嘯癡一稱髯徐少乘異資九歲通魯論易象十三熟六經左國十五誦文選秦漢百家書善騷賦十八尚工詩古文辭

方正

今世說卷三 方正

十二

李映碧童時讀日記故事見漢湖陽公主坐屏後像

輒舉筆抹其面師怪問對曰事諧則移天卽不諧亦

移心吾實耻之

李名清一字心水江南興化人辛未進士歷官廷尉嘗列刑垣數上章論祥刑獄中人見疏無不感涕粘其疏語于獄街之壁時共讀之合掌誦佛以過後以風節著稱

蔣慎齋至性過人類多密行雖齋居獨處皎然不欺

蔣名永修一字日懷江南宜興人丁亥進士官學使

王邁人居官強項不屈任意爲其難八年不通京師

一字所遷皆極邊卽單車就道不惕利害家計蕭條

幾不能朝夕亦不問也

王名庭字言遠浙江嘉興人少貧舉孝廉十四年
貧日甚杜門局守無雜營分好日事詩古文笑歎
歌咏畱連不去中已
丑進士累官參政

何蕤音官侍御與張祖望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

世事傲慢難近何曰今人不少便佞吾正喜其傲慢

何名元英浙江秀
水人乙未進士

張名綱孫一名丹字泰亭浙江仁和人美鬚髯長
尺餘手足胸背有毫寸許夏月好坦腹臥大樹下
視富貴若不介意性恬淡不樂交遊好詩賦古文
辭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

徐羽儀九歲善屬文即見知邑令益自攻苦同舍生

今世說卷三 方正

十三

或窺園徐正色以諫生侮之曰童子何知徐自恨誠

不足格友為之不食同舍乃慚謝

徐名一鴻江西懷玉人生而早慧容狀魁奇經明
行修不枉道以逢世恒自歎曰吾讀書獨不得明
道為憂耳何慕富貴富貴能福人亦能禍人嘗應
舉渡鄱陽湖風變舟覆遇救得免同舟半皆溺死
徐覓其屍衣冠殮埋
又為文以祭之方去

胡勵齋納言歸里居恒端坐一室左史右圖而外若

聲色貨利徵逐遊觀之樂去之若浼菽粟布被無異

為諸生時

勵齋聰明強記於書無所不讀讀已終身不忘既
杜門謝客惟以古為歡自經史子集以及老氏浮

屠天官形家醫卜字義音韻歌
曲無不手自裁定勒為成書

陸麗京持已端潔嘗教授臨平沈氏有伎為主人所
索就匿陸帳中陸危坐讀書就帳外書瓜田李下四
字去矜披帷見之頗相欽歎

豫章陳伯璣避亂移家與劉遠公流寓蕪江杜門窮

巷雅志坐嘯不輕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為詞

者陳曰吾寧愛吾琴耳因署愛琴于旅次并名其詩

陳名允衡江西建昌人幼負俊名才雄等輩
父立字直聲動天下風采凝峻有山斗之目

柴虎臣生平拙于逢人少營幹疎懶率素於儕偶間

今世說卷三 方正

十四

好面折平議顧胸無俯仰人亦諒之

柴名紹炳一稱省軒一稱翼望山人浙江仁和人
生而奇敏少喜文詞馳騫聲聞中年悔之有意求
道以樸實恬澹為歸天質素羸軀短小膚色不華
而肝膈之要無殊于大廷屋漏與人言未嘗不勉
以為善動嫻禮則準于
賢聖居然有閩洛之風

翁仲謙性孤介不與俗諧家酷貧值歲儉不能餬口

終日啜水而已鄰近或有招之食者謝不赴也嘗曰

耐飢易耐俗子難惟徐介白顧茂倫餉之方受後病

卒茂倫賣古琴殮之

翁名遜一字研石江南吳江人能詩善書畫不入
格而有高趣介潔方正雖貴遊至其門弗見也

徐名白吳江人朱長孺稱其欽
崎歷落格韻在東野闓仙之間
顧名有孝吳江人志氣邁往身長七尺餘妙擅經
術且能出入古今文章其任事幾無所遺力故人
士皆歸之

孫豹人應 召入都初以老病辭不許既將還籍復
有年老授銜之命吏部集驗於庭孫獨臥不往旋受
敦促乃徐入逡巡主爵者望見其鬚眉皆白引之使
前曰君老矣孫直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即若此且
我前以老求免試公必以為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
公又以為老何也眾皆目笑其愚孫固自若

今世說卷三 方正 十五

孫名枝蔚陝西三原人身長八尺聲
如洪鐘龐眉廣頰以詩文名天下

今世說卷三 終

今世說卷四

仁和 王 暉 丹麓 撰

雅量

繆念齋初擢 廷對第一其意挹挹益下人自奉益
菲薄欲然若有不足于懷者計甫草見之歎曰念齋
之志行遠矣

繆名彤字歌起江南吳縣人
丁未狀元及第授官修撰

汪蛟門居百尺梧桐閣隱囊塵尾頌酒彈碁興致蕭
遠飄飄欲仙

今世說卷四 雅量

汪名懋麟字季用江南江都人丁未進士官中書
舍人事親孝事兄恭擇人而友之敬而能和其立
心澹蕩而高明

高念東家般陽每風日晴和自跨一驢出遇嘉石濃
陰即繫驢而臥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

高名珩字慈珮山東蒙陰人性方嚴骨清神佚氣
靜情疎少年登第筮仕館閣歷任大僚屢奉簡
命出入中外三十餘年所在聲名赫奕
然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士大夫高之

王匡廬不恒為詩每遇林臯清曠襟抱悠然輒復有
作諸子或請編錄王諭之曰吾寫懷送抱如絃之有
音所懷既往則絃停音寂何庸留此枝贅為耶

王名與救山
東新城人

丁葑園初至靖安卜築東岡躬自飯牛與牧豎同臥
起暇則乘牛車行遊紫塞中手周易一卷吟誦自若

丁名澎字飛濤浙江仁和人乙未進士官法曹無
事日作詩與宋觀察荔裳施大參愚山嚴黃門穎
亭輩稱燕臺七子名滿京師時上方冊立西宮
念無媚典禮者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譯問主
客為誰廉知丁持紫貂銀鼠美玉象犀從吏人易
其詩歸國長安縉紳以為榮謫居五載略無遷謫
狀躬耕自樂灑然有箕山之風

方穉官天懷坦易飲酒數斗不亂每良辰令節攜故
人詣獅山劇飲歡呼曠然自放間獨行道中諸田父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二

相謂曰村釀新熟翁能從吾飲乎但苦無佐酒具方
亟歸左提魚右持葢行烈日中就其家酣醉達旦始
罷

周櫟園雪夜坐念室中獄事正急鐵衣周羅戶外方
與黃山吳冠五共為詩漏下數十刻不止嘗對臥薄
板上已解衣臥忽聯句成兩人擁敗絮從口吻中溼
不律露臂爭書薄板躍起短燭撲滅一笑而止

周又嘗坐獄堂下健卒得釋立銀鑪疊累呼暑聲
如沸手奉椽地顧伍伯乞紙筆作送客遊大梁詩
三十三絕句投筆起
對簿詩語皆驚人

吳名宗信江
南休寧人

鼎革初兵戈四起人皆裹糧避山谷間徐竹逸與弟
竹虛獨守敝廬晝則力田夜不廢讀儼如太平之世
其避兵他處者率多受警歸竹逸語弟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于今益信

董蒼水渡洞庭至鹿角山風大作波翻浪湧上流覆
舟蔽湖而下僮僕震懼無人色董坦然危坐賦二詩
投湖中竟得無恙數時輒行三百餘里見者疑有神
助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三

董名俞一稱樛亭江南華亭人遂初少宰孫也童
時喜讀古人詩畧上口即能為聲偶之言父師見
而叱之乃吟咏自如不少奪庚子舉孝廉與兄進
士聞石並以才名顯後坐公事權挫不得用于世
卜築南村方塘小榭竹翠花深灌園鋤
菜歌嘯自得雖突烟常冷意豁如也

徐羽儀讀書靈鷲山夜陟北峯望月有虎怒嘯山谷
震動或勸之避徐笑曰虎雖猛獸焉能齧人人惟畏
虎虎故齧之意氣自若

明末兵亂有大猾招集散亡寇浙東西素與沈康臣
有卻懸賞購沈急沈毅然儒衣冠往見曰某來矣殺
一書生何購為猾奇之大笑縱飲而釋

沈名亂范一稱肯齋浙江山陰人丁未進士官比部好學善讀書尤以詩聞

徐野君性坦易不與人忤每遇能文章者與言文章

曉音律者與言音律善琴奕丹青諸菽者與言琴奕

丹青諸菽常獨行村落山顛水涯值村翁溪叟樵牧

童豎亦與談說周旋終日無倦色

吳錫孺閭失火時夜闌延燒將入宅吳起視從容還

內取朝衣冠帶整束而出光燄燭天中鞠躬四頓首

火隨熄

吳名晉刻江南宜興人壬辰進士官司李

今世說卷四 雅量

四

朱子殷瓶無宿春歌呼笑傲不改其樂宋既庭稱為

積學辯才今日之樓君卿也

朱名翰浙江嘉善人

王丹麓意思深遠常有以自下與人言未嘗先一語

名士讌集故未嘗不在竟日冲然若不知其在座者

吳六益負郭而居堂曰梅花書屋清谿喬木映帶前

後每當橫潦載塗墜堦下水深至駟車馬到門罕得見

吳讀書其中意泊如也

吳名懋謙江南華亭人

鄒程邨為晉陵甲族會有蜚語中之者一日散萬金

立盡鄒四顧壁立舉酒自慰曰田園無存幸吾賓客

尚在耳

諸駿男嘗同姜真源過金山颶風大作舟直觸郭璞

墓石時真源在別舟意諸必大惶怖諸方吟嘯自若

作過金山詩

諸名九鼎一名曇字鐵閻浙江錢塘人才鉅而學瞻貫穿經史百家之言為人英偉倜儻有不可一世之概

姜名圖南字滙思浙江仁和人官御史

吳郡葉林屋以選詩遊四方其弟尚從行每同宿共

今世說卷四 雅量

五

一布被客雲居山夏月無帳窗外聚蚊薨薨至旦卒

無一飛入室中其友朱若始過宿嘗之信乃賦能弟

詩贈焉

葉名開江南蘇州人寓居金陵工詩文好游尚字豈僧以畫名

李鄭生游學白鹿洞數年不歸獨居攻苦夜半孤燈

忽見緋衣滿室不之動吟誦自如

李名夢蘭修湖人家貧喜讀書弱冠舉孝廉公車不第策蹇南歸務益砥礪讀書農時率一僕躬耕自給間入城禿衫椎結行于市人不知其為名孝廉也善奕能詩工書法人多求之日不暇給所見緋衣或疑濂溪

晦菴諸公降鑿云

黃大宗游楚嘗月夜破浪江行為戍卒所追扣舷吟

嘯神思自若

黃名之翰江南山陽人是兵部蘭巖子多才好游跌宕自喜性尚然諾篤氣誼與貧士交解衣推食無倦容

識鑒

丁葯園知中州貢舉闈中搜采瑋異得一卷奇之同考以波瀾簡質度其人已老請置于乙丁曰才與膽

峙豈老生所辨必年少知名終為大器榜發乃廬陽

李湘北天馥也同考出語人口吾以世目衡文幾失

今世說卷四 識鑒

六

此佳士李果方弱冠名振西清以文章道誼服天下

李號容齋江南永城人戊戌進士歷官侍郎著述自豪讀書不輟好賢下士海內仰為人宗

王匡廬家居教諸子弟絕不以時義程督之詩歌古

文各徇其意親申中或諷曰諸郎君幸蚤露頭角何

不令銳力場屋願為爾耶王怡然曰君勿言彼伏獵

侍郎詎是寧馨物

周櫟園被讒詣詔獄幾死獄且成時父赤之家金陵

客為之憂赤之曰吾今固甚念之然吾生平無一念

足死吾子吾子又類我於理不死行當雪耳且義命

有在吾即日夜憂之豈能遂脫吾子卒與客飲酒自若已而事果得雪竟如其言

赤之名文煒素行屹立人稱為如山先生周曰吾如山哉吾乃坦然者耳因以自號少以文自豪尤喜賓客常數致千金為人緩急立盡初官諸暨簿尋忤令左遷王府官屬會母喪過哀竟以病棄官教子成名進士於所居為昔有園與向時賓客觴詠其中謂之秦淮釣侶又豫置一棺當風日晴好使競相奔拾以為笑樂更自撰為墓誌銘

邵薪傳言向子平未是達人既知富不如貧貴不如

賤便應知死賢于生

邵名燈江南常熟人壬辰進士官刑部

今世說卷四 識鑒

七

趙洞門為御史大夫車馬輻輳望塵者接踵于道及

罷歸出國門送者纔三數人尋召還前去者復來如

初時吳蘭次獨落落然不以欣戚改觀趙每目送之

顧謂子友沂曰他日吾百年後終當賴此人力未幾

友沂早世趙亦以痛子歿于客邸兩孫孤立蘭次哀

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字以愛女一時咸歎趙為知

人

吳名綺江南歙縣人官湖州守為治簡靜放衙散帙蕭然洛誦繩牀棊几燈火青熒吏人從屏戶窺之不辨其為二千石也喜與賓客遊四方名士過從無虛日卒以是罷官

友沂名而怵長子
詩賦官中書舍人

吳漢槎少時簡傲不拘禮法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
輒竊取溺之其師計青麟大加捶楚後見吳所作膽
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必有盛名然當不免于禍至
丁酉科場事起眾謂計知言

計名名江
南吳江人

林視公自為生藏每佳日命僕夫荷齎攜一卷詩日
造飲其所人過問之林笑荅曰卜吾真宅愛此寂居
遊雲翩翩古今無期聞者謂有劉參軍陶彭澤之風

今世說卷四 識鑒

八

林名岳隆浙江鄞縣人侍御祖述子有文名兄弟
四人兄名棟隆官少宰弟曰萬葉能詩工樂府

有客薦相者陳生于毛稚黃謂其術比許負毛曰貧
賤吾所自有富貴本非所望天壽不貳修身俟之僕
自相審矣政無煩此公饒舌

賞譽

宋荔裳標格意氣風流文采並足推倒一世尤悔菴
日為東海偉人

尤名侗字展成江南長洲人文辭超軼經術醇深
弱冠名播天下所交皆人倫英傑初仕永平司李
後以博學宏詞科特
授翰林朝野榮之

汪鈍翁目王阮亭風姿玉舉逸藻雲飛

王阮亭和漱玉詞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語長安
以此遂有王桐花之目

王詞又有春水平飄綠夢裏江南綠新婦磯頭烟
水綠鄒程邨歎曰昔應子和名三紅秀才今更不
當稱三
綠耶

吳默巖謂讀王阮亭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銜
勒而逸氣自在

吳名國對江南全椒
人戊戌進士官翰林

李坦園目毛會侯文精鍊有法度不為枝葉之詞

今世說卷四 賞譽

九

李名蔚直隸高陽人丙戌進士官大學士德
器淵粹退食後手不釋卷詩文為海內所宗

盧西寧少有異秉斷乳後不食他物晝夜飲酒三五
升一吸輒盡家人謂之酒仙

盧名琦字景韓浙江仁和人三歲未嘗聞啼聲
迨五歲能語遂與兄同就外傳讀書往往不肯讓
其兄東方甫曙每伺兄未起輒先至塾中復所肄
書年十二應省試人多有物色之者中丁未進士
歷官侍
講學士

孫作庭稱唐濟武詩刻鍊之工山響水笑

孫名光祀山東濟南人
乙未進士歷官侍郎
唐名夢賚山東淄川人生時父夢神人授以傳說
故命是名少負異姿比長卓有匡濟之畧己丑成

進士官翰林言論丰采雄跡
一世舉朝咸以公輔目之

張禹木守會稽言論譎直顧且菴目為暑月懷冰凜

凜有霜氣

張名三異湖廣漢陽人已丑進士為政多奇績有古良吏之風

周櫟園稱金冶王抗厲希古不可一世

金名鼎江南鎮江人治制舉業不屑屑進取好為古文辭人有購之者而授之如宿構性不妄交其在白門惟周櫟園吳眾香盛此公相往來他客值之瞪目直視卒不交一語強與語輒遭詬罵世以此怪之

許有介稱周櫟園秋月澹面春風扇人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

許名交福 建侯官人

儲同人稱周立五其德足以敦天下之鄙其學足以

正天下之詖其文章足以起天下之衰

儲名欣江 南宜興人

周名啓籍江南宜興人弱冠時顛未高兩頤通而禿而有槁色鄉人竊笑者曰此黃冠相耳周聞之若弗聞也年三十二猶困童子試借其父荆南旅宿南城外倉橋側夢中見一雉冠絳衣人右手操刀左手提一人頭鬚髯如戟至榻前易頭去以手所提頭而其頸周大驚持父足疾呼及舉手摩之鬚髮然日益長越年餘又夢一白鬚老者冠緇冠執長尾塵隨一金甲人語曰吾來易而腹語訖金甲人抽所佩刀啓周腹出滌其臟腑而復納之既

納以方竹笠覆腹上復取釘椎釘四角周夢中聞響聲丁丁而怪其無痛也釘畢白鬚老者揮塵拂而祝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忽釘與笠豁然有聲周寤自是文學日進歷試兩闈皆獲售歷官侍講士學

朱長孺見徐電發歎其天才駿發語顧茂倫曰此今

之郭功甫也世有王荆公定當激賞其才邀致為上

客耳

朱名鶴齡江南吳江人貫穿六籍折衷百氏著書滿家羣推學海徐名鈞江南吳江人英姿玉立儻有大志好古博學通經濟弱冠才名蔚起搖筆數千言倚待立就應薦博學宏儒考授翰林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

毛大可稱顧茂倫人倫之雅鑒品目之善裁

毛稚黃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壘之表其類

視鄉之人猶鷓鴣之繫而就雞羣也

朱近修稱丁葑園風義高舉雄跡菴林天為加絢地

為加藻

張祖望目陳其年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材瀕瀚而英

精其氣盤礴而靈淑

陳名維崧江南宜興人美髯髯氣沖而盛神粹以和才情志意如江河之浩浩莫可砥竭已未召試官翰林

王丹麓稱張祖望賦盧栴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

吳錦雯稱蕭尺木亮節高致博雅之宗

蕭名雲從江南蕪湖人

吳錦雯目朱人遠渥注龍種丹穴鳳雛

朱名爾邁浙江海寧人

梁仲木至武林一見孫宇台便披衿契謂人曰若孫

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那根矩劉士光之儔也

梁名以楠直隸宛平人在俠仗義博覽洽聞與弟以樟並有高名江淮人士皆宗之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三

有人問孫宇台曰朱朗詣仗氣絕俗揮斥一切何以

不罹禍患曰朗詣不矯矯立崖異故能居磨涅之中

而無淄磷之損蟬脫塵垢非凡識所及

朱名士稚浙江山陰人金庭相國之孫為人慷慨不負然諾貫穿掌故有良史之才

西陵諸名士風雅都長虎臣稚黃去矜尤精韻學虎

臣作古韻通去矜作東江詞韻稚黃作南曲正韻麗

京歎曰恨孫恂周德清曾無先覺

陸麗京度曲四劇薄遊武塘錢仲芳大集賓客即令

吳伶演唱新聲豔發絲竹轉清四座之間魂搖意深

宗定九稱張子羽丰度標舉屐齒皆韻

張名神一字圖南江南江都人流寓白門以畫名于時性澹簡有塵外趣客過訪茶瓜間進輒留連竟日

龔半千稱屈翁山龍章鳳姿輝映南海

龔名賢一稱柴丈江南江寧人屈名大均廣東南海人

諸駿男幼有文藻警敏不凡其舅祖嘗賞之曰子居

馬市故自龍駒

諸駿男道我家阿虎洵是虎癡

諸駿男云王丹麓精鑒朗識如冰壺映物無不澄澈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三

王丹麓為陸蓋思妹婿兩人刻意耽述作時人為之

語曰王丹麓寤寐千秋陸蓋思神明萬古

徐武令云讀丹麓片言隻字如噉梅腊可以香口

李杲堂嘗言說經無雙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見充

宗

李名鄴嗣浙江鄞縣人風骨不凡年十二三能詩即有秀句父桐官儀部及殉難喪從省至放聲一哭遂絕意人

世穿竄草石

充宗姓萬名斯大浙江鄞縣人

世目許九日天才雋拔風格雄峭

許名旭江
南太倉人

孫介夫稱嚴修人其澹如菊其溫如玉其靜如止水

其虛下如谷

孫名金礪浙
江慈谿人

嚴名允肇浙江歸安人七歲受經十歲能文十一歲游庠序十五歲成進士既生長華胄又早得名好學不倦著述益工官邑令

吳門之有永叔兄弟猶建安之有二丁平原之有二

陸時人號稱雙珠

永叔姓衛名泳一稱懶仙江南蘇州人落落穆穆端介自守羣推篤行之士

今世說卷四 賞譽 十四

宋去損云方叔歸述雪舫盛事如自旃檀林來舉體

皆香

方叔周姓嬰名
福建莆田人

許彞千少便岐嶷總角風氣更進嘗詣從祖原孝原

孝索冠見之左右曰孫見祖何復著此原孝曰此子

是許氏南來之秀

張帖思美才清尚馬圖求比之參軍謝寶逸少王珍

張名新村馬名駿並江南
山陽人同舉已酉孝廉

鍾百里稱陳蝶菴才酒俱壯殊足念

鍾名震陽江南宣城人
陳名周政字子鵬四川營山人

陳吳興嘗言浙東之有吳賜如猶西華有青柯坪黃

河有碣石蜀江有濫瀕堆也蓋有削夸為阻之功真

文苑之禦侮

吳名之器浙江義
烏人壬午孝廉

卷四終

今世說卷四

十五

今世說卷五

仁和 王 晫 丹麓 撰

品藻

宋既庭與宗弟疇三俱以孝廉知名時稱大宋小宋
或問汪鈍翁大宋何如人汪言阮思曠都不及真長
逸少而能撮有諸人之勝

疇三名德宏江南
長洲人辛卯孝廉

或問計甫草侯二宋三可方古何人計戲為題目曰
研德如張子布疇三如魯子敬

今世說卷五 品藻

侯名元泓江
南嘉定人

陳其年與汪鈍翁論六朝之文詞雄旨洽鈎入深微
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樸菴在坐傾聽不置陳遽
掀髯謂汪曰與子納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

冒名襄一稱辟疆江南如阜人孝
友易直能文章善結納知名天下

胡旅堂與龔總憲書云研德疇三吳門之兩玉樹門
下見之定把臂入林半千自是我輩人氣不諧俗非
時賢所識過蕪城時試雷盤礪知其蕭遠耳

胡名介字彥遠浙江杭州人少有高志
立名節寡雜交遊遊公卿間名譽甚盛

毛大可目史訥齋雖睦居家事父怡愉不聞嘻嗃有

似陳季方把臂堪托以妻孥似朱生見利思義不因

人炎熱似童子鴻嗜酒疎脫每一飲必陶然盡醉而

諸務不失簡則有似張黃門訓諸經百氏鈎深致遠

可使擔囊負笈執經問字者不絕門舍雖傾筐倒篋

隨叩隨應猶然鼠壤有餘物似馬季長

史名廷栢浙江蕭山人弱年黃聲文林豪蕩驅遣
領袖東南凡人士讎會有所語記不得史名不就

王西樵嘗稱林鐵崖異人者三鬚眉奇古畧如李伯
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為崑崙似

今世說卷五 品藻

詭之詞出入于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筆每當讌
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得忘言如
釋迦拈花達摩面壁時快論斗發又如春雷奮蟄奇
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言語

曹子顧子閑兄弟人目為雲初王謝風貌阮何

子閑名爾坊意思蕭散不與外物相關尤悔菴嘗
以外期內謂目之三十六歲早卒其子壽士英姿

好學詞翰並優中
已未進士官翰林

曹顧菴目王丹麓遂生集為鶯苑扛梁文津為藝林
餽脯

萬履安有子八人長孫貞一並稱令器李杲堂嘗論之曰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埜

姚江黃太冲每言浙東門風之盛莫過萬氏履安名泰一稱悔菴生有異稟美風儀進止不失尺寸舉丙子孝廉亂後遂隱居不仕文行為天下模楷李杲堂論其風格比之東漢郭有道黃徵君云公擇名斯選類色充豫內映外

今世說卷五 品藻

三

貞一名言庄而不凡乃祖嘗言是兒魁梧當不負吾門比長性嗜學好為古文家言每下筆獨出冠時黃太冲數稱其文為有戴剡源歸震川風味

明州有鑑湖社做塲屋之例糊名易書以杲堂為主考甲乙樓上少長畢集樓下候之一聯被賞門士臚傳其人拊掌大喜如加十資

世稱莊澹菴所至如墨濡素練便出雲烟

莊名同生江南武進人丁亥兄弟同舉禮闈時年最少入直史館稱雙壁人澹菴能自傾下所至無問識與不識折節論交詩文書畫脫手淋漓士林爭寶惜之

黃俞邵目周櫟園吏事精能撫戢殘暴則如張乖崖

其屢更槃錯乃別利器則如虞升卿其文章名世領袖後進則如歐陽永叔其博學多聞窮摯遠覽則如張茂先其風流宏長座客恒滿則如孔北海其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則如陶淵明其敦篤友朋信心不欺則如朱文季其孺慕終身友愛無間則如荀景倩李孟元至其登朝未久試用不盡則如范希文而遭讒被謗坎壈挫折又如蘇長公

黃名虞稷福建晉江人王丹麓蚤年高隱甚負才望趙千門亟稱之比為天地私蓄

今世說卷五 品藻

四

趙名鑰山東萊陽人戊戌進士官司李

黎媿曾文章雄視海內徐巨源嘗曰漢陽李文孫長汀黎媿曾

黎名士宏福建長汀人徐名世溥江西新建人李名昌旂字來園湖廣漢陽人壬辰進士官廷尉

董文友嘗言予與評士非惟文章道同覺性情俱與我近

陸麗京目徐世臣勵志箕山斐然述作方之西園偉

長非特不愧

陸麗京年德轉升往往領袖羣彥然虛懷冲挹不自滿假或問卿自比稚黃志伊如何陸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

陸麗京與陳際叔孫宇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

郊道傍觀者竊歎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

肖

陸麗京云西陵儷語家有靈蛇若儂胡秀如春采仲

昭絢若朝霞故當並推

今世說卷五 品藻

五

仲昭姓王名嗣槐浙江錢塘人慷慨善談論于書無所不究文詞瑰麗尤工為賦已未召試特授內閣中書

毛稚黃嘗言西陵有三絕林玉達文搏抗神光雲行

雨步陸儂胡駢體行控送于絕麗能使妙義迴環而

來張祖望詩蒼莽頓挫如大漠風莽莽無極

陸拒石年十五作春郊賦詞藻流美筆不停綴麗京

云王筠芍藥遜其敏正平鸚鵡讓其工

憚正叔過毛稚黃飲謂毛曰曩未識駿男然得阿虎

令人有雄舉之思虎固當勝耶毛曰駿神鋒豪上虎

亦僑快正如蒲梢駃騠並驅康莊未知誰先後耳

毛稚黃過夾城陸氏出語人曰吾始交蓋思侷儻英

澈器為國寶登其堂仲季出揖高仲骨削神藹粹然

升璜鸞聳驥逸卓卓欲度諸兄已茂林公扶杖出肅

然穆然使人瞻之不見所屆

茂林名之遇字際明浙江錢塘人抱材不偶學使者辟為越州教授非其志也山巔水涯晚而自放所與遊者惟處士徐野君雪厂道人余體崖道士餘人罕觀其面烟波上下裙屐蕭閒望見者以為古狂狷者流

高仲名雋善書 升璜名雋能詩工篆刻

羅隨園嘗言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君祖望博

今世說卷五 品藻

六

聞強記不妄許可吾敬毛君稚黃雕龍繡虎與物無

競吾敬丁君素涵閉戶著書朗有卓識吾敬李君東

琪汪洋千頃能以度勝吾敬沈君開先情辭斐亶波

瀾老成吾敬孫君宇台

羅名賢字倍千陝西華州人七世官郎署代有聞人為關中貴族之冠七歲侍客飲客屬對曰山頭玉井蓮即應聲曰天上金盤露客異之比長益好吟咏嘗至京師名重公卿參軍泉幕無事日與西陵耆舊放情詩酒久不得調益歌嘯自

如有子名姓年十四能文章有父風
丁名深沈名峻曾浙江仁和人李名式玉錢塘人

規箴

王阮亭性和易寬簡好獎引氣類然人以詩文投謁者必與盡言其失得不稍寬假

汪舟次兄弟好古力學名沸大江南北戶外屢常滿父意歉之誠曰吾不願爾曹為名士名如剪綵鏤棘實不存也爾曹與人交以其文無寧以其行郭泰之異茅容庾袞之敬褚德豈為名高哉爾曹慎之

汪父名汝蕃字生伯自言生平無異人惟不欺二字反復無愧耳嘗築友善菴出米數百石賑飢身與妻子粗糲自如亂後家中落乃整飭餘緒每得金卽贖屯營婦女歸其家又埋齒掩骼二十年内積槥千餘

今世說卷五 規箴

七

蘄州顧赤方出其詩與施愚山相讎校嘗握手笑曰吾儕本相好攻瑕索垢當猛鷲如寇讎毋畱纖塵為後人口實時歎為名言

顧名景星湖廣蘄州人

文與也作畫頗得待詔家法然多率爾之筆汪鈍翁規之曰此事定須霞思雲想刻意經營奈何頽唐落墨便布人間

文名點江南吳縣人

鄒子先趙砥之並居吳江之西郊亂後邑人多謝去

子衿俄學使者來傳相告言不出且遣戍趙頗心動鄒正色曰我輩但當論是非不當計利害於是遂止趙每為人言微鄒君幾喪吾守

鄒名甲芳趙名翰並江南吳江人時論鄒之剛決不撓趙之服義推美君子兩賢之

捷悟

喬文衣夜半過午門前萬籟俱寂猛思日中百億生靈今歸何處人世升沉如此而已

喬名鉢直隸內邱人官司城

安西估魏丙買布上海市中夜就旅宿醉臥風雨

今世說卷五 捷悟

八

大作失橐金三百兩時上海令為任待菴素善讞至是獄不能定因詣城隍廟禱于神請以實告乃畱捕隨往者使待命于神寢宮捕夢寢宮有幼婦出右手抱細女左手挈衣與之及接視則裙襴也歸以告令令俯首再三仰而曰夫賜衣而得裙襴則非衣也非衣者裴也豈有裴姓其人者耶捕叩頭曰似也問左有裴愛無厲不事家人產其人儻旅舍傍而得出入于其舍卽欲得裴姓此當是令曰然然則其抱細女者抑可知矣夫細女愛女耳吾聞納音之數陽姓從

左今左非衣而右愛女其為裴愛無可疑者遂收裴
拷之得實

任名辰且字于之浙
江蕭山人丁未進士

計甫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不見日出于峯之傍
見豐碑屹立大書禮為人子不登高不臨深數言計
再拜稽首其下即杖策下山不復登

陸麗京誦讀明敏善思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
咸危曰是一從而成邑也後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
惟弟左城中之

今世說卷五 捷悟 九

左城名塔神骨
軒朗詞令宏通

胡循蜚官湘東司李時定南王駐師于衡一日召胡
至帳下曰軍中有馬數千需櫪五百具命若三日為
期過期斬胡出已暮至江壖適有人跣足立星露中
顧謂非司李胡公耶何為至此胡告之故曰小人家
于江有漁艇百餘破其一可得櫪五六具請後二日
以報五百具鱗次江上胡進之王王大悅

胡名貞開一稱瑟菴浙江杭州人生數歲祖襟裳
中亦見其超邁不羣授以書數行並下性喜任俠
旁通藝流諸術每雄談四座為辟易已卯舉于鄉
會流寇猖獗詔下大司馬鄉貢中式後別試騎射

一日有司集壇下較射多鞠躬謝不敏胡獨出一
躍上馬彎勁弓抽矢三發皆中的遂擢其等及遭
鼎革自甘放廢開府張公物色之辟至軍門備恭
謀尋授湘東司李有惠政未幾告歸畜聲伎與人
言雜詠諧調笑自稱耳空居士工書愛畫石為
文絕類蘇長公才大用小有志不就時論惜之

夙惠

徐電發蚤歲詔令天姿英敏年十二和無題詩有殘
月無情入小樓之句長老咸嗟異之

魏昭士生甫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
二章久之輒能背誦諸父嘗抱持誘以果餅使歌之
聲悠揚可聽相詫為英物

今世說卷五 夙惠 十

魏名世做江西寧都人是和公子性狷急勇於事
仲父冰叔嘗稱其為文鋒銳所至往往有沒羽之
力

沈漢儀總角時嘗從父公趾遊苑中公趾曰名卉不
乏何以淵明愛菊對曰淡而能久也父歎曰此見出
語可人

漢儀名家恒一字
巨山浙江建德人

沈孚先十歲著大臣論稍長尚風節嘗讀漢書黨錮
傳至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不得與黨人
上書自訟沈捉筆填其下曰時蕭山沈功宗以童子

同將軍上書其慷慨如此

沈名功宗浙江蕭山人工詩善書法遇繅素必移易書滿好談每夜分列廣棹置蠟燭其中箕坐與客談達曙不寐

許彞于是許勉無子勉無讀書竟夜不輟許每臥聽

父讀書且輒默誦父歎曰兒臥時乃過我醒時

卓有枚七歲出就塾師使讀論語有枚嘗置一本掩

所讀書下時竊觀塾師發視則司馬公通鑑也師以

此奇之

有枚工部去病少子也浙江仁和人生有異稟父比諸枚少孺因名曰人舉負經世才著有古文集

今世說卷五 風惠

十一

世行

虞景銘十歲即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更作辭巧文

識者知其遠到

虞名黃吳浙江石門人丙午孝廉

吳威卿七歲嘗侍客坐客論詩無孤獨連文者吳應

聲荅曰孤雲獨去閒非佳句耶一坐驚歎

吳名薦錦雯子

章言在幼從塾師學師出有友訪之比歸羣兒告以

故而忘其姓氏師怒呵羣兒章曰毋怒也我猶能約

略記之因以筆狀其顴額鬚眉栩栩然也師見而笑曰是得非某乎已而叩之果然

章名谷一稱古愚居北郭聖堂橋其地古名散花難因又稱散花主人少時瞳神如秋水膚色如玉人多比之為衛洗馬嘗抵豫章買舟歸浙有美姬附舟尾見章貌而悅之數以足挑章章起默自念曰我違父母膝下久今此江有神倚一涉汗邪致下遂整衣冠危坐達旦善八分隸體畫尤工絕為時所稱

趙禹功九歲父遊學歸大雪不能舉火出古畫一幅命禹功詣友所易米不得家人悵然禹功閉戶乃吟詩曰吾家有古畫其價重連城不易街頭米歸來雪

今世說卷五 風惠

十一

滿畧父聞之笑曰有子如此飢亦何憾

趙名何浙江山陰人母性嚴小不豫懇請備至嘗出妻數月感悟始返里中稱趙孝子

宗定九子舉兒年五歲會同諸兒戲于庭一兒指月中言曰月中那得有桂樹舉兒曰汝謂月中桂樹為

奇彼天地間之有樹當亦奇耶

舉兒名學詩貌甚清貴善言辭喜讀書性和雅能體父母意父定九謂其識見動作俱不似稚子所為六歲即殤父甚哀之

王丹麓座客常滿有客謂孔子無鬚眾詰其說客曰

本孔叢子子思告齊君曰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

不以此損其敬故知今像多鬚誤也時丹麓子鼎六歲在側應聲曰然則孔子亦無脊也客語塞

鼎字用和器度端重聰慧性成喜讀書講習便能了了行文亦時露新穎八歲學吟詩有無情風雨過花落不成春之句客有談及紅顏薄命者則舉大學集註中天夭少好貌一語為証以為天字讀作上聲即妖義也十二歲即為識者謂其識云

王丹麓病起畏寒每當雪夕閉戶謹風時幼子小能五歲坐著鄒上曰大人寒故畏風抑知風亦畏寒王問故荅曰風不畏寒何由喜撲人懷

小能是丹麓第五子資性聰敏容貌端好孝事父母迥異凡兒四五歲時荅頭負經市上見者莫不噴噴稱羨甚欲連手繫之

今世說卷五 夙惠

十三

今世說卷五 終

今世說卷六

仁和 王暉 丹麓 撰

豪爽

世祖章皇帝嘗獵過滹沱河宋牧仲從行時天大寒河冰澗二丈餘宋揚鞭大呼一躍而渡 上壯之

宋名學河南商邱人年未二十博學能文章詩歌筆翰動天下望而仰之温其如玉出判黃州虛已向學與四方賢士大夫相交結日肆游江湖山谷之間

王阮亭為同考至白門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將盡始抵燕子磯王興發欲登會天雨新霽林木蕭颯江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一

濤噴涌與山谷相應荅從者顧視色動王徑呼束苜以往題數詩於石壁從容屣步而還翼日詩傳白下和者凡數十家

施愚山倡學湖西問道者車接轂蕭孟昉為之供扉屢飾廚傳勝流欵集賓至如歸

吳六益訪汪鈍翁邸舍每被酒自誦其所作游五嶽詩音響琅琅若出金石覺爾時意致適上不可復及汪然明教其子成名即放浪湖山青簾白舫選伎徵歌日與二三知己傾尊賦詩以為笑樂望見者謂前

則子瞻後惟廉夫差堪彷彿其概

汪名汝謙江南歙縣人居武林虞山錢宗伯嘗稱其量博而智淵幾沈而才老熱腸俠骨囊橐一世之志氣如洪流清泉觸地涌出子玉立舉明經繼昌已丑進士官觀察

周櫟園性嗜飲喜客客日滿坐坐必設酒談諧辨難

上下今古旁及山川草木方名小物娓娓不倦觴政

拇陣疊出新意務極客歡而去

熊雪堂令汝陰時廬州被圍鄰郡偵探至城下熊從

埤堦間磨盾鼻作荅一手雙挾硃墨二筆運腕如飛

一往勃勃真覺骨嶷氣涌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二

熊名文舉字公遠江西南昌人辛未進士歷官侍郎

吳慶百應薦入京止竹林寺毛季蓮嘗偕叔大可過

吳寓輒據柳牀自吟所為宴集及登臨諸作大聲撼

四壁吳顧大可君家阿咸正復不減將不使卿單行

義興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曰賑饑是極難事

毋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輩不為誰為之者

條陳數則活數萬人

李如穀官武昌郡守荆州曹叔方以所編樂府投之

會李坐黃堂上立取梁州序親自度曲以扇代拍時

隸役百十輩皆屏息而聽寂若無人歌罷即出千金

贈曹

曹名國梁湖廣江陵人

申鳧盟偕楊猶龍殷伯巖行藜薄中林葉颯然疑有

虎楊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為之神王

楊名思聖直隸鉅鹿人丙戌進士歷官侍讀天才雋妙風神卓絕工詩善書法性慎許可間稱量人物時有貴顯以壇墀自命者輒不肯屈一指聞者恚之殷名岳直隸雜澤人官睢寧令

侯朝宗豪邁多大略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次尾夏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三

彘仲醉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侯

比周瑜王猛

侯名方城河南商邱人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游金陵為一時所引重論者謂其詩這少陵古文出入韓歐

吳蘭次蕭散自得陶然於酒所至偕故交文士名娼

高衲放浪于山巔水涯每醉輒歌吟笑樂詼調終夜

酒痕淋漓頭伏几案與之游者至忘寢食

宋俗上元夜張燈飲酒睢陽司氏巨族也張銀瓢容

酒數斗約能勝飲者持瓢去羣少皆醉臥窘甚時漏

下三鼓會賈靜子服危衣駕鹿車自百里外至忽叱
咤登階舉滿一飲卽擲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賓
駭散

雲間田翁淵董蒼水兩孝廉素稱好客四方士大夫
接踵而至一日集圃如草堂赴者五十餘人兩孝廉
相繼迎入未與談卽呼常從具衍篋出紙筆分題鬪
韻而賦之有頃賦已會食命廚割腥酒炙交至酒中
各唱所業盡歡而罷

計甫草自海陵歸渡江會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

今世說卷六 豪爽

四

者皆垂首歎惋計坐舵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
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觀江
濤澎湃吟嘯自樂

李礪園性好游每興發雖愛子牽衣割裾不暇顧他
事益漫不訾省踪跡幾遍天下所至名勝輒爲文以

記之

李名淦字季子江南興化人博學好古少負才名
丰標落落然與之言縱橫古今懸河注瀉秀傑之
氣見于鬚眉性僻山水每遊必窮巖崖隈澳凡豺
虎所嗥蛇豕所窟漁樵不能至者必身歷之而後
快

淮海杜湘草過武林冒雪遊西湖樂甚次日適王丹
麓使至遂以相聞據案作書忽傳方伯監司聯車到
門並謝不見士論高之

杜名首昌江南山陽人
書法文詞卓絕一時

吳錦雯游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篴者滿
座上日解縵袍貰酒酒酣對客揮毫烟雲滿紙

錦雯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日青睛鬚甚紫怒
則張胸有毫數莖長三寸爲人少言不泄及遇
事不平輒侃侃不置強禦至推座罵起與人交舒
高要負氣好俠急友患難蓋強直敢任其天性也
孫介夫遇王惟夏于邗關執手道故王固善飲與入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五

酒舍洗醖而酌浮滿數十盡初座客闕甚聞兩人聲
奪耳皆睜眸迎視氣爲不吐

王名吳江南太倉人善詩歌古文詞
樂府吳梅村歎其才爲天下無雙

陳興霸喜談兵論劍抵掌天下事酒後耳熱輒罵古
僞豪傑不中一文錢

陳名孝威江西臨
川人大士仲子

毛稚黃言丈夫既有此六尺身何可不令千古

丁野鶴官椒邱廣文忽念京師舊游策長耳驢冒風
雪日馳三四百里至華嚴寺陸舫中召諸貴游山人

琴師劍客雜坐酣飲笑謔怒罵筆墨淋漓盡策驢而返

丁名耀元山東諸城人襟期曠朗讀書好奇節高譚驚坐目無古人

吳舒鳧托懷豪逸情與興俱

吳名儀一浙江錢塘人髫年入太學名滿都下二十為人師經史子集一覽成誦古文法歐陽永叔王荆公詩宗杜子美性喜飲飲醉值市井子輒謾罵之姜定菴京兆重其才延之幕中歷邊塞詩文

益

謝畫也好施數致數千金都緣手盡復假貸以費京

師謂之窮孟嘗

今世說卷六 豪爽

六

謝名晟浙江山陰人嘗登大觀臺觀錢塘江湖忽思年五十無成大慟見者皆怪笑之

楊序玉園居器具精良非世所恒有客至命酒珍錯

疊陳少醉即欲賦詩或召冶童歌自吹簫以和之

楊名方榮一字東起江南武進人父以進士起家累官中丞家多伎樂率善歌舞治園亭池之屬為里中冠楊生既習如歌舞處凡吹簫擊鼓鳴箏度曲俱幼妙自喜又美姿容時比之潘衛以望見為幸每一出遊至傾市觀顧好為文章能學歌詩獵傳記雖善談笑不為嫚戲後赴省試罷歸愈發讀書三載即不如古人何至若妄庸人徒逐若輩以為豪耶未幾以病卒年止二

王水雲常與茅子鴻偕渡大江風濤洶湧王掀髯稱

快曰吾胸中鬱勃之氣對此稍舒茅亦為之放膽

王名舟瑤字白虹浙江餘杭人抗爽負氣不習輒媚貧時得錢不甚惜多與賢豪結驩壬午舉孝廉既久不得志始摧抑為令除授與安又為信之瘠邑城中才數百家為之期月坐嘯無所事乞免官不許嘗抱鄰瞋目口作吏顧如此乎發為詩多幽憂峭激類佗僚失志之人楚黃曹石霞嘗言每讀水雲集風雨欲

茅名兆儒一字雪鴻浙江錢塘人孤介自持情深一往詩詞書畫涉筆輒工

張晴峯性曠達嘗為水部郎貧不能給一日貸錢舉

火過慈仁寺竟倒囊購書以歸陶然自適

張名衡直隸景州人辛丑進士官浙江學使嘗曰節費以奉親省事以却謗忍氣以養和讀聖賢書

今世說卷六 豪爽

七

近直諫友以無忝所生聞者嘉歎其言喜彈琴後得雷氏古琴修而銘之紀以長歌一時名士屬和者數百人

容止

梁蒼巖襟期瀟灑意度廓落大類坡仙

彭禹峯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舉數升一食能

盡一甌肩汪鈍翁曰為撥亂之異才

彭名而述字子錢河南鄧州人奇偉卓犖氣蓋一世庚辰進士歷官參政

張枚菴姿容瓌偉飲噉日可三升興至蒲博爭道獨

酌引滿呼小僮搥鼓奏伎奮襃激昂大噱不止

張名王治字無近江南太倉人涉獵強記雅擅絕才中丁亥進士官黃門初救菴兄西銘以經術負盛名其負笈從遊菴舍為滿揮洗輟餐倒屣莫及菴猶士衡之有雲

黃大宗狀貌奇偉王吳廬見之歎曰風神超逸卓有父風

王名澤宏字涓來湖廣黃岡人少負異姿纔十餘歲下筆娓娓千言乙未成進士官少詹李文孫稱其溫然如君子

周芮公冲懷貞淡與之晤對如揖廣成如瞻水鏡

周名廷鑑字元立福建晉江人戊辰進士僻耽吟咏尤好與騷人稱客相酬唱

今世說卷六 容止 八

丁文博翁目明秀如碧梧翠竹

丁名彥浙江嘉善人巳丑進士官水部

吳六益目錢礎日神姿崖異有壁立萬仞之概

閔伯宗性簡默意致蕭遠殊不大快人意久與居處

覺欣然如飲醇醪

閔名派魯一稱曹夕河南祥符人官溧水令善詩雅曠絕倫為後來之秀

嵇淑子目王丹麓神致蕭散超然物外

程穆倩翁字深古視下而念沉處治不媒進處亂不

易方

程名遠江南歙縣人能詩善書畫尤工篆刻蕭森老蒼超然有異

李戒菴美風儀嘗于上元夜著絳衣與郡中名士集

賀監祠乘月上湖橋長嘯十洲人遙望俱謂神仙

李名文純字姬伯浙江鄞縣人父樾官西川提舉知合州戒菴少善讀書老而不衰詩古文詞各臻其妙與人言古今成敗爛若披掌聽者忘倦至所讀書無不經手鈔平居靜守一几流汗粘席寒風未嘗少間

丁大聲軀材拔起意識豪畧咳如挺鐘言同奔河

丁名克振浙江蕭山人用經術藝文著于鄉邑其因人緩急又多節概有魯連之風

柏巖山過涉園魏青城稱其高風秀骨英采惠姿照

今世說卷六 容止 九

映泉石

栢名立本江南華亭人年未及冠畫理精妙巳入宋元之室

魏名學渠字子存浙江嘉善人戊子孝廉官少參

韋六象神朗貌癯衣布不肉食長夜擁絮被危坐不

寐讀書至旦為常高簡淡泊彷彿如枯巖禪客與人

言肺腑傾盡不事表襮塵俗人望之頽然自遠

韋名人鳳浙江武康人與兄劔威並能文章尚氣節

吳錦雯張祖望並有修髯夏日嘗促膝吟咏意思蕭

曠毛稚黃戲以詩云吳公美髯不易得張也于思亦

自奇長日吟詩相對坐南風吹動萬莖絲相與大笑
沈去矜形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平時與人語氣纔
屬及發辯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

徐武令為人樸訥辭艱于口平居輒好書寫不知棊
局每自比方葛洪

介公風儀蕭散寡言笑體羸若不勝而神鑒淵然每
與一時諸名士接但以目會四坐盡通退相品題不

失分寸 介公名元燈字明
介天童寺西堂

企羨

今世說卷六 企羨

十

徐立齋扈蹕南海 世祖親控玉虬一日顧問尤悔
菴者三每覽西堂雜組稱為才子時有以讀離騷樂
府獻者 上益讀而善之令梨園子弟播之管絃為
宮中雅樂比之清平調云

徐名元文字公肅江南崑山
人已亥狀元及第官總憲

徐健菴負儁才好交樂善於士類尤極推獎宇內之
人羣歸之如百川之赴巨海

徐名乾學字原一庚戌探花及第官贊善與弟果
亭立齋並以文章顯名當世時號三徐學博才雄
與之游恂恂謙謹言
論所及為菴林所宗

新城王西樵阮亭每過郵亭野店輒題詩壁上詩既
驚人使筆斗大龍拿虎攫尤悔菴道經燕齊見之解
鞍造食坐對移晷不能去

彭羨門驚才絕艷詞家推為獨步王阮亭稱其吹氣
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儻父

彭名孫適字駿孫浙江海鹽人已亥
進士 御試博學宏詞第一官翰林

王阮亭宦廣陵一夕雪甚漏且三十下風籟窸窣街
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吳賓賢詩且讀且歎遂
泚筆為序明日走急足馳二百里寄之吳感其意為

今世說卷六 企羨

十一

刺舟來郡城相見歡甚

汪鈍翁初未游西山逢人輒相咨詢或曰西山雖復
崇深意謂不如東南諸郡清潭鏡澄層峯屏峙一花
一石相對饒有勝情

廣平申和孟不欲輕通貴交惟致書汪鈍翁微訊王
吏部近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
黨第一流也

申鳧盟道未晤櫟園未睹滄海自是生平兩闕

周櫟園以少司農出為督糧使使江淮間四方之士

慕之者爭願見司農舟車輻輳道路爲隘

周櫟園貽胡元潤詩卷輔以朋尊胡展帙長哦啓甕

浮白不知秋風吹墮白日

胡名玉昆江
南江寧人

李方山客南昌有傳宋荔裳已死者特爲詩弔之與

宋初未識也後至武林聞宋尚無恙李喜甚借友人

馬疾馳相視且出詩讀之兩人因與泣下霑襟已命

酒狂飲極歡策馬而去

李名日景山
東歷城人

今世說卷六 企羨

十三

王丹麓居窮巷門除肅然顧且菴過每促席移晷嘗

語人曰見丹麓如把秋英清芬襲人如循古磻仰峭

壁驟難梯接

計甫草過順德日晡方就旅宿忽念歸震川昔佐此

郡有廳記二篇遂徒步入城求遺址不可得乃入署

傍廢圃中西向設瓣香流涕再拜而去

盛此公嘗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

飲一斗不醉得一老緇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

得一遲暮佳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讀南華秋水

篇

盛名于斯一名錢字
鏗侯江南南陵人

王山史與李天生初未相識一日邂逅長安茶肆隔

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

王名宏撰字無異陝西華陰人學
粹天人性命克紹濂維關閩之緒

陸麗京酷推陳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獻廷祝

文稚黃不覺謂爲陳作陸有欣色

沈名士逸浙
江仁和人

陸麗京梯霞弟聚處嘗空瓦屋三間張效青步青

今世說卷六 企羨

十三

就居于陸諸駿男過張曰昔張陸同居維下今復有

醴泉交讓之歎

梯霞名塔高文異采與兄麗
京鯤庭競爽一時時號三陸
效青名峻浙江仁和人步青
名壇效青弟也庚子孝廉

胡彥遠高自棲托神理雋邁嘗隱河渚近止城北芳

樹池塘環接戶外諸駿男每過談彌日歸語人曰嘗

謂永興南穴汲郡北山緬邈不謂近在咫尺

閩中邱則飛以賣鮫爲業游於山水之間喜吟咏集

成求雲間張洮侯作序過虔州關以詩謁權使者見

張序云詩能張洮侯作序豈尋常商賈耶輒免其稅

張名彥之一名慤為王屋孫江南華亭人卓犖知大節深沉好書詩歌與董黃齊名尤喜自負使酒善侵人然實無他腸人以是原之

傷逝

曹顧菴侍從說詩數受 世祖恩眷攀髯餘痛常結

胸臆每聽猿嘯鶻啼便欲愴然霑涕

汪梅坡早年子女不育哭之甚哀每一念至輒疑身是眼淚結成

汪名鶴孫字雲遠浙江錢塘人神情飛動識解過人錢虞山曰為問鍾之才癸丑進士官翰林

今世說卷六 傷逝

十四

林鐵崖持節駐珠厓其地故多颶風風起拔山飛樹

林嘗袒立中庭仰天祝曰好將某吹送到泉郡開元

寺內挂東西千丈二石塔上然後呼僧緹引而下得

見吾父母拊棺一慟幸甚

王異公賦十二哀詩追數舊游目規口歎流離揮灑

各竭思盡致能令讀者摧惻

王名撰江南太倉人古懷落落生平不妄交必終身以之

繆子野謂鍾廣漢若不歿則神懷散朗學義淹長在

後進中吾未見其匹也

繆名承謀浙江嘉善人

陳緯雲云鄒董相繼零落蘭陵舊游酒旗歌板故地

闌風長雨不可復尋言之悽然不待過黃公酒壚而

始慟哭

陳名維岳其年弟也江南宜興人

陸麗京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蚤世乘醉達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儂胡不輕與人定交者亦一哀

出涕

沈名炳浙江錢塘人

今世說卷六 傷逝

十五

趙山子既歿有人議其短長吳聞瑋擲盃謾罵曰斯

人不死鼠子敢爾

趙名標江南吳江人癸卯孝廉

吳名鏞一字玉川吳江人好游喜為詩每遇名流勝集言論娓娓可聽娶龐氏字惠纓亦工詞翰流傳若林嫁時奩具頗厚以吳不問生產傾奩佐之情安澹泊晨昏或不給倡和自如

諸駿男過廣陵歎曰小有之風流頓盡于一之宿草

久衰柴丈遯跡于白門梅岑栖踪于遠郭故人雲馳

雨散念此能不傷懷

小有姓李名盤一名長科江南興化人

計甫草有才子準早天哭之哀爲作思子亭

準字念祖幼慧能文章獨好儒先之學甫草爲聘
宋既庭女名景昭年十二聞夫死守貞居小樓
十年不下微聞親戚有欲奪其志
者輒不食凡二十日嘔血至盡死

王丹麓有三子幼子小能最鍾愛六歲蚤殤王大哀
慟或爲太過王曰佳者不存存者又不能佳吾目未
喪方自愧不及情君乃爲太過耶言罷復益欷歔

今世說卷六 終

今世說卷六 傷逝

十六

今世說卷七

仁和 王暉 丹麓 撰

棲逸

孫鍾元居蘇門夏峰村清泉嘉樹映帶茅衡一觴一
咏翛然物外李工部以爲先生本非隱者其少時豪
俠之氣尚自稜稜爽露

李名震生號慎菴江
西安福人乙未進士

徐伯調處梅市扁舟箬笠弋釣自娛落落與世俗鮮
有所諧會宋荔裳分守紹興宣城施愚山寓書于宋

今世說卷七 棲逸

曰山陰有徐緘者渭之亞也宋遣人招之久不至比
宋罷官客湖上徐乃時時來相與盱衡抵掌抗言今
昔意所不合雖尊貴甚有氣勢口期期不服

宋射陵奉母不樂仕宦退隱射陽之濱自號耕海潛
夫名其圃曰蔬枰

宋名曹字邠臣江南鹽城人工爲詩尤精書法
海昌朱近修稱其古道照人足以師表海內

宗定九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飲酌數夕亦然
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移家鄉
僻閑居未嘗至柴門外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

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

定九處東原草堂秋日燕去巢空巢泥時時落汚几席乃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復徵洗燕泥詩酷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

王酉山解井陘之綬高臥海曲清流映帶喬木鬱盤

乃綸竿籥笠釀黍種樹間與田夫野峻較陰晴課蠲

稻以為樂

王名章山東萊陽人丁亥進士官邑令

魏善伯曉聞鳥語知是天晴起來獨立自謂至樂

魏和公登華山絕頂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

今世說卷七 棲逸

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

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

和公素持高義重然諾好做儻畫策林確齋以為有太史慈之風

龔柴丈隱居清涼山曲有園半畝種名花異卉水週

堂下鳥弄林端日長無事讀書寫山水之餘高枕而

已

郭去問隱居綿亭山中三十年織簾讀書不求仕進

時比晉劉麟之

郭名鼎京福建福清人書法最工兼擅繪事宋去損嘗云每展郭畫便思放杖投足

邱維正隱武原秦駐山舍茅籬種身率妻子力作以

食恒業樵間釣弋小販暇說詩書教二子孝弟不見

衣冠客田夫牧豎相爾汝懽甚素與朱近修善朱乘

間訪之邱方負薪熟眎曰何憊也出飯一盂菜菘對

食喋喋竟日不離樵事朱曰能出山信宿草堂中乎

不荅抱穉孫以嬉久之曰十年欲游洞庭山無一貫

錢而止朱遂去

邱名上儀江南武進人少攻舉子業好奇計後去而應武試遂成進士累官參將每之官肩襪被一囊去來不名俸外一錢蒞嘉湖海賊蠶起懼其威浙以西咸帖服守土吏毒民邱峻節風之士民

今世說卷七 棲逸

守參府門百人賀之不內樹豐碑署天下第一清官過其下輒拜而去

沈去矜家臨平東鄉嘗謂張祖望曰居山食貧亦能

不改其樂恨無黔婁之婦穎士之奴

羅瑕公云樓居受用天氣看春夏過接處光景絕微

羅名孚尹江南上元衛人

申自然居無定所野店僧寮匡牀布被之外更無長

物間走荒臺木末哭其所知謂人曰終當以哀死化

為杜宇擾人魂夢耳

申名浦江南華亭人以畫名于時黃太冲嘗言自然好哭似阜羽無家似思肖

賢媛

李孝貞事父終身不嫁閭巷聞而化之諸婦女有爭言詬誶相恐赫戒毋令孝貞知時復為之語曰生女慎勿嗔養父不嫁有孝貞

孝貞字鳳秀州李孝康女也夢康士而貧夕不再炊女織維以佐尸饔父疾禱于天有鳥銜果蘇墮藥拌中嘗而進之脫然愈里中世族爭欲聘孝貞孝貞益不自安一日請于父曰女孰賢伴曰善事舅姑耳女曰休矣焉有舍我父事他人親以為賢乎竟不可奪

汪魏美亂後隱居不出其內嫻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視汪妻曰能勸夫子駕則昇汝對曰吾夫子不可

今世說卷七賢媛

四

勸吾亦不愛此金其人慚而止

汪名瀾浙江錢塘人年二十二舉孝廉甘貧不仕嘗獨身提藥裏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與人落落性不好聲華時人號曰汪冷當事或割俸金為壽不得却坎而埋之里貴人請墓銘百金拒弗許妻錢氏字瑟瑟建寧守飛卿女初成婚汪謂曰吾本寒儒得連嫻貴室所望知禮義孝事姑嫜和妯娌足矣侈簪珥綺繡之飾毋庸也錢即盡去服飾屏侍婢以疏布親操作

杜于皇母性方嚴生平不肯見畫師一日于皇過善手曾鯨喜以白母且云鯨老矣寫照其宜也母作色曰安有婦人呈頭露面與男子注目熟視而不知羞者先王制禮男女有別何嘗云老者不在此例耶

宗定九少時奉母陳家居值歲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遣十歲童子汗顏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于時以為名言

陳江都人州守九室第三女也歸太學宗景嚴少嫻家教讀五經周禮孝經女孝經諸書兼通通鑑二十一一代史有訓子詩六章盛傳于世

吳岩子吐辭溫文出入經史與人相對如士大夫

吳青山人為卞楚玉配以詩名工書法晚更好道得奇疾疾作則右手自運動日夜作字不休或濡筆書紙上悉成玄理疾止不復記憶凡二年而愈白髮朱顏奕然有力砂之色長女玄文工詩辭次女德基善書並賢能好讀書精筆札先後事劉孝廉竣度竣度以賢豪名廣陵

今世說卷七賢媛

五

丁季淵繼婦張夫人親喪三年不脫衰以親染風疾

終身不言風嘗作討李賊檄顧和知以為孔璋讓其

英蕤賓王失其峻烈

顧名若璞浙江錢塘人上林署丞顧友白女學使黃寓庸長子文學東生婦生具夙慧尤好讀史上自班馬以迄列朝典故能陳說或論著其大旨又以其餘力自肆于詩古文每夜分執卷誦良苦日使吾得壹意讀書即不能補班十志或可詠雪謝庭嘗于食頃作七夕詩三十七首一時歎其敏妙文章節行為武林閨秀之冠

術解

胡勵齋博綜羣書尤精天官家言日月薄蝕星辰躔

度推測毫髮無遺在長安與監中西洋專家反覆辨論羣皆歎服

胡著有中星譜周天現界圖步天歌行世

龍舒方直之工射覆客匿黃錢一命筮之方曰金體

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為光竟中錢坐客莫不歡悅

方名其義江南桐城人天才橫溢不讓其兄力矯健能騰身屋上履如平地時推為兼才兄密之優以天官易數亦精射覆人

吳志伊亦精樂律曾于市上見編鐘一枚叩之曰此

今世說卷七 術解 六

大呂鐘也後滌視欵識云古大呂之鐘

陸麗京孫宇台並精京氏學于甲申除夕各占元旦

明晦麗京決晴宇台斷雨次早曠曠日出晚即滂沱

雨來人咸異之

孫宇台既精易課兼善潛虛嘗與陸麗京同在臨平

沈去矜座陸舉之字問孫云今日當得幾客孫應聲

云之文十一也已而果驗

海昌范文園工相術邑中有隙地或塑太歲范以為

威儀具足應享巍峩未幾遂成巨刹又指禾中千佛

閔肖型係戚當厄於火已而果災

范名駮文白弟也浙江海寧人事親孝與兄弟友恭于朋友信而又好推分施與拯濟人之艱危嘗夢神人付以右髻自稱右髻道人遂精相術語多奇中入京師一日驟名動公卿

巧藝

毛大可善歌沈康臣吹洞簫和之能曲折倚其聲

沈工書法王柳顏歐鈞畫摹脫盡變極神旁通篆籀偶刻石為印記士林寶之

萬年少自詩文畫之外琴棋劍器百工技藝細而女

紅刺繡狗而革工縫紉無不通曉唐叔升歎謂我輩

十指雖具乃如懸槌若是何種慧性一能至此

今世說卷七 巧藝 七

萬名壽祺江南淮安人己卯孝廉唐名堂江西金谿人

顧樵水詩篇秀絕畫亦屬能品嘗作秋林圖贈吳梅

村吳歎曰對此尺幅使人幽思頓生

顧名樵江南吳江人

吳名偉業字駿公江南太倉人舉辛未會試第一歷官司成

洞庭葉林屋少嘗學翁家鎗每投石超距以驗其法

會有賊艦泊太湖欲上山肆掠葉倡率鄉勇却之一

時稱其絕伎

王筠侶工繪事不屑屑師古所畫山水樓觀人物草

祝培之年已七十能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
為行微塵遮字更留其下為作圖周櫟園見之歎曰
使劉子驥遇此定應畏其局促攢眉而去豈復生問
津想

周又嘗稱濟南胡春以鶯
管作簫笛有穿雲裂石聲

寵禮

世祖御極之初命公卿大臣子弟入衛時商邱宋文
康公長子牧仲年甫十四儀觀俊偉冠侍從冠蟒衣
袴褶帶刀侍 上左右 上愛重之每賜食中和殿

今世說卷七 寵禮

十

一日牧仲對食遜避私出帶間斜幅裹餅餌棗栗將
懷之 上怪問牧仲前跪謝曰臣有祖母老甚愛臣
臣懷以獻榮 上之賜也 上喜自是每賜食必盡
敕以歸

琉球中山王請封 上慎于擇使下部議須通經術
善詔命者廷臣會推翰林汪楫以充正使汪才質端
偉專對具宜入見 上大悅賜一品服璽書金冊臨
軒遣之汪自國門駕八騶天仗前導龍旂飛揚郁亭
張設不絕于路朝士賦詩送者數百人

康熙二十年琉球國世子尚貞遣陪臣來請襲封
上嘉其恭謹守禮許之故有是命

金沙史遠公精畫事鎮國公延之閣中屬以練素時
方初暑史濡毫脫冠于案公來縱觀戒令勿起史遂
忘冠坐為應對蔣馭鹿從旁笑曰山野之士疎放自
然若史某者真所謂脫帽露頂王公前矣公笑應曰
君不見揮毫落紙如雲烟耶

公精白純謹樂善小心願以漢東平自期閒居雅
好詩文兼事翰墨禮賢下士氣度淵宏無有涯際
史名鑑宗江南金壇人頤而長美髯高頓濃眉
睛光射人心靈敏多藝能詩善奕工字學兼精
丹青凡智巧事人不能解者一見輒悟悉無疑辛
卯舉孝廉慷慨有大志浮沉學舍為生徒師爵爵

今世說卷七 寵禮

十

不得志
而死
蔣名鑑一字玉淵江南武進人鎮國公開府奉天
禮聘天下名士馭鹿首應其選毛稚黃云馭鹿無
干而好游志
名而喜友

任誕

金穀似詩歌頗有唐調汪鈍翁北游時金來話別值
賓客盈坐金都不敘語竟出其所作送別長歌朗吟
一徧捧腹謂汪曰此詩何如高達夫舉坐默然汪頷
之而已

金名式祖江
南吳縣人

劉公誠性曠達嘗置酒慈仁寺松下遇游人至不論識與不識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必強灌之至醉嘔乃已

劉名體仁江南穎川衛人乙未進士官吏部

姜學在嘗襍被挾一童子附估人舟往登洞庭東山山中多富人絕不與通刺相羊僧寺中見一丐者題壁絕句異而物色得之延置上座與之共飲食丐者不知何許人顧握姜手曰若真知我者姜遂大喜

姜名實節山東萊陽人為黃門貞毅先生仲子少不事舉子業獨習為五七言詩善鑒別書畫及周

今世說卷七 任誕

十三

秦以來器物遇其所欲得雖印價以售不吝也僑寓吳門所居位置潔清日邀致諸名士賦詩飲酒盡出其所蓄書畫器物摩挲賞翫移日抵掌不倦絕無貴公子驕倨態雖吳中好事者亦相顧以為不如也丐者與姜論詩稍久輒亂以他語僧或侮易之丐者起批僧頰竟去不顧他日姜又訪求丐者于途人或謂姜交非其類姜益大喜錄其數詩歸攜以詫汪戶部鈍翁汪讀其詩多恍惚物外語因謂微濁丐者異人即公子亦異人也

梁公狄初與豫章王于一交兩人相論詩每篇成不即示草率相攜至荒臺古寺車馬不經處始出詩共讀狂呼驚拜或至慟哭而後返

梁名以樟一稱鶴林直隸宛平人庚戌進士官太康令每在酒坐主客獻酬獨據席出袖中白板扇

字高聲三讀不覺四坐有人

陸麗京與徐孝先分雖甥舅契若金蘭嘗劇醉共被臥徐哈噓中大吐早起不覺但見牀下地污乃曰舅昨茗芋耶陸亦不能辨

徐名介浙江仁和人

陸麗京云苟奉倩取婦遺才存色此是至言非關興到假令左思張載可與同筆研寧可共枕席耶

栢斯民性僻山水嘗寓西湖一日冒雨執徽獨上北高峰頂引領四望衫履淋漓見者咸笑為癡栢意愈自得

今世說卷七 任誕

十三

栢名古一字雪耘江南華亭人蓬蒿滿徑簞瓢屢空工古文詩詞書法曠然有千古之志沈漢儀家貧好客每遇良友輒慷慨沉飲或勸以稍事生業對曰良朋樽酒吾故藉以生者

丁野鶴在椒邱每晏起不冠搦管倚樹高哦得佳句呼酒禿髮酣叫傍若無人間以示椒邱諸生多不解因抵地直上牀蒙被而睡

王丹麓不好棋每見客手談輒亂其局或竟擄子納奩中曰日朗天清奈何為此鬼陣

王介人善故金吾張道濬一日張會貴客並邀王酒
行舉樂客皆正襟坐王直入解髮跣兩足踞上席客
大驚目眙王言笑自若

諸虎男常云酒可千日不飲不可一日不醉

沈子均從朱近修游妙峰菴遙望棲鳳災棲鳳故沈
所居人為沈弔沈曰可賀也詰其故曰家所有惟身
耳我已攜家妙峰來矣庸何弔竟不歸

沈浙江奉化人少時饒生產任俠贈人遂中落又
喜飲酒醉或眠井中不肯起善詆諸媿媿竟口不
倦亦工唱曲偶從葦湖歸唱于途有人躡武至其
家怪問曰客何來應曰欲走奉化聽公曲迷失路

今世說卷七 任誕

十四

耳沈以為知音止宿
設醴成賓主禮而去

今世說卷七 終

今世說卷八

仁和 王 暉 丹麓 撰

簡傲

汪鈍翁性狷急不能容物意所不可雖百賁育不能
掩其口其所稱述于當世人物之眾不能數人

汪鈍翁頗自患懶放兼以此規王西樵王莞爾曰長
安車馬喧闐若無吾黨一二孤寂者點綴其間便成
缺陷

周櫟園好客然不耐俗士有過從者周便率意與談

今世說卷八 簡傲

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
字

謝石臞判常州日持一卷書坐廳事有吏抱牘至輒
揮之鄉先達請燕見者亦往往謝去顧喜與諸生論
古今以文章爭勝負人目之為傲吏輒欣然有喜色

謝名良琦字仲韓一稱獻
菴廣西全州人壬午孝廉

陳散木性狷介不為苟容素健辨論遇客或不合抗
首立拄之不少遷隨或憾焉散木聞而曰我之所嫉
怒我固然即爾見喜正復何益

陳名世祥字善百直隸通州人才勇氣銳落落寡
合與同好堅則金石意所不屬望望然去之性嗜
飲善治聯政生平博覽強記每與座客會事肆
應不竭弱冠舉于鄉久乃得官新安令終以不肯
折腰解組歸益獨行其意托興于詩詞雅好游名
山水之所在淹留至忘歲月家人生產不問也

王山長嘗讓杜于皇傲慢不求友杜云某豈敢如此
只是一味好閒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司馬遷韓

昌黎在隔舍亦不及相訪也

王名岱湖廣湘潭人能詩文兼工書畫嶽崎磊落
以氣節自命髮甫燥名滿海內已卯孝廉官學博

燕人梁公狄瘠立嶽崎遠客萬里初至鄞客于梵舍
兀然坐一藜榻有客造戶謁入不延里中薦紳聞梁

今世說卷八 簡傲 二

至置酒相迎梁彊一過見席中客有非類即命人取
水洗兩目良久立上車去

徐大文將游豫章其友吳慶百林玉達送之時徐年
少慷慨涉江遙指笑曰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沒無可

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

徐名林鴻一字寶名浙江海寧人少時即名播江
左數好游所至公卿大夫及賢豪長者爭願交歡

來成夫授書江園與其徒同邑沈功宗山陰傅宗夜
秉燭藉廣氈箕坐縱談古今興喪得失及漢魏以來
理學藝文人物徹三晝夜及遇軒冕與不常意端視

緘默雖終日不出一語問之間亦不對故相值者多
卜來語默以示臧否至為語云言勿言視來蕃蓋重
之焉

來名蕃浙江蕭山人負夙穎十歲出試輒冠軍兼
精六書能作古文魚籀大小篆爰隸八分第不輕
為人寫好立名節每道東漢人物人有以東漢人
物相擬則喜來本甲族蕃獨居貧空敝衣縷裂所
儲圖書外惟齋十餘寶米鹽紵絮于其中每出
行書衣筆囊手自持抱至有挂兩肘囊囊蔽以博
袖嚴五石匏者嘗大雪忽憶毛姓遠遊覆笠登
香爐峯四顧蒼茫吟所製八君咏詩慟哭乃歸
商邱徐恭士榜其門曰問君何所長客至必指此問
之有一藝者即與盤桓竟日或都無可採輒踞坐揮

今世說卷八 簡傲 三

手曰客休矣

徐名作肅河
南商邱人

董文友少時氣勇神蹕視天下人無可交者每朋聚
翁熱手揮而已如不相識及合坐捉筆為文獨寫數
千言不休文成坐客不解一語輒瞠目相視人咸目
攝之

沈君善性不喜俗嘗持不語戒手懸一牌上鐫不語
戒三字有貴人訪之曲致殷勤君善瞠目直視出牌
示之不交一語貴人去適周安期顧茂倫及其弟雷

侯來相與傾倒雄辯四出或譏其太過君善指其口曰天生我口不解與儉語見快人不與語又安用我

口耶

沈名自繼江南吳江人副使琬之子與弟自徵自炳自馴自然自南自東妹宛君俱有才名詩文盛行于世

周名承年吳江人少負才名制義詩文倚待立就才器通敏風流宏長禪宮講席西園北里參承錯互詩酒淋漓莫不分身肆應賦

酬曲中海內咸以通人目之
雷侯性簡亢嘗謁大吏雅聞沈名以所作詩文示之沈覽畢盛稱其居官大吏曰以詩文示子子稱某居官何也沈曰知公勤于政事那有閒心檢點及此大吏甚銜之

今世說卷八 簡傲

四

排調

客問汪鈍翁何意沉酣故籍中汪徐應曰身之好書

政如君侯之好博奕

彭羨門在廣陵見沈去矜董文友詞笑謂鄒程邨曰

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

劉公勇棄官入蘇門依孫鍾元嘗築堂孫所居側久

之厭其蕭寂棄所攜一琴于堂而去因名畱琴堂王

儀曹作畱琴堂詩其起句云身是巢由未得閒聞者

便為絕倒

葉元禮素病羸然頗不耐杜門客有憂之者或笑曰猿狙之性動而彌壽

有人語杜于皇某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

邊伊尹杜應之曰某無周公之才使驕且吝豈非半

截周公

宋禹域短而多髯嘗同沈漢儀讌集沈曰吾為監史

常以兩官畀一人因指宋曰汝以參軍兼主簿衆客

皆笑

宋名嗣京一稱定山浙江仁和人丁未進士官邑令

今世說卷八 排調

五

計甫草故貧士嘗置一妾晨夕設食惟粗糲而已妻

張夫人謔曰古聞糟糠之婦不聞糟糠之妾如何

舊有相國堂聯放開肚皮喫飯立定脚跟做人或議

首句不佳徐野君曰彼小人常戚戚者震雷常在七

箸間那能放開肚皮喫飯

陸麗京飲陳際叔家半坐欲起謂主人曰陳家惟卜

晝耳際叔弟魯季對曰君不聞孟公投轄耶陸更入

座

毛大可會侯同詣李湘北李笑曰不謂今日初見二

毛

徐世臣與陸麗京同舟下臨平詼笑百端竟日相持時潘新彈及陸弟左城俱從壁上觀但覺入其元中不能定其勝負

潘名沐浙江仁和人
癸丑進士官翰林

王丹麓年踰四十益復困頓婦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王曰吳廬少詹有言貧者上天所設以待學者之清俸金陵吳介茲亦言天以貧德人今處儔類之中天幸德我特頒清俸義難獨享

今世說卷八 排調

六

願以共卿婦哂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

婦姓鄒文學公遊女十六歸王布襦操作客至供饌惟謹一日王欲留客適無錢大為踟躇入謀諸婦婦故難之曰身所有祇此髮耳惟君所裁王曰卿未嘗倩筆畫眉願乃假手截髮耶婦笑拔簪付之

輕詆

周櫟園見士人日事奔競輒曰是以日遊神兼騎望火馬者

宋嘉祐中未有謁禁士人多馳騫請托有一人號為望火馬又一人號為日遊神

蔣紉臣與周櫟園論詩云時選雖惡然亦有足採者

臭泥中生蓮花但採蓮花勿取臭泥可也周云但恐盡是臭泥無蓮花在

蔣名玠一字用
歲福建閩縣人

王阮亭自淮上還青簾畫舫乘風南下與汪鈍翁相值秦郵湖遙語曰有事欲附致家博士及遣信至乃寄舫中所有第二泉四罌而已汪以道遠稍難之王攢眉曰汪大乃成俗吏

程周量嘗撫慈仁寺松歎曰長安諸賢率皆未登庾嶺故使諸松浪得盛名

今世說卷八 輕詆

七

程名可則一稱石厓廣東南海人舉壬辰會試第一官桂林守

大覺禪師云吾心眼頗平等然因指見箕尾甚喜觀水中荇藻亦喜縱目空碧亦喜獨對清狂不慧人刀刁魚魯殊不耐

師名通琳字玉林江南江陰人
世祖拜為宏覺國師

陳士業嘗論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輩其餘率多樊英般浩聞其姓字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

陳名宏緒江西新建人清襄公道亨子賦性警敏少而好學集書萬卷日與四方知名士講習其中

家以是落岸然不顧

周雪客嘗品白岳如五都之市雖珍異錯目一覽輒

盡

周名在浚櫟園長子

陸麗京長于引古毛稚黃善于標新毛讀陸文每日

苦成語多

張祖望弟祖靜祖定俱能詩祖靜微遜孫宇台嘗讀

其詩賞之曰人言張氏兄弟如腰鼓夫豈其然

祖靜名麒孫祖定名振孫

今世說卷八 輕詆

八

地師沈六如過王丹麓指庭前不宜種樹謂口字著

木是困形不佳王曰誠然吾賢亦未宜立此口字著

人豈不成囚字乎沈默然

假譎

周釜山少以詩名海內後與宋荔裳同為郎遂相與

往來賦詩每一篇出羣遜謝勿及周有子鷹垂方年

少間嘗誑客以其詩雜釜山集中讀者竟無以辨既

而知之輒驚顧歎服鷹垂由是知名

鷹垂名綸田髯淵嘗言釜山少工徐庾家言鷹垂又復蜚聲揆藻後先掩映真庾家之有子山徐氏

之有孝穆也

雲間諸乾一董蒼水于重陽後作神山之會即彭仙

人棲神處也時婁東吳梅村在坐連遣覓女郎倩扶

必不得夜分滬上張宏軒刺史來赴投刺後吳命以

已車迎入使者傳覆需兩車人頗訝之及至則挾一

衣冠少年光豔暗射若薄雲籠月人各却步且不敢

詢姓氏及移燭燭之則倩扶也一座譁然

諸名嗣郵一稱勿菴江南青浦人辛丑進士

侯輔之少遭家難避居嘉興捕者突至逮繫登舟侯

今世說卷八 假譎

九

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臥捕者以為癡

且以純綉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簡視行李或登

陸意益懈侯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窺身坐桑

林中捕者貽睨出不意疾追不能得夜燃炬大搜林

中侯望見火光所指即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

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也遂脫于難

侯名性河南商邱人太常卿執蒲季子大司徒恂大司成恪皆同父兄也兩兄蚤貴兄子方鎮方夏方岳方巖方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輔之和雅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為貴介驕蹇之態闔戶讀書孝友恭遜兩兄亦愛憐之順治間貢入京師文日有名人勸之仕不應深居簡出擁

書自娛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樂不形于色平生寡嗜好獨好飲酒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廣交獨于兄弟子方岳相愛暨同里賈開宗徐作肅徐隣唐宋舉等數人爲文酒之友意泊如也

汰侈

翁逢春游武林輦囊中金二千於寓廡下一日被酒歸蹴金傷其趾遽怒呼曰吾明日用汝不盡不復稱俠遂徧召故人遊士及妖童豔倡之屬期詰旦集湖上是日棹舫西冷橋合數十百人置酒高會所贈遺纏頭無算抵暮問守奴餘金幾何則已告盡矣

翁世居洞庭之東山官舍人

今世說卷八 汰侈

十一

忿狷

劉伯宗下第孫阿漚歎曰九華奇秀不入江上名山誌巢湖亦江淮巨浸不入禹貢水經山川有知寧不

感憤

孫名沂如江南六合人

黃九烟落落高踪時人惡其冷鄧孝威曰今已無伯通之廡下安所得杜陵之草堂耶只須移家渡江向九龍峰依阿垣最爲長策

黃名周星江南江寧人庚辰進士官戶部以文章名節自任兼擅篆籀工圖章性骯髒難合雖處困

窮不改其操君子高之鄧名漢儀江南泰州人

馮幼將與樸園書云淪落既久耳目都慣塵沙撲面只是春風毒霧侵人亦如沆瀣

馮名肇杞浙江會稽人

王仲昭性簡脫與俗忤年過壯盛鬱抑不得行其志日偕友人散髮袒裸浮拍糟邱意極典酣嘻笑怒罵不復知人間事

夏樂只慷慨任俠好與貧士遊客至輒命酒不給則解敝衣贖之有障扇過門者便欲塞戶偶有所感乃

今世說卷八 忿狷

十一

首戴瓦盎哭于西陵橋上曰新乎新乎

夏名基江南徽州人僑寓湖濱能詩工書畫曠然有高世之志

尤悔

王西樵里居時屢空見迫卒歲眇歡嘗雪後出爲人家送葬從驢子背上作西樵山人傳一篇稱心而言自謂實錄一出心跡乖反遂使此文不復可傳每爲歎絕

袁重其將出遊母爲脫輕容衣浣澣更絰以衣子袁衷之裊以褰衣久之脆時就客飲有鐫工爲之按摩

悞為所裂初不覺歸寢解外服露母前所改衣襪徒不可卸大驚捧衣長號悔痛終身不能釋

惑溺

張幼量行長白山中見有巨黃石甚佳以牛三百頭拽至園亭每語人曰此石絕似大癡畫中物又嘗愛一竹根石大不盈寸根節宛然撫翫不去手

張名萬解山東鄒平人

新城二王好為香奩體或以綺語為言西樵云不過使我于宣尼廡下俎豆無分耳

今世說卷八 尤悔

十三

陳其年嘗作詞懷二王有云名士終朝能妄語阮亭讀至此笑曰家兄與下官不敢多讓

朱錫鬯詩才雋逸文尤跌宕可觀然性好飲酒嘗與

高念祖入都每日暮泊舟輒失朱所在及高往求之

朱已闌入酒肆中醉臥壚下矣

朱名彝尊浙江秀水人薦舉博學宏儒考授翰林高名侏鈿浙江秀水人

周櫟園官闈每求江瑤柱輒令蠶人取諸梅花下石

問其甲上紋如瓦楞映日視之與綠玉相類彩色燦

燁晃人眸子周語人曰卽此膚理便足鞭撻海族惜

其生育遐陬不登玉食耳

楊香山客揚州有鸞鶴者傾橐為易二雙載歸嘲笑並至楊曰予門可羅雀對之如得良友老乏丁男撫之如倚玉樹寂處無絲竹之娛屢空有交謫之感戛然一鳴悅心盈耳憂鬱可捐因賦詩十章為友誦之

楊名體元直隸大興人官都司馬

邵僧彌性舒緩有潔癖整拂巾屐經營几硯皆人世所不急乃為之煩數纖悉僮僕患苦妻子竊罵終其身不為改

邵名彌江南長洲人清癯頗秀好學多才藝於詩宗陶韋于畫仿元宋於草書出入大小米楷法逼

今世說卷八 惑溺

十三

虞褚稱絕工平生揮灑小幀尺幅人皆藏弄以為重或購之累數十金乃用以搜金石訪雉彝及圖章玩好諸物此外蕭然無辨題所居曰頤堂置榻榻其中以藥爐茗具自娛賓客到門聲款雅步移時始出與人飲不半升頹然就睡雖坐有重客弗顧中年得小消疾覽方書多禁忌和採燥溼飲啖多寡不能適其中以此益困殆其迂僻如此

王于一晚歲客湖上狎一妓頗麤陋或嘲之王笑曰

近代美人尚肥

徐野君性洒落不與人事獨好觀俳優戲以為騷人逸士與會所至非此類不足稱知已

吳介茲食文官菓每一含咀不忍直下嘗語王隆吉

曰香甘雪嫩令人輒有奴視楊梅雞豆之想

王名廷棟江南儀真人王子孝廉

李啟美嗜古學抱疴十月猶聚書牀頭讀之將革歎

曰吾死矣獨念茫茫泉路能讀書否悠悠來生解讀

書否不勝於邑

李名潛一名洵字士美江南興化人

辛先民客居吟歎聞有人招飲直欲捐性命殉之或

諫其不節辛笑曰奈五臟神願馳驅何

辛名民一名霜壩字嚴公直隸宛平人壬午孝廉官司理

今世說卷八 惑溺

十四

徐伯調好鍊冲舉餐氣啜液嘗自厭毛髮不潔作游

仙詩以自喻

洪潤孫以博雅擅名乃有潔癖每齷面輒自且達午

不休陸麗京僕胡共往看之洪爾時神氣傲邁旁若

無人

洪名景融浙江錢塘人

查醉白繼婦陸陸故名家子性敏又善詩嫵婉酬唱

相得益歡陸亡查哀痛咯血升許已復為悼亡詩百

首多酬陸韻悵悵若有失踰年竟死

查名繼昌浙江海寧人七歲善吟詩十三游庠序
美風儀郡邑試士或里社高會諸少年咸集查至
詞說煉概顧盼煒如一座驚歎無不願交查者工
臨池能辨古彝器及唐宋諸家翰墨圖繪又學射
學奕雖不工亦自負

王丹麓喜方術一日檢書得同夢方時念張廣平處

京師特千里致書相期試夢聞者笑之

張名元時浙江杭州人少時與弟辭奇同執經應嗣寅之門應便深賞嘗作詩與廣平云子既張目無不識弟亦下筆如有神兒如亞子真可畏元方季方安擬倫後果以詩文聲冠一時

王丹麓家既落顧時喜刻書客至質衣命酒其詩曰

平生好賓客資用苦不周有懷莫可告室人且見尤

今世說卷八 惑溺

十五

施愚山誦之輒失笑曰蓋有類予者

全詩具載松溪漫興

今世說卷八 終

明語林

自序

予弱冠就讀明書逢人丐貸謬不自揆思有所撰著以備一代之遺雅不欲編蒲葺柳爲芟芟也披覽之下會有賞心間標識而劄記之擬爲語林一書稍稍成帙矣然亦或錄或遺既窮餓頽廢曩昔之志百無一成卽茲編臥箴中二十餘年業已毀蝕聽之新安友人仲喬與可見而慨焉欲授劄子遲迴久之以貧筇枵腸掛一漏萬而又蛙守里巷四方博雅無從校覈況向所采諸籍已經放散卽缺略何由補訛謬何由勘哉仲喬與可

明語林 自序

碧琳琅館叢書

曰先生固有言矣義慶之後患無孝標元朗之後患無元美乎蒲柳之葺庸知非史學所存耶乃予竊自笑往者撰著之爲虛願而芟芟者猶有足存乎夫家無二酉之藏居無同志之友卽才智企古人而輕言纂輯益難之矣況以余之庸庸闇劣者乎抑是編也尤有嘆者時易勢殊風會各別嘉言懿蹟有古今不相侔者何妨更置門彙而斤斤局已成之目爲哉然而不及革矣又官字謚號無定例也隨所記憶補署其名大書分注先後互異總以貧不能副墨倉卒錄板未暇畫一二云辛酉秋

日晴嚴氏肅公題

明語林 自序

一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凡例

劉氏世說事取高超言求簡遠蓋典午之流風清談之故習書固宜然至有明之世迥異前軌文獻攸歸取徵後代茲所採摭可用效顰亦使後人考風不歎詞林博雅

劉氏何氏皆首四科然徵文述事則膾炙之助多勸懲之義少門彙已銓無庸更定優者不憚廣收劣者惟取備戒簡賸不侔或相什伯蓋亦善長惡短之義如任誕簡傲世每不察舉為雅談鄭衛不刪觀者宜辨

明語林 凡例

一
碧琳琅館叢書

狂士竹林希踪于沂浴荒主宸居托韵于玄風君子固已致歎乃若輔嗣平叔蔚為莊易之宗支遁法深高標梵竺之戶聞木樨香而謬謂無隱之指悟服五石散而幸發開朗之神明異說詭趨譎種眩道吾徒著述曷敢不慎

世說清新詞多創獲雖屬臨川雅構半庀原史雋材明書冗蔓幾等稗家若名世彙苑玉堂叢語見聞錄等書踵襲譜狀殊失體裁茲所修葺略任愚衷雖不盡雅馴亦去太甚

晉書詭瑣半類俳諧劉知幾氏謂非實錄唐藝文志列
之說家卽新語不無遺議予茲所採名集碑版要于信
能羽翼若野史互紛不免毀譽任臆是非任目或好譽
而誕或溢美而誣譌謬參稽疑誤必缺

明史諸書取資治理偉略雖詳而節善無取朝臣悉載
而幽士難收是編實史籍餘珍門徑稍寬尺度殊短卽
事優而冗難以悉入理言韵致代不數人人不數端見
間寡陋多所挂遺以俟後人折衷有如元美之于元朗
鄙人滋幸

明語林 凡例

碧琳琅館叢書

名臣巨儒多稱爵諡單門介士直舉姓名履歷不能具
詳系里因文偶見至異同疏解代年先後俱未遑及媿
子非義慶庸患世無孝標

康熙壬寅吳肅公識

欽定四書全書總目提要 小說家類存目

明語林十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有讀禮聞已著錄是書凡三
十七類皆用世說新語舊目其德行言語方正雅
量識鑒容止俳調七類又各有補遺數條體格亦
摹世說然分類多涉混淆若夙慧類載楊東里母
改適羅理東里從往時方六歲嘗私磨磚土如主
式祀其三世羅爲之感泣此至行也與德行類所
載劉謹六歲時事正相類然劉入德行而楊入夙

明語林 提要

碧琳琅館叢書

慧事同例異莫知所從所載亦多挂漏

明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上

卷二

德行下

卷三

政事

卷四

言志

明語林目錄

卷五

雅量

卷六

賞譽

卷七

箴規

卷八

捷悟

卷九

博識 豪爽

棲逸

品藻

識鑒

方正

文學

一 碧琳琅館叢書

夙惠

自新

卷十

術解

卷十一

寵禮

簡傲

卷十二

輕詆

明語林目錄

儉嗇

卷十三

讒險

惑溺

卷十四

仇隙

賢媛

容止

巧藝

傷逝

排調

假譎

黜免

侈汰

忿狷

尤悔

紕陋

二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一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德行上

上嘗欲以吳公時舊內賜徐武靈武靈辭一日侍飲上強之醉命內侍送居舊內中夜酒醒問何處內侍曰舊內也大驚即起趨丹陛北面稽首而出

至正間蘄黃寇犯龍泉章三益溢從子存仁為賊所得

公以兄止一子不可亡後出語賊曰幼兒無知願以身

明語林卷一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代賊方購公遂大喜因就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公

刃磨其脇逼之降公卒不屈已間得脫

朱備萬善謫遼陽放歸買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間

主人貧無依惻然憫之竟以券還不復問直人以為與

蘇長公同

徐中山北定中原市不易肆以兵千人守元故宮使宦

寺護其宮人嬪妃給餼廩如故

唐侍讀之淳父應奉肅請死臨濠侍讀求其遺文雖荒

郵敗壁高崖斷石靡不搜訪纂錄時時伏讀聲淚淒咽

聞者掩涕

胡惟庸既敗有詠鄭湜交通者吏捕之急湜請兄爭欲

行湜曰弟在忍使諸兄罹刑辟耶獨詣吏請行其伯兄

濂先有事京師迎謂之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老矣

吾往辨之二人爭入獄上聞俱召至廷慰勞之謂近臣

曰有人如此而肯從人為非耶詔賜饌授之官

徽人程平謫戍延安其孫通上書言臣壯無父祖猶父

也臣祖老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

豈少臣祖者辭極哀楚上密召平至立通階下東西向

明語林卷一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顧謂通曰識若人乎祖孫相持泣哽咽不能仰視上嗟

嘆良久除其籍驛送還鄉後通為遼府紀善卒通免

歸廬墓三年

劉謹父戍雲南謹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

何許家人以西南指之朝夕向西南遙拜

祥符三鐸母歿葬鳴鳳山原泣曰鐸生咫尺不離膝下

今逝矣委親魄於荒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

時當冷夜月黑悲風蕭颯輒繞墓悲號曰鐸在此鐸在

此虎間哭聲輒避去

宋公訥為祭酒時行言並教鐘磬不遺餘力寢食學廂不復家宿及疾革監官請還公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祀兩祭齋戒中耶

主事常允恭杜環父執友允恭客死家破母老無依念金陵多故人庶幾一過往得杜氏所在而環父亦前死天方霖雨母敝衣沾濡踉蹌入門環見驚泣呼妻子出拜更衣食之母問子兒平生所厚皆安在子幼子遠不可至也環知他無足倚慰撫之曰即無人環在也而母視環家貧固欲他訪環令媵女從之果無所遇環購帛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碧琳現館叢書

製衣衾家人以下咸母事之十年罔勸會環以禮郎祠會稽道遇其幼子伯章環泣語之伯章逾時一省而去母竟死環家死時舉手向環曰累君累君願君生子孫類君仁德勿替環為殯葬歲時致祭環仕終太常丞劉司業崧初舉鄉試捷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居官不以妻子自隨孤燈夜讀五更衣冠起坐待旦以為常

吳琳致仕家居朝廷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其旁舍見一農人孤坐小几起拔稻秧徐布田間貌甚端謹使者

乃問曰此有吳尚書何在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以狀聞上益重之

寧海人王敏夜讀空舍中有鄰女叩門求宿同舍友欲內之敏不可拒門疾呼使聞於外女愧謝屏息遂逸去有藩將欲試之召與飲幃婦人偏室酒酣內敏遽鑰門去敏皇遽大呼排戶乘廐馬逸去

靖難師入金川門門卒龔翊慟哭去之後宣德中翊以好學成名鄉里周文襄兩薦為學官辭曰即仕無害但負向來城門一慟耳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四 碧琳現館叢書

東湖樵夫樵浙東臨海間日負薪入市口不二價文皇詔至臨海湖上人相率走縣中聽詔歸語藉藉新皇帝登極矣樵愕然問帝安在曰燒宮自焚矣樵大哭棄所負薪投湖中死

黃叔揚 殯父在陂上舊廬御史按部至問曰此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有知其家者一鄰老引御史舟至陂暮秋刈禾堆積村巷路多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叔揚從廬中對語移時家人欲具雞黍曰豈有居喪割雞禮客者以菜粥對食而別

黃叔揚殉節琴川詔戮其家時親族避匿友人楊福日
夜泣琴川橋多方求叔揚尸數日尸忽自立水中福親
抱而起成禮葬之屏處亦終身不仕

建文帝出亡尙書徐貞畱之信宿後文皇聞其事逮族
誅之一女年十三命屬樂籍樂官陳儀潛然不忍陰匿
養之不令玷汚洪熙遇赦儀爲擇配良家

方正學篤於師友宋景濂葬夔州正學自漢中枉道二
百里走祭墓所慟哭而返

姚廣孝少與王仲光賓友善姚既貴旋里鳴騶詣仲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五 碧琳琅館叢書

仲光閉戶不納姚曰仲光高士明日徒步造門乃相接
坐談既久姚徐勸仲光仕仲光忽茗甌墮地而仆口目
俱歛

王璉知寧波府廉潔峭峻一日見魚肉兼饌怒庖設過
侈撤而瘞之人號理美太守

江南徙豪清郵人黃潤五年十三詣有司請代其父有
司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

楊文定博鄉試首選胡若思儼實典文衡後若思爲祭
酒文定已在禁垣位望益崇終身執門生禮若思亦不

辭人兩高之

王英爲御史時家居邑令盛饌邀英英辭不往一鄰叟
適治飯相邀英便往赴或怪問既辭邑令而顧飯鄰叟
可乎英曰叟貧治具故自難

上嘗疑楊文敏榮多受邊將馬以問西楊楊極言其無
他且稱榮習陬塞險易鹵孽情偽廷臣罕及上曰榮數
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顧爲之地耶頓首曰
願以容臣者容榮使改過

楊文敏從文皇北征昏迷失道金文靖幼孜胡文穆廣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六 碧琳琅館叢書

同行金忽墜馬胡不顧而去文敏下馬爲整轡扶持已
稍前復墜鞍盡裂文敏即推讓所乘而自乘驛騎從夜
及曙勞勩勿恤翌午方詣中軍上慰勞之徐問所以嘆
嘉其義謝曰僚友誼固然上曰廣詎非僚友耶

陳檢討繼少奉母至孝御史聞而往廉之見檢討方隨
母抱甕行灌僂僂甚恭母以壺漿昇之拜而後飲

金聲是金問兄好古嗜學問事之如嚴師嘗病熱劇醫
云得螺可治時方盛寒問解衣循河得百枚以進聲病
良已

楊鼎在太學有郡守聞鼎賢欲以女妻之鼎以不告父母為辭守屬其鄉人徐大司馬琦謂祭酒陳敬宗曰鼎清貧而彼富裕父母豈庸見咎敬宗以告鼎曰原憲雖貧於道則富猗頓雖富於道則貧鼎何敢貪富遠媿古人

夏忠靖原吉有謹密文書為吏所污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忠靖叱起袖之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文奏當死出之懷中上命易之

惡靖嘗撫案嘆息顏色愀然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之公曰是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

張思齊潘泉山右長子紀徒步省觀道於曲沃沃令見其良苦以一驢送之既見公公怪問驢何自得紀不敢隱具以實告公怒筆紀驅驢還令且切責之

東楊諸子俱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曰毋使與寒士爭進

楊仲舉翥成武昌日楊文貞士奇以學官失印流落無

依雨中偶憇仲舉家見仲舉方教童子句讀與之談深相契合仲舉因就文貞授易文貞以無資為言仲舉即推館與之而自教授他處往返日十餘里不以為勞

師司農達少孤事母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嘗有逵急出城廿五里得之歸已二鼓道遇虎逵驚而呼天虎舍之去

況伯律鍾與平思忠少有交況守蘇州平方釋戍家居況數延見平執禮甚恭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君為吾故人

況伯律守蘇時一吏遺火府治為燼簿牘靡存及火熄況出坐礫中呼吏痛杖亟自造疏一引為已咎勇不及吏吏初擬必死況聞嘆曰此守事也小吏豈足當此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八 碧琳瑯館叢書

柴司馬車以主事採木道經廣信廣信守與車有舊餽蜜一甕車疑其重發視皆白金車笑曰故人知君君乃不知故人竟不受

陳祭酒敬宗替宗之政肅若朝廷以是致忿諸生有訟之法司者周文襄忱勸其申雪代為屬草詞理展轉公驚曰得無誑君周笑曰律奏事不實耳公曰被誣罪小欺君罪大其實以聞事亦竟白

鄒忠肅楚義方世篤按察陝西嘗以俸易一褐寄父父移書責之曰汝職刑名不能理冤澤物乃以不義污我

耶後忠肅以父在教職居閒謀於僚友請父入闈衡文
父聞之大怒曰朝廷典章爾乃用私干紊且汝爲憲司
我爲考官何以防範復以書責之忠肅捧書跪誦泣涕
受教砥礪終身

楊尙書翁仁厚絕俗鄰人作室簷溜其家人不能平苔
日晴多雨少又鄰人生子恐所乘驢鳴驚之卽繫驢步
行

仰瞻以理卿家居夏時嘗仕郡學訓導瞻師事之後經
其門必下驢趨而過人窺之雖暮夜亦然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九

碧琳現館叢書

劉忠愍球事兄甚謹同居合食始終靡間從弟玘作令
莆田奉夏布一疋卽封還貽書戒之曰守清白以光前
人此非所望

編脩董璘有時名以母病歸養一日母思鱗時不可得
禱於鎮江神命漁者舉網忽得二鱗以歸鄉里異之

曹學士鼎爲太和典史因捕盜獲一女色艷美目而心
動輒自書曹鼎不可終夕竟不及亂

石亨陷徐有貞秦川馬士權教授京師慨然不平每持
論公卿間亨并收士權錦衣拷掠追訊瀕死不承有貞

得免死感馬義許以女婚其子既而有貞負盟馬終不
言時論皆重士權而薄有貞

英廟旣復辟葬景帝欲令汪妃殉葬李文達賢曰汪妃
雖立旋遭幽廢若令從死情所不堪況孳幼女尤可

悼念帝惻然從之遣居舊邸又嘗念建庶人久幽掖庭
親親之義實所不忍以問文達文達爲將順之遣居鳳
陽

軒介肅輒初舉進士奉命督淮糧舟行潑水左右挽出
之時冬沍寒衣盡濕以被自裹有司送新衣卻之不內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十

碧琳現館叢書

徐待舊衣之乾

謝鳴治鐸蔬食布衣囊無長物稍有餘財周賑宗親方
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公以鄉人不避忌諱收綴遺
文梓行於世

陳恭愍選旬宣東粵時市舶司章泰倚貢市爲奸公繩
以法泰以他事誣公賄公黜吏張聚令誣公聚拷掠瀕
死不從旣而文致公被逮道死聚上疏訟冤條奏泰等

不法天下壯之

恭愍父負韜亦爲御史恭愍旣貴唯服先人故衣帶客

至瓦器蔬食相對未嘗有媿色自河東間喪還行李蕭然惟車一輛而已

王忠肅剛出鎮遼東一中貴持明珠遺之公固讓不得

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居數年中貴死其猶子以貧

不敢見忠肅使人召之曰何不買宅曰貧不能也忠肅

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值千金買第尚有餘也

吳匏庵寬初歸林下謁親友一業皮工韋布時鄰好也

即步入其門與低坐短簷道故舊甚洽工亦喜謂匏庵

曰與若飲可乎曰諾工乃布酒脯對酌斗室中是日有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貴官設宴候公吏跡得之相與愕然匏庵顧謂吏曰官

府酒易故人酒不易吏笑而去

中原西北長幼之禮甚嚴長者語必呼名幼者獻必長

跽雍世隆泰為憲副歸訪其同塾友王生時已棄士

而農遇諸途曰雍泰汝謂貧賤友不予棄約期訪汝韋

曲問世隆敬諾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背隻鷄持

瓢酒至據上坐世隆兄事之與飲而別

楊繼宗承芳知嘉興夫人受團卒熟鵝彘首繼宗自外

歸食之徐問所自夫人以告繼宗大恚聲鼓集僚吏告

以不能律家使妻納賄不義因吞皂莢丸吐出之趣吏具舟即日遣妻子歸

羅一峰倫既歸結茅金牛山取給隴畝不受餽遺客晨

至留飲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轉貸旁舍比舉火日已

近午曠然殊不為意

辭司馬遠厯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

曰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太倉王芳守教不殺仁及蟻蟻嘗於旅舍遇慈人費廷

槐相晤語歎為奇士適廷槐病滯下困頓塵土芳便移

明語林卷一 德行

十二 碧琳瑯館叢書

至已舍寢食撫護有如同生至便溺狼籍手自掃除廷

槐感涕索筆書曰生平心曲百不一伸天平已矣埋我

道傍乞書慈谿費廷槐不瞑目之匱語脫而逝不瞑芳

祝曰古今旦暮孰為彭殤費兄達人而但化耶摩之不

瞑舉其首枕之股拊膺謂曰四海一家誰非兄弟骨肉

弗面命也何恫廷槐喉間轟然有聲兩目漸瞑舟載虎

丘稱貸棺歛厝僧寺乃走訃其父後舉匱弗前遲芳至

絮酒哭送匱乃舉

吳獻臣廷舉居太學與羅玘善玘病獻臣治藥餌負之

登廁中夜十數反後同珙進士珙語人口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獻臣也

鄒汝愚智 謫死雷州吳獻臣尹順德經紀其喪會劉忠

宣大夏 行部至詒尹何以不迎徐問知所以深嘉嗟異

因共資還其喪獻臣自是知名

明語林卷一

德行

三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一

明語林卷二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德行下

陳茂烈乞歸終養身自治畦蒼頭給薪妻子服食粗糲

人所不堪而泰然自足太守憫其勞遣二力助汲既三

日往白太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卒還之

朱公垂裳 少厲清節躬自炊爨為御史寒約如故人稱

長齋御史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一

碧琳琅館叢書

三原公王恕 致仕歸見子姪買田宅皆鄰業因呼而讓

之曰某某皆吾故舊豈宜奪之俾遠去仍給以原券不

問值

楊文懿廷陳 凡有賜賚必為親供餘輒分與族眾及後

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以親不逮養請以少俸俸於

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之貧者詔允之

劉忠宣以忤瑾繫獄時同繫者請以賄免忠宣曰如此

而死禍止一身稱貸求免則累及子孫且喪一生矣安

事此為及發戍羶帽布被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策

一塞即日行

忠宣成肅州披堅執銳與諸卒同起處并不攜一子姪同行或問故曰吾仕宦不為子姪乞恩澤今發配老死令子姪補伍豈人情乎

韓紹宗為刑部郎母張嚴甚紹宗婦聞亦兩封宜人張時命與嫂負水紹宗歸見之乃命二隸人為代張怒持杖將笞之指紹宗罵曰汝有皂隸可代無則不吃水耶紹宗怡色曰兒婦身強有力豈不堪負水嫂弱有姪是以令代張乃解紹宗是邦奇父

明語林卷二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徐文靖 清 少時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瓶貯黃黑豆以記善惡善輒投黃不善投黑始黑多黃少已漸參半久之黃益多平生如是雖貴勿輟

呂涇野 柳 家居絕非義之餽劇請托之跡門庭清肅無異寒素有為權貴以三百金求序文公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何意視如烏獸

景伯時 陽 窮時與維揚火城相知及為中允數稱說之比伯時卒才才遺孤門戶衰落曩時親暱不相往來火君顧念益勤時時過江問遺踰於生時伯時有遺文數

十卷火君捐百金梓行之曰何忍使故人菁華遂隕於地

陳公甫自京師還舟至廣東陽江有寇乘小艇盡劫舟人財物公甫於舟尾呼曰我有行李可便取去他物且置寇曰汝是何人曰我陳獻章也寇舉手作禮曰小人無知驚瀾君子舟中人亦當是先生友何忍若此悉還之

柳御史彥暉貸陸坦金而不立券獨其子仲益知之後彥暉卒仲益戍遼陽數年赦還貧甚絲積粒聚得如數

明語林卷二 德行

碧琳瑯館叢書

拜坦墓納金坦子子以無券辭仲益曰若雖不知吾知之吾翁與若翁知之吾弗償異日何面目見兩翁地下孫清幼孤母沒未葬流賊入境清守柩弗去親友或勸之不從賊兩經其門皆不入鄰里有依之得免者

王海日 華 六歲與羣兒戲水濱有醉者濯足遺所負囊視之金也王度必復來恐人持去投之水中坐守之已而其人果至公指其處乃去

吳石岡 宗周 雖貴而老謹事其兄嘗謁郡過兄門迫未及下歸即悔之未脫衣冠急往詣兄兄果弗慳走入內

卧不起公呼再四跪榻前曰周有罪兄乃起曰往殊不爾吾姑教若遂具食歡飲而別

趙司成永一日過魯侍讀鐸將往壽西涯李東陽侍讀

曰我固當偕然無以贅歸索方帕無有躊躇間憶家尙有枯魚命取之已食其半度更無他物卽挾半魚以往西涯煮魚沽酒以飲二公卽事倡和而罷

韓尙書邦問是王文成父執一日公卿賀冬至文成貂

蟬朝服乘馬而趨俄從人報尙書在後文成急下馬執笏道左尙書至不下輿第拱手曰伯安行矣遂去文成

明語林卷三 德行 四 碧琳環館叢書

唯唯俟其過乃上馬

楊介夫廷和宦遊歸卽爲鄉人建一惠坊通水利灌涸

田萬頃號爲學士堰次以坊費修城缺城完賊至民賴以全次置義田以贍族眾三歸而修創利物者三焉

許道克學士以母喪家居一族叔負米路遇學士曰爲我負之公忻然負之隨行抵家而別行人指目殊自不覺

支琮少貧甚遇寒其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待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安在乃短衣出見云

方以所服覆母恐覺之故遲客太息去

羅念庵洪先以修撰歸道蕪湖時項東甌理稅事有楊

賈犯重辟願以千金求修撰爲解修撰時病急舅某許

之以爲卽不諱可藉爲櫬乃言之項修撰覺之呼項曰

君子愛人以德使吾爲清白鬼我卽死君寧無俸可賻

乎已病間舅理前語修撰曰項必以我故不脫賈獄賈

寧復有活理乃潛書謝項賈得脫而不知

朱升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刊夷町畦兼容謏劣有大賢之度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五 碧琳環館叢書

董三泉仕宦十年布袍革鞋而外不蓄他物遷蓬州守

諸子請曰平生志節兒輩能諒一切生事不敢少覬顧

大人年高蜀多美材可預爲計公領之旣致政諸子迎

之問及曩語公曰吾聞杉不如栢諸子謂當有栢材公

笑曰茲有栢子在可種之耳

文待詔性不喜聞人過有欲道及者輒亂以他語使不

得言以爲常命中丞諫一日過文待詔見其門渠沮洳

顧曰通此者若干堪輿言當第待詔謝曰公幸無念渠

渠適當損傍民舍異日俞公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

先言之我終不能為文生德也

憲副黃卷解職田間俾家眾耕作身與其配操杵臼炊釜作食躬荷而饁之

中丞宋邦輔既歸杜門掃軌課子躬耕夫人親餉有司或有饋卻之曰某德未至于可養貧未至于可周受之無名

張永思少失父獨與母居年七十猶定省如兒時夜置褥母榻下一聞聲歎蹶然起未嘗一夕入內有司與之厚者間有饋曰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六 碧琳瑯館叢書

楊御史爵周給事怡久繫詔獄已而上聞空中神語乃詔出之爵歸怡使人問之因遺金四兩使者至見有餽菜於野者問之爵也乃出書呈金爵曰主安得此毋乃改其故乎使者以貨告乃受之

朱邦憲父守福州其故吏後來官雲間欲為邦憲買田宅邦憲輒不肯邑令日造請其廬驩飲欲請間為壽不敢發言而止令死邦憲經紀其喪千里還葬

廖庭皓母采蔬於圃為虎所攫皓急追及之抱虎頭且泣且訴願以身代即以拳入虎口母遂得脫

江山何宗道有至性精名理嘗有盜夜入其室宗道心覺其人而不呼將取釜始言曰盍留此備吾母晨炊盜赧然盡還所竊大呼曰盜孝子不祥自是其人不復為盜

程文純仕宦四十年始終一德致政歸與昆季共居處獨所宿樓居兄子復鸞其半文純作籬自障嘗自吟詩曰風雨半間樓

萬宗伯士和為令時嘗無禮於直指直指銜之及案粵欲巧詆以法悉取諸錢穀籍稽其出納無所得則榜掠

明語林卷二 德行

七 碧琳瑯館叢書

筦推吏欲誣引公吏死不承已而曰有之直指喜詢之對曰萬公無他自不合飲吾粵地一勺水

李椽學梅母喪廬墓三年獨棲林莽間苦貧日拮据生理出必返雖深夜亦然一夜至溪澗暴雨溪漲不可渡乃持蓋立谿上望墓踊號曰兒在此如是達旦又大雪

鄰里意椽苦或他往深夜往矚席藁臥雪中沒不可辨環視久之始見雪中隱隱一髻

卜者袁景休能詩而死無子夫婦寄棺蕭寺旁上雨旁風暴露十年其友林若撫草疏告哀莫有應者閩人林

古度取一摺扇畫兩棺貯荒室而題詩其上俾寺僧爲
募新安程月樵見而慨然出資以庀窀穸

林隱士春秀號雲波家貧嗜酒不能得其友鄭鐸多良
醞日呼與飲醉輒狂不可制鐸度其飲戶爲製一壺鐸
雲波二字至則飲之三十年如一日

沈徵君壽民高操絕俗義卻餽遺引光鈞黨之獄楊宮

允昌祚爲濟百金資其患窘宮允晚歲亟貸償之宮允

日向君非有丐於我我實急君今我卽多故豈復計此
徵君謂門人曰不及今酬之後此將誰致又少時他所

明語林卷二 德行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嘗與居間者其人貧亦粥產代之日向者彼以我故也
有涎徵君易與者賜其貽累沒齒窮終弗與校

徵君改革後晦跡蘭溪躬自刈種歲侵炊烟時絕麥爛

浥不堪食甘之怡然蘭令季君亟訪之屏騶徒步始得

造廬一面欲買田晦構書院居之皆謝不可令不得已

託邑人祝生餉米豆受而發之有白金二百乃以半界

祝以半寘屋隙草間後有親黨將謁令乞書于徵君指

草間金界之

言語

太祖旣一海內命周元素畫江山於便殿壁間元素曰
陛下東征西伐孰知險易請規大勢臣從中潤色之上
卽援毫揮灑旣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謂江山已定
臣無所措手矣上笑頷之

袁凱洪武中爲御史上一日錄囚畢令送東宮覆審遞

減之凱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陛下法之

正東宮心之慈上善其言

復見心故元學士元亡削髮爲僧而髭髯如故高帝時
召見怪問之對曰削髮除煩惱鬚鬚表丈夫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國初郊祀文有予我字上怒欲罪作者桂學士彥良曰
湯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將我享儒生泥古不

通煩上譴呵上意乃釋

太祖一日問朱備萬善卿家豐城鄉里人物何如對曰

鄉有長安長樂里有鳳舞鸞歌人則張華雷煥物則龍

泉太阿

施狀元槩在翰林宣宗問曰吳下有何勝地答曰有四

寺四橋問其名應聲對曰四寺者承天萬壽永定隆興

四橋者鳳凰來苑吉利太平

康對山嘗曰經籍古人之魄也有魂焉吾得其魂而已
譬之酒善飲者漉其醕不善飲者啜其醕

費文憲宏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
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襲而後能月無
忘其所能

世宗入繼大統方在冲年登極之日袞衣曳地上數俛
視不悅楊廷和奏云陛下垂衣裳而天下治

嘉靖初講官顧鼎臣講孟子成丘蒙章至放勳殂落語
侍臣皆驚顧徐云是時堯年已百有二十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上 碧琳瑯館叢書

馮南江繫獄論死行可年甫十四日哭長安街攀貴人
輿訴之俄方相獻夫至問汝父何在行可曰朝廷且殺
諫臣而宰相不知尚謂國有人乎方嘿然

嘉靖南郊創園丘汪鋐請鑿遷禁垣外塚墓帝不忍限
止一里之內宗伯張潮言一里之內塚不下萬餘倘於
瞻對無妨悉容仍舊執政者訐為褻穢園丘潮因在園
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詰者語塞

會稽守擬築禹廟山隴延袤十里民皆驚愕汪清湖曰
論平成之功殫一方財力不以爲泰然茅茨土階盡力

溝洫者豈忍爲此役遂寢

陶文僖大臨嘗曰學有根室有基不實則欲又言善猶

水也爲之先者源爲之後者理始而濫一觴終而潤九
里

何良俊云六義者既無意義可尋復非言筌可得索之
於近則寄在冥漠求之於遠則不下帶衽

朱恭靖希周爲南冢宰富考察南科無一人去者或以
爲私公曰一曹皆賢使必去一人以爲公萬一皆不肖
亦姑去一二以塞責乎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上 碧琳瑯館叢書

陸太宰光祖初令濬有富民枉坐重辟眾以嫌莫敢白
公至破械出之臺使者以爲言對曰當論其枉直不當
論其貧富果不枉夷齊無生理果枉陶朱無死法

吳疎山悌令宣城以縣歲輸於郡吏多索羨餘悌立守
左吏敲兌白郡守請增守側立睨視曰未也悌曰某立
自正故見其有公立自邪故見其無耳守慚

有謂山西紫碧山產石瀨可益壽中官求之經年不可
得案察王維令民取小石相類者以進中官怒謂其僞
且以書記可驗那得云無維曰鳳凰麒麟不見書記乎

給事薛畏齋自言平生受益者三一日貧二曰病三曰
患難貧故知節用病故知保身患難故知處世
烈宗一日夢兩日並出問羣臣主何祥羣臣莫能對周
陽羨延儒曰應_{在東宮上大悅}

明語林卷二

言語

三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一

明語林卷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政事

陳祖以明經授新繁縣丞有媼道哭甚哀祖問之寡而
無子惟一孫十歲爲巨蛇所噬祖令具狀遂移牒城隍
期日引蛇至已而果有羣蛇蜿蜒皆除噬人者死餘不
驚而去

秦從龍與高帝畫策密書漆板問答秘計左右皆莫聞

明語林卷三

政事

碧琳琅館叢書

胡子祺按察廣西聞宋元祐黨人碑尙在融州巖谷中
命出而碎之

方克勤守濟寧日具衣冠坐召諸吏授詩書法律庭不
陳械惟設畫鞭而已

姚克一守蘇州欲見處士錢芹不可得因俞貞木道意
錢曰芹固願見然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
下士之風請俟月朔會於學宮姚如期致迎拜請質經
義錢曰此士子業公有官守會有時務因袖出一簡授
姚不交一言而退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

周新按察浙江初至有蠅集馬首使人跡之得暴尸莽
中有木雷帶間公取視之乃商以識布者匿不言及蒞
事使徵布有合記者即執訊之果殺商盜也

新聞微行直觸其屬令合收繫獄與囚語遂得一邑疾
苦未幾吏返之出一邑大驚

方清易所在輒著廉明為衡州同知民有告虎噬人者
素易齋沐為文檄山神明日虎自斃於道時人以比韓
退之驅鱷

河南新安饑知縣陶鑄貸賑糧賑之全活甚眾乃上

明語林卷三 政事

碧琳瑯館叢書

章白幼民危旦夕不及奏報專擅亦安敢辭上嘉勞之
曰可謂能稱任使矣

何灝為刑曹郎京師人語曰毋縱誕避何鐵面

況鍾知蘇州初至佯不解事吏抱案請署鍾顧左右問
吏吏所欲行止輒聽吏乃大喜謂太守愚閱月集諸吏
詰之曰某事應行若故止我某事不應行若故誘我行
是皆有賄縛諸吏投庭下諸吏皆大懼謂太守神明

正統中綵繪宮殿需牛膠萬餘觔敕使督周文襄供辦
公時赴京道遇使者請公還給公曰第行至京自有處

分及至京乃言庫所貯皮歲久且壞請出煎給歸撥餘
米買皮輸納以新易陳實為兩得

文襄閱死獄每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反手立聽
時忽肯首喜曰幸此可生

英廟北狩鹵大入寇時壩上倉場糧料山積于忠肅急
令縱火焚之或以事重須待詔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
目前緩之適以資鹵致持久坐困於我非計

陳都憲鑑巡撫陝西民飲其德呼為髯翁翁有疾者誓
為公昇輿以禱出則民爭來昇摩之不止

明語林卷三 政事

碧琳瑯館叢書

黃用章 參政四川道崇慶忽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用
章曰即有冤吾為若理風遂止既抵州沐禱於城隍夢
中若有人曰州西寺州西寺云密訪州西果有寺當孔
道倚山為巢乃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一少而猛詰
之無牒命塗醋聖額曬洗之有巾痕用章叱之盡得好
狀夜投宿者沉寺陰巨池中眾分其貲有妻女分隱窖
中於是殺僧毀寺行旅晏然

韓王內使李毅等不樂府中忽作令旨啟城挾弓跨騎
越關詣京奏許王過所司請勘尹直曰毅不安王府逃

亡罪一詐令旨開門罪二越關罪三撫王小過當殺罪四豈得聽彼虛言以勘王遂押還府

吳石岡守臨江郡有僧利道觀並列孔廟扁曰三教坊下車卽廢而易之曰崇儒毀其屋以葺官廨汰其僧道悉配以尼刊說社學辨惑啟迷一郡翕然

劉文靖李西涯謝木齋同在政府遭遇聖明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蔣恭靖守維揚時上南巡六師俱發計夫役舟騎供費不貲揚民洶洶無以自存恭靖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四 碧琅琅館叢書

計初議減可什八他亦推類遞減之上供無缺而民不擾

祝某守南昌有民犬吠寧府崔卒來訟云崔本御賜金牌可驗祝判云崔帶金牌犬不識字禽獸相傷何與人事竟縱犬主又兩家牛鬪一至死判云兩牛相爭一死一生死者同享生者同畊

汪應珍知泗州武廟將南巡中使繹絡道路恣爲求索公率壯士百餘列舟次呼聲震地中使沮喪公麾從人速牽舟頃刻百里出泗境後至者斂戢不敢肆公反禮

遇之於是皆咎前使而德公

大司徒雍太巡鹽南淮見竈丁鰥貧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具與完室旣去淮人詠之曰客邊檢囊渾無物海上遺民盡有家

楊文忠當國區畫調度取辦俄傾常命中書十餘輩操贖以從公一一口授動中機宜

故事吏部大僚所接見每不能數語以示嚴冷徐存齋佐銓獨曰果爾何以盡人才乃折節怡色見必深坐亶亶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錯及寒暄可憐語冀以窺

明語林卷三 政事

五 碧琅琅館叢書

見其人

韓襄毅才識明敏凡臨眾奏事動發數百言皆引經據律其所設施永愜輿情其後官民皆遵守之號曰韓都例

徐九經尹句容循廉最著嘗圖一菜於堂曰古人有言民不可有此色官不可無此味及去兒稚挽衣泣曰毋去我其長者曰幸惠訓我九經泣曰儉則不費勤則不墮忍則不爭保身及家之道也父老鏤所畫菜而書儉勤忍於上曰徐公三字經

譚讓為南昌通判初政嚴厲夜有書解壁者曰虎豹在山雷行於天人宜自度不可犯譚讓顧視笑曰為政不能使民無犯而使民不可犯耶更治簡緩

楊雲才多心計為荊州同知適改拓郡城時錢穀已有成額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守令爭欲溢故額雲才曰無庸也乃馳至陶所視其模怒曰是不可用自製模付之諸公視模了無以異蓋陰溢其模積之正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監司大服

文學

明語林卷三 政事

六 碧琅琅館叢書

宋景濂初學於間人夢吉繼學於吳萊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致仕後在青蘿山關一室曰靜軒閉戶纂述人罕見其面

曾侍郎魯博通史籍有叩者佳言如屑理蘊罪微偕宋文憲修元史時謂公能以舌為筆潛溪以筆為舌

危學士素修元史欲訪尋元事不得每袖餅餌果實以啖老兵得語即書之

太祖召宋景濂作靈芝甘露頌賜宴而醉不能屬草歸令方希哲代為之次日以進太祖讀之曰殊不似學士

筆景濂愕然因叩首謝臣實醉門人方孝孺代為之太祖曰此當勝卿立召見試大加寵禮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嘗竊入學舍聽諸生誦已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母曰兒痴若此盍聽其所為因去依僧寺夜潛出坐佛剎上執筆映長明燈讀之達旦像偶猛惡冕雖小恬弗怪

蜀王椿博通經藝旁及釋典太祖常呼為蜀秀才王至中都首闕西堂以書自娛閱武之餘輒與儒生李叔蘇伯衡及名僧來復等講道論文殆無虛日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七 碧琅琅館叢書

葉子奇博達今古詭德匿時以羣吏竊飲祭酒株連就獄獄中以瓦研墨蒼草木子以草計時以木計歲

王止仲行髫時從其父昌門為人市藥暮則為主嫗看稗官演說背誦至數十本主人翁異之授之魯論輒成誦乃令遍閱所度書未弱冠辭去授徒於城北望齊門議論踴厲貫穿今古洪武初延為庠師弟子雜進問難肆應不窮

王止仲少微為人行貨長游諸生間為言濟南生詩伏生書胡安國春秋灑灑不窮諸生皆大異之然視其居

徒壁立故未嘗有書

徵士梁孟在禮局討論精審諸儒推服書成將授以官

以老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多從之學稱為梁五經

隱者楊滌避雨泊舟黃鉞舍旁見鉞方倚簷讀因就視

之問孺子學如此日讀幾何鉞對曰過目不忘然苦無

書滌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不下萬卷能從吾往乎鉞

喜遂往既至滌令其子福與同業三年盡其書而返

吳文太與丁敏為友皆貧而湛吟咏無間日夕二人嘗

閉戶共為詩人見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方瞠目捋鬚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八

碧琳琅館叢書

呀唔相對都不復省饑餓

楊文定在獄十餘年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家人供食

嘗數絕糧公日手五經諸子不輟日朝問道夕死可矣

毘陵陳濟善記不遺其子道侍側問曰外人稱翁善記

試探一書請誦可乎曰可因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最難

記可引其端子如其言遂朗誦終篇不訛一字文廟嘗

號濟兩腳書厨

陳簡討繼少孤貧嘗受學於俞貞木每歸飯輒反貞木

頗怪其速竊視之則至密廬中懷出一餅哺之即行貞

木以是留食於家以為常

曹月川研精理學日事著述座下足兩磚處皆穿

呂文懿原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審書成鬚髮盡白嘗

曰使我進二階不若稽古獲一事

景泰間吉安劉公宣代戍於龍驤衛為衛使畜馬書夜

讀書廐中使初不知偶與塾師論春秋師驚異之以語

使使乃加優遇

劉侍講定之為文常對客揮毫稿不易幅成化初入秘

閣析疑稽古一揮九劄停注演迥頓挫奔放變化不窮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九

碧琳琅館叢書

一日中使傳旨命制元宵詩馮几成七言絕句百首以

進

憲宗于內閣得古帖斷缺不可讀命中使持至館中適

傅瀚在即韻為一詩以復上大悅賜之珍饌法醢

倪公謙落筆千言每應制賦詩中使立候以進奉使朝

鮮有所題咏即席揮灑不加點竄遠夷驚吐舌以為神

因梓行其所作

鄒智才十二歲能文章經史過目不忘居龍泉庵貧無

繼晷之給掃樹葉葺之焚以自照讀常達旦

楊君謙好蓄書間有異本必購求繕寫結廬支硎山下課讀經史以松枝爲籌必精熟乃已顏其堂曰松籌羅圭峰每有撰構輒棲居喬木之巔神思欲飛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色枯槁有死人氣

陳刺夫家始寒微幼賣油給養一日經里塾聞講書義大悅遂從師學已而曰吾一於學何以給親養復請於師願旦夕受業晝仍出賣油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楊升庵強記博學著述繁浩所撰七十餘種所編纂亦不下百餘晚成渾中簡籍不可得惟抽討腹笥而筆舌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間未嘗寔乏

吳趨之里有娶婦者夜而風雨燭滅無與乞火聞然驚謂曰南濠都少卿字玄敬家有讀書燈在叩門果得火

王元美年十四其師駱行簡賦寶刀篇得漢字韻思久不屬元美得句云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駱深器服之

方西樵獻夫予告南歸屬吏書繳銀圖書疏適劉欽來候止之曰大臣雖歸不能無言言非此不達昔三楊亦攜以歸矣遂口誦三疏方酌用之後典籍呈原稿不差

隻字於時博通典實推欽爲首蘇州劉槃貳焉謂之二劉

楊忠愍生七歲家貧父使飯牛間往里塾觀羣兒讀書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學兄曰若幼何學艱然曰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耶兄言於父聽之學然猶不廢牧也楊椒山讀書僧舍恆至夜分會寒無下襦遶屋行且溫且誦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五更起汲水手凍屬于綆呵之乃解

明語林卷三 文學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李于鱗少不慧同學生戲呼爲李攀鬼及長爲制義皆幻棘不可句每試輒蹶年三十五始學爲詩齊人多以入聲爲平謂之轉韻于鱗刻意正之間不諧爲座客所嘲卽嚼其唇血濺几席曰所不澡腸刮胃以祛宿習者有如此血

于鱗結七子社一日李伯承徑入其社于鱗不悅以玉河白燕爲題使人伺伯承句輒爲報伯承詩先成七人共大歎賞遂閣筆定交

王昭明潛心遯世著六經說旣沒而子孫貧甚不能存其書管志道與周道甫各得其一二皆以爲帳中之秘

龍游童子鳴少爲書賈挾策問字輒曉大義遂實積書
帆檣窮心日夜吟詩蕭散燕山詞客如雲所至分曹命
簡聽漏刻燭爭響暑刻聞子鳴方危坐匡牀目瞪不出
聲比誦一篇風調變絕羣客沮喪子鳴退然無有也嘗
閉戶屢易而出出則強人彈射往往未愜并藁削之學
於歸熙甫卒而祭之

梅禹金鼎新篤志纂輯嘗納妾鄒氏一月不出人怪其

驢問之則已輯青泥蓮花記十二卷

舊者唐汝詢五歲時從父兄耳學無不暗記箋注唐詩

明語林卷三 文學

上 碧琳琅館叢書

旁引該博酒間誦上林子虛賦杜白長篇鏗金戛玉琅
琅不遺一字

蔣八公內閣德璟語操閩音其談古事則徵二十一史

如河瀉泉流叢殘小說無不畢舉談近事則十三陵蹟

五府六部之故九關十二鎮兵馬錢糧新舊之籍皆可

手畫而口數也嘗一日應閣中二十餘詰敕文詞典核

同官歎駭

明語林卷三

明語林卷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言志

周太史是修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
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忠節遺事輯
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程濟與同邑高翔俱起明經翔厲名節濟好術數翔曰

願爲忠臣濟曰願爲知士後翔九十死難濟用術脫建

明語林卷四 言志

一 碧琳琅館叢書

文帝莫知所終

王良按察浙江謁岳鄂王廟曰苟媿武穆非人也

楊文敏十三歲時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論古名

相皆歎爲不可及公徐曰暴壤伊周誠不易其餘毋乃

可學

王莊毅竑嘗曰士當希朱雲汲黯安能局促效轅下駒

莊毅既歸躬營宅兆先壙之傍或曰大臣終官國家爲

營葬公胡庸此答曰竑以謫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

尸幸無敗績謬膺獎擢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

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希意外之寵

李時勉少負大志每自厲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

陳敬宗司成二十年諸生多至卿貳公久不調冢宰王

直從容言以司寇相轉何如曰某托公為知己與天下

英才終日講學庸詎不樂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哉

練御史綱歸吳後喜舊業尹山之陽為終焉之計復建

菴寫范文正公文信公像語人曰初吾自分用則學范

公否則為文信公死耳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志

吳康齋讀伊洛淵源至程伯淳見獵心喜曰審如是是

明語林卷四 言志

碧琳瑯館叢書

吾亦可學賢聖遂絕意舉業潛心義理常自咏曰誠能

通鬼神志當貫金石

夏正夫 寅嘗自警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身閒過二可

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楊承芳年四十有三乞致仕疏曰視錢若水致仕臣已

多三歲視陶弘景奉朝請臣尤多七歲臣得與弘景若

水游地下足矣

陳白沙答李憲長曰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闋後采

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峯少償夙願

劉忠宣在兵部職方規調兵食太宰才之欲以少司馬

太僕進公公謂人曰京堂顯地人亦豈不欲顧吾秀才

時見郡邑政有失者輒自奮曰吾他日必不爾某所宜

行某所宜罷其行與罷又復云何今幸登朝不得一親

民官非素志且亦恐人負官亟堅請外

忠宣教子讀書兼令力田嘗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

逸成惰

楊文懿語徐少詹 原曰平昔才無半斗而喜作文飲可

數合而喜與賓客燕酣行不能里許而喜遊陟今皆不

明語林卷四 言志

碧琳瑯館叢書

復爾比入朝班率皆少年新貴獨以白髮青衫漫廁其

後雖未謀引去宦味固已索然

楊文懿在館職十六年不遷或諷公援有力者謝曰幾

婦抱節三十年今老改志耶

葉文莊 盛崇尚名節動跂古人為文師歐陽而功業自

期韓范

余肅敏 子俊嘗曰人臣為國力隨事盡即近且小不可

不計百年至大利害當身任之毋養交市恩為遠怨自

全之地故其經理延綏謗議紛如而執之不易

謝文肅錄居間起復謂人曰初心冀祿為親今亦何及
苟仕非義也遂以疾聞閉門讀書暇則侍逸老眺方岩
雁宕仕進之念泊然

黃伯固鞏常自書壁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鳴夷馬革
自許何愚

何遵為諸生學師王純甫策問范滂母事遵歸告其母
曰兒設為滂大人為滂母乎母笑而許之

國朝仕進以翰林為極選競進恐後戴莊簡珊獨避不
往曰願就部曹習民事為國立勛業

明語林卷四言志 四 碧琳琅館叢書

王伯安十歲就塾問師何為第一事師曰讀書登第耳

伯安憮然曰毋乃希聖

董蘿石少耽吟咏放浪江湖晚更折節師事王伯安或
謂其老那復自苦蘿石笑曰吾方揚髻渤海振羽雲霄

且憫若苦願以吾為苦耶去矣吾從吾所好自號曰從
吾道人

劉源清諸生時讀唐史張巡許遠傳起曰巡遠何如人
吾異日為人臣宜何如同舍生相顧愕然

給諫田汝耕與崔銑交舊雅好何舍人景明每過兩人

浮白吟詩闌瑾既誅歎曰引裾請劍自許丈夫顧事會
蹉跎迹與心違命與世左每自悲感于懷耳

王廷陳語余懋昭曰僕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
為疎為懶不敢為狂為拙為愚不敢為惡高竹林之賢
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沈嘉鳴夷之逝而汗其
富每景物會意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盡調倦則偃
臥厭苦俗途究心老莊保養性命此僕大略也

大初山人一無所好獨喜為詩時出入畦徑曰吾舍此
益與世絕或勸其仕或探其學輒撫掌大笑不食

明語林卷四言志 五 碧琳琅館叢書

楊椒山喜雅惡崔云雅報凶崔報喜雅近忠崔近諛

王子裕問僉事廣東投劾而歸築室湖濱自言願屏居
三十年讀盡天下有字之書撰述以畢吾志

錢孝直敬忠父坐繫時甫能言輒詣圍土父教以讀書
灑淚受策時頭觸圍墻夢嚙呼泣誓成名贖父死五入

省闈卒成進士疏救父出之嘗曰上不敢效陳圭近不
敢作馮行可

羅狀元洪先傳臚日外舅吳太僕曰壻乃辦此非所料
也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者三年遞一

人那足異是日袖米借何善山黃洛村聯楊蕭寺中講學不置

陳仲醜繼儒云子出不能負向平五岳之笈入不能闢

香山五畝之園惟買舟襍被于名勝處避客息躬所謂每月一遊則日日可度每歲一遊可閱三十年

魏璫既誅未盡澄汰黃石齋諫項少保曰正人不盡升可矣僉人不盡拾遺可乎草盛苗稀淵明所以帶月而荷鋤也

金駕部鉉嘗讀邵子署其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

明語林卷四 言志 六 碧琳瑯館叢書

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沒吾世及死闢難人始見之蓋前此二年壬午七月晦日題也又巡皇城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歸語弟曰吾見御河清泚若神志依依者何也後竟投御河死

方正

高帝覽孟子草芥寇讐章謂非人臣所宜言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金吾射之錢司寇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榮帝見

其誠命太醫療其箭創孟子配享得不廢

劉長史璟是劉誠意子嘗至燕與文皇奕璟勝文皇怒

曰那得不相讓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何可讓

景清初赴舉時過宿涪化主家有女為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也清為書景清在此而妖遂絕

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上親勞之夏忠靖不可曰彝人慕化遠來宜示以義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者上曰爾欲效韓愈耶已而法王入上命忠靖拜忠靖

曰王臣雖微位列諸侯之上况彝狄乎卒不拜

御史周新彈劾敢言貴戚畏之目為冷面寒鐵公

給事周或剛直敢言有彈奏必着緋衣諸大臣每早候

或長安門外或緋衣各令取素服為待罪具

楊文定在內閣子某自石首來備言所過州縣迎送餽

遺之勤獨不為江陵令范理所禮文定異之即薦知德

安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

人豈私于理卒不謝

陳黃門諤累以直諫瀕死三黜弗移後授京兆嘗出行犯太子蹕太子訴上上曰陳府尹是我父母官不問宣德中召用舊臣多依違者唯黃忠宣持正不阿命觀劇曰臣故不好劇命弈曰臣幼奉嚴父師訓讀書外無益之事非所敢問

顧中丞佐性嚴重未嘗口毀譽人旦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官僚行道以此為候往往有輓驢駐馬折而還者

薛文清自大理入一日召入便殿上方服短衣小帽文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八 碧琳瑯館叢書

清望見遲迴不進者久之上遽易服見之左右曰此正是薛夫子時擬之不冠不見黜

初西楊薦文清于王振既至李文達謂薛宜詣振謝薛曰原德亦為是言邪受爵公朝拜恩私室瑄所不為後遇諸朝復不為禮振遂思中之

王振慕陳祭酒敬宗名無緣晤觀周文襄忱間以語祭

酒祭酒曰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他日何以見諸生或語振祭酒書最高託為求書者先之禮幣彼將報謝振乃遣幣乞書程子四箴祭酒走筆書訖而反其幣竟不

往見

門達誣陷袁彬漆工楊暄抗疏論救復條達不法事上令達自訊達嚴刑迫之暄知達意謬曰李學士以書授我我實不知請眾鞠之明日眾既至暄大呼曰達以酒肉啖我使我陷學士皇天后土實鑒臨之暄即死曷敢誣善人達語塞彬得釋

汪直在西廠聲勢烜赫人莫敢犯嘗怒兵部郎楊士偉校突入其家拷掠逼辱及其妻孥眾咸錯愕莫敢言陳媿齋音與之比隣登墉呵之曰有國法何得遽爾校曰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九 碧琳瑯館叢書

爾何人敢不畏西廠答曰聞侍講陳音乎校為縮頸汪直頗欲延攬名士雅重楊承芳時承芳憂居直往弔于墓既拜起手拂楊鬚曰往聞君名今貌乃爾楊曰繼宗貌陋虧體辱親竊所不敢直不復言

內臣黃賜母死朝士無不弔祭翰林官猶未詣徐侍講瓊言于眾曰時且如此那得不往眾或應或嘿陳媿齋忽奮然曰堂堂翰林相率拜中官之門謂斯文萬世何詞氣憤激聲淚俱下言者大沮

陳恭愍選提學南畿試卷並不彌封編號曰吾不自信

何以信人時韓襄毅頗尚崇飾方憂制家屬聞公至悉屏儀衛曰母令陳御史知

李文祥與萬安同年安欲引文祥附已使孫弘壁延禮之屬題畫鳩文祥即奮筆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恩

張昂令鉛山邑有大木蔭二十餘畝民祀為神慢輒為崇昂出勘田欲伐去以廣墾治父老咸諫昂檄隣邑共伐之莫有從者公執愈堅期日率徒戎服而往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乞公中止公叱之忽不見命運斤樹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上 碧琅琅館叢書

有血眾懼不前公手斧倡之樹乃仆上有巨巢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已問之乃知樹妖所攝民惑遂解

邑有羊角巫能殺人一嫗訟巫殺其子昂遣捕縛至杖之杖者手傷而巫自若命繫獄及夜烈風飛石屋瓦若崩公知巫所為乃衣冠起坐及旦取巫眾皆勸阻公不許厲聲叱巫巫忽墮一珠及書一帙公會僚屬焚書碎珠巫即仆死

孝廟初耕籍田行九推禮教坊司以襍劇陳或出狎語馬端肅文升時為都御史厲色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

豈宜以此瀆亂宸聽斥去之

屠滹督師兩廣中官有家順德者囑滹為修其家廟時吳廷舉作順德令滹以語之廷舉曰安有官為奄治廟者且歲饑民貧不可又市舶監遺金令市葛廷舉市二葛以進曰葛故雷產做邑無有奉此為式不中請還金監患取金去

逆瑾擅權外官朝者多造第拜方壽卿良以僉事補官入朝既叩頭左順門鴻臚令向東揖瑾方徑趨出或以例宜謁瑾壽卿厲聲曰官可棄身可殺膝安可屈竟不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上 碧琅琅館叢書

往瑾大怒勒致仕去

王文恪整與壽寧有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必斥去或以為過公曰昔萬循老攀附昭德吾嘗恥之今乃自附壽寧耶

羅景鳴現是李西涯門生李處劉瑾張永之間或多委蛇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

康陵頗佞佛自稱大慶法王外廷聞欲諫患未有徵俄內批番僧請田為大慶法王壽而書號並聖旨傳尚書珪伴不知奏曰孰為法王敢抗天子亂祖法大不敬當

誅詔不問田亦止

蔣子修欽劾劉瑾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

子修自念疏上定撥奇禍當是先人軫念尼止吾事已

而聲振四壁子修歎曰吾義不得顧私且緘嘿終為先

人羞因奮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再上再受杖

竟死

武宗觀魚揚州得巨魚戲言直五百金時蔣恭靖瑤為

守江彬惡其不屈請以昇守使人促值甚急恭靖脫夫

人簪珥及縹服以進曰臣貧而庫無緡錢不能具此帝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屬目久之徐曰酸儒耳勿較

武宗南狩中使矯詔令泗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汪公應

軫奏云泗婦女荒陋近亦流亡無以應敕旨向募桑婦

十餘人倘納宮中俾受蠶事實于治化有補事遂寢

江西諸司賀靈王壽皆朝服按察蔡介夫清至謂其屬

曰是觀君之服而以朝王非禮也去其鞞又三司于朔

望皆先朝王乃謁先師介夫改令先謁孔子已宴王即

席譙清不能詩清亦讓王無禮

馮御史恩疏劾張孚敬汪鉉方獻夫為根本腹心門庭

三慧逮下詔獄辨甚強項觀者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
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為四鐵御史

吳疎山同諸御史詣夏桂州桂州方服宮錦御史皆嘖

嘖稱美有塞裳視者疎山獨無言桂州曰吳子云何疎

山曰候公衣畢當以政務相請

霍文敏韜為南宗伯呂仲木為貳文敏時短夏貴溪仲

木乘間諷曰大臣有過規之可也背噂非禮文敏疑其

黨心銜之已仲木滿考之都謁貴溪貴溪時方柄國心

折仲木欲亟援為助及見甚歡已亦數短文敏仲木毅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然曰霍君天下才也公奈何欲以寸朽棄棟梁貴溪又

心謂仲木黨文敏

世宗意欲用吳宗伯山入閣山子聞詣西直告其父曰

上意如此恐亦需一揖嚴公許山怒斥之曰兒不解事

孰謂閣老可以揖求卒不往

吳宗伯生一女嚴世蕃欲求為姻因置酒享宗伯而以

大學士李本為介酒未行宗伯與李奕李以手掩局語

宗伯曰知今日之飲乎宗伯謝不知李為道世蕃意宗

伯遽曰山老矣何從得女世蕃意阻大志

楊文襄一清以召入文衡山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衡山曰先人棄不肖三十年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子友也竟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諄甚媿見生幸寬我

斯文傳貴繼夫人未三十而寡有司奏請旌之吳宗伯曰旌典之設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幽光以風世激俗若士大夫節義孝順固其常分斯夫人生受殊封奈何爭寵靈于微賤已學士徐階為言山曰閣老夫人靈復有再醮理耶

明語林卷四 方正

碧琳瑯館叢書

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何粹夫瑤舉翊聖治期大用之始入京晤輒面數張十三愆眾為愕然

鄔懋卿為副都御史莆田林潤曰此窮奇也而身其服乎

趙文華督師江南下令問有故人子朱生安在為好致之令一日三及門樓船輝耀趣邦憲邦憲弗顧自掉扁舟楊衣詣趙酒驪握手從容言丈夫乘時取功名多顧金錢貲母夫人甘糲硜硜匹夫節奚以為言趙再三卒不應趙為歎息去

分宜柄國粥爵有定值而館職尤重陸平泉樹聲以吉士還里詣闕世蕃頗知其廉使人索松綾二百疋當子翰苑陸謝曰本不敢希翰苑又實無一綾張龍湖治陸之座主為解于分宜且為具錦幣四雙白金四十召陸與俱往而令嚴太史介之行至則授刺使自投之陸不言懷其刺入一指而出分宜送之及門見金幣問誰具對曰不知

明語林卷四 方正

碧琳瑯館叢書

海忠介瑞為閩邑博士御史行詣學宮令長以下皆伏堂階忠介直立曰若至院臺敢不以屬禮見此師長教士之地不當誦兩訓導夾跪忠介中立不屈時謂筆床博士

江陵奪情宣城諸生吳仕期為書萬言斥之江陵私人龍宗武為太平同知阿江陵捕期繫獄時沈太史懋學不直江陵宗武嚴刑迫期使喉太史期笑曰男子負血性而為不平之鳴寧受人教者榜掠無完膚題壁問云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雲卒死獄中

葛端肅守禮終身不置姬侍夫人為置一姬公固不肯夫人與之再四乃一往見姬直侍卧內略不羞澁公即

拂衣出竟不復往夫人挈之山西數年召其家還之猶處子人以方之司馬文正張忠定

江陵相奪情吳編修中行趙檢討用賢艾員外穆沈主事思孝抗疏極論同日受杖削籍編成進士鄒元標號哭于傍視四君杖罷出疏袖中亦受杖歸

沈烏城灌媚妖姆客氏交懽其子舅弟畜之稟旨合章抨之不動大司寇王紀奮袂起曰身為大臣奈何與著相同朝歷陳其奸惡削籍去破帽策蹇一時榮之

鄭克敬奉使復命賜燕不食光祿卿以聞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沒息不忍食酒肉上曰君命也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于文定慎行在南宮日早朝偶失中貴遣閣校許為隱匿意以示交文定亟馳謝曰失朝事小欺君罪大忝為大臣豈敢以欺自處可列吾名以進如有所隱當上書自受反于中貴不便其人慚而止

毅宗怒劉都憲宗周抗直詔部提訊諸輔臣固請以免因往慰之頗有德色宗周畧不致謝唯讓諸輔臣某事大錯某事不為娓娓不已及過寶應喬侍御可聘來訪

明語林卷四 方正 六 碧琳琅館叢書

語及延儒曰尤錯語及姓曰差勝首輔錯亦不少崇禎末以邊急救中璫監軍所至橫甚守令拜謁天津同知張星獨憤恥之投告乞休督撫不許已趨謁璫璫倨上坐叱使跪見星怒曰若等監軍事而辱天子命吏耶星何戀一官而屈若輩為拂衣趨出不顧

明語林卷四

明語林卷四 方正 七 碧琳琅館叢書

明語林卷五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雅量

太祖天威嚴重繙錄之際侍臣或手顛不成書陳性善

獨安雅自若書法端楷

孫襄敏炎總制處州苗將叛襲執襄敏幽窖中列卒環

守夜以燭雁斗酒饋曰以此與公訣襄敏拔佩刀割雁

舉厄仰天酌酒食竟顧所衣曰此紫綺裘乃上賜者遂

明語林卷五

雅量

碧琳瑯館叢書

服而死

方克勤一日延客客飲醉使酒謾罵克勤禮待之益恭

及酒解來謝克勤陽不知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

何謝也

卓侍郎敬被執文皇憐其才以管仲魏徵動之侍郎不

屈後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宗親畧無規畫敬死有餘辜

神色自若

夏忠靖襟宇闊深不見涯埃有從吏污金織賜衣懼伏

請罪公曰猶可浣也又吏壞所寶硯石公曰物固有壞

時並慰遣之

夏尚書以頻年北征力諫忤旨詔籍其家時公方治儲

口北錦衣逮公迫公從容曰姑少俟恐有侵漁死吾安

之不以相累也

周文襄撫吳一日舟從錫山來天未曙公盛服待巨舟

抵閘門觸于石燭仆公衣公易服舟人伏罪公曰衣故

無恙恐風露偶易耳

魏尚書致仕時往于田遇御史官舟公引纜而行御史

怪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

明語林卷五

雅量

碧琳瑯館叢書

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

陳僖敏 掌憲薦王文已而文與僖敏同官每陵僖敏

凡入臺僖敏後至文輒命堂吏鳴鼓集諸道升揖泊僖

敏至畧不校一日僖敏先至吏請鳴鼓僖敏不肯曰少

需諸道咸不平文至知僖敏遲鼓以待忸怩曰吾久在

陳公度中

葉與中盛嘗求于節菴謙為其妻作墓表不數日有德

勝之役于進少保與中疏劾于妄報首功于朝退謂郎

中王偉曰科中葉公近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若稍

遲當不免俗卽命紙一揮而訖朝士推于高致

郭定襄登鎮大同鹵迫城下人心洶洶乃身自登城視

師方酣戰左右急呼公笑命進食飲啖自若了不為異

徐曰雞未熟菜猶可噉

門達初誣陷袁錦衣榜掠頻死久乃得釋及達敗謫戍

袁治具餼送如禮不念舊惡人以為難

俞允文家貧不治生產夫人緝緝洗助之不給也允文

怡然曰不能三食乎則姑二食乃至不二食乎則又曰

姑一食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章楓山懋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笞

之已知請罪公曰吾子垢衣敝履不識固宜笑而遣之

三原公鎮滇中官鎮守者曲為諛悅公不動且裁抑其

政剪其與中官恨令刺客雜從徒中將賊公公子馬上

遽問曰從者何多一人因檢之得寶杖而遣之中官欲

自殺公偕三司謂之曰我不過除民害卽所罪亦不過

為公清惡何為過自疑中官惶恐謝乃更自戢

王康僖承祐少有雅量諸老嫂嘗試之暑月如廁必置

扇外舍牖間使婢藏之出視無扇輒往三置三藏之乃

不復置亦終無愠色諸老嫂相與笑曰七叔量如海可

鼻吸三斗醋

秦襄毅紘督兩廣朝廷遣官校逮之方治事自若檢處

軍務兵食畢乃就道而軍容驕從畧不稍損官校以其

大臣重望不敢言及度嶺始白衣囚首請自繫曰曩非

故違朝旨顧兩廣任重蠻彝具瞻一旦至此一身何足

恤恐正自損國威耳就繫而去

武宗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洶洶有書生上書楊石齋數

其過公延禮之至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宸濠作逆報至南京公卿計無所出喬白岩宇時任留

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人恃

以安

王陽明鄱陽會戰坐舟中對士友論學俄報伍文定焚

須幾敗眾皆色怖公笑曰此兵家之常已而捷至公起

行賞畢還坐曰頃報靈王已擒想當不偽但殺傷眾耳

理前語如故

黃伯固鞏劾江彬員外陸震亦具疏見鞏草卽自毀同

署名進彬大恨下詔獄五日三訊杖五十死矣復甦書

示諸子曰吾筆亂吾神不亂也

宋御史璩家居有牛蹊柳氏田柳氏故悍格殺牛而遣

子弟詬毀璩勅家人毋與競有狂醉者罵久墮水中璩

使人援出之易以己衣迎謂之曰與而家世好即奈何

以小忿棄之乃鞭牧兒以肩輿送歸謝其父老父老大

慚

太學孫育遼菴相公鄉人受知遇獨隆霍文敏既劾罷

公猶欲根抵公門士有遂私于霍錄公他事以自托已

而育死公易服弔之育子泣曰人子不敢言親過然父

明語林卷五 雅量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寶負公敢辱公弔公曰子爲人所陷餘波及人我實累

汝父彼身家是虞借予以脫耳子顧不諒我又負汝父

矣人皆服公

楊伯修爵以建言繫獄數年得釋抵家未幾校忽至伯

修曰若復來乎校素敬慕伯修慰之曰有他往特一省

公伯修笑曰吾知之與校飯飯糲校不堪伯修啗茹自

若食已曰行乎校曰請一人爲別伯修立屏後呼曰朝

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

徐文貞階督學浙中試卷有顏苦孔卓之語文貞署云

杜撰後發卷秀才前對曰楊子法言非敢杜撰文貞應

聲云不幸早第苦讀書未多因降階再揖謝秀才去

蘇州曹太守新構一室喜藻繪其楹壁羅致諸畫史有

陰入沈石田姓名出片紙折之遂過往訖工或曰謁貴

游可免先生曰徃役義也求免貴游不再辱乎

胡孝思以迎駕詩被誣坐詛咒不道繫禁時年已八十

了無怖懼取詔獄柱械之類曰制獄八景爲詩紀之客

笑曰君正坐此尙何吾伊爲孝思淡然不輟曰作詩當

死不作詩遂免死乎人謂孝思意氣勝蘇長公

明語林卷五 雅量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張太岳居正執政權傾一時朱正色令江陵相府家奴

犯者或榜繫窮治不少貸太岳奇之廣爲延譽卒至通

顯

李興化春芳廷試後同志集飲適某堂上遣官至延入

內與語而別人皆知傳臚信至賀之李坦然曰拙卷亦

與進呈神色不動

嘉廟時逮者至吳縣令持牒見周順昌吏部吏部慨然

曰吾辦此久矣願左右曰一僧求菴額未應因命筆書

小雲棲三字擲筆笑了此別無餘事矣

雷介公續在獄讀易不去手親友送視之出蔬菜
白蕭然不知患難以布作帷大書其上平生仗忠義此
日任風波

阮大鍼矯詔殺周儀部鍾儀部言笑自若口占絕句云
死生千古事猶留一寸心語左右曰爲惡而死則死有
餘辱爲善而死則死有餘榮遂與雷公就縊

識鑒

高祖微時過臨淮郭山甫奇之深相結納備陳天表之
異退語諸子曰吾視若曹都非田舍郎往往有封侯相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七

碧琳瑯館叢書

今始知皆以此公

滁陽王將以仁孝配高祖而未決夫人張氏曰今天下
亂君舉大事正當收覽豪傑一旦彼爲他人所親誰與
共事者王遂決

高帝渡江至太平陶安率父老迎謁驚相謂曰龍姿鳳
質非常人也

劉誠意在勝國屢仕不合時無知者惟西蜀趙天澤奇
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

吳元年中書省設座將奉小明王行正巨賀禮劉伯温

大怒曰彼牧豎奉之何爲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悟
高帝欲擇相問伯温楊憲汪廣洋胡惟庸孰可者伯温
對曰皆不可帝怪問之曰憲有相材無相器廣洋褊淺
不足用惟庸僂輟破犁犢也後皆如劉言

徐中山既定中原遂盛元主于開平闕其圖一角使逸
去常開平不欲中山曰是雖彘也然常久帝天下吾主
上又何加焉將裂地而封之乎抑遂甘心也既皆不可
縱之固便

明語林卷五

識鑒

八

碧琳瑯館叢書

而徒以色態惑人取媚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
言詆之

練則成爲御史家居恒發堂下甃磚令諸子朝運而出
暮運而入微問家人郎君誰健者曰大郎運獨多則成
曰是存吾祀泊則成忤上論死諸子成邊長子以健獨
存

建文帝既得燕謀密敕張信手致文皇信以告母母曰
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王者不死非女能執不如轉
禍爲福信遂改圖推戴

太和楊伯川有人倫鑒楊士奇十四五時與陳孟潔往
詣之伯川以二人皆故人子款洽移時酒酣顧孟潔曰
子不失風流進士楊郎雖寒士後當大用惜子老不及
見其勉之

宣宗雅好微行常幸楊文貞第文貞切諫帝頗不以爲
然文貞曰德未洽於幽隱有如冤夫怨卒積而思逞何
以爲備已而果有盜伏莽中伺帝幸玉泉寺挾弓矢爲
逆校捕得實帝乃服士奇言

阿魯台既納款收女真吐蕃諸部聽其約束請制于朝

明語林卷五

識鑿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將盟諸部長上以問諸臣咸請許之黃文簡惟對曰夷

人狼子野心使各自爲長則力易制若併爲一後且難

圖上顧左右曰淮如立高岡無遠勿見眾人平原耳

仁廟爲太子居守南京讒言間作一日召赴行在勅已

具命使未定夏忠靖請往上問故對曰太子久不蒙召

一旦聞命恐不免疑慮已而仁廟間召果驚怖慮有後

命欲自裁問誰啣命知是原吉曰原吉來必能調護既

見悉上旨仁宗乃安即日就道

榆木川之變楊文敏金文靖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軍

旅肅然寂無知者有欲以他事稱救馳訃太子文敏不
可曰天子崩而擅稱救加寶罪且不測乃具啟并遺命
以行

王振謂三楊曰國家之事三公是賴然今且俱耄毋乃
倦勤西楊曰盡瘁以報死而後已東楊曰去死無幾亦
何能報歸老爲幸簡後進之良而效之可也振問其人
遂舉苗衷馬愉曹鼐陳循高穀等既退西楊讓曰何言
之易對曰是幸于君今實狀我公誠自固彼遂已乎設
謀樹其心腹以中旨代吾三人亦復奈何之數人者吾

明語林卷五

識鑿

十

碧琳瑯館叢書

與也嗣我而相將協志以圖亦何患焉西楊稱善

正統初侍臣以蝗旱言大臣不職妨賢路所致有請罷

歸以謝天譴者太宰郭璉獨不可曰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修省改過以回

天意貪位故非所嫌

賀三老是曹欽妻父見欽怙勢曰盛絕不與往來欽嘗

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及欽反親戚誅竄三老獲免

謝尙書翺最爲英宗信任仲孫以蔭入監泊秋試持有

司印卷白尙書尙書曰汝有階得任何乃強所不能以

冀非望遽裂卷火之

景泰時立春與聖節同日眾議欲先行慶賀或云先迎

春咸無定說俄忠肅至眾質之忠肅曰先迎春而後慶

賀不見春王正月乎春加王上眾以為是按景帝生是八月恐是太

后壽節耳

王文恪姑蘇志成遣送楊君謙君謙方櫛沐不暇展冊

但搖首呼謬謬使者還述文恪以君謙多謠誅不之較

一日會君謙問前語君謙曰府志脩于我明當以蘇州

名志姑蘇吳王臺名亦安取此文恪始服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上 碧琳瑯館叢書

林鶚知蘇州時蘇學廟像毀或請加飾林曰像非古也

浮屠用之太祖建國學易木主一反前陋今必從之或

曰聖賢像可毀乎曰木偶耳毀之何害遂悉易之

劉東山大夏自兩廣來總帥毛倫于道上謁公舟次拜

起泣涕不已公曰奸人之尤也竟公任擯弗用後果附

逆瑾為亂

劉忠宣大夏為職方有獻下交南策者下部索永樂時

英公調兵食數公急取匿尚書為榜吏至再忠宣密告

曰釁一開西南立糜爛矣尚書悟乃已

孝宗嘗面諭忠宣曰事有不可者每欲卿一議以非所

部輒止自是宜密揭以進對曰不敢李致省可戒也朝

廷以私揭行是踵斜封墨勅之弊陛下宜遠法帝王近

法祖宗外付府部內咨內閣揭帖臣不敢效順

楊文忠廷和才器恢廓早已見推余肅敏子俊是其鄉

先達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異日當相天

下為我熟此以助謀斷

劉大司馬機初葬其父族人泥于陰陽皆以生年與葬

期值不克就壙陸淵來弔族人道所以機從苦塊聞之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上 碧琳瑯館叢書

趨出泣拜曰願即以機生年月葬父遂葬之

羅圭峰北家居時宸濠有異圖齋金餽公山中圭峰一

夕遁去莫知所之未幾濠反

千戶陽英奉使河南以襄鄧為憂疏請選吏賑卹漸圖

解散願占籍者聽絕礦盜禁交通勢自不可後千斤之

亂益熾鄧本端訟英之先見一言可當十萬師比之茂

陵徐福

楊石齋廷和已定計擒江彬顧彬爪牙勁卒皆邊兵恐

倉卒致變謀于王晉溪瓊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出

受賞于通州于是邊兵盡出彬遂成擒

戴銑等以劾瑾下詔獄錦衣牟斌為輕刑緩械且力為

救瑾令復獄詞去疏首權奄字斌不可謂其儕曰存此

則諸君臣節可白他日昔鄒浩以失原卷被罪吾儕毋

自為計

寘鏞之反仇鉞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已降鏞侯保勛與

鏞有姻將為外應李西涯東陽曰鉞必不爾勛以賊姻

遂疑不用則諸與賊通者不復反正矣楊文襄一清亦

謂張永曰寧夏不足平仇鉞故在已皆如其言

明語林卷五 識鑿

碧琳瑯館叢書

彭澤將討鄢本恕辭于楊文忠楊曰以君才制勝何有

即賊誅毋早班師及至破誅本恕等班師而餘黨蟄起

澤已發而復雷歎曰楊公先見非所及也

彭春菴易七歲時嘗從鄉父老入佛刹眾皆拜獨不肯

拜利僧強之彭叱曰彼蹠跣者不衣不冠我何拜焉人

大奇之

世宗入繼議大禮未決張永嘉字敬言稱興獻以皇叔

鬼神不安稱聖母以叔母將毋臣母謂上以繼統而尊

其親則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惟別立興獻

王廟隆以帝禮聖母亦以子貴庶不失尊親之孝時楊

文襄家居曰後生此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何文定瑋博學篤行嘗言象山慈湖之學流入禪定充

塞仁義

陳少司馬洪謨初守漳番人拾大羽于海濱長七尺餘

五色爛焉以為鳳獻之洪謨命置之庫了不為異已中

使鎮閩者索之答曰業久焚御

王虎谷雲鳳為祠祭郎請嚴試僧道必精通玄典乃可

明語林卷五 識鑿

碧琳瑯館叢書

給度牒王晉溪瓊曰兄謂此遂可塞異端若果行之彼

希得牒精通玄典者正復不少今二氏之徒苟謀衣食

尚不可塞若更多識玄典與吾儒爭勝負其若之何虎

谷歎服

張肖甫佳胤為諸生光州劉繪為太守奇之召致門下

語其子黃裳曰此今之乖崖

于穀峯嘗言上度莫量宋太宰縉獨愀然曰時事得失

惟言官極論可以動宸聽苟怒及言官猶藉警省而一

切置之如痿痺之疾痛癢不仁即刀圭在手抑何可療

石公星署司徒稽有羨金可供國儲欣然色喜宋公獨

謂不然朝廷錢穀盈蓄不用不可搜索無餘使人主知其羨或生侈心或言太倉陳腐漕可改折公曰少許贏餘便欲折一旦脫有不給從何措置

陸貞山祭居前有五聖廟民咸溺之一日貞山病卜者

謂祟由五聖家人請祀陸曰天下有名為正神爵稱王而挈妻攜母就食人家者且挾詐取財人道所禁何況為神乃亦有此必山魃之類耳今與神約能禍人宜加予予三日不死必毀其廟三日病良已竟毀之

何心隱裨闔之流托身講學頗有知人鑑嘗遊京師詣

明語林卷五

識鑒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耿定向會張江陵來訪偶坐各不及深語既去何謂耿曰此人能操天下柄分宜欲滅道學而不能華亭欲興道學亦不能興且滅其若人乎久之又曰此能殺我子姑識之已而果然

鄭貴妃負寵神廟比熹宗大婚禮妃當主婚廷臣謀于中貴王安曰主婚乃與政之漸不可長也奈何或獻計曰以位則貴妃尊以分則穆廟恭妃長盍以恭妃主之曰無壘奈何曰以恭妃出令而封以御璽誰曰不然安從之鄭氏不復振

梅衡湘國總督三鎮鹵忽來獻鐵云是新產公曰此詐也幸我弛鐵禁耳乃慰遣之因以鐵鑄劍而鑄識某年月日某王獻鐵且檄諸邊可勿市釜後鹵來賣釜公曰國既產鐵釜可自治使言無有乃出劍以示遂叩首服罪自是鹵莫敢詐

徐都諫耀聲氣自矜而時有委蛇謝陞起家宰言官多阻之耀獨婉解李映碧清為同官密問曰何推異已耶耀曰彼羽翼已成知其必不能遏而故阻之此正人君子他日隱憂也從而玉成之差得寬假

明語林卷五

識鑒

去

碧琳瑯館叢書

沈徵君劾武陵墨衰縮樞不身履行間而任熊文燦以誤軍機剿旣愆期撫尤失術敗衄可卜釀禍無窮又言璫孽阮大鍼等招納亡命妄畫條陳未幾師敗獻反楊相縊熊尚書僂楚蜀為墟大鍼枋南都卒以國市悉如其言人謂其不矜茂陵徒薪之功獨高谷口躬耕之節

明語林卷五終

明語林卷六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賞譽

高帝嘗語廷臣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謂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初終靡異匪直君子抑亦可以為賢

劉誠意豪放負氣不屑用世孫丹陽守處州恒苦招致不得乃移書陳天命幾數千言劉不荅遂巡就見置

明語林卷六 賞譽

碧琳瑯館叢書

酒與飲論古今成敗滾滾不休劉乃歎曰基自以為勝公觀公議論基何敢望

太祖每面試舉子輒親定高下註選至方孝孺獨不註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留為子孫光輔

王待制禕死節時仲縉年才十三從宋太史學太史奇之名其齋曰繼志

宋太史謂詹承旨同文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網緼

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成五采

吳宗伯 小時能文識之者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能

掩

楊文貞目陳一德為純明程伯子灑落邵堯夫

世目曾子啟槩文章如源泉混混沛然千里又如園林

得春羣芳爛然

楊文定溥初應試鄉舉胡若思典衡見其文曰異日必

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時以若思為

知言

王紳曰薛德温直內方外果敢自取得許子平仲之傳

蒲州衛述學于河津忠信無詭能透金石可謂不愧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碧琳瑯館叢書

承

李南陽嘗曰皋陶言九德王翺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

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

彭惠安韶贊九皋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孰

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謂確論

吳元博未遇時受知徐武功有貞人或從武功乞墓表

武功曰若欲名宦為觀美耶抑藉文以傳耶答曰發潛

闡幽固將為親不朽武功曰若爾何乞我為吳寬秀才

足永爾親矣蓋往求之

鄒汝愚謫雷州吳獻臣方尹順德救邑民李煥于古樓
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

王濟之年十六隨父遊京師讀書太學一時先達名流
屈年行求爲友值冢宰王九皋新逝葉文莊曰失一王
翺得一王整安知非後來九皋

葉文莊見夏季爵時正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及
其穎脫又如簇蠶抽絲秋雀引吭

世稱邱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
也詩文滿天下不爲中官搦管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僅得張淮一園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

邱文莊文章流布遠邇卽席限韻動輒千言士林稱其
瓌奇跌宕如壯濤激浪飛雪迸雷

南京祭酒陳敬宗與北監李時勉聲譽矯矯世稱南陳
北李

陳伯獻稱林文安濬曰賤者卽之不知其貴卑者卽
之不知其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賢智非意相干者卽
之始知公凜然莫可犯

錢寧鸞鈔浙中方良力諍不得遂疏乞致仕大理寺丞

黃鞏以書賀之曰宇宙數百年不可無此一舉內外百
執事不可無此一人丈夫生世如朝露官爵如雨泡不
可無此一着

黃孔昭在文選畱意人才澄清自任謝方石云見其喜
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

孫太初過江人未有知者方寒溪一見大爲延譽太初
詩調旣豪精神朗異聲望遂崇

李空同以袁海叟凱爲詩家冠冕顧東橋隣以空同爲
詩家武庫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四 碧琳瑯館叢書

湯公讓肩勳歌詩豪放奇崛援筆揮灑人比之風雨晦
冥中電光翕歛人多爲之奪氣

開封婁良少與賈恪齊名諺曰婁良賈恪氣如山岳
桑民懌悅一覽成誦千言不草人謂其氣陵五侯目空

百代眞文陣之健兒人羣之逸驥

董中峯現有女欲得佳婿曰吾女奇甚里中兒卒無當
者甬川尙書張時徹過中峯從容言曰富貴所不可知芝

草琅玕陳生束其人乎中峰卽艤舟甬江之上呼視之
親爲期日遣焉

升菴楊公嘗與李云陽對坐終日出語人曰見李生如臨水月

陳翁某愛其女不輕字人一日從羣兒中瞰吳國倫得之曰兒雖遊于鬪雞蹴鞠間儼然丈夫之度

王伯穀釋登與里中少年遊恒邑邑若三日新婦後遇

鳳洲先生酬應忘疲歎曰終日跨蹇驢不越數埃一乘飛黃便自千里

閩人傅汝舟與侯官高澱詩學齊名時人語曰高垂腹

傅脫粟言斷斷中歌曲澱早善屬詞不樂制舉業每謂

明語林卷六 賞譽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章飾比偶猶之去須眉以傳粉黛洗意爵祿結居霞上

蔣山卿見祝希哲所撰建康觀雪記吐舌曰文不在茲

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水

唐荆川于文士少有推許嘗曰宋有歐蘇明有王趙趙

是平涼趙時春王謂晉江王慎中

徐東山故善包御史節節與中人競遂遠戍東山範白

金為巨羅銘之曰不媿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

王子衡廷陳云獻吉執符于雅謨遊精于漢魏如鳳矯

龍變人罔不知其祥亦罔不駭其異

文待詔徵明極愛金琮書得片紙皆裝潢成卷題曰積

玉

王元美曰謝茂秦榛介越之資被以異質布衣風格從來未有孟浩然亦當退舍

王元美云宗子相臣自閩中手一編遺予乃五七言近

體予摘其佳句書之屏間雖沈侯采王筠之華皮生推浩然之秀不是過也

盧次榎柎被誣繫獄乃感慨著幽鞠放懷賦三十餘篇

以自廣王元美云盧諸賦雖不盡離津筏然宋景差蠅

明語林卷六 賞譽

六 碧琳瑯館叢書

綬左徒之門豈必先少榎入室

吳中行趙用賢疏劾江陵同時受杖許文穆國製酒盃

為銘以送玉孟銘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

氣以贈中行犀孟銘曰文羊一角其理沈黜不惜剖心

寧辭碎首以贈用賢

周山人詩遊武林提學孔天眉自翰林出雅負知詩閱

岳鄂王廟壁詩曰何物疥吾壁急命隸人簪墨掃之至

詩所題大驚噴噴立命駕往謁相與定交詩時做衣匿

蕭寺中

品藻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禕進江西頌太祖覽之喜曰故知浙東有二名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敏濂不如卿

宋潛溪旁通釋氏釋宗泐亦好儒雅上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歐陽玄評宋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將兵百戰百勝志不少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彝周鼎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橫生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如晴霽終南眾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眾長識邁往古亦何可辦

論者謂劉如孫三五文章不及宋景濂而渾厚過之先見不如劉誠意而直諒過之勇退不如詹同文而事功過之故曰尺短寸長

王希範洪在翰林與王偁王恭王褒俱負時名人稱四王偁最自負顧推重希範不敢以雁行進希範嘗與修撰張洪自誦所作詩竊比漢魏張晒而未答復自謂曰終不作六朝語張曰六朝人豈易及無論士衡霸運且

自視比江沈云何子詩傍大李門墻猶未窺其庭奧希範始屈服曰平生喜讀大李詩君評我甚當

成祖嘗手書大臣蹇義等名授解縉令疏其品縉具實對曰蹇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儵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然短于才

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端宋禮鸞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猶之心後仁宗以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評論皆有定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八 碧琳瑯館叢書

見

李文達嘗曰今學者多病薛文清言之不華是以相如子雲勝于曾子一時以為篤論

邱文莊嘗曰我朝相業三楊偉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軒龍易位敕使旁午頻汎曾無一言及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誰任其咎

葉文莊姚文敏夔林莊敏聰尹恭簡曼張汀州益同在諫垣行藝相副尹嘗問張宣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當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望與中

楊文懿謂張子房不見詞章房立齡僅辦符檄劉文成
功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入豪或疑公逮仕季元
專門象緯何異訾伊尹之屢就公旦之多才

楊文恪濂稱章文懿懋曰未軒黃仲儒雅定山莊景豪

邁公斂華就實獨立其間一峰風節白沙習靜公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于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之
年則同時諸老未之或先者也

世謂何喬新出有功烈處有德言信道之篤無媿薛瑄
著述之多比方邱濬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九 碧琳瑯館叢書

陳茂烈隱衷粹行王中丞應鵬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
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

獻吉嘗曰吾嘗觀公卿于成化宏治間王三原居則岳
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事海蓄劉華容志在納約行
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自正德以來靡靡難觀矣

韓貫道文既卒朝士皆曰貫道愚同甯子卒保其身耄
似武公不弛于學

或問呂仲木構曰何仲嘿何如其詩本漢魏可取也其
文沿六朝不可取也然其人則美矣問李獻吉曰曹劉

鮑謝之業而欲兼張程之學可謂係小子失丈夫問康

德涵海曰漢馬遷之才而學則未達問馬伯循曰見善
而能聚見惡而能勸其志遠哉問張仲修曰直而敏足
以從政矣

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當時

稱孰林四傑李天才雄放徐陶冶精融何藻思逸發邊
華采不足而質朴有餘

陳白沙曰胡居仁執守甚堅洒落不如莊孔暘林緝熙
氣質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洒落有壁立萬仞之志

明語林卷六 品藻

十 碧琳瑯館叢書

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

李康惠承勛嘗問林公見素朝士短長林一一評答李

問公所長云何林遜謝不答然則有短乎林憮然請問
康惠曰子每侍教所聞唯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
所長毋乃即公所短

元美曰用修筆任手運誦由目成固一代之雄匠惜其
繁飾人工或累天悟班郢之思獨苦膏肓之病難醫良

可歎也

鄭端簡曉曰西場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遊刃

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醑參合成名並稱賢相

一曰楊文貞之雅也文定之敦商文毅之慤也劉文靖之質也所謂守文相也楊文敏李文達之練也楊文忠之果也幾能濟時矣

皇甫子循詩名與元美相埒或問其優劣周道甫曰

子循如齊魯變可至道元美若秦楚強遂稱王

嘉靖初增城餘姚以談道小別門徑幾墮參商黃省曾

兩師事之常言王公如握日中天湛公如流光萬土王

明語林卷六

十一

如漢本崑崙湛如派達萬川日必有光流何離本

元美評陽明少好古文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欲深造

既以氣節名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道一切掃除之識

者不謂盡然慕好之者亦挾以兩相重其御烏合籠豪

傑待宵人蹈險出危倣儻權諸種種變幻

弇州外史論文臣三伯靖遠王驥材而欲興濟楊善材

而巧武功徐有材而躁其隱忮忍割皆有陰慝

人謂弘治三臣忽似魏玄成韓稚圭文升合姚宋而小

遜大夏似李沆司馬光又忽強差近名大夏弱差近實

文升練差用術

弇州論相臣曰廷和始以易進嫌而居位自稱其才勝

也不可則止冕與紀其庶幾宏內勁于權倖外伸于奸

藩惜為德不終假辭國老一清有應變之畧無格心之

本裨闔操舍將道也而行之揆地孕敬乘機遘會一言

拜相強直自遂言詭遇而獲器不勝才上僭下逼禍豈

不幸嵩以順為正內因寵而外籠賄即微孽子必敗階

才不下廷和惟小用權術收采物情不無遺憾與廷和

皆救時相也拱剛愎而忮小才不足道居正申商之習

明語林卷六

十二

器滿為驕羣小激之虎負不可下魚爛不復顧故沒身

而名穢家滅矣

胡元瑞少以撰著見推元美詩數一書評隲今古錢謙

益謂其愚賤自專妍媸任目要其指意無關品藻徒用

攀附勝流容悅貴顯斯真詞壇之行乞菽苑之輿僮也

耳食目論沿襲師承昔之刻畫卮言者徒拾元美之士

苴今之抑揄詩藪者仍奉元瑞之餘藪以致袁鍾諸子

踵襲乘隙澄汰過當橫流不及不亦慝乎

錢牧齋論詩專諛西涯而詆諶空同撫擊七纂不遺餘

力謂于麟句摭字拮行數墨尋興會索然神明不屬被
斷淄以袞繡刻凡銅為追蠡限隔人代揣摹聲調論古
則判唐選為鴻溝言今則別中盛如河漢繆種流傳俗
學沉鋼昧者視舟壑之密移愚人求津劍于已逝又云
徵吾長夜于麟既跋扈于前才勝相如伯玉亦簸揚于
後而斯文未喪作者難誣當葵邱震驚之日仲蔚已有
微言迨稷下鼓吹之時元美亦持異議

世言劉念臺宗周理學似周元公死節似江古心論諫
似胡淡菴鉤黨似李元禮絕俗似范史雲

明語林卷六

品藻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六

明語林卷七

宣城吳肅公兩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箴規

高帝嘗怒宋景濂欲誅之高后因御膳命以齋進上問
故后曰聞誅宋先生聊為持齋以資冥福上即馳使赦
之

高祖嘗御西廡房觀海東青應奉唐肅上應制詩云雪
翻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卻

明語林卷七

箴規

碧琳瑯館叢書

憶當年魏鄭公上覽詩曰朕聊玩之耳不甚好也

李希顏性行峻茂貫耐羣籍高帝手書欲為諸王師教
頗嚴毅有勿若者或擊額以管帝撫而怒高后問故曰
惡有以堯舜訓其子顧怒之耶帝威乃霽

仁宗畱守南京時畏讒邪解大紳應制題虎顧彪圖曰
虎為百獸尊誰敢櫻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成
祖覽詩大感悟

胡文穆母喪服闋還朝文帝問民疾苦對曰百姓猶自
安惟有司窮治建文餘黨枝牽蔓引波及善良覺殊苦

上立命罷追詰者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間黃忠宣疾遂往問之公問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迎執文貞手曰今日豈公過歸時耶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然未嘗不內媿

曹月川以父最佞佛乃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父遂悔悟

周恂如枕行部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人教諭朱冕進曰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二 碧琳琅館叢書

請稍待府中治之公至寓府召冕問故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屬因怒傷人有累盛德公悚然謝過

王公度竝與李執中皆一時名臣比居鄉王抗志寡交

李出入里閭博奕諧謔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為逐細

民戲狎不自愛李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為

耶人兩是之

薛德溫以王振誣陷縛詣西市且斬之有老僕大哭厲

下振問何哭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振心動德溫得

釋

王振矯詔梏李祭酒時勉會昌伯孫繼宗雅知祭酒賢

會其生辰太后使內監來上壽伯曰今日宴殊不樂使

問故伯曰比歲皆得賢公卿賀國子李先生餽不過方

帆然得其辱臨為幸今方荷杖使予席無此安所藉榮

內使反報太后讓帝時勉遂釋

林都諫聰為王文所陷坐比擅選法死胡忠安澂不肯

署稱病臥數日景帝遣問對曰老臣無病聞殺林聰驚

悸成疾帝立釋聰

景帝初欲易儲將謀之金英殊難為言謂之曰七月二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三 碧琳琅館叢書

日東宮之誕也英對曰陛下誤矣太子之生乃十一月

二日也帝嘿然

景泰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仲舉肅以邸邸舊人自吳

入賀陳僉事祚一見語之曰異哉此行不以諫以賀

成化時傳奉官八百餘人多因梁芳以進一日上內宴

伶人戲為老人部糧以米濕責解戶解戶曰非我之罪

船縫之病老人曰盍塞之對曰欲塞船縫無糧方可上

為之悟

陳白沙就學康齋一日晨光初動窗外見康齋手自屢

穀其子從之作厲聲云秀才起居作如此懶惰奚爲于伊川之門白沙悚然

白沙名重一時英傑皆北面宗之胡叔心居仁獨斥其

禪寓書張東白元祐曰公甫清虛酒脫不屑爲下學而

欲一切虛無以求道妙如以手捉風無所持護道本大

同而日至無而動理本至實而曰致虛立本使人皆不

可曉望以相喻公甫高明應憬然有省又寓書羅一峯

謂公甫塵微六合瞬息千古只儻侗自大非見此道之

精微實乃莊佛之餘緒聖賢之言平易切實端不如是

明語林卷七

箴規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張廷祥元祐和白沙詩有靜必有動天理實自然苟徒

泥于靜反爲靜所纏我與二氏異正在些子間寄語了

心人素琴姑上絃又謂其門人容彥昭陳秉常曰生安

以下罔不由學學中光明如燭如鏡苟一事未解如燭

被物籠鏡受垢蝕學所以撤籠剝垢正以資之非以害

之也微學則籠無由撤蝕終不磨矣又狂生畧窺影響

便爾叫拍謂得人未有之真樂鄙禮法爲土苴咄簡冊

爲糟粕顛耆老死可憎可駭

黎文僖淳門生尹華亭嘗寄以雲布文僖不受責之曰

古之爲令拔葵秠麻今之爲令織布添花吾不須着此妖服

瞿副使俊治廣見僚屬有貪墨者則多遺之箒曰此不

足君所耶何君庭之多穢也

李西涯致政後楊遂菴一清載酒肴過其懷麓堂爲壽

觴有金卮西涯目屬之曰公近亦有此耶遂菴有慚色

自是不敢復用以觴

秦王請陝西良田賄緣中官武宗許之趨閣臣草制楊

公廷和蔣公冕引疾不出梁公儲獨承命上草制曰太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祖之令禁益藩封誠慮土地既廣將啟異圖朕念親親

畀地于王慎毋收聚奸人多蓄土馬毋聽姦人謀爲不

軌以危社稷上覽制驚曰寧遽爾耶遂勿與

蘇郡守以民多隱田爲丈量之法民頗患之劉文恭鉉

林居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間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役

王龍溪畿學王良知當下自足羅念菴洪先曰注念反

觀孰無少覺因言發慮理亦空然顧以私欲之盤固血

氣之飛浮而欲從心所發任意而行以存心爲拘逼視

改過爲粘綴薄取善爲擬跡指盡倫爲情緣將使天下
蕩然無歸悍然自恣斯爲病道不淺已而邂逅龍溪龍
溪問何以贈我曰以陽明先生之學惜也速亡未至究
竟公等受鍛煉已久證明最明今不能求先生所未至
非先生負公等公等實負先生

陳長公察歸里監司歲造公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
出所飯麥強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又多吳語刺刺是非
咸遠巡避去

李淑人歿事浙江城慈溪甫半而郭居者賄趙文華俾折

明語林卷七 箴規

六 碧琳瑯館叢書

之乃置酒城外山上使人射矢着睥睨曰城易及矢乃
爾奈何淑則令人挾矢從它山射而至酒所曰益城至
此不能使矢無及也文華色變罷

有年少上書王司寇稱元美先生司寇拂然曰豎子胡
以元美我徐叔明原曰誰使君開輕薄之端爲山人祇
袴領袖而今更惡其稱

王元美意嘗不肯下子瞻一日陳仲醇繼儒曰公不及
子瞻者一事子瞻生平不喜作墓志公所撰不下五百
篇較似輸元美懔然

魏莊渠枚與呂涇野柘云近來學者多病好名之心聽
過高之論鮮不害道者歐陽崇一訥行敏言公當以此
意告之

王同伯士勛元美子嘗語錢受之先人構弁山園疊石
架峯以堆積爲工吾爲沁園土石竹樹與池水映帶取
空曠自然而已受之笑曰兄殆以爲園喻家學乎同伯
笑而不答

王都沈迅之入垣省皆上特簡王語沈曰勿言受皇上
特恩者不止我二人當思負上特恩者恐又增此二臣

明語林卷七 箴規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迅爲悚然迅後以保障鄉里闔門死難

李給諫清賜環北上其族兄喬爲吳相國姓甥謂之曰
弟行何以益吾舅清曰祇不爲累曰何累答曰不肖者
贖利則倚同邑相公爲招搖賢者好名則假同邑相公
以標榜皆累也

棲逸

宋景濂劉伯溫葉琛章三益同赴召出雙溪舟沂桐江
而西忽有美丈夫戴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縮青絲繩立
于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之劉急延入舟中宋疑問

此何人劉曰桐廬徐方舟也四人聞其名躍而起驢甚
酌酒別去後劉數薦起之避居江皋莫知其跡

馬山人不知其名居馬跡山故稱馬山人為柁工從上
大戰彭蠡賴以濟不受官賞惟日求美酒命光祿給之
一日天寒雪甚醉卧屋角上解衣覆之俄而竟去不知
所終

焦先生本高帝故人家江陰之虞門里帝為天子遂隱
去洪武初徵之甚急先生恐為有司累間之金陵持雞
酒馳道而入帝與班坐歡飲如微時贈以金五角三帶

明語林卷七 樓逸

八 碧琳琅館叢書

取其角者亡何掛帶而去

李希顏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來訪希顏方在
途中枕囊側卧前驅蹠之已知是希顏遂與班荆傾囊
以別

鐵笛道人初號梅花道人會稽有鐵崖山其高百丈上
有萼綠梅花數百層樓出梅上積書數百卷蕭然塵外
道人時時唱清江歌人為作迴波引和之

錢芹以督府掾謝職歸姚克一 善 數求見之不得俞貞
木亦見禮于克一克一使吏饋之菜誤致芹所芹受之

吏覺其誤以語貞木貞木曰府公得先生受遺乎先生
賢府公故也其歸報府君吏遂以告克一大喜曰錢先
生許我矣詰旦往謁使吏先芹不可亦不欲庭謁請月
見于澤宮

韓高士 奕 與王仲光友善偕隱于醫姚克一守吳造請
之高士匿布簾內答云不在一日伺賓在掩入其室高
士走僂伽山克一隨至則泛小舟入太湖克一太息曰
韓先生所謂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

初黃鉞與楊灤子福同學篤志有聲州邑辟賢良灤忽

明語林卷七 樓逸

九 碧琳琅館叢書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攜兒畊讀遠郊以畢餘生以
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鉞曰母恐當
詣尹為言遂說尹罷福

陳亮少懷靜嘿秉摻無競洪永間詔求遺逸郡縣或相
推轂亮曰昔唐堯在上下有箕穎吾投跡明時游戲泉
石那便以爵服縈人

王仲光 賓 高節不仕姚克一枉謁之仲光以手抵門問
汝為誰對曰姚善乃啟門畱坐及報謁向府門再拜而
返善知之急馳追固請之卒不肯曰非公事亦何敢入

仲光既遭鼎革益晦迹清狂獨居無妻子家貧賣藥自資嘗以藥黥面皮肘股間皆成瘡痂髮短服芒履竹杖行誦道傍故舊有訪之者輒箕踞捫蝨不相酬對靖難師入金川河西傭衣葛衣遞去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值積買羊裘被之雖極寒必覆葛衣葛破縷縷不肯脫夏卽衣新布故葛必覆其上人問不答每聞其吟哦或哭泣聲有留都官至識傭欲呼與語傭走避都官去乃還或問都官都官亦不答

王仲光遁跡西山姚少師以舊訪之謂曰寂寂空山何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十

碧琳瑯館叢書

堪久住答曰多情花鳥不肯放人

補鍋匠往來饗慶間爲人補鍋所至不三日輒去夜嘗寄宿蕭寺有馬翁亦不知何許人教授童子題詩稱馬二或馬生或塞馬先生一日補鍋匠忽遇于市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谷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

性天遁金華東山披麻戴笠終身不易不言姓名又曰大呆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尸懸于林木足矣雪菴和尚居松栢灘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掉灘

中流朗誦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復讀終卷乃已又不戒酒日注一壺無客至卽拉牧豎與飲半醅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如是秘迹以死

耶溪樵夫樵會稽日粥二束薪足食則已食已畫詩于溪沙已則亂其沙人怪之一日從後遽持之得一句曰無地可容王蠋死有微堪濟伯夷貧

袁敬所不知其名永樂革除流寓常山松嶺爲人易直能飲飲酣輒寫淵明五柳傳及詩擲筆悲吟繼之潸泪常夜宿旅店間入行聲披衣起題詩于壁悲吟達旦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西一布商曰若吾鄉某編修也敬所趨掩其口商佯不顧而去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掉其旁卓問有魚不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水碧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鼓釣筒問其名不答

陳海雍隱于清江遞世無悶陳白沙常以易義叩康齋康齋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蓋海雍也白沙往謁適龍潭被簣笠犁于田乃延至家與析疑義白沙旣去龍

潭曰吳子非愛我者

杜淵孝 瓊 學綜今古行有至性每求賢詔下有司首舉

郡守况鐘兩薦皆固辭不就自號鹿冠老人晚居東原

戴鹿皮冠持方竹杖出游朋舊道遙移日歸而菜羹糲

食怡然自得門人私謚曰淵孝

何廷矩以文行為學使者所器重見陳白沙即棄舉業

從之遊會將秋試毅然謝去學使者遣人追之謝曰窮

石疾已在膏肓矣

趙陽太僕罷官里居與農夫耦耕槃跚泥淖中晏然自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三 碧琳琅館叢書

足分巡姚祥至其廬適時耘田遂棄鋤于田畔見之詞

色自如祥問生事何寔曰差勝秀才時

長興吳琬隱居蒙山窮經著述而安仁劉尚書麟方守

紹興罷官卜築于南坦建業龍按察賈掛冠隱西溪郡

人陸御史崑亦在罷于是皆就琬為主而招太初山人

孫一 相盟于社稱茗溪五隱而琬為之長湖南至今以

為雅談

鐵脚道人嘗愛赤腳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

嚼梅花滿口和雪曠之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

孫太初束髮入太白繼入終南汎觀恒岱躡衡廬返嵩

山渡汴謁闕里久之踰江淮下吳越玄巾白衿混游貴

賤常以鐵笛霍瓢自隨憤激悲歌俛仰于載思古豪傑

不得一當自誦云平生陳正字死不受人憐初談導引

人疑其仙晚居湖乃娶婚娶人莫能識

邢用理 量 居葑門獨處不娶以卜自隱每作一二卦即

閉肆不與人接苦生坐隅突常不煙其庭可以捕鼠客

有造者多挾鈔以往停午則買食他處復就清談

邢麗文 參量孫 湛然高素絕意婚宦嘗獨居遇雪囊貧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三 碧琳琅館叢書

無粟兀坐累日如枯株徐昌穀念之叩門慰問邢方苦

吟自若畧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連朝兩徐復往視

見屋方三角墊邢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食累夕

閻三賓用隱于吳市躬耕養親常跨牛行歌人莫測其

際

鄭善夫嘗入武夷雁宕陟峻搜冥都忘內顧養疴自遠

殆輕人爵一時以靈運叔夜相擬

劉南坦 麟 歛迹嘉遜蚤參玄論雅慕樓居而力不能構

文徵仲為寫層樓圖遺之命曰神樓楊用復作後神樓

曲南坦常懸置北壁下以自娛

蔣子健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

江進之宰其邑日為東海冥鴻

宋登春寓荊州買田天鵝池自署鵝池生徐學謨守荆

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籜冠衣皂繒衫報謁踞

上坐疑皆竊罵徐為授室城中約來看移居屬有參謁

日盱往生鍵扉卧不內守令人穴垣入生科跣席一橐

徑卧壁下強起之索酒酣別守後坐事廢生裹敗衲為

道士裝行乞三千里訪之海上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童子鳴以書賈博雅高行見推公卿間韓邦憲守衢過

其家龍邱山隴序布衣兄弟之誼又下教邑樹綽楔左

閭以風在野子鳴固辭

虞原璩隱居不仕温州何文淵時擊小舟造訪辨難商

確一夕久坐不覺夜分村落無所覓酒文淵笑曰醯可

代也璩遂出新醯侑以韭蔬對酌劇論時人謂之醋交

文淵嘗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正亦不容易來也

吳中錢孔周所與遊唐伯虎徐昌穀湯子重王履約履

吉文徵仲室廬靚深嘉禾秀野徵仲寫贈碧梧高士圖

沈石田嗜竹闢水南隙地構宇其中將以千本環植之

未易卒致乃作化竹疏

沈石田嘗以暑月泊舟村落一父老以客舟難之石田

曰我是好人無勞憂恐父老曰六月出門豈是好人石

田慚悚自失

鄭端簡家居角巾布衣每策杖獨往訪故所識與論桑

麻晴雨或時共飯山蔬水藻相對終日見者不知其為

名卿

錢叔寶 穀築室支硎山下靈霞四封流泉迴繞藝名花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非其人以一石支門不顧

王永壽家蓄一琴一鶴每客至彈琴鶴婆娑舞階下助

客歡後一日鶴死為瘞鶴文已無病而卒以琴殉葬

謝憲矍然鶴立葛巾木履日攜離騷往來西湖浩歌薄

暮而返

孫宗伯 承恩與華亭對巷而居徐賓客甚盛延接不暇

孫閉門深卧而已一日着布袍負暄挾笈讀書其僕竊

語同為尙書彼車馬填溢相公第鬼莫顧問者公間呼

謂之曰任爾輩他往留我獨處教鬼負去

傅汝舟年二十輒謝諸生其弟汝楫並著才名州縣辟為鬻宮弟子岸謝不就號卧芝山人

海寧許相卿築室紫雲山中嘗製短簔長笠以二雀自隨遇佳日披簔戴笠身騎黃犢往來阡陌間喜與田翁野叟為爾汝交就彼食飲或一言目為貴人輒投袂而起

許給事相卿以排擊巨璫引疾不仕故人張聰夏言相繼枋用各貽書物探所欲官悉卻之對使者曰我方憫子勞子不憐我病官豈渠家物耶以之私人而顧及我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六 碧琳琅館叢書

去矣傾子一尊聊酬子意竟不答書

陳羽伯鳳讀書習隱常月夜挂琴松間調所馴山猿得詩擁膝自吟聲與猿嘯相應

海豐楊太宰魏好奇多雅致官游所歷皆取其卷石以歸積成小山間時舉酒酬石每一石舉酒一觥亦自飲也于穀山慎行雅慕其事山園種菊二十餘本當菊盛

開時無共飲者獨造花下呼酒澆之驩焉酬酢徧菊本二十許亦徑酌酌

吳孺子家故饒資中歲妻子死遂捐產買古書畫癖山

水之勝所至僦居僧寺自炊一銅竈飯不足則哺糜日買兩錢菜又以樹葉為羹羹語人曰免我低眉向人覺此亦飽逾梁肉

吳介肅嶽撫真定時以分宜燄乃移疾屏居南旺湖上茅屋瘠田僅贍衣食出惟跨一驢或諷其矯答曰與人非所能辦騎馬則老不能驢實復我矯則吾不知後起公檄至僕夫白狀方跌坐導引搖首不答已乃下牀取觀便擲去

明語林卷七 棲逸

七 碧琳琅館叢書

陳白雲昂隱于詩莆田倭寇擄妻豫章織屨賣卜以食又由楚入蜀附僧舟傭爨所至其僧輒死後客金陵姚太守守又死為人傭詩文里巷慶弔代祝誄易百錢斗米而自榜片紙扉上無則又賣卜織屨佐之閩人林古度見門榜突入問之一扉之內床席缶竈敗紙退筆錯處狼籍檢誦之輒反向流涕嗚咽古度以鄉人也時就餅餌過之張藐山慎言語人曰今入市見賣菜傭皆宜物色之恐有白雲先生在

崑崙山人張詩試順天試士皆自負几筵山人命僮代之試官不許山人遂拂衣去不復試以詩名豪俊所居

一畝之宅隙間種竹每風雪飄蕭披襟流盼欣然命酌
醉輒跨驢信其所之風雨自如李士行稱其不狂不屈
春風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況其味

邢子愿雅慕張月鹿觀風入吳命駕就訪張方卧病人
榻前慰藉問問所欲張曰老人無嗜唯嗜邱園邢嗟歎
檄縣令贖買山錢

程金家居履不及縣簿門車不及城府歲課二蒼頭各
治五畝從田畷躬督之里人笑曰漢陽薄二千石而樊
樊焉力二五畝田何倒置也

明語林卷七 棲逸

六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七

明語林卷八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捷悟

高祖方欲刑人而劉伯溫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
土傅之不祥將以應之伯溫曰頭上血眾字也傅以土
得眾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待之海盜降報至
景中丞游太學同舍生有秘書景假閱約一宵還已乃
故負約同舍生怒遽訟之祭酒景曰清私橐耳因背誦
徹卷不遺一字問生茫然莫對祭酒咤生及出以書還
之曰以子過珍秘聊特相戲耳

明語林卷八 捷悟

一 碧琳瑯館叢書

徐武功嘗築一堰下木石則若無者因叩一僧僧無答
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悟曰僧益言龍有欲也下當有龍
穴龍惜其珠惟鐵能融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
斤沸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辛未會試江陰袁舜臣題謎詩云六經蘊藉已久一劍
十年在手杏花頭上一枝恐洩天機無口一點鬚鬢大
如斗掩卻半牀何所有完名直待掛冠歸本來面目君

知否劉城一見曰此辛未狀元四字也城卽是科榜眼
沐陽伯金忠征闖寇周鼎參幕下有四明章文仲來謁
曰聞幕下周伯器奇才願與之角沐陽出南征百韵詩
朗誦一過兩人各書一通不遺一字

平湖馮汝弼與諸子避倭假宿東園候報因折二字作
口號云曲川地可耕長刀砍低樹元來腹有文軍口三
十去令諸子合之其三子敏效年十五應聲曰是剿寇
二字明日得報大捷

屠長卿東髮操觚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常戲

明語林卷八 捷悟

二 碧琳瑯館叢書

命兩人對案分拈二題各賦百韻咄嗟之間二章並就
與人對奕口誦詩文書嘗不逮誦

博識

永樂間西域進獨脚異鳥上以問解大紳對曰此名商
羊左肋有肉鼓右肋有肉鐘發鼓則舞考鐘則鳴試之
果然

宣宗閱畫見龍有翼而飛者以問三楊不能對時陳繼
官卑在下列出前對曰龍有翅曰應龍問所出曰爾雅
驗之果然

處士王淮博極羣書嘗與湯公讓 允勅 遇于吳興蕭寺
以辨博相夸詡對語移日不相下及徵青陵臺事各舉
其二淮問公讓止此乎復舉其一厯厯口誦無遺公讓
歎服語太守岳瞻曰栢原行秘書也

弘治中有熊入西直諸司請備盜何孟春曰宜慎火已
而乾清宮災同列問孟春何以知其火曰宋紹興己酉
永嘉災亦先有熊入自南液州守高世則曰熊于字爲
能火予偶憶及不幸而中耳

明語林卷八 博識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往輒驗惟薄博弈不爲

楊用修登第時楊三南疏三事詞之皆生平所未了用
修從容酬對本末融貫三南歎曰眞才子

武廟一日閱文獻通考問天文注張爲何星欽天監悉
莫能對遣內使問翰林楊用修曰注張柳星也周禮以
注鳴者註釋注爲味鳥喙也南方諸鳥七宿柳爲鳥之
喙也史記律書西至注張漢書柳爲鳥喙因取二書示
內使以復同館同館歎服

泰陵一日遣中涓問李西涯龍生九子其名狀云何涯

以詢編修羅妃祀疏以對一曰囚牛好音以飾胡琴二曰睚眦好殺以飾刀首三曰嘲風好險以置殿角四曰蒲牢好鳴以刻鐘鈕五曰狻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也六曰霸下好負重今以負碑七曰狂狴好觸邪今畫獄門八曰鬬龍今以鏤碑緣九曰蚩吻好吞今殿脊獸是也

唐應德于學無所不窺天文樂律兵刑地志以迄弧矢勾股壬奇禽乙刺鎗拳棒靡不精心扣擊究極原委

豪爽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四 碧琳瑯館叢書

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各獻爵畢獨於漢高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氏不同

方正學嘗以月夜同客登山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顧謂客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為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又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

孫襄敏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元季丁復夏煜以詩名公遊兩人間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

四隣

永樂中交趾入貢使言飲量絕人上令舉善飲者欵之曾子榮自請往上問卿飲幾何曰當此二使足矣亦豈必盡臣量遂往飲徹夜二使皆醉愧去明日入謝上悅曰文學不復言即飲戶詎不作我明狀元耶

曾子榮病革呼酒至醉自題銘曰六十非天宮詹非小我以為多人以為小易簣蓋棺此外何求白雲青山樂哉斯上

湯公讓少入學為生徒應天尹下學傳籌召諸生後至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五 碧琳瑯館叢書

當笞大呼折尹聲撼庭木攘袂走出題詩府署闔扉而去

湯公讓以周文襄薦驛召至京于少保請試之立將臺下摘古今將略兵事問之應對侃侃萬眾環列聲訇然如鍾以錦衣千戶通問裕陵于沙漠大酋脫脫不花問中國事抗對不少屈又箕踞坐上岸幘誦所著平蠻論鹵語譯者彼髯何人恨不殺之

沈孟淵遯處不仕逍遙林亭之間每日治具以待客來若無客則令人于溪上遙望惟恐不至

高文義夫人悍妬無子雖置一妾不容入寢一日陳芳洲飲間語及之遂從屏後出詬芳洲怒掀案以棒撲夫人仆地數之曰汝實絕高氏罪不容死行且奏聞置汝于法自是文義得御妾生一子峒人曰陳公一吼高氏有後

一力士李金鎗來吳徐武功召試其藝武功微哂因呼家人取吾棒棒乃鈍鐵所為重六十餘斤願命李試之李謝不習武功笑起運棒如飛時時及李頸李懾伏不敢起公擲棒叱之去曰豈與若校技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六

碧琳瑯館叢書

韓襄毅方集兩司議兵適引數賊入公握刀起授一布政曰公斬此布政失色公笑曰殺一纍囚猶爾臨陣亦何如即自持刀連斷之一坐眩絕

成化間宋景濂墓壞巡撫孫仁為遷葬成都適蜀府承奉宋昌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孫仁令人求以葬先生承奉以其同姓慨然許之計費直可千金

王威遠在大同會大雪方飲諸伎抱琵琶捧觴一千戶入與談鹵事甚哲越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又喜命絃琵琶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

諸伎最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死三原以太宰召過訪威遠三原時望重朝野威遠留之坐甫定出酒二三行女伎攜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越挽使更坐曰卿自用卿法我自用我法

李獻吉既以論壽寧下獄得釋適醉遇壽寧于市罵其生事害人以鞭梢擊墮其齒壽寧志極欲陳其事以前疏未久隱忍而止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夫名位差亞而才情勝之倡和詞章流布人間為關西風流領袖浸淫汴洛間遂以成俗

徐昌穀構別墅于邑北邙前後冢纍纍或蟹蹙曰目中見此使人不樂徐笑曰不然目中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崔子鍾好劇飲嘗至五鼓踏月長安街席地座李文正時以元相朝天偶早遙望之曰非子鍾耶崔便趨至與傍拱立曰相公得少住乎李便脫衣行觴火城漸繁始分手別崔每一舉百觥不醉醉輒呼劉伶小子恨不見

我

陳約之東少崔侍郎銑三十歲雅知飲量不敵恃其少

壯值崔病初起即往謁與羈飲至夜分約之大醉跌宕

不能支崔謂從者曰彼不自知願乘我瑕而闕我微我

健不幾敗北踉蹌耶復舉十餘白乃別陳竟病咯血不

起

上文成游匡廬天池山直上佛手崑崙懸山半下臨無

際人莫至者公徐步蜿蜒竦立瞻顧人服其膽

貴溪用事劉子素繪在省垣抗疏詆之貴溪度無以難

遣其客李寶以相術來說子素怒起掉寶柱下已而從

給舍為貴溪手玉碗行酒子素揮碗碎地客盡驚出明

日効疏上

常明卿多力善射雖為文法吏時誅韋附注兩健騎而

馳諸徹侯弟子從俠少年飲常前突據上坐起角射咸

不及問問稍知為常評事奉大白為壽常引滿沾醉馳

去弗顧

吳人袁景休賣卜市上劉子威鳳文章負重名景休每

抉摘其字句鉤棘文義紕繆向人為姍笑子威大怒厲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八 碧琳瑯館叢書

郡尉攝而答之曰若敢復姍笑劉侍御耶景休仰而對

曰願更受笞不能改口咎舌為諛

胡襄懋宗憲宴將士爛柯山酒酣樂作令沈嘉則作鏡

歌鼓吹十章援筆立就至狹巷短兵相接處殺人如草

不聞聲胡起將嘉則須曰沈郎雄快乃爾

儀真王維寧家貲巨萬性豪嗜客每宴續至者常增數

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

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或勸其硯耕自給曰吾學

書為口耶

明語林卷八 豪爽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唐汝迪植柄相子世蕃欲困以酒引巨犀奉觴謝不能

任強之艷然拂衣起覆犀于地酒淋漓更謬起為謝願

之已揮鞭躍馬去

盧柎以冤繫坐死謝茂秦攜其賦京師貴人間絮泣曰

及柎在而諸君不以時白之乃惘惘從千古哀湘而弔

賈胡為乎及出獄為介之趙王王立召見賜金百鎰諸

王更置邸延柎柎坐右坐辯說揮霍江波肆湧及鳴臺

颯颯倏忽為辭賦各得以意去既被酒故態畢發時罵

其坐人還顧囊中所餘金幾何趣付酒家

趙王得謝茂秦竹枝詞酷愛之命所幸賈姬按琵琶扣
度歌之及謝來詣王王宴之便殿酒行樂作王命止諸
樂獨絃瑟佐琵琶聲繁屏後已復止眾妓獨奏一闕茂
秦傾聽未敢言王曰此先生竹枝詞也遂命諸伎擁賈
姬出拜倩容旖旎光華照人藉地竟竹枝詞十章茂秦
卧山亭王使姬以衽代薦承之以肱明日更製新竹枝
十四闕姬復按譜搗歌不失豪髮王竟以賈歸茂秦
福清何壁跣地放跡聚徒眾部署為俠上官捕之窮而
逸去後聞歛令張濤楚人好奇為詩四章投甌撼之濤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十 碧琳瑯館叢書

大驚延為上客贈以千金濤開府于遼將疏薦以布衣
拜大將會罷鎮未果

沈伯和以忠俠為駙馬楊春元所推服春元為言國本
危疑謀擁護太子伯和奮臂曰吾不能為商山老人獨
不能為安金藏乎代藩之議抗章劄直客嘗訪其村居
見牀頭樹銅簡二高與身等夜分謂客曰彼不悔禍當
持此簡擊殺老魅于朝堂旋自刑以明國法何暇與喋
喋爭囁筆牘間乎因執簡起舞有風肅然晶光閃爍上
下寒燈吐芒四壁颯拉

沈太史懋學嘗上春官不第走之塞上長揖大將軍獵
飛狐穿塞抵花馬池而後歸陵風長嘯慨然有封狼居
胥意
周忠介 順昌 忤璫被逮蘇民憤怒擊緹騎至死倡者五
人 顏佩章馬傑沈場 俱就繫論斬或曰相國蘇人必為
之地五人笑曰彼方媚璫狂狴剝尸血狼籍吾五人
足承歡一瓣乎

明語林卷八 豪爽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八

明語林卷九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夙惠

高祖嘗至一驛見一童子方執役問其年曰七歲上云七歲孩童當馬驛應聲對曰萬年天子坐龍廷上大悅復其家

瞿宗吉十四歲時見楊廉夫香奩八題即席倚和凌彥

獅雲翰是其大父行彥獅作梅詞霜天曉角柳詞柳稍

明語林卷九 夙惠

碧琳琅館叢書

青各一首號梅柳爭春宗吉一日盡和之彥獅驚歎呼為小友

楊東里一歲而孤母改適羅理理為德安丞歲時祀先

恒命諸子公獨不見命時向六歲以問母母泣語故因

慟哭日益感發私磨磚土如主式于外別室祀其三世

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扃鑰秘無知者左右窺以告羅

羅伺之而信遂皆感泣命復姓

解大紳六歲時穎悟絕人其從祖常戲之曰小兒何所

愛即應聲吟曰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

又曰小兒何所愛夜夢筆生花花根在何處丹府是吾家

解學士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置椅上婦翁云父立子坐禮乎解遂答曰嫂溺叔援權也

方希直五六歲時便自雄邁雙瞳炯炯目十行下鄉人呼為小韓子

李西涯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

劉御醫博八歲賦溝水詩云門前一溝水日夜向東流

明語林卷九 夙惠

碧琳琅館叢書

借問歸何處滄溟是住頭

李西涯程篁墩在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

歲上出句曰螭螭渾身甲冑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

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曰此兒宰相器

張榮五歲時口授書即了了常雞鳴忽呼其母曰小學

云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今雞已鳴何不起母曰汝才

讀書豈便曉此應曰我願為此徒曉耶

曾魯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

何喬新年十一翰林周仲規至其書齋問所閱何書對

曰陳子極通鑑續編也曰子極書法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議然曰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叛張世傑之溺海不書其死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義軒則采怪誕不經之談遼金則失內夏外彝之義似有未當仲規大驚因白其父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洪鍾四歲隨父入京見石坊大書索筆擬之遂得古法至京設肆粥字憲宗聞而召之命書即地上連書已命書聖壽無疆字鍾握筆不動上曰得毋未解對曰是豈可地上書上稱善命昇几加橙其上一揮而就

明語林卷九

風惠

三

碧琳瑯館叢書

羅一峰五歲時隨母人園中收果長幼競取獨不為動必賜而後受學于里師時乏書師令遍逐諸生受讀諸生未成句羅已成誦

倪文毅甫五歲聞隣塾書即請入遊間侍文僖公問曰地上有天地下當亦有天益已悟渾天之理

楊用修七歲作擬古戰場文有曰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青苔之骨時人傳誦謂淵雲再出

陳太僕沂五歲屬對八歲摹古人畫十歲能詩十二歲作赤寶山賦傳誦人口

芝中峰吧八歲能詩翰一日咏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壳渾是一團仁

王陽明十一歲其祖竹軒公攜往京師過金山與客同賦詩眾詩未成陽明傍占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擲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又命賦蔽月山房亦矢口而成

陶文僖甫就外傳朱先生者好為禮使童子洒掃拂展几席夷貴于賤真不得揮扇文僖獨安之曰習則不勞靜則無暑

明語林卷九

風惠

四

碧琳瑯館叢書

張江陵父故微賤給事御史府顧華玉按部至聞江陵奇童時江陵方七八歲舉止不凡入見華玉命作破以子曰二字為題江陵應聲曰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華玉大異之解所佩犀帶以贈

張孝廉廷臣八歲從父令錢唐有沿司檄覬以上下廷臣見之曰偽也問何以知曰于前檄篆不類諦驗而信父曰兒任官矣有塾客邀遊西湖而一吏主飲具廷臣拂衣起曰是將有居間設耶歸語父果侵牟被訐者林章七歲能詩塾師試題羣羊落句云曾從北海風霜

襄伴過蘇卿十九年題韓文公像云獨立藍關雪回看
秦嶺雲非干馬不進步步戀明君

楊孟春幼穎敏八九歲背誦六經著書十萬餘言名曰

論鑿

吳釐潭先曾祖諱詔
相汝州知州童子試縣尹佳其贖問年幾何

曰十三尹曰子豈外黃兒矢口對曰君可中牟令

賢媛

蜀既平明昇母子俘至闕下太祖責以歸命不早彭氏

日向以先夫疆土委托臣妾夫業一日未亡妾一日未

明語林卷九 賢媛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應死今已甘斧鑕死無復恨酬對從容辭色無阻上義

之賜冠帶居第京師

潮州周伯玉與妻郭真順避地村寨寨眾推伯玉為主

真順謂曰子觀寨眾矜能輕敵矜能則兵驕輕敵則寡

謀必敗乃事伯玉如言謝去後寨眾爭長果殺其主寨

人多積粟真順勸伯玉散之日與婢子索綯而食賊至

盡焚農家積粟真順引索與伯玉貫繫賊見謂是捕鹵

恣其起居因得從間道脫太祖定嶺南將軍俞良輔來

征諸寨皆恐真順作命將軍引遮道上之一寨獲全

胡郡奴是大理卿閨女閨死節郡奴方四歲沒入功臣
家執事爨下長識大義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灰汚面
秃垢無人狀後被流離依烟家誓不有家鄉人憐之日
此忠臣女爭餽遺郡奴所受免餓而已

戴德彝嫂項氏聞靖難師渡江度德彝必仗節禍且及
令諸戴盡以室逃二子方在抱亟藏山中焚家乘毀廟
主獨以身留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詰之焚夷徧體
乳膚為潰竟不承故忠臣惟戴族獨全

建文之難衛卒儲福以不食死妻范氏事福母甚謹每

明語林卷九 賢媛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哭輒走山谷中一日浣澗邊有草若席因取織之售以

養姑姑卒范營葬為廬于側年八十餘卒艸亦不生

姚少師有姊營事之如母既貴還往拜之姊不肯出家

人曰少師貴人執禮甚恭那得終拒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少師望見即下拜拜未竟姊遽入扃戶且讓之終身

不見

朱成國戰歿其子獨脫身歸拜母王夫人夫人讓之日

汝父死國難汝隨行間不能自奮乃脫身還是爵祿為

重殉節為輕立命死之以庶子襲封

林以乘大輅為郎時以論抹黃羣坐繫妻黃氏留邸舍中朝夕籲天緹騎誣以詛咒并逮下獄以乘備常楚毒訊者危詞怵黃黃慷慨曰妾夫被繫焚香告天所幸者庶皇輿不出生民休息忠良獲宥國法無頗耳庸有其他兒女子無知使吾夫重獲罪戾惟一死謝官家并謝吾夫言辭激昂神色暇裕

丘仲深與三原冢宰不協有太醫院劉文泰求遷不得訐奏三原時人疑仲深教之洎仲深卒文泰往弔夫人叱之出口為若故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于天下安用若弔聞者快之

明語林卷九 賢媛

七 碧琳瑯館叢書

沈瓊蓮烏程女子以父兄之籍得通掖庭嘗試守宮論其發語云甚矣秦之無道也宮豈必守哉孝宗擢居第一給事禁中為女學士

林鶚守蘇州母程淑人每夜輒令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則答之

錦衣王佐故陸炳父執友佐死有三別墅炳賺其二復欲得其最麗者其子不可乃誣以他罪并捕其母炳與其僚列坐張刑具脅之母膝行前道子罪甚悉子恚呼

曰兒頃刻死母忍助天為虐耶母叱之曰死即死何說指炳坐而顧曰而父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生汝不肖天道也復奚說炳面發赤膊汗簌簌趣遣出事遂寢

趙王以賈姬界茂秦秦死大名姬率二子厝柩大寺傍每夜操琵琶一曲歌竹枝詞慟絕而罷已乃以千金裝付二子歸葬自破樂器歸老閨闈

嘉靖之季寇發建寧貢士游銓有女且笄妻張慮其不測數提誨之曰凡我婦質順適其晏以一所天幸矣彼變之窘惟溺與刃女謹識之銓讓其不祥張曰婦聞士尚節必崇于夙女愛身必明于素君將砥節胡是不解無惡不祥使婦與女能明不祥祥莫大焉寇至果赴井死

明語林卷九 賢媛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左蘿石懋第太君陳氏諳書史而好談節義李映碧清為給諫疏請靖難殉義諸諡太君誦之咨嗟歎賞擊節稱快及蘿石以侍郎北使殉節人謂母教居多

成樞曹德殉難妻妾寓金沙歲餘訛傳德實不死間行抵江南妻妾聞之忿然曰彼若未死吾屬必死名殉實

逃何顏面人世

容止

中山王長身高額赤色齊伍咸莊憚之

王冕好穿曳地袍行步翩翩兩袂軒翥

張三丰大耳圓目鬚髯如戟項作一髻

常開平王長身白皙猿臂善射一曰狀類獼猴指臂間

多秋毫

丁德興驍勇善戰面黑貌偉上以黑丁呼之

李希顏嘗首笠笠衣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

明語林卷九 容止

九

碧琳瑯館叢書

質著乃君賜

師逵入太學為御史所劾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

麗面如玉盤戟髯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即以逵為御史

陳京兆諤嘗奏事聲響洪徹聽者颯然上令餓之數日

奏對如前乃曰爾賦自殊耶每呼為大聲秀才

慶成王生百子長龔王餘九十九人並鎮國將軍每會

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識而人俱龍準

岳季方正修頎美髯神采秀發侍講杜寧曰此我輩中

人

于忠肅骨相異常音如洪鐘嘗扈從征高煦罪人既得

上命數其不軌辭嚴正矢口成文

徐有貞之相甫受命其止不容既退英宗謂左右曰惜

有貞之寡命也許彬常退朝而入閣會雪踏于地扶服

而登有貞側項大噓辭瑄奏事誤稱學士岳正言于前

唾濺御服皆相繼出論者謂容之弗慎云

倫文敘長身玉立頭顱大二尺許

韓襄毅姿貌軒偉自大同入奏事憲宗偉之留為兵部

侍郎求可代襄毅者李文達舉王越越故亦美姿貌上

明語林卷九 容止

十

碧琳瑯館叢書

嘗目屬之既徵入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久曰是故

快御史耶可弁而將遂命代雍

吳清惠廷舉長身而瘠面如削瓜恒敝衣帶穿不事修

飾

陶自強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

輒昏睡不恤

周伯器魁顏鬚鼻長上短下

萬安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刺骨

彭濟物澤腰帶十二圍雖與人偶語叱叱聲若雷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若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嘗戴方巾道遙林下望之若神仙

張元禎短小不及四尺貌尤寢陋孝宗朝充日講官聲音朗徹問者竦然上命設矮几就而聽之

陳壽巡撫延綏適大鹵在邊壽自出帳擁數十騎據胡牀麾指飲食如無事鹵望見之遂引去

陳太常音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一苦吟輒遺世務

祝京兆生而枝指自號枝山

楊文襄生而隱宮貌類寺人

明語林卷九 容止

碧琳瑯館叢書

康德涵云往歲西歸見劉少師健于洛陽里第畱入臥

內微揭帳帷示之童顏黑髮雙瞳炯然

楊文懿生而天庭有七黑子如北斗狀

倪尚書謙有四乳雙瞳若電子岳尤瓌異秀偉望之若

神

顧文康長七尺虬鬚虎額目炯炯射人聲吐若鐘在班

行上每自屬之

徐存齋生而白哲秀眉目美須髯端坐竟日無跛倚湛

若冰玉及接之藹然春溫襲人談論霏霏皆分屑

謝布衣貌醜一目弱冠為俠齊魯間

霍文敏重瞳虬髯一代偉人

徐文長美姿儀面白哲音朗然如雀唳常中夜呼嘯羣

雀應之

司寇蕭道亨長身偉貌瞻視非常萬曆中獻俘禮成上

方御午樓朝暎正耀道亨前口敘數百言吐納清越神

觀煥爛時人以方魏陽元

陸杰撫湖廣會肅廟巡幸召見杰偉貌美須髯進退從

容語近侍曰陸都堂可謂大臣

明語林卷九 容止

碧琳瑯館叢書

王履吉俗言未嘗出口風儀玉立舉止軒揭其心每抑

下雖聲稱振疊而蘊籍自將

梅國楨三試不第因攜家長安與酒人俠客浮觴角射

或效武夫結束或如羽流長髯大鼻聲如洪鐘望者卻

走

文待詔晚年衣紅罽袍戴捲簾帽坐白紙窗櫺下擁爐

曝背劇談娓娓坐客移日忘去

孫伯諧友篋山居獨行洞簫在珮不顧俗謂飄然自怡

丁戊山人傳汝舟方額碧目小指有四印文

聶壽卿大年一目重瞳長身紫髯博通經史儀觀偉然

張處士子靜淵長髯秀目而儀貌朴野吳吳作湖語及

酣吟興發以手拄頰瞠目直視且思且革俄盈數十紙

顧盼風生

麻孟斑三衡圓頰方頤虬髯玉面身昂藏而娟秀雅好

飭其巾服乘馬過者邑觀者相逐常命畫師做岳忠武

像貌已笑謂人曰正恐頭頸相似

自新

宋仲溫克少任俠使氣好擊劍走馬及飲博遊戲遇貴

明語林卷九 自新

三 碧琳瑯館叢書

遊以目攝之晚痛刮削豪習聲譽籍甚

靖江王不得于母作歌鳴諷羣僚公譏令伶人歌焉參

政岑萬遽起曰此非臣等所忍聞也以子議母如上聞

奈何王悚然立命焚之母子歡好如初

薛文清少好詩賦稍長讀周程張朱書歎曰此道學正

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潛心道奧至忘寢食

徐昌穀天才高朗少即摘詞文匠齊梁詩沿晚季追舉

進士見獻吉始大悔改悉取所著稿焚之

王伯安十一歲奕奕神會好走狗鬪雞六博從諸少年

游一日入市買雀與鸞雀者爭相者異之出篋錢市雀

送伯安曰自愛自愛異日萬戶侯也伯安奮激讀書以

經術自喜

羅文莊欽順少讀禪家證道歌遽謂其理神妙天下莫

喻已研釋聖經及洛閩諸書始大悔曰昔朱子斥象山

為禪益晰之審矣又言嘗從老僧問參庭前栢子之語

咯焉靜坐遂窮日夜忽洒然朗澈見天地萬物俱在瑩

湛中蓋此心虛靈之妙非性之理也著困知錄以自述

陸文裕嗜古玩羅列一室聞魏莊渠來悉令撤去

明語林卷九 自新

四 碧琳瑯館叢書

董蘿石少耽吟咏至廢寢食恒杖肩瓢笠笑傲江湖年

六十乃精名理欣然有得淡而忘歸

明語林卷九

明語林卷十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術解

劉誠意少嘗與夏煜孫炎輩遊西湖望西北雲成五色光射湖水眾謂慶雲擬賦詩劉獨引白慷慨曰此王氣也在金陵後十年有英主我當輔之

高祖與友諒鏖戰鄱陽劉誠意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誠意手揮急令更舟坐未訖顧前舟已為礮碎

明語林卷十 術解

碧琳瑯館叢書

劉青田在建德適張士誠來伐李岐陽文忠奮欲戰青

田固止曰不三日賊走矣三日登城望顧其下曰賊走急追勿失眾見壁壘旗鼓如故疑不敢發往視果空壁竟追取其帥

周顛仙自南昌從太祖時自言入火不熱上命巨瓮覆之積蘆五尺許火盡啟視端坐如故寓蔣山與寺僧怒不食已半月帝幸翠微召之步趨如常帝曰能不食一月乎對曰能乃坐之密室廿有三日上至賜食乃食太祖將援南昌問顛仙陳氏方強吾此行何如顛仙仰

視良久曰此上無陳氏也因命從行舟次皖城無風不能進上問之曰行且風矣不數里風作

張三原不修邊幅人謂之儼傷日行千里靜則瞑目旬日一啖斗升俱盡時或辟穀數月不饑

孝陵嘗微行至一寺羣僧悉出伏迎道左上問若何以知朕至對曰鐵冠道人云因召至上方食餅未半問道人能先知當言我國事道人乃誦語數十有曰戊寅閏五龍歸海壬午青蛇火裏逃後悉如言

建文之生高帝知其不終乃以匣劍之戒曰嬰大難乃

明語林卷十 術解

碧琳瑯館叢書

啟及金川失守內瑞捧匣至發視得僧牒楊應能名及髡具緇衣遂髡髮從隧道出

程編修濟有奇術建文小河之捷勒名紀功濟時在軍中夜起祭人莫解者及成祖至徐州見碑大怒趨左右椎碎之椎再下遽命止籍其名後按族之濟名正當椎脫遂免

姚廣孝嘗游嵩山佛寺袁珙相之曰盍馨胖和尚目三角影白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它日劉秉忠之流燕王聞之因召至燕與使者飲酒肆王易服雜衛士中入肆珙

一見趨拜曰龍姿鳳質天高地厚大明麗中神略內藉
眞太平天子王曰度何時對曰年踰四十紫髯過臍其
候也世傳二語曰辨宰相于嵩山佛寺識天子於長安
酒家

徐武功陰陽方術無不精貫正統末熒惑入南斗徐語
其友劉溥曰禍作矣急遣其室以行及南宮復辟眾就
武功謀武功升堂而視象緯曰事在今夕不可失也
英廟北狩警者全寅筮得乾之復寅附奏曰大吉四初
應也初潛四躍明年歲在午庚午躍侯也庚更新也龍

明語林卷十 術解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歲一躍秋潛秋躍浹歲也明秋駕當復絲勿用應或之
或之者疑之也還而復也幽然象龍也數九也四近五
躍近飛龍在丑丑曰赤奮若復在午午色赤也午奮于
丑若順也天順之也其于丁象大明也位于南火方也
寅其生也午其王也壬其合也其復辟當九年之後歲
丁丑月寅日午合于壬乎後悉如言

韓公雍總督兩廣獲術者懼惑眾命斬之公試問曰知
斬汝者誰曰緋衣人公命更白衣斬之問其人乃裴姓
也

劉偉知府比病命其子曰卽死毋埋我死後鄉人往往
見之劉氏聞之發棺視唯一履在
嚴分宜日集天下堪輿邇求吉壤有術者指一地曰葬
此後子孫當相天下如言啟土治窆內有古冢按碑識
乃是分宜遠祖

巧藝

冷起敬少從沙門更業儒初不解畫一日于四明見李
思訓筆法忽發胸臆效之月餘山水人物尤加工麗遂
入神品尤精音律爲太常協律郎郊廟樂章多所裁定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四 碧琳瑯館叢書

王安道履 畫師夏圭評者謂行筆秀勁布置茂密作家
士氣咸備及游華山見奇秀天出乃知三十年學畫不
過紙絹相承指名家數于是屏去舊習以意匠就天則
人問所師曰吾師心心師目目師華山作圖四十記四
篇詩百五十首云文章當使移易不動勿與馬首之絡
相似

宋文憲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高廷禮詩既有名山水尤妙或求畫者輒自戲曰令我
作無聲詩即時稱廷禮二妙

謝孔昭每營一障度或踰年舉筆立就蘇性初為人畫一幅終歲不成時人語曰謝速蘇遲各極其致

岳季方書法高簡旁通雕績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

周文安洪談嘗手製璇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劃精巧

沈石田每營一障長林巨壑小市寒墟高明委曲風趣冷然使覽者若雲霧山川集于几上

王敬夫將填詞以厚貲募國工杜門學按琵琶三絃曲其技而後出之康德涵於歌彈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為奏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五 碧琳瑯館叢書

豐道生坊家蓄古碑刻既富一一臨摹自大小篆古今隸草無不明了其中年得意處殘篇小碣人驟見之莫以為今人

周伯器鼎界畫烏欄信手與目未嘗拮紙為範而毫髮不爽

梁辰魚善度曲嘯喉發響聲出金石崑有魏良輔者造曲律世稱崑山腔者自良輔始而辰魚獨得其妙

祝希哲少度新聲傅粉登場即梨園子弟自謂弗及書法自急就迄虞趙上下千年具臻神妙

楊忠愍受樂于韓苑洛閉戶耽思夢舜授以黃鍾遂合呂律試樂之日有九雀飛集於庭

諸生汪宗孝有義概好拳捷之戲綠壁行如平地躍而騎屋瓦無聲已更自簷下屹立不加於色偃二丈竹水上驅童子過之皆股栗乃身先往數十過已復驅童子從之

馮子履備兵雲中屬彝酉那吉人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若射鹵射利近乃特遠其侯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已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賞之

明語林卷十 巧藝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復盡子所奪酋大愧服去
方子振八歲知奕時于書案下置局布筭專執入神年至十三天下無敵

西洋人利瑪竇精麻象推筭勾股圭測之術規玻璃為眼鏡燭遠者見數百里外物顯微者能鑿疥蟲毛爪范銅為小鐘以繩貫懸之機關相輪輒應時自叩週十二辰刻漏不失他所製器皆機巧眩人從來未有

企羨

楊鼎鄉薦聞陳祭酒敬宗之賢乃求入南監不攜一僮

躬執爨事

楊仲舉孝講道胥溪生徒日眾楊文貞自廬陵來邂逅求館公叩其中而善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為若師當求我所師者事之遂辭去

文清初授御史文貞當國令人邀文清一識面文清謝以糾劾之任無相識理一日楊于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

楊東里一日新修廳事戒家人亟治具往邀楊仲舉過飲曰門戶初闢必一君子先行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七 碧琳瑯館叢書

張益初與夏景同年俱喜作文寫竹後景見益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益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張司馬悅任留都雖中官皆敬禮之守備陳某嘗設席獨延公置上坐子弟問更召何人曰他人那可同此席賀給事欽聞陳白沙議論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埋世即用我而我奚用焉即日解官歸執弟子禮既歸有白沙小像懸於家有大事必咨啟而行劉閔恭日無一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徐貫劉大夏每拜其門輒曰今之顏子

耿文恪裕為禮書時嘗謂人曰吾暮自部歸必過三原王公門見蒼頭每持秤市油吾雖貧入仕未常市油見之不能無深媿以是每過輒面城而行

陳粹之按察豫章罷歸無以朝夕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輒望其閭而拜

有朝鮮使于鴻臚寺見舉人劉甲問知其貫曰是劉公鄉人耶公起居何似劉問故曰吾聞中國李西涯劉東山久矣後劉公遠戍安南使貢者問廣令曰劉司馬遠戍西鄙得毋恙否

明語林卷十 企羨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嶺南人遊國學北中人士必問之曰遊白沙先生門否以一字一墨為驗而因以輕重其人蔡虛齋友甯永貞孫九峯拜何椒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菴楊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妄消徐健嘗與白良輔論學不合而罷比曉白詣徐叩門揖曰吾中夜乃思得之始知吾子賢予遠甚邵二泉寶云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敦君臣大義章恭毅明國家大紀于肅愍建社稷大功皆願為執鞭而不可得

許襄毅進謂邢知州曰吾遙知關西有一高一為華岳一為雍世隆

劉瑾慕康德涵才名欲招致康不肯往及獻吉繫獄康慨然詣瑾瑾大喜過望延置上坐急趨治具康曰僕有所言許我乃得爾瑾曰惟先生命康曰昔高力士為李白脫靴君能之乎瑾曰請即為先生脫之康曰僕何敢當李白李夢陽之才百倍于白一不當公遂下之吏亦安肯屈白乎瑾從屈謝明日夢陽得釋

王龍溪少年任俠日耽飲博陽明欲一晤不可得令弟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子六博投壺歌呼飲酒因命密暱龍溪隨至酒肆索與共博龍溪笑曰腐儒豈能爾曰吾師門固日如此龍溪大驚求見陽明一接眉宇便稱弟子

廖道南日子在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栢二株曰

柯學士栢抑何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胡原荆傳為御史言事侵中貴人削籍從戶部給繻跨

一驢都門客爭勞之一中貴人沃之酒以好屬衫強被

原荆背曰毋謂我曹無人即從君死不難也

文徵仲望隆朝野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寶瓚珍貨

幾數百鎰來餽曰王無求于先生不爾仰慕之私無以自致先生固謝勿啟四夷貢道吳門者爭望里而拜以不得見文先生為恨

黃憲副卷孤介惻朴而甚好客常服犢鼻衣身自臨庖一日耿楚侗來詣縱談名理因及疆場奮臂自矢已有婢從屏間曰烹雞已熟時劇談方適應曰少需如是者三乃起入治具盥手更出歡笑移日裁助狼籍了不為意楚侗出語人曰吾乃今遊羲皇世矣

陸子淵云章楓山樂易不事邊幅喜與後生談論終日

明語林卷十 企羨

十 碧琳瑯館叢書

忘倦言若不甚切深而其應皆如景響所謂國家之著蔡

李尚書古仲嘗言劉清惠麟觴子峴山逸老堂了無夙

具旋以乳羊博市沽風雨蕭蕭欣然達夜

顧涇陽憲成曰自予十歲時聞海忠介名真如天上人

不可及既稍知學讀忠介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其有功

于社稷可千萬世

唐荆川以古文負重名胡梅林嘗出徐文長所代謬謂

已作荆川驚曰此殆輩吾後又出他文荆川日向固謂

非公作然其人果誰耶願一見之乃呼文長偕飲結驩而去

一直指按粵惡萬公士和欲摺撫之時黃公佐家居高不可致忽出謁直指直指心喜能致公自起迎公公入揖曰老夫久不詣公府今為萬君來聞欲渥之其人亦安可緇

萬士和之饒唐原缺以雙螯罌贈之曰饒非乏螯而子以磁贈知君不取磁于饒也

山人陸中行吐納風流寄詞逸婉弄扁舟五湖間信風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上 碧琳瑯館叢書

來過一日過吳門黃浦甫異之灑灑晨夕拍浮日見陸生引人自遠何必山水

趙高邑吏部南星過王半菴司空 圖史縱橫異香細繞

少為流連歸歎曰司空故有佳致不及陳少宰 自有

香也一日語葉福清向高日冢宰不足喜喜與陳孟諤

同官

袁公安宏道于陶石簣望齡樓架上得一闕編惡楮敗

煤挑燈讀之驚呼問誰作今耶古耶已知徐文長兩人

躍起燈影下且叫且哦僮僕皆錯愕起公安向人或作

書必首稱文長先生有來詣者即出詩與讀

陳卧子子龍舉進士客來賀則曰一第不足喜所喜者

出黃石齋先生門下

劉念臺宗周家居閉門掃軌給事中徐耀請見念臺謝

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州不得見大

聖耀若徒返亦何顏對鄉里父老都督劉應國見輒涕

泗再拜自言不遠萬里接遺名賢喜極難為情不自禁

其悲哽

周仲馭驥見劉念臺念臺留飯仲馭語人以匕箸長短

明語林卷十 企羨

上 碧琳瑯館叢書

若何杯盤小大若何為一生未有之榮

沈徵君遊金陵年未弱冠時鄭玄嶽為司農于同邑徐

生得其文嘖嘖欣賞便投刺相訪折節定交嘗命其子

留之書舍子適他往公怒笞之曰沈生天下士可同他

客乎

徵君足跡不涉城市垂四十年當事委曲納交罕得見

面有別駕跡其在僧刹潛追躡及之退語人曰今年晤

沈耕崑前年捫黃山天都峯都忘塵世二者吾任盛國

大快事亦生平大快事

明語林卷十一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寵禮

洪武初甘露降上召宋文憲賜坐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文憲曰此和氣所凝延年愈疾與卿共之

劉仲璟豐髮偉貌論議英發上一日召見喜曰眞伯温兒特置閣門使使仲璟爲之曰欲汝日夕左右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碧琳瑯館叢書

詹同劉基嘗侍上燕乾清同醉還史館未幾上乘步輦至同餘醒猶未解上曰卿醉耶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問詩何在對曰在史館上顧命濂取以進笑曰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以賜夏景宋學士不勝盃勺一日應制獻秋水賦賜宴赦大官進膳內官行觴上顧問濂飲何以不盡將撤命更嚼一觴濂再起固辭引杯縮瑟上笑強之曰卿男子何不慷慨濂飲遂醉行步欹側上命賦詩書無行列甫綴五韻上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仍命侍臣賦醉學士歌且日俾

後世知朕君臣同樂

景濂乞歸上御製詩餞之云白下開尊話別離知君此後跡應希公續之云微臣願作衡陽雁一度秋風一度歸上悅賜白金錦幣文綺曰爲卿作百歲衣自是歲一來朝

羅復仁以編修乞休高祖賜一布衣而題其上曰性雖巖率忠直可喜賜此布衣歸于田里

塞忠定義賜第大明門內上命中人進式皆不稱親爲畫圖命工戒期落成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碧琳瑯館叢書

金侍郎問在仁廟時嘗賜歐陽集二十冊寶藏之已而不戒于火失其八後宣廟于文華顧問因從容及賜書事宜宗卽令內侍補之雖紙色不同而兩朝恩賜復完宣廟幸楊文貞第夜已二鼓文貞驚起朝服逆之變仗繞屋不知上所在惟降階北面拜上方倚東闌看月笑而呼曰朕在此賜物充庭際
文貞在內閣夫人已蚤世止一婢侍巾櫛一日中宮行慶賀命婦悉往太后以公無命婦召婢至貌旣寢衣復儉陋命妃嬪爲梳整易以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若

歸楊先生應不復相識矣翌日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

例

況伯律守蘇日李斯式角巾布袍獻詩為贊願為博士
弟子伯律讀詩大加稱賞即召學官俾鳴金導人學明
日仍野服進見伯律為製儒衣遺之

歸安凌賢有獨行不樂仕進陸平侯自荆還薦于朝宣
宗作招隱歌徵之既入命以司馬又命掌都察院並辭
不受上曰欲學疏廣耶朕遂汝高御書賜老堂褒遺之
張英公輔雅重李司成時勉乞休假受講國子諸侯皆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從既竣而宴英公登諸侯揖司成而讓之曰二三小子
備役行間若有軍事執爰前導今日之事敢踰先典卒
皆旁列

于肅愍窮年不歸私第以疾在告景帝使興安舒良往
視知其自奉簡齋輟尚膳醢醬之屬賜之幸萬歲山伐
竹為厯界以和藥或以寵過甚興安曰彼忘身以圖國
雖寵之亦豈為過

楊仲舉介節道履久著朝野也先之退詣闕表賀景帝
製衣一襲親命服之以觀其修短及薨子津八歲朝京

師帝復躬引入內賜果食授主簿

王忠肅翺在銓衡公忠上孕寵遇特隆上呼之老王而
不名

劉忠宣戴莊簡嘗對事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
曰佐卿茶果朕聞朝覲日文臣有閉門謝客以避嫌者
如卿等雖日延接亦復何害朕知卿故有是賜然亦毋
庸謝恐諸侍臣不無內媿者

孝廟君臣密勿劉戴尤勤造膝戴老病乞休屬劉上前
與之上曰主人畱客堅客且為強畱珊獨不能為朕畱

明語林卷十一

寵禮

四

碧琳瑯館叢書

耶且天下尙未平何忍舍朕因泣然久之二人皆叩首
感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章楓山請告家居天下以其出處卜治亂孝宗臨御思
得醇儒以變士習特起為祭酒公適居憂詔復司業攝
監事仍虛祭酒以待

盧次梗被誣輸作元美方治獄大名乃飛書邑吏具筆
札受次梗所著書若干卷已而趣至郡臺把臂為布衣
飲三日

國朝輔臣八十有賜者毛文簡澄賈文靖詠然亡專使

聖書守正被旌者劉文靖健謝文正遷諸公有專使璽書無特賜象龍之裘則林下大臣不復沾被華亭階得之璽書褒美隱然阿衡師尚父

江陵柄國禮遇殊絕旨敕題覆稱元輔大師而不名御講而暑上先立其處令內使扇殿隅試之冬則藉以氈扇講畢張幄文華之東偏以待語密勿疾則手和椒湯以賜御書褒語顏額無算而江陵亦漸恣

林見素再起司寇方抵任屬文徵仲應貢至京林首造其館延譽公卿間家宰喬白昂深信重林乃奏授翰林

明語林卷十一 龍禮 五 碧琳現館叢書

待詔林曰吾此出庶不徒行

張肖甫開御史臺于句容諸生盛仲交才氣橫溢忽大醉搥鼓戟門肖甫曰何物狂生必仲交也使人拉入痛飲達旦

邢侗就童子試學使者原錄賞其文因卽院督治具迎賓爲行冠禮

徐文長在胡公幕多與羣少昵飲市肆幕中有急召之不得夜深開戟門以待偵者得狀以報曰徐秀才方大醉曠曠不可致胡公反稱善督府嚴重文武將吏惴惴

無敢仰視而文長戴敝烏巾衣白布澣衣直闖門入無忌諱公益優容之

傷逝

高帝聞中山王訃至披髮徒步往哭親至龍江迎祭之孫賈爲翰林典籍坐爲藍玉題畫論死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後高祖聞詩曰如此才何不復奏率爾行刑遂併誅監斬

張適少與高啟楊基齊名作吏桂林衣食不給竟抱案以死而辛楚寒薄困厄之意溢之于辭天下讀而哀之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六 碧琳現館叢書

餘姚成器間劉忠愍球死卽邑中龍泉山巔爲文祭之以餒頡諸同志文凡萬言時謂祭忠文

于忠肅之死指揮朵甘故彝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酬地歛歔長慟吉祥恚而扶之明日復酬慟如故吉祥莫能禁

湯允勤以參將戰死延綏朝士皆歎曰公讓以醜鹵一箭破其書囊程克勤謂其不死使提數萬出陰山功名詎下衛霍

于少保以冤死田畋行伍無弗哭者爲之語曰鷺鷥水

上走何處尋魚鱖

姚文敏夔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設祭

于郊既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伏地慟哭觀者萬數

三原馬伯循理赴任過河池見驛丞貌類黃伯固問之

乃其弟叔開也泣然下涕厚禮之既作詩贈之云六年

復覩先生面為過河池見叔開鞏乃其同諫謫友也

李空同之婦左氏卒翼日奠烹牲腸腸自團織文理若

流蘇垂綏夾耳提攢在上空同觀之慟而賦結腸之篇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七 碧琳琅館叢書

凡三章詞致悽惋又使陳鰲譜之琴為結腸操且日天

下有殊理之事無非情之音

正德間王虎谷喬白巖王晉溪稱晉中三傑楊月湖曰

虎谷廉過晉溪方剛過白岩惜其早逝使永年立朝何

殊汲黯

何遵疏斥江彬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

前心異之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

死矣已而果然

鄭繼之居湖上多病病少間必往佳山水遊賞竟日一

日語顧華玉曰明年海上有紫氣東來是吾觀化至矣

赴官留省中道奄殂華玉歎曰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

然驗封千載同然矣

世廟時主事周積山天佑以救楊爵死民有張弼者祭

于柩前哭之哀人曰舊識乎曰否吾傷公以忠諫死

海忠介卒于官士大夫醵金以歛士民罷市慟哭者累

日喪出江上白衣冠而送者彌望原塋而泣動天簞食

壺漿之祭千里不絕

王元美謂宗子相天才奇秀前賢罕儷中道摧殞每一

明語林卷十一 傷逝

八 碧琳琅館叢書

念之不勝威明絕鏐之痛

中玄疾革適江陵還朝邀往視之握手歛歔以墓文相

託江陵心動中玄卒張夫人以所遺器玩悉齎獻江陵

謂先相公未有冢嗣不腆敝器莫之守也以充下陳江

陵惻然為請卹葬諡人謂夫人勝姚崇算張說然亦江

陵悔心之萌悼亡之誼

任誕

楊君謙補既辭官益詭跡自如貧無聊賴武宗問臧賢

誰善為詞賢與君謙有故遂舉君謙冠武人冠鞋

齡戎錦以出羣惟之了不為異既見上應制為新聲受賞亡異伶伍

羅圭峰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

王稚欽既以任誕削秩家居愈益自放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輒蓬首垢面囚服應之間衣紅紵窄衫跨馬或騎牛嘯歌田間人多避匿

桑悅調柳州殊不欲往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久吾一旦往掩奪其上不能自安

邊庭實以按察移疾還每醉則使兩伎肩臂挾路唱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九 碧琳瑯館叢書

觀者如堵

隨人顏木與王廷陳並名罷官家居有故人參政造訪

木匿不見參政行部他邑忽田父荷炙雞獻酒中道入

門戟呵止之乃木也因共飲劇醉委甌擔去不知其方

張夢晉與唐伯虎齊名會數賈飲虎邱山亭且詠詩張

望見笑曰我且戲之遂更衣為丐乞食坐前已前詩曰

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如何賈大

笑漫舉詠中事試之如響復丐酒連舉大白揮毫頃成

絕句數首不謝而去急易維蘿陰下賈使人伺之無所

見大駭以為仙

楊用修謫戍永昌遍遊臨安大理諸郡所至攜娼伶以

從諸夷酋欲得其詩翰不可乃以精白綾作被遺諸妓

服之使酒間乞書楊欣然命筆醉墨淋漓裙袖俱滿在

瀘州常醉胡粉傅面作雙丫髻插花門生舁之諸伎捧

觴遊行城市了不為忤

中牟舉人張民表任俠好客往往蕩舟郭外南陂頂高

冠飄二帶帶繡東坡半升僅鹿淵明酒三寸纔容子夏

冠之句乘敗車無頂幔一老特壺之朗吟車中日醉陂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十 碧琳瑯館叢書

頭老杏下門人子弟扶掖以歸兀傲自放世莫測其淺

深

陳中丞九疇以將畧樹勛為王瓊桂萼所忌不獲竟志

晚益縱誕聲酒常宴客不給輒縱一捷馬走百里外必

有所獲而歸人都不敢問

史癡翁年八十自知死期預命所知歌虞殯相攜出聚

寶門謂之生殯

邳州湯指揮慕痴翁名擊舟過訪時方溽暑煩冤痴散

髮披襟笑語甚適徑攜手登舟遊下邳家人不知也痴

女及笄婿貧不能具禮詭詞觀燈偕其妻攜女至婿家
大噓而去

常平事倫中法罷歸益為蕩恣從外舅滕洗馬飲大醉
衣紅腰雙刀馳馬馬顧見水中影驚蹶刃出于腹潰而
死

翰林故事兩學士典司教習體貌嚴重王稚欽為庶常
俟其退食樓院署樹杪窺其起居大聲叫呼

吳孺子與客談對竟日客去閉門藉虎皮危坐移日人
問之曰我尋味好客話言折除對俗夫時耳又好潔不

明語林卷十一 任誕 士 碧琳瑯館叢書

畏寒遇水清冷雖盛冬便解衣赴濯樹蘭百本花時閉
室護擁看者窻中捉鼻作兒女聲拒之

孺子癖好山水遊雁宕絕糧取啖蘆葍四十日不返踰
天台石梁採萬歲藤屢犯虎豹製為曲机可憑而寐

宋登春過邢子愿言將訪徐宗伯學謨吳中尋錢塘弄
江濤脫履江干乘潮解去子愿子愿君視登春豈杉柏

四周中人子愿曰唉燕趙士自昔死魚腸龍雀不聞死
潮後登春卒赴潮死

張幼子獻翼與張孝資為放浪之交刺取古人越禮任

誕之事傲而行之或紫衣挾伎或徒跣行乞遨遊通邑
大都自為儔侶或歌或哭恬不知恥然每故人亡忌輒
為位置酒向空酬酢孝資生日乞生祭于幼于孝資為
尸幼于率子弟衰麻環哭上食設孝資坐而饗之翌日
行卒哭禮設伎樂哭罷痛飲謂之收淚

阮堅之司理晉安以中秋大會詞人于烏石山之隣霄
臺名士宴集者七十餘人屠長鄉幅巾布衲奮袖作漁
陽搥鼓聲一作廣場無人山雲怒飛海水起立

簡傲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士 碧琳瑯館叢書

王孟端嘗寓京師月夜聞簫聲起隣家倚牀坐聽乘興
寫竹石次日叩門投贈主人喜過望以駝裘緞為報更
求配幅孟端曰我受簫聲報以簫材買豎不足當我名
筆那得相溷亟索畫碎之

景泰中召治中劉實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吝承見他
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聲徹階閣間

桑悅為邑博士提學使者抵邑顧問悅安在長吏素恨
悅皆曰自負不肯迎謁乃使吏往召之悅曰連宵淫雨
傳舍皆圯守妻子以暇何候若促之急悅益怒曰若真

無耳者即提學力能屈博士可屈桑先生乎為若期三日先生來不三日不來及既謁長揖就列掾訶之前日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明公奈何以面皮相恐薄待寥廓之士耶

陳媿齋與人無貴賤賢愚輒傾盡遇事漫無可否但曰也罷人謂也罷先生

康德涵罷官居鄴杜楊侍御庭儀少師介弟以使事北

上過德涵德涵置酒醉自彈琵琶唱新辭楊徐謂家兄

居恆相念君但得一字僕為道地史局語未畢德涵大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三 碧琳瑯館叢書

怒手琵琶擊之格胡牀迸碎楊踉蹌走免德涵入口咄

咄蜀子不復相見

吳獻臣巡撫南直察院中嘗畜小雞自蒔瓜茄有時正

坐堂忽念及雞雛或瓜茄當權徒眾盈庭弃之入內俄

傾而出

李獻吉既以直節忤時起憲江西俞中丞諫督兵平寇

用二廣例抑諸司跪李獨直立俞怪問足下何官李荅

云公奉天子詔督諸軍吾奉天子詔督諸生竟出勿顧

又部使過客多謁李李年位既不甚高見則據正坐使

侍側往往不堪

孫大初寓武林費文憲罷相東歸訪之孫適晝寢故卧

不起久之費坐語益恭孫乃出又了不謝送之及門矯

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遂接赤城是大奇事文憲出謂

馭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何大復在京師日每讌敘常閉目坐不與連榻者交一

言敕隸人攜團至會所手挾一冊坐其上傲然不屑容

散徐起

故事閣臣日給酒饌會食貴溪家厚而侈不食上官供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十四 碧琳瑯館叢書

所攜酒饌豐饌飫什器鏤金嚴嵩共事二載日對案自

食大官供寥寥草具夏不以一匕及也

嚴嵩為宗伯數置酒延貴溪皆不許間許至期復辭所

徵集諸方異物紅羊貍狸消熊棧鹿俱付烏有一日候

出直乃啟齒次揆翟諸城 鑾 力為從與乃曰吾以某日

自閣出即相造也至日諸城為先憩朝房以埃乃貴溪

復過家寢它姬所薄暮始至就坐甫三勺略取沾唇忽

傲然長揖命與諸城亦不敢後三人者竟不交一言嵩

大銜之

王山人逢年謁袁文榮煒于政府時天子方修祠祀新禮樂文榮使以筆札從事承明遂屬草應制文字會有所更竄山人謂閣下以時文取科以青詞拜相惡知天下有古文哉竟不辭而去文榮遣騎追之弗及山人自負謂謾世敵稽康綴文敵馬遷賦詩敵阮籍騷敵屈宋書敵二王作五敵詩

陸處士治晚年貧甚有貴官子因所知以畫請處士作數幅答之其人厚具贄幣以酬處士曰吾爲所知非爲貧也立卻之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五 碧琳瑯館叢書

崔子忠畫法規古人敦尚簡遠興至解衣盤礴間遺知已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購請雖值窮餓掉頭弗顧其故人宋致居諫垣數求之不予誘而致之邸舍謂曰更淡旬不聽出則子之盎魚盆樹且立槁矣子忠不得已乃子畫畫成別去坐隣舍使僮往取之曰有樹石簡略處須一增潤致欣然付與立取碎之而去

一時相子乞湯臨川顯祖爲父傳臨川唾曰嚴夏高張被狐貉噉盡以筆綴之如以帚聚塵惟青霞君典時在吾心眼中臨川爲龍宗武諛墓士論惜之

姚孟長希孟爲諸生時申相公里居結夏園亭與客對奕孟長入箕踞散髮孰視良久抑揄而出或謂宜少遜曰何居乎伴食宰相

繆當時昌期讀書西溪與田夫牧豎偶語詢濡爾汝相狎至軒車造門意有不可直視旁睇手撥衣裾一揖之外忽忽不相酬對

楊忠烈方疏劾逆奄當時匹馬過從每離立長安道上停車拊馬戟手罵璫及忤璫就徵經毗陵驛舍緹騎抹首鞞袴猙獍植立當時與客談時宰諂附當路狀俯躬起立佞聲罄折曲盡情態緹騎爲哄笑失聲跌宕嗚噓自若

明語林卷十一 簡傲

六 碧琳瑯館叢書

排調

永樂甲辰上策進士本孫曰恭第一邢寬第三已更易之笑曰曩不如寬蓋合曰恭字爲曩云

吳文定初下第歸間母病抵關不及報轄關主拘繫之公不爲意以詩上之云扁舟載得愁千斛聞說君王不稅愁主關者慙而釋之

景太閒劉主靜爲洗馬兵侍王偉戲曰君職洗馬日洗

幾何劉曰大司馬業洗淨矣少司馬猶未也似噉然後
王謂劉曰假庶子君是真庶子蓋主靜母庶也

陸式齋大參留滯郎署已遷職方李西涯學士戲語之
曰先生其知幾乎曷為又入職方式齋應聲曰太史非
附熱者奈何只管翰林

何仲嘿與李獻吉曰君江西以後諸作色黯淡而中理
披曼讀之若搖鞞鐸李曰君作如搏沙弄泥散而不墜
闕者鮮把持至其行文又無針線

劉希賢曰丘仲深一屋散錢殊欠索子仲深應之曰希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七 碧琳瑯館叢書

賢一屋索子惟欠散錢

閣中試春陰詩命題不欲泥律體王欽佩韋作歌行其

警句云朱關十二晝沉沉晝棟泥融燕初乳後儲柴墟

過欽佩索觀之擊節稱賞曰絕似溫李原錄亦在座曰

本是摩詰蘇州何言溫李蓋以欽佩姓名合為戲

費文憲為侍郎兄為大常卿一日公宴以長少易位劉

瑾適過之云費秀才以羊易牛公云趙中官指鹿為馬

瑾怫然去

孫太白自誇其青崖貼天日下照芝草班之句不減曹

氏父子崑崙山人張詩掉頭大笑太白為之短氣詩謂
坐客今日崑崙山壓倒太白

陸平泉見贊寧筭譜曰禿翁老饑不惜口業好事者據
為食史不知此乃淇園渭川刑書也

庸都御書以議大禮稱旨擢尙書驟加少保一內臣見
其束玉陽為不識曰此毋乃大理石耶

世廟時客語鳳洲曰大內有青十目十手是何禮也鳳
洲曰諸君不嘗讀大學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為誰分
宜知而銜之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六 碧琳瑯館叢書

癸未會試主司出策語詆陽明學陽明弟子徐珊拂衣

而出時論高之後為辰州同知侵餉事發自縊死時人

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

高中玄是介溪門生然雅相諧諛為編修日介溪自內

直回往候之適其鄉人環立介溪一至眾拱以前中玄

曰偶憶韓詩敢為師道之嚴問何語曰大雞昂然來小

雞聳而待介溪亦笑人素嘲江西人為雞故云

祝枝山右手駢拇指或戲曰君之富於筆札應以多指

枝山曰誠不以富亦指以異

常熟嚴相公面麻新鄭高相作文用腹草在翰林時高戲曰公豆在面上嚴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莫廷韓過袁太冲家見有書琵琶果者相與大笑適屠

赤水至曰枇杷不是此琵琶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

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鼓盡開花爲之絕倒

吳中一布衣詣沈一貫給事錢夢皋在座戲之云昔之

山人爲山内閒人今之山人爲山外遊人布衣對云昔

之給事給黃門事今之給事給相門事一座哈然

何中丞棟汰侈豪誕嘗與許中丞輕車裘裘時時過所

明語林卷十一

排調

九

碧琳琅館叢書

狎宋妓家時人爲語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之不憚煩

明語林卷十一

明語林卷十二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輕詆

洪熙中修永樂大典一日諸儒羣集有及凡例未允者

王儼孟楊曰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于簞桶都料

那得不悞座上皆有慚色

邱仲深與三原不協劉文泰以訐奏三原左遷怨邱在

政府不能爲地怏怏向人曰貌似盧杞學比荆公

明語林卷十二

輕詆

一

碧琳琅館叢書

莊定山以諫謫退處三十年邱仲深常嫉之曰引天下

士夫背朝廷者梟也我當國必殺之及既執政公卿皆

曰定山人物宜以翰林處之仲深曰我不識所謂定山

王元美訛歸熙甫文熙甫作人序亦曰一二妄庸人爲

巨子爭相附和元美曰庸則有之妄則不敢熙甫聞之

曰未有庸而不妄者

錢謙益論李空同倚恃氣節凌轢臺長剽竊聲譽如嬰

兒之學語童子之洛誦又曰國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

粗材笨伯乘運而起雄伯詞盟劫持一世二百年流傳

譌種正始淪亡榛蕪塞路讀書種子斷絕

假譎

道衍爲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瓠瓠餅缶密發之口向內其上以鑄下音鸞鳴日夕鳴噪不聞鍛聲

陳黃門譎以直言觸上怒命衛士出瘞之僅露其首既

出就瘞所叱曰若不聞朝廷瘞人以大瓮耶衛士如言置之大瓮遂得屈伸自如

英廟有意採辦江南徐有貞度不可言將入對謂辭文清日子多言恐忤上若度稍可從後觸止之辭以爲信

明語林卷十二 假譎

碧琳琅館叢書

尾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辭瑄欲有所言上問瑄云何文

清倉卒即以江南買辦爲言上不悅

豐存禮坊高才弔詭訓詁十三經皆鈎新索隱託名古

本或許云得之異域臨摹碑刻撰定法書以真易贗人莫能詰

梅克生國楨令固安時有中官徵責于民操豚蹄餉公

公驩然爲烹豚置酒曰今日爲公了此中官大喜俄而牒追民至公奮髯怒罵趣粥妻償貴人否乃死杖下中

官又喜少選戒吏僞遣人持金買民妻追與偕入公持

金付中官叱買者挾婦去民夫婦不知哀慟訣別悽切盈耳中官亦慟不願得金公固不可叱去益力中官與民夫婦參立悲咽卒毀券而去

伊王初有飛語以二萬金餽嚴世蕃事轉急益以八萬乃解及世蕃敗王使校索所餽寫曰誠有之願兒曹用盡請先以二萬爲謝校喜爲乃出上賜金有印識者給之而使人以盜報于郡郡爲發兵嵩奴爲導追及鄱陽發之果賜金也校不能悉下獄論死

劉子威謂方太古少有名能致客然譎不可測不知其

明語林卷十二 假譎

碧琳琅館叢書

中所挾何術人都以爲善

孫文介慎行愛鄭鄭鄭重餌其僮公所讀書必以報故

爲闡析若夙知者文介以爲才黃石齋北上太夫人托宿其家故去紈綺夫人語石齋以爲儉石齋過見治雞

臠不以供曰進老母每飯入內數次日老母非某侍不權也石齋以爲孝

周原缺以貪欺賜死猶作詩自鳴曰恩深慚報淺主聖

作臣忠國法冰霜勁皇慈覆載洪可憐惟赤子宜慎是黃封獻替今何極畱章達帝聰人謂原缺欺罔之死不

忘

黜免

太祖一日御東閣靜坐間履聲橐橐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上曰我以為文天祥也命赴和州看余闕廟

嘉興桑悅恃才放達睨傲一世其會試文有云腹中有長劍一日幾回磨為丘文莊所黜悅遂終身不第

有斬人督學南幾惡唐伯虎欲斥之張夢晉靈悒鬱不自遣伯虎曰子為所知何憂之甚夢晉曰不聞龍王欲斬有尾族蝦蟇亦哭乎果為所斥于是躬操力作饕餮

不繼人或笑之答曰昔謝豹化為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恥狀使靈用子言固當如是亦安得更啣擊落耶

李襄敏秉剛介不阿統鈞時澄清仕路一時嗜進者咸嫉之已為大臣構如遂致罷免前祭酒陳鑑作詩送之

曰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

董中峰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遂不復起

楊用修自滇中戍暫歸瀘已七十餘而滇土有讒之撫臣者撫臣故俗戾人使指揮以銀鐙繫之用修不得已

明語林卷十二 黜免

四 碧琳瑯館叢書

至滇撫臣已沒敗然用修遂不得歸病寓禪寺以沒

儉嗇

江景曦侍郎嘗為客設一雞客卒不至時正暑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為之語曰經年請客屠正伯七日懸

雞江景曦

高文義陞侍講學士歷官已二十年公宴猶以新花補綴舊錦袍人謂高學士錦上添花

陳白沙家在新會兩司往返幾日談論至午留款只魚餐而已

景伯時官祭酒每升監乘一牝羸蹠蹠行旁觀者率不能堪景故自若

李西涯冬月不鑪披冊慘觚不勝其慄輒就日暴之日移亦移

胡壽安性情儉任信陽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日烹二雞子胡怒即遣之歸

劉與和廷梅令歛時嘗與汪伯玉偕行而穗自靴出汪以為誤引之愈長劉曰藁也聊代錦綉伯玉大笑與和曰吾曩讀書時坐一木罌積藁其中腰以下皆煖今僅

明語林卷十二 儉嗇

五 碧琳瑯館叢書

橐吾足殊自覺侈

容從梁公實有舉遊者間過飯一肉不再簋既復過具
鮭菜不能肉青衫杏拖常繡處時噉殘則緹以絲襪之

侈汰

遼王好營宮室置亭院凡二十四區顏以佳名充以美
妓編亘包絡參差虧蔽琪花瑤樹異獸文禽靡不畢致
王頗善新聲常自製雜劇傳奇命美人譜之日與諸名
士觴飲嘯歌

大理王延詰文恪公子嘗元夕宴客客席必懸一珍珠燈飲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六 碧琳琅館叢書

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門門啟則健婦昇之後堂坐
定羣妾并而盛服者二十餘列坐其側各挾二侍女約
髮以珠琲羣飲至醉有所屬意則憑其肩聲樂前導入
室酣飲乃寢

王諭德維禎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因留預宴其綠蔥
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黛綠者廿餘人
皆微伎也王託故而出然未常不心羨之

吳尙寶驥開宴窮水陸以溧陽子鷺懸室中凡七白飯
飯之日嗽其一七日而過籠必以方滿則方而脂肥骨

亦為脆

嚴嵩當國鄔懋卿總理鹽法巡行旁邑其妻從行裝五
綵輿以十二女昇之令長膝行蒲伏以文錦飾厠白金
飾溺器

嚴世蕃當籍有金纍絲帳輕細洞徹金鑲象牙金觸器
執政恐駭上聽悉鎔之以金數報

大同僉事以人雙陸餽世蕃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
衫二色織紫絨罽為局每當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
座當食者出局世蕃為啟齒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七 碧琳琅館叢書

胡宗憲開府浙中值迎春節張筵江館集飲名貴選伎
女二百人侍每十人以佳者一人領之傍無几席屏去
僕役酒炙樂器俱伎手承又窮極精好蘭輝綺錯燈火
數里竟夜乃散有中貴賞金胡少之日天下法錦在公
手遂乏纏頭耶

有餽徐文長洮絨十許足遂大製衣被下及所嬖私藝
之服靡不備者一日都盡

江陵南還真定守錢普製一步輿前軒後寢旁翼兩廡
左右各一僮侍為揮筆炷香凡用卒三十二人昇之所

過州邑郵牙盤上食水陸過百品猶下箸不憚普爲吳
饌江陵甘之日僅得一飽於是吳善庖者召募殆盡
江陵園池故分宜所建池以瀉鹵種蓮花不甚茂錦衣
大帥合釀寘蓮花千餘盞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
之池追請觀之江陵頷之爲一舉觴而心知所謂不問
自是復釀牡丹如之江陵奉母夫人一再玩賞歲以爲
恒

周輔延儒賀輔逢聖俱起自田間賀輔清謹周警敏而
尙通其志闕時儻從如雲舳艫脚尾拜塵者畫鷁櫓比

明語林卷十二 侈汰

八 碧琳瑯館叢書

逢聖以次輔不敢先一輕舟隔數程踵後人無知者識
者目擊之深虞盛滿謂吐哺相道而酬接猥冗異日臨
事狗人失已咎責有歸

忿狷

陳中丞智剛躁一日蒞事偶岸冠取簪失墜于地起自
拾簪觸磚數四若怒之者蠅拂其面怒叱擒之從者倉
皇取索具徐問爲誰復叱曰蠅也有勸以寬者乃鐫戒
暴怒于木而樹其前及有忤又輒舉木撻之
徐武功自金齒歸覽玄象以將星在吳每晨起運鍊簡

冀復起用及聞韓襄毅鎮兩廣乃投簡太息曰孺子能
將乎居嘗咄咄遠屋馳走日人不知我
丘仲深博極窮古然剛褊少度嘗與劉文靖爭論至帽
脫于地左右皆笑

獻吉與仲嘿交最厚獻吉爲瑾逆所構仲嘿爲上書長
沙力爲營謀後以論文相搏遂致小間仲嘿晚出名遠
成獻吉不能平

獻吉督學江西與御史江萬以事相訐不能忍卽率諸
生手鉅鎬欲繫繫之御史杜門不敢應

明語林卷十二 忿狷

九 碧琳瑯館叢書

嚴高初鄉試御史李遂司省試得嵩富宴鹿鳴諸生前
爲壽時嵩頹羸衣鶉遂不復盼接後嵩奉使廣西道謁
遂投刺講鈞禮遂出巨測漫應之次日始修門生禮布
幣再拜曰某非敢薄公以公嚮猷嵩恐終見弃耳其急
睚眦如此

豐南隅坊嘗與沈明臣爲忘年交人或惡之曰是嘗笑
公文卽大怒設醮詛之

袁文榮遇門生極無禮嘗召申瑤泉余同麓王荆石代
撰文不稱輒罵嘗甚則扇鑰書門而出荆石自言一日

幾能死

楊君謙狷狹好持人短長以學問窮計人至頰面不顧
高新鄭不能容忍物有所忤觸之立碎每張目怒視惡
聲繼之

張相奪情怒言者風起王荆石慮叵測同馬文莊自造
喪次求解江陵蹠以手撚須曰饒我饒我已呼刃欲自
勿者曰殺我殺我

繆當時規切人過失不少鯁避人護前諱短面頸赤發
更刺刺不休魏閣方熾士大夫或中立祈免者輒眾中
明語林卷十二 忿狷 碧琳瑯館叢書

面數之其人赧而亡去猶顧問曰彼得無未諭吾語又
嘗為人撰制詞或訴之曰彼賣公去矣一日來謁使人
尾其後追還其名刺以所撰稿即通衢焚之

明語林卷十二

明語林卷十三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岳仲喬校閱

讒險

王汝玉作神竈賦上親定為第一及安南平復詔汝玉
撰表上益喜會黃淮侍側上顧謂汝玉俊才淮曰彼嘗
以是自矜退有後言上領之遂以罪死

黃文簡好詆訛同列一日宣廟問淮何在東楊對以淮
方病瘵瘵能染人自是遂詔免奏對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碧琳瑯館叢書

岳文肅相曹石惡之使人譖上前日正有令名于外帝
問故曰初罪已之詔正出語人曰此非上意我諷上為
之自賈其直故人多稱之上以為然

徐有貞南內之役與曹石等比謀陷于公蜚語布聞皆
謂矯詔賈符迎立襄儲蕭維楨為正其獄上之英廟亦
念謙有大功持不可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
上遂決

楊善以巧取功名而險伎多岸谷為序班時坐事下獄
庶常章朴亦同在繫頗與相狎言家有方孝孺集時有

厲禁善佯從借觀而密奏之文皇誅朴而復善官

張元凱武將能詩初為王百谷所拔後稍見重有司即
讒媚百谷時以為中山狼

王子衡巡按陝西以事裁抑中官廖變變大恨尋督學
北京會權閣納賄公焚其書廖乃合諸奄朋謀讒構遂
轆軻終身

王瓊素忌彭澤澤又因酒使氣時上嬖人錢寧挾威公
卿俛首折節澤每切齒瓊揣知因寧所遣親近來故邀
澤飲且醉微挑之澤即嫚罵朱寧奴才壞天下瓊又謬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碧琳琅館叢書

謂公勿妄言澤益憤不可止寧果大怒以土魯番事中
之

世廟好道冠沈香束髮冠嚴夏各賜其一 同冠以入朝
嵩故籠輕紗上顧問之對曰何敢竟同至尊加上柱國
言受而嵩固辭曰人臣無上中涓入閣問事嵩知言倨
必謬為款昵厚遺滿懷袖計以傾言

分宐敗擬世蕃極刑分宐託華亭客楊豫孫范惟丕居
間以重賂求解華亭欲弗受二客曰徒生彼心不如受
之以釋其疑賂入華亭心動欲為道地二客曰徒滋眾

論不如殺之以絕眾口世蕃遂棄市

新鄭修隙華亭蔡國熙故華亭門士攘臂請行至則風
郡邑撫刺三子論戍三子牽衣號泣華亭曰吾方逃死
安能相活即跳西湖之上陸光祖向蔡動以門墻故諠
蔡曰凡吾所以為相公地也

新鄭議抑中官大忤馮璫旨未俞允新鄭以上冲年安
能調旨事由內使行且并逐耳璫謀新鄭益急江陵比
之行視陵地往返三日抵邸稱病新鄭遂逐已而有王
大臣之獄新鄭幾族

明語林卷十三

讒險

碧琳琅館叢書

尤悔

太祖時有上書而衍者上怒或阿旨謂不敬當誅適宋
文憲致仕陛辭從容為解已上閱其書有善者乃召阿
者而讓之曰方怒而又激之是以膏沃火也向非宋先
生不幾誤朕耶

文皇命解大紳等繙閱建文時章奏有指斥者詔悉焚
去既而謂縉等曰卿等空皆有之眾默未對修撰李貫
進曰臣實無之上曰爾獨以無為賢耶貫慚懼
趙介番禺人以淵明自擬南海文士李韡以薦起介止

之不可臨別謂曰堯天雖長劉日實短子獨何心辭竟去後倅南康鬱鬱不樂乃悔曰趙伯貞真高士

屈直一日與一御史言平生未嘗苟取如浙一縣令餽金求進當時叱出今猶耿耿覺其太甚御史色沮愈恭直怪之既退問之即前餽金者

陸參政容至遷安劉御史招飲陸戲曰有驢腸羹即赴以劉衛輝人舊有西風一陣板腸香之謂故狎之及暮歸縣官卒吏人捧饌以進問之曰聞公嗜驢腸故以獻既自悔不敢戲言

明語林卷十三 九悔 四 碧琳琅館叢書

曹元無他才以媚瑾入閣將死自志墓曰我死誰肯銘我

劉蒞戴銑等以言事下詔獄牟益之斌為鎮撫任御史自愬諸僚上奏時署其名已實他出益之曰古人恥不與黨人爾得與名乃悔耶

陸貞山之劾張桂霍渭南韜黨張桂因以抨之得重譴後霍頗悔恨前事嘗薦十餘賢而貞山與焉使人鄭重通殷勤貞山謝曰天下事儼為若敗而何污我也霍亦不望

陸莊簡光祖在吏部黜陟自任都不關白臺省孫太宰不揚方在省中劾其專擅既落職陸辭曰望見孫揖謂之

曰承公教殊荷相成但今者吏部之門干謁錯至苟非自行其意亦復何由秉公曩疏得毋甚誤孫沉思良久憮然謝過即日草奏自劾失言而力薦陸陸亦復起

鍾伯敬性嘗遊虎丘遇兩貴人子侮之故相蹴蹋伯敬以惡少謹避之明日有兩生通刺求見肅衣冠執弟子禮俯身以俟及出見則向兩生也兩生慚無地王弇州才華絕代學尚該雅于文最不滿歸風甫晚而

明語林卷十三 九悔 五 碧琳琅館叢書

意氣銷歇浮華解駁亦自尤咎自謂危言之作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顧以災木已久不復能祕惟隨事改政勿誤後人其贊熙甫畫象曰風行水上自成文章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其虛心克已不自掩護

又嘗語所親曰吾心知積溪之功為華亭所壓而不能白其枉心薄新安之文為江陵所脅而不能正其訛此生平兩違心事蓋胡宗憲破倭之績以附嚴見出於華亭徐階汪伯玉以壽諛張相父得名故也

管東溟志道為主事請復午朝總攬萬幾江陵諷御史

龔某劾而降調尋復以外計罷去海忠介折簡讓龔奈何不能為國容一正人龔自媿悔每握筆歎恨生平名節壞此禿管中

高公之去疏劾盈庭葛端肅獨不肯徐養正劉自強強之不可二人為白頭疏上之葛罷而二人向用高公復相起葛公從容語劉曰白頭疏向亦何忍劉曰若無此疏安得在此高公曰葛公何以在此劉為赧然

倪文煥既削籍歸同鄉喬中書可聘往謁文煥神色阻

明語林卷十三

尤悔

六

碧琳瑯館叢書

喪悔不自存喬問楊左以忤增羅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當我居言路舉朝罵楊左小人我自料小人耳由今日看渠卻原是君子

成樞曹德語人曰我嘗望東林如山岳及渡江後始悉錢謙益能明遇所為夙昔之意索然盡矣

糺陋

文廟渡江周公是修與胡廣約同死難既而周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豕周聞而笑曰一豕尚莫舍

亦安肯舍生

戴元禮國初名醫初召至京見一醫肆迎求益戶元禮意必良工試一屬目按方發劑了不異人俄一人取藥去醫追語曰可下錫彈丸許元禮恠叩之曰古方也索書觀之乃誤以餽為錫

姚廣孝身事浮屠學為詭異著道餘錄毀斥程朱其友張洪嘗曰少師于我厚今其死無以報但見道餘錄輒為焚棄

陳嗣初家居有求見者稱林逋十世孫嗣初與之坐少

明語林卷十三

糺陋

七

碧琳瑯館叢書

選入內出一編令其人讀之則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嘿然

王佑貌美無鬚媚事王振振曰侍郎無鬚何也對曰公無鬚兒安得有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素附于公每朝出入必附耳語人以為于公婢

景泰易儲陳循草詔已與眾覆奏署名王文端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乞文端署之

憲宗崩內監于宮中得疏一篋皆房中術署曰臣安進

孝宗遺懷恩袖至閣下曰是豈大臣所為安慚汗不能語

國子生虎臣慷慨有氣節聞萬歲山架棕棚備登眺上疏極諫上奇之祭酒費閻謂且賈禍乃會六堂鳴鼓聲罪縲緲加頸以待俄旨出令吏部銓選與臣七品閻大慚臣名遂播天下

分宜年老上時有所問對不稱旨屬世蕃草輒報可分宜仗之諸曹請事輒顧問東樓云何

黃綰為禮部不職為言官所詆自陳背刺精忠報國四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八

碧琳瑯館叢書

字詔下法司覆勘天下笑之

大禮議起陸澄以刑曹誣張桂邪說後議定澄丁憂服

闕復上疏諛兩人正論而悔前之失言願改過自新得

補禮部已上閱其前疏大怒謂始造悖理之論以惑羣

蒙逢迎取媚復假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出之

顏山農讀書不能句讀而好以意穿鑿文義為奇哀之

談間亦洒然可聽淺中無識之士或趨附之嘗言貪財

好色皆天機所發但不可着以成固我挾詐人財宮捕

答論戍

何心隱師事山農既而心悔凡山農弟子必毆三拳而後受拜值山農淫于村婦心隱辟隱處伺而扼之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茅鹿門 遊胡襄懋幕府嘗大會文士畢集胡隱徐渭

文語鹿門曰能識是為誰筆鹿門讀未半遽曰此非吾

荆川不能胡笑謂渭茅公雅意師荆川今北面吾子矣

茅大慙慍面赤勉卒讀曰惜後不逮

王逢年得古琴自謂真蔡中郎焦尾晚年無聊持過王

奉嘗敬美曰願以此贖城南數頃以具饘粥奉嘗唯唯

明語林卷十三

紙陋

九

碧琳瑯館叢書

數日出詔之日焦尾果神物昨宵風清月白焚香撫操

二玄雀從空下飛鳴盤舞扶之而上不知所之逢年頰

首日固宜有是

陳瑞巡撫湖廣適江陵父死瑞詣其家出麻巾袖中加

絰而戴之哭盡哀因跪見江陵母哭前致詞母指旁廝

役曰若屬幸一垂盼瑞起揖廝曰瑞安能重公公乃能

重瑞耳聞者掩口

魏忠賢因食時偶曰吾最不喜粥尚書周應秋以為竹

也令園丁一日斬之至盡

吳閣學牲初出范濟世門濟世以移宮齟齬東林牲願引退濟世答以公道昭明彈冠其時何遽言退牲歎息其語人皆傳笑及牲為相致書喬侍御可聘亦以正人滿朝天下太平為言可聘曰今寇鹵交訌兵耗餉匱擢幾輩同志遂致太平耶

鄭輔以偉善讀書而票擬非長偶疏有何況二字誤謂人名也批擬提問致被計責嘗懸筆不能下周玉繩晒之以偉歎曰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乃為後生所笑

惑溺

明語林卷十三

紕陋

十

碧琳瑯館叢書

楊文貞子稷惡已著聞王文端為文貞言之遂請省墓實欲制其子稷知每驛遞先置所親譽之颺言人忌公功名盛故特謗稷耳及見稷擅帽油靴朴訥循理家中圖書蕭然文貞疑文端如已還京出之吏部

劉文介主試順天陳循王文皆以子屬已二子皆不中循文因劾儼考閱不明題語誹謗帝重違二臣令其子准會試文復疏辨張寧曰大臣而私其子如國體何

陳繼方落魄嗜酒每賦詩必酒酣以往才始暢發嘗好一姬姬請賦百首乃肯相就遂力為賦至六十餘竟醉

儼以死

李西涯與楊邃菴極相善佞倖謀欲害邃菴西涯力揀邃菴德之及西涯病劇同列往視西涯以謚為憂邃菴曰國朝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西涯于牀上頓首稱謝

楊君謙才列仕版即建危言棄官如屣晚年騷屑之甚武宗南巡因徐髯仙進打虎詞以希進用議者以為血氣既衰苟得不戒

嚴世蕃嗜古玩購以獻者無算甚至發人塚墓時人

明語林卷十三

惑溺

十一

碧琳瑯館叢書

謠曰諧不諧問椎埋求尊官且探丸

弇州作曇陽子傳幾數萬言文飾之旨多語神怪極其誕妄至稱曇陽先師甘心門下

吳少君家蘭溪城東有腴田盡易磽瘦鑿溝引山泉繞入玉雪厨銅池以此破其家嘗以數練市一大瓢摩挲鑄錫暗室發光過荆溪盜發其篋怒而碎之抱而泣累日王元美作破瓢道人歌

方太古嘗與黃省曾遇于途誦所吟新詩會雨至黃匆遽欲歸方益徐誦不輟已而兩大濡浥乃徐步別去明

口謂客曰昨與頗洽

屠赤水隆放情詩酒中白簡罷官談空覈玄自詭出世

或挾乩稱慧虛子遂篤信之病革猶扶牀凝望幾慧虛

颺輪迎我

吳人孫七政能詩好客有園池日與四方詞客賦詩宴

賞客醉遺瀨岸水出諸城外引隍水滌之累數百金

明語林卷十三

感溺

七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十三

明語林卷十四

宣城吳肅公雨若甫纂

新安吳拱權與可校閱

仇隙

胡惟庸以劉誠意嘗沮其相怨之後基告歸以淡洋故
多醜盜請設巡司泣之惟庸使人上書言基故善相地
以淡洋有王氣購之不得故有是請上命奪基祿後誠
意病惟庸乃遣醫來視疾既飲藥有物積腹中如卷石
遂不起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一

碧琳瑯館叢書

馬順子年二十病劇一日歛起捉順髮曰我劉球也死
老奴令而異日禍隲我順拜謝俄而子乃死

徐有貞南遷之議于公廷斥之已求補祭酒因門人楊
宜以請公亦才而許之為言於景帝帝曰才而不端不
可以師多士有貞以公沮之乃益恨公曹石將兵而橫
公復裁抑之張軌征苗公劾其失律楊善以賞薄亦以
公故遂比謀陷公

于公在本兵嘗倚任范廣張賜即軌也故怨廣及于公死
并誣殺之亡何賜出忽途中自揖左右驚問故曰范廣

也歸發病死

王允^靈維植以母老病乞南得祭酒道華山為文祭之

言母素敬神當得蒙庇吾太史能為文以不朽神後王

以地震死西安李戶部愈素恨王假華山神為文詈而

僂之

歷城尹公昱素不善尹直禮侍缺他有舉薦上不允以

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舉笏謝之歷城曰公簡在帝心

者自是益相仇怨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二 碧琳瑯館叢書

龍宗武既以媚江陵殺義士吳仕期遂獵遷少參江陵

敗論成廉州逃歸為有司所捕笞之宗武恚發狂飲穢

自謂我仕期呼已子為宗武而大椎椎殺之

盧枏雅負才望濬令陽浮慕之約旦日過盧飲盧喜因

翁媪具酒饌甚恭日昃令不至盧遂斗酒自勞比令至

稱醉不能具賓主禮令恚日乃為僮父子所辱遂以家

人獄陰中之

杜拯為工部侍郎恣橫鄉里其治墓門或竊議其不利

聞而擒之笞其臀三十其人歸聚族而篡取拯亦笞之

三十拯還墓治創夜有踰垣入者斬拯官為捕治忽數

人自首于官日杜侍郎殺某某官不問而獨問其見殺

何也今為死者亦足矣

蔚鍾以河南僉事歸一少年美而猥利武捷通書自云

河南部人有官事願托為奴鍾甚嬖之兩月餘委寄踰

諸幹與之莊所分遺諸從者徵逋責抵暮則鍾已橫尸

地上失其首廐中駿馬與少年偕逸矣蓋河南怨家募

使殺之竟不得主名

孝子王世民父為族子所殺不忍析骸而檢聽宗人割

仇田以償世民受之誓勿茹毫末賦役外歲藉所入市

金而局之佯與仇為好即飲仇家歸必計脯餽醬醢之

屬估而識其值鑄利斧鐮姓名其上乃殺仇自首出贖

與金若干日此仇晦所出也又出他鏃若干日此飲仇

費也

倪文煥媚璫劫周忠介蘇民憤殺緹騎五人坐斬已文

煥家居忽忽不樂見五人嚴裝仗劍旌旆導周公庭井

石闌飛舞空中良久而墮聲轟若雷已忠介子茂蘭血

疏頌父冤詔誅文煥

徽人程夢庚有白定古鼎值千金崔呈秀心悅而丐之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三 碧琳瑯館叢書

夢庚恡不應已謁相馮銓見鼎在銓所問所自乃夢庚
餽也遂大啣恨富人吳養春之獄呈秀喚其逆僕徐天
榮并連坐死

阮大鍼既殺雷周二公國破鼠聞渡仙霞嶺忽騶從卻
不能前空中聞戈戟鏗鉤大鍼馬上嘆嗒呼二公謝罪
馬驚旁突崖谷大鍼墜曳馬鞞數十里肢體靡潰僕從
云空中有衣朱綠者云

明語林卷十四 仇隙 四 碧琳瑯館叢書

明語林卷十四

補遺

德行

劉仁宅是忠宣父以楊文定舉為御史文定歸里還朝
道華容便相造見忠宣方幼問汝父安在對曰在道中
日母安在日隣家治麩文定起徧視家所有遂援忠宣
達寢所見牀上惟蒲席布被喜日所操若此不負御史
嚴文靖諱構一樓既成而落之縱酒宴客四顧惘然若
不豫色者客徵之乃日吾不察上棟直東隣是隣代我
受禍也亟更之使東向而南北其棟直

明語林

補遺

碧琳瑯館叢書

劉憲副廷梅聘婦胡氏委禽而有父之喪母蕭恭人趣
從俗成婚廷梅不可母日吾憊憊不能奉若祖父母誰
代吾饋者胡翁聞而遣女子歸公謝弗成蚤已以孤而
執喪胡以女而主饋養王舅姑焉

政嚴文靖語其子曰吾才小弱而慈不稱大任所不媿者
吏部一官能使長安金賤而士貴其縉紳不四顧而有
憾于崑穴

周萊峯思兼知平度州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藍
擡置飯一盂其上令鄉民以次舁舁行民懼呼迎日吾

父來

言志

章楓山以僉事福建考績赴部遂疏致政家宰慰留之日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楓山矢口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某貪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某酷多矣年未艾而早斑亦老疾矣
麻孟璇三衛幼孤祖母徐安人嚴頻朴答之家人笑問譬知痛否答曰使痛與膚習吾異日好作楊繼盛受廷杖耳

明語林

補遺

碧琳瑯館叢書

方正

徐華陽元太以考功郎知貢舉江陵欲並中其二子同考官互相諱諉視爲奇貨一子卷落公房竟塗抹之江陵怒謫公太安已江陵疾遣子嗣修禱于太山巡撫檄公治具陪往公書報曰是役也子爲父禱非臣爲君禱也毅不肯往謂人曰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乎
高江尹新城數以亢直忤稅監中官盧受嘗宴之會雪而寒命索衣受出貂裘衣之衣至解還受欲因以贈江笑曰子思不受孤白于子方吾賢不及子思而君裘美

踰子方吾何敢受受姪旁強之遽拂衣起

張司空守道居官無岸異而未嘗濡染權倖崔呈秀投刺來詣謝弗與通矧亡往蒼泊遷南太常南中方營建

瑞祠督監某招搖諸大紳致其報謁入祠多聲折俯拜司空又矧亡弗入過諸塗叱輿人迂道避去

吳舍人懷賢與傅應星同官以應星爲魏璫甥尤不爲

禮楊忠烈劾璫二十四大罪懷賢擊節稱賞繕稿而旁識之日空如韓魏公治任守忠即時安置遂以誹謗坐楊左獄論死

明語林

補遺

碧琳瑯館叢書

雅量

陸貞山粵將劾張桂夜草疏而鬼哭于庭貞山叱曰非二氏家鬼耶何自阻我草具亟上之

識鑒

曾襄愍銑復套之策朝廷大加褒賞議在必行王公以旂爲本兵亦以爲便時余德甫日德客于王公公密咨之德甫曰吾聞茲事實夏相主之夏相驕嚴相險而相爲敵曾公且不自保何暇成功名乎

容止

21265
136(175)



ZW 21101000825379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趙參議承謙長七尺餘虬髯軒鼻少為諸生里舍兒已
目屬之而辭貌嚴冷不軌敵傳人意間有所不可目光
怒射面須蝟張且語且咤稍已則理鬚懽然亡西憊

排調

李西涯在翰院教習庶嘗頗事諧謔出句曰庭前花未
放眾易之各對皆弗稱因曰何不言閣下李先生

明語林

補遺

四

碧琳琅館叢書

六四四